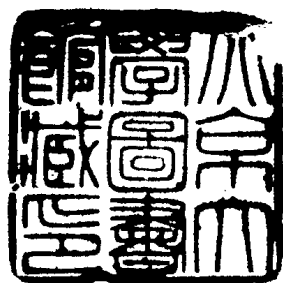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六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經部第六六册目次

經部・詩類

鼎鐫鄒臣虎增補魏仲雪先生詩經脈講意八卷首一卷

〔明〕魏浣初撰　〔明〕鄒之麟增補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脈八卷》提要

敘鄒臣虎詩經脈補

詩何言脈也、即子輿之所謂志也三代時人心風俗渾灝之元氣仍在、故發之聲歌昭功德之頌、寄忠孝之思、或慶祝亨嘉而托興颸言、或寓言曲牖而引諭旁通、或觸物生情而敦和婉切、即下迨閭巷征夫思婦、亦各有志在焉、故聖人存以備勸懲、與義圖謨

詁並傳不朽、惟是物也、是志也、是脉也、毎諷詠之而奕奕生氣、猶在三百中流動、豈可謬成臆見、穿鑿附會以斲千古聖賢之脉乎、昔延陵季子

爲之歌歴國風雅、品其政治之得失、氣運之隆替、若龜鑑然、至文中子讃之曰、孰謂季札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

乎、毋乃亦各察一方之恒乎、今博士遵考亭傳註、沿流近日百家喙喙、何脉之緒而棼耶、何脉之贅而瘥耶、及取小序齊魯毛韓諸書與朱傳參

訂什而矛盾者幾九、志乎脉乎、不幾如綫乎、獨魏仲雪先生、仰質千古若遊三代之盛、徧閲毛箋註典、及漢唐宋志林與　昭代先耆宿著述彙

正一編總之準考亭而借百家以增損之非直參术之劑也蓋飲上池水而徹見五臟痧膏肓而迴千百年之元脉也前刻海内巳尸而祝之茲再叅補係臣虎鄒先生手授也先生爲海内文壇宗匠乃其嘉惠後學更爲精詳復梓之令海内盍靈知識會千古之詩脉在是也夫會千古之

詩脉畫是也夫雖然學者須先得以意逆志之旨

古閩余應虬猶龍父題

于近聖居

鳴鶴馴臣虎增補魏仲雪先生詩經脉講意詩序卷之首

常熟魏浣初仲雪甫纂

補疏大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關雎周南關雎文王得后妃以為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而作詩以美之而文王身修家齊之化可見也〇葛覃后妃自述也后妃勤儉孝敬既謀歸寧而澣濯衣服故作此詩以見志也〇卷耳后妃思君子也〇樛木衆妾美后妃也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其德而稱頌之也〇螽斯衆妾美后妃也不妬忌而子孫和衆如螽斯則子孫多而如螽斯故述其稱頌之

論大義

卜子夏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

意如此也〇桃夭美女子之賢也化行俗美男女以正婚姻以時詩人因其賢而美之也〇兔罝美賢才之衆多也兔罝野人而皆有用之賢才則文王德化可見也〇芣苢婦人自賦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與事采芣苢以相樂也〇漢廣美風俗也文王之化先及於江漢之閒淫風變而貞正也汝墳婦人喜見君子也行役而歸擬其情而勸以義也〇麟之趾關雎之應也文王后妃德修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詩人祈以美之也
召南鵲巢美諸侯之夫人也夫人被文王之化能正身以

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世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礼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鄭康成譜序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知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

齊其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其德專靜純一故嫁於諸侯而家人美之如周南之有關雎也〇采蘩美夫人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猶周南之有葛覃也或謂美其親蠶之礼焉〇草蟲思君子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室家思之猶周南之有卷耳也〇采蘋美大夫妻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也〇甘棠思召伯也召伯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後人思之久而不忘也〇行露女子自述也從文王之化而貞潔自之節以礼義自守不為強暴所汙也〇羔羊美大

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顯彰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明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天顧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室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烹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

夫也大夫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也〇殷其靁思君子也君子從役室家思念而勸之也〇摽有梅女子欲及時也被文王之化守貞信以行懼嫁不及時而見暴於強暴也故欲及時而嫁焉〇小星賤妾美夫人也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也〇江有汜媵作也〇水之家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及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媵故自為喜樂之辭〇野有死麕美貞女也被文王之化以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汙也〇何彼襛矣美王姬也王姬下嫁於諸侯不敢挾

伯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勿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以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斯與
文中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吴

者旨有而貶其詩人…而
素之○頌人閔莊姜也莊公
惑於嬖妾莊姜賢而不答終
以無子故極稱其族類之盛
容貌之美按時禮儀之盛以
閔之○氓淫奔見棄也失身
於淫作詩以寄其怨悔焉
竹竿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
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也
○芄蘭刺惠公也或謂衛君童
稚無德不稱其服故詩人
以刺焉○河廣宋桓夫人作
也生襄公而出歸於衛思反
於宋而義不可故作是詩也
○伯兮婦人思君子也○有
狐婦人自作也國亂民散喪
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
嫁之故作是詩也○木瓜男

爲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娼也緇衣之宜今敝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

王氏曰凡詩刺譏道而厲美聖人之戒深故存之

論諸家

按孔子世家云古詩三千餘孔子刪而爲三百五篇嗣其學者爲卜子夏今詩序一篇梁昭明定以爲子夏作首序或曰子夏作或曰國史所題或曰毛公傳子夏意作或曰衛宏之所潤益也漢之業詩者其師門有四家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訓詁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爲韓詩趙人毛萇自言子夏傳大毛公大毛公傳其學爲毛詩是時

女相贈答也
王風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
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
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
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于役婦人思君子也○
君子陽陽婦人喜見君子歸
也○揚之水戍者怨思也平
王以畿內之民戍申國故戍
者作詩以道其怨思耳○中
谷有蓷棄婦自嘆也凶年飢
饉室家相棄焉○兎爰閔周
也王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
不樂其生焉○葛藟流離自
歎也○采葛淫奔自叙也○
大車思大夫也大夫當亂世
能以政刑治其私邑淫者畏
而不敢奔也○丘中有麻賢

四家並鳴於世嵩翊曾祖父嘉父容及自咸魏應伯習魯詩伏黯任末景鸞習齊詩薛漢召馴楊仁趙曄張匡習韓詩三家皆立博士獨毛氏未立河間獻王好毛氏之學至平帝時請於朝始得立博士毛氏以其學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國謝曼卿東海衛宏從學於曼卿或言其潤益大小序者即宏也習毛氏者尚有徐巡王述之屬不詳其系中興後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鄭氏出而諸家稍廢矣魏則王肅更述毛非鄭王基又駁王肅以伸鄭義晉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異同而黨於王基陳統又難孫申鄭紛紛哉訟焉宋梁陳隋之間有宋朝詩是

婦望所私也
鄭風緇衣愛武公也武公父
桓公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周
人愛之作是詩也○將仲子
淫奔自述也雖淫奔而有所
畏避者以爲鹿戒已○叔于
田愛叔段也段不義而得衆
國人愛之作是詩也○大叔
于田愛叔段也叔多才而好
勇故衛人之愛私也○清人
刺文公也使將清邑之兵禦
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
歸國人危之作是詩也○羔
[illegible]
[illegible]
被[illegible]所私也○女曰雞鳴
賢夫婦相警戒也○有女同
車淫奔相悅也○山有扶蘇

遵所注詩自漢儒業詩意義多異世不之行又有舒援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炫劉焯之徒並爲義疏唐孔穎達與博士王德韶齊威等因炫焯疏本刪煩增略爲正義四十卷今行世注疏是也宋則劉宇詩折衷歐陽修本義王安石新經詩義程顥詩說陳少南詩解董逌詩故鄭樵夾漈辨妄李樗註解呂祖謙讀詩紀戴溪續讀詩記王景文詩聞王應麟詩攷嚴粲詩緝猶時與考亭集傳辨說並行于世

或曰子夏傳申公申公傳李克克傳孟仲子孟仲子小序中往往見之仲子傳孫卿孫卿傳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

張子厚曰古之善說詩者荀子曰善爲詩者不說程子之優游

淫女戲所私也○蘀兮淫女
說所私也○狡童淫女見絕
而戲所私也○褰裳淫女戲
所私也○丰淫奔者約後自
悔也○東門之墠淫奔私念
也○風雨淫奔相悅也○子
衿淫奔私念也○揚之水淫
者相詐也○出其東門惡淫
奔也○野有蔓草淫奔者相遇
也○溱洧淫奔自叙也
齊風雞鳴美賢妃也古之賢
妃進御君所蓋有警戒相成
之道焉○還田獵相稱譽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illegible]
無[illegible]故詩人刺之
○南山[illegible]

玩味吟哦上下也孟子曰詩無達詁孟子之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也

論毛詩傳

隋經籍志曰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按隋所存韓詩止外傳耳內傳亡之已久矣呂東萊曰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餘可知矣漢書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漢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蓋三家之說也

葉石林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者何也曰豈惟毛詩左氏最立後而世之盛行者獨左氏小戴最後出而今之言禮者以小戴爲宗此無他六經始出諸儒頗習未精且無

公鳥獸之行淫乎其妹而魯桓不能制夫人故詩人作此以刺之○甫田戒時人也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此其可戒者也○盧令田獵相稱美也○敝笱齊人刺魯莊公也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載驅刺文姜也淫亂放恣無忌憚羞愧之意焉○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之美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
魏風葛屨刺褊也○汾沮洳刺儉不中禮也○園有桃憂國也國小而迫以致詩人憂之○陟岵孝子行役思其親也○十畝之間思歸也政亂

他書以資考證故雖偽之說可入趙宧之形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議論漸精而古人之遺書又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學者得以考異同而見長短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毛氏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串先秦古書其什鴟鴞也與金縢合什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什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什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先與之合不謂源流於子夏可乎。

論鄭氏箋

林氏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傳古詩故牲雜與言外之

國危賢者不樂仕進思與其友同歸于農圃也○伐檀美賢也賢者自食其力不以無功而食祿也○碩鼠刺貪也民困貪殘之政託以大鼠害己而欲去之也
唐風蟋蟀道唐樂也民俗勤儉不自暇逸歲晚務閒乃相燕飲以為樂焉○山有樞答蟋蟀而廣其意也○揚之水晉人歸桓叔也昭公以沃封桓叔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椒聊美桓叔也桓叔盛強詩人知其蕃衍盛大而子孫將有晉國也○綢繆昏姻相慶也國亂民病男女過時而相配故喜幸之○不能自比焉○杕杜傷

旨。

論毛鄭

周尭卿曰孔子一言以蔽孟子以意逆志為學詩之法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

論孔疏

晁氏曰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其枝葉至穎達義疏始混南北之異雖未必盡得聖人之意而刑名度數亦已詳矣自茲以後大而郊社宗廟細而冠婚喪祭其儀法莫不本此元豐以來廢而不行甚無謂也

孤特也人無兄弟將求助於行道之人焉○羔裘義疑也或謂愛其大夫而不忍去焉○鴇羽刺征役也民從征役不得以養父母故作是詩也○無衣美武公也桓叔之孫武公滅晉以其寶器賂周釐王請命而為諸侯也○有杕之杜好賢也求好賢之心而恐不足以致之也○葛生婦人思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也○采苓刺聽讒也
秦風車鄰美秦君也秦君始大有車馬服御之奉焉○駟驖美秦君也始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小戎婦人念君子也襄公承天子之命以討西戎從役之家人誇其車

論歐陽氏本義

晁氏曰永叔平日不信符命嘗以周易河洛圖書為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為怪說譏毛鄭曰帝王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生民玄鳥之詩豈可謂誣也秪恨學者推之太詳流入讖緯而後之君子矯枉過正舉而廢之以為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

何仲默曰宋人尚不解唐人詩以之以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若直從毛鄭可也

論刪詩

馬路執而致其思念之深也○蒹葭義疑也或謂朋友相求之切而不可得焉○終南美秦君也秦君衣服與君位俱稱焉○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晨風婦人思君子也○無衣美攻戰也○渭陽秦康公送晉文公也晉文為康公舅氏奔秦反晉康公送之渭陽作是詩也○權輿刺秦君也待賢之禮有始而無終故作是詩以刺之
陳風宛丘刺遊蕩也○東門之枌男女相樂也聚會歌舞作詩以道其事○衡門隱居自樂也安貧而行不願乎其外焉○東門之池

孔子世家曰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可施於礼義者三百五篇孔穎曰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不應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歐陽子曰遷說是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玄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一篇者以此推之何啻三千朱子曰三百五篇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是朱子以詩元未嘗刪也使詩果未嘗刪今何以有諸逸詩乎馬氏曰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考者也其帙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考而不欲臆說者也錄之者夫子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不錄者夫子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

也〇東門之楊淫奔者約不至而因所見以起興也〇墓門刺惡人也〇防有鵲巢讒賊忌讒也〇月出淫奔相悅而相念也〇株林刺靈公淫乎夏姬馳驅而往朝夕不休息焉〇澤陂男女相悅而相念之

檜羔裘大夫憂國也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詩人憂之〇素冠刺不能三年之喪服也〇隰有萇楚疾恣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而不如草木之無知也〇匪風嘆周衰也

曹蜉蝣刺時人之玩細娛而忘遠慮故詩人刺之〇候人刺曹君也曹君遠君子而

近小人也〇鳲鳩美君子也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詩人美之〇下泉思治也王室陵夷小國困敝故作是詩以冀之

豳七月陳王業也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〇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作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焉〇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故作是詩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以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

於其可知者雖詞旨深遠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鶴鳴蒹葭之類是也其不可知者雖事文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其可知者雖詞意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其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之類是也愚按馬說似為近理若夫歐陽氏謂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則必無是理

論序

釋文曰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公更足成之范曄漢書曰衛宏作毛詩序隋書曰毛詩序子夏

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又鄭氏曰詩序本一篇毛公分以寘諸詩之首合觀諸說雖不能定為何人作要之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去作詩之時蓋未遠也至鄭樵作辨妄始奮詆毛序其言曰今人專信毛氏而不考三家是以事無兩造之詞則獄有偏聽之惑朱子因之遂以為定馬端臨曰詩書之序朱子皆所不言而於國風諸篇詆斥尤甚愚謂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國風之序不可廢蓋風之為體比興之詞多於叙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咏嘆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叙作之之意者有以一言蔽之曰為某事也苟非傳授之有源孰能臆料當時之意指以示千載乎

使民民忘其勞其惟東山乎〇破斧軍士美周公也亦以終東山之意焉〇伐柯東人美周公也〇九罭東人愛周公也欲其留而悲其去焉〇狼跋美周公也周公雖遭毀之謗而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

小雅鹿鳴之什鹿鳴燕群臣嘉賓也〇四牡勞使臣之來也〇皇皇者華遣使臣也〇常棣燕兄弟也〇伐木燕朋友故舊也〇天保下報上也蓋以答鹿鳴四牡皇華常棣伐木之意焉〇采薇遣戍役也〇出車勞還率也〇杕杜勞還役也〇南陔笙詩也〇白華笙詩也〇華黍笙詩也三

詩有其義而無其詞焉

白華之什魚麗燕享通用之詩也〇南有嘉魚燕享通用之詩也〇南山有臺燕享通用之詩也〇由庚笙詩也〇崇丘笙詩也〇由儀笙詩也三詩有其聲而無其詞焉〇蓼蕭燕諸侯也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焉〇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之什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也諸侯有功錫以弓矢歡詩以燕之〇菁菁者莪樂育材也〇六月美尹吉甫佐宣王北伐也厲王無道周人逐之獫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承其難命尹吉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此以叙其事也〇采芑

而朱子深詆之以為舍明白可見之詩詞而信臆度難憑之序誠若是則詩之難讀者多矣如芣苢序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詞不過形容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序閔周室宗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詞不過慨嘆禾黍之苗穗而已若舍序以求則采擷者為何事而慨嘆者為何物乎叔于田序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詞則鄭人愛叚之詞耳揚之水椒聊序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詞則晉人愛桓叔之詞耳若舍序以求則此四詩也非于劇秦美新之命則剽宋九錫之文耳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乎鴇羽陟岵序以為征役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序以為勞使臣勞戍役而作也今讀四詩之詞則莫行役之勞苦叙饑渴

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休歸之無期風雅之詞一耳若舍序以求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為正雅矣蓋譬諸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于閔勞者之口則為正雅出于困役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淫佚之詞也出于奔者之口則可刪出于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于黨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即是數端而知序之不可廢也又何疑於桑中溱洧諸篇乎

又曰朱子謂序者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於刺君予亦謂朱子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於淫謔如靜女木瓜以下諸篇是也

美方叔也宣王之時蠻荊背叛命方叔率師以討之○采芑作詩以述其事焉○車攻美宣王也周公營洛邑朝諸侯周衰礼廢至於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吉日美宣王田獵也○鴻鴈流民自賦也周室中衰民人離散流而行其所止至焉○之○而作是詩也○庭燎美宣政也○沔水憂亂也○鶴鳴詩人陳善而納誨也○祈父誡身○以明者勝○以大好臣之正而…缺也

祈父之什 祈父怨其往也○

又曰毀之所以不滿于朱子者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亦未能盡出于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關雎賢之初廷韓詩與毛序反者也朱子獨于竇廷則詆毛而從韓其一韓詩也其竇廷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即柏舟引劉向列女傳以爲婦人之詩此臆說矣然向嘗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憂心悄悄慍于群小繼之曰小人成群亦足慍也正此序今而朱不之信夫一劉向也豈列女可信而封事不可信乎乎故曰惡序之太過而未盡當乎人心也

又曰或云如子所言序將出于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而始若其意則自有詩而已有之矣鴟鴞見於尚書碩人載馳

增補仲雪詩經脉　卷之首　十一

白駒賢者而不得也○黃鳥怨流離也適異國而無所依故以叙其哀怨焉○我行其野怨流離之遠異國依昏姻而不見收恤焉○斯干落室也○無羊考牧也○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尹氏而託氏不平其心以致亂故作是詩以刺之○正月大夫刺幽王也天災示變不知儆懼而從忍弄惡遠棄賢人以致禍亂傾覆其宗國詩人之憂不一也故作詩以刺之○十月之交刺幽王也天災地變之交見外於內蠱之排佞而皇父又私爲身謀以戕其下流離從役無所安處故作是詩也○雨無正賣去位也

清人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不本於當時作者之意則鴟鴞諸篇讀之了不知其爲何物矣又不然而使盡出于後人臆度之說則比興諷詠之旋微幽奧者殆類齊蒼虎高之隱語黃絹幼婦之廋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爲猜料之工拙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小序固多舛駁將盡信之乎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于國史之採錄或出于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緇衣之兩義並存舛駁固時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

晁氏曰王介甫以序爲詩人所自製按韓序芣苢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若果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也不應不同若是

侶之後群下離散居者以責去者焉○

小旻之什 小旻大夫刺時王也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也○小宛兄弟相戒也大夫遭亂相戒以免禍也○小弁太子自怨也幽王太子宜臼被廢故作詩以自傷焉○巧言傷讒也大夫被讒而無告故作詩以自傷焉○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蘇公作詩以絕之○巷伯傷讒也寺人遭讒而無所訴故作詩以怨焉○谷風朋友相怨也○蓼莪哀父母也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也○大東困窮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

況文繁意複其非出於一人明甚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說耳

崔仲凫曰去序而言詩猶去左氏而言春秋益荒謬矣蓋遺可以知聽事必以實著況千載之下乎大序淵粹非卜子夏不能作當丘明時諸家並興非窺聖道信向不如是之篤非見國史本末不如是之詳但所采太慱妄評謬爾未可詆之爲謬也

論樂歌

愚按疏云二雅唯正經用諸樂變者雖亦播諸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又按儀禮鄉飲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則知正風正雅爲歌樂之正而變風

增補仲雪詩經脉　卷之首　十二

詩以告病焉○四月遭亂自傷也○

北山之什 北山大夫怨行役也言役使之不均焉○無將大車避行役也勞苦憂患不得已焉○小明怨行役也大夫西征罹亂而不敢歸因念僚友之處者○鼓鍾刺幽王也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爲淫逸之樂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焉○楚茨公卿能力周之公卿有田祿者能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故詩人述而美之○信南山亦公卿力農以致祭於宗廟也○甫田公卿致祭也公卿有田祿者能勤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焉○大田美公卿能…

變雅皆非正也又說者以二南爲房中之樂雅爲燕饗之樂頌爲郊廟之樂其實樂皆用之又儀禮注云鄉樂者風也（疏云風鄉人焉用之邦國焉用之天下故序云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此亦言其大較耳其實天子俱用風小雅而諸侯亦未嘗不用風雅頌也何者凡合樂必降於升歌一等故鄭云天下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天子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明天子得兼用風雅頌諸侯亦得用風與大雅也又郊特牲云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註云賓朝聘者也明諸侯亦得用頌者也故鄭云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或下就通其義也但大夫而僭用頌則

奉方社田祖之祭也善為農夫之詞以美之君以為慶曲之意焉。瞻彼洛矣，美天子也。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諸侯美之，作是詩也。○裳裳者華，天子美諸侯也。蓋以答瞻彼洛矣之意焉。
桑扈之什：桑扈，天子燕諸侯也。○鴛鴦，諸侯頌天子也。蓋以答桑扈之意焉。○頍弁，燕兄弟親戚也。○車舝，燕樂其新婚也。○青蠅，戒聽讒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魚藻，諸侯美天子也。天子燕諸侯，故諸侯作詩以美之。○采菽，天子美諸侯也。蓋以答魚藻之意焉。○角弓，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焉。○菀柳，刺天子也。天子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是詩也。
都人士之什：都人士，周時也。亂離之後，昔者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不可復見也。○采綠，婦人思君子也。○黍苗，美召穆公也。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謝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詩以美之。○隰桑，喜見君子也。○白華，申后作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詩以怨刺之。○緜蠻，微賤勞苦思有所託焉。○瓠葉，燕飲賓客也。○漸漸之石，怨行役也。將帥出征，不堪勞苦而作是詩也。

甚。故郊特牲云：大夫之用肆夏，自趙文子始也，譏之也。上歌在堂上声也，合樂在堂下歌，樂且聲声俱作也。
朱子曰：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既嚴絕其聲，使又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未知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乎。馬氏曰：不然。左傳季子來聘，請觀周樂，而邶鄘鄭衛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又安得歌異國邪淫之詩乎。當因是而思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關雎鵲巢，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蘩采蘋，夫人大夫妻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之詩不可用之燕饗祭祀乎。左傳所載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譏。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子圍賦大明，穆叔不拜；寗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朱子所謂淫詩也，然所賦皆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說未嘗不施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當如序

苕之華[illegible]也，君子以身從周室之衰，不可復救，故作詩以自傷也。○何草不黃，征役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役者之作是詩也。
大雅文王之什：文王，周公戒成王也。言文王之德與天為一，故能受天命以福後人。周公追述之，欲成王取法於是也。○大明，周公戒成王也。言王季大任文王大姒以及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也。○緜，周公戒成王也。太王王跡至於文王，王業成，成王之所以當知也。○棫樸，詠歌文王之德也。文王之德之為天下之人歸之也。○旱麓，詠歌文王之德也。言德所以受福也。○思齊，詠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也。○皇矣，美周也。太伯王季之德，文王伐崇伐密，[illegible]者也。○靈臺，樂文王之有其樂也。文王有靈臺之[illegible]，民樂之，故詩人述之也。○下武，美武王也。武王以繼述之業而得天下之心，繼世者能繼其德，斯可受福于無窮矣。○文王有聲，美文武也。文王遷豐，武王遷鎬，詩人追述而美之。
生民之什：生民，尊后稷也。周之王業起于后稷，周公制禮作以配天，故作詩以追述也。○行葦，燕父兄耆老也。祭畢而燕族[illegible]親親之意

者之說，不當如朱子之說也。

論賦比興

李仲蒙曰：敘事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

蘇子瞻曰：今之詩傳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匊，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有意以為興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為此事而作，其言有反於是物者，則必強為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為學亦已勞矣，彼且不知夫詩之體固自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為興。夫興之為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為興也。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強為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徐文長曰：詩之興體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已然，樂府蓋

[illegible]曰公尸喜行葦[illegible]君子思意之厚頌其受福而無窮也。鳧鷖[illegible]賓尸也祭之明日又祭還以賓禮而燕尸也。假樂公尸答鳧鷖也答[illegible]飲而釋嘏之。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公從成王將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詩以戒之。民勞戒同列也會時感事以相戒也。板戒同列也天怒正變不可以不敬也。蕩之什蕩刺厲王也厲王無辭湛虐經酒自亂無君子近小人以禍其國而不知故詩

取諸民俗之謠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illegible]女兒童耕夫冊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吹若所謂竹枝詞無不皆然此其天機自動觸物發聲以敘其下陂欲寫之情默會亦有有妙處決不可以意義疑者

論刪次顛末

朱子曰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辭邶至豳十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然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

人作詩以刺之。抑衛武公自警也。桑柔芮伯刺厲王也。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崧高尹吉甫送申伯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於謝故吉甫作詩以送之。烝民尹吉甫送仲山甫也宣王命仲山甫築城於齊故吉甫作詩以送之。韓奕美宣錫侯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故詩人作此以送之。江漢美宣王武功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故詩人美之。常武美武功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

本篇云

鄭夾漈曰詩上自商頌祀成湯下至株林刺陳靈公上下千餘年而詩纔三百五篇夫子得之魯太師一編而錄之非有意於刪也夫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斯語何為而刪之墻有茨桑中等至俚又胡為而不刪之周之列國如滕薛許蔡邾莒等國夫豈無詩但魯人不識其音則不得其詳季札聘魯魯以雅頌之外所得十五國風盡歌之今三百篇於季札所觀無加損也若夫子有意刪詩則當轍環之時必大搜而備索之奚止十五國乎

程篁墩曰孔子刪詩凡三百五篇遭秦火而絕疑今詩出於漢

故詩人美之。瞻卬刺幽王也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禍亂焉。召旻刺幽王也任用小人以致飢饉侵削之禍焉。周頌清廟之什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之以祀文王焉。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維清奏文王[illegible]也。烈文宗廟致祭獻助祭諸侯也。天作祀太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成王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時邁巡狩[illegible]守而行封禪會諸侯也。執競祀武王成王康王也。思文祀后稷也。臣工之什臣工戒農官也。振鷺二王

儒所綴緝非孔子刪定之篇孔子放鄭聲為萬世戒頗乃有取於斯則其所刪者何詩而所放者又何聲哉或曰古者太師以觀民風故美惡不嫌並取是大不然陳詩觀風不過曰其地之詩其可傳者若干其可示戒者若干至於無可采者則其風之惡亦不言而喻矣豈必以其狎邪淫蕩之詞而盡陳之哉小序不當以淫者自作之詞為刺淫故朱子辭而闢之然刺淫二字實吾身親師授受之言得之孔門而不可誣者由是觀之刺淫之詩孔子所必存者也淫者自作之詩孔子所必刪者也古今人情不大相遠如以狎邪淫蕩之辭與伊川擊壤之事朱子感興之詩俱收並錄曰與學者肄而習之曰此將以示勸也彼將

之後來助祭也。豐年秋冬報也。[illegible]祖也。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illegible]始來見以祭焉。雝武王祭文王也故周以致焉。載見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武頌武王也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焉。閔予小子之什閔予小子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也。訪落謀始也成王既朝于廟作詩以進拒訪群臣之意焉。敬之成王自述也既述群臣之戒而又陳緝學之意焉。小毖求助也[illegible]王懲管

以示懲也其不為侮聖言也幾希

安成劉氏曰通三百篇而論其大義則其喜不至瀆怨不至懟怨不至亂諫不至訐天時日星之大鳥獸草木之微彝倫綱常之道風氣土地之宜明神祖考之祀禮樂刑政之施凡天人相與之理莫不畢備於一經之中也

詩辨

關乎王則以雅為風專屬公則以風為頌治國先齊家以二南居三百篇之首亂極則思治以豳風居十三國之終是詩所以詔觀感也詩四分於漢申公為魯詩袁輒為齊詩韓嬰為韓詩而毛詩為後出焉申失之訓詁袁失之雜韓辭廣漢載女子珮

祭之事既朝于廟而求助以望意焉。載芟秋冬報賽也。或謂年谷始登祭宗廟也。良耜秋冬報賽也。或謂年谷始登祭宗廟也。良耜秋冬報賽也。或謂年谷始登祭宗廟也。絲衣祭而飲酒也。酌頌武王也。桓頌武王之功也。賚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焉。般巡守也。柴望祭告以答人心而新政令也。

魯頌駉頌魯侯也。魯侯牧馬之盛由其立心遠而正，故詩人美之。有駜頌魯侯也。泮水頌魯侯而致頌禱之意焉。閟宮頌僖公也。僖公修閟宮，故詩人歌詠而頌禱之。

商頌那祀成湯也。烈祖祀成湯也。玄鳥祀宗廟也。長發大禘于廟也。殷武祀高宗也。

頌之事。毛叙柔首為婦人傷夫之詞，謬亦甚矣。他如來歸自鎬，劉向引以訟甘陳之績；乃眷西顧，匡衡引以定南北之郊。事雖克成，於理悖矣。至朱子辨小序之非，探作詩之旨，集傳作而詩之道始大明焉。

風雅頌大意

程子曰。二南之詩，為教於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正風。劉氏曰。男女亂倫，而衛之風變；君臣失道，而王幽之風變；敗遊荒淫，而齊國之風變；儉嗇褊急，而魏國之風變。以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歌舞，檜曹之風變而亂極思治。雖不可以風化天下，而亦各有音節，如季札所觀是已。故樂官兼掌其詩，使太學者時習之，以自省而知所戒也。

座師吳興宇威駱從宇校定　常熟魏浣初仲雪父輯著

古吳鄒之麟臣虎甫讀
後學余應虬猶龍甫讀

補周南大旨　關雎五章見文王修身齊家之要，桃夭三章則國治，漢廣汝墳則天下平，終于麟趾，關雎之應也，而王化成矣。

補關雎三章全旨　章內憂樂之情，不要說是文王，亦不要說定是宮人自詠。大約聖人聖女相遇之難而懷思，既相配合而歡娛，然令宮闈中將從自然如此。君后將端服與乾坤[illegible]之氣禎[illegible]，此詩此情，即然而致，則今宮亦不自知。

周南

朱國禎曰。詩六義有風雅頌而無南，此何以稱南。八風寒燠異德，升降殊情，不為振槁則為淒厲。惟南風煦和舒達，長養萬物，有豈弟而無怫鬱。文王岐周之化，實象之，故不稱風而稱南。

關雎全

全詩以窈窕淑女二句為脉。蓋惟后妃之德足配君子，故未得宜如是思，既得宜如是樂也。下文求字友字樂字俱根此說來。本文憂樂都以宮人言。宮人想王季太任舊時宮人，親炙王化者。論未得之憂，樂則宮中之人皆有之，其作此詩，則指宮中之一人言。說者宜看分曉。

關雎首章述文王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于其始至，見其有幽閑之德，形為幽閑之度，故作是詩。言關關然和鳴之雎鳩，在河洲之上，是固物類之良偶也。此幽閑之淑女，而以德配君子，乃君子之善匹也。其[illegible]和之中未嘗不別，而[illegible]和順之中未嘗不敬，而[illegible]

補文王新立以關雎相配于河洲，與洲女嘉耦于君子。其形在關關，而字內關關非特言其聲應，乃[illegible]惟鳥下以[illegible]，公是其求見意也。窕佯女以逑于君子，其好也亦行相關係之意。

關雎首章○雎鳩以和鳴相與，淑女以一德相匹，此興意。若摯而有別，和不忘敬，非正解也。從關雎上想出相應之和聲，以喚起窈窕；從河洲處看出相與並遊，以喚起好逑。雖幽是深潛而不淺露，閑是安重而不輕佻，然窈窕二字畢竟難分貼，只是想像形容。正為后妃之德盛，自有難為言者耳。此只就始至時動靜閑見得。曰君子好逑者，言淑女是個君子的善配，重淑女宜配君子也。說者須就母儀一國言，方得意脉。○按楊子曰：美心曰窈，美狀曰窕。看來窈窕二字只可以想像形容，故註曰幽閑

荇菜中章雖此章分其求采而言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先方以流之窈窕之淑女則窈窕寤寐不忘以求之方其求而未得而思念之悠長至于輾轉反側不能自安焉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先以配君子而欲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如此也
補新直流之是求過荇菜時手無定審寤寐思輾轉進先詩人[illegible]當是思其君子[illegible]善摘取
荇菜末章總此章擇采錯保而言荇菜觀左右采擇而芼

之意看一意字正不必分別如何是幽如何是閒
荇菜中章○此章以荇菜當求之周與淑女當求之切左右是求此索彼之意故曰無方言無一定之方也求之不得只是求行六礼未得其人未親其德意鉄情過寤寐思服二句照本文相連說下悠哉悠哉是無時不思念輾轉反側正是思服悠哀身不安寢正心不忘思故也指之求之不得四句不過申說寤寐求之一句耳註中當字本德字上來此人此德五句乃朱子推出詩人所以憂思之故如此正發明當字之意○荇菜出水中無纖毫塵垢流而采之而芼可以薦神明故取以起興參差擬其生出之有倫左右言其取用之致謹

窈窕淑女以配君之琴瑟以致親愛之意荇菜當左右采芼而窈窕淑女則當宣之鍾鼓以致娛樂之情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之美故其喜樂之甚不能自已如此也
補新直云即在窈窕上看得其有可以友字而加友有采以共樂而宜慶故宮人之致情如此若是好形容一見而今人無限安樂字中奏和樂其如此
讀葛覃三章全首章內雖見勤儉本然而尊貴皆其之意然非后妃自口中講出后妃此時何以治服是婦職所宜安以忘之于請所

荇菜末章○此章與意各開要淂他叠詠之趣蓋荇菜則采之而又芼淑女則友之而又樂喜樂尊奉之意有加無已自不覺其言之再耳琴瑟之音細密故言親愛鍾鼓之音宣暢故言娛樂下字俱不可移易

葛覃全

此詩以治葛作主首既追言葛生之景却又從治葛說到歸寧其叙歸寧仍帶說衣服咏嘆深長意味自遠首要体認當時初夏景象次要淂他一段勤劳愛惜的意思末要淂他不敢自專不忍忘親的意思

葛覃首章○此章追叙景物見葛有可治之漸也黄鳥三句如

致告師氏女訓所遵何常以此等事自矜于口哉
葛覃首章雖此后妃所叙之詩首章追言初夏之時葛之係于中谷者方盛所有黄鳥之飛而集集而鳴於其間也是絺綌將來所以遮蔽而是物所賴也勤女工之要矣
補新直上三句轉下如草不暢茂之時非會鳥和鳴之會乎說鳥處分要与葛影景于灌木之集若与中谷之延適協也喈喈之鳴者為萋萋之景致灵也
葛覃中章雖此章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刈以取其精以和其粗精而為之絺粗而為之綌其勤而成

令人作詩繫景一般飛而集集而鳴換止無定原是鳥之真景若以見聞泥說則精神不活矣言向當葛葉萋萋時尚未可治也吾猶記得黃鳥一段光景自喈喈之聲入于耳吾已知有萋萋之葛了只閒閒點綴不必說到動女工之思慮后妃女工無日不在念豈待黄鳥始興感乎○或謂鳥延于灌木和声直達于宮中皆不免誤解失詩家意脉
葛覃中章○此章正治葛時事刈者斬之以斧斤濩者煑之以釜鑊只不混所施意二為字主織絍言蓋就絺綌既成之後別其精者為絺粗者為綌非葛先有此兩等而擇之以為布也無斁是預道其心之所期言後日服之定當愛惜雖到垢敝猶所

之不易如此是以心誠愛之
補新直絺綌既成而猶追憶其葛生黃鳥時景是其思歟至思歸寧而不忘澣濯亦是無斁而因皆與歟而字當為此章大旨
言告章雖此章言絺綌既成之後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寧之意又治其私服之污澣其礼服之衣而於礼服復審其宜澣与否由是服之以歸而問安於父母蓋敦其敬慕之意而伸人子之情也
補新直首言字是以已請澣之情言于師氏也中言字是托師氏以言于君子也

不忍其無斁可知
言告章○此后妃因道其欲歸寧而預計歸寧事宜想其思親之心無日不在念而因絺綌既成遂有此舉不敢不告於君子而又不敢徑告於君子故必告師氏以達之私服礼服必污澣者恐服之不潔則近於褻耳礼服不常着不比私服之一槩當污故曰害澣害否此下皆后妃自計度之詞非告師氏之語歸寧是未然事註將字可玩因歸而治服本與上絺綌無關非澣濯此絺綌也但其澣濯薄污亦有服之無斁意在作者須于閒處點入絺綌意便与上章脉絡相關○初葛的時節有歸寧之意矣乃必待成絺綌而言歸所謂人歸落脩後思猶在花前也

下言乎念已之言歸也齊衣服料理綠紈之飾也藻若聊且整頓之詞私是近体之褻服衣是禮体之常服只就見父母上說非王后禮服之謂也
補卷耳四章分道一室之中無端而采物忽焉而登高忽焉而飲酒忽焉而馬病之傷知彼之線繞紛紜息之詠以為采之詠以生之綿綿實以云何吁矣可見處處人之思者安而之所旋皆假也安詳以不思哉所謂思之至也
卷耳有至誠存焉以君夫不在而思念之故作是詩託言

諸般語脉猶楚辭之言蹇蹇言羌也或云是略說其功不為[illegible]
則藻采異畧采藻言往觀是畧想耶
附考婦必有師所以學事人之道也國君則卿士之妻或老無子而明于婦道者為之

卷耳全

此章以嗟我懷人一句為主懷者懷諸心而不能舍也故下章曰永懷曰永傷又曰云何吁傷深于懷而吁又深于傷也總本一懷字

卷耳章○此托言有所事而不終于所事也方采卷耳未滿頃筐正宜采也而心適念君子便爾都無意緒生彼周行者仍置

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君子則[illegible]不能復采[illegible]之大道之傍也[illegible]我懷人寘彼周行[illegible]而云然也即此便見[illegible]事云不他焉[illegible]
陟彼中二章講託言欲登山以望所懷之人而馬病不能進則其行莫遂乃酌酒以自解而少舒其念長之念也
補新言依朱傳說但是託言遠望而不遂而欲飲以自[illegible]曰[illegible]以曰不永

之周行言俄頃之間意欲如此而竟不果所願也總是摶虛意以寫實情註方字未字適字最可玩味看他模寫人情何等入神何等風致非併頃筐所采而棄之也須知采采是詩家常話何必以非一采言後云燕燕非一燕可乎宋儒訓詁覺拘而未融○須知嗟我懷人此懷非是閨情私懷乃憂外治久虛而匡民無所統也憂內治久曠而家人無所法也如此說方見冠裳浮此詩情景

附考卷耳又名苓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璫或因謂之耳璫草

陟彼三章○二章以下俱從懷念中模寫出來如所云我所思

乃既知其不可登而[illegible]寬之詞但考先儒有云陟山馬病當是憶文王行役于外之事而又望君子在外累飲酒以自寬慰一分也背前鄙曾言此武何仲默以為千古特見
陟彼末章講只言欲登砠以望懷人而馬病不能進人病不能行則謂何而不憂嘆也
補新言此節味字即永懷永傷之詩餘此味字當與前節嗟我嗟字相映此屢吁字從口故朱子謂憂嘆欲絕人止當云何其吁吁字從日故朱子訓憂
樛木三章謂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眾妾樂其德而

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是也而中懷[illegible]必再故又云陟岡陟砠非登此不還而不欲登彼也正見他[illegible]所不至之意不永懷姑且寬解使醉酒之片時[illegible]懷綿不可已耳云何吁矣言我將如之何其憂嘆乎見憂嘆之極也若說非酒能解又失詩人意脉○按登高只望白雲思親舍之意註往從之說太着象徐玄扈曰登山以望君子如古樂府遠望可以當歸

附考禮記云夏曰山罍其形似壺刻而畫之為雲雷之象

樛木全

通詩以樂只二字為脉木惟曲下故為萬所係德惟下及故為

稱頌之詞樛木下垂則葛藟上緣矣而君子有可樂之德必祥公能恩及群下而賜其保定安寧以綏之福其恩啟行異以將之贊其純全盛大以成之如此之福見后妃與心於併致而福德相因自然之理天人感應之機毫不爽
補新言章內所言福非泛一身之休寧后夫人之身固於宗社有關故其福係於遠調宗廟神靈之慶而君子而身擁其貴也此代繩長之澤仍君子而遭從其福也不曰福履而曰福德意蓋如此
螽斯三章言后妃不妒忌[illegible]

福所集此興義也三章一意無淺深若云不特綏之而已便深一步矣陽以德展為恩陰以不私為義樂只就意濟於同人說所謂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是也但宜說得渾融○人以樂易為心自然行與吉會所綏履皆福故曰福履禁是係於其上荒則奄庇之而縈則奄之周也綏有保定孔固意與維繫相似將有幫助默祐意與奄庇相似成則萬物皆來湊合有純全盛大意與縈旋相似但語意俱着力猶云天自來安全之佑助之成就之也讀此詩亦可想見文王宮庭之雍穆矣

螽斯全

此詩以宜字為骨脉詵詵等字貫串凡物之性害者其類多不

于孫衆多故衆妾稱之有螽斯和集之德惟德動天宜有振振繩繩蟄蟄之子孫非偶然而偉紋者后妃之和於遠下亦宜其後之昌也
補新吉此言螽斯七月章言斯螽皆字大約是活動的路調於上下顛倒用每言羽蟲於形止見其和也註説和氣乘發大抵薨薨言之宣動揖揖如人之揖拱形體俱有和意而振振言和揖揖起也繩繩生於揖揖也蟄蟄生意[illegible]叢皆示據
補桃夭三章全重興女子之[illegible]以其婦道之盡王之化見矣灼灼如火之

衆人之嫉妬者。其後必不盛。故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見后妃有是德則有是福也。后妃思眷羣妾。君能而長之。故衆妾感激之情實不能形容。而姑借螽斯以咏之。惟不說破后妃。意味自長。螽斯羽虫。故特以羽言。非只言其翅也。當群處則詵詵。及群飛則薨薨。既飛而復集則又揖揖。揖之皆和也。振與繩易解。蟄則如虫之蟄伏蔵盤聚意。子孫之多。雖由氣化使然。而以和召和。亦螽斯所自致。見其非出於偉耳。只將詵詵薨薨揖揖字想像。亦足以盡螽斯之狀。味一宜字。乃知子孫衆多。是后妃已然之福。故衆妾深嘆其宜。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須隐隐照着后妃身上。然但言宜其如此。而初不明說他所以然。使人自思其

紅鄭謂蕡然出現也。蓁蓁葉之盛貌。惟首節華字是紀時。下蕡蓁不必泥之。
桃夭前章說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女子于歸。桃夭之實以于歸。詩人美之。言不少重威其之子及時維而以其素所關樂者不述于室家。可以其夫不宜之也。
桃夭中章説桃之夭夭且其實有蕡而且美。況之子於此時而于歸者。知其婦道克盡。臣婦以有恩也。夫婦必有別。此室家之宜。然者必然者矣。
桃夭末章說桃之夭夭且其葉蓁蓁而盛矣。況之子於此時而于歸者。知其婦道克脩。

所以宜者爲何。風人大都意在言外。○疑問解云陳氏曰書羽者螽斯羽也。與羊之詩單言角。牛言耳。狀物類者皆如此。嘵嘵乎此宋儒訓詁也。與羊言羊之角。正味其角之濈濈也。言牛之耳。正味其耳之濕濕也。則此詩之言羽。正味其羽之詵詵也。且豈直此哉。魴魚赬尾則尾有取義矣。相鼠有皮則皮有取義矣。肅肅鴇羽。蜉蝣之羽。則各有取義矣。甚即鼠牙雀角。雖無異事。而其言亦自有所謂。詩此下一羽字。而獨無取義哉。附考螽斯江東呼爲蚱蜢。五月斯螽動股即此也。字從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螽斯。

桃夭章

内外必整肅也。葉果必和睦也。家人之宜。猶有必然者矣。夫以女子之賢。而詩人之嘆美如此。則風化之原。固有所係。而文王刑治之效不驗見矣。
補桃夭三章新吉逼重是詠歎賢女于歸之宜。此女子之賢是得于被化。未但詩人口中不得顯言被化。只王氏曄曄氣象即女子之賢。賢字亦未有出乎[illegible]宜以及時于歸上多賢於[illegible]桃夭于歸亦女子常事。安得説此爲賢也。且以宜其室家作須言後日事。則九非當場說話。此屬十分[illegible]三誤。味本文。只是說女于及時于歸有

此詩以三個宜字爲脉絡。反覆咏嘆。只一時即桃之華而後實實。而後葉。亦有序之言。○不少則華盛。女賢則家宜。此與意也。女子之賢。詩人不能知。但即以正以時上想見形容。而又即以其賢。决其宜室家。想當時風俗素美。閨門素饬。故因所見而嘆之。蓋預度之辭也。註知字必字可味。宜室者。言處夫婦諧和。閨門無反目也。宜家者。言處尊卑允協。家庭無間言也。蓋和則不乖。順則不逆。如云孝不衰于姑舅。敬不違于夫子。慈不遺于卑幼。義不咈于夫之兄弟。故總名之曰宜。○朱子曰室家家室與家人變文以叶韻耳。

兎罝全

以爲詩卽一家人之心[illegible]如窈窕淑女亦見[illegible]在之儀[illegible]不暢協之情也[illegible]字内於[illegible]不必露出。亦不必以于[illegible]而宜解作彌其心即自然至時言朱解。依和順多景後一層事。兎罝三章[illegible]公侯之行落矣。蓋才衆多。不特於[illegible]玉在[illegible]是之[illegible]有[illegible]百[illegible]有奇英俊[illegible]善近腹心同德無[illegible]

通詩以干城好仇腹心爲骨子。而公侯二字亦重。此詩一章深一章。首言干城特公侯之衛耳。次言好仇便與公侯對。終言腹心遂與公侯一矣。要得與體不可類於賦方不失詩家脉絡。○設罝以待兎。椓杙以張罝。有何可美。特借其所事爲起語。而用肅肅椓椓相呼應耳。椓椓只是無文藻。非稱其勇于城亦備以形容其可用。却非只以用武言。以彼其才。即今便可爲公侯之保障。非擬他日爲公侯之用也。隐然甲兵之富。故曰干。屹然金湯之固。故曰城。好仇者。公侯有此才武。夫亦有此才。明良相配也。腹心言其中。精蘊直與公侯脗合。就是公侯的腹心一般。見非止爲股肱耳目而已。非謂可膺心膂之寄。亦非只是意見之。

同○不言其濟濟在朝者而但詠其赳赳在野者總是比屋可封之意註中維字猶字可玩然詩人方渝洽於聖化之中有不知誰為之者

附考 墨子文王舉閎天太顛於罝網之中授之以政而西土服

芣苢全

此章由采而至於擷脉絡聯貫其詞繁而不殺乃洪容敷衍之體也婦人口氣中又不可說出相樂等語蓋自賦其采物之始終便是相樂若他自家初不知其樂亦不知其樂之所自來蓋已相忘於聖化中矣○求其所生之處曰采得其所生之處曰有掇是拾其穗之在地者捋是取其子之在穗者捋之多則一

手掬難容故袺而貯之袺貯之久則手執為勞故襭而插之帶間也為采芣苢而出以得芣苢而還吾事已畢不知其他此詩婦人所作只閒閒說采物景象而樂意有見須模寫他優游自得有一段太平無事光景如說得景致佳麗便非本色

漢廣全

全重不可求思上江漢之比秣馬之情皆根此來三章反覆詠嘆與淺深喬木翹楚皆取高潔之義言漢廣江永見凜然不可犯之意言秣馬於于歸之時方見婦德之意

喬木章○上竦無枝之木不可休喘靜莊一之女不可求皆是絕人覬覦之心者故以為興不可求思此句語帶凜凜着不得一毫意見如言欲求之而不得則非詩人言昔可求而今不然則非游女蓋有感於可求者而深嘆其賢故曰非漢前日之可求也游女已見故直說江漢而此意了然廣以絕流橫渡言永以循流上下言

附攷 漢水發源於嶓冢江水衍派于岷山若漢陽永康之類文王時未有此名○隋王誕為襄州時作樂府遺聲有三十四曲一名大堤曲云朝發襄易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

翹翹二章○錯薪之楚而得刈之子之馬而得秣皆可喜可願之事故相呼為興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願秣其馬此悅慕之

詞猶古人言雖為執鞭所欣慕焉合下章末四句反覆申詠只嘆羨無已之意若說如此不可求故願為秣馬便爾全無意趣江漢之詠不異首章只說得乎其不可泳不可方也須得講而不講之法則會味之意宛然若悅之至敬之深正于會味上見得俱非詩人詩氣○一說之子在游女中亦翹楚也因其不可求而欲求之以禮言秣馬以當御輪巻詩人之微詞此話未得意脉

汝墳全

此詩作於既見之後要得追賦的口氣首是追言未見之思次正述其既見之喜終則閔其勞而勸以義也精神全在父母孔

之命供給之役婦人喜其君
子行役而歸首乘進言遵汝
墳而伐條枚此往歲時也此
時而君子未歸故其思念之
深有慨然如重飢也
補新直指與樊遲如持勞字
同言心之勞勞不寧之謂
飢只作勤勞之意虛言之義
予謂入腹中飢則失其調
和意亦通毛傳作調朝也
疏云朝飢之不可忍甚也
步往去起如旦飢
汝墳中章說汝墳而伐條
肄則就采之事以見時而日
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
補新曰不我遐棄喜其不終
棄我夫婦之不相遐棄也

通上。蓋悲歡離合、不過人之常情、惟在久別之後、而絶無怨懟之辭、反以忠義相慰、所以為難。

汝墳二章○伐枚伐肄、詩人只直叙其事、而時序之久自見。只在感時興慨上說、前之汝墳賦其去年、此時而未見君子、蓋猶供役也。既而不覺已踰年、此時而忽見君子、則已罷役矣。凡人飢而思食、其意甚急、婦人思君子之切、豈似重有飢者、故云調飢。遐棄、只當相違乎看。前日之離、恐遂棄乎我、今日之歸、喜其不遂棄我也。只平平說、勿深說。不在踰年上見不遠。右非始料其遐棄、而今喜其不然也。○遐字訓遠、訓永、訓終、皆通、只是不終棄我之意。

上以父母之於迫如燬若如
燬之王室必行我而遐棄
矣故未能云云
魴魚勞則尾赤魴尾
本白而今亦赤勞甚矣君
子行役之勞甚亦如此乃王
室之役事繁興方歸烈而未
已所以然者未息也然雖酷烈
未已而父母之德澤依我民
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
忘其勞矣
補新曰事於此詩見伍君屈
仍景民情可諒但此處
只宜以父母字孔之邇之
庚字亦不必拘也
麟趾三章美文王后妃德盛
示其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
以詩人美之彼麟性仁厚皆

魴魚章○君子往役二年而歸、故以魚勞尾赤、比其形容憔悴。又言王室之政方如燬、如焚、其勞正未有休歇。然西伯為民父母、望之甚近、飢寒疾苦、與不與知、瞻之依之、猶在家庭之近也。味其言、却有依依膝下之意。孔邇只就父母上見、以父母之命供如燬之役、雖有赬尾之勞、亦可為父母忘之矣。○或曰、父母孔邇、以汝墳去岐周不遠、就地之近言。又一說謂其望文王為天子之日近、者俱失詩家意脉。

麟之趾全

此章以振振二字為脉。麟惟仁、故足不踐、額不抵、角不觸、無一体之不仁也。公惟仁、故一傳而公子、再傳而公姓、又旁及於公

也言乎其趾則不殘生草不
履生物言乎其角則不觸乎物
此皆仁厚之至也而公之子
孫姓族皆閥閲亦振振然
仁厚即公子公孫公族之德
知其是麟為人以德為出之而
為興王之瑞也故反覆嗟嘆
之而即指其為麟也
補新曰從嘆乎孫宗族之賢
蓋歸乎關雎之化本姜有
淮鵠之和家故有子孫宗
族之仁厚但仁厚之化中
木深耕詩於特於麟之趾
之定之角上見有仁厚意
故遂以仁厚訓振振然振
振寬訓不得仁厚也是然
言其子孫宗姓之根起興

族、無一人之不仁也。○麟性仁厚、與文王后妃仁厚、皆本一層語。仁則慈祥而不殘、厚則寬大而不刻薄、真有聰明不露、渾樸未雕氣象、乃綢繆之根、凡子孫昌熾、將大、故下又直指公子為麟、而註遂云王者之瑞、蓋周家太和元氣、醞結已久、故其興旺之福、盡鍾於子孫、要見奕世之人心可繫、異時之國脉可據。久安長治、終必由之耳。麟之瑞、是以兆太平、而公子之賢、是以興太平、於本所論也。○集註言王者之瑞、亦自麟言之、非謂文王之公子、即有興王之兆也。文王此時以服事殷、詩人雖美公子為麟、亦只如後世、天上麒麟之類、豈遽以興王言之。此等處、當有斟酌、方得詩脉。

狂形故曰吁嗟麟兮言其
有過之處焉于此也
補召南大言鵲巢以下見南
國諸侯大夫修身以正家
者始此其業以下見繁家
以治國者始此而王所以
美化之以騶虞者鵲巢之
應也
鵲巢者謂文王之后有幽閑
貞靜之德故既淨之則必然
專靜純一之德故其來歸也
鐘鼓以樂之諸侯之夫人在
則始而有夫家親迎之禮既
而有女家來嫁之禮終而有
合婚之備之禮有是德宜有
是禮而之御將成此迎以百
兩送以百兩而諸姊娣姪潤其
室門婚姻之禮於是乎大成

附考漢書曰、麟角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

召南

鵲巢全

此章迎而送、合送迎而成其禮、是一章之脉。語意只三平看。○鳩性拙、宜居成巢、女有德、宜居成禮、此興意也。無非無儀、是婦德、無成有終、是妻道、甚似鳩性之拙。故拙是鳩之好處、之子不言德、正欲借鳩以見之、說者須重之子二字、不可輕看過。向令非之子、何能當與百兩、紀居謂始來據之方、則為其所有盈、則已類聚其中矣。衆媵姪娣之多、只補正意、來解婚禮之成、不在此上見。凡禮物不備、則為曠儀、為缺典。雖以語成、今迎以百兩

思處儀無缺與也。
補新言通章是被化之賛如能不妬忌耐挾教條以偕行然此意未曾明露只在百兩上見之者若一兩字而云國像若是其女妬忌則如江汜之不我以安用百兩之多哉云百兩是飛女何哉侯行見之子之又婦言尊重也只以鵲巣鳩居爲言猶漏室而陵同之若鵲巣而鳩居之也
采蘩全篇祭也者夫婦見之係内外之宮君能見主於祚階夫人副褘立於東房蓋夫人采蘩以供祭其誠敬已在其奠繁於方祭之時徹繁於祭畢之後其誠敬皆昭事有

送以百兩而婚姻之禮大備非成而何〇一説重送一邊未得

題竅

采蘩全

通詩以采蘩爲主首言于沼于澗要見躬親意既言在公即以其所采之蘩而奠之終言還歸即以其所采之蘩而徹之總要見公侯主祭而夫人相之意如諱僮僮祁祁處亦必云與公侯而同其敬纔得法〇于彼于與見悍采無方意君主灌獻而夫人亦有薦豆之職故曰用之公侯之事君位阼階而夫人亦有副褘立於東房故曰用之公侯之宮〇僮僮竦敬步雖移而被不歉側若有其摘之者然祁祁舒遲行有節而被無急遽若有

增補仲雪詩經脉 〈國風一卷〉 十二

始終致無間斷之心也誠敬奚係謂於不繁而後知乎
補新言凛詩是夫人致以修哉有二節係繫時事便之二分爲祭時事祈之二分撤繁時事致芸有二節于卽有但未節僚之祈之尤不同言之
補草蟲三章全言總是感時物之變而切于思皆是思之正處在夫婦居則忘別則思父于别則思時感于物之變人情大抵然居如采来只示是此意
草蟲章通徒未成役防秋多在仲春歸故室家於此感時物之變而思念之以草蟲阜螽采蕨采薇皆一時所感與

欲當之者然皆備被以形容其人而意態精神自可想見昧晦未了爲夜天光向晨爲夙正家語所謂質明行事之候不得以旦至夜言在公還歸與上一氣說來方得詩意若曰此僮僮祁祁何在乎便成兩層截斷詩脉

草蟲全

通詩以未見作主其說既見方纔樂正說未見則憂不能已也凡人思生於感感生於新草蟲鳴阜螽躍采蕨采薇皆君子去時所未見觀而今忽見之故曰感時物之變既見既覯是預爲擬議之詞見只觀其儀容覯則有接遇意而亦字及則字重看言必須如此方愜而今尚未見此對時觸物能無憂乎意

物不感其變則無由不致其思非謂時物之感處思君子之役未還也
補新言大火流而草蟲鳴然則草蟲鳴阜螽躍皆時物也采蕨采薇春時生物去年之秋至今年之春爲時物之變故切于思
補采蘋章全言通詩重有齊二字余以辨當主而齊以貫于始終方謂之有敬奉齋于廟便之世婦則以始終于是先之季女則始今所只未物盛物湘物以皆是祭也所以但未明而言出至末乃點明之云以未所節看乃未齊之季女如此也非上面特號

始究是登山而見蕨薇可采非如卷耳託言之例忡忡者懸而不下降則心稍放下矣惙惙者𢿢而不解悦則憂心已解矣傷悲者心極感慨不平夷則心平氣和矣未見之憂一節緊一節既見之喜亦一節深一節然雖叙別離之苦而又不失和平之氣真是盛世之詩〇按采蕨薇而傷悲何哉此正所謂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壻覓封侯者是也然當時未必登山亦未必采物只是形容時之久而物類皆變已由草木已改其初以志悲傷之念

附考草蟲阜螽諸說俱不定何時故云草蟲蜻蛚寒蛩之總名張衡大火流草蟲鳴是也阜螽螽斯也草蟲鳴阜螽躍深秋候也采蕨采薇暮春候也秋深而往春暮未還道里悠遠吉凶莫卜故不能不憂耳

增補仲雪詩經脉 〈國風一卷〉 十三

而至末始言敬也
采蘋首章譏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家人叙其事以美之首言采物之各于其地亦敬之寓也
采蘋中章譏蘋藻二物故盛湘亦以二器此于埋物之中見循序有常嚴敬整飭之意也
卒章未章譏大夫札宜祭于宗室設蘋藻于此而奠而湘下則其擾神之所也凡此爲豆之薦皆莊敬之心所爲故使表其主此事皆乃慄敬之少女也少而能敬固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行乎其章全言皆謹敬而已

采蘋全

通詩以蘋藻爲主精神注有齊季女上五于字奠奠說來采而盛盛而湘湘而奠而提承之曰誰其主此事乎乃能敬之少女耳若據末章口氣尸之只傾奠之說凡采之治之等意亦宜包括在中講須抑揚〇古人奉祭非一于一蘋一藻之末特小物必備聊以將吾之敬云首二章是爲豆之敬後一章是薦豆之敬南澗行潦采無方也錡釜必詳言辨其物也湘必錡釜別其宜也宗室是大夫始祖之廟牖下爲神所棲惟所尊在此故

實即有韶及伯庇蔭我民
有如此樹意六勿字乃心
不忍也非禁止之詞禁止
則包說矣處誤說皆言其
偶寓之跡也於召伯為假
寓在民心為永思矣
甘棠全章語召伯布政之處
偶棲息于甘棠之下如漢馮
異立于大樹陰謂之大樹將
軍後人去後見思其德故
愛其人愛其人故不忍伐
雖少毀之少屈之亦皆不忍
非猶有伐之翦之敗之而拜
故也要見南人甘棠之詠特
以惓惓于心而托之物非以
甘棠而發思也不然愛以甘
棠而及他亦以其棠而愛夫豈
南人之意哉要見召伯之德

蘋蘩亦異於此人若禮度出於素習即能敬不難令故而淳之季女非天植其性而何亦要提出大夫作主而主婦相之纔有來歷

附攷釋文沈若曰蘋濡者曰藻

甘棠全

通章以召伯為主蓋思召伯之德而愛及其樹非覩物而後興思也後世峴山碑雷陽竹無非此類勿只惓惓愛護而不忍傷之故詞若相戒云爾始猶不忍剪伐敗則第一手折之拜則如人之孫雖一小低曲之亦所不忍南人愛伯之心直是無可奈何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者也茇只偶然舍止其下不重煩勞

瓦代謠俗不復懸南國之愛
民以太史公曰召伯其仁矣
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
補新序云伯之所造說如見
伯仁伯之遺蹤即所以存
伯目今伯深去矣所謂望
甘棠其光景險茫依然羅
發出民之狀
補行露章全首下二節述我
訟速我獄曰是多露沾身
處然曰不是不從則夙夜
之露自多也吾身之行亦
濕也雀之角鼠之牙其如
予何
行露首章謂南國遵召伯之
教服文王之化女子知以禮
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污惟恐
早夜獨行或有侵凌之患故

有姓之說但以伯一舍之故而懷想甘棠真若伯猶蔭覆吾民者然詳味之則伯之深得南人與南人之係心於伯有無限意思在言外註云其浚自其去後言蓋二南皆周公制作時所輯此時召公尚與焉豈得以為歿後耶○或曰文王稱西伯而召公亦稱伯意布政在文王之時而此詩之作由於後人思其德殆為武王以後之詩

附考史記燕世家召公甚得兆民和巡行鄉邑有棠樹決政事其下人思召公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

行露全

前一章述其有守重謂行多露句下二章述其自訴重亦不女

長言道間之露方濕我豈不
欲早夜而行特畏多露之沾
濡有甚于畏耳
補新直行于早野行露淳以
混若行故吾所其逞此行
露也然則豈不欲早夜而
行謂此多露何以畏為此
解觸自其是及見朱氏
詩故亦以厭作厭浥不作
濕以行作步行不作路
為之狀
誰謂中章講貞女自守而獄
或見訟以召致于獄故自訴
而言之皆講雀有角故能穿
我屋以人皆謂女與我有求
為室家之禮故能致我于獄
不知汝雖能速我于訟結室
家之禮何言肯從知雀亂能

迨句○二章辭意相貫惟室家不足故亦不女從不對板詠方淳意脉

行露首章○人若一一禮而行必有汙辱故特借多露言之絕人之意雖嚴而絕人之詞則隱矣若說出強暴與比體何異豈不夙夜亦只是假設之詞不然女子當深處閨中而欲早夜獨行何為其意只要見平日自守如此其嚴以起自訴之端耳自訴只是自暴白非訴于召伯也

誰謂二章○各誰謂四句情辭態至總是實無而跡則有天下容有此質屈雖明異見昭雪者故替他人口氣而為是不信已之詞誰謂何以只是詩人自家口氣若之言雀能穿屋則似乎

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而
誰謂未備請言女雖能致我
于訟然禮未備而義斷不
可屈身移可謂而志決不可
奪我將終守于禮而決不女
從矣汝惡得以行其誘哉
補二章新貴雀無角而穿屋
是無牙而穿墉與我未嘗
許以室而致獄適相類雖
訟正此起人之疑之也
羔羊章講朝服安于宏式在
朝循于致退此不足矣惟私
服可以任素絲而羔羊五紽
斯為節儉正見衣服有常惟
私容可以不謹束而退食委
蛇斯為正直正見從容自得
不可說心之節儉正直故形
於衣服容儀也其節儉如此

有角矣誰謂雀無角乎使其無角何以能然言外見實未嘗有角以起實無求為室家之禮意六禮不備貞女不行雖速我獄而室家不足我肯女從乎味雖速我獄雖字見訟原非實事註作此詩絕其人謂絕此等之人耳又云猶或見訟下一或字可玩味

附考雀淫物鼠貪物故以為強暴者之比雀有咮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角音鹿咮音尖也

羔羊全

通詩以素絲委蛇句作主節儉正直即就衣服舉動間自可想見須以服公服在公所形起乃見其賢蓋朝服自有常制在朝

之炮烙其刑形影懷其龍陽未[illegible]之[illegible]拒見罔納君好記國策所載此何人哉至有劝匿漢書女傳有醜惡有不可名狀者奚不以小星夫人告之。

補新肯詩意重感夫人使得進御[illegible]上句不要如時請[illegible]意重在得以夙夜在公決以抱衾而來[illegible]謂在公兩字極重甚是甚以宵征遠之命不同者則是安命而[illegible]之夫人之意[illegible]隨身伏侍[illegible]君子夫人之衾裯江有汜[illegible]妻媵[illegible]不僭行思夫[illegible]

詩近君言我之急々然不敢安享當夕乃吾命固然而所以得御公所者則固夫人之惠何可忘也只就夙夜在公而感激之情已自無限味是命不全寔字見他貼然尊奉毫無牽強的意思只重衾妾自安其分不得與夫人相較量言○抱衾與裯自是御於君所事也不兼往返說論媵妾之職固應自抱衾裯以從若爲即往而即還則衾裯之抱欲何爲耶劉氏之說未當

附考內則妾不在妻御莫敢當夕謂避女君之御日也朱傳引之只不敢專夜之意益夫人入御君所從容而有儀至旦太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珮玉於房中告去若媵妾則深自謹飭雖得進御不敢即安故必曰肅々曰宵征是其不同於夫人處非以見星往還爲不敢當夕也。

或專寵既而被化感悟悔於未迎之前安於既迎之後嘯只歎其[illegible]結歌只鼓其樂之自得無非得所處而樂也悔者人欲之終天理之始也[illegible]也故悔也者自凶而向其在天地乃剝復之交將太於吉泰猶以悔過而紀於書漢武所以不卒于乱者亦輪臺一詔之力也然非本心之明不能悔其前日之非即此觀之可見天理不敵于人慾人之終不屈於物累理化之[illegible]

江有汜全

此詩宜以悔字處字歌字作骨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喜樂只叠々說來當於叙事中寓慶幸之意勿添入怨詞纔得詩家脉○此詩作於既迎之後要意當反見言江猶能容受以之子於我而反不能容只輕々駕過而急將雖不我以作轉語以其後畢竟有悔見非終不我以也其後即是今日對前日而言悔處嘯歌是媵妾行時大喜過望故遙想正嫡必已如此悔者悔其前日不與偕行蓋猶未迎時也處則迎之而心已得其所安矣其嘯也歌也上兩邊說當其悔時嘯所不免[illegible]其處時歌不可知故遡合言始之悔而嘯者今必已得所處而歌矣不必認申上意只相照應方合脉絡。

附考夏水自江而別以通于漢々渡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而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即所謂江有汜也

有悅而其嘆也將必有悔[illegible]二節俱做此意[illegible]詠[illegible]處之詞[illegible]必實有此事也近見沈氏[illegible]說通云此媵臨行時大喜過望彼疑之而後欣之故作此詩其說殊爲可快。

補野有[illegible]女子之[illegible]也詩人[illegible]士之不可誘女[illegible]

野有死麕全

此詩美女子之貞潔而作首二章與其見誘之事以見貞女之不當誘下則述其拒誘者之詞皆見美之々意非單以末章爲美也○美之本旨在末章始見說者須識脉絡

野有死麕章○取死麕尚包以白茅求貞女者乃誘不以禮益反興也懷春是懷婚姻之禮春者天地交感萬物資生之時故

女懷婚姻之禮謂之懷春此亦天理人情所必至者吉士悪得而誘之吉士只丰姿秀美之稱非美其名以愧之也

林有樸樕章○此章以上三句興下一句此在興體中又是一格純束以茅聚而包束之如玉依註以色言勿作如玉之德說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誘之者蒙上章之文耳然言外便有誘之々意或止作誘之々由說未得解

舒而脫脫章○首句是他把禮義細自度量如令人云爾且慢用口氣蓋止其來非教他徐徐來也結帨之命我將有待爾毋詩感我之帨閑家之道我將有在爾毋得驚我之犬見我之身家非爾所得近也二毋字正見其凜然處詞若稍緩便不見拒

應[illegible]者寸小流而至下從眾若方見其厖然下無[illegible]其氣正二從容紆緩之中誦其而得之

何彼穠矣分言王姬下嫁於諸侯有和敬之德而不與貴以驕其夫家故詩人美之言何彼穠然而盛者乃唐棣之華也此之肅肅而敬雝雝而和又何也乃王姬往嫁之車其和敬之意形諸乎儀容者而知此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也女出于天尊之家男下于侯邪之卑而相稱也然惟王姬有和敬之德故能不挾乎勢分之隔而見其稱王以絲之合而為綸興男女之合而為婚也男得適匹女得歸宗室女得作配于封矣其爲天下所以然惟王姬有和敬之德故能不驕于室家之好而已其合耳

補許古謂肅以肅雝二字爲主惟二節有此和敬之德故此平王之孫不爲下嫁之嫁之子不以上驕使其匹配貴驕矣與和敬但德出于王之孫齊侯之子但見彼達而能貴賤之同吾知緣緡之合親若俱以次節爲男女分對未節爲室家情合惟情合斯不嫌于分扼惟分忘斯不難于情合觀本文一叙孫一叙子安得分上爲論分下爲論情也

之辭矣○須知此亦詩人探其意而代言未必出女子之口曰林曰野曰厖然一林落中光景以小民之家而有此女子非被化何以能然

何彼穠矣全

通詩全在以曷不肅雝二句爲脉絡首美王姬之和敬次與其族類之貴三與其婚姻之合正見德以宜之也言族類之貴則先女而後男尊王也言婚姻之合則先男而後女從夫也詩中須滑此意

何彼穠首章○見車則知未見車則知人似設問而倒辭之耳王姬不可見而惟見其車故借車以詠之其實車上如何見他肅雝益見其車而其人之肅雝自可想見只不敢斥言王姬意王姬二字重看設爲問詞以形容其美言此是何人之車而能若是乃王姬之車耳夫以王姬之車則固宜其肅雝矣有約損而無驕盈道路之間幾不知爲帝女之所乘也宛然塞路聚觀相顧贊嘆光景

附攷唐棣之華一樹數生二蕚以美夫婦如云並蒂芙蓉耳

何彼穠中二章○以桃與李興男女之盛由王姬能降而自卑也以緡與婚與男女之合由王姬能柔以相承也使非肅雝文何稱與宜之有○華如字實指桃李說以德能平正天下故曰平王

補騶虞章全言此大和在成周宗國間自萬物咸若景象但莫諸侯之仁恩詩中並未嘗明說出而說詩者動言植物之盛乃我侯情植之息動物之盛乃我侯涵蓄之恩則全不似詩依矣至於末句又表出其爲仁人自然殊不思豐及草木禽獸○只是和氣普遍透徹所致耳是自然而然處更不必表出且講云我侯以騶虞也殊爲可哭

騶虞全篇辭意蔭之茁而見草木之類乎葭蓬蓬者不盛豝豵豵五而見禽獸之類乎豝豵者無不多矣喬動植所以繁茂乃諸侯裁成輔相仁民而愛物此仁心出於自然者所謂發揚之仁獸之本乎天性也寧不美乎於

補許化行草木華木不如國之豵豵黙不有問之主者言者寫者須從遂物連類何說問之自生自息不傷不殘物性而已矣故曰騶虞猶云此標拔野意之境也且不可着我民二字又何可說我侯爲騶虞

附攷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于齊襄公故詩曰齊侯之子平王之孫註以爲召南爲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王爲平正之王不知書中此類甚多召南中有康王以後之詩有平王以後之詩不特文武時也

騶虞全

通章以于嗟句作主首二句已見得仁心出于自然至末句不過指騶虞以嘆之勿作推原說○草木禽獸之盛只舉一葭與豝以賅之見太和在宇宙即此群生之物猶然若其性而蕃其生中即含一仁民意在直有形容不盡處所以只言動植者爲他不識不知非仁恩浹洽安得至此葭茁草遂陸草騶虞是仁物不是瑞物須要分曉一發四矢而中五豝知其必有爲獲者在若說矢無虛發只是善射不見得獸之多

附攷蘇詩章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歐陽永叔曰賈誼新書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以騶虞爲獸也朱子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也則其爲虞官明矣蓋以虞爲主其實嘆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存之備覽

增補詩經脉講意國風卷之一終

嫡之誠易位而畢竟是以吾
之至于烟究情況如不不識
之永矣其之難以所義无可
去安能慕莫而從去也則亦
哀之而已矣〻
此於古于危急之意擇易其
常明也諸衆也有多之義
諸多有斷也誠進而微說
新字正自今日之事言之
何乃更微及于日乎此以
天道之失其常比人道之
變其武日不世微之理故
着一胡字蚧匯滲衣燥覺
激昵之甚也靜言思之安
能脱然而无累也不能奮
飛猶俗言擺不脱之意也
舊説以爲義不可從遂去與(?)
歸本意全遠非公義於奧(?)

可去姑爾安之註不消着一恨字
附孜栢舟之詩説者以爲不出于婦人然而靜言思之寤辟
有摽何無丈夫氣也但以爲莊姜之詩則朱傳疑而未之信
耳然恐亦非莊姜不能

綠衣全

前二章以過變言後二章以處變言前之憂〻今日遇此之無
聊也後之思上古人處此之有道也然亦求自盡而已非有異
于夫也非有慽于群小也此詩雖言嫡妾易位全重處夫婦之
變上

綠衣首二章○首以表裏喻幽顯言失所也次以上下喻尊卑
言失所甚也綠兮衣兮不是但言綠色之衣蓋綠以喻妾衣
以喻上僭而兮字可味憂只就嫡妾失當名分倒置説不推到
君國之變上凡説詩操作大話者最害事

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
詩言從妾凌妻顚倒錯亂宗
吳國家大義莫妻嫡而正嫡
幽是綠外黄内也衣妾等而
正嫡反是綠上黄下也賤妾
所以尊顯者以其寵甚也
然亦舒古人以善處處難深
而往往不作任難失而後其
志從不至有過而已正嫡所
以幽微者以夫之過時見棄
然思古人之善處亦有先得
我心者一流无况於心亂乎
善處而无過
稱係衣全章新立綠衣黄裳
幽路之失居綠衣黄裳
來之夫恐此足保常
乎分亂亂宗社之原
此而六法未爲乙

綠絲末二章○妾以及時見寵已以過時見棄雖若平説而正
嫡所以幽微賤妾所以尊顯全由色衰愛弛上來宜重末章看
綠已本妖艷況人情經手治者自然愈愛締綌本涼當天過凄
其之風自然見棄正嫡少時何嘗不蒙寵眷今日冷淡至此故
卒自安于心而特思古人以善處也無詭只是委曲以全夫婦
之道若矯籠爭便處失其宜而已亦有過矣豈我心正根無
詭説若異古人與我相合恰像我有此意而古人先得之追惟

故憂之不能已不能亡不
可看作愛一已之失位綠
係而女治之訂其係之秀
紀也係係而遇兵風宜其
棄於實之不用也

往古毫無慰愁善處若此其又何恨乎淒風○按實獲我心有
欣然會意之狀此句法神品本註得我心之所求下一求字似
實解昔人讀莊子曰了不異人意又鮑照白頭吟曰古來共如
此非君獨撫膺所謂實獲我心非耶

燕〻全

燕〻首章語莊姜先君以陳
女戴媯歸生子完爲已子莊公
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弑
之故戴媯大歸于陳而莊姜
送之以燕飛起興而言之于
遠送歸陳將一別而遠離我
是以送之于野時念于丈
故不覺先方之恨故望之而
涕泣也
燕〻次章語燕〻于飛其羽
則頡頏而上下矣此之子歸
大要而于歸也我亦不遠之
於野乎於時送望乃佇立

全詩以于歸作主而如雨佇立勞心有一步深一步意皆根于
歸來前皆思已之情而後則美戴媯之德也雖只叙其別離
之情而子弑國亡之禍已隱然在不言中矣瞻望涕泣有無限
悵惜之情先君之述又宛然婦人當年丁寧之語詩之善立言
如此

燕〻首三章○燕之宿也相向其飛也相背故取以爲離別之
興燕〻之分飛者不忍離與已之遠送自不忍別蓋飛各東西聲
相應和其象如此大歸是去而不返之義婦人迎送不出門送
于野者非常之別非常禮所能拘也初別時至涕泣如雨已別
後猶佇立以泣及望之不見而茫然若失此時自覺行塵無淚
可揮矣所謂實勞我心也光景宛然

以泣而感傷之情誠不能以
自釋者矣
燕〻二章語燕〻于飛其音
則在下上其音矣此之子遠
大歸而于歸也我亦不送之
于南乎於時也瞻望弗及實
勞我心而哀痛迫切益有不
能自禁矣
燕〻首二三章言燕每雙飛
不離故並言之以爲興
差池其羽與彼此相離異
意也頡之頏之下上其
以出入
貴與今日
也
示不忘
但可使説出來
仲氏末章詩當群小見惱而

仲氏末章○此追念戴媯之賢不是推其離恨之故凡人朝夕
聚首雖深固厚誼都可相忘一經別離便想像他平日許多好
處詩曲盡人情如此首句提起仲氏而下以心身作骨言當見
惱群小時媯能以恩相信寐寐寔寔可依賴者惟有斯人而

惟仲氏能以恩義相倚其存心也誠実不欺深微不露又能於温和恵順善自檢持其身至于先君之念時相勉勉惟恐寡人以見棄之故而忘所天益深其大義之箴規也戲豹之發如此此莊姜所以不能忘情也
補新吾仲氏任只言當緑衣見棄之時舉小時見福矣只有仲氏可倚任也倚任在此心其心塞淵深故可任耳此條字則温恵淑慎及思先君以許其塞淵人之言皆言先君之思寔足此見不淑慎而温恵周然矣

已塞淵言其存心之篤温恵淑慎言其持身之謹而先君之句又自别時追憶其言每每以先君相勉無非欲成就姜爲天地間一完人只味先君二字便見當時子弑國危朝夕不保情景嫠婦相依相恤之情慘然在目○徐玄扈曰先君之思夫人之有盟素矣而媯之言如此非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者乎若說有緑衣之怨恐我不念先君故惓惓相誨則莊姜之賢不至于此語須斟酌

附攷隱公四年二月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陳當州吁爲陳女所切齒故假手於陳也夫○淄子答曰日月終風當在燕燕之前燕燕是莊公死後之時

日居首章[遍]莊姜不見答于莊公故乎日月而訴之言曰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乎夫婦之間而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爲其獨不我顧也
日居次章[遍]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曾不能於愛以相好焉是其心志回惑亦胡能有定哉而何爲其獨不我報也
補日居二章新吉雖不古處逝字不開謂任其情之所往也吉道相處如古之意說二古所于寡寡新其也米停辭胡能有定二句云見其心志回惑何能有所定哉而何爲其獨不我顧

日月全

此詩四章一意總是嘆夫之無常而冀幸其一悟也每章以第四句作主最重一個定字定則能行古道而顧我矣尚何至報我不述而當我不卒哉不定即下終風且暴不日又曀的意思便生出許多不好的勾當来了故定字不可放輕○日月兩臨之久見得古今之人皆不能逃其所照也逝不古處○日月無古今人心有古今矣以古道相處只夫婦和諧意如古之刑于雖睦皆是也味一處字即下相顧相好與報之必述俱可照見胡能有定還是望其將来無寧不我顧句一意叠說正哀訴的口氣故詞 情懷斷不相聯屬若說使其有定必當顧我便成呆

也哉於終矣大意謂斯人之不古處也不知胡時乎能有定乎使其有定也寧棄我而不顧乎如此休貼語氣方得涵玩胡字寧字上見意次節語意相倣
日居三章[遍]日居月諸其出其望皆出自東方國光徹不照矣何乃有如是之人閨門之中夫婦不睦而德音之无良焉是其心志回惑亦胡能有定哉何使我爲可忘耶
日居末章[遍]日居月諸其旦其望皆東方自出國光廢而不及矣夫父母于我皆有室家之願今我中道見棄何父母之畜我不終乎夫以諧老之夫婦而令因棄之是其心志回惑胡能有定哉使其有定何爲假我以非道而往不循義理耶
補三章末章新高德音无良然二三其德之意重在无良良上德音字只好過有作夫語之意看不切有作以善言誘我看之深意二句言催彼不定而我心斷不忘也胡時能有定乎而使我可忘也末嘆父母畜我已之不終亦哉于終矣須云豈其父母畜我之不終乎末二句言惟不定而報我不述耳而豈其待我如是之不循理也如此口氣誰来方是婉曲致望意
終風首章講莊公暴慢无常

詁且訴其不定即望其有定訴其不顧即望其能顧不得分訴與望言惟曰寧不我顧必有冀其顧者矣情意乖離不相和好是曰不相好我以禮施彼不以禮荅是曰不我報德音無良總是言其德與情寔不作聲音言語看俾也可忘謂夫婦之常理論人皆不忘而獨使我如此非其常矣出自東方與東方自出勿作有定處說亦只照臨是同意父兮二句總是訴日月之詞不可以上爲呼日月此爲呼父母也畜我不卒只如今人云養我不了意且婦人語也若真欲父母養我之終庶免見棄之苦則癡騃之談耳報我不述猶之乎不報也非有時報我而又不順義理之謂於父母曰不卒於夫曰不述皆深悲極痛之詞自處以古人爲法而望人以古道處已莊姜信可謂賢矣

附考日居月諸想古有此語故栢舟及此皆以爲咏嘆居諸語詞胡不云日居月居日諸月諸也豈以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居然其無改月雖特弦晦朔望之異而已也由載生明以至于哉生魄諸常改易故以居諸分屬耶此古語之習矣不察者罵意其或如此也存之以閅明者

終風全

通詩以終字爲主首二章雖言暴惑然提兩終字就有復厳想深的意留了漫厳愈深止終字之意各此下不宜以止意入講須体不忍心斥言口氣悼字思字顧字猶有望之之意

豈姜係其意而不見荅乃不忍斥言之而但以風為比言終日之風而且狂蕩暴疾人之狂暴亦猶是也故雖有顧我則笑之時而皆出于戲慢之意无愛敬之誠是以不敢言而心独傷悼之也

終風次章謂終日之風而且雨土蒙霧人之狂惑亦猶是也故雖或惠去肯來相親而莫往來之時則多是以使我悠悠而思之長也

終風三章謂既曀而又陰此比人之狂惑暫開而復蔽也是以寤而不寐至于感傷成疾嚔之甚也

終風末章謂曀甚而雷隱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是以寤而不寐至于求懷是類也

終風且暴章〻狂風不及夕、今終日風而且暴則其為其甚可傷

終風以指莊公狂暴字且含而不吐、顧我則笑中初無善意、須一則字分明話不投機、一團冷笑光景、然其笑也浮浪戲謔、不過笑傲而已、但雖屬戲謔亦不以誠意、只將自然默〻感傷非敢怒不敢言之謂

終風且霾章○霾是閉塞不開之意、莫往莫來猶言莫来往也、肯來無幾、而莫來甚長、此悠〻之思苦甚、終無了日也○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是謂雨土蒙霧

終風且曀章○陰而風曰曀、則又甚言之也、暫開在不旋日內看出閉者暫而蔽者常、則陰曀如故矣、憂能傷人、故感傷氣閉而成嚏不必兼風霧說、願言亦只其心如此不作未說看○陳氏曰軌者氣窒於鼻嚏者聲出於口皆肺疾也

曀曀其陰章○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于曀曀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懷如懷抱之懷藏於中而不能釋、猶云每一念至懷思不能已也、蓋云彼之狂惑未已則我之懷思亦未已矣

補全華新訂 首節猶浪笑敖然是暴處二節莫往莫來就是霾處三節看一又字是蔽之深也末節增一雷字是怒之意也其四個言字則是自心自說也或者云我或有感悟所言之言也然知其曀之未也則亦自寤自懷而已

擊鼓首章謂衛人以從鄭衛人從軍者怨之言此行也擊鼓鏜然以踴躍用兵矣彼衛國之民或役土功于國或築城於漕邑而勞苦猶已我獨南行之心擊鼓以為兵禍繚鋒從亡之意也

補新訂擊鼓二句統踴躍二

擊鼓全

全詩以我獨南行作主、其叙征行之苦失伍之狀、與夫室家之約、俱根上南行來、惟有憂心、則無闘志、既無闘志、則動私情意自睽貴、

意則是州吁害兵生事之謂土國城漕非曰安也以南行較之則安矣

孫子仲章謂太我所從者則孫子仲而子仲稱實代國之主師也于是結好于陳使曉于宋同以為伐鄭之舉耳斯時兵於方與胡不我与歸存亡蓋未可知矣思心不有其

補新訂 孫子仲是書功與戰之人乎陳宋從兵連禍結之事不我以歸猶不以我而歸也憂心有忡是預死之意而室家之思在中

爰居章謂承上而言既有死亡之患日積于心則于闘志何有但有是居于是處而赴敵之氣消矣于是喪其馬而求之於林下而節制之法弛矣蓋失伍離次士不在行陳之列而馬不服控御之由也

補新訂 方懷憂心尚何閑志聊且而居乎聊且而處乎聊且喪其馬而奔放於林下莫之控御也

死生章謂承上而言夫闘志既无則死生雖見其如我室家何哉我始為室家之時則以死生聚闊不相忘棄已誠乎約誓之信且相与執手期以偕老而重致乎叮嚀之意為其相叙之懇執手之言于今尚可想也安能以忘情耶

補新訂不意銷鑠驟起不我以歸闊遠之嘆而眞不我活矣偕老之信而眞不我

擊鼓其鏜章○人情耳不聞擊鼓之聲、身不親踴躍之事、夫誰不願之、今而自言其所為、蓋危之也、鼓以進兵、用以練習皆非戰時事、土國城漕勿說後使不均、蓋就均勞之中而較量其苦言、彼非不勞、而猶在境內、若我之南行、則事屬不測、其苦尤甚耳、味詩人語意若不忍言及死亡、而有隱然寓於其間者、若于此處說明、則不我活兮處、即淡然無味矣○曾南豐曰鏜然擊鼓踴躍用兵相見州吁好兵喜鬬之狀、人所甚憚者州吁所甚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踴躍耳、

從孫子仲章○此章推其南行之故、而切不歸之憂也、此始露出伐鄭意、孫子仲衛世卿也、平陳與宋、必先和陳宋、而後進兵也、不我以歸、非曠日持久之說、恐碍五日而還句○按陳侯有寵兵運賦之兵陳與衛相睦、衛乃結好于陳、鄭莊佐宋于馮爭位之謀、宋殤素致怨於鄭、衛亦求援于宋、此意可點綴在平陳與宋中方切時事、

爰居爰處章○此章自陳其怠緩之狀、見無闘志也、居處二字要有辨、不如宿舍屯住之類、處如進止坐立之類、居處有常控御有法、此兵律也、三個爰字皆有聊且之意、

死生契闊二章○此二章語意深婉、雖分為兩層實則一氣說、既不我活、即不我信、原無兩意、追言其始誓以死別生離不相忘棄、而又相與執手言當與子白頭相守、生同室死同穴、所謂偕老

彼矣〻我活不我信與上文不我與懷皆痛恨咄呼之詞。于嗟章淺夫膏肯契濶之約知此闊闊非誅活矣今也有死亡之與可為此契濶之約其不我活矣前昔者信也之信如此闊望其誅伸矣而今也有死亡之患吁嗟此信也之信其不我伸矣乎此昔人憂思之極所以不容自已也補濶遠足起嘆其不得還而信之也不得活謂不得活以歸之前說之詩之不得伸說不得伸以孫其執手之信也正以見有死亡之要在意中意必二字當玩

也至于嗟濶兮則不似生離且將死別矣彼謂自生至死期我陽遠者非唐人王翰詩云醉臥沙塲君莫笑古人征戰幾人回是不我活意陳陶詩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是不我信意

附考隱公四年衛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是宋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諸侯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凱風全

凱風首章諭衛之淫風流行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作此詩以深之也使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之棘心至夭〻而少好則凱風之為力多矣我母氏養育我衆矣然我不長養棘心也其劬勞也甚矣而柔脆不幽以圖報也
凱風次章諭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棘至于為薪則已成矣然但可為薪而非美材寧不有負凱風之力乎兄我母氏識見通明睿資賢淑聖且善也夫何鞠育諸子至于壯大而無一能人只當乎母心則亦辨報而已有負于母也不幾多乎
補二章新意夭〻少好說少則好長大則為薪說云死

通詩以我無令人作主而母氏勞苦與莫慰母心所謂無令人前二章漸〻說到自責而下始着實言之誠母意婉然然不露

凱風自南二章○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次章言承與棘而下又以母與子應故屬興相似而不同也凱風比母之養子棘心比子之難成劬勞䵷時鞠育撫字說母恩既大則子當甚戕宗凱風長養而成棘薪是風美而材不美也母氏聖善而無令子是母善而子不善也聖即通明善即賢淑從德言不粘育子上無令人只是無善可述而不能盡子道亦在其中矣後二章意在○孔氏曰凱樂也萬物喜樂故曰

今人其將至善者不述點弟其母也不得指何為聖善光己心得不可以勞人不可以動矣也

爰有寒泉諭寒泉在浚之下人皆賴之以為用焉是寒泉有所滋益于浚矣我七子宜有所益于母矣今乃不能左右就養以安乎母心所使母至于勞苦寒泉之不如乎

補新意以寒泉起興取其有清冽之意也以好音起睍取其和軟感動之意也

睍睆黃鳥說睍睆黃鳥人依其聲音而為黃鳥亦能好其音以悅人矣況我七子不離承歡顏志以安慰其母心則黃鳥之不如也

凱風

爰有寒泉二章○寒泉有益於浚與子之無益於親黃鳥猶能悅人與子之不能悅母且子曰七人竟無一人能盡職者總見無令人也勞苦言其身不免於薪水莫慰言其心不免於經營想母之欲嫁必以在家辛苦事不如意為辭故子言不能供養若遺母以勤勞者然母而聞此宜亦有愧心矣陳止齋謂一門昆弟皆躬耕歷山時氣象詳味此詩可以得古人幾諫之道

雄雉全

續新言勞苦內不得添出一字美財句全說于己

詳雄雉章諭婦人以夫從役于外而思之設作此詩意謂雄雉猶知自國不容悲之義而思然其心不容已之情彼雄雉子飛洩〻其羽何舒徐而自得而我所懷之人乃從役于外自詒阻隔之憂是雄雉之不如矣我如何而不思耶

補雄雉諭雄雉下上其音何飛鳴而自適也我君子從役而成日隔之鮮誠哉此君子實有以勞我之心也安能如雄雉以自適乎

補二章新意首節以雄雉之彼飛自適反與君子之不

此詩全重懷思二字我之懷矣我思者為其阻也此阻字最宜深味阻則風塵鞅掌不若雄雉之自如故思而勞阻則害者載離不似日月之旋轉故思而久阻者隔也阻對通字看身雖阻於外〻面世路須要通〻則不阻何為不滅也方有粘帶

雄雉二章○物性猶自如君子乃自遠遜反興也本為王事伊阻而不敢歸怨其上見今之征役激於忠君愛國而然反若其夫所自致若此婦人能知大義處○物以飛鳴而自適與己以思念而勞心曰展曰實猶言誠哉此人之久役使我心勞也勞心根上阻隔而不遂室家之願來

附考雄分泄〻鶻分畔雄飛亦不越分界

瞻彼日月章○日月亘暮所見最足動人情思故只見日月之往來便思君子之于役不知幾更日月矣日有朝夕月有晦明

而我之治家不計何為有何為亡所但知盡心竭力以求其必濟夫至於凡民有喪則又匍匐往救之猶不足而不給所以待鄉里無不盡其道矣此正德意之莫需則可與爾同死者也夫豈可棄之哉
我據章祇夫我之治家勤勞如此乃爾不我養而反以為仇推其心蓋既拒卻我之善故雖有德音可取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念昔時相與為生惟恐生理窮困而及爾至于顛覆故不憚夫艱勉之求今既遂其生矣奈何比我于毒而棄之也
補新吉背有即何有何無時我恐字賓到顛覆凡病哉

事見其無所不盡心也清水者不論淺深期於必濟與治家務不計有無期於必成故有則慮其無而無則與其有正其邑勉求之處況沒則周其意迋則助其事即待鄉里猶然所謂德者莫逢者也見今日得以成家皆為吾力所致耳
不我能慉章○不我能慉反以我為仇承上治家勤勞說來既阻我德推本心上說是所謂以對非之根並棄其亞之矣以淫之濁并棄其湜之清也賈用不售直以正意講而買只帶說綜是賦體巳有害而不見取與賈有物而賣不去一般昔育恐育鞫追念昔時為家一段光景而因及今之見棄實有大不堪處毒棄藉以攻病ゝ去則棄之今以昔時為家極其窮苦而一旦

于危自時不得已而用毒棄欲則棄之歟同此予義
我有旨蓄彼我有美菜必蓄而聚之者蓋欲以御冬月乏無之時君子安于新婚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勤勞之事至于安樂則棄之矣且當夫未棄之先肆然我以洸然之勇加我以潰然之怒凡勤勞之事力所不堪者皆詒于我而有所不恤也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恩意優厚亦嘗如是如此之愛孰意有如今日之薄者乎
補新吉旨蓄之興其自明白洸潰字皆從水怒洸如水之湧決也肄乃斬絕之義與我其條肄ゝ字同若訓

見棄何以異此即所謂反以我為讐也
我有旨蓄章○物可棄陳而取新夫婦不可喜新而厭舊奈何使我御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此以處置事理不同為興凡言宴爾者三據所恨在此故不覺緩ゝ言之洸者武勇潰者暴怒新婚之相與娩戀恐不如此詒肄非言平日之勤苦乃將棄時故委以艱難勞苦之事令彼處之不能而後藉口棄之耳初嫁來時接禮之厚不言可知故但言念其來暨而語意含蓄有無限不平意在○項容齋曰洸水涌也其勇如之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

式微全

勞何不作歎想望與說同左衛云積怨不能謂至也只追念其始之情亦可謂厚者詞自得而
式微章誦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勸之曰君與國相為存亡臣與君相為休戚者也今我黎遭夷狄之變而旅寓他方宗廟失守社稷丘墟衰微甚矣ゝゝ胡乃不歸以自振其頹廢之譏冀乎已衰之緒正為君故耳使非以君之故則吾亦于中露以暴露所屈暴露中而雖不見恤於夫主於臣至臣既以致忠而君復轉於之而吾君亦可以自奮耳惟為君而不屈乎

二章俱重胡不歸句下言為君而受辱亦是勸歸之意也須知黎臣陳大義以勸君歸直有枕戈思奮之氣○疊言式微者見其微之甚也微亦不止失國如下章流離瑣尾委ゝ不振之狀猶論式微之詩曰微君之故若有歸怨於上不知諸臣所以共受困辱而依ゝ於此者正為君而恢復計耳不然宗社破滅正人臣視死如歸之日而胡為乎辱在泥塗哉夫黎之國巳失矣歸將焉往玩其語意實有棲棲無聊與其寄寓他邦而不見救援不如歸去之為愈也慫慂之意冷然言外
附攷中露泥中俱借字不作喻說亦不作實說或考黎國在今潞安府黎城縣中露地名今屬山西意泥中亦必有說然

補新吉主愛臣辱主辱臣死而曰微君之故是嘆怨之辭以復國事俟為眾上誠
旄丘章詠黎臣承久寓于衛微時物之變乃託興而言曰彼旄之邱至于衛之高也始生其節何其長而闊也今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時物既更則我之在衛已久而望救之ゝ情亦切矣彼伯兮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乎何其處事也夫豈黎不共為狄所滅今歷日之多而不見救則安處矣何其安處乎缺而不來乎意者兵力不支將與兵之國而但求耳不然謀國亦急宜其不宜安也胡為是之處自處日之多而不見救

愚現杜詩有不夜月臨關之句而遊關遂有不夜城焉知後人不以詩名其地耶若直以地當之詩言幾乎無味

旄丘全

邶詩旄丘多諷而主言亦有次第首望之次疑之已而微諷之又直責之俯曲盡人情至此詩但責其臣正寓言於君也或云臣不勸君幾於鮌足
旄丘首章○因時物之變而偶然感觸遂用其語相呼為興上何字有驚訝意下何字有迫切意惟多日而猶不救故可怪耳須知多日之云不重疑其不來只要見情極勢迫益不勝其救之急焉

云美西且人云西方之美人
兮偈兮也爲天下之快覩兮
閒兮望斯民之與晤我之
所思實其人也夫何彼美人
兮乃西方之人兮遠阻且長
邇近結無期矣心思之切亦
乃之何哉
補新安元云誰之思隱然已
在其外神遊物表思美人
何爲思美之相啟合處彼
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則又
抱出西方二字以美生天
壽永限之從懷西望佇
以凝思而已惟美人西不
能得予俱而西所以空
勞岸于盼庇之山不其負
此方中之日也所此中神
遙最可味

不曰生不同時而曰生不同地所以諱言於衰世也故曰其意
遠也據其語氣從直視目前無足當其意者故直遊神於西方
之人或謂思與美人相答兮閨兮詩人聞之真堪絕倒矣○
按云誰之思重美人彼美人兮重西方上西方字切勿重看要
點雷秀所鍾意美人說者紛紛昆湖說優容善類元峰說懿德
夙成或指梁泉節操說或就德業說皆未貼一二家泥離騷所
云遂以丰姿秀雅等粘着婦人說尤覺謬甚大柢只用清空之
詞虚虚描寫方得題中景

泉水全

通章重義不得歸而情切欲歸上當以謀字問字害字作主蓋

增補仲雪詩經脉　國風　邶　十九

姿後章詞衛女嫁于諸侯父
母俱思寧歸而不得故作此
詩意謂天下有不容已之情
亦有不可越之義ㄴ有所制
情得如之何哉彼毖然之泉
水亦必流于淇爲衛之水亦流
于衛之地矣我衛人也蓋之
有懷于衛則亦靡日而不思
矣然思之雖切而終難于立
遂矣于是又不得不然之謀於諸姬
而聊與之謀爲歸衛之計果
可以歸乎抑不可以歸乎
補新安言亦字聊字俱堪尋味
聊與之謀蓋非謀其道而
聊以攄其思念也下云女
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曰不
瑕有害究是謀變之詞
出宿[illegible]

歸之不可合下已知而猶多方計議展轉猜疑若有彷彿傾望
不能釋然者總之托以自寫其悲怨云耳非實事也凡謀問處
皆屬義係思處皆屬情而情卒不勝義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
者也○首發謀歸之端而中則追念其未嫁時事情又設言其得
歸時光景末則因其不果歸而情不能忘也
泉水首章○泉水亦得東注與女心安得忘情玩一亦字分明
謂水之不如也有幾許感慨謀只欲酌其情義之當尚未說到
害義處然緒萬端莫可誰何故詞若疑而未決聊之云者姑且
謀之亦不知其終不得遂而且寬其思念之情也
附攷或云諸姑伯姊是同交而嫁於別國者李息云其思衛

于沸也出宿則于泲矣飲餞
則于禰矣女子此時而有行
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况
今父母已係而復可歸乎于
是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既稱
之泉論而揆其義之可否云
耳豈敢以自決乎
出宿次章詳疏今日而得
歸也出宿則于干矣餞則
于言矣載脂載舝還我來
之車而乘之以言適則遄至
于衛矣至衛之疾如此于心
豈甚恝也但歸寧之禮未爲
失父母而行於父母終而禮歸
字于兹不有害乎諸姑伯姊
其與我共決之可也
補二章三章新安此乃既嫁
嫁之事以及今日言歸之

之心當與己同故欲就而問之也疏義云夫人之嫁媵有八
人此所云諸姬諸姑伯姊豈八人之中亦有是夫人姑姊堇
行者乎詩緝云今父母終矣姑姊尚存也問其安否感覩之
沒而念骨肉之存也此疑問別解似難依
出宿二章○此二章正是他謀處然未必果爲告諸姬之言彼
姑自衍其詞而若有欲决不决自猜自疑者當以不瑕有害作
主而從根遠父母兄弟來婦人内夫家而曰遠父母者外之也
當其父母在且有時而遠况今父母沒將以何道而歸衛女不
安於心全在此出宿于干五句俱虚擬之詞凡車先塗脂後設
舝故曰載脂載舝嫁時以我車來今倘得歸亦以車往故還車

增補仲雪詩經脉　國風　邶　二十

章來擬議爲謀也出宿于
泲飲餞于禰是追述實事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是選
設事女子有行言彼時
已遠其父母而及兄弟矣
况今父母既終而僅兄弟
在也其可歸乎是以必問
諸姑伯姊而不敢徑言歸
也備其得歸則從于言之
地而旋其嫁來之車至衛
豈不甚速然豈不瑕於而
害於義理乎此則謀之
而已決其不可歸也
我思章詳既不敢歸然思衛
之情終不能已也彼肥泉衛
水也我思肥泉而永嘆之不
忘矣須漕衛邑也思須與漕
而我心之悠悠矣安得駕言

猶曰回轅不必以嫁時所乘之車說不瑕有害依朱註言豈不
害於義理乎近說以得無口氣斷之如云以爲有害而父母雖
沒兄弟猶在以爲無害而所定省者誰所共坐者誰從容斟酌
其是歸然○一說不瑕有害非冺其害也思歸之人其指偏屬
於歸故云亦不至於有害云耳先正云自恕之詞大是
附考干言朱註無所考今考隋志邢州内有干山言山在周
時爲邢國今屬順德府唐山縣則賦泉水者乃邢侯夫人耳
鄘衛詩邢侯之姨想由姊妹之親從結婚姻之好故衛女嫁
于邢者此以補傳註之缺
我思肥泉章○上既云已謀於人已而斷不可歸故發此以寄

亡涕手已泉須漕之比以寫我亦嘆懷懷之思哉若于義理既有所制則私情困終於難言也

讀此詩者玩此辭正是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處正與前映寫言出遊以寫我憂方言思可釋也

北門刺仕不遇也賢者處亂世言者不得其志以出自北門言我所遇之困屈是以心之憂益殷殷焉今也既窶而無以為禮又貧而無以自給其艱難知此而人曾莫知我之艱而恤之者雖憂之亦無益也吾其已焉哉蓋今日遭困之故天實為之其將謂之何哉

慨試思肥泉果誰地之水須漕果誰廢之邑悉惟依心宗國即一故國之山川不能不慨想耳思父母之意隱然言表寫憂不作絶意之詞看吞吐決不得遂中猶有萬一之想纔是靡日不思心腸安得二字是解經妙法出遊即是歸寧勿作別解○一說既不能直抵衛都以親問兄弟之安否苟出遊其地亦可寫吾憂猶班仲升所謂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之意存之

北門全

通詩首章言已仕於亂世因嘆其困窮而歸之於天遂我敦我章言已勞於所事而困窮之極亦皆歸之于天知其無可奈何

王事章謂雖王命之事既適我矣因之政事又一切埋益於我其勞如此且又方宴之甚室人至無以自安反我入自外乃交編讁責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傷哉遇也亦已焉哉誠以我之窮困天實為之也其於如之何哉

王事大章言王命之事既投擲于我矣因之政事又一切埋遺於我其勞如此且又貧窶之甚室人至無以自安及我入自外而交編摧我則其困于內外極矣傷哉遇也亦已焉哉誠以我之困窮天實為之其將謂之何哉

北門首新直出自北門是[illegible]非

而安之之詞也意雖無淺深却不可三平看

北門首章○出自北門隱隱見是處亂世事暗君不可明說出怨尤詩人深厚之意只可云出自北門莫非幽暗之迷途不見清明之景象就在北門上借字義發揮一番憂憂殷殷只光道逢不偶辭辭不得志勿本君國之憂來貧不自給而人且莫知只閑閑說去而祿不代耕與君不知恤意隱然言表已焉哉如云今已罷了謂之何哉如云不須講得皆知其在命而安之之詞事小東曰終窶之終與已焉之已不同已止也終者據今而言見得前日固窶貧今日仍窶貧則止於此而無復豐亨之望矣

其涼也甚不宜比出和去言君其並肘為礼曰窮無財者給曰貧此窶也謂緣不得君所致然與貧之則終我是艱矣於貴其貧曰旋行拂其為曰摧此雜室人之情亦係不遇君矣

北風章遊此詞戒避亂之詩也蓋北風其涼氣之寒也不可勝矣而雪其雱氣之凍也不可勝矣然則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如然豈亦猶風之涼雪之雱也居于則可以去矣于之於我素相愛好之情尚其攜手以同行焉然是行也非可以寬徐為也當亟此而亟去矣苟去有不亟安知禍之不我迫耶

王事二章○後二章投之以王事之重遺之以國事之繁又甚之以家計之窘賢者處此亦難矣而室人又交徧讁我其何以堪王事政事皆瑣細不切非大体所當為者此以世亂君暗之故適我為事事歸到他身上教我有不復顧恤意埤益埤遺無非輻輳叢集之也讁者責其貧不能養摧則摧折拂亂其所為矣既勞苦於外又貧困於內內外俱困天乎人也何尤此三句又總承本文勞苦貧窶二意與首章單承貧窶一邊稍別叠北門二句有總括意須細看玩首註又嘆字自見分曉

北風全

此詩意當歸重見幾去亂一邊不可依舊說以不忘故舊之仁

北風次章謂不特此也北風其喈而有急疾之聲矣而雪其霏而有紛散之狀矣然則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之愁慘亦猶風之喈雪之霏也危亂則可以去矣子之於我素有愛好之情尚其攜手以同歸焉然是行也非可以寬徐為也當乘此而亟去矣

北風三章謂且今日之所見凡赤者皆狐也無有赤而非狐者凡黑者皆烏也無有黑而非烏者矣狐烏乃不祥之物今國家危亂所見無非此物也而頑可以不去乎子之是欲與我相好之人而攜手以同車焉然此去不容以少緩嗟我朋友其尚可以寬徐乎彼其

見幾而作之智並看以其虛其邪句作主既亟句足上意也○借風雪以形容愁慘之狀借狐烏以影發危亂之意此詩國雖未亂而已先有此氣象故曰見幾若亂已至不待賢者知之矣組繹攀號國勢陵夷所見無非不好的氣象比意不必說破明說人攜手同行見群然欲去非止一人既亟只且見去亂已急更不可緩只一氣說來非又推其欲去之故也賢者亦去朱註只想像其時氣必有在位而隱去者非既與賤者同行又與貴者同車也○問狐烏不知比何物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氣象○方明岡曰赤狐黑烏如朝多貪殘狐媚之奸國有雌雄莫辨之類視之祥[illegible]

[illegible]

飈風翽羽于高岡掃除乎[illegible]苗大凋零庭此國之所以傾也
時說有以山崩水溢日食地震言之殊與二句不相類或北風
而雪處彩發亦可

靜女全

前言未見而思後言既見而贈乃得所贈而悅其人愛所私而
失其賢無非相狎昵之意○淫奔之人不見其可醜而但見其
可愛故以靜女稱之非真閑雅也俟我城隅蓋期會于此地然
男子已先至而女子猶未見故搔首踟躕不耐其相俟無
聊之狀如此前言城隅末言自牧蓋不特俟於城隅抑且相逐
于野矣自牧歸荑亦淫女以此相戲而男子以為貽耳

[illegible]

附攷內則婦事舅姑左佩刀礪觿燧右佩箴管此彤管即箴
管耳

新臺全

人而無人道已無復人形故以惡疾狀之而有新臺之咏總只。
所得非所求意○曰新臺者猶無此臺也謂滅禮凟倫自宣公
始也不作臺名臺在河上曰泚曰洒從水義言臺之美也時說
猗水中臺影而言反鑿矣籧篨今龜胸戚施今駝背宣公非有
此疾只極言其醜戾之狀以明俯仰有愧云云一說新臺之作
國人惡其事而醜之視其臺亦若泚然而汗出者然慚之賤之
之甚也洒猶泚也註訓泚鮮明洒高峻竊以為不然存之

[illegible]

二子乘舟全

此詩以思字作主一章思其去而疑之二章思其不歸而疑之
俱不明言其死蓋悲傷之極不忍言耳非直為其君諱過也○
須重下章害字其用字須看得分曉不曰形而曰景見他形影
猶存而蹤跡不可得故用養養以志其疑不曰行而曰逝見一去
不復返故繫以害字接之此時二子已遇害矣但想其去時
光景而設為憂疑之言寥寥數語有千萬言不能盡者所以稱
風人之致也○徐玄扈曰不瑕有害凡再見斷以朱傳為正呂
東萊解泉水則云歸衛不為過差而有害豈義分解此則云瑕
即瑕疵之瑕謂二子心本無瑕乃遇害黃葵峰又言二子之往

[illegible]

不得為無瑕三公皆曲說也蓋瑕本方言其音出喉間有聲無
詞故或借瑕瑜之瑕或借遐遠之遐不必強解

鄘風

黃氏佐曰自周遷邶鄘之民於雒邑後其地封康叔故衛詩入
鄘猶劉向列女傳衛寡夫人自誓不與其君之弟同庖此可疑
耳李庭仲以為寡妻是目屬為貞也豈以其子文公故衛人飾
其惡與○又曰莊姜盡禮無愆心共姜守義無二志故柏舟為
邶鄘之首

柏舟全

此詩以之死靡他為主自誓之意以漸而深○舟必不可以二

、性也、往而行、為往援詩也。雅。往分明、責其無老成持重之。試當止是不達巳瑞唁之情也。

我行章、議歸遂在野涉之、之參斯時也、傷許國之小、力不能救、思控告于大邦、以求為救援之舉、然未知其誰為可因之人、而誰為可至之國也。大夫君子無以我為有过。爾之處、此百方、不知使我觀自徘、咦得小畫其心也、補新責行野涉之、之意有苊無可往累衆控大邦止、於其誰可因而依託依其誰可極而至誰因極即自。大邦言、諸家皆云必因其人。方至其國、恐涉迂腐。又

泰離麥秀之感。即宗國丘墟、麥諸草莽。旦暮景色、淒然淚目、此種怨思。曰計莫解除。此是控告大邦、借援恢復、而不知何邦之君有救灾恤憐之義、將因何人以達之、而得至其國乎。然宗國且不得歸、豈有達其國之理。總是夫人計出無聊、處前言衰種且狂、是恨詞。此言無我有尤、是哀詞。氣以漸而平也。許之力既不能救、欲請救於人、又無其國所可自盡者、惟有一歸唁而已、雖衆人多方為之曲處、俾我臧我嘉、非不欲慰吾之思、總不如我自吊宗國、得盡其情之為愈也。○按百爾所思、只就不我嘉不我臧上、多方開論、惟恐有背先王禮義上看、為是。諸家多作致書於人、求援代他處置衞事之說、方切百字不知此夫人之

宗未知其人其國、意亦未見六夫之百爾所思、恐思未及此、惟我之意。念所之則之其所因也之其所極之也朝未之大邦、神之之之矣。國大夫何獨尤我歸唁。此是漫之也、激之也

衞風大意、衞武公德而稍序一、故首二章考槃之隱居衞有先公之風、迄蘭作而德日衰、武公之化遠矣、碩人棄莊姜而誰美自害、竹竿河廣伯兮、猶有莊姜之風、自此有氓、於以底作而淄日縱、莊姜之化遠矣。淇奧首章、詠美武公之德而作、蓋曰夫人之進德也、必有修為之極功、而其盛德

本意、何消云不如我所之

衞風

康叔之緒、至數傳而後、猶與邢鄘。以有睿聖武公、衞風以淇奧冠篇、似有意存。

淇奧全

此詩以有匪君子作主、總是反復咏嘆其有匪之德也。綠竹始生之美、有進盛意、至堅剛茂盛、有森嚴意。曰簀比如簀、則莫可形容其盛、故以興公德之幾于化。云言有次第、意無淺深、有時而瑟僩赫咺、有時而寬綽戲謔、和敬通旋、寬嚴互見、非始猶矜持而終能渾化之謂、但自切磋琢磨處極力鍛鍊磨礪過來、始到

也、亦必有自然之效驗、詩從淇奧綠竹生焉、始則猗猗、然羨弱而美盛矣。況我有斐之君子、其德之進脩也、何如哉欲學其先于自明之事之初則而盡山、精積未至此、則講習討論而致其殺滅否之間者、巳積而益求其精、有如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焉。學與要于自脩、以巳之祖克而逆安若察幾致也、則省察克治而致勤于勤、勤之致者已密而益求其密、有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後磨焉、德之成就何遠焉。巳如此、是其在此光輝自、其瑟然、矜莊而無懈慢之非、僩然、威厲而無怠惰之失。寬乎其宮著也。赫然

金錫圭璧地步、則所重亦可想矣

淇奧首章○詩美武公在其成德之後、故以有匪贊之。切磋是於理義上剖析得十分明、琢磨是於私欲上磨刮得十分盡。切而又磋、直巳研窮到精微處、琢而又磨、直巳砥礪到光明純粹處、皆要其成而言。如切磋則精、精則本體淨而其動不迷、如琢磨則一、一則天君泰而其傃不忒。到此地位、已是成德。勿作進德工夫看、是個與大學不同。彼就心說、此就見於外者言。容止莊嚴、是德盛而禮恭也、威儀著盛、是情深而文明也。若擧懋於縝然、則四體隨之以收斂、而光輝因之以呈露、所以民不能忘、只秉彝好德之心、自不容巳。猶言到底不能忘、終非沒世

子之光也、赫乎其威大之顯然大人之度也。有斐君子、有此盛德、則所以感民者深矣、民之感之、何能忘之也哉。

淇奧中章、詠瞻彼淇奧、綠竹生焉、則青青然、堅剛而茂盛矣。況我有斐君子、其德之稱服也、何如哉、彼充耳而以琇瑩也、則懸之于耳、而尚以琇瑩之石、可尊而不可褻也、會弁所以壯觀也、則飾之以玉而有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盛、而德之稱也如此。且和順既充而美華自著、矜莊而威嚴、盛大而寬著盛德之儀、容乎是乎在矣。有斐君子、有此盛德、則於以備人者、至矣。民之仰之、何

之謂○大學以切磋琢磨為用功、故以瑟僩為德之中存、赫咺為德之外著、而此郎以切磋琢磨為德之進益、故瑟僩赫咺俱謂德容之著云

淇奧中章○充耳以美石為瑱、皮弁縫中結玉為飾。此是諸侯常制、但武公盛德積中、則一服飾無非德之形見、故只依本文說、便是贊他尊嚴、便含德在。非謂服飾如此而又德以稱之也。朱傳見其二字極得、意不消言外增出、而自躍然于覲冠楚之瑒弁文飾、雖盛、終有輕佻之態、其尊嚴安在。下既只在上面見出、故末二句只承瑟兮二句自足、如上章一例

附攷會縫中也皮弁縫中結玉為飾謂之綦天子每縫中玉

用五采。恭飾十二諸侯玉用三采。恭飾七〇三采三色也朱白蒼

淇奧末章〇此章言德之成全在如金如錫二句金錫由於人為故曰鍛鍊精純德之無渣滓似之圭璧出于天成故曰生質溫潤德之無圭角似之其實武公俱自工夫上來只後其本体之自然便覺有渾然天成處蓋人心體光茎原如渾金樸玉能使私意銷蕩便成百鍊之鋼使萬理皆融便成無瑕之璧由此而動容中禮非即盛德之至而何寬綽中便已有如故言重較以嘆之戲謔而善便自中節故言不為虐以足之不作兩層〇較在軾上無事則憑較較則憑軾當舒展之時而自合於矩度儼然如在重較之上者然非謂如重較之車亦非謂真在重較之上也假如過闕則下過廟則趨不免多少嚴敬安得在重較之上有如安重自如戲謔不可說得粗只是舒氣解顏不立崖岸與莞爾之戲一般蓋已藹然如在春風中矣

考槃全

此詩以寬字適字軸字為骨而下插模寫其所樂之真君非此心寬廣自如從容有矯飾於勢而改節於終者今得寤而寤得寐而言言而又歌歌而又宿無往非得而亦非往不樂非真而何得非特人不必窺即已亦不必檢點時節此時而猶以樂自矢則遯世無悶可知而又永以自矢便有終其身之意〇人生無

隱而不成其隱者名曰考槃則成乎隱矣如云園日涉以成趣矣亦全此碩人之寬頂上直下一轉便非覺與道是心上開潤不拘不軸則就盤桓不行中未始不從容自在則得次之寬亦可想此非樂考槃也彼胸中自有樂而借考槃以自適與顏子不改其樂一般〇寤寐言正直情發露之際永矢弗諼者念念在此然一時忘卻也弗過者願止于此更不過求也弗告者自得於己不求人知也總見其所樂之真〇韓昌黎云窮餓之樂今樂且無央終予手攬兮終吾生以徜徉即永矢之意李太白詩云但得酒中趣勿與醒者傳即弗告之意

碩人全

章首提出碩人是一篇之主下文反復稱揚無非為碩人惜也夫莊姜德行文章尤為可矣而詩皆不及蓋欲甚莊公之昏惑故只就世俗所易見者論之言貴族人所顧娶美色人所稱羨嫁來時極其隆重而又禮儀威儀如此更有那一件不好而公竟絕其身不見答寔不可解

碩人其頎章〇首言族類之貴末須繳莊公不見親厚之意衛侯之妻只照本文平平說或言以齊侯之子而為衛侯之妻見衛侯不得自恃其貴亦露手脚只說其父既貴而嫁於衛侯是為敵體又與東宮同生則其母貴邢譚皆為侯公則其姻婭亦貴而況夫人之賢又非挾貴以驕其夫者乎[illegible]有閑〇初看

天以族類之貴如此而猶不見親厚于君亦獨何哉。乎如衛淫族類貴矣使家記有未矣則君之不見親厚或有說也分自其容貌言之手之柔而白也有如始生之荑。膚潤而白也有如寒凝之脂。領之長也有如蝤蠐既白而且長也齒如瓠犀既白而且整也其頸廣而方正也則如螓之首其眉細而長曲也則如蛾之眉又且巧笑倩兮而口輔之美好美目盼兮而黑白之分明容貌之美如此而猶不見親厚亦獨何哉。敖敖章前以夫人之始嫁來之時而言之此則碩人敖然而長自齊來嫁舍止于近郊之地

首二句只唱起之詞。與絲衣其紑一例。乃細味之。分明說出莊姜一小像。詩人正自有深意在。昔太史公疑子房姪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怪之也。今莊姜頎然而長。何足福祿之厚。豈其紅顏多薄命者耶。而著衣以淡。亦想見詩人扼腕之意。又莊美以彼世族有此美姿。而深自隱晦不欲炫飾。衣錦褧衣。其賢固在此。其見棄亦未必不在此。

手如柔荑章。容貌之美。分八項平說。手只重柔而帶白言之。以茅之始生帶白也。膚白必如凝脂。取其潤澤而細膩也。白而長二字並重。析視則方正潔白。統觀則比次整齊也。倩即笑之巧。盼即目之美。不可閑說。

以言其四牡則有驕驕然其朱幩之飾則鑣鑣然其盛矣何其也以言其車則翟羽之飾以為飾竹茀之蔽以為蔽狀其前後之不露車何美也夫碩人乘此以入君之朝大婚之禮讓無斯時也國人樂得以為吾君之配故謂諸大夫之朝于君者各宜夙退無使君勞于政不得與夫人相親也焉時授禮之厚如此而何今之不然耶河水章遡自夫嫁之係言之但見河水之在齊者洋洋然而盛大北流以入于海也活活然而長流施罛所以取魚也其入水也則濊濊然而有聲鱣鮪斷斷然之生於水

碩人敖敖章。碩人之稅止近郊。只是引起話頭。而駕此四牡乘此翟茀以入君之朝。亦只敘其未嫁時如此。不是誇其車馬之盛作未嫁之儀。恐碍下章意。此時人情洶洶。望君與夫人相親若有人人為君欣幸者。詩中無一語及不見答之事。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二語。微見其意。諷人之詞亦深婉矣。

河水洋洋章。齊地西臨大河北濒渤海。真足雄視一方。而惟廣則饒。故植罛其中者濊濊。而多所得之魚發發。而感其他鮮物之盛可知。葭菼之生揭揭。而長其他植物之美可知。而士女使好皆從廣饒上來。春秋時嫁娶往往倚大國為重。而莊姜獨不見親厚何耶。○夫人姜姓。群婢齊謂之庶姜耳。孽孽即庶姜

者也其取之也則發發而衆多。葭至于菼之生於河上者亦莫不揭揭然而長也夫人以齊地廣饒如此況以夫人之來也有從嫁之庶姜則皆孽孽然而盛飾有從行之士庶則有朅然而武勇是士女從之禮儀盛備如此而不見親厚之亦欲何哉是則歷叙其當辨者正以見其不當棄也不當棄而竟棄之莊公之昏亂亦甚矣

閱前章詠淫婦為人所棄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言昔有蚩蚩無知之氓抱布貿絲之來此則非為貿絲而來乃謀我私奔也我于時[illegible]遂與之俱往

所生出者。所謂孽孽手也。孽子皆男而好武。庶士從之。故庶姜孽孽下著庶士有朅句。傳稱州吁勇而好兵。弒完自立。此足以明詩人之意矣。按此論似過奇。

氓

通篇以士貳其行。不思其反二句作主。首二章追叙奔時事。後四章詳述棄時事。詩雖作於悔恨。然悔所托之非人。不悔所托之非正。此之謂淫人之悔也。徐玄扈曰看他前半截以色媚人。以計飄人。何等驕倨佻巧。看他後半截乞哀不憐。追悔不及。何等蕭索凄涼。真可謂曲盡人情矣。

氓首章。開口說個氓之蚩蚩。悔恨之意已自可掬。謂之氓者

但送之涉淇至于頓丘之地且告之曰吾之不與子而偕行者。非我之愆期也特以子無良媒而欲不可以直遂耳願子無以愆期之故而有怒于我吾當再為後會之期和定約于秋以為期今曰誰未卽往而不久即當如約矣乘彼垝垣章夫既與之期矣于是及期而乘彼垝垣以望復關君夫未見復關也則泣涕漣漣而感傷之不已及夫既見復關也則載笑載言而欣喜之不勝遂從而謂之曰秋以為期今謀國如此矣但人謀不若神謀之可言也爾盍卜而卜乎爾盍揲蓍而筮亦偏所占卦兆之体

婦見其來莫知其誰何之稱。首只輕叙下一送一期。是婦人極意鍾情處。既揭其志之不堅。又慮其來之不果。且推且戀。情緒宛然。遂于將之寔有惓惓不舍之意。在曲禮。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既曰私奔。夫又焉用媒。朱註謂責所無以難其事。可謂見其肺肝矣。唐妃祕曰子無良媒吉以不往之故也。秋以為期。示以必往之時也。○疑問辨云夫婦之合也。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來卽我謀。便不是

乘彼垝垣章。及秋而望。既見而喜。且泣且笑。見其一意相依。有惟恐失之意。在復關。只托以指其人。不必定以所居說。非是卜之體卦是筮之體。此又審問其曾一卜筮否。苟無凶咎。便可

答之言爾為期之約可謂知矣則以爾之車來迎乎我當以我之賄往遷于爾也[illegible]乎後知其[illegible]而為子之愁哉

【桑落章旨】夫我始時見取于夫者以容色之盛也彼桑之未落其葉則沃如而潤澤焉然則我昔時顏色之光麗何以異此是宜見取于夫也豈容色衰矣可恃此而縱欲于于嗟鳩兮無以桑之盛而貪食其葚乎將不免于醉矣于嗟女兮無以色之美而與士耽乎將不免于非矣所以然者蓋士之耽也猶可行履為功過猶可以相掩雖不正而亦非則已或可以恕人或可以見諒猶可說而解之也若女

賄遷此時急欲相從誰料其有今日悔恨之端已在言表已証

乘彼垝垣一章見其情急於從淫始所云子無良媒秋以為期者權留要歸之詞也易曰見金夫不有躬此女子不有其躬且不有其賄真無耻之甚者

桑之未落章○桑曰未落必有黃落時何可不慮其後此意中亦含悔在鳩食葚則醉與女耽士則醜耽有溺而不返之義故耽於酒則濡首不知耽於色即廉耻不顧婦人痛恨抑揚重女之耽一邊說字只當言字看大抵只是口頭語或云猶可說而解之即鄭氏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掩之說

桑之落矣章○此言其色衰見棄而責于士乃恨之之詞也桑

子惟以色而為節若女之耽兮而一失其身則終無以自見不可說而解之也然則為女者豈可與士耽乎不可耽而耽之焉免于今日之悔矣

【落矣章旨】彼桑之既落矣其葉黃瘁而隕落亦猶我之容色凋謝也故自我之徂往爾家當三歲食爾之貧今乃見棄以歸復彼淇水湯湯而[illegible]漸漬夫車之帷裳是豈我之過哉誠以女也行皆[illegible]無改于而固不見有差爽矣但爾之為士則罔極而今乃諄諄其二三其德也其行為此衆人心存于此極哉誠猶有一德惟上也則可其心用有紀極[illegible]

落一句喻色之衰勿即入見棄意三歲食貧有甘淡薄而無悔意乘車渡水有無限感傷要見早知有今日即卜筮雖吉豈其肯以車來乎不爽只是約誓無失情愛無乖而士貳其行皆前約而棄舊好其與寡一之信明矣罔極二三總說他貳行處以士女相形悔恨之深在此○疑問解云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未幾也而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已至矣昔何等逞風光今何等殺風景○孔仲達曰帷裳者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為容飾

三歲為婦章○承上見棄而自叙其苦婦事至于甚矣上始之相約不過欲相與謀生故朝夕勤勞在所不惜乃生理既遂而遷以暴戾加之實是可恨又為三歲食貧故特追遡及此非為

色衰則棄之背一心也今一心也二三其德故遂至于此

【三歲章旨】我三歲為婦而惟爾之貧也盡心竭力而不敢以室家之務為勞夙興而與夜寐焉而靡有朝夕之暇矣夫何謀[illegible]之言既遂乃遷以暴戾加我而棄我以之歸使見兄知見恤亦可少慰也孰知兄弟不知其夫之過但咥然其笑而已由是靜言思之是誠我失於始而者有以致之惟獨自痛悼而已何必歸咎他人哉

【淇則章旨】我之于汝不期偕老不意老而見棄徒使我悲怨也淇猶廣則有岸矣隰雖遠則有泮矣而人乃無信約

婦只三年也觀老使我怨句可見兄弟之咥定是說始既私奔今何見棄但意在不言方有深味此只歸途自念羞見兄弟者辭靜言思之躬自悼矣玩註只承兄弟總帶見棄意說下

淇則有崖章○此章詩人既賦已之見棄而致其怨復興已之不思而無可為也淇則有岸隰則有泮興至不思其反言事必有到頭處而已之不思也總角四句一氣說來歸重信誓上言自少相歡愛之時便訂此約曾不想後來復有此見棄之事反復至此也已焉哉是恨之甚而無可奈何之辭須括盡通章描寫慘凉情景○按不思其反古詩所謂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欲心一縱不思及其反覆也或云反謂後来之事猶云曾不思其

乃追我于總角之時與爾要樂言笑極其柔和而成此偕老之誓其明白言不思其反覆而至此見棄也既不思反覆而乃至此則如之何哉亦已焉而已

【竹竿章旨】衛女嫁于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託言籊籊之竹竿而釣于淇水之上我豈不是之思哉但道之云遠莫之能至而不得以遂其思耳

【泉源章旨】彼衛地有泉源在有淇水焉泉源則在衛之左淇水則在衛之右一左一右縈迴故土如彼其有若也夫吾何為衛之女子于有行之時已遠其父母兄弟今雖欲一日在衛之左右而不可得

後来之事而至於老而見棄如此也亦備一說

竹竿全

此詩玩註思歸寧而不可得以遠莫致之為主○須知詩意非但竹竿釣淇是托言即遠不可至亦因義不可歸而托之於遠此風人之微詞○泉源二合總是自嘆自恨但上言二水之長在下言二水之可樂意微不同淇在西南固然是右乃泉源亦在西北而以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二水常在左右而已不得周旋於左右遠父母兄弟中要終不如意出咲語遊戲不是思得如此因其不得如曩時而深自恨之詞○檜楫松舟只追想衛地景寔然在目而已則無望矣駕舟出遊根遠莫致之

承只緊其不得歸而自嘆如此義之不可冷然言外

芄蘭全

此刺童子之驕等當重佩觿佩韘上芄蘭弱草而支則長童子幼年而佩則似皆有本不勝末之象故以為興雖則以下乃諷其佩之不稱也智識才幹總在能字中而知與甲都作虛字看才能不足知於我猶言未必强於我耳只先一看之謂甲即甲於天下之甲是又不止於過我矣容即容與之容故為舒緩遂即直遂之遂故為放肆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言此外無可見副之也恥之也〇劉向說苑曰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

馬書來源淇水之弟若矣淇水章謂淇水在衛之右泉源在衛之左皆可以供我佩之情而既不得歸則亦安得巧笑之瑳佩玉之儺而載游于其間也淇〻章謂淇水悠〻而長流有檜楫松舟可資而行舟者也有松舟焉可乘而遨遊者也又安得駕言出遊于彼以寫我嘆恨之情我使于此而終不得遂所爭憂終無以自遣矣。芄蘭全章譏此刺童子之驕等也言弱草而有枝葉則根不稱其末幼者佩成人之物則年不稱其服故雖佩觿韘而其才能不足以智長于我韘但見其容服之閒舒且放肆無帶悸然之實莫知其為非也其諷刺只可能辭哉。

附攷小序云刺惠公驕而無禮也詩故云刺其欲毋之欲無剌騷解難之才也按惠公即位時年十五六

河廣全

詩意重義不可往只虛〻說言河如此其不廣也宋如此其不遠也而終不可往者何哉含隱不語淒婉悲涼千古如見〇一葦杭之猶云扶鞭可斷蓋甚言之耳蘇子從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語意本此容字與不容倒看明言其小何必強以不用解之跂望猶言只在眼前不崇朝猶言瞬息可到彼謂上以目力量之下以足力量之者殊謬得支離〇孔氏曰于河廣見德之至須考其所以見出之故

河廣全章衍宋襄公之母出而衛思見公而義不可往也故作此詩設河者宋衛所分之界也我之所以不渡河者或疑河之廣也然誰謂河之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渡矣河豈廣乎哉宋豈遠乎所在之邦也我之不達宋者或疑宋之遠也然誰謂宋果遠乎但以一跂足望之則可見矣宋豈遠乎哉[illegible]不容一刀之小舟之而可渡長河廣頌如是乎雖謂宋遠乎曾不容一朝之力至之而有餘矣宋遠與如是乎夫河可渡而不渡宋可至而不至夫人如此可謂知禮義矣

附攷按說苑載衛宣公為大公請于桓公立公子曰惠公問之對曰臣之男在衛愛臣若主臣則終不可往也夫衰公欲立毋也而曰見男恐傷其父之志也公既立后不聞愛母則說往之非其本心矣詩載河廣者衰公不答處母子之際生不能盡孝故勤夫人之思如此

伯兮全

通詩以然伯二字為主凡人有才者不自見伯朅然其武勇乃一邦之桀士方執殳而為王前驅才可以自見矣惜他離久耳女為悅己容不為容者無為容之主也其雨其雨是人情望雨語杲杲然日出則全無雨意矣甘心首疾身病是甘也樹援北堂是欲采而食之以妄其憂亦託言耳心痗者心病是甘也首疾深于失容心痗又重于首疾專一之至也〇徐玄扈曰伯兮猶知有王周德未衰也北風鴇羽亦然

伯兮章謂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曰我伯也朅然武勇而才之過人誠為一邦之桀方今奉王之命為王前驅矣于豈敢之前爲今尚未得歸也想其不而不[illegible]使我如之何不思耶自伯之東我自伯之旅矣而東也不復為容矣之首有飛蓬之亂矣豈無膏沐[illegible]

附攷孔氏疏鄭在衛西南而言之東者時蔡衛陳之國兵主京師乃東行伐鄭〇北堂背南向北故謂之背

有狐全

此是托言之比之子即指狐說如碩鼠碩女之類之子無裳無帶無服而若為之憂則情見乎詞矣然亦有所迫而然上無歐故下無俗故小序曰刺時也〇嚴華谷曰狐性淫又多疑俊〻然獨行而遲疑有求匹之意〇濟水必去上衣在梁則將濟水

[illegible]如飛蓬已耶。[illegible]雖必以人事之難定飛蓬是鄒國于敗前疾忍以痛于神。烏得諼草[illegible]可以忘心之憂也[illegible]北堂乎而[illegible]忘憂[illegible]不忍忘也[illegible]以千萬草亦無求也而但願言思伯[illegible]至于心痗之疾亦有所不辭矣又何有疾之足慮耶[illegible]

述其悲嘆之詞言中谷之內有蓷生焉當旱烈之時則暵然其乾燥矣既大亂離之際有女從人遂此仳離之與則慨然其嘆矣甚乎之慨然其嘆矣者非嘆其薄也悴以亂離嫌係不幸遇人之艱難耳使我不遇於艱難則亦嘗思乎然離乎。中谷之蓷中谷有蓷當旱烈之時雖長而茂者亦乾燥矣瞭其修矣況有女從人遂此仳離之與則悲恨之深修然其歉矣我之條然其歉矣者非恨其薄情特以凶歉相仍不幸遇人之不淑矣使我不凶歉無有于嘅則仳離條然何有于我哉。

是摧心折角之詞、

兎爰全

通章以逢此句為主首摠喻刑罰之不中下皆嘆其所遭而不得其生也天下有一人僥倖而免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禍小人以狡計幸免君子以忠直受禍是死其尤出者也雖其失入者也我生之初東周之初也此已非全盛時但刑尚加于小人賞尚加于君子小人不至紛史君子猶相安于無事若逢此百罹則紀綱紊亂四國騷然而忠直由此受禍註本諸侯背叛來有深意在時事至此國家已不可為所以君子不樂其生非恐謠刑之波及我也無吪不動以死也無覺付天下事于不知

中雖未乾當旱熱之時雖生于濕者亦乾燥矣瞭見矣況有女從人遇此仳離之變則悲傷之極啜然其泣矣然啜然其泣誠可傷矣但事已至此何嗟及矣吾亦安之而已其將奈之何哉。有兔爰爰章謂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兔而兔以陰狡獨得自脫雉以耿介反離于羅然則小人以致亂而巧計倖免君子無罪而以忠直受禍也夫當我生之初化但係作刑罰各當天下尚無事巧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則亦無如之何但庶幾寐而不動付天下事于無

矣無聰天下之惡皆不入于耳也欲為惡而惡不可為欲為善而善又不免不若死之為安爾〇一說引後人詩云安得中山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時此乃尚寐無吪之意看来還是不如無生之謂意較緊切

附攷或曰此詩為繻葛之戰而作兎陰狡善逸喻鄭人縱恣自如雉耿介善闘喻周人為王力戰而受禍也

葛藟全

此詩總是嘆已所遇之窮當以其我句作主始言父次言母終言兄此詩之序也〇興意物得所托人失所依以綿綿與終遠字相應綿綿是長蔓而不絶如終遠則不得長相聚矣謂他

知此。葛藟首章謂世衰民散有去其鄉族而流離失所者言綿綿綿之葛藟在河之滸是一物之微尚有所托如此況我也當此衰亂窮困之秋乃終遠兄弟雖散一方而謂他人為已父夫謂他人為父固宜有表其窮而收之者奈何彼亦不以子視我也既是疾者窮無相恤之意何一顧念焉甚窮而無所托也甚矣。葛藟以葛藟綿綿二葛藟則在河之滸而亦得所依矣我也今乃終遠兄弟流離失散而謂他人為已母夫謂他人為母固宜有以加矜恤者奈何不以子視我顧然不以我為

人父等句只是流離失所雖有父母兄弟不得相依而猶之依托於人非必其以彼為父母也凡人疎者不能強親其患難不相收困窮不相恤亦自無怪玩詩中有嘆二字知其責人意尚輕雖以父母視之而彼終不以子視正以謂他人故耳其我有言視之若無異我聞謂視己之困窮漠然若罔聞也即亦如充耳之旨

采葛全

通詩俱以不見二字為骨子皆摸擬其不見之情一步深一步看首句俱指所謂之人言觀彼字可見淫奔者託以行非風人之詞〇葛生於初夏采於盛夏故下承三月蕭采於秋故下承三秋艾必三年之久為佳故下承三歲其意雖未必然亦見用字之確〇楼葛為絺綌蕭供祭祀艾療疾病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于此取義也〇三秋即孟秋仲秋季秋而註云不止三月者只在情之轉深上說

有也其窮而無依不亦甚乎。葛藟綿綿、葛藟則在河之滸而得遂其生矣我也今乃終遠兄弟流離失所而謂他人為已昆夫謂他人為昆固宜有少加愛養者奈何彼不以弟視我怨焉甚聞問也其窮而失所不亦極乎。采葛全章謂讒邪之詞也蓋謂葛所以為絺綌也吾所愛之人每欲與我相會則托言為采葛而行於公亦遂得快睹其儀容矣斷之一日之不見則吾思念之深有如三月之久安得彼之作日采葛使我得常一而見之乎。大車首章謂周衰大夫猶能以刑政治其私邑淫奔者

大車全

通章以畏字為主上章有所畏而不敢相從于今未是思其終身不得遂而自誓相從於後可見革面而非革心也〇檻檻以所聞言毳衣以所見言舉其一時威靈氣燄人不敢玩而視之即此便有畏意故下承之曰我豈不爾思乎正為此乘大車服毳衣者而可畏耳畏非畏其車服只乎素懾其政刑故不覺望

框衣不牽能然猶衣不惟好
也而且蔽焉漆林漆乎實大
之欲矣如使或敬我當為子
敢作之焉而情有不登于史
衣若且將將子之館以衣之
此還而又投子之粲以享之
感惟計其情之無盡而不附
事之為煩矣不然果何自而
中各從已之愛也哉
將仲全要以深衆衛花索
以拒人之辭彼仲子若奔之
所私也公將仲子父若知其
經避無踰我之里無折我
樹杞可也矣樹杞一物之微
我豈敢有所愛惜之哉蓋一
折于于公為父母所譴責畏
我之父母而不敢耳故仲子
之可懷也雖可懷也而父母之

意在、

將仲子全

此章以畏字為主而以懷字相形由踰里而墻而園仲之來也以漸而迫由畏父母而諸兄而衆人女之畏也以漸而遠要知畏非畏禮義也只怕人議論耳

附孜詩序刺莊公也仲子指祭仲叔段失道而公弗制且與祭仲諫欲待而殺之故詩人反其意若祭仲有請而設為公拒之之辭以天理感動之公論開悟之諷公縱不愛段獨不畏父母乎獨不畏公族之議乎獨不畏國人之多言乎是為譎諫

言亦可畏也要脈蕩然哉忠
而狗我之私耶
叔于田章云不義而得衆
厥人亦登言叔出而往田則
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焉夫一
巷之中豈無居人何以謂
實無居人也但不如叔之美
本多飛倡然異者且洵美且仁
衆悅人疾其悦乎此仁美乎
悅叔美而叔仁乃居人中之
條異於衆焉是以雖有居人而
若無居人耳
于狩章叔出而于狩
則所居之巷若無飲酒焉夫
一巷之人豈無時飲者而
飲酒我何不如叔之多好多
衆信其美矣且洵美且好
其說洽似好如之定飲酒雖

叔于田全

此章當以仁字好字武字為骨美字只就才貌上輕遞說而仁則言其親愛周恤也好則言其獻酬款洽也武則言其控御馳騁也以此三字見其仁以其與衆飲酒故見其好以其與衆服馬故見其武於巷中虛無人[illegible]惟有叔一人耳此特私愛之言猶河朔之人稱安史為聖之類○近說有重一個人字下飲酒當一個人服馬當一個人更無第二個故曰巷無居人

大叔于田全

通篇以于田為主勿以在藪對並總是叙其田事之始終而誇美之也首言方獵時事次言正獵時事終言田事將畢而有從

人所同和善飲則叔之於飲
也謂之巷無飲酒蓋虛辭哉
于野章謂我叔出而適野也
則所居之巷若無服馬焉夫
一巷之人豈無服馬者洵美而服
馬我何不如叔之多才多藝
信然其美且武於控有方於材
未而深武知之矣御馬雖衆
所同何者御雖叔於技之一譯
也曰巷無服馬是蓋美哉
大叔于田首章此詩鄭人
美叔段從叔我出而于
田則駕田車而乘四馬矣
言其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但七乘馬以言其兩驂則循
和中觀有如舞者焉以其
御馬之善所致誹謗之中
火烈具舉火烈具舉矣

容整暇之氣每章皆有多材好勇意材者藝能之謂善御善射善搏虎皆材也而好勇則好習此事也須細玩

叔于田首章○首章執轡而緩急得宜則和柔如組制縣而馳驅有法則中節如舞此叙往狩之初如此與下從容而發控人不同宜疊疊說到禮序而歸重末二語正是鄭人愛叔處然亦諦美中之長處非遂戒之使勿為也○按獻于公所謂公朝也孔氏莊公並田之說又一見罹詩序亦謂刺莊公也上篇是段自出田此篇是段在鄭從莊公出田

叔于田中章○乘乘黃三句只叙馬之善以引起射御而在藪火揚亦只宜輕輕遞過善射良御是就巧力俱全駕御有法言

詩選[illegible]則暴虎于上獻于
公所夫公之於叔愛如是而
不其失便曰將叔無狃而不可
習請叔無習之願叔之狃於
獸御之餘武有[illegible]之[illegible]之
禮擇之下戒在將者也處
於其傷女矣尚其慎之哉
于田中章謂我叔出而于田
所乘之馬則四馬皆黃矣中
之兩服馬也則其力壯能冀
為上駕之襄外之兩驂馬也
則稍次服後有如鴈行之序
以是馬而駕是車往於藪澤
之中則火大具以射而火烈具
揚矣斯時也我叔不惟能射
而射則極其善也不惟能御
而御則極其良焉夫御良矣
又發控之無偃也射則無難

之而下正詳其實也磬者騁馬從容隨其所使馬即從之曲折得宜如磬形然也控者止馬銜轡隨其所制馬即止之制節在手如控也縱者發矢時放手以任其去送者舍拔後手猶轉而向前如送矢使遠去然但一縱便送其勢甚速非兩時總之磬控縱送須疾揮操縱疾徐惟意所適走括飛豚發揮如神意勿區區訓釋四字亦不必謂能磬而不能控等語

叔于田末章○首如手兩服不退而後兩驂不進而前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此亦只言其制度如此不作善御看火之具阜雖言盛然其勢已衰而亦稍畏矣叔馬慢四句全要在氣象從容上想寫叔馬慢無事於磬控善御而不窮于御也叔發罕

無事于縱逸、善射而不窮于射也、欲納矢而先釋其掤、蓋因輔
弓而遂納諸弢中、承上發字來、玩朱註亦喜其無傷意、只帶說
非必正辭、夫驚鳥將擊、必匿其形、令叚之輕儇若此、宜其為莊
公所惡也、

附攷段以公之介弟、日與市井群小謟諛馳驟、又好勇恃武
搏虎以獻、氣凌其兄、徒容畢事、旁若無人、輕佻驕蕩若此、豈
令終之器乎、莊公稍有人心、則當置輔弼以正之、不然、立法
制以防之、又不然、亟蒞之以道、令曰不然、而一則曰無庸
將自及、再則曰厚將崩、是叔之悖材、寔衆人以為必敗之徵、
而公喜其為將决之毒矣、微公養之、叔亦何敗至此、故序云

駟有決行御折知騁矣大歡止馬有法而控送不暴馬此其御何良抑射其良于保送此之發善也控則既縱忌抑而縱乎矣矣然能覆掤而逞乎矣馬此其射何善乎于田末章謂抑叔出而于田所乘之馬則四馬皆鴇矣中之兩服馬則齊首而在前外之兩驂馬也則如手而在象以是馬而駕是兕在彼藪澤之中則火烈以射而大烈具盛矣斯時也田事將畢馬無事于控縱矣馬則慢也矣矢無所于縱送抑縱則罕矣矣而罕而矢不用也則釋掤以納矢于中由是而弓不用也則以鬯而韔弓于内田事已畢而從容暇豫如此叔之善御善射暇豫[illegible]

刺莊公、左氏曰、譏失敎、六經之旨、一也、

清人全

此詩各章以首句為根、而歸重翱翔逍遙等字、要攝駟將清來、
清旗揉在彭在消在軸、非為遷徙無常之說也、總為師久不召
進退兩難、付姑遊戲以自排遣、旁、應、陶、但指乘駟介
之人、言有無事不歸、自為馳驅之意、才不刺敵、而惟重英矛見
已見虞偷放事、況英久而敝、則軍容益不揚矣、翱翔逍遙旋抽
作好、皆無敵可禦、無聊賴而遊嬉、左旋無執綏挹難之志、右抽
無桃戈赴敵之勇、作好則徒脩飾儀容、而無出奇制勝之心、將
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果如是乎、此豈高克之不善將兵

[illegible]之可慶矣[illegible]非耶清人首章謂鄭人以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乃賦此詩[illegible]清邑之人乘大甲之兵而從王師于彭今方在于河上之彭旁駟介以禦敵而來矣試觀之四馬既被之以甲旁旁然[illegible]駟矛之不息[illegible]之二矛則飾以英而重英重見之鮮明也然果何所為哉但相與遊戲于河上之彭而翱翔自適以為樂而已夫兵而翱翔以處之其勢寧不至于潰散乎清人次章謂[illegible]

而文公之不善將、、其害殆有甚焉、故曰鄭棄其師、
附攷、閔公二年冬、狄入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
鄭、使高克禦之、師久不召、克卒奔陳、

羔裘全

三章平看、各自為說、順理成章、與毛順而美者稱、刺德不田與
孔武有力者稱、文采可觀、其華發見、則又與三英之粲者稱也、
○羔裘之潤澤、有如濡者然、如字不作衍說、信乎直而且美、正
指其如濡處、命是天所付于我之正理、舍命、不渝者、居而安之、
臨利害而不變也、註生死之際、只推極言之、非專以處變言、豹
有武力之獸、而以豹為飾、故見其武、不是形容羔裘之狀、司直

在于河上之消則駟馬之旅甲也四矛則飾以而麃麃其言武之矛之在車也則朱英已盡而重喬之矣見此時何所為哉但相與遊戲于河上之消而逍遙自如以為樂而已夫兵而逍遙以處之其勢不至于潰散乎清人末章謂清邑之人則在河上之軸矣以駟介則無事于控勒而陶陶以自適耳有在中車之左而御馬者則以旗軍為樂而已有在中軍之右而擊刺者則但以抽刃為戲而已至于居車之中而為主右之帥亦不過好此于車上以飾容于外而已矣進事于容好之餘焉耳矣則[illegible]

者、猶司命司馬之類、所謂直道之司、云爾、兼危言危行、不專主
諫諍言、晏兮粲兮、分明是兩樣、亦須串看、邦之彥者、有闇然日
章之妙、充實光輝也、彥以德言、勿因註士之美稱、說到名譽上
去○此章為鄭俗淫靡、故得此一人以挽之、所以揄揚不置、如
于皮之好、善公孫揮之美秀而文、僑之博學、皆足以當此、係于
世道、豈淺淺哉、

遵大路全

此詩往說二章一意、細玩輔氏玩是舊言、故穠不可以遽絕猶
假衣以責之、既云情好之人不可遐也、則真情見而詞益哀、此
甚更玲瓏○一說依小序、云思君子也、鄭莊殺弟、幽母、射王中

[illegible]此而可見乎羔裘首章謂正直大夫之詞言羔羊之皮為裘居之表如濡而潤澤洵直而且侯美德其之于服可以服也當死生之際能以身為居其天命之正理而不渝仁在所必須之所捨矣所成行義在所必須之則舍生而取義此其居身于[illegible]羔裘次章謂以羔羊之皮為裘以豹皮為緣袖之飾豹之為物則孔武而有力矣彼其之子而服此裘則大稱全正直不阿誠為邦之司直焉嗟人之所不敢言者而獨言之衆人之所不敢為者而獨為之此其副武之德不與副武

亦[illegible]而相稱也哉
言衆末章謂此異皮弁爽美
于而鮮盛矣以三英為飾蘗
然其光明矣彼其之子而服
此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誠
為一郛羨士之秀于上焉為
國則稱以翩翩乎身龢下焉
為民則有以謹將治道此其
淑明之德不與光明之服而
相稱也哉
遵大路章謂[illegible]遣頌為八所棄
婦作此詩以留其彼子之子
忍故留之人也今子之舍我
而去也我之情有不能以頓
忘若論其遵大路之上攬執
子之袪而留之蓋子之去非
無以也必有所惡於我也願
無以一時之惡而棄我故念

有悖逆已甚君子去之此蓋托為挽留者之詞不宜故不惡好
以先公之義諷之與其少恕也此亦本嚴氏疏義

女曰雞鳴全

此詩述夫婦相儆戒當以首二句作主此後皆婦語夫之詞三
章實相連說疏義曰始則相勉以男子之事繼則願相以閨門
之職終則勉其先施以篤朋友之好也此意洒然後說多以識
崇德業立眼目終是博士家雅詞
女曰雞鳴章○雞鳴昧旦不屬想像然據其一時警惕者視
子無形聽于無聲意在玩註若[illegible]意者口氣情景宛然男子志
在四方射弋是其本職但見鳬鴈常以晨飛起明星見則夜向晨

于之與方其所以締結于昔
何如而可以遽絕乎哉
次末章讀同
雞鳴章謂此詩[illegible]賢夫婦相
戒也言彼[illegible]將三之時女
之儆其夫曰以雞既鳴矣[illegible]
尚可以安寢乎盍[illegible]之[illegible]其
則日時已昧爽殆不止于雞
鳴矣語夫以[illegible]若是[illegible]
時旦則子可以興而視夜之
何如[illegible]啟明之星已出而
有爛然而白將翔此而出[illegible]
于當與斯時也將翱將翔而
往弋取鳬鴈而歸可矣否則
事不及時而失事矣
弋言章謂此詩若子之事而
中饋婦人之職若子既得鳬
鴈以歸則我當和其滋味之

矣故欲其戴星而起往取鳬鴈而歸即此便有急遽義在非并
翱翔為急也
弋言加之章○此章緊承上文并下章俱重贊其夫上不要
修意此章宜一氣說下弋言加句輕只引起下句宜言飲酒帶
下句看宜字疊上文飲酒和樂已有靜好意了玩註亦字便見
君子無故琴瑟不離于側在御猶傍側也安靜不躁急不煩數
之謂和好樂平庚之意總是見其和也樂記曰怒心感者其聲
粗以厲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此靜好者心和則聲和也
知子之來章○三知字不可忽來者好士之聲所招徠也順則
心與之一而無拂逆好則情好之深固結而不可解贈者重[illegible]

所宜而以之飲酒相樂共此
於[illegible]飾者[illegible]則[illegible]
詞[illegible]安靜和平既[illegible]之
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
此由心而寄之聲者覺其無
不協也
知子章謂[illegible]修夫婦之[illegible]以
盡情也宜教朋友之好以終
德我苟知子之所招來所[illegible]
好者則解此雜佩以[illegible]通[illegible]
若之盛助子親賢友結其
歡[illegible]進修之助而[illegible]愛于
服飾之玩也
有女同車詩言
其與同車之女其類則如舜
上之華何然其[illegible]之可愛也[illegible]
其止從容將翱翔焉蓋其
所佩之玉[illegible]瓊琚而[illegible]以

在物但助夫以親賢友等即解佩不足為珍耳好者嘉其善而
好之我好彼善思彼以善施我矣故下看報字以相酬也○要
解云婦人固以好德諷其夫不悟贈遺以結其歡心矣然何至
解此服飾之玩乎蓋此[illegible]出於婦人之手故願為
繫以組貫以珠懸以玉備贈問報之禮之用耳往說以解佩與
其夫使[illegible]贈之之說似太煩碎

有女同車全

鄭惟此篇為男悅女之詞雖首美其色必美其德而總根上一
顏字來但于瓊琚言容與都美應于將將言聲與德音應各從
類也然都美非其有閑雅之度德音非其有賢淑之名蓋此亦

如是之顏色如是之佩服而
又有如是之德度矣我此美
也信乎美矣而且都也同車
者亦不有餘榮耶
次章讀同
山有扶蘇詩[illegible]淫女戲其所私
曰彼山則有扶蘇矣隰則有
荷華矣望乎子都乎[illegible]所[illegible]見
也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
人也蓋[illegible]情好之私于不欲
見之人如狂者可謂非望之
穫矣如我所遇之窮何
次章讀同
蘀兮章[illegible]謂此淫女之詞[illegible]
彼蘀兮蘀兮木槁而葉將落
者也則風其吹女而落之矣
叔兮伯兮果有諒予情欲之
感而有以倡予者予信然有

一述於色即無往不見其可美矣○翱翔車中容服迎風飄舉
之狀神女賦去婉如游龍乘雲翔德音只作言看其言語令人
不可忘也有作情性賴為聲音誤矣

山有扶蘇全

此詩以狂狡二字為主山隰所宜有者皆有與己所不宜見
者乃見狡怪之也狂言其情之蕩而子都則非狂狡言其詞之
詐而子充則非狡俱屬戲詞

蘀兮全

此以葉蘀而風漂與彼倡而此和特取相應相求之意耳唱者
叔歎之聲和者相歡之意而要則和之以終其曲故曲有成終

之則于時館其後以和爾矣
次章講同
狡童首章講曰女見絶而戲其人曰彼狡童兮方其初相與嘗共言以媚我我情字矣而今乃不與我言兮何其僻也維悦夫己者不止于子也子雖不與我言豈以子之故而遂使我不能餐飯不然矣
次章講同
褰裳首章講此淫女語其所私者曰彼其之子爾惠然而思我、、將褰裳而涉溱以從子矣蓋感于情好之篤故不惮夫跋涉之艱矣爾子不我思而置我于度外則我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于子乎彼狂童兮何其爾之狂也且若是也

二意在

狡童全

此二章皆反言以戲之第此戲謔生於見棄之後與上山有扶蘇不同相與言者有人豈以狡童之故而食不下咽共為食者有人豈以狡童之故而不遑寧處豨皆絶意之詞

褰裳全

此章重個思字褰裳涉溱于思專而我思亦專豈無他人子意泛而我意亦泛乃未絶而防其欲絶之詞○瀟養猶山有扶蘇已得而欲未厭之詞褰今未得而欲得之詞狡童則已絶而不欲別而之辭褰裳則未絶而防其欲絶之詞

次章講同
丰首章講婦人以異志而於所歡之人既而悔之故作此詩曰子之顏色丰滿兮信可愛也俟我乎門外之巷兮國有心于我矣此時也悔予之有他故而不及送兮使得易和此而絶則我之過也能無深悔哉○
次章講同
衣錦首章講然我雖失此人也亦當至于淫無所往我、之衣錦而加以褧衣裳錦而加以褧裳服飾盛美如此固人所同悦也叔兮伯兮豈無駕車迎予而與行者又奚必于子乎哉、
次章講同

附考朱子曰序見忽後來失國便將許多詩盡為刺忽考之于忽所謂淫行暴虐之類皆無其實至目為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況其所以失國正坐柔懦踈闊亦何狡之有

丰全

通章宜重悔字下二章亦從悔中生出來既悔不從其人繼又欲繼志於他人縱欲之意以漸而深也駕予而行亦有聊以自解焉○狡童絶於此而猶弃不絶於彼子丰阻于前而惟恐失於後之言至此遑思無涉矣○將承奉也與送異註訓亦送也

會吾解

東門之墠全

東門首章講此淫女思其人而不見之詞也我東門之外而有除地之墠而墠之外有坂焉茹藘之草則在于坂之上矣所也也即其人所居之處也其室則甚邇矣但其人不得而見之則甚遠矣吾其能以忘情乎哉
次章講同
風雨首章講此淫奔之女所作也今已風雨凄凄而寒涼止值夫晦冥之候雞鳴喈喈而可期未遽為平旦之時斯時之際見君子則兩情好合各遂其邂逅之願前此思念之心亦胡而不爽也哉
次章講同
子衿首章講此亦淫奔之辭

一志其所居而嘆其相邇二志其所居而異其相親既然者其室而杳然者其人思爾者我而忘我者子此時此情欲其相諒也

風雨全

此詩喜字之意皆在晦冥之候雞鳴之時想以久待而得遂其欲故喜劇而不能禁如此當以既見二字為主曰夷曰瘳曰喜皆根此說來譚慶源喜甚於瘳瘳甚於夷之說亦過分別○徐儆弦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讀之有天地晦冥羣嘷爭喚之感

子衿全

此淫女望其所與私者之詞上微責彼之忘情于己而下言己

也彼青青然子之衿也我也思其服想見其人悠悠然思於我之心須刻而不忘矣縱我不往以即夫子子寧不嗣續其音問以慰我之心也哉
次章講同
挑兮章講縱之子之來何在乎彼想其人縱兮有悅躍之態達兮有放恣之狀蓋在彼城闕之間云爾斯人也我吾所親見者也今一日之不見已如三月之久兮況不止于一日乎然我思慕不能已矣○
揚之水首章講此淫奔者相語之詞彼揚之水其終後將則一束之楚不能流矣況我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為相憂矣女慎無信他人離間之言

實致情于彼也子衿子佩蓋因其服想見其人而又追言昔日之鍾情若此今乃音問不續而又靳于一來其又何能以弗思如三月兮要纔轉子何愁兩音而靳于一來意○按子衿毛傳及漢儒皆以為刺學校廢也朱子謂其辭儇薄不可施之學校觀白鹿洞賦則尚有廣青衿之疑問句故今諸生尚云青衿子蓋據白鹿洞賦云

附攷禮不佩青玉而曰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毛氏云士佩瓀珉而青組綬

揚之水全

此詩以無信人言為主上是欲與相好下是欲其無信人言而

仁以處衆而亦親愛之情焉見我同係孰有如二子之可美者哉。

盧重環章講然盧不惟有環也又有子母之重環其鬈於盧之人才藝固然矣正緊於獵獸之甚好何如其可辯耶

末章講同

敝笱章講此詩人刺魯莊公而作彼笱所以取魚也今敝笱在梁而其魚乃魴鰥之大魚其能制之然則魯公桓躬而不能防閑其母亦從是其惟其不能防閑之也是以齊子得以縱欲無已而歸止于齊焉其從行之衆殆至多而如雲矣然則魯公亦何以為子哉。

次末章講同。

句宜輕遞過其人之美鬈就才藝之輕捷言仁則于田時交相歡愛無自私自利之態故見其仁鬈與偲雖是贊其髮之好亦自獵時所見如此蓋皆其武勇所養發也

附孜子貢傳曰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盧○盧黑色也戰國策曰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

敝笱全

通章重歸止二字蓋譏齊子之得歸誰使之然隱然見莊公之微弱不能防閑之也笱本所以制魚而敝則不能制魴鰥與鱮又皆魚之可制者今曰其魚唯唯則出入自如不復能防制矣三從字有味見車馬僕從皆不俟莊公之命而惟文姜之見從若

載驅章講詩人刺文姜也意謂觀其乘車以行薄薄然其疾驅焉有竹簟以為車蔽有朱毛之鞹漆之以朱以為車飾駕其車也將何往也頃時魯道有蕩然甚寬平齊子乃發夕于此而去無羞愧為淫佚之行而略無畏忌之心矣

次章講同

汶水章講彼汶水之流也湯湯其盛矣此發行之人則彭彭而多矣當此稠人廣衆之中而行彼魯道有蕩之上若宜畏人之譏矣齊子乃翱翔以自得益惟命其來會之耳顯矣何以無知恥也哉夫婦人反覆亂刺如此其甚[illegible]發且切矣。 末章講同

曰毋即雖制其從行者猶不可禁止乎婦人有三從所謂夫死從子者其道安在如而如水雖言其多亦見順而從之如水之就下也

載驅全

每章上三句俱為末句而言發夕豈弟翱翔遊敖總之一無恥盡之矣載驅薄薄聽車聲之疾驅知其中心之亟欲也魯道有蕩見是國人屬目之地發夕或謂夕宿於此而從此發行或謂以夕時發於魯而來齊與古詩朝發襄陽城同義然但言其發夕而不言其為何若醜之耳豈弟言其欲之浮透而樂形于容也翱翔自得遊敖自恣無非極言其醜類無忌之状文姜惟康

猗嗟首章講詩人極稱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也意謂威儀和足以昭人君之體而才藝未全亦無以極君子之能猗嗟莊公威儀技藝之昌盛言其威儀則頎然而其長兮抑之而若揚兮美目則揚兮而動也巧趨則蹌兮而甚中節言其技藝則大射中鵠賓射中正射則無不臧兮然則威儀技藝之昌盛洋洋而猗嗟之哉。

次章講猗嗟魯公威儀技藝無一而不可名言以美目則清明兮可愛以儀則終日射侯而從容兮可觀其威儀之可名如此終日而射乎布侯不出于正之外兮其技藝之可名如此以如是之威儀技藝則不惟有以示法于齊而亦可以取重于齊哉我為我齊之甥而無愧矣。

猗嗟末章講猗嗟我公威儀被其孌兮而甚好焉言其威儀則目之清揚婉兮可愛也言其技藝舞則選兮而與于衆也射則貫兮中之節且四矢之中皆反于故處兮而巧力俱足誠足以禦亂兮然則威儀技藝之美又於此而可見矣推其美而會之一身豈特可以充職矣而無為人所不足哉王有出於威儀技藝之外也詩人嘆其所美正以[illegible]刺其所闕

恥蕩然哉是詩亦直刺之絕無渾厚之意○汪青湖曰疾驅發境而發夕魯道實是夫人而但言齊子此詩人微詞也

附汶水經注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孜水西南流

猗嗟全

通詩以昌字名字孌字為綱三章皆于嗟嘆之中寫不足之意蓋觀其所美而其所大闕者不言可見也稱其威儀稱其技藝允為齊之甥見其不能為齊子之防閑詩人亦善立言矣○每章首句俱兼威儀技藝說而下則分析言之也云頎而長體貌美也抑若揚容止美也抑之不欲見美猶若揚而見之况揚之

其美又何如巧趨蹌蹌之蹌然而巧也射則臧大射賓射皆見其善也○儀既成竟一事無失容也終日射侯而不出正擧賓射以該其餘也人多說皆莊為齊侯之子故詩人加一展字該為諱隱之詞以譏之然此本齊詩序其本意蓋欲露出魯莊來故曰展我甥兮未必有明非齊侯之子意小序特揣摩之說而朱子因之未足據也○孌與昌不同昌是富盛之意孌是威儀之意清目清明揚眉上廣清揚婉兮言眉目之間婉然美也舞則選着言文舞武舞皆選出於衆射則中能貫革而又中其故處力而兼巧謂不足以禦亂而何猗嗟而下句句是稱美處節節是嘆息不滿處風人之體大都意在言外。

補魏風大意當從以按[illegible]禮沮洳以儉不中禮園桃則園有也[illegible]而知之蓋豪陵時則國有君子而恤之者寡于十畝見賢者將去往于伐檀見賢者不在位碩鼠見黎民將去國夫魏之土隘民貧儉嗇褊急已可哀矣而又以貪殘之政行之上下離心宜其偪國之淺矣

首章首章諸說[illegible]而並其[illegible]儉嗇而褊急[illegible]之女作此詩以刺之意曰屨[illegible]以服人而奈儉嗇至於失中況于國儉若[illegible]用之於身宜也今[illegible]乃可以履霜用之非其時矣豈

魏風

按魏先儒以為文王子畢公高之後。閔公元年晉獻公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故蘇氏謂魏地少入晉。其詩為晉而作。今以魏詩七篇考之。惟汾沮洳三章公行公路公族疑指晉官。而園桃一篇顯然為憂魏將亡而作。又祿于諸篇之中。則為晉之說未可全憑。悉難以邶鄘例也。

葛屨全

通章以褊字為主。使女縫裳而遂服之。總見其褊。故下承之曰維是褊心。正根上章說

葛屨首章。○葛屨不可以履霜。女手不可使縫裳。皆處之失宜

增補仰雪詩經脈

婦三月而見然後可以執婦功也摻摻之女手乃可以縫裳蓋之非其治矣凡裳皆化于要而衣皆從于領也則又使要之襋之矣但見治之方畢好人以從而服之若不能待夫要襋之成何其褊急之若此耶

好人提提然好人也提提安舒而進止之有度宛然左辟而遜讓之有節其容貌之美如此猶見之佩以象揥為之飾其衆婦于佩以飾其儀其服飾之盛如此以是而觀宜若無可刺矣惟其使女縫裳要非方成而遂服見所存於中者存於急之心無寬洪之度見以為其詩以刺之

者。故以為興。三月廟見執婦功。是已廟見為婦。未廟見為女。只一女手字便見刺意。女本非可縫裳。而今却使之治其要襋。則似可以縫裳矣。此與注岸宜微側看。註中文字深字。若有不能少待者。然無非極形容其褊急也。此皆由俗之儉嗇來。○一說儉嗇屬屨霜。褊急屬縫裳。而因以為興。意此方山從輔氏說耳。詳之

好人提提章。○好人句。提提宛然左辟。見禮度之有節。佩其象揥。見服飾之盛。宜若無可刺者。而中心褊急。則實不稱其外。故不能不以為刺。云維是二字當玩。此人褊心凡事皆然。不止使女縫裳。故註著個如前之云。一如字若論詩人所刺。則非

只不然儉亦美德也奚乃著誠而非道之何以制為欽然汾沮洳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者曰貴人之所以稱重于時者以其質德存乎國歷以容論也[illegible]今日之位序輕重于儀容而竹不足于實職彼汾沮洳之地有與生為則事采其美矣彼其之子[illegible]為公路所寄公之[illegible]在外現之則儀容修整而節都偉于美不可量美然外雖可美而其中所存則儉嗇褊急甚宗之愛貴人之態似不知見也不亦殊異乎公路也哉然汾沮洳之曲汾一方則言采其桑矣彼其之[illegible]之行列所掌[illegible]之間[illegible]

補縫裳是褊也。但上以事言。此則以心言。須看分曉。

汾沮洳全

此詩所刺。迷指貴人而言。若細民則無以刺為矣。但不必其為公路等官耳。○美無度。外面儀容禮節上說。美無度者。言其外之儀整不可以尺寸度量。猶言不可枚舉也。如英言容節之間儀進閑雅。如英華之可愛。如玉謂容節之間縝密溫潤如美玉之可寶。然雖有貴人之容而殊不似貴人。蓋轉其辭以為刺也。凡為公路公行公族之官者。必進禮。故借以刺之。○喬君求曰[illegible]貴人之容而無貴人之度者。褊心勝也。○沈無回曰。舊說以興無取義。若非也。公儀子為魯相。拔其園葵。以卿大夫而與民爭

增補仰雪詩經脈

雖其美試如英矣奈何其中所存[illegible]則全無儉嗇所計較于公路之間殊異乎公行之反而不亦深可惜乎從汾水濱[illegible]分一曲則言采其藚矣彼其之子掌公之公族[illegible]其美亦如玉矣奈何其中所存者則儉嗇褊急[illegible]度將之未殊異乎公族之度為不亦深可[illegible]觀其是則儀不也儀為不中之不可也[illegible]可[illegible]刺而當知所以用中矣園有桃[illegible]詩人憂[illegible]然以[illegible]危亡[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心有憂則寫之歌且謠[illegible]不知我之心[illegible]見我之[illegible]反以為驕[illegible]

利。雖乎為下矣。但采其莫采桑采藚。其意非真有其事。故以為興耳。沮洳見卑下之處。一方一曲見瑑地無多。不宜與民爭也。

彼其諷諭之詞

園有桃全

此詩二章一意。以憂字為主。興者依疏義說。以桃實則可而納之。心憂則寫而出之。此以出納之意相對而興也。大凡國小無政。則危亡必且立至。故詩人憂之。我歌且謠。非但是憂之所寓既有倚歌謠以洩諷國家譏刺時事之語。故下以子曰二字應之。若只以心所蘊結見之歌謠。以自發舒其懷抱。人亦安見其愛國哉。惟其方以為憂。而彼反目為童驕。嗟為從。恐若曰國何

曰仔又非小臣之私情當且旨之所爲己畢矣而子之欲語猶何爲耽於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爲驕也然則我心之憂其誰知之蓋其誰知之乎夫此之可憂爲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試思之則小國無政不免危亡且將不暇以我爲何憂哉

有桃章旨　園有棘則其實之食矣心之憂且聊以行國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我之行國而反以爲縱肆而無所止極且曰彼當國家之事者其所爲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爲哉夫然則此心之憂其誰知之蓋其誰知之亦蓋未求

周更非一人可相安於無事矣安得無設而不念之禍也已不憂而又禁他人不得憂徒知頌揚設敖之爲是而不知安危利害之可慮謂欲作書必有有箴故陽之以勿思正欲動其深長之思也大抵以弱臣觀弱勢以淺計忘深憂古今亡國通患寧獨一魏哉〇要解云心憂而歌且謡聊以行國如楚屈原行吟澤畔之謂歌謡是不平之鳴而顧謂其驕行國懷無窮之思而顧謂其罔極士君子憂時憤俗之心不諒于世每如此

附攷此時魏尚未併於晉蓋晉獻公以前之詩

陟岵全

此詩以瞻望二字作主其親之念已祝已俱從望中想像出來

之思彼可感思之則知母欲之代兄將不然也何以見其閔行役之常苦於行所不行於乾而作此詩故登山以望其父母所在因想像其父母兄之言曰嗟予子予弟之行役也夙夜勤勞不得止息然尚慎旃以他患慎慮猶可附合康健其歸之猶可使其身以來歸無久止于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不來矣

陟彼章旨　從同意以望其兄之所在想見念吾之言曰嗟予弟之行役也夙夜勤勞必與同儕偕作偕止不得自如其直寄亦甚矣然保身之道宜於此處審慎其

照本文曰字貫下一氣說來曰岵曰屺曰岡皆其高處可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叶韻耳吾儕方作吾何敢以不作吾儕未息吾何敢以獨息夙夜必偕全重不得自如上念父母而及兄所賴養父母者以有兄在也而又何忍忘之猶來無止氣斷語連總見其情之迫切處他日之聚首於家庭全在今日之珍重于羇旅情詞與絕讀之令人墮淚〇沈氏說通曰不直言己之念父母而言父母之念己猶唐人云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其詞旨深婉矣

十畝之間全

此詩只說不樂仕非見幾而作之意看詩柄只重其友歸於農

橫之我猶可以來歸而無死于此而不來矣是則親之望予如此予其何以爲心哉

十畝全章旨　此賢者見國危將不樂仕於其朝故言歸隱之中桑者往來自得其理而不對我以爲不得于形者則是樂也故我得遂思之所以其來亦我者無愛于心行將與子同歸而共遊于野矣奚可一日安於此哉〇次章前節之說皆行乾閑閑從容不迫之意此閑閑不特無事蓋國世然不安其行也行將子還見從此來者行將施而閒以入而行將子逝此欲與桑者同往來于朝少動也就行字是將去時言

國非只於其別人乃自家想像隱居之樂如此十畝之間如云一丘一壑之謂閑閑是自適而無累泄泄是舒徐而不急遽著只是老圃何必問其爲采桑之植桑耶此六行字雖未渡爾歸隱而此時此心已不可復與子之于指是若言非指桑者〇唐人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此詩亦只言行與子還行與子逝尚未見空谷之白駒入而賢者思矣其朝則當時國事可知而魏祚之不長亦可想見

伐檀全

此詩是述君子之志而嘆美之總非實事伐檀借以形容其食力固是勵志及食力不遂而甘心窮餓又借稼穡狩獵以形容

此章旨　此通作周旋看好

章旨　此是賢者勵志之詩言有人于此用力伐檀將以爲車而行陸然食力于世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爲不稼不可以得禾不狩則不可以得獸以非其窮餓而不悔也夫處窮而能自勵其志如此彼君子者誠真能不空食者矣

次章旨　伐輻伐輪非究竟可用詩倒非究宜只是待所用而不得遂之意皆如此不依四句亦只說是就前說其志自謂非稼將無以得禾非狩

其不可不食力亦是勵志所謂窮且益堅者也或于不稼不穡處謂不改伐檀之志是以君子爲輪輿者流矣且車以行陸而寘之河干便見所遇之窮初不問其爲車將何所用與人之所以不用着猶何即稼穡之云亦只叠上一層不是將來與伐檀比例如云所遇之窮若此亦直無損於其初心者而彼之勵志猶不然以爲寧可稼而不得禾狩而不得獸若不稼不穡與不狩不獵則未與貆又胡取而胡瞻烏味兩胡字即是休想的口氣正其志堅不可奪處以河干寮天下之遇而何遇難度以稼獵叹終身之操而何操不堅就他生平勵志如此真能不空食者矣伐輻伐輪雖若泛以伐木言實承上伐檀說〇唐士雅曰

姑且行樂之意。言詩小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却祖述此詩之意○前篇以職業爲憂此篇以死去爲憂故曰恭前篇之意而解其憂然方生而遽以死爲憂其憂豈不愈深言雖欲樂而情實迫切有得一日過一日意思其意豈不愈慼

揚之水全

此詩首章從于子沃末章不敢以告人惟其樂爲之匡所以欲爲之隱也○石本生於水今水流緩弱而石出峨嵓比曲沃本出于晉今晉室衰弱而沃反強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往從之而

主于水清石見則微者日就陵夷強者日見赫奕沃之強盛益顯矣素衣朱襮本重朝祭之服只是黃袍加身的意思言苟得見君子則已有所依賴有德不樂且可恃以免禍亦有德可憂總是擬議未然之詞我聞有命如約其日起兵之謂嚴華谷所謂命其從以舉事之說也但隱隱說若舉事便了不可明說傾晉不敢告人恐謀洩則事不成而素衣朱襮之願或不遂也○作此詩者乃曲沃之黨如鄭人歸賧之類非舉国皆然也若国人皆叛則聞命亦可以告人而沃之伐晉不待武公之時矣

椒聊全

椒之蕃衍與沃之盛大說今日言椒之遠條而蕃又比沃之將來而勢益盛也碩大無朋見盛[illegible]氣焰無與爲偶碩大且篤

樂也後憂亦何益哉。山有樞章蓋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杻矣子有庭内可以陳設子有鐘鼓可以享和宗此威儀之昨有庭内而弗洒弗埽有鐘鼓而弗鼓弗考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得保之以為己有矣從前亦何為哉。山有漆章蓋山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子有酒食何不秉業功之暇日樹鼓瑟以享此酒飲且以喜樂之情且以永長此日也為樂乎苟或不然則宛其死矣他人將入于子室而取子之鼓瑟以樂子之酒食矣是豈可不及時以為樂乎。揚之水章蓋此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其後沃強盛而晉微弱国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鑿鑿彼石本出于水也今則悠揚之水其流緩弱則白石鑿鑿而出矣然則沃大而子晉也今晉微弱沃反盛者似以晉之衰素衣朱襮諸侯之服非沃之所有也我將以是服而從子于曲沃之中苟既見君子則吾依倚有地豈不樂哉。次章諸相倣。揚之水末章言欲以其謀不得不言其謀水惟緩弱而石益見矣晉惟衰故強而沃益強矣我聞沃之有命惟恐以輕洩取收而不能以告人恐言泄其謀之成以遂我失

見盤根深厚不可卒拔猶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椒聊且遠條且二句猶可咀嚼曲沃晉之遠條也桓叔謂叔以得民而碩大莫與爲比爲晉其能國乎詩爲此詞見晉之强實在遠條而不在本幹也○雖云本實茂者披其枝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君者卑其主正如此章之旨

綢繆全

通篇俱是詩人口氣作夫婦之意而敘述之也首言在天次言在隅終言在戶以夜之漸深爲序而意實無淺深○紀緒曰柝薪而散於地非綢繆之無以成束男女之合而爲婚蓋亦有綢繆之義焉但此以偶然而見爲興不必推到此玩朱傳忽見

字便知今夕何夕有喜慰驚疑恍然似夢之態言今夕不是桃夭又不是氷泮而適見此良人故喜不自持而曰如此良人何猶麟詩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者也此語當以意會耳如此邂逅何或疑婚姻不得稱邂逅然而得自過時出自望外亦若有不期而會者然如此粲者何有即式飲式食式歌且舞未足以發其喜意

附孜按心宿之象三星爲主故謂之三星然三星非止心而知此爲心者蓋辰月心宿始見於東方此時男女既過仲春之月而得成婚故適見心宿也

杕杜全

襮朱繡之飾也夫民猶晉之民也而歸沃如此則民心之大可畏而政治不可不慎矣。椒聊首章譏此亦其沃之謂言椒之蕃衍則采之盈升矣興彼其之子則氣勢碩大而無有朋比者矣且又椒也其枝實繁則其實蕃衍不但盈升已也然則今日之無朋固甚盛矣後此而繼續蕃衍此碩大之基而昌隆之未艾循之椒也非吾人所深棄耶蓋沃至桓叔之孫武公始伐晉滅之詩人固逆其終矣。次章諸相倣。綢繆首章諸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遂其婚姻之禮者故詩人敘其婦語夫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薪也而忽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夫以過時而得遂其願其可知已乎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分内之權似不足以饜望外之遇也。綢繆次章諸與此同綢繆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芻也忽見三星之在隅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邂逅之在此夫以過時而得遂其願喜可知已乎子兮子兮其將奈此邂逅何哉殷勤之情喜出于所期之外誠有不能以自藏矣。綢繆末章譏其夫諸婦之詞曰方綢繆以束楚也忽

可比于天子之卿則六章之衣我所宜有也豈曰無是六章之衣我豈不如君命出于天王則非採綬于衆口服之安乎無危柳丑樵而可久也夫其僭竊之罪既著于虛晉之日而其僭侵之意又形于請命之辭武王之無君見矣僖王既不能討而又命之此諸侯所以縱而厲之所以亡有杕首章譏此人好賢得㨿不足以致之言此與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知已之寡特無可廣布之德不足特賴也則彼君子豈亦安肯小用其道顧而適我哉我中心之好實不已也將何自而得飲食之以伸吾慨想之篤一耶犬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特之足患哉○次章謂同古生二章謂此頭尺以其犬久從征役而不歸故作此詩意謂人情甚樂乎怡保其室樂乎相聚也我以為君子未歸孟有不能以為情者矣然葛生而蒙于楚矣蘞生而蔓于野矣是物各有所依托況予之所美而依托以終身者何不在此則誰與處乎惟獨處于此而已安能以為情耶角枕章謂彼衾裯角枕乎我所共也彼錦衾予美所同也今日何曰則爛然依然而共此被衾者遠不可即矣寧不重予之悵耶

無異劉仁恭請使者曰旄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王伯厚曰無衣非美晉恭閔周也有暨王命曲沃為晉侯而篡奪無所忌厲烈王之命晉大夫蘉蘉之跡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反爾也

附弦侯伯之服七命冕服七章周禮註衣三章一曰華蟲以雉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為繪裳四章曰藻曰粉米曰黼曰黻皆繡以為繡○王介甫曰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

有杕之杜全

通詩全在中心好之二句首二句是虛比宜補出註意寡弱則不足以展君子之才故慮其不肯適我然君子雖未必肯來而吾好賢一念惓惓自不容已竟不知從何飲食之以少盡中心之好乎曷飲食之有展轉思維如何得致正見其好之切處總是無望之詞非絕望之詞如作寡弱之故欲飲食而無由則中心之好斬然有何意趣○朱克昇曰道左則僻道周則迂以比力薄位卑若此

葛生全

前三章感物而嘆其身無所依見思之切後二章感時而究其心無所異見思之專前重于其亡此是生離後重歸于其居是死別總因久役而不歸上來○物各有依已獨無依此與葛藟與偶處一語而分兩韻言夫既不在則誰與乎惟獨處于此而

夏日永冬夜長我之獨處如此固痛日兩夜亦不忍矣而切生之情尤莫甚于冬夏焉蓋四時之日夜已為永四時之夜冬夜爲永然冬夏而獨居則憂思之切始與此日夜長而俱永者矣其何君子之歸無期哉奈何予之所及見也要必夫死而亡至于百歲之後同歸于其居焉雖是契闊之久無乃有慰心耶冬夜章謂彼冬之夜為最長矣我也如此冬夜何夏之日為最長矣我也如此夏日何邊邊君子其歸無期恐不可待而見矣要必百歲之後同居于其室焉則生雖病于生隔而不得以相親死猶得以相從而不終于離索者心庶乎其必厭矣不知君子亦諒吾心否新註首夏之日乃得最之日也冬之夜乃得最之夜也不知矣然此日此其此夜共此夜乎豈冬無夏其謂之何百歲之後為句冬日夜為句以此婦此處見唐風之寧○亂采苓全章謂此刺聽讒之說意謂最不可聽者讒人之言而舉為其所惑者起于輕聽生好者之過耳何也然苓本生于隰首陽之巔非苓所生之地而謂采苓于首陽之顛此理之所無者無讒人之可見言以告于君正以勝彼

已惟獨處則孫閨寂寞形影相吊思與同衾共枕者為何人而角枕錦衾徒燦爛而無所用之也衾枕惟將旦方見其然故又言誰與獨旦古詩長夜漫漫何時旦即獨旦之意下日夜字聯根獨旦來人情獨居憂思則四時皆切而惟夏日冬夜為難遣故夏非獨思于日但思因夏日而益永冬非獨思于夜但思隨冬夜而俱長總晝夜而計之則思亦無冬無夏矣然自家庭望想則須刻為長羈旅睽孤則百歲為短故斷之百歲之後者言生或終難相見死則宜當相從益深望其歸而惟恐不及見之。故為是不得已之詞如此張商軒知死亡之無日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其說左○小序云刺晉獻公也詩弦云獻公伐驪戎滅耿滅霍滅魏伐東山皋落氏敗瑕陽伐蒲滅虢滅虞伐屈以至敗狄于采桑二十二年之間凡十一戰其喪亡戎陣者亦多矣玩詩詞益思存而非悼亡者也

采苓全

此詩總是刺其聽讒未嘗教以止讒首只將比意提起而下即承比意說來君謂聽言自是當察然察則讒言句不敢進而惜乎斯人之不舍旃也苓生于隰首陽之巔未必有苓言根於理讒人之言未必有理今讒言之以無為有與此何異君子欲信讒將謂采苓于首陽之巔乎故人之為言本是讒讒言而特借采苓渾言之苟亦無信只是論人言不足信玩註未可學何等

斟酌至苟亦無然方着聽言者身上看凡人初是出言便自矜飾
偽能技于卒然之頃而不能不露于從容審察之後且我非徒
為審察亦安得遽信以為然然字極有味假如言然而理未必
然理然而情未必然俱從舍旃中看出彼既求然反以得不然
則譏者自不得行其計故曰胡得焉○陸農師曰苓生於隰葑
生於圃苦生於田

秦風

先正謂秦之變風作於秦仲之世固未可據然其簇于詩咏者
有尊君親上之義有將車赴功之勇殊不可以戎狄目之故季
札聽其樂曰是謂能夏夏始大憂其將有中國矣

國風三秦 三十

車鄰全

此詩首創見其君而誇之下既見其君而樂之其誇與樂總不
在車馬寺人上○車多則聲亦衆馬多則色亦奇前此所無而
今忽有之就此上便見有長駕遠御凌駕一時的氣概未見君
子便有此寺人傳命出入又見有高拱尊嚴驅役人辟的氣象
及以寺人之令而得見君子則又君民共坐於一堂以為樂而
鼓瑟鼓簧已非復向者彈箏搏髀擊甕叩缶之為樂矣逝與日
月逝同漢武詩云少壯幾時兮奈老何魏武詩云對酒當歌人
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原自無所嫌忌耋之與亡何必不
一請君言且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逝者其耋見悲壯感慨

之氣秦之強以此而其止于秦者亦以此故華谷說義甚嘉
附攷子貢傳曰襄公伐戎初命為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
嘗謂夫子刪書以秦誓為殿知代周者秦也刪秦風以寺人
之令為冠知亡秦者寺人也其後胡亥得以為商鞅趙高濟
以殺扶蘇聖人之慮深遠矣

駟驖全

通章主田獵言首言往狩時車馬之盛侍御之充次言行狩時
禽獸之預射御之精三言畢狩時休息之節條理之周皆昔無
而今有者也俱要得創見誇美意

駟驖孔阜章○曰駟驖孔阜則既齊其色又齊其力矣而六轡在
御之又自磬控如意其儀衛如此而又有便嬖足以使令只當

國風三卷 三一

閑閑說落

奉時辰牡章○次章要見公有岐豐之土故有鈞獸之多昔為
天子之所而今為梅群之地其可誇全在此不然則田獵亦常
事耳獸之供食各有時故曰時牡人君田獵虞人張翼合圍以
待射故曰奉亦見國勢方新人心競勸如此公曰左之疑即公
所乗之車與驅逆之車不同命左即左是御者正合馳驅之法
而舍矢即中是射者復有如破之能俱歸君說爲左旋逆往逆
者而命之亦自君故也○顧鄰初曰奉時辰牡不重禽獸之多
只重翼敬之儀上

北園以誇其勞人得以休矣駛馬亦無事于奔逐既行而調習矣哉亦無事二馳驅惟聞其鸞鑣之聲矣田犬則有追逐獸兔之勞則亦載於車上以休其足力矣其終事而從容整暇有如此夫非條理之周乎此亦創見之奇既也
補驪驖全章新奇處人開國之初他無所興詩人誇其驅騁田獵而首言媚子以佞媚子何等人也而可以左右送公乎未云周馬輔車載偕歌驕夫車何不以侍從之士而以載犬豈人主或移之[illegible]此語甚深[illegible]之也或曰詩寔創見誇美之夫子錄詩之意則深[illegible]之

遊于北園章○人遊而馬閑車整而犬休只宜叠叠說去以見從容整暇之意近俱以首句另看將人作主中分車馬而以犬帶說攄理則不有見弟園與閑叶鑣與驕叶詩之所為首如此恐不必過為割裂○按北園是天子故封而今得挾諸媚子以遊于其中正其誇有味豈而足以雄視四方慶此章之紀獵郎是人弋繳對今日彎弧射飛後日以列國為鳧鴈晉楚為澤中之麋周天子為虎兕謀臣智士為媚子虞人而咸陽為遊逐之藪矣

小戎全

通章總是誇其車馬器械件件精好非必謂每章各主其一言

補小戎章全旨襄公復君父之仇而興師是有名而無每出師軍容之盛是有制然乎讀此詩婦人念夫從征是不特何為將軍容謹參且矣乎亦何為曉得許多制度也夫周之出師諸車有數八鸞鎗鎗今易以小戎伐駟變周制而用秦制矣且厭厭良人秩秩德音何知人也而驅以甲戎此處亦可想見當日事係或有當時詩人託為婦人念夫之詞而云云亦微寓傷之之意耳
小戎車詩而戎誠為工矣中乃繫以不共戴天之仇讎念承王命而征之以從役於

謂首章主車二章主馬三章主器械如輔氏之說每章上六句是先誇其軍容之盛下因及其私情也重公義上周先王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之及幽王不道又為西戎犬戎所殺此君父之仇也襄公承天子之命復君父之仇故云以義興師

小戎俴收章○首章以小戎二字作主而俴收是車軫之制梁輈是車衡之制戎車不重任載而以馳突故收比大車獨俴取其便而捷也輈似屋梁以便服馬之進退而又以皮革五處束之取其堅而文也服馬身夾于轅柱御固有定所而驂次服外從之則外馳混之則內入故貫驂轡于環中以御驂馬不外出置皮于脅外以驅驂馬不內入是制驂之有法也則驂與服而

也家人作此詩意謂我君子以君父之仇衛從役之壯其軍容之盛豈可無言哉但見戎車之制小于元戎之制車之收斂所載者有軫故後其制而弗深取其便于攻擊也較大車而後之而驂退亦不利夫車之鉤衡駕馬者有輈而從前軫以上曲衡夫梁之穹隆也用皮革五處束之文章歷綠然矣服馬身夾于轅間無出入之患而驂次其側不容無以防之也則為之游環以御其外出爲之脅驅以馭其內入斯可控制不復將安然于轍道之趨而操縱出入不慣習于馳驅之範矣乎然馬頸當于衡而為承

俱馴矣服馬頸當于衡引車固有餘力而驂不當衡故別為二引以引車為靷係陰板之上而續靷之處又以鋈白金鋈之是係驂之有法也則驂與服而齊力矣車中之茵是君子所倚着取其文以昭威武車輪之轂是小人所挾者取其暢以便馳驅而所駕車之馬則駕以騏馵蓋良馬而車益稱完車矣溫其如玉以秦地慷慨而此獨有和厚之風亦向婦人想像之如此亂我心曲雖就別離之情緒言然方欲其勇於赴敵不得多說凄涼光景

附攷按車制輿之上前後橫木崇高謂之軫以其可以收斂所載故又謂之收然用不在于任載而以馳突攻戰為事

任之力而驂次其後不容無以制之也今則陰板之上係以驂馬之靷為續靷之環加以白金之鋈焉斯則驂有所維持比協乎引車之力而懷有所飾不赫奕于載道之光矣乎車中所坐之茵夫固車之籍也則用然時虎皮之處而文以示威焉有不可棄之色矣持輻受軸之轂夫固輪之主也則制度踰大車之輪而暢以利用者無脫輻之虞矣凡此皆小戎之制也使馬有弗良不為虛車之徒飾乎今則是駕我騏馵駕我騧驪矜其力而不矜其衆尚其駿而不尚其色驂服之間皆上駿之選矣將何如其良耶以

故其軫淺取其便于旋習也輈以木為之長一丈四尺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橫衡于輈下以引兩服之靷引車之力此為最要其曲處分作五分每分以皮束之使之堅固其文章粲然可觀而梁則言其形耳游環以皮為之當兩服背上以其游移無定處故謂之游環引兩驂之外轡貫于皮圈中執之則驂雖欲外出而不可得矣服馬四轡亦貫于環之中而但言驂者以驂尤難制也脅驅以皮二條前繫衡之兩端後繫軫之兩端當兩驂兩服之間以其當服馬脅之外而驅驂馬故謂之脅驅則驂雖內入而不可得矣夫有皮在外服亦不得外出而但言驅者以其制重于驅驂

也可何以他人則人皆賴
百其光以易之矣死非不愛
其身也以徒死為不足惜也
然故以百夫之特易是以為
死之重故以百人贖一人求
其心而不辭耳其如卒不可
贖何哉
次末章詩相做
欲貧章詩頗入以夫不在而
作此詩意謂夫婦之情無所
解于其心者也我于君子之
不在而豈能忘情耶今夫鴥
彼晨風之鳥則歸彼鬱然之
北林物尚有所歸矣況我以
君子為歸者也今也睽違于
外而使我未得見之是以念
此身之無依憂心欽欽而不
忘焉奈我之不忘君子如此

寍于是乎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陶詩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其序所謂康公從治命以三子為殉蓋據此也而東坡和陶詩云此生泰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謂三良亦不得為無罪也○及過秦穆墓又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耶康公也蓋至此而其論始定

晨風全

此詩以欽欽二字為骨有一步深一步意取興晨風以其往來之疾見物猶有所歸而吾反無所託也憂心欽欽但憂

欲君子其亦宜以心而作心
矣如之何如之何忘我之多
乎使忘我不多何喋違君之
之久哉
山有二章詩說山則有苞櫟
矣隰則有六駮矣況我未見
君子則憂想之甚靡靡而靡
樂矣見我之思君子如此彼
君子者如之何不念契闊之
後而猶歸之無期乃忘我之
多矣此乎　次章詩相做
補新詩人思君子詞意悽
惋大抵君子在外忘其舊
歌云云是思念中有嘆
望之詞乃不忘君子愛君子
如何忘我之多不必說見
宜貴相忘亦不必以多字
為時之久

而不忘耳然適可樂則猶可解康樂則憂心之甚有抑鬱無聊不能為情者矣然但止於不樂耳若如醉則又昏迷憒亂愛心且益甚矣如何如何是直說不是疑詞總言我不忘君子君子如何而忘我之多此其所以可憂也只久而不返便謂忘之而日積一日便以為多態君子未必忘之特以婦人多憂多疑故興言及此且其言似怨似訴含蓄意思無窮初不言其所以忘之故也○有說以先貧後富為言與緇情義不宜頓忘者俱傷忠厚之旨即如晨風之歌亦出于秦非等自是秦風不必果有見棄之事朱傳云不在亦不必深求○孔氏曰木皮青曰駮遥望似駮馬故謂之駮○王由甫曰駮之言六檄所見而言

緇衣首章語泰保辭悍樂于
戰鬥故其人平居相謂曰豈
嘗不能於平時則不足以共
事于一旦我之所以欲與子
同袍者豈以子之無衣而故
與子同袍哉蓋以居王土食
王毛皆當請王之獄其戒中
外有警一旦以王命而興師
則將修我戈矛與子同仇于
鋒鏑之間而相死以捐職焉
然則恐一於一袍之同者為
是故乃豈曰無衣云乎哉
次末章詩相做
補新詩諸中有慷慨意嫌
戰中有休戚蓋從秦之
習而帶關之道也
渭陽詩雖重耳出亡在外移
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

無衣全

無章上下各相應以同仇等意為主言相待於無事之時正欲相死于有事之日也○王于興師是未然事秦本岐周故地故其民猶知有王云非為無衣之故而緈袍總之獨懷故人之情必非僅有無相恤之謂同仇不必定指復仇只是同去敵王之愾如我起難而子未嘗後至于陷陣而我未嘗却走直有奮不為身共與同死意偕行猶作同若作患難相恤便有怯死的光景非詩本意○按此詩一則見有從王之義一則見有相死之勇

渭陽全

通詩以送為主贈乃送中事上是送之有所在而以所乘贈之

送之送晉而作此詩言我過
氏在外十九年今始復國研
之宗昭有托而秦之後會无
期情不忍別而送之渭陽將
何以贈之乎我舅入嗣侯位
路車乘黃所宜有也則贈之
以乘路乘黃馬駕以表甥舅
之情已矣能無思乎哉
悠悠章詩雖我舅也兄弟九
人而彼獨得以嗣位領靡
者之得以復與而死者不可
以復見感送舅氏悠悠我思
實切如存之痛焉然行必有
贈今我何以贈之乎我舅入
嗣侯位瓊瑰玉佩所宜有也
則贈之以瓊瑰為甥舅
男之情于此而少長之矣
夫世子於舅送之既不其情

下是送之以有所思而以所佩贈之也○文公在外十九年而今始復國兄弟九人而彼幸獨全時康公送之一片甥舅交情慇懃自不容已故渭陽不以為遠及念母之不見而悵然者有還之日死者無生之年悠悠之思有無限感慨又非徒為一時餞別之情而已其贈以車馬玉佩者為舅氏此行將為諸侯而此正諸侯之服御故也大抵此詩是因送而敘其送行光景須輕描淡寫而委婉之思宜含蓄不露彼謂送之遠贈之厚與歡然自以為情俱非風人之旨即如悠悠我思一語讀之何等感慨而思母之情悠悠言外如云驪駒觴矣而徒然于方寸者無窮豈但別離之是念耶非先輩安得有此蘊藉語

言則豈有所及乎若詩人之可謂忠告而善道矣。補新台敍是惡求安然免於為足惡焉皆若乎獨此雖與以之剌惡處切分以斯之ゝ子與惡根宜物之甚有鴞桑止以與惡可警之甚知而不已惟新然矣進各其始言其私惡之久也識于不淺顧倒忠乎近計其終言斯悔禍之晚也思乎正與頎宇相照為鎖下亦則不必後思乎從與其後思乎後能者先知於而此雖剌諷寘是忠告

防有鵲巢詩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以詞曰限防之上則有鵲巢矣邛丘之中則有旨苕矣物各有所止如此況於人也我之所美者也誰復設為是之詞以侜張乎之所美而生彼擬之之心乎是以使我憂之ゝ深至於心焉忉忉而弗能已也。

中唐乎謂中唐之甓則有鷊鷊之甓矣邛丘之中則有旨鷊矣物各安其所止如此況此人也乎之所美者也誰復設為誑之語以侜張乎之所美而無嫌隙之端乎是以使我憂之ゝ深至於心焉惕惕而不得寧也夫溺乎情之所私不忍憂或間之可以見性情之不正矣。

月出首章謂此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若曰月之出也則

而無其心終即欲為敗而已與其日与乱同事者往ゝ如此○陶逸則曰桜國人知之一語便是刺上人而其事必有不可知者且斧以斯之有斬而討之意。

附攷序曰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傳以至於不義惡加于萬民焉○朱子稽傳曰陳佗文公子桓公鮑之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為蔡人所殺又曰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乱賊被討故以無良之詩与之不知其信然否也○魯申公曰泄門泄冶諫靈公乱寧儀行父殺而因之冶作是詩

防有鵲巢全

詩意通重忉ゝ惕ゝ上詩柄所謂憂或間之者也鵲善相地安則為巣者宜荒地不成則旨中唐有甓人牢吹之則成其美卬有旨鷊人莫成之則成其文総是以所宜有與所不當有之意侜張者言驚為乎虛誑不根之詞以誑惑予欲使有携貳之心也然謂之曰誰則尚在疑似之間○歐陽氏曰鵲巣以漸而構成若以蔓而牽引故以與讒言。

附攷子貢傳灵公所説因泄冶内子憂之賦防有鵲巢○埤雅云鷊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綬具五色因小草似翩故取義焉須知是鷊草非云鷊鳥

月出全

皎然而光明矣人之佼兮則僚然而美好矣斯人也固吾之所深思而至于窈糾者也安得見而見之以舒吾窈糾之情使幽遠想得之思得因之而自解矣乎今也望之不見則憂之益深是以為之勞心而悄然蓋不得其抑鬱之至者也。

其出次章謂不但此也月出則皓然而潔白矣佼人則懰然而宣朗矣然而不可見也安得從而見之以舒吾憂受之情乎使中心之煩勞者得以自釋也哉是以勞心為之慘然而動搖也。末章倣同

胡為乎謂靈公淫于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株林民於詩見人之有所往也必有故也而況人君之舉動既危之觀瞻係焉今吾君也胡為乎而往于株林也非適將至株林從乎夏南也豈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而適之耳不然胡為乎株林也驚我垂諱然人之有所往也亦貴乎以其時也今吾君駕我乘馬而往說于株野之中焉又不特一時說之已也但見乘我乘駒方晨而出以朝食于株如此而夕如此而朝何如乎若是之无節也哉夫夏姬不可言也而但指其子以寓乎訊刺之意淫夏姬之顛不可道也而但指其地以致乎悲ゝ之慎斷國志乎之

無垂僚字懰字燎字是相悅處慘字憂字悄字慅字是相念處然悅則自然相念意自聯貫月出於夜正私心發動之時故因以起興李太白詩云美人如花隔雲端是也窈糾思之幽遠不可窮鬱結不可解也懮受言心自受其憂煩也天紹紏紧之意凡人心平則舒緩有憂則紏紧也註中安得見之四字發在舒字之上是與望之意非謂不得見而云也惟切于與見故至於憂勞末句適根上句說來○序曰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陶逸則曰月出陰慼之象疑刺其君之不可得見而賢者憂勞也備記之

株林全

此詩本言公之從夏姬也乃始不明言所從之人而特言其子終不明言其人而但指其地皆微詞也詞若為之諱其實欲蓋而彌彰矣○朱豊城曰衛之乱至墻有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株林而極于是有楚入陳之禍此之謂女戎比事以觀可為淫亂之炯戒

附攷左傳史記靈公十四年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之十五年公與二子飲於夏氏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怨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徵舒自立為陳侯明年楚莊王伐

[illegible]其𦐖首章趙致慎賦重人不堪其苦而倦此詩曰隰有萇楚其枝則柔嫩矣夭夭少好而無知則亦政不能若無知故也少深矣所以然者不能推擇然不能處故得以相忘于化育之內也予其若之無知乎使我亦無知何為而有知足之苦也

次末二章摘相做

匪風首章講周室衰微賢人憂嘆而作此詩言當時周發而無天怨常傷而但殺覆則中心但然而不寧而豈之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陵遲其然矣頹周之人是以中心為之怛然耳

次章諒相做

嘆萇楚之無室無家覓已之有室有家則有累也為民上者使民欲為盛世之草木而不可得則國幾不臘矣、莊凝字曰有生之樂人孰無之反羨草木之無知則不聊生甚矣與苕華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皆痛極之詞也南史某公主云願兒生生世世莫作有情之物語意類此閱者悽絕

匪風全

此詩首言已切傷周之念而下欲厚歸周之人上下相承看頗瞻周道誰將西歸等句極宜着精神發揮○凡風發車偈大都出於陵然不測中故中往往怛然此猶有天僕之恐在覆轍之慮而今匪為此也特顧瞻周道而傷周室之陵夷故耳乃王風

講雖重說夫我切傷周之念如此若有欲周之人我將何以厚之乎彼顧我所欲也誰能陰哉有則我積為之溉其釜鬵我所新也誰將西歸乎有則我撫慰之以好音喪此一人周以彰其忠義之美周人之天下亦可動其勤王之思耶以見思之之甚但不西歸之人則思有以厚之也

補新這歸還于鎬王室微弱無所控告遂思西周之政不可復遂周道上若有西歸以朝周者則宗起共王來以達於天下諸侯無不[illegible]周道[illegible]上[illegible]衆者也懷好音矣一

之不競與周轍之既東亦有隱言外周道二字內便有嘆黍離周與人意○故末遂承言如有此人我當作歌以表揚其忠誠基無非一點忠君愛國之誠所激發也溉之釜鬵猶太史公頴為執鞭之意云者且然而未必之詞西歸雖訛朝周而望其共扶王室以還鎬之故都其中感慨要自無限頗好看可懷而西歸者卒不可得瞻周道寧能已于怛且吊哉○按西歸指朝周而意之所缺則遂演迄指當時諸侯而言想此時周未東遷猶都鎬故曰西歸至鄭都渭檜在周之東故云西歸恐蒼詩人之意恐不為匪上一檜言也○或曰此周既東而傷感之詩人不堪東周之苦而深痛情于西周之亡故說着西歸之人便

人以風天下乎

講曹風大意蜉蝣念遠慮候人刺小人所以賢之不振而周有思也卽有鳴鳩之君子而不在其位概奈何

我

蜉蝣首章趙此詩刺時人細娛而忘遠慮作也意曰夫人不素有以自前之娛而苟有遠大之慮蜉蝣之羽翼鮮明如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則所謂習矣若安在我並則人之玩細娛而忘遠慮禍必生於旦夕者何以異於是我是故我心之憂矣而欲其于我歸處以歡其規箴之蓋也不然亦愉樂以亡而已誰可救我

思有以厚之非必望天下之歸周也語意自在言外

曹風

講曰武王封弟叔振鐸于曹即今濟陰定陶是也至十一世周惠王時昭公好奢而曹風乃作○疏曰叔鐸十一世為昭公班立九年子共公襄立譜以為止此二公時詩

蜉蝣全

三章一意看全重心之憂矣一句為主天下事往往以無憂而釀成可憂彼玩細娛而忘遠慮者醉生夢死為歡幾何真所謂蜉蝣于天地者也蜉蝣朝生暮死而不自知則彼人之心其不靈亦甚矣而欲其於我歸處者言曰與我相親得從容談

次末章摘切做

新這心之憂矣愛其為蜉蝣也歸處猶同歸而與我處也歸字為有朝夕儆戒意與末節明云於我歸說是言說之說於意更深衍韵亦協不必作稅○掘閱曰掘地而出其形可閱故曰掘閱黃氏謂形容鮮潔如雪者亦易讀識之意也

候人首章講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若謂名器不可以濫施用舍必當于所適何今日之不然乎彼候人以迎送賓客為事則何戈與祋宜矣況大夫以正君善俗為職必日登明者乃宜為之若彼其之子適不足以稱其職

歡歡誠得蓋意不必拘定歸于我家說或謂如楚芊尹申亥舍靈王于家之為此從小序刺君之說

附攷按衣裳楚楚只在蜉蝣上借說猶東坡云翅如車輪玄衣縞裳之謂○掘閱孔疏謂此蟲土裡化生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解閱者終未決必及讀管子掘閱得玉乃知閱與穴通言其掘起于穴也蜉蝣甲下有小羽如雪之[illegible]是為麻衣

候人全

此詩彼其之子三百赤芾二句宜看首三章刺在位多小人便見遠君子意下承言小人得志而君子失位總見人君用舍之皆非也

德不足以弘化其不可以居此位也明矣君使之居大夫之位而服赤芾之服者凡三百其人焉謂之何哉。維鵜書疏彼鵜水鳥也鵜在水而濡其翼維鵜在梁則不濡其翼矣然則有大夫之德者宜服大夫之服也若彼其之子乃庸流也今乃在大夫之位而服大夫之服則亦不稱其服矣君何爲而服之一至此哉。 三章諷相微薈兮蔚遠矣遠君子而親小人如此則小人必榮安泮而不盛君子之遇安得而不窮瘁乎觀夫南山其草木薈兮蔚兮以極其盛多而朝隮之時有雲氣以升騰于上焉

候人兮三章○呼擁之盛在候人則宜在之子則不宜二彼字相呼畢竟共與勿依號義作賦彼其之子輕之之辭以小人服赤芾已見匪人在位而況服赤芾者三百則又小人衆多即此便見服之盛而寵之至矣○所以使之子得如此者彼何人哉下遂因此而興不稱其服不遂其寵見鵜以處非其地而欲不遂此以詩非其分而位不宜也但之子不足怪彼服且寵之者則非心之情矣

附攷周禮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二人史六人其徒百二十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候迎賓客何戈與祋則其徒也○郭景純曰鵜鶘好群飛沉水食魚陸元恪曰鵜喙長

然則小人以三百之衆而服赤芾之盛服其氣燄之盛極何以異于是哉又觀彼季女之婉兮孌兮守分不求之自若不以得志矣而飢困反不免焉然則君子以守道之正而反貧賤之困者何以異于是哉夫柄國之權而君之激用舍之顛置如此則國家之敗由官邪始矣曹其何以爲國哉。補新查說是做保其榮處準但保其美斯飢矣斯字有來歷奕不可從說色亦當王當時于此譏必此篇之婉兮方興服稅鳲鳩有卒體詩人只以惡子之不心埃未散而作彼鳴鳩之

尺餘領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共抒水令竭故曰淘河

薈兮末章○末章上下段比意各兼二意看小人本自覩進而君且復寵之故愈盛其與草木叢生而又加以雲氣者何異君子本自恬守而君復棄之故愈困其與季女婉孌而反飢餓者何異小人道長則然君子道消此盛彼衰理所必至蕃非材之進良材之棄好女之進惡女之佹古今同慨

鳲鳩全

通章以心如結爲主而儀之一正其用心之所在故帶與弁之何常度是其儀一中事亦即舉以見儀之不忒也因是下之

在彼其子七兮子雖不一其飼之則如一然君子之儀合隱顯久暫而如一矣夫儀之所在即心之所在心專之如一而無二正心之操存最密而無纖有知物之同結不可離者也若曰占外而知內猶淺之乎言儀矣豈善說君子之用心者乎鳲鳩次章謂然此心結而儀一即服飾之微亦有是微者彼鳩雖專一故不失在梅之于君子之心專一故不失良外之儀帶弁于身以制則伊絲矣弁騏于首因帶之絲其色則伊騏矣帶取乎絲取乎騏宜遇之愈帶弁乎纏弁弁乎帶循一定之常此儀

可以表正四國而上之可以感格天心皆此如結之心為之矣

鳲鳩首章○鳲鳩之子雖不一而鳲鳩飼之之心則一其子之衆雖無常而鳲鳩居以待之則有常想以興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處儀即其心之可見者故用心不是用之內正就心之作用上說心之收歛如物結作一塊然不能解而為二也人只見君子無隱無顯無久無暫而無一忒其度以為此其儀之一而不知正其心之運于隱顯久暫間者無一毫作輟也要須知以心為主不用占內知外之說○徒說因儀而想見其心或說以心結而徵之為儀一皆非詩旨

鳲鳩二三四章○帶必絲弁必騏固見有常而以絲為帶則必

一之一端也而執非心之一乎鳲鳩三章謂然君子之心往而儀一然徒獨善其身已哉彼鳩性有常不失在棘之矣君子之心均一於以為有常之度則保其儀而其儀自不差忒其儀既不忒則公儀足以示法於望足以長國四國之人心皆有觀感而正其儀矣不惟以正是四國乎鳲鳩末章謂夫君子儀一而正四國又豈但及於一時已哉彼鳩性有定不失在榛之于君子心一而儀義則建極於上化被於外將以正是國人矣正是國人則君子之化國天人未頗之身也安知其一足以永年歟儀足以定

騏爲弁上下相稱尤見其有常此雖儀一中之一端而要之心之如結所著見者如此其儀不忒不專指帶弁泛就一身之舉動言此即首章儀之一而繫之根心之如結說儀惟有差忒故不正若不忒則已先自正便能消其不一之心化其不常之度非止是四國而何但重義是以正之還是未然事國人即四國之人正是國人因未註着一能字人多作已然看恐詩人只想慕君子原非實事四國不可一日而不正則不可一日而無君子之儀胡不萬年只願其表正之久也言以其儀一之心上通于天而又胡不萬年也只在頌美中寓祝頌意不重願其壽上

下泉全

胡不歸考蓋欲使吾人有所藉而被大道之化。蓋其所為君子之心始不惟不足化人而且上通於天矣。寺若人而不能用此詩人所以嘆其莫知深情之也。

剛泉章 傷王室凌夷而小國困弊故作此詩思憶王室督小國之所賴以為庇者也。哲王室衰微而小國之民苦重困也。至于今有慨也。彼泉水以深物也。若稂洌然而寒之下泉則苞稂浸焉非惟不以遂其生。且有以傷其生矣。然也。王室凌夷而小國困弊不有類於是乎。夫洌彼下泉、浸彼苞稂矣。念此困弊之跡而愾然寤嘆也。則念彼周京

此詩前二章專傷小命彼句。為寺未是思古以四國二句為主然耶然、然而平然有傷今而思古而思古首所以傷今之不然也。但前三章是以下泉二句中含有王室凌夷小國困敝之意。末章是顯上說思古意就是興意全然不用補綴此處又有分別

下泉前三章。比意重王室凌夷上王室凌夷正小國所以困敝也。此便見王室之可傷處。遂以起興嘆周室之衰也。此詩托興因以為比。與他詩不同。說者多於首二句捺入正意下文作個興語以起下意。是一語而作兩瑚說矣。似失詩體。或先說正意而以比意貼明因味嘆其詞以興則先正後比尤非托物之

矣。以周京為根本而東微而何時復見周京之盛而小國有所利賴耶。

二三章詳倣

首章喻夫今日之困周如此矣。追思古昔盛時、豈如今日哉。苞稂然、而美之蕭蕭非無自而美也。由膏澤而以霑之也。今小國之所以苦由王室之衰以庇之也。然黍苗既芃芃而盛矣乃又有陰雨以膏之則誠哉其盛於何如。四國有王民已沐其恩矣乃又有郇伯而德以慰勞之則若得承膏何如耶。今也不惟無郇伯之勞。而王室已非昔日之王室。古之民何其幸。今之民何其不幸耶。

意要知首二句即具比興二意。只順文說去而比興之意自在不必盡就添足。亦不必頭上安頭也。此徐玄扈說意最得說詩之法

芃芃黍苗章。此章往說謂上二句喻小國得安由見庇于君。下因興小國得安又見賴于臣。似上下段覺有王室之庇郇伯之勞。而意必須添出。既比後興語恐隔斷詩人口氣。薛方山謂此章宜作類比。如鴇羽之例。蓋本文四句本比體。就用其語而相呼故為比而興也。語意云黍苗既芃芃而陰雨又有膏澤之潤。此黍苗之所以益盛也。四國已有王。而郇伯又有旬宣之勞此小國之所以益安也。此略倣類義與本章語意有合。○輔潛

補新吉翁三節只作比不必從作興意者得勝樣論新心止不平也。亂也。實而曰勞謂醒眼不見周京之盛故嘆而念之也。念周京者念其何也。念其四國有王與郇伯勞之時也。多明謂周京無一人而當時大國而悅耶觀作

補豳風大意 七月見周公事君處變之道。鴟鴞見周公事君處變之道。東山見周公恤下之仁。破斧見軍士有作公之心。伐柯見東人喜公之至。九罭見東人愛公之情。狼跋見公所不失其常。此其所以能安周也。

菴曰。匪風下泉。雖皆思周之詩。然匪風作于東遷之前。其意尚覬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于禰桓之後。不復有覬望之意。直慨嘆想慕之而已

豳風

按公劉脩后稷之業。立國于豳之谷。周公于是述豳俗以戒成王。太師陳其詩為豳國之風焉。豳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豳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亂。別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反正。十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則循環而為治世矣。○朱克升曰周公之詩。不入于雅。風雅不同體也。不入于魯。周公未嘗治魯也。不旬為國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也。公之詩無所可係。特

補豳風總論 先劉公劉所遷之國也。惟七月一章係其國之風。鴟鴞以下數章則周公居東之時之詩而附於豳者也。先正以為居於其邑。不得為正。故居變風之末。然人有為之說曰。風者聲音之變。非周公親與止之。于則曰風。以二南繼之。周家王化之盛也。以七月繼之。王化之終也。此始末相承之意又焉之。或曰變風終於豳之末也。繼以變而之始也。多周公之詩。此後即雅頌。豳風之所以為終。又雅之所以始也

刪 七月章全旨 七月之詩奉

以七月之故而為豳。破斧以下又以公之故而為豳。且公所食邑在豳岐之間。豳者公采邑也。豳與二南相為終始。見尊周公與文王等矣。

七月全

此詩前章總敘衣食之預言其事也。中四章終上為衣之意。末三章終上為食之意。詳其事也。凡民生之勤。未有不由于上之勸課者。而豳民未寒思衣。未饑思食。正后稷公劉風化所感。欲王御錦繡而想女紅之艱。享玉食而念農民之苦。使無一息敢暇逸也。即如一火星之流。一氣候之改。一禽鳥之鳴。一昆虫之變。皆何與于民。而惻然興感。汲汲焉采桑且蚕事未終。載績已急

而桑枝而績苧而狩以為
衣春而耕秋而收苧而屋
以勤食事未起而先謀時
未至而先備日星霜露無
日不歷其氣草木昆蟲無
物不驗其候君臣父子夫
婦長幼無一不中其則此
豳風之所以為后稷植其
原公劉濬其流太王居豳
其所為謀民之務者端也
此王業之本也
七月首章總周公以成王未
知民事之艱難故陳后稷公
劉風化之所由使朝夕誦
諷以戒之意謂我周之有天
下始之于邠而邠人之俗至
知之乎其於衣食也為甚急
而其備衣食也為甚預焉以

衣裳既備衆禍無犯狩獵方勤室廬亦謹今日菁一美酒明日
置一壺飯今日去收瓜壺苴荼明日去收黍稷菽麥今日築場
以納禾稼明日乘屋以執宮功今日既鑿冰以供凌陰之役明
日又舉酒以祝君上之壽一歲之間自春而夏而秋而冬孜孜
汲汲無一時不為衣食之謀一家之中若男若女若老若幼亦
無一人不力于農桑之務且今歲之蠶桑若此明年之蠶月復
然今歲之稼事既同明春之播穀又始窮年累月無敢少休至
其家庭之間少者敬其老老者愛其幼上下之際君以親民為
急民以奉上為忠故觀七月之詩非特見小民之父父子子夫
夫婦婦有忠誠慈孝勤儉之風而亦見邠公之世君君臣臣上

數衣也豳言之謂雖七八斗
猶建戌火星下而西流則暑
退而寒將至矣至于九月霜
降始寒故長者授衣於家婦
以為禦寒之備焉所以蚤者
豈遲計哉蓋以一陽月之日
則觱發而風寒矣二陽月之
日則栗烈而氣寒矣使無可
授之衣無可授之褐何以禦
此風氣之寒而卒此歲乎是
月衣雖在乎冬而授衣則在
乎秋此其為衣之預也何如
以為食之謀言方乎三陽
月之日則往修田廬以修其
田器四陽月之日則即彼南
畝以奉趾而耕于斯時也壯
者既皆出而在田而老者則
將其婦子以饁彼南畝之地

下樂業宇宙太和景象周公豈獨著于輔導抑亦長于立言
七月流火首章○首章前段重授衣後段重于耜舉趾大寒在
冬而御寒之備已始於秋收成在秋而務農之事已首於春總
見他衣食之豫通章以一豫字為主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
索食皆邠公之風化所不載也火為心星西流則陽消陰長暑
退而將寒是以邠人家長舉衣以授家衆未幾而風寒氣寒序
且蹙至無衣褐何以御之此見授衣不得不早三陽之日往脩
田器四陽之日舉趾而耕至老者偕婦子而來饁田畯亦至喜
謂公私之有賴此見力田自不得不勤然首章實備一篇之義
非特小民之蠶績狩獵即公上之蒸嘗祭饗俱當括于此○

豁治田事而用力耕故田畯
勸衆之喜亦至而喜之也是
收成雖在於秋而務農則在
于春此其為食之預也何如
補新直六句公上是授衣之
說下是為食之預此章本
食二段乃播言之始以啟
下七章之意七月之詩以
衣食為急而衣食所謀以
蠶織為貴必言七月者三
陰之月陰氣始盛于是預
為治田之備所以待之
晚矣所以至喜總上四句
亦兼君民說言不惟君之
然也有以澤其民之於
幼亦然則其所以至於
喜也已
七月次章講夫而民衣食也之

顧鄰初曰七月以後陰漸長故以月言十一月以後陽漸長故
以日言月陰而日陽此聖人扶陽抑陰之意
附孜按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時千二
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七
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此詩上述邠俗而七月流
火蓋據周時所見而言○說文觱咸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栗故
名觱發栗烈風駁蒸寒氣之栗烈謂寒氣凜冽使人戰栗也
孔氏疏云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
七月流火二章○此章因欲說蠶事故再提起授衣與首章
叙者不同蠶始生則采桑以飼之蠶未齊則采蘩以啖之總是

預知此采何以見之此節
其預於之事而詳言之七月
火見之漸也九月授衣所
以禦寒也然衣出于蠶使不
先於而為蠶何有于衣之可
授乎設當春載陽有鳴倉庚
之時而蠶之始生者宜飼之
以蠶也則女執懿筐遵彼微
行之中求柔桑以飼夫蠶
之始生者及夫蘩用遲遲
之異蠶有生而未齊者宜收
之以蘩也則采蘩之女祁祁
而衆于以采蘩以蒸夫蠶之
未齊者日夫惟治之于春庶
乎有衣而可授之于秋也然
此治蠶之女有遠嫁公室於
感時而有傷悲之心以為吾
當許嫁公子今將及公子同

一時事其曰載陽遲遲只詩人點景之語人情在陽則舒在陰
則慘故春日之行初見其獨遲玩執懿筐遵微行與采蘩祁祁
等語想見一時士女懽樂之氣與載道而其中有女乃獨懷
然而傷悲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也此本詩人體外生
情之寫其時情景宛然如畫餘音嫋嫋想見古人才情若只說
公子娶平國中請家女子蠶桑有何意趣蓋當治蠶之時正婚
姻之候故其所感如此衣雖授於秋而邠民則修於春皆為衣
之豫也
附孜埤雅倉庚知分鳴鵙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陰氣至
而鵙鳴

歸而父母其遠矣當悲之懷安說以自安哉邠人因時治蠶而因有所感者如此

七月三章謂夫七月暑退將寒矣是爲禦冬之備亦既成矣又預擬來歲治蠶之用乃於八月收取萑葦以爲曲薄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桑之大者可以條取也則取彼斧斨以伐遠揚之枝桑之小者不可以條取也則取其葉而存猗猗之條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悉至矣又夫七月鳴鵙則麻熟之漸也八月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爲布而凡此蠶績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爲鮮明皆以供上而爲公子之裳也蓋不惟吾人之禦寒有備而且得盡奉上之誠矣而何樂如之矣意哉

四月章言四月純陽然陰極于上陰胎于下故葽感之而先秀也以至一陰之月蜩感之而鳴四陰之月禾困之而熟及純陰之月而草木零落則大寒之候將至矣雖蠶桑之功雖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必於十一月則獵取狐之皮以奉爲公子之裘十二月又率衆同往繼續于貉之武功其於獸之小者則私之爲己有而獻之大者則獻之於公以爲禦寒之具蓋不惟吾人之禦寒有備而且有以竭忠君愛上之心矣又何樂

七月流火三章○此章文言七月流火見今歲授衣已備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具故于八月預收萑葦以備樣蠶之用至來歲治蠶之月則大小畢取遠如前日爰求柔桑故蠶生於陽氣之深時故以倉庚爲候麻成於陰氣之應時故以鳴鵙爲候春爲而蠶所以爲帛也秋爲而績所以爲布也而凡此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玄黃之色而朱者尤爲鮮明獻爲公子之裳則民之安於秩續者皆少藉以答公上之賜矣○玄象乾黃象地朱象南方之火俱是正色故爲公子之裳○唐士雅曰獻裳不言公而于言公子如左傳云稱太子抑無私也此原不是布縷之征只藉此以表愛上之誠云耳

附攷程子曰蠶月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詩中所叙日月雖參差不齊而無月不備惟缺三月乃蠶月條桑正三月之候

四月秀葽章○秀葽四句見天時變而物因感之以化四月純陽而陰已胎葽感陰氣之先者故物之秀自葽始蜩陰類也故鳴始于五月八月其穫蓋秋陰盛正成物之時十月隕蘀陰氣極殺氣盛也總說寒之漸進爲下狩獵張本後段以于貉其同爲言同謂作以狩古者凡起徒役不過家一人爲正卒惟田狩則正卒羨卒盡行故曰同○桂山先生曰武功只是田事莫作講武纘武亦只繼前日于貉之功非謂年年相繼也不必拘禹

褐之是意哉

補註四節評爲褐之章首四月說起蓋陽壯陰伏自是則一陽四陰以至純陰而大寒至矣貉賤而狐貴故獻其貴從小而祇大故獻其大纘武功謂繼前日于貉之功也有說纘武于獵見王之法誠有之然此處重在得皮以禦寒不重在講武

五月章講說邠人禦寒之用不特一衣褐之備已也彼氣候以時而推遷見其以時而變化故斯螽莎雞蟋蟀一物也就時乎五月斯爲斯螽躍而動股以鳴爲六月則爲莎雞振羽而飛以翅鳴則由是七月則寒尚未至猶安於在野之常也由是而八月則寒氣將至而在於人之宇下也由是而九月則寒甚而寒漸盛由宇而在戶爲避夫十月則以爲蟋蟀入我床下爲夫觀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故於穹窒之隙能生風者則塞之於是能容鼠者則熏其鼠而去之於其北出之向以穿夫風路之向之處在南之戶以禦夫寒冽之氣斯則禦寒之道盡矣於是詔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以至歲矣夫邠人於禦寒一事既將而養續又時而狩獵又將以治其宮室則於禦

兵於農之意獲豵豣豕豵豣言不言只重于貉而并獲豵豣故又以豣爲獻此特出邠民無己之愛不必拘禦寒而謂豣亦獻其皮也且豣皮可服豈必終公子之用只泛說爲長夫小民衛冀肩陰以得狐貉之用而念念不忘公上非忠愛之至而何○唐士雅曰因天時之變而物化隨之故朱註只言陰之漸進而不言葽蜩所重不在物也與下章睹昆蟲之變化者不同○徐玄扈曰私豵獻豣周禮所謂小禽私之大禽公之是也

五月斯螽○此章言衣褐雖備而非入室終無以禦寒故又感物變而早爲之計斯螽是蚱蜢莎雞是絡緯蟋蟀是蛩自是三物言物生互相變化亦不可知但有在野至牀下定是蟋蟀不詳承上言夫以昆蟲尤不堪寒而况於人乎隙能生寒而凡又能生隙故塞向以當風發之風防寒之外入墐戶以禦栗烈之氣防寒之內出亦長者命家衆爲之歲改于十一月之時令十月則歲將改故註曰歲將改矣自田而來也故曰入此室處總之嗟我三句見老者之愛幼稚衣褐雖備而又治室以禦之方見註中終首章禦寒之意

附攷書經征有扈數其怠棄三正蔡氏以爲子丑寅之建唐虞以前當已有之今按何以卒歲在二之日下則夏正之歲也曰爲改歲在十月之下則非夏正之歲者也蓋以建寅數之者時王之正朔也以一之日數者邠人之紀候也當時民

[illegible]

首告武庚不可更毀我王室猶我所爲維持王室如此其勤勞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乃盡舉至此而王室猶然未安未遂不詩不作詩以喻王非只欲自陳其心迹而已語意相貫○按此詩朱子原依孔氏疏以居東爲東征謂鴟鴞作于誅管蔡之後也至蔡氏書傳乃采子瞻年之說作避位居東而詩貽王舊與此不同但詩言既取我子則武庚既敗管蔡而管蔡既已受誅矣今讀鴟鴞之詩者不必求合于蔡氏書傳也

鴟鴞首章○首章以無毀我室句爲主呼鴟鴞者呼武庚也毀管蔡者陷之于惡罪陷之於刑戮也當時罪党二叔挾武庚爲亂但詩人只詩如此說曰既取我子特借以喚起王室之不宜毀耳下申言取子之毒無非甚毀室之尤毒耶此毀字中便含愛惜意室字中便含勤勞意聖言自是意味深長

迨天未陰雨章○此與下章似承上章言不可更毀王室說來此章言及時而治以防患于未然只重偏旁而上宜於迨字上看精神至下民或敢侮予只輕輕帶說以明已預防之密耳下民指東下之人此就陰雨中說來味一或字乃庶幾無患之詞若作決詞看則翹翹漂搖便說不去且與周公處武庚毀王室意不合矣朱傳深愛王室亦只在思患預防上來○唐荆川曰此章合下意但不可把制禮作樂說若制禮作樂乃迎歸以後爲冢宰時事此時尚未及也只可以吐哺握髮輔理承化上去論

[illegible]

予手拮据章○此章以曰予未有室家句爲主說者或將註言作巢之始當在綢繆牖户之前此言王室之未集上曰深愛王室則爲既集時矣不知此言始字即上章所謂預也此言所以勤勞即指其豫防之時而言也拮据言手口並作下捋荼以蓄而聚之即所作之事也既手與口而並作則亦口與手而盡瘏拮据言手卒瘏言口互文也夫公之平日勤勞而任貿苗治何爲拮据而天下之愛戴尚淺人心之歸附未深故曰未有室家當時流言必以周公平日勤勞爲已謀故周公言其爲皆王室正以破其不利孺子之說耳○徐玄扈曰五個予字可玩勞亦予也病亦予也惟予而已至可他誰哉爲予室故也上四予字見匪躬之義下一予字見体國之忠

予羽譙譙章○末章言羽譙譙尾翛翛本期以免風雨之厄而風雨又從而飄搖之則翹翹之室不可保而已之哀鳴始不容不汲汲矣羽殺尾敝正與綢繆卒瘏應予室翹翹與未有室家應風雨所飄搖又與上陰雨應多難乘之只就武庚煽亂以動搖王室說嘵嘵之鳴意在感悟成王而定王室已表已所以作詩之故也讀鴟鴞一詩公惟汲汲然自訴其忠赤而無一毫怨尤不遜之詞公何嘗以孺子視王哉萬世而下猶想見公之心事如青天白日即此可以律恭操之徒矣

東山全

不歸在外可謂久矣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可謂勞矣室中歸而至家之具正男女婚姻之期斯時倉庚于飛則此其羽矣之子歸于此時以于歸則其皇其馬或駁其馬矣以言其成命之禮則親結其縭而致必敬之戒以言其往送之儀則九十其儀而有其門之光民歸士之未有室家者及時婚姻救其時以承祿婉之求而其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于道之慰其調之歡樂諸己之得可伸又當[illegible]如[illegible]大周公[illegible]勞歸上其[illegible]之言[illegible]其老之望[illegible]不[illegible]出[illegible]於[illegible]而[illegible]勞[illegible]如此可謂

室亦時與上室廬荒廢相照應離家既久一旦言歸偶見苦瓜繫在栗薪不覺感慨言自我不見故鄉景物已是三年追憶去時恍然如昨方喜斬伐之不死而今倚若此乎此時家人婦子歡喜相迎不言可知而反借一微物以描寫欣喜之意若隱若躍簡目有無非感慨唐詩始得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味自我不見之語此詩頗得其趣

附孜孔氏疏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長鳴而喜蟬史云此鳥好晴惡陰將雨則鳴將晴則飛嘗見格物拾論云鸛水鳥仰天號鳴必將有雨按此則蟻出垤而就食之說似不必拘

東山四章○此重晉四句叙往來之勞下乃及其遂男女之樂

則通天下之志者矣

破斧首章言軍士以前篇周公歸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曰弓矢方幅于武庚而我中發出于東山斧既破矣斨亦缺為我勞何如也是役也不知者以為公除其詩已矣也而為一身謀矣即知者以為除其偏亂者而為一國謀矣誰知公之心有大于此者哉良以言救察于非兵則一國於四國之偏也不為正之矣下被從損始耳被禽將天然以明大義將使反側者正而四方人心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是公之心不在乎一身一家之私而在乎四國四海之述也其哀我人也豈不大

也章首見師歸不樂而及時婚姻猶為可樂中以鳥之飛其咽鮮與女之歸其儀盛九十言者猶去上分好也總狀新婚送迎景象只宜輕輕叙過而末二語滿畫有斧斨之勞方襯出閒閒之樂遂駕新者之孔嘉不過如此而惟將舊有室家者一點便意味無窮真詩句妙境如鏡花水月有形容不出的模樣看後以我征聿至時情景述之則索然矣

○朱子曰東山一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

破斧全

此詩三章一意每章二句軍士言已從師之勞下是原周公出

於私則罪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

破斧以章聯未東征之役不但有缺斨也既破我斧又缺我錡既[illegible]出于自私我之以流言鼓禍而四國之人心上者惡而邪辟矣周公遂而征之蓋將使人心定其邪以化于正而四國之是既耳矣周公東征之心如此明是光明正大無非欲人之入于善也其哀我人斯亦甚嘉矣録餘之然又何辭哉

破斧未章又不但缺錡也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夫斧出于自私蓋以流言設罪而四國之人心且叛亂而淪徹矣周公從而征之義將華

師之心見勞不容辭也此詩須之於其意須把前章來講破斧二句正應惜惜不歸三年之久意破斧缺斨不過要點一勞字不得泥說武庚挾三監以叛四國人心成懷反側不正甚矣周公東征討罪人而誅之正欲使其知去順效逆者王法所不赦所以銷其覬覦之心使之莫不一于正而後已也夫莫哀於人心之不正尤莫哀於四國人心之不正而公直欲盡匡而正之以使見其心不為一身一家之計而真如天覆地載之心此便是哀我人之大謂之哀者言不忍陷四國于不正而仁之也四國我人俱指天下言○是此若四國悪化為善邪化為正則皆不累於私故曰嘉曰遒者舉其與而合其離則無不崇其意

其流而合其與而四國之是遒耳周公東征之心如此則是至誠惻怛無非欲人之歸向而咸美也其哀我人斯亦甚美矣雖勞之勞又何辭哉吁周公以義而致人于安軍士亦能以義而自忘其勞此所謂聖人之師歟

伐柯首章講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故作此詩者曰聖人者民望之故積誠以方其未見也有見懇而其既見也深足喜公圖其得一見矣孰知其始哉欲見也難乎彼伐柯必資乎斧匪斧則不能克之矣娶妻必資乎媒匪媒則不得娶之矣然則我則公向以東飾相處而東土孫

故曰休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固有所不得辭矣○徐微玄曰周公之心軍士能言之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此可見忠臣纂賊之迹

附孜或以周公東征宜不血刃故以斧斨為拆新之具錡銶為炊具者非也武庚之亂挾三監連奄徐熊盈之屬幾半天下蓋與漢七國之變無異周公居東二年始平之故破斧缺斨與東山之詩完皆實録說詩正不可失之固也

伐柯全

此詩靡弄之意居多周公未居東猶伐柯之無斧娶妻之無媒而見之之難周公既居東猶伐柯之有斧娶妻之有媒而見之

利見之義不徵伐柯之解爷聖妻之解娛取由令思悟其得見之準乏如此。伐柯欲兼顯然伐柯而有伐不得能此箴於之柯而得其所柯之法娶妻而有媒不過而得見之而成其周公之社然則我公之在今日也伐柯東土獲快觀之幸不得伐柯之有斧娶妻之有媒乎此皆此公而既見之易之如此呼東人于周公可謂慕之切而慕之深矣
九罭言雜以求則公當東之時東人亦得見之而作此詩意謂九罭之側則有鱒魴之美而美我公以王朝之重臣而來居東山使我幸得而見之謂有臣能之心于輔之衰久求投之輝煌修于聖人之像於也不信以動聖人之出明乎
遵渚乘謂周公之來也吾人因其得見以知公之不可久留何於伐鴻之飛也則遵于渚公之歸也必將持衡政府出入朝宁之間矣夫豈無所乎歸其在東之日特于汝信處而已信處之外附頼爾於之往而不可得也衣衣繡裳亦遑乎其不可親矣將何如其爲詩哉　三章辭相叙
卒章歸美我公推其情度信有乎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衣衣之人以使吾人之懷明其且兩訴此無遺心

之易欽則居東非公之幸非天下之幸乃東人之幸也○浙四曰此詩作于既見只叙未見之難得見之易而東人之情可知矣勿露避東等語若然則是東人幸有留公之禍矣說者謂見之難易只在心之領養發書上極是

九罭全

此詩首章是得見而致慶幸之情下是將去而致須留之意須知後三章與上俱一時事方幸其得見而又恐其將迎故其言如此○首以所不易得者亦得與不常見者亦見所重不在服重我觀之子上此一之子固終身願留以爲東人之依者而其如之子之不可久留何曰要無所者言當從容留勿也曰不復者言終留相王室也雖朝廷不可一日無公亦無日不以朝廷爲念顧留相之日久而居東之日暫公雖留無傷也東人只據寫己衷恭無已不忍釋狀初不計及公之當歸與否故皆得一宿再宿之留即以爲幸耳是以句提起喚接信處信句來無以無使一氣實說懇切之情宛然註中且留字何等包活○蔡氏曰公歸則朝廷有以慶之必不久留汝東土也所以願朝廷也

狼跋全

通篇不失常度不失令名二意要在心上見之周公心事光明如青天白日故已無所愧怍而安重有如人亦有以諒其心而

公此則將不復來使吾人之衷有轉而爲憑也對王朝之上不可以無公而吾人之情其可以重傷耶
狼跋章謂周公雖遭疑謗而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曰狼之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跲其尾進退不得自如惕則有形體之累矣而我公則豈有所累乎其勤勞王室精忠懋著洵大美也公則進而不居而自處于不美之地以重家之衛常度之所易失者公則心無愧怍外無周張而亦于赤舄之步履亦几几然安重正如當危疑震撼之秋猶夫從容廊廟之日也蓋道隆德威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
復章謂遭自謙其大美而不居則猜疑之際亦令名之流易玷者乃公忠愛之心昭于日月自信于己亦可共信于天下見其德音所著始終如一鑒無纖瑕之可議也程子曰周公之處己也變變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德音不瑕○與意言累於形者進退皆窮周于德者無往不宜豈公遭流言之變內不能白其衷外不能表其跡讒疑謗進退兩難實有跋前疐後光景凡人處利害之變懼若或至于喪履喜者或至于折履而公則自反無愧於周旋何嘗失度故赤舄几几然彼誠自信其心而人亦共信其心即其聲聞亦自無改於平日故曰德音不瑕詩人不欲使讒邪之口得加乎公故以孫碩膚表著出疑謗話頭若公自不敢以無可議自處而孫之不居者然是純潔無瑕無一可議者乃是公之大美不稍勤勞王室言○瞿星卿曰不曰遭疑謗而曰遜碩膚就如春秋書昭公出奔分明爲季氏所逐而書曰公遜于齊如其自出云爾作文只就讓大美發揮○顧仲恭曰公遜碩膚諱詞也說者概云三監之叛非三監之爲乃公自孫其大美耳如此則早已說明何諱之有。

○鄒臣虎曰文王囚於羑里而演易自如孔子厄於陳蔡而絃歌不絕其心一也是故四國流言人以爲周公懼風雷變警人以爲公喜而周公之所以爲周公無異焉吁此其所以爲聖人

國風三卷終

古吳　臣虎鄭一樵增
百沙　猶龍余應虬補

補二雅大意　雅者正也、其詞氣亦正大而不[illegible]、其聲音亦甚從容而有節、[illegible]而無淫靡之詞、愛而無激忿之氣、[illegible]雅之詞、怨而無任訴之過、作文詩者、必求其下以[illegible]氣象、從容之詞、意正大之規模、斯為得之

補小雅意　自鹿鳴至魚麗、皆文王武王時詩、南有嘉魚至菁莪、成王時詩、定謂之正、六月以至無羊則宣王時詩、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則幽王時詩、是之謂變

鴻鵠鄭臣虎增補仲雪魏先生詩經脈講意小雅卷之四

座師吳興字咸駱從宇校定　常熟魏浣初仲雪父輯著

小雅

詩大序曰、雅者正也、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義謂宴享燕饗、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曰小雅、皆聖人之跡、故曰正、其後周公制作時所定、而各以其聲附焉、故以為變、云然秀苗、崧高皆咏召伯之美、斯鴻鴈雲漢、皆咏宣王之中興、而一入小雅、一入大雅、豈以其體有辨耶、則其故蓋難言之矣

增補仲雪詩經脈

[illegible]亦據先儒[illegible]云然耳

鹿鳴首章雖是王者燕享羣臣嘉賓、而深致其求賢之意也、言鹿之和鳴于野、與共處乎野、我有嘉賓、必有所以通其情者、則鼓瑟吹笙、以致勤動其意焉、又奉筐將之、行幣帛以致勸侑之誠、既而禮意不或衰矣、夫禮意也、動人如此、庶乎嘉賓興起其忠愛之心、而亦示我以大道也、蓋君臣之間、一於嚴敬則情不通、所言無由盡、惟飲食聚會、從此心矣、庶乎得盡其忠告之益也。

補新　[illegible]即孟子所謂[illegible]君者、好君也、[illegible]

鹿鳴全

通篇總重燕以通上下之情、而求忠告之益、然首獨明言示我周行、後但曰式燕以敖、曰燕樂其心而已、言之意隱然言外、蓋不敢必也、亦見詩人爲求之旨

鹿鳴首章○與意言鹿在野、以情通而聲和、賓在燕、以情通而言盡、嘉賓就宴言之、深挹、頁之大言、鼓瑟三句、分言之、則而禮樂挹之、則皆禮意也、以笙鼓簧只演以成文耳、酬以勸酒、侑以勸飽、皆有幣帛在、總為君臣之分太嚴、而借燕飲以通之、不重自通其禮意之厚上、但道我之好賢、而情嫌形迹、不足以拘之、廣乎志意、展舒而言、語得盡、示我以周行、要見情通而言可盡、意非說嘉賓感此禮意而然也○疑附解言鹿之優游于野、初亦無求于人、有賢者於事亦在、[illegible]上之樂鼓瑟而歌、有声有詞、從堂下之樂、笙于懸中、有声無詞、

不同欲言好我、做好人之行好事也、不說教我學我、而說示我、蓋周行乃大路之可行者、謂猶示我以行之也。

鹿鳴次章言嘉賓之德音甚昭明矣、以示民乎民之厚、還淳而不偷薄、是君子所當則效、以為修己治人之準者、如此則以言語之間、而所以示我者深矣、然我求教之心實無窮極、故致旨酒以與嘉賓相燕樂、庶亦有以傾其周行之道乎

補新　言示行、原是上行所通行[illegible]之示民則以不恌[illegible]、則與此言君子之所則者在是、所做者在是

鹿鳴中章○德音三句、大約言嘉賓之賢如此、非謂其先有所教示也、玩註示我者深、原是推高一層語、德音即其德之傳播於人者、所謂寔大声宏也、周時民風豈有恌薄、視民不恌、只化導之使本厚者不流於薄也、若反薄還淳、便非周家氣象、視只表示之義、謂其德足使民如此、不說民已化、言君子則傚、言即此便是人君之標準、我尚望嘉賓以大道之示、乃今示我者、已不待言語間耳、但嘉賓雖隨處皆教、而吾人與之傚游樽俎間、或更有忠言之啟沃也、

增補仲雪詩經脈

云為淳不與之類證也、[illegible]

鹿鳴末章言燕嘉賓而鼓瑟鼓琴、以至于和樂之甚久者、非止為奏其耳、非只燕其外已也、蓋有肴之設、所欲此以安樂其心、使之心益厚、則言益盡、所以好我者不已、而所以示我者亦不已也。

補新　意次節說德音之示民、須上周行來、說末節燕樂其心、須上好我意來、擬綸之也。

鹿鳴末章○此章以燕樂嘉賓之心作主、言欲堅其好、而豈可徒以形迹縻之、琴瑟止以侑觴、止是燕飲中事、鼓瑟鼓琴雖是疊語、亦見其意不一而足、照湛字可見教示無已、不是時時教之、只是歷謁無餘之意、人未有心之不樂而言能盡者、樂而且湛、乃正欲以深入其心故耳、末世尊卑闊絕、而君臣之詢諫、即有閑陳、惟湛樂奏以達無忌、不乎塞蔽之習成、而忠讜之日替也、○玩視民不恌、可見通章重一民字、周行之求、無非為此、

補四牡章全旨　天下惟君親之倫並大、人生惟忠孝之情並切、使臣為忠不得孝、王恤正欲孝以作其忠

四牡首章遊此、深使臣之講

四牡全

此王者代使臣之詞、只重私情、不重公義、上王事靡盬、只將來做個活話頭、見今日總為王事之故、故懷歸雖切、而不得內顧

也使臣奔走于王事多有艱養懷親之情故王者體其情而代為之言出使于外四牡之行不止而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去親已久豈無思歸之情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以循私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

嘽嘽駱馬奔疲衰之出使也四牡之行不止而嘽嘽然喘盛之駱馬知此當是時遑親思豈無懷歸之念但以君事不可以不堅固是以私為公割恩從義雖啟處而不皇斥安處以遂吾之私而書賦戒

補首次二章新省傳遑安處而遑迴也嘽字從口入是

其親以至於傷悲即啟處不遑亦見不敢言歸總是傷悲中事將來起下不遑將父母耳其情之切至直感翩騅而自傷反普總其上一段末遂以不獲養之情來告於君庶發情之得達而慨其懷歸之心也

四牡騑騑首章〇四牡二句串看言奉命馳驅靡國不到羈旅他鄉違親日久豈不思歸但為君即不得為親所以心徒自苦不敢言歸也王事皆職分所當為非懷來平如北山之例傷悲正與懷歸相應蓋得歸則不必內顧而傷悲矣

附攷黃氏佐曰盬亦鹽也出于河東之解池引池水灌畦自結成者不經久而易壞說文曰煮海為鹽煮池為盬盬音古而

馬也鹽池鹽未經煆而易散故雖歸王事不敢不堅固也啟處猶言動息以以訓詁反實解

翩翩前章謂夫既不得歸則父母之養缺矣彼翩翩者雖飛或飛或下而集于苞栩以自如矣我使臣以王事靡盬之故而勞苦于外至于父亦不遑養焉回視于騅寧不動懷歸之念耶

翩翩次章謂翩翩者雖飛或飛或上而集于苞杞以自適矣我使臣以王事靡盬之故而久役于外至于母亦不遑養焉回視于騅寧不動懷歸之思耶

補新首於王之事曰靡盬於

易敗故傳以不堅訓

嘽嘽駱馬章〇此章意與上章同不遑啟處言啟處不得自如也承王事說來與懷歸相應陸聚岡以啟處指還家奉親以周旋說若以啟處就出使時則反重公義上去矣此義似太拘〇陸農師曰駱馬最耐勞苦

翩翩者騅二章〇翩騅以鳥之得所止反興子之失所養承上章說來蓋既不得歸則缺父母之養矣人子之感慨當何如註使臣乃勞苦于外特起人君不自安之意勿誤以為王者自言

駕彼四駱章〇此章再提出使事特欲起下作歌意耳此處懷歸直以不得養親說將母來諗非異其君之免於役也但以此

父母之將曰不遑止忠於孝之情相照論處

駕彼章謂出使之馬方駸駸駸駸而未已時父母之缺養若誠可憐矣但恐斬迹之上未必能知此情故作是歌而以其不獲養親之情來告于君庶吾君恤吾之私而使忠孝之得以兩盡可也

補新首此處須要於其境上描述若言說以缺養來告思無此理

皇華章謂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於臣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出使則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故王者于臨遣之時本其心而代言之言皇皇然草木之華原隰

陳情靡使九重之上知我御命遠臣有許多悲婉衷曲況天子以孝治天下而臣有盡忠不得盡孝者必王心之所憐憫言將母而父在其中代言及此聞此歌者有不撫心感泣而誓以死報者乎〇按作歌來告只是欲其體恤憐憫而知其有如是苦耳謝疊山謂上陳其情使忠孝得兩全未是獨言將母只蒙上文啟處傳直說不獲養父母之情孔氏謂母愛偏多故再言之從范氏愛母則敬父敬父則尊君之說俱欠洒然

皇華全

此是遣時事須得激發使臣口氣首章述其心處無以全職也後四章述其事求所以盡職也首以每懷靡及為主下以諏謀

有之而此民易疾行之征夫其心之所懷常慮其宣德達情有所不及也

補新首章駪駪字意甚輕每懷靡及恐上德不及宣下情不及達也但上德下情非兩事兩乎

我馬首章謂大既有靡及之懷則思以盡職而補其不及者當何如我彼駕車之四馬則維駒矣維馬之六轡則如濡矣以是而載馳載驅周爰何為哉蓋博詢于咨諏凡為家之什要生民之利病皆其擬謀之所必至者矣

我馬次章謂又謂駕車之四馬則維騏矣御馬之六轡則如絲矣以是而載馳載驅而

度詢為骨上下血脈自相聯〇以草木之華無地不有興使臣之心無人不然駪駪重疾行以見其勤征夫兼其屬以見其衆實只重使臣上九重有無窮之德意閭閻有不盡之隱情故懷之常若不及曰每懷者常常有此念也宣德達情總就出使時說馳驅只不憚跋歷之意無處不問無人不問而亦無事不問方盡周咨之義周字更不可輕放過諏是聚議謀是計畫度是酌量詢是究問惟恐諏有不及而繼以謀惟恐謀又不及而繼以詢正是每懷靡及處蓋民情土俗難於周知或利一而害百或利一方而害四方上便而下不便此便而彼不便非廣詢博訪合衆人之耳目此心終若有缺然今無不盡則缺然者補矣

果何事哉蓋以適于咨諏之此章之可否風俗之得失皆其臣屬之不盡者矣我馬二章遂又謂我馬則維駱矣六轡則沃若矣以是而載馳載驅馬何哉蓋民風吏治非諏謀所能及尽于是而量度之必周必有以濟其諏謀之所不及矣我馬末章遂又謂我馬則維駰矣六轡則既均矣以是而載馳載驅馬何哉蓋周爰咨度非諏謀度所能及于是而詢問之必廣必有以濟其謀度之所未至矣夫使臣之求善哉如此尚何上德未宣下情未達而靡及之足患哉王者欲于臨遣之時其詩勞臣

非謂聰明之不及也○黄氏佐曰諏謀度詢只是問耆老求遺逸恤孤寡舉廢墜使上德無不宣下情無不達是也或以為求賢自助又多一層事○疑問辨云諏謀詢度雖一事然既分四字則微有別所謂諏者訪問其民情土俗何如也謀則就是而擬議其所為與革度則因是而酌量其所可通行詢則又加審焉纖悉毫微必求其當而後已也如是而咨訪之周則窮簷蔀屋之情悉達于廟堂之上而九重之德意可下沛于深山窮谷之中是之謂宣德達情而無負于使臣之命

附攷古者使臣如今之大行也銜命而往兼采風俗歸報天子使知輕重布政焉時俗俱作興利除害如後世之繡衣持

之遺矣

補我馬全章言上每懷靡及念之所包者廣故此諏謀度詢事之所經者亦廣諏有不及處必詢以補不及處之度詢有不乃處又諏

補常棣章全旨首周公以大義誅管蔡然兄弟之恩由此遂薄故因燕同姓而歌此詩說到兄長原隰急難至務隱然有思于而要宴安樂之後多進懷意

補常棣首章此為兄弟之樂新已意謂兄弟之倚于人大矣凡之之所以為存兄弟者亦出思已耳從常棣之華其鄂然而外見肯覺不韡韡而光

斧者缺矣

常棣全

此詩以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作主處要之須于兄弟人人易信人人皆以為然居常之須于兄弟人人易忽而未必然其說是以形容兄弟之親必須至重說到至輕至重固親而至輕之事尤見其親則兄弟之親無息不然可知欲啟人信兄弟之親不須易曉處說到易昧處易曉者可信而易昧之事尤見其可信則兄弟之親與人不信其然可知故此詩首揭起兄弟之親下詳莫如兄弟之實下七章分兩段看死喪四節處處莫如兄弟而嘆人先之末三章處常莫如兄弟而啟人信之章下總註極

明乎凡今之人固皆吾之同類者也然隔于分者而恩稍不洽疏于義者而情有不親求其恩義之相屬情分之相維然適而不相須者則莫有如兄弟者乎

補新直以華外見者所標之兄明與人內係者所閑之切至凡今之人包下朋友莫于俱在其中莫如者言情義如兄弟之親義莫如兄弟之實也

死喪章所謂莫如兄弟者何以見之彼死喪之禍人所畏惡兄弟為相恤而與於不用其情也至若積尸裒聚于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相求然不致其力也此于

明白可玩

常棣章○首章以華之同發者為至感興人之同氣者為至親蓋華田中發亦是一體而生故以不莫二字相呼而為兄弟之興凡今之人就眼前泛說見其情義真切未有如兄弟者莫如中含常變相須意在此只論兄弟之常以發端而語氣抑揚之間已自不勝感慨便隱隱見死喪急難別人非陰懷異心即愛莫能助暗體下意發之方見痛切

附攷孔氏曰常棣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徐玄扈曰常棣在處有之江南呼為麥李一柎輒生二萼兩兩相麗故稱韡韡興取兄弟同生之義也

變故之時見人之莫如兄弟也

補新直此在威字裒字上見人莫知兄弟威是氣色可畏畏也懷字對威字說有希頓雜搖意裒是聚土掩屍土求字與裒字說有尋覓覺尚意懷是情中有求是力中有情

脊令章繼然兄弟之情不特如此之甚而后見也彼脊令在原而飛鳴行搖不能以少休則兄弟在急難之中豈然互相救恤不能自逸者豈異是哉雖有良朋情深義篤不過為之長嘆而已力固不能以相及也此于急難之時見人之莫如兄弟也

乃知古人比興定非漫然

死喪章○死喪雖變然在家猶得其常若死於原隰中則又變之變矣求尸於積尸中正他人所畏惡而兄弟獨求乃見莫如玩而矣字亦見至情所迫自是不得不爾

脊令章○此以脊令之不得自休與兄弟不得自逸急難只是急難不執急兄弟之難觀註有急難便當相助可見至兄弟相救意卻於朋友來嘆中點出良朋情意雖切終無赴友難之理況也永嘆亦勢所必然註力或不能相及何等婉轉玩一或字不得說壞朋友如父在不許友以死之類不得如兄弟有赴難之理也

〔說〕常棣雖然此雖曰情義之無甚也兄弟設有不幸而鬩狠于內情義兼薄矣然或有外侮之來則同心禦之物不知為鬩狠兼其本然之天性自有不容泯滅者也雖有良朋于此不能有所助也此不禦侮之時見人心之莫如兄弟也

〔補〕二章亶此在良朋上見人莫如兄弟急難共急其難也見同類急之意與矜ゝ為同樂于外也見同安危意兄也亦其稍縱有情況也只付之長嘆柔也無衣謂從柔然而無也亦不能共助此非言朋友之薄乃是勢不相及義不相兼盡

附攷嘗觀見鶺令身狹而長其行首尾皆動飛則悲鳴追切若救持擊着然且尾與首應亦有手足相救護之意益信詩人狀物之妙嚴華谷曰小宛取義于飛而此詩取義于行故獨言在原禽經曰鶺令友悌注鶺鴒共母者飛鳴不相離

閱墻章○兄弟之相求相恤原論天理之本然若鬩墻則已人欲奇述之極而天理猶然未泯此正人心所以不死處試想此時忿怒豈能遽平而一遇外侮其心不覺發見把鬩很之事多忘雖以彼良朋猶不如小宛之兄弟可恃正以著兄弟之親耳無戎只亦勢有行不去處非其心誠然也

喪亂章○此反上章之意而言之以起下文安樂相須之意乃

〔說〕喪亂章雖然天理無私容不患難之際人心恆關于安寧之晚當喪亂既平之後無死喪寢尸之變無急難禦侮之事要既安且寧矣斯時也雖有兄弟之親方視之反不友生之為重則是疏其所親ゝ其所疏不亦悖理之甚乎

〔補〕新亶此節乃設言以帶上起下無死喪之禍是喪既平無急難外患是亂既平喪亂既平即是安且寧矣此時而遂云可疏兄弟不如友生乎謂室家之和樂亦待兄弟而試也妻子之和樂亦待兄弟而翕也

〔說〕儐爾章詩豈知兄弟于人雖安寧之時亦未始不相須者

上下章之過脈也喪亂雖承上死喪等然而是論其理實不粘上說既安且寧即是既平也非有兩層意視兄弟不如友生之重便有侍兄弟不如友生之意雖有字最可味凡人於疏遠則恩情易見而於至親則責望最深故兄弟之間小有嫌隙便不勝憤ゝ以為骨肉之待我反不如外人然此亦嘆世人之失非本來真心也○方明岡曰大凡求嘆勝于懷求無我親于禦侮天下必無是理特備他易溺一段喚醒人心以見死生苦樂無適不相須之意

儐爾章○此言兄弟具則樂之真見燕飲之樂皆須于兄弟也儐爾二句舉一家之人聚會燕飲以為樂也既具只是皆在燕

乎○夫儐籩之後直飲酒之餘飲然而醉飽若可樂矣然必戚ゝ兄弟無遠而既具則眞性盎于樽俎自不覺其和樂而且孺也使兄弟有不具則樂以甚享共樂也是飲而之樂不可無兄弟也如此孰有知之者乎

〔說〕妻子章詩至若妻子怡然而好合如鼓瑟琴之和似可樂矣然必兄弟既翕而式相好焉則大順見于家門以不虧其和樂且湛非特一時之樂已也使兄弟有不翕則無以久其樂矣是妻孥之樂有須于兄弟也如此孰有知之者

〔說〕宜爾章詩夫兄弟具而後樂且孺矣兄弟翕宜爾室家矣

之意末二句打轉儐爾二句見湛樂有須于兄弟故下文云宜爾室家也

好合章○此言兄弟翕則樂之久見妻子之樂猶須于兄弟也好合就平日言勿粘燕飲末二句亦打轉好合二句見湛妻子之樂有須于兄弟故下文云樂爾妻孥也

宜爾章○兄弟可以宜室家樂妻孥而世人或反以室家之嫌隙妻孥之慉怨而疏於兄弟之好此非其真心果昧也皆緣不思故耳究有究極到底之意圖有圖度探義之意非只懸空思想而已亶體驗於良心真切之地而覺真情實理依然有在故曰亶其然乎兼有深信其然者若非真信其然則其所知者特

兄弟翕而後樂且湛是兄弟聯妻孥之要矣兄弟于人心甚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以是圖而謀之其宜然之須于兄弟誠有信其必然矣安寧之時皆不可以與兄弟而安可視之不如友生也凡人宜知省也

〔說〕伐木首章詩此言朋友之誠之樂必亦益曰人未有不須友而成者友之當篤尚矣盍觀之物乎彼伐木之聲則丁丁而相應矣鳥之聲則嚶嚶而和鳴矣是鳥出自幽谷之中遷于喬木之上所以嚶嚶和鳴矣所以肆求其友之聲夫相彼鳥矣不過一物之微也猶知肆其求友之聲如

名而已究圖偏于安樂處變之須兄弟易明處常之須兄弟亦多易昧也○一說究是究其理圖是圖其然乎乃聞詞也如云試以宜室家樂妻孥之理究而圖之果信室家之宜兄弟宜之否妻孥之樂兄弟樂之否乃見提醒人意不必照註豈不信其然乎意看來到此篇端猶然不決終於詩意惘然

伐木全

首章以求友生作主下章之速諸父速諸舅與兄弟無遠俱根此說來無非盡所以為友之義也君臣而曰朋友以其在燕而言必說到明良道合上下志同始見王者氣象

伐木首章○先以伐木與鳥鳴而遂以鳥之呼群起人之求友

下五句言其臣下受福盛
此節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定吾君甚為堅固使之盡厚而其語常除舊而生新使之多益於其福至蕃庶而無極也
補新直首言天之保定吾君若甚安固下言使爾福之盡厚而無不除舊生新使爾福之多益而無不蕃庶正是保固處非保固之實
天保次章講天之安定於此使之事皆盡善而無其所為無有不宜是既受天之百祿矣而天又以戩穀之宜之福降之又遠謂日之不足也止足也
補新直戩穀語是無宜亦相足說戩穀宜說是百祿

之極多々是爲多益新者生而舊者皆見其除〻即更新之與之衍不與莫不字即足上句而極其形容正見保定之固處

天保二章○戩穀罄宜接來是福大抵人主行事非天之所默相毋事安能盡善矣且吾君事〻盡善恩若敬行若義無一不洽於人心故曰罄宜此已受天百祿矣祿以百計祿盡善者非一事也受字有力惟君德孚天心故能受之福遐福者戩穀罄宜綿〻未艾也我之受於天者既不可以限量拘而天之降於我者又不可以時日計天人相與之機神矣惟曰不足正是遐福蓋日〻予之無有休息福若有餘而日若不足也○一說天日福君而不以爲足便是呆話

但須要之于遐久則無不治
天保末章講天之保定吾君既單厚多益也又百祿戩福也是誠爲大盛長之至而其福可謂莫不興矣將何以擬之其高大有如山阜岡陵其盛長有如川水方至而莫不爲增加者矣
補新直福何以如山阜岡陵乃形容其盛〻雖護之勢也川水方至則浪大而不可禦乃形容其增也來勢方到而未艾也重方字
吉蠲章講將言神之福君而先本其祭祀言之謂吉蠲其酒食爾以孝享而奉於祀蒸嘗之祭于先公先王曰是乃傳神意以嘏主人而曰爾

天保三章○承上畫言單厚多益如是戩穀罄宜如是此謂以莫不興〻者盛也百年熙洽之期今其發端之始耳山之高者曰岡阜之大者曰陵如山阜而又如岡陵便見積而高大之意川曰方至則滾〻始出惟有日增見福之盛長意○一說以莫不增總承高大盛長意以莫不興句亦好

吉蠲章○天心仁愛人君故直曰天保定爾若神則須有感通故特言祭祀以起下卜爾非如他詩感神獲福之例吉蠲爲饎作二件看孝字盡志享字盡物禴祠烝嘗異行時祭之禮大抵此四句俱輕宜重卜爾上謂之君曰明其出於神意非無據之言萬壽無疆見常爲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須知壽即是福不可言

以萬壽無疆之福也
補新直壽非神之所主故只云卜〻新占也占其壽也猶則主之自神故去歸詩中治之謂從言之稱大也言大之也
神弔章講神之來格也不惟與以一身之壽也以天下之多福遺之使民皆質實無偽日用之間惟知耕食鑿飲而盡此天下之黎民莫不改惡遷善則君以自治無君其成其德也
補新直人主尊而不下為一夫說以一身爲福而民不與即非君之福所謂吉民不和歸于雖祀亦未見格之祭故雖行賴此

壽以章福作兩樣看

附考按諏日卜柔日也大夫先與有司擇丁巳之日至明日乃筮其日之吉凶也擇士選助祭之臣也將祭必先習射于澤宮以選士齋戒謂七戒三齋致潔于內也滌濯謂洗祭器掃宗廟沐浴其身之類致潔于外也○儀禮有饎爨註炊黍稷曰饎傳言酒食蓋兼犧牲清酤粢盛之事○爾雅註云祠之言食也禴新菜可禴也嘗〻新穀也烝進品物也

神弔章○人君不以一身爲福而以天下之福爲福上言萬壽則一身之福已備矣下言民性之淳與民德之厚所謂詒爾多福者如此飲食渴飲之外別無所施其智巧實有不識不知的

在民也第四說見得民之質樸皆由何而云神之錫皆出也此王先公所追也先公先王也皆所以起民心之知也
如月章講天萬壽錫于君而多福遺于天下諸之錫君如此可謂遐盛悠久之至矣將何以擬之其福之進盛有如月之上弦而漸盈日之始出而漸明也其福之悠久有如南山之貞固而無虧崩其福之茂盛而相繼承也神之所以福君者蓋如此
補新直如月之恒盛滿之殊方到而將來也如日之升猶未之光方始升也

景象何質如之德者民心所自淳而曰徧爲爾德者民因君而全其天是民之德皆君之德也群然遊于君之德化中而民實不知若有神焉以使眞所謂王者之民皞〻者矣然君如不德民何則焉惟上以德偶而下以德應猶書所謂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又如頌云莫匪爾極意

如月章○此章頌四如字說起總承上萬壽多福來爲正意已在上也如日月取其漸進如南山取其悠久如松柏取其相繼長茂月滿則虧日滿則昃故獨言恒升但時方說君不得顯以虧昃相形只說既盈之月中天之日未足形容其盛也便自渾然不騫是無缺損指山一處言不崩是無傾壞指山全體言或者

當戌畢征夫亦可以暇止矣何為而不歸哉挟杜次章謂天上尺不歸矣以為方畢戌時也過此不歸則我心將何如只彼杜果實之春將暮也而征夫勞于王事以致我心之傷逝至于冉冉衰老之時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所以傷悲而念之曰暮春至家者有究討而征夫亦可以遄止矣畏勤而不歸哉

陟彼北山采杞憂衰不歸征夫未能斷也過此而不歸又將何如其為心乎于是卜筮北山以望君子何見征生可食矣而紀杞以春日衰矣將時而君子未來甚不特

其思之切也此詩皆述未至之思而不言已至之後蓋望極從
樹書不待言而况自上之人勞之故但言其若如此懷思難
切而終與夫征不復之虞亦可想見感世光景
杕杜首三章○三章興感杕杜總以識時序之變而前後各說
正見征夫之久于外云杕杜有實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時戌
事已畢故念其當暇杕杜有葉是今年二月春之將暮正至家
之候故念其當歸乃朱注于首章便說為而不歸說者多不
解蓋戍務一閒便望征車旋反室家迫切之情故應乃爾王事
靡盬以繼我儀凌言繼嗣我日自往役至今而嘿數歸期又正
與休息之日也日月陽止與卉木萋止乃叠上句法總是室家

詩補仲雪詩經解　小雅四卷　十九

心傷悲而重貽我父母之憂也夫多料情事之惑亦政矣以杜之壯亦罷敝夫車敝馬罷則而期者終不復當還而征夫之歸誠亦不遠矣

匪載匪來天征夫當至來之期而我不匪來常固其我念之而至于憂心之孔疚矣况歸期已逝而猶不至則我生疾病皆不可得而知而從我多憂憂疑宜何如哉于是且卜且筮相襲偕作合言于繇而皆曰近則征夫之行亦已止而將至矣寧復久憂于此乎此言者休息之情至矣

前首次中末歸而前即以畢戌之期望之只責其暇未敢指其歸也此節以至家

自衍其詞與上一家說未作詩人口氣至登山采杞則春已暮
而歸期已過愛及征夫之父母是不但女心傷悲而已車敝馬
罷又從憂中想其當歸之狀並以兩牡之久料想其然而因度
征夫之歸畢竟已不遠也○徐玄扈曰及期而望曰女心傷悲
過期而不至則曰憂我父母其憂有進焉者矣此見古人立言
之法
匪載匪來章○匪載匪來即卉木萋止之時也期逝不至即登
山采杞之日也此上四句宜輕只重卜筮上蓋以近猶乃心或
藪私憶遠度諸物猶出想像不如神謀之為決也卜筮俱作
其情緒倉皇萬不得已卜有兆筮有占皆總謂之繇惟合言

之期望之是責其歸而至此其情之三切匪期而以物理料其必遄卜筮而近止而以神謀決其必近逝矣深一步

魚麗首章謂此曲可宴用之樂歌也言既此中之盛設者乎礼意之勤去物或有不備亦先以盡其誠者之意也今日之燕何如哉彼留以取魚也而魚之麗于留者有鱨鯊又有鯉焉况我君子有酒所以燕賓客也亦所以為之蓋不推言之而且多以盡其物極其歡心而爲盡其盛從矣

且鯉次章謂又留以取魚而魚麗于中者有魴鱧焉况君子有酒以燕賓則見其物之

于繇而皆以為近則征夫即刻可到而女心之悲與父母之憂
可釋矣又何事于傷悲憂恤為○禮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則
筮蓋不相襲今曰偕止見思之甚而無不為之意

南陔　白華　華黍　由庚　崇丘　由儀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
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
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魚麗全

通篇俱見曲全意魚麗諸篇總道主人之意而此獨曰侵賓出
盖加禮以待之曰侵而禮物之盛正以徵其禮意之勤也與以

詩補仲雪詩經解　小雅四卷　廿

多而且極其味之旨矣

魚麗末章又謂留以取魚而見于中者有鰋鯉焉况君子有酒以燕賓則見其味之甚而且與物之不有矣

物其旨矣謂夫所燕之物固云多矣然多者恒患其不嘉今則維其嘉矣陳之樽俎者皆珍羞也大為有不嘉耶

物有次章謂夫所燕之物固云旨矣然旨者恒患其不備今則維其偕矣列外品者皆齊一也又焉有不偕乎

物有末章謂夫所燕之物固云有矣然有者恒患其不時今則維其時矣筵之所具者皆時物也又豈特備云乎哉燕禮之舉會如此主人不

鱨鯊起旨多取二者義備之義君子有酒只設宴之總名言酒
而殽自在其中作文不必添殽字前以多旨有三字為主後以
嘉偕時三字為主前重一且字後重一維字想見詩人所達意
盛多或博取以求充故患不嘉旨或盡美而難繼故患不偕有
或拂經以取盈故患不時嘉偕時正所以全其多旨有也輔氏
猶云後三章乃重嘆前三章多旨有三字得竅

嘉魚全

通詩以樂字衎字綏字又思字為主總是樂賓之意樂衎我樂
佳賓非佳賓樂我也有势分而忘心志浹洽意衎即樂之甚也
易曰君子以飲食宴樂又曰飲食衎衎綏者結彼之懽心樂彼

[illegible]

之忘意也又思只斟酌交錯飲酒無筭及醉不厭之意非旣燕于朝又宴于寢也見太平無事之樂當與賢者共之耳嘉魚與意重在中有字以字相應樛木下垂故并瓠纍其上興君子下賢故佳賓享其燕翩雖去而復來君子燕而又燕與俱有取義者

附攷周都西北以南方之魚為美故曰南有嘉魚未必猶指丙穴之魚也罩〻汕〻諸家皆以為取魚之器王雪山云罩胡郭反魚回轉水聲汕〻魚上水貌皆群行自得之意

[illegible]

南山有臺全

通詩主尊賓說但前二章先言德是德隆而壽亦隆也三章遂專以德言四章先言壽是壽彌高而德彌劭也五章遂專以壽言德是已然故曰萬壽是將然故曰祝德壽相承各章閒有興意以山有所產君子豈無可願亦取兼備之義矣德祝壽不平邦家不可一日無基不可一日不光則不可一日而無君子故人以壽祝之為國之元光也基者為國楨幹光者為國光華民之父母言其德之及人德音不已者時無久近垂之遠也德音是茂者地無遐邇騰之盛也保者康寧其身休艾者順養其天和保艾爾後者終其身無有傾覆也魚麗而物備故曰優游嘉魚懽欣洽故曰樂南山美德祝壽而德與壽天下之達尊也故曰尊三詩各有其義而每詩形容曲盡不可互易允詩人之善言

[illegible]

言也

蓼蕭全

遂章閒說但首以燕處笑語俱美之之詞後以德壽言無一美一祝意在此燕因來朝而燕宜以我心寫兮為主後三章總發明所以心寫而燕笑之由

蓼蕭首章○蕭惟蓼然則天澤下降君子來朝則君恩下及皆取下濟之義為興燕是設燕笑語是燕時君臣相悅豫之情而譽處則既燕以後人臣之謳遇也是以二字極重總根心寫來蓋忠赤簡于王心則美譽溢于天下慶澤隆于天子則福祚流于子孫得君之所係重矣○徐玄扈曰譽處之譽訓作聲譽則

[illegible]

之意遂言俱偶未妥遂依鄭爽訓樂也君臣之間如膠投漆如魚得水然而且安也

蓼蕭中二章○一美其德之重於國一美其德之宜于家而下俱祝之以壽也句惟各守藩封故德望雖隆無由晉接今旣得見而喜其為朝廷增重為王國生輝不與只久暫一致意不忘猶言不已蓋常言享王之封而永為國之寵光也○孔燕豈弟言甚當其于燕飲之時為人樂易而又即在燕以想其在家則分隔而疑忌不生勢睽而猜疑不作兄弟亦宜即以豈弟宜之也有是令德則享是壽考忘且永荷雖老而逸豫無斁矣

蓼蕭末章○生物感而厚被天澤興臣戚修而厚獲天休重承

我所以禦之者是以用急而
不敢緩故王命吉甫于此時
而出征于以明華夷之分使
中國之体統常尊以匡正此
王國也不然胡為有六月之
師哉
補新一種〻急謂人心搶攘
求如行之根止不定也輕車
既飭馬亦強而兵事之常
服亦俱載于車馬之上此
三句有急急意以檢伏嚴
而我是用急也檢伏孔熾
在第四節匡而四句見之
比物毒騎夫六月與時宜夫
九年不戰而謀矣今則內修
京補將師得人故是行也比
物而齊馬之力其色又四驪
馬何有餘耶且閑習之維皆

自我之伐彼而言只平平說落若玁狁之故是以用急使
說不去匡王國就正華夷之大分說兵為王國而舉故六月出
師而人不以為暴蓋不得已而應之知中國不可一日不尊也
附攷按戎車有五周禮車僕掌戎路廣車闕車苹車輕車是
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補闕之車苹猶屏
也對敵自隱蔽之車輕車馳敵致死之車
比物四驪章○上言四牡騤騤矣而此言馬之有餘教之有素
上言載是常服矣而此又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與上章只一
時事比之閑之俱着力語以馬而並釋其力曰比就出師時試
其步武曰閑六月成服應候速也服成就道從事敏也軍行止

中法則教何有素耶半是征
此六月之中既成我戎事之
服當我服之既成即日引道
盡于三十里之舍而戎此其
應變之速從事之敏亦不失
其常度也然所以有是行者
以玁狁內侵王之愾也甚矣
故王命吉甫于此時而出征
欲有以救王所愾以佐助天
子耳不然胡為而有六月之
師哉
補新【旨】上節匡國是中外之
勢此節佐君是贊威辰
之治也匡国亦是佐君佐
君即是匡国
四牡章補後車馬着兌敵之
具也今當軍之四牡則修長
而且廣大其大有顒皆任一

三十里不失常度也既非勝守故常而不知變又非輕敵躁進
而至因變失常可謂得武之善經矣王于出征天子命之也則
遂以佐助天子耳○唐士雅曰上章言我是用急而此言應敵
從容則急而能暇以章言不失常度而下言嚴翼以共武則實
中又嚴此皆相形互見以贊吉甫之妙於行師
四牡脩廣章○四牡四句原是總上推起說言有此車馬已足
以伐玁狁奏大功矣而將則不以此忘嚴敬也嚴是整肅而有
節制如號令賞罰不姑息苟且翼是慎密而無忽忽如料敵制勝
定策無遺其執也執武之善經也須知即嚴翼便是武事定王
國與匡王國不同匡以正大分定以固大業也奏膚公言其凡

時之選也是車馬而得伐夫
獫狁也固足以奏膚大之公
矣然嚴敬是行師之本今將
師皆有節制而嚴翼然預
難犯之勢有敬慎而無鳥擾
然急急之心其共武之服
如此也以此而共武之服則
制勝之令以武必將威人之
安有屑分之奏也必矣不有
以定我王國乎
玁狁章言獫狁不自量
度而深入為寇逼近京邑是
天討之不容昔也是以出師
征之織文而言鳥章以統前
軍縫帛而為旌旐以統後軍
是固矣而鮮明矣而又有
元戎十乘先啟行而為軍之
前鋒聲罪致討著必先之威

如其定王國言其欲如此總屬未然有百戰百勝之技而又有
不戰自勝之心其於玁狁何有
玁狁匪茹章○此叙玁狁深入之罪因聲其罪以致討也茹不
可亂華逆不可犯順故狄之匪茹正不度順逆不度強弱也
大衆盤據於焦穫浸侵掠於涇陽鎬方見其深入之罪已在
不赦然必建以正正之旗必設以堂堂之陣乃見王者之師幟
上有文即鳥隼之章是織前軍若白帛也以絳帛為旆績旐
之旐末為燕尾故曰繼旐是統後軍若央央狀白旆言元戎
車必緩轡馬必披甲倚轅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陣之車叄文
從前後軍中選出勇銳者以當前鋒惟先聲奪其氣而後乘

者也
補新直臨文四句藹以為正
正之旗堂堂之陣於鳥章
元戎前軍為白旆只統後
軍後而元戎則又未以不
在前未准去後所統內外不
戎車未邊被元戎都有兵車
也戎車之安也像視之如輊
前視之如軒而尾其制
齊矣四牡之強也其力此德
其性閑習也亦良矣以是駕
玁狁而出未有爭勝中外出
入之際無事不當而功已成
也即此可見吉甫之文武兼
全而當那所信將法其大以
擬榮法其武以未敵也
補新古有以揚士卒為大以
相臭狄為武説為有以代

大抵亦以不戰克矣此正吉甫之奇兵
附攷王氏疏軍前曰啟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所謂選
鋒也兵法軍無選鋒曰北朱氏疏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
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戎車既安章○此章承上言出師成功事後言車馬者總道其
兵威之盛以起下薄伐耳車必從于前而不倚於前却於後而
不側於後乃為如式故如輊如軒輊者猶云輕如軒如謂車之前
後適調其低昂之勢如此亦正形容車之安處倚而且閑與上
閑之維則不同彼是以人閑馬此則馬自閑於法也以彼玁狁
之罪即稱蕩之亦不為過而況車馬強盛如此誅鋤剪滅乃其

絲犹爲戒以正大原爲文說著于襄以截翼方文體伐為次眾奕肯非也吉甫之薄伐成淀當是武必率以武呈師但矣非紀杖鉞何足憲之有乃絲吉甫也有文以憍武之吉甫廿過章是其武之服言吉甫之武厥而至此表出一文字以憲之見其非武夫之武也節則全才之所為法也不要說定分貼某處是文某處是武

言吉甫燕喜班師言凱旋飲喜樂而功奏王國變集一之天下之福皆其福矣乃其所以設燕執以其歸自鎬方以久行而還正將相合

絛事、令弟薄伐之追至太原而止、蓋大原以南其地則吾地、其人則吾人、太原以北其地不可耕而食、其人不可臣而畜、故但至于太原、來則禦而去不追、此帝王制禦戎狄之要道也、文就格攜懷遠上看出、武就戰勝攻取上看出、此言其平日德威兼濟、勇猛得宜、薛方山主此說、或只就至于太原上見亦好、萬邦為憲、不就行師上說、外服四夷、為天下將才、式百辟、為天下師、中興名臣一人、非吉甫何以當此

吉甫燕喜章○末章又承上言成功奏凱事、燕是私燕、與飲至策勲之燕有別、多受祉者、王國奠安、朝廷之福皆其福、四方寧謐、天下之福皆其福也、佐天子定王國、而從容燕樂、何祉如之

之期故為之飲酒進饌于閫友而炰鱉膾鯉以孝之享也孝當時諸友之與燕者有孝友之張仲在焉以文武之吉甫為志而以孝友之張仲為賓其燕也善為何如也而即此推之吉甫之成功于外還有所本矣

補 新安胡氏曰古來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吉甫之能以大武成功亦由張仲之能以孝友坐鎮也樂出張仲正以賢吉甫統皆謂吉甫皆得張仲之力則又容勝主矣夫詩旨矣

采芑首章議宣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紀興曰行師之道非義無

來歸自鎬、滻本上行師時事、點綴光景、總有情致、飲酒進饌、勿平看、炰鱉膾鯉、是饌中之饌也、文武有吉甫、而孝友有張仲、只重擧張仲之賢、以光是燕也。至其維持調護于內、而令吉甫得成功于外、特自說詩者見得、本欲明吉甫之功、故以澹處補清、為人臣之福、本欲數吉甫之賢、故以孝友交歡為其主之光、若作天子燕之、則反以張仲為主、吉甫為賓、而所與燕者之賢、亦由天子命之、非關吉甫矣

采芑全

此詩首言軍容之盛、既言軍律之嚴、而末則言其以威望收功也。六月時勢危急、采芑詞氣雍容、蓋北方已定、而方叔乘勝以

以極有名之紀非律無以昭有制之兵我方叔承命而伐荊蠻也兵固以義動矣而師律之嚴何如哉彼師之行也薄言采芑則于彼二歲之新田于此一歲之菑畝矣況我方叔蒞止南征之師也以言其車之可衛實氣有三千之衆以言其師之可扞敵者皆閑習之試矣且方叔之率止以行也乘其四馬而騏者四騏翼翼而閑序駕其路車而路車則有簟茀以竹為簟所以蔽飾夫車也而載于車者又有魚皮之矢服焉有鉤有膺所以飾夫馬也而御夫馬者又有下乘之絛革馬南征之車馬如此其軍容

制荊蠻、要自易為力耳、且六月作於詩人、故賢吉甫而因以賢宣王、采芑為軍士之詞、但知有將帥而已、

薄言采芑首章○新田在彼、菑田在此、師衆如彼練習如此、語正相呼為興、准與率不同、既秉節鉞以臨之於上、遂總部伍而率之以行、詩中毋從方叔意重美將帥上、天子六軍、法當用車七百五十乘、宣王乘亂荒卒畫邦、故云其車三千、車既三千、當有三十萬衆、師干之試、言師衆之捍禦夫敵者、又極練習也、四騏言馬之騤、服各順其序、路車言將之象路、亦煥其文、簟茀以蔽車、而魚服則載於車者、鉤膺以飾馬、而鞗革則御乎馬者、總來是軍容之盛、朱子云南征不甚費力戰鬬、故只稱軍容之盛

之盛爲何如哉

補 新安胡氏曰師干之試干字訓扞反解真着訓作師之扞干者杖試字自平日練習言矣服有不作矢壺者讀以魚獸之皮飾車也朱飾車者服亦同此傳是為以簟車壺弢者之度也

薄言次章 薄言采芑于彼二歲之新田于此民居之中鄉矣況我方叔蒞止南征之師也言其車則有三千之盛觀其旂旐則有央央之鮮且方叔之率止以行也以皮約于乎車之軝錯衡而手車之衡四馬八鸞而齊鳴則瑲瑲其有聲且服其天子所命之服赫乎睹有黃朱之

而已

附孜劉宰之曰、新田菑畝除草未遠、故芑猶存、郭璞曰、初耕地反草為菑、孔氏疏菑者災也、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按路車是將帥所乘之車、非其車三千之車也、蓋象路與路車之朱色、巾車所謂象路朱是也、蓋戎路則臨陣乃用革輅而漆之為黑色、無所謂奭然之朱矣

薄言采芑○章首既鋪張車旂之盛、而此復以乘路車服命服言之、見天子平日寵遇之隆、方叔精神氣焰見於車馬佩服之間、而威靈已暴、蠻荊不足平矣、以皮約轂、欲其固、而襍文飾轂就車言、以鸞係馬尚其和、而八鸞在衡就馬言、黃朱之芾黑然

專意夜盡則晨今夜已向晨而庭燎之晰晰若則煇光相雜而有煇矣君子之至止則言觀其旂而辨色矣于此之時猶其未晚也尚可溺于安處也安也哉天子憂勤開夫中而心眼朗達也上有王之沔彼知以瞻其中與也亦由矣沔水首章與此憂亂之詩巻謂君子處世之亂固不可充憂之心亦不可無止之之道若故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是猶知所向也鴥彼飛隼載飛載止是猶知所止也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而爲預防之計者誰獨無父母乎既有父母亂則憂及之從不爲一身念獨不爲父母念乎

沔彼流水章謂夫衆人固莫肯念亂矣而在己當何如哉沔彼流水則其流湯湯而不息矣鴥彼飛隼則載飛載揚而不定矣我也念彼不循理之人交構是非亂之所由階也則不遑寧處而載起載行矣此心之憂從此日以積不可得而弭忘矣蓋亂則憂及父母奚安以爲憂乎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則被而不思以止之水何益于亂哉既頻乎彼其中陵則有所止矣何民之訛言乃任其肆行不懲而無有懲止之者誠使我之兄弟邦人能敬慎自持勤固不欲而此身無可憐之

光衰而將盡可辨矣煇見庭燎之光尚在而物色可辨總來說忽驚曰噫見此時非可安寢必當早起視朝語內添着意不可作料想億度之詞蓋料度則其心尚有猶豫而未決也○按朱傳煙光相雜爲是庭燎之煙光是天明之光故曰相雜辨色謂天明而可以辨色故觀其旂也不必以爲辨旂色亦不作辨天色

附攷安成劉氏疏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宣王感悟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證之或果宣王詩也○孔氏疏庭燎若樹之於庭詞烜供之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僭天子也天子庭燎用百

沔水全

此詩首言人之莫肯念亂次言己獨念之而憂終又歸之于敬蓋正示以弭亂之方也訛言繁興蹜人流言亂孰大于此者故憂亂即以憂讒非兩意

沔彼流水首章○此章以莫肯念亂一句為主水猶有所向鳥猶有所止反興人之獨無所憂親如兄弟遠如邦人近如諸友皆無肯念亂者念有亂慎修省弭讒非徒然念之而已父母人情所最切言及父母誰不動心故但云誰無父母念未及卒而意旨悚然

陳氏曰言何自而得乎如是則庸乎吾身可免于禍而無貽父母之憂矣夫始憂于人而卒反乎己詩人者其善處于亂世乎

鶴鳴章謂此陳善納誨之詞也以爲明於之主不廢觀省之資則一聯鶴鳴所寓之意反覆可觀也大其知之乎彼鶴鳴在于九皋之皋若其隱矣而聲聞于郊野之外九皋不淨而知之矣魚潛在于淵水之淵善惡止於淵也引又或在于渚水之渚淵不淨而物之也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蘀可落信可樂也而其下雖蘀安可以攻玉之矣而言其樺於天下之可惡者未不寓於所親愛中矣他山之石且能攻玉亦可以爲錯之用安可以他山之石而棄之哉

鶴鳴以讒諂不特此耳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是以卑而有至著矣魚在于淵或潛在渚是有可見而不定在矣園有樹檀其下維穀是物之美人而可樂者惟於美而兼可惡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物之至惡而可賤者將於是可用乎理之在物如此是知我之不可偏徇於一事之無也理之至定在何淵渚之無也好而當知其惡即但棄惡之園矣惜而當知其美即爲錯攻玉之石矣由是而著引而伸之

沔彼流水中章○此章以念彼不蹟一句爲主水方盛而未殺隼方揚而未止憂方來而未息此皆理勢之不可遏者故用彼字相呼爲興不蹟如所謂無罪無辜讒口囂囂吾人惟不循道理即求全之毀無妄之譖皆不可測載起載行憂深而坐臥且不安穩不爲一己憂而爲父母慮故不能釋然如此

鴥彼飛隼末章○此章以我友敬矣一句爲主上說惟己能憂求則欲合人己而皆致庶幾訛止而憂可忘耳興取物不自縱而人乃縱訛嗜積在上之人莫能辨別訛言訛詩曰禦寇莫如重襃止謗莫如自修視聽言動一切亦以敬謹吾不與人以隙人雖欲訛而無因言外見夫人不能止訛者皆由不敬也究其亂本卒歸到己身上去註卒反諸己以己兼兄弟諸友言○瞿星鄉曰此章亦見淳忠厚之意詩人亦只如此說盡其在我而已其訛言之止否亦有不可淂而盡必者此意較渾融

鶴鳴全

通詩以鶴魚檀石四字爲主總是托喻諷王○正意隱然言外欲王深思而自淂之天下事欲人勿知莫若勿爲鶴之鳴也實有其鳴故其聲不抑窒抑之來無定防之于此又見如彼如魚潛而在何可執一所愛者未必盡可好則愛不可溺所惡者未必盡可棄則惡不可偏泛說王之用情說但玩園字有近習意見檀何弃而在園他山字有疎遠意見石何不弃而在他山王

能類而長之則識明而主好惡不偏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祈父首章遂軍士怨元父從呼祈父而告之曰爾爵乎將兵者以其有事二之志恤下之仁也祈父今之不知耶嗟爾祈父職掌封圻之兵也予乃天子六軍之士其王之爪牙兵所當衛王室因于我也使胡為轉予于憂恤之地使予久役于外而死所止居乎以王之爪牙而致之死所止居爾安得辭其責哉矣
祈父二章亦同又謂祈父予乃王之爪士爪牙王家是其職也胡為轉予于憂恤之地從予久役于外而死所底止乎以王之爪士而使之死所底

誠鑒於維穀、櫃雖被愛而不敢恃、恐行時而陳、此誠鑒於攻玉、石雖蒙畜而不敢怨、知有時而察也。後章只叠咏一番、又推深一步、興趣自覺無限、蓋信乎天下之物皆王之藥石箴規矣。朱註穀言惡木檀不言美材自有妙解、

祈父全

全詩以胡轉予于恤句為主、首言以近衛而遠戍、則役已非職、末言以孤子而從征、見役已非法、禁兵本以藩衛王室、當止居輦轂之下、今置之憂恤之地、是無止居、戍遠而又無休時、是無底止、轉字最可味、軍中未必皆孤子、然甚而勿之尸饔者亦有之、有字自活、不敢斥王而責司馬、猶北山所謂大夫不均也。

止爾祈父誠不得辭其咎矣
祈父末章遂彼祈父誠我爾之不聰也古者民之親老而無兄弟皆聽當免役今國之常法人皆聞之爾祈父何不能聞胡為轉我于憂恤之地使我不得奉養而致母氏主勞苦於饔之事也聽者殆不如無耳
白駒首章疏此詩以留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其言曰賢者之有益于人國大矣今于其欲去也吾將何以留之乎彼皎皎白駒賢者所乘奈何不可以一刻而也安得食我場苗使我縶之維之以永今朝庶幾乎馬不得行而所謂伊人者亦于焉而逍遙矣夫一朝

白駒全

此詩留賢作於方去之時、通篇俱是托言、只叠叠相承看、始欲留之使不去、而多方免辭之後、因其必不可留、而後以無相絕棄之皆惓惓好德之情也、

白駒首二章、首二章以今朝逍遙、今朝嘉客為主、總是托言於物以留其人、曰留白駒即留其乘是白駒者也。永今朝如俗云且留住他一日的口氣、故朝夕非永也、臨行而得朝夕不留永矣、逍遙你細少留之貌、去則無嘉客逍遙、不去便自有嘉客在、故云猶逍遙也。○姚島程曰賢者可賓而不可臣、故云嘉客、

白駒賁然章○賁然只如今人云光顧寵臨之意、謝氏謂賢人所過處門戶亦皆有輝光、故曰賁然、乃轉其欲去之心、便是來思、不主既去而返說、留賢者安得有公侯爵、只托為王者與賢之詞、言爾在青我公與侯是爾本分、我進退得閑其志奏戢得行其志、豈非鈞衡而從容論道、所謂逸豫者、以此無期只無限量之謂、若藩之以好爵、歆之以逸樂、正賢者之所以去也、優游是隱居之樂、遁思是隱居之心、慎勉只是留意不作戒詞、

白駒空谷章、○末章言我雖苦留而賢者竟不可挽、彼自東生芻以秣馬、則去志已決、而我縶維之計莫可施、要深他遯乎、不可親的景象、如玉者、因其去而遐想其人、隱然手采在望、未見無計可留、而此心又不忍舍、不得已而望其聲聞相通、懈我離

若不足以言永益于欲去之際為我一少留乎亦可以慰吾好德之情矣
白駒次章疏皎皎白駒賢者所乘奈何不一日留也安得食我場藿使我縶之維之以永今夕庶幾馬不得行而所謂伊人者亦于焉而嘉客也夫一夕若不可以言永益于欲行之際而為我一少留焉亦足以慰吾好賢之誠矣
白駒三章疏彼乘此白駒者原其欲去之意不過欲優游以遂其高尚之志耳若爾能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侯逸樂無有限期是亦可以自遂其優游之意豈不可以遂其優游以自適

遯思而欲去也哉
白駒四章疏我之留賢者之切如此而賢者終不可留彼皎皎白駒在彼空谷之中矣其人之德如玉則於其去也不可親也雖其人之能去而不作忘我之心可也夫惟賢者去此道而有以相通其聲音不相聞此亦心之所以係也
黃鳥首章疏民適異國不得其所而思歸其鄉故託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我之穀則我將復我邦族矣

爾、猶勿遐心、落取是所望賢者于去後也、在情纏綿開悵、絕、○莊凝宇曰首之遠、即心之遐處、故云云、此不得已而望其不見絕之詞、若云規時政得失、則草茅而議當世在賢者為出位之謀矣、介子推云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焉用文之、賢者既去而望其為經國之言、此必不然、

黃鳥全

此流民苦其國害已而欲還故鄉之詞、通章以不我肯穀句為主、呼黃鳥以比本國之人、無居已之室而利已之有、下亦以反國之言獨言無淸人於我室我將反也、此詩只意與碩鼠作一例、首道即恐非相賙恤之道、不我肯穀、與其以道相與也

桐周桐松之意則我亦不久于此而將歸復我邦族矣黃鳥以壺論黃鳥黃鳥爾死集桑而啄我粱也令此邦之人視人于後惡休戚若不見閑是不可與明也吾將歸而從我諸兄矣豈久于此哉黃鳥末章清黃鳥黃鳥爾無集栩而啄我黍爲令邦之人視人之流離困苦略不加意是不可與處也我將歸而復我諸父矣豈復留于斯哉人少言其故土而益思其至親流民之困劣甚矣何上之而民死道而使之至此也我行首章而民適異國求其昏姻而不見收恤故作此詩言我康離于野外依惡木以

不可與明循異其知人之休戚也不可與處則[illegible]不安甚矣始邪族次諸兄次諸父叢情困苦之極愈益思其親者鳥末見使黃鳥而書利吾所有我歸將安所賴乎上之人使民至此亦可悲已○一說疏義以黃鳥之啄粟比人之害己作告異國說者謂有淂兵所卽害已之意此方山之說本疏義

我行其野全

通篇總是因人不見恤而義以自決怨以責人當以不畜不思爲主依樗以自庇采蓫以爲食總見窮之甚婚姻之故四字亦不可遺見以親故相依反不以親故相恤乃所爲薄其言既爾宿只一札宿而已此就爾居又不同然曰復我邦家曰言歸思

白蔽芾其樗矣于是思親戚之故以就爾居而爾不知我畜則孤吾依望之初心故我將復反之邦家豈敢復以觀望之乎我行次章謂我行其野至于采蓫而以爲食其貧甚矣于是念昏姻之故以就爾宿而爾不爲我畜則我吾鄉轉之初心故我將言歸思復舊俊以觀異之乎我行末章謂其我之言婦固自決於義而昏姻苟秋可以先責乎我行其野至於言采其惡菜之富以爲食以如是之窮而就爾居宿乃爾不我畜焉則是爾不顧舊姻而惟新特之是求誠非以彼之富

復則已謀爲自振之策矣輕貧重富本是薄俗棄舊憐新還是常態不厚責其薄于姻誼而姑微責其同于常情亦可想見其忠厚然獨不思舊者衹僅守其窮而新者終有時而故此又詩人之微詞

斯干全

此詩以落成而燕通篇宜以築室爲主首章槩言宮室之美而願其兄弟之和○二章以下詳言宮室之美而願其男女之賢且淋也人君繼世而主多疑忌其兄弟祖宗創業之艱多墮於于孫故首尾言之乃兄弟三句是見在之福下晃以後是將來之福

而厭我之窮亦以其新而異于故耶不貧以厭貧趨富之大失而原以厭常喜新之恆意亦忠厚意也秩秩章謂築室既成而宴飲以落之因歌其事以爲頌禱之詞言此室臨秩秩之水流面幽幽之南山其形勢深矣下焉盤基之固如竹苞上焉結構之密如松茂而制度若夫吾願其居是室兄弟相好而无相猶其居永安焉然予之愛也似續章謂王之所以作室者其意何居我蓋言室創自祖妣而以還不久非所以共承宗庭意也予是作而新之以似續于妣祖焉但見此

秩秩斯干章○首章前四句直從築室上說起當爲通章之主秩秩幽幽形勢然竹苞松茂制度工斯干在內而近在故曰臨南山在遠而可望故曰面秩秩是近景幽幽是遠景然皆從室中見得如竹苞則盤基堅固當下之基址言如松茂則結構牢密就上之棟桷言有相愛而無相謀一正一反分涉義意謀提居是室者出來正恐築室相遠兄弟從就王家之兄弟說旨此而本支百世業與南山俱永矣

似續妣祖章○此章以築室爲主而似續妣祖意其重當在圮壞之後而修廢舉墜使之一新故曰似續百堵作而西南之戶因而列焉版築廣而向背宜也居處笑語俱作王者身上說

築室也垣墻則百堵齊作戶牖則向西南其中宮室之作如此于是爰以居爰以處于是而笑于是以而談以咏于是而爰語焉是詠先祖考之後于是矣豈蓋為像心嘗哉約之章謂百堵之作先于板築但見束板閣閣然相承杵歸橐橐然知應內是垣墻具而室居成上下因營極其牢密无風雨鳥鼠之害而君子者之所處其氣象之尊大也如跂章謂其所築之室言之其大形底止如人之竦立而其聲襲襲之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之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

居則瑞拱于朔處則燕怡于宮闈以祖妣之陟降上下矣則天顧之有喜時則王言之渙發似祖妣之洋洋優游自堵喜下垣墻宮室言而三章則專言垣墻之美四五章則分言堂室之美

約之閣閣章○此章美其築室之固而爲尊大之居也古人築室以落垣墻爲先此言築垣墻就築室說閣閣板相承以所見言橐橐杵相應以所聞言風雨除天不能爲之災也鳥鼠去物不能爲之害也攸芋不說垣墻形勢言謂居是室者猶宅中當大之規模註以爲二字宜玩天子無二上故曰尊天子大一統故曰大

而軒翔如翬之飛[illegible]
[illegible]

增補仲雪詩繹脉

天游性以保命皆皆在其[illegible]
下莞上簟[illegible]之[illegible]如此[illegible]
[illegible]

如跂斯翼章〇此節極言堂制之美而勉王勤於政之示也大
矜嚴正自堂之大槩言廟貌從宮室之四角言棟是屋之脊
梁宇是屋之四垂高峻揚起有鳥驚而振羽繽華之彩層是簷
後之正簷阿起旁出之側簷華采軒翔有暈飛而五色彩飾之
象四如字總是形容不是比喻之語非斯堂而以朝萬國以總
萬機無不於斯外王之業所由振也

殖殖其庭章〇殖殖二句言規模之大噲噲二句言向背之宜
曰正曰寘執就一室言之而向明處甚軒豁而宜處文甚深廣
乃所不宜室西南曰奧東南曰窔從宮討宵旰之勞說居是室
而以順聖躬以養天和於是乎在內聖之体所以怡也依寫許

上依琢依筆皆叙其事實之不在頌禱之內

下莞上簟章〇薛方山謂此章承上章依寧而言意亦好整入
此寢處頌其徵於夢兆而開子孫之祥也須曉亦是設為之詞
非實有是夢也乃占我夢是王自家思忖與大人占之不同上
只輕遞過驟寫吉夢二字為主上熊羆虺蛇尚未明說陰陽之
象但心思所不及見聞所不到而忽感於夢則朕兆之異可知

太人占之章〇此章設為占夢之詞蓋即其所感之異而知其
所生之祥也男子秉陽剛居陽位而能羆則陽類也女子秉陰
柔居陰位而虺蛇則陰類也祥字全在下二章照見

附攷周禮太卜為卜筮官之長凡卜師卜人龜人菙氏占人

父卜非男子之祥乎虺蛇陰物
也女子則其夫陰柔之[illegible]
君有[illegible]則坤道成女之[illegible]
其[illegible]之[illegible]非女子之祥乎
補新[illegible]以[illegible]占男女
皆乃自其陰物陽物論[illegible]
[illegible]坤道成女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增補仲雪詩繹脉

[illegible]

占夢所屬焉占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
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占夢季冬獻吉夢于王〇按正
夢者安靜而夢商高宗夢帝賚良弼是也噩夢者若文王寢
武王夢帝與九齡是也思夢者覺時所思孔子夢周公是也
寤夢者覺時所道若狐突夢太子申生是也喜夢者喜悅而
夢若漢文帝夢黃頭郎推上天是也懼夢者恐懼而夢若漢
光武乘龍上天而驚悸是也

乃生男子章〇此章言王嗣之生待之隆而任之重乃生男子
言其果符是夢而乃者將然之詞寢之牀一如成人供帳承他
日南面之尊衣之裳見儼然偉服象他日衮冕之榮弄之璋是
比德于玉望他日以圭璋之治寢牀亦是常事而以女子臨寢
則此為尊之象載弄等句亦見古人敎豫教之法其泣喤喤生
質異也居稷之呱厥聲載路實是吉祥爾王子孫為嫡者自應
服純朱以天下為室家而為王為庶者自應服黃朱以一國為
室家而為君諸侯君王帝王之子孫自是如此不是期望之意
且只說道其將來似說到宜君宜王處亦無妨觀註生子其室
而當要從轉變寢言

乃生女子章〇此章言女子之生待之常而守之正乃生女子
亦符是夢而詩意所重在王女子只帶說寢之地云甲之貴非
卑賤之謂取天尊地卑之義也即其用而無加謂不復加飾也

哉曰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无以小人之故所致危殆其國也瑣瑣姻亞小之姻亞正弗問弗事而小人之足以殆國者其无以親故厚任之可矣

補新言 尹氏用非其人正其不平之所為也政不躬親句理已然不得民了而且所任者弗問其不德之何如弗試其可仕與否以是人未嘗試君子豈可欺乎當式夷為而平其心式已為而上此所用之姻亞人如洪洪然淺陋之姻婭正弗問弗仕為小人之給國者慎无以膴厚之爵祿而任之也无小人殆則无膴仕

弗躬弗親章○此章戒尹氏不自為政而委之匪人因示以用人之不可苟也語意須標揚重用人一邊言既不親庶政委之他人全無為國為民的念頭則已下疑其民而況其所用之人又皆不明理不更事之人不免上欺其君此皆心之不平處故即後以式夷二字而式已又驗根此說來言無使小人得以誤國但為姻亞便無使之得列縉紳兩無字一氣貫下若於姻亞極其尊寵則小人得進而用人不平其誤國家政事不少矣宋人有言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此亦尹氏之故轍也○有一說人必訪問而後知其賢不肖必歷試而後知其能不能弗問弗仕俱就尹氏說者未既為姻亞焉有不知問與

讀補傳詩經脈 小雅

而无寧乃重哉之也

昊天章 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惠而降此乖戾之變皆天心之震而民心之所為迷亂而怨起也君子能无所偏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動協群情民之亂心息矣君子能无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悅服志民之惡怒違遠矣是則訟大戾亦由此也

補新言 夷平也不徇一己之私而平心以率物也屆是至也君不平之心則怨已徇私莫知所屆矣夷屆俱是用著心以行善政意不得以用人行政分貼而如宅非似字之韻只看作者

任遐就小人負家者

昊天不傭章○此章言天變之可畏當示以回天之道也凡人事有得失氣化因有感應鞠訩太戾若天為尹氏而降之者即上薦瘥不弔是也鞠訩以禍亂言大戾以災異言不均不順正在窮極乖戾上看出當隱隱與亂心惡怒相關君子泛言註雖云傷王與尹氏然通章大旨九章以上責尹氏較重觀下章曰誰秉國成還重尹氏上說如屆夷弗躬弗親相反如夷與弗問弗仕相反故朱傳又以分應上章屆如無遠弗屆之屆言盡心竭力也政而做得不徹者半途而廢如步者然是謂弗屆夷如我心則夷之夷夷即平也用人無偏黨之謂行政善則民心若於政

寡若殆矣君能屆夷閑如樂閑之閑猶止也怨心速則亂心舍矣

不弔章 遂夫及求諸己固足以消亂矣而尹氏則不能焉故不見憫恤于昊天亂未有所止而與歲月增長使斯民皆迷亂不寧此吾憂心之所以切也不知誰秉國之香乃不躬親為政而以付之小人遂使斯民受其勞瘁至於不寧有知此也則尹氏之責固有所不容辭矣

補新言 此言天降亂之日滋而悟言致亂之故民也禍亂之甚儀是尹氏不平致之也

心可悉

總據章 據天民皆受禍世亂

而叛亂以息故曰闋用人善則舉錯得宜而人心服故惡怒違民無怨上之心則不平之禍若其遠云所謂民心悅則天意濟矣又何不傭不惠之有

不弔昊天章○不弔昊天猶云天不憫恤彼既不能如屆如夷天自不免不傭不惠降亂靡定而悔禍無日俾民不寧也乃上自恬然不憂而家父獨憂之語意只於誰秉一句着力誰秉國成是與秉國之均應不自為政與弗躬弗親應卒勞百姓與俾民不寧應看一卒字有終不自改意○祓如醒與如惔不同前以亂之初生言如炎焚之下燃此以亂之又生言如宿酒之未醒又須知憂心如醒是家父自言也君子憂之曰蘇子文法多

讀補傳詩經脈 小雅

駕彼章 據有可為之所無所往以自見也乘可駕彼四牡項領可以騁矣然我瞻四方亂而皆蹙蹙然靡所騁是可往之所亦將何所騁乎

補新言 此時此景憂不得自騁之意非真駕為欲去也

方茂章 蓋言所以无可往者何哉以小人之性賤忽无常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而欲戰鬪及夷平而懌則相為於燕如賓主酬酢不以為忤其喜怒之不可測如此是以君子无適而可也

補新言 此極言小人之性好反覆无常亦推原所以之由

不平章 昊天不平之禍

是如此看駕四牡用見字只氣說殊謬甚

駕彼四牡章○此章着二句忌避亂意輕不過引起下二句以見天下有亂而着尹氏致亂之罪耳四方之大而曰蹙蹙着猶蹙人有云出門皆有礙誰謂天地寬之意

方茂爾惡章○此章承言所以靡騁者正為小人之性無常茂惡相加則矛戟轍起及既夷懌則如詩酢是既離而忽合方怒而即喜彼其中情[illegible]類詭在眼前所謂腹中鱗甲笑中刀也如此人而與之共事真是寒矣

昊天不平章○以尹氏不平而歸之昊天亦若有天益其疾者倫非天實為之彼何能以六尺之軀關此莫大之禍哉無非痛恨

至於如此殆若天使之而原
之意者也雖謂之昊天不平
可也讒其不平之害豈特小
人有困斃之虞君子死可甚
之所哀吾恐宗社禍及
君身雖我王亦不得寧矣禍
遂至此為有人心者必自嘅
創以求盡言之不暇矣尹氏
統不懲創其心乃覆怨人之
正己者則其為惡何時而底
究家父章誨大致亂者雖尹氏
而用尹氏者則由王心之蔽
也我不又為周之世臣義與
國如休作亡者也豈得以尹
氏勝民伸人不敢戲談而乃
誠默取容耶故乃作此南山
之詩以究王致訩亂之所由
著惟在於用尹氏為庸王改

尹氏之意惟尹氏用人行政皆非即王亦安能晏然於上主且
不寧不但俾民不寧而已夫今日不平禍已貽禍於王而況深
不懲其亂將何時而已此又深一層說然其正亦須泛說勿罪
指家父自謂
家父作誦章○尹氏藉人之口使不言人皆畏尹氏之威不敢
言家父世臣誼不得不言故作此誦致亂雖由尹氏而窮究其
亂本實由王心昏蔽以任用尹氏來曰以究王訩言訩在王也
訛爾心有日改月化潛消默奪而不自知者非所謂格君心之
非而何懲者創其前日之非訛者化其前日之悪言轉其信用
尹氏之心而躬親庶政簡拔賢良使萬邪皆蒙其惠也萬邪曰

心易屬而式訛爾心以考其
其相剔除傑在位使天下家
其福乎不有以畜萬夫為邪
然如此則民怨可息天變可
回此則家父作誦之本意也
補新所以亂本而歸之王心
望反亂為治之意也夫尹
民戲設之而不敢也正書
之而痛恨也望王改訩亂
之向實出尹氏則不言了
致於察不正者故我作為
此誦以究王政皆亂之由
皆緣誤用尹氏所致也
化此誤用尹氏之心乎則
相道不遂于匪人而庶事
日康于乾理新姬无疆
之雅衛元王怡悱六丹
勝天下亦昭可方有以

畜意父病之民其元氣有難平復必從容漸漬以養之云爾在
尹氏曰不懲其心在王曰式訛爾心此見家父忠君愛國之意
而立言宜攻其君相之邪心又可謂知所重矣
附玫按家父即魯桓時桓王使來聘求車者此詩為東遷後
詩或然而序以為幽王時詩豈以黍離後亡雅與

正月全

此詩言訛言致亂而推本於王之寵褒姒果見惟王心蠱惑故
由小人以致訛言而使君子失志遂慨王不能用賢以止亂而
已深為之憂也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二句非特一章之關鍵
亦是前後之過脈大意不過如此細看首二章因訛言而懷隱

之旨然苟知可畏是君
心一轉為和家福之意
正月首從此詩亦大夫憂亂
而作第頭人君心不畏遂莫
甚於天變而所以致亂者莫
甚於訛言試觀今日之時不
有大可憂乎彼正月乃長養
之時萬物乃肅殺之氣今正
月繁霜則霜降也節不以其
時是天變於上矣使我心憂
傷矣彼民之造為奸偽之言
以惑聽聞者又方甚大則亂
之起於人矣雖當是時君臣
上下恬然不以為憂念我獨
憂及宗社變亂生民而京京
然其憂之大為哀我小心踧
有隱而不憂其至於病矣亦
將知之何哉

憂三章言國將淪亡正其隱憂處兩章嘆其莫勝於天五章言
其莫辨於人六章憂身之無所容七章病天之多所困此皆指
訛言說八章則本王之淫虐言之乃其致訛言之本九章是棄
賢之禍十章是用賢之益十一章言禍亂之可畏末二章總言
小人得志天下受病而已之所以憂也
正月首章○四月純陽而霜降使合下小人女寵在以陰召陰
天非無故而變也然天變於上人亂於下訛言繁興凡其國上
惑衆者倏然而起不知其所從來蓋即植黨比周阻賢誤國故
亦孔之將非言之大乃禍之大也彼朝恬然不以為憂而大夫
獨憂故曰念我獨兮所憂者大而非止一身故曰憂心京京文

補新首言天人變亂之極
下言己獨憂之以主於病
此章訛言亂上
哀罹憂深矣哉以憂亂之故
而受病如此然疾痛呼父母
此人情也今父母生我胡為
使我受訛言之病而不先不
後適當其禍也彼其言之好
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
彼顛倒亂常正言之所以為訛
而遠亂者我方益甚其憂而
見嫉於彼是以反見侵侮也
亦獨何哉
補新首憂心之痛之害即傾
首節衆句莽宗好言即為
情好之言也秀言莠之亂
莠者言之亂正者也俱自
小人之口而出是變幻由

言我之憂所以如是大者正緣小心畏慎衆皆不察而又不敢
顯言憂之是以隱憂而至於病也鼠在穴中人誰知者故隱憂
謂之癙憂
父母生我章○承上言我之遭此總為生非其時不先不後故
憂病至此好言自口二句最重即上訛言孔將正病根所在也
好言是莠莠之言莠言是譏謗之言惟言之好醜而皆不出於
心則得其好言不足喜得其莠言不足怒所以憂心愈愈益已日
甚一日矣但亂世人情往往與正論相反故見其獨憂以為矯
激見其小心以為過計而妄加排斥勢所必然故曰有侮所謂
一國之人皆狂而反以不狂者為狂也

兆[illegible]與邦淅[illegible]訛也哉
現其言邪以愛心益甚而
反見斥于偽是以來其偽
天乃中傷之也
憂心章譏天訛言繁興則亂
日甚國將亡之兆矣故我心
惸惸深憂念此身不幸遭國
將亡之與無罪之民將俱被
因勞而將為人之臣僕矣知
將後從何人而受祿如視烏
之飛不知其止于誰之屋也
不亦可憂乎哉
補新直說此一節胡氏則朱
氏詩故以為此章是中后
太子之詩亦似近是則其
所指為訛言者[illegible]之
黨[illegible]長者[illegible]不然
只是小人汎濁之氣如何

憂心惸惸章○訛言使亂是非混淆國是使奸黨並進而不覺
善類去亡而不知國家未有不覆亡者故傷己與斯民均為不
幸而罹此難因嘆世人飄泊無依何從擇主如視烏之飛不知
其將止于誰之屋也瞻烏二句緊繳上二句說玩詩有如乎自
見讀此詩隱然見忠臣不事二君若已所自處其不從他人受
祿可知矣但不必顯然說出替他周旋詩人本意只為危言以
動之耳○一說云周之興也有烏流于屋之瑞今周將亡不知
其瑞當復見于誰之屋也此非正意存以備覽
瞻彼中林章○亂世訛言滑志而無辜被虐天皆無所見白故
中林章以人之有見反興天之無知言福善禍淫天之常理以

增補[illegible]詩經脉

便至于亡國而有臣僕之
厄也
瞻彼章詳夫訛言之人蔑紀
淆志無辜之人並為臣僕則
善惡之不明亦甚矣瞻彼中
林之薪蒸其大小分明可見
今訛言之此民方危殆疾痛
號訴于天而視天反夢夢然
若無意分別善惡以抑彼訛
言而安此善類者哉然特天
之未定耳及其既定則善必
福而淫必禍人雖好惡未有
不為天所勝者也夫天之降
罪于惡人夫豈有所憎而禍
之乎蓋其既定之理則作孽
然也
謂山章譏今衰亂之世訛言
紛興彼山本高也乃謂山蓋

氣化自盛而衰常者有時而變正天未定之時也及其既定則
今日之受禍者安知不為福今日之受福者安知不為禍乎故
非天故憎而惡之也行惡者自與憎之理會不善之人終自不
能勝天耳彼不知天果何時定乎意須偏重禍淫一邊
謂山蓋卑章○上數章已責訛言之人耳至此又提出訛言而
歸重王者見王既不能禁止而舉朝又莫能辨明極其痛恨之
詞謂山二句只是大槩論訛言不實如以高為卑之類此即
指鹿為馬指野烏為鸞類非實然也寧莫之懲蓋王方依從不
斷莫能究察而禁止之也及王召故老占夢之臣訊之宜為王
一別其是非矣然以故老閱事之多能明識者占夢知來之素

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訛
言之害亂是非大率類此而
王安然信之莫之懲止也及
詢之故老訊之占夢者其語
辭訛也豈皆自以為聖人於
訛言之是非卒無有辨之
者乃其訛烏之雌果知誰之
雄乎上無止訛之君下無
辨訛之臣則訛言之孔將亦
何怪哉
補新直謂山蓋卑為岡為陵
是說高說低亦可兩高下
由我口說無稽之言自以
為高自口出之謂不要天
[illegible]又云此二句
共之言變化使陵谷易位
之意

能斷言乃不平心撫實而言惟動輒以聖人自負而於訛言之
實所不知則王亦安能實知所懲哉只形容朝廷之上同聲附
和爭唯唯諾諾之風不得分上無止訛之君下無辨訛之臣說
○一說乃召彼故老但問之占夢之事所問不急也李義府詩
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亦此意也君臣迷甚皆
自謂聖如烏烏之雌雄無以相別也此說雖新於本註口氣稍
不協
謂天蓋高章○此章言訛言莫懲則舉世皆亂而無所容其身雖
託人言以自謂其實即詩人之詞局者由身以立蹐者累足而
行不敢不局哉天將墜也不敢不蹐憂地將陷也自其合事体

增補[illegible]詩經脉

而不敢不由其則雖厚而
不敢不累其足蓋世亂身危
固有此皆故我之說乎此言
有倫有義理而非混雜也
哀今之人胡為以訛言求害
而使之死所容于天地間也
補新直謂天謂地兩謂字正
斯言之號声也倫是言之
次序脊是如背脊之可據
俱自世亂上見
瞻彼阪田而至于
既所容何其非天為之我矣
彼阪田猶有菀然之特而天
之杌動傾搖乎我如恐其不
我勝何哉夫王之始而求我
以為法惟恐其不我得及其
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雠
然亦莫能用也求之甚

而非迂遠無序曰有倫有脊其近道理而非新俗不經曰有條蓋
處訛言之世天地雖大其實難容故慎禍之及而情之迫切如
此事未至此而妄言之則無序故序以訓倫脊之在背有條理
焉故借以為理胡為虺蜴正指訛言之禍注使之至此所謂局
蹐不自安者也
瞻彼阪田章○此章又承上歸咎於天而傷己之無所容也當
以天之杌我的為主地力雖薄且能生物天心至仁乃不愛人
此為反興杌有困抑齟齬之意天之杌我便是君之杌我處彼
求我則非真欲求以為法不過借其聲望耳如不我得必欲其
得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彼此牢制使不得展其手足也如此

鄄而棄之且易是見拒于君
所謂見杙工夭者也
補新直從求我則以求宜速
下句君作求我為法則善
矣仇仇如被循仇人執之
不動也力是尺力不足而
我之力而用之也
心之桌遠夫我之方為桌首
於天而致乱之本實出於人
哉我心之憂如結者正以今
日之國勢亦何為暴悪之至
是也蕊者未原之地有所以
無云其心乎夫際方威而人
猶无能撲滅者乃赫赫宗周
而一褒姒以為滅王遂致
后說生亂而滅此國家可傷
之甚也
補新以下以上用說放秋皆是

則前之求之者豈真有用之之意哉始適而出之使不得安於野終又拘而執之使不得用於朝此正天之杌隉廢陳行之曰力謂用力如云着實用之也仇謂使已盡力

○鄒臣虎曰此章正是自傷其不見用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王之㓏睽意在終其次懷章說出若於此作棄賢是有以為諸也是欲求用也似又融化說者須有斟酌將答

心之憂章○上總言王信讒言致亂而此又推本致亂根原言善政之所以若結者以政之厲也而王政胡為暴虐如斯者本原之地必有為惑王心者矣上下呼應中似一脈貫通以燎之難滅及傷宗周之易滅叠言王惑於褒姒如此則讒言並起亂

增補仲雅詩經詠
為有褒姒共以胡為業此
以為師于褒姒之惑乃屬
之由也曰政為曰正政
其曰也而正何為厲上面
得宗皆不正時周尚未滅
也而褒姒滋焰說論知其
必滅也詩人都以已滅者
曰蓋深可懼咸字不用
水儘蓋褒姒為滅國之本
而人未見耳
終其害遇夫王陽于文已信
於說入讒若已為之深長思
矣請傍車而前之駕車者行
險乃不知上為子永思其係
而知其必窘于陰而則泥濘
而車陷可必矣斯時也識者
悉以益輔之備猶未其載之
不堅也頤于車之既載而乃

本已成不至喪國不止文武之鍾虡猶存纏洛之山河如故而一女子潛移之衽席之間還是未然事不必依劉安成作已然看唐玄宗幸蜀民有來獻者詢之對曰臣伏草茅中知有此事久矣即此詩人意

附攷按未註威亦滅也須知滅威意同而字別滅取以水滅火義故中從火而側從戍褒姒一婦人實為滅國之本而人不見其滅之之形故去滅傍之之陂下一威字漢史云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是一證乃知作詩者即一字不苟下也

終其永懷章○此章喻求賢于已危而禍為難免也行險喻遲危陰而喻大難忘危棄賢喻為棄輔雖至而求賢臣共為載輸

棄爾輔是失其將危之資矣
乃若載之既墜而後號伯以
助于其能有所及哉然則威
亦將危而棄其僕臣至于既
危而後求賢之救助則亦無
及矣何以異是哉
棄業輦施其求助于已危
者防患于未然于後輔所以
益載而使所以御車也使皆
車者采能無棄爾輔以益其
輻之所不及而又屢屢顧視
其僕以助其轄之所未周則
乃可以無患必不墮爾所載
所以倫患者設矣將見有終
而終輸之仁若初不以
為意者雖有陰而不為患矣
然則求賢于未危之先而獨
患為可免者何以異是哉

而號伯語豈句一轉蘇氏註逐句解去作文須依本文說完然後以前發之意繳之不必零碎襯入合下章一氣成其棄賢之是勉其用賢矣一串意先輩嘗謂論此章末亦且慢貼棄賢意隱然詩人語氣下章總貼方見貫活○王氏讀詩記曰既輸爾載將伯助予如唐太宗敗於高麗乃思郭元振玄宗蒙塵入蜀乃思張九齡不用而思之亦晚矣

無棄爾輔章○此章喻求賢于未危而危終可免也輻以固較兼輔以益輻者僕以將車者但輻只帶說無棄二句猶言無棄賢臣以輔政也屢顧爾僕言屢求賢才以見用也國家事已不可為而憔憔曰無棄曰屢顧曰終踰絕險皆設言之以深致痛

增補仲雅詩經詠
補修其無棄二章直以將車比
為言上節言棄之則雖不免
而下節言用賢則雖危必終
終濟一直說下終喻求僕
正此章是不惑於時事此
可為深慮而奈何不加之
意哉
蓋在事遊天用賢固可以免
亂王不能然則禍誠無所逃
矣彼君子忘于江湖者可終
為託于阝亦旦免禍矣故其
術伏雖深亦炤然其易見無
所逃于罟網之患也然則君
子以處亂世雖善自韜晦亦
必難免于禍患者亦猶是矣
此我所以憂心慘慘深傷國
政之虐而階天下之亂以至
此極也

悴之意

魚在于沼章○魚相忘於江湖今在池沼雖深易見無所逃網罟也喻君子立亂朝亦非所樂雖自韜晦不能避患虐即胡為虐矣之意念國之為虐追恨之詞念字最可味

彼有旨酒章○或以此章為君子憂病下章為天下受病甚無謂合曰合比所謂小人之交甘如醴也云訓曰旋謂與其親戚周旋為樂也此惟優游無事者能之若憂亂畏禍之人即家且不能恤身且不能保而何有於隣里婚姻與樂禍之人言禍固其所恬不介意者耳念我獨今連下說滿右靜言思之獨我有隱憂也如作獨我念苦憂字更無着落且此憂亦念及國家與

彼有章謂夫我之憂乱而惧无所迯如此彼小人以訛言見信而得志既有旨酒嘉殽以合比其隣里姻婭其不姻而我独以憂乱為孽至于慇慇然疾痛也何暇于誰[?]之洽比昏姻之樂哉

佌佌章謂訛言之小人既幸于王于是但小者有屋矣垂陋者有穀矣而民独无禄不得安居而粒食是天[?]小人以為民之禍而椓喪之耳乱至于此然富人猶有力以干財或可將業于此保独力於財弱人拙亦尤甚也

補此有佌佌二章言有酒有殽有屋有穀皆是以訛言見用而有之也隣里昏姻

生民非憂止一身之謂

佌佌彼有屋章○天地間財止有此數小人富則民必勞此自然之理今小人之盛與殺何處得來大都魁剝其民所致是庶民無立錐之地無擔石之儲可知矣方有穀方字見王政用之乃小人得志之日即是小民不幸之時此皆天實禍之其可奈何哀乱之世貧富均受禍總者一邊奢華欲不施勞民固無聊而然窮困致不敗富人亦有時而哀但就目前之中自較其淺深見富人猶足支持不比惸獨之民不聊生甚非真以富民為可也總見訛言之乱禍及生民而用賢以救而天下不可不亟矣

指小人之党与也念我独兮我忧哀此惸独此詩人不徒自哀而哀天下也

補十月章全旨首三節詳述灾異而其中四国无政不用其良二語乃所以致変之由皇父卿士一節正不用其良之實而此皇父以下則詳皇父迂都害民正所謂四国无政也

十月章謂此刺幽王用皇父盡因人事失於下則天変見於上今日之変不有大可畏乎時維十月而日月之交会之際是朔之日辛卯日也夫十月則為純陰之月而辛為陰金卯為陰木純陰用事可見矣於此之時即有食之足

十月之交全

此詩序以為大夫刺幽王首三章言災異之後下則推致變之由也十月無陽純陰交會此時日食已自孔醜而不滅况又雷電震騰山崩水溢則災異又且發見所以致此者以皇父為小人之尤引用群小於外而又交結嬖妾以蠱惑王心於內且其作都一則違時以病民而不仁於下一則貪利以病國而不忠於上使我竭力以從皇父之役而卒不免於讒口則天變實由於人妖也終又推其受禍之深而歸之於命無非深著皇父之為惡耳

十月之交章○首章先紀日月之詳總見群陰並見不宜見食

何者之甚足以先陽陽衰不振陰失所減為非常之變不亦[?]之醜乎天日月皆天之象[?]依月為陰精有受制之義其存將而微虧者宜也此日為陽精矣可厭之理今乃而微虧焉是非常之變也天之示変既大則国之危乱可徵今此下民遭遭乱亡之世其禍烈矣不亦孔之哀乎

補新安董氏曰日食之變十月一陽未復六陰用事既純陰之月也庚辛為金而辛日重光又陰金實卯為木而卯日單閼又陰木朔日値此乃純陰之日内當群陰擅令之候而日有食之則是微陽為群陰所凌

以喚起下章言十月建亥六陰用事一陽未復而月與日交會又正在晦朔之間是月為純陰且朔日為辛卯而重光之辛亦陰金單閼之卯為陰木是其日又為純陰彼月之遊不避日之食不食於此乎 醜爲而今日有食之則陽微而不振甚矣所以可醜陰宜虧而陽不宜虧故天降此言之以深加嘆息非謂月食獨宜也微與威對不可就當食字看只仰觀天象而遂思及下民之可哀此詩人之隠憂蓋喪亡之兆已見而民適當之日食之變非渺小也

附攷劉 瑕日月以常度論一歳而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日食百餘者此所謂雖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者也在乎人君行事所感召耳

○嘗考幽王之時厓玖若妾惑主小人陵君子犬戎侵中國陰道長陽道消人事所感天象示之此日所以微也

失紘甚兆為甚醜彼月句言軽快以形容日食之甚耳下民遭此天変欲可哀

日月章詳然降変雖在於天而致変必由于人彼日月告凶而不免於食者以月不避日失其道也非不用其行乎所以然者則四國无政任紀不張不用善良邪得志是以事作于下象動於上而日月之告凶如此也夫自感召之机論之日月之食皆非其常矣然彼月而食是所充附而不落然以言之則誰謂之縦甚常可也此日而食是所謂陽而掩之不可言也于何其不戒之若是哉

補新安日月告凶謂日月以

日月告凶章○此章連上說來論譯餘之意日月皆有凶象而總之是月不避日故註猶以月失其道言謂之告其凶者君德衰微陽明掩蔽故譴見於天告其凶象此皆由不用其良為召災之本四國無政二句要說得與扶陰抑陽相關書云厥罰常陰小人則有陰晦而無陽明者也故詩須歸重下句惟不用其良故四國無政此已暗指用皇父意彼月四句只就感應之常說日則維其常者亦變中之常也食與微不同前以陰陽之本

使還復于王都以致屢反覆翻然乃爾又聽於言王都無家以拒之王出思泣血無有言而不疾痛者其懼禍之甚至于如此則其情在與禍而非為無家也[illegible]而不還則所肯之出也誰為爾作室者而云以是辭我乎[illegible]

家主於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情之痛切若此彼其中必有大不得已者若止為無家之故則亦不若是之可哀矣故終後詰之昔爾從王都出居郊外之時有誰人為爾作室者昔也不以無家而不去今也豈以無家而不還爾欲以是辭我不亦過乎陰自憂傷人誰知者故曰鼠思無聲出涕如血之出故曰泣血無言不疾只足上語非另有此畏禍之人也明是懼禍之深而又不欲顯言故即蒙上無家說

附攷沈無回云曰常武者斎武之訛也曰雨無正者正大夫之訛也此即篇中之語命名耳劉元城乃欲益以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似不必然

旻天章謂天疾威以王[illegible]謀不休[illegible][illegible]

小旻全

通詩以章內謀字為主前總言王之惑於邪謀而不能斷以從善此意章章俱有末又言禍之隱伏而已深憂之也二章具字有一切偏任之意三章猷字多字四章聽字爭字總是不斷之意本欲刺王而不明指王說即疾威之布亦托之乎天此其立言渾厚之處

小旻首章○首言王之邪僻若天使之亦無所歸咎之詞謀猶之謀屬王謀臧之謀屬臣臧不臧以成事僨事說謀之善者不從而不善者反用此又推其回遹之由也善惡不分便從違莫決此人主莫大之患故詩人視之知其國事大壞而禍幾已伏

哉曾有益于宗社生靈者[illegible]謀猷皆病國病民故曰亦孔之邛

潝潝章蓋言王之謀猷所以回遹者何哉正由小人在位[illegible]

所謂亦孔之邛耳只言謀猶之深足病也與下章伊于胡底一例曰艱時設多依輔氏作已憂之甚病亦未是須知此章大旨已盡下三章又從此闡發之○姚烏程曰謀論曰謀由是其之施為曰猶二字有辨

潝潝訿訿章○次章承上言朝廷之上潝潝然阿附以相從訿訿然排謗以相傾只形容他同而不和的情狀如此尚未說到為謀上國家有此小人定然誤國豈不可哀亦以見其無善謀也謀之四句即首章謀臧四句而重言之或依朱豈誠把謀臧四句根潝潝訿訿來自小人言蠱王之聽邪謀正小人有以蠱惑之也看來不如與上章一例從王說為長結詞一則其意亦

我龜既厭夫謀之無定如[illegible]

一也伊于胡底不知如何究竟也故註訓底至也何能有定會意解耳

我龜既厭章○此章我龜既厭二句特借以引起下意耳重在謀夫孔多二句為主猶言盈庭是謂孔多而誰敢執其咎固謀之所以不集也蓋衰亂之世人君不明不斷故人人自是已見欲伸其說間有君子非不肯任其實而決之但為小人所奪其說不得伸耳謀而不行徒作一場話說如訪問路塗雖熟而非身親走過終是茫然竟何得之有不斷無成正意即在如字內

哀哉為猶章○此章只就上三章之意而嗟嘆之言王謀之可哀也謀必酌古準今以成一代之遺猷而今之為猷則不以古

無有執其咎而決之者也此其謀而無斷故云如築室于道云云。
哀民棄謀大王謀之無成亦以近小猷之也哀我今之爲謀不以古先聖賢爲法不以中王大道爲常其所聽從于已爭辨于人者惟此淺見[illegible]以琑屑之言以相持如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爲異論其何能遂成也哉。
補新直通言即皆邪言[illegible]出于濬哲之謀又[illegible]聖人之謀者多是淺[illegible]以遂己私之言。
國雖靡止章夫王之於邪謀而無成也此蓋以今世承舊謀

先聖王之成憲爲法不以仁義禮樂之大道爲常其所聽而爭
者惟卑淺謀末計不關社稷生民而聽則昏然已昧爭則鬩鬩
不決其相持不斷之意已可想見矣不潰于成就築室說上根
是非相奪來故以謀爲無得於道此根爭聽邇言來故以爲與
行道之人謀之詩各有屬
國雖靡止章○此章承上言謀之無成者以有可用之謀而王
自不能用也靡止靡膴只是引起話頭看國論之不定而併
求民之所以不多謀也聖曰通明只是一節之聖而雖不必其
皆聖亦不必其皆否則是非分明決有定論哲謀肅乂見賢人
衆多不乏善謀數字各舉一德而言思之德曰睿睿作聖視

之可用乎方今卑夫孔多國論雖不定然亦有靡知之聖而不皆否也民雖不多然有視之明而哲者有聽之聰而謀者有貌之恭而肅者有言之從而乂者是皆然有善謀而可用者也但王不用善謀者不能以自存將如流泉之不反而當舉而棄之無令其淪胥以至于敗也王何不斷以用而爲之[illegible]邪
補新直要於謀肅乂此即洪範五事之德也皆是善謀之人[illegible]則不大[illegible]行謀[illegible]然無謀[illegible]故此章付之[illegible]耳
不敢暴虎夫喪亡之禍必至吾以無[illegible]於暴虎馮河

之德曰明明作哲聽之德曰聰聰作謀貌之德曰恭恭作肅言
之德曰從從作乂此五項皆以人之善言非以謀言王不能用
則善不能自存而消沮于屛棄斷喪於淪落如泉流之往而不
返無乃淪胥以至於敗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斉訓相分明是
言與國家俱敗亡也時說单就五者之善說或单指國之敗亡
說俱未諦解
不敢暴虎章○此章首三句叫起莫知其他一句人情能見已
然不能見未然故暴虎馮河之外其禍機之伏有更慘者誰則
知之暴與馮爲二而曰人知其一者謂明於此一類而昧於彼
一邊也明指喪亡之禍而又不忍顯言故諱言於他耳須根上

之患近而易見故此一流人時知避之如喪國亡家之禍臨于謀猶邪僻之中而[illegible]形者鮮不知以爲患也哉是以知之而憂之也戰兢之甚有如臨深淵履薄冰而深慎其禍之及也蓋禍雖未形而[illegible]則已著王不知早計而預爲之地乎呼吁若大夫者可謂知國之忠矣。
補新直人知其一莫知其他謂一暴一馮易知也他謂事有大于虎與河者人莫知之也[illegible]

謀猶回遹來如臨言將値其禍也如履言見在於禍也又就其
戰兢者而形狀之也雖云處禍之反已實則懷宗社之隱憂亦
[illegible]之上實不忌斬以深著以弭無形之患謂之何哉
附考桉漢時之衛國有大疑則使公卿以下稽議故治河之
議不決遂致滔天之患鹽鐵之議不決遂有霍氏之變以至
唐之維州宋之靈州其謀非一人議非一日卒至啟吐番之
叛開西夏之禍此皆其謀之不決致之也善乎司馬光之言
曰謀之貴多斷之在獨此定國是者之準也
小宛全
全詩以第四章與無忝爾所生章爲主首章有懷二人以發相戒

小宛首章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蓋謂于處亂世不可無處患之道故究彼鳴鳩之小鳥亦能飛而至于天乃我遭亂而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乎是以當明發之時耿耿不寐而懷我父母恐無以自效而貽之辱也。
補新直小鳥戾天有努力求上之意[illegible]

之端而身與子皆親之枝故二章遂相戒以謹儀三章遂相戒
以教子而四章則總結上意以求無辱於親所謂相戒以免禍
者也末二章恐謹儀教子之外猶有意外之變而視哲人之懼
禍爲尤甚無非終上有懷二人意耳
小宛首章○鳴鳩雖小而戾天努力然也況我心之憂傷而能
不念昔之先人乎此皆勉強以求其至者故以爲興或謂鳴鳩
之飛而上至於天興已之憂而上念乎親亦可明發不寐言天
明發則人不寐乃事爲思慮之始非夜氣清明之謂也有懷二
人者處辱親也親不可辱則身當修子當教也故云相戒之端
○顧隣初曰將旦而天光開發人之良心亦與俱開故懷二人

惻於先人心乎兄弟相戒至此其憂懼亦深切矣
補新首章人之恭小心之故只從既小心其憤於世之心有此非懼禍也以猶如亦只是恐以自處之國亦不必言懼禍亦不必云其心尤甚於集木臨谷
補小弁全章此詩宜白之得作發明悲怨之意篤摯千回百轉以制傷而曲繁絕微規動以天性遭余長解慈亦望君之一悟也蓋不得情甚曲之事亦不在東山紫綠之下

在是矣。始而將神其若為善為惡其可述之若不敢肆於
溫恭小心之人其他趨避之術終非其志意所及也。不隨機伺
不辱及二人哉。

小弁全

通篇敘被廢之情宜以首章內憂字為主首章傷己無罪見棄以
致思慕之端二章極道其憂傷之甚三章則反其不見愛者而
莫得其故四章嘆己之無所依五章嘆己之不見顧六章總上
意而傷王心之忍七章推其心之忍者易惑於讒人八章又原
讒之所起由王易其言以來之夫易其言以來讒邪之口信讒
言而有廢黜之加此太子所以始雖有不忍之情而終致決絕

弁彼章題宜曰廢而作此詩意謂父子天性也不得之大變也我何不幸而遭其變乎今夫弁飛之鸒斯提提而安閑矣乃有父子之親而我父母之棄而有罹于憂我曾鸒斯之不如矣此思之意我何辜于天乎不知其何辜于天也我之得罪于父母不知我罪伊何也思之而不得其故是此心之憂矣亦安之而已其將奈之何哉
補新言此以小鳥之有所歸與己之失所依何辜于天言我果何所得罪于天乎是必有所以得罪但未

之意也。首章內憂字凡五見曰云如之何其詞尚緩曰疢如疾首
則切於身矣曰不遑假寐則晝夜無休歇曰寧莫之知則無所
控訴而倉卒急迫故遂以隕涕終焉白華之詞簡而莊小弁之
詞婉而切則以父子與夫婦之變異也
小弁首章○弁彼鸒斯以物得自如與己獨見棄而鸒烏之不
如宜曰被廢如窮人無所歸只一歸字可味言人皆有父子之
親而已獨遭棄逐之苦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句而何字重數
其審以探見廢之由而已之無罪意默寓於其中矣此與舜父
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畧同但舜以己為必有罪宜曰似以己
為無罪而疑其有何辜也意味自是不同云如之何者無可奈

知我罪何在上句決為自怨自憾之詞為下句之方自解若罪之所在也如何非安之而已則悲絕矣知求何也云者誤為問詞以求廢之心遑
潤不能忘者周道一說廢不如則草則我心以被棄之故深悲至痛詩止于痛也猜伸憤懣至于疢如疾首之深雖未老而用老矣況止于衰也心思亂至于憂之甚則疢如疾而病且作矣為人子者何不平

何而安于罹之之詞
附攷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
謂之鴉鴉白項而群飛者謂之燕烏○嚴華谷疏云鴉烏不
能反哺猶己之不能致養自罪之詞也
踧踧周道章○平易之路塞之則草生憂傷之事念之則心痛
此興意也鞠之為窮以道路窮盡而言怒焉如擣者深悲至痛
惻惻不寧有如物之擣其心也凡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
假寐永嘆憂者多年少而容貌老故曰惟憂用老疢如疾首
亦不病而病也宋曹域曰此章憂字凡三言之怒焉向憂之而
至於痛也維憂向憂之而至於衰也疢首向憂之而至於病也

而罹此憂哉
補新言此節從是痛而內之
乘鸒之懷
維桑與梓我之不見愛于親豈我不念其親耶彼桑梓父母所植見之尚加恭敬則于父之至尊無所瞻而不于父也母之至親所依而不于母也是宜父母之我愛而乃不見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意者我生之不辰故至于此不知天之生我辰安在也何使我不祥至是哉
補新言末二句從得詩曰然則我之飛不祥至哄也

玩註有一節深一節意
維桑與梓章○桑梓為父母所植尚不敢輕剪伐之蓋愛其親
以及親之所植也況其親乎靡瞻二句言己無往而不瞻依非
泛論人子然也註中宜莫不瞻依論理之詞瞻者仰望歆事之
意依者顧戀追隨之意語勢猶云更無依賴惟有父母耳此以
天性至情言非謂我瞻依父母父母亦當我愛也不屬毛外不
連其氣體不離裏內不離其心腹總是求其不愛之故而不可
得故無所歸咎而推之於天曰我辰安在者只自咎其命之窮
耳猶今人云我命不好六親無緣又如韓退之云我生不辰月
宿南斗皆此意

莞彼章論矣既不我我矣則亦不我容矣彼莞茂盛之柳則鳴蜩集于上而嘒嘒其聲矣知有淮然而深之淵則萑葦生于中而淠淠其衆矣凡物有有容如此今我獨見棄逐而不見容于親譬如舟之流乎水中不知其所至也鄙物類之不如矣彼此心之憂將備假寐而今不暇也何不幸而至是哉

鹿斯章言夫既不見容則亦不見思矣彼鹿奔而足伎伎然有番群之意矣雉鳴而求其雌有配匹之思矣物之相親且然今我獨見棄逐而孤立無親如傷病之木瘣將而無枝棄是以憂之之隱而人莫之知也

菀彼柳斯章○此章言物皆有所依我獨如不繫之舟無所依薄也以蜩依茂柳萑葦依深淵興意方順着說柳與淵皆能容物便多一轉舟流蕩漾無所止揆於人無所歸意不可涉於比體莫謂假寐永嘆雖假寐猶且不遑是有實身無地之意註中今昔字可刪

鹿斯之奔章○鹿性易驚猶念其群雉性最耿亦求其匹以物類尚能相顧與己反見逐而不蒙親顧也壞木無枝即殷仲文所謂生意盡矣發見棄於親無復生人之樂矣隱痛在心徒自傷其苦言何我獨見棄而無人知也雖是泛說而與王感悟意即在言外寧字可味不作甯字解

相彼章言天父母之棄逐如此抑何其心之忍耶而相彼投逐而投人之兔非同類也而或有哀其窮而先之者道有死人非同氣也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葬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我獨見棄至於流竄于外無親比于宗未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矣則其心亦不亦忍矣乎見心莫而淚從以隕也

補新直衆投兔望死人對一便不忍之心王視同氣不若每忍見生親不若[illegible]人是此其心之忍也

君子章論然君子所以忍心於此者聽讒耳人方以讒言

相彼投兔章○此章以忍之一字為主物之於我同生而異類人之於我同類而相殊皆不比骨肉之親然猶以一時感觸而生不忍之心何親之獨忍於我也通之倏瘧曰先路中之塚曰壙而或云者雖未必盡然而亦未必盡無舟流莫知其所屆壞木無枝此正秉心忍處忍之為言畢竟是殘忍之忍但非人子所宜加於親只作不憐恤之意說以忍字形出不忍之心莫有視投兔死人之不如與言至此求東乞憐之意不可復加而迴感悟之方更無餘術矣涕出無聲隕涕非悲之極而何君子信讒章○此章承言王之秉心惟忍則讒言何所不入致遂以信讒接之若曰推原其忍由於信讒或予雖散王心由於

讒我所王惟讒是聽如受酬爵得即飲之曾不加意受于其手而舒徐以究察其是非夫苟舒徐而究察之則讒譖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顛而有愛護之仁析薪者尚隨其理而有相物之智今乃令彼有罪之譖人於不罪而反加我以非其罪者伐木析薪之不若也不亦可哀也哉

補新直伐木持其顛不致傷其根本是愛物之仁析薪隨其理不混其條理是析理之智又言伐木倚之使勿絕其根析薪隨其理使一而分二以比王之絕親父子也說詩亦通又以舍只讀作捨從字為逐我于他所此更通

讒人字與無易由言相礙蓋讒言雖巧必視吾骨肉之離而入之若受予之心誠三則於讒言必加察矣如或酬之者凡飲酒獻酬往而必返至醻爵則不然言王於我曾不加惠愛而於讒言不復從容究察如受酬爵之易與上作一氣說伐木必以物倚其顛恐傷其本根也析薪必以斧隨其理欲其迎刃而解也與意全重不妄上今有罪之譖人舍之不問而反聽其言而加我以非其罪一舍一加正見其妄也其謂之何趙士會曰伐木四句不是說他刑罪之失宜亦非望他罪讒言而不罪己總是嘆君子之不惠不舒究之也然則他無可望惟有哀號而已

莫高匪山章○前四句是賦体言莫高者非山乎莫浚者非泉

直便故弦知之于此

莫高者非然要其非之所以得入者亦由易言語以為之階耳彼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字淵之內非有高深之隔而猶之者也易以君子不可以[illegible]訴之轉移而輕泄於言語謀耳而有所窺望在右而生讒譖也我之見黜然此之由耳然而我身雖不見容於君我心終不忍忘于國梁我深也筍我苟而從來者其無得逝我之梁而發我之筍此雖然逝梁發筍身復事耶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憂恤夫之後我之始[illegible]故作絕望自決之詞亦小弁之

乎而猶可陟而涉之乃知人之窺伺隨處而在一易其言恐垣墻之外有帶耳而聽者也惟任意而發故曰由言此只念頭微有所左右非必便是褒后褒子之言但究其後人輒窺王之意向而生讒譖則今日之褒姒豈非言語以為階乎此詩作於信讒之後而無易由言尚作戒勉之語正見他愛姒處周宗既滅未然作已然臣之於君為老言以激之也君子無易由言已然作未然子之於親為微言以諷之也無逝我梁四句是比詞逝梁比東宮太子所居發筍比承襲太子所事箝制於褒姒藩猶有不忍之心焉至于身後之事置之其可誰何謂之一字一淚○一説君莫高匪山二句如註所解亦是自悲辭之山曰莫

怨其亦怨而不怨若矣
補新旨 無灘截梁田句想古有是罪不然何風雅偶風但在此處與國風稀人見亦意不同蓋太和有宗觀推釋之實豈能忘情其截伯服之無逝梁發笱[illegible]然苟故罰此天下信天下事以匡我也意其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其圖後之思正自無窮

總意 章旨 大夫傷于讒無所控訴而訴之于天曰禍不自生而起于讒人之構讒不易入而本于聽信之非彼悠悠昊天爲人之父母宜其保護善良矣胡爲使無罪之人猶傷於讒遭亂如此其大也哉

高泉曰莫淡即兆人心之險耳古詞大行之山能摧車巫峽之水能覆舟豈止如此

巧言全

此詩通篇皆是傷王之聽讒生亂者章大夫遭亂而訴于天二三章原其亂所由生以王信讒之故四章以下一言讒人之心不難知一言讒人之言不難辨一言讒人之黨不難除而王自信之而不悟此大夫所以傷也

巧言首章○此章以無罪無辜亂如此憮二句爲主昊天已威二句即上無罪二句而重言之耳讒人變亂是非使賢者得罪是被讒即是遭亂而亂之所及則不止一人特作詩者亦在其

天之降威所以懲罪昊天之威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威甚大矣我審無辜也只[民]無自致之罪而獲無辜[之][亂]必虐人何其[illegible]
補新旨 首所云[未]訴出旨言未但曰如此[恃]何已威曰已威皆已事之詞曰無罪無辜文曰予慎無罪予慎無辜[亂]身罹其禍而反覆致審意也蓋極以爲無甚畏 亂是

亂之章旨 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吾[進之]皆[以]我君容推何如四至[污]不察其真偽也[故]之又生[又]則讒者知吾之無忌而復進[之]既[得]其[讒]言而

內縱讒人以撓亂便是已威便是泰憮而予慎字深致其審有庶幾天鑒我而使之免於讒也須知此一章雖寄訴天之詞朱註所謂自訴而求免之詞則專管下四句聚[闢]以其[意]管一章揣訴天即有求免之意似不必然

亂之初生章○此章以君子信讒句爲主亂字與污水篇莫肯念亂之亂同憮始既涵者言小人以不根之言搖動君子人君不爲之別白遂至並蓄於胸中而涵之疑信之間歲月既久猜忌漸生心所疑惑者則往往以爲有驗而亂始兆耳信讒不已忠諫不分是以邪正混淆是非易亂而禍天下也亂之又生所自來矣君子如怒四句不是示以止亂之道乃是憾王之詞言

用此[遄]且類[撲]字行事矣至說見讒人之言若[悠][悠]其之則知不得以害正亂庶遄沮而不習行矣見賢人之言若奉而納之則正又足以勝邪亂[庶]幾已而不復生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樂者在[彼]而君子益病矣
補新旨 上四句[進]言[亂]之[所]由致[僭]始[涵]既種亂[之]訴信用是威亂勢必是不[依]怨說則是不能事[賢]矣若是見讒言而怒之不待不信而[亦]不涵則讒言之亂[亦]矣若見賢人之言而[喜]之[移]其[涵]讒者以涵善移其信[讒]者以信賢[則]尊言進而讒言自退[亂]即沮

小人每以讒言嘗上意旨視王所好不大[任]讒彼必欽戢讒言以自媚於上視王所好在君子彼又托君子之說以自文讒[敢]復以讒進者惟王不然[冀]以讒人益[逞]而君子益病耳玩註補[益]旨見徐言[意]曰起則滅[疑]去疾[社]則[梁]而養生沮如[禁]提[衆]已如斬草除根形容可謂曲盡

君子屢盟章○屢盟與上如祉相反信盜與上如怒相反夫君臣之間不以腹心相示而以盟誓相要已啟猜疑之端而況盟之者屢屢不一則又瀆而不足信其待君子如此固宜善言不用而亂之日長也小人每欲譖人每每乘間伺隙惟恐人知故名之爲盜而君又信之不疑則彼必肆然無忌其待小人若此

已矣
君子無誼王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人心疑貳亂是以長矣王不能堅[持]而信盜以爲[灌]則好人得志亂是用[驟]矣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和[佞]益猛而[彡]是[益]進矣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其口舌生亂爲王之病而已而王奈何耳而信之也
補新旨 君子屢盟屢[盟]與[賢]人盟以生于疑忌疑忌[深]則盟之屢也[使]人覩見王與[賢]人有疑忌[逆][從][此]進讒矣故曰亂是用長
奕奕寢廟[嫉]讒人之心豈[難]度哉彼[宋]大之[寢]廟所以安

固宜讒言益繼而亂之日進也況盜言之美聽之甚甘是在彼者又能投吾之機而中吾之好亂其不益進乎承上言不可信而起下爲王病甚耳是其言津津有味不[属]王說[飫]進食之義亂進而不止如嗜之不厭者然正與甘相應匪其止共說出小人心事若只[執]職事說則小人之曲謹猶過於君子但不是念念止於恭耳彼甚危殆國家人君之病孰大於是

附攷按註中邦國有疑句乃是觧明盟字義此屢盟是與賢者盟非與神盟也三山李氏曰攷之春秋傳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

奕奕寢廟章○此章以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二句爲主反覆興

言二句要合說不得平分即伯仲據𦮃上即是如貫處好貫云猶是言若有所以貫屬之而不容離散者所以貫徹之而不容隔者若謂如物之在貫則迂矣淺矣既如貫信非不相知也則然日之事必有所疑而非不知然也如曰不然則詩詛之爾斯以字即指此事也然始終未說出譖字

為鬼爲蜮夫相知而猶相讒則有之情反側甚矣宜忿極者彼亦憾於物之微幻易識窺者也彼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而見矣爾乃人也靦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罔極之

耳其詩温厚和平委曲漸次略無一毫忿嫉之意而翻雲覆雨之態發露無遺誦之好歌良非虛語反側括盡讒譖却典其心孔艱句亦首尾相應

○徐玄扈曰暴公之於蘇公既以讒譖相加遺矣後何面目見之所以欲見而難于見也通篇俱言其可以見而不来惟欲以一見為快則彼媿汗慚悚羞澀難前之態宛然在目而讒搆排擠之罪亦不待言而顯矣以此相責正如握西秦之鏡魑魅莫逃飲上池之水肺肝悉見故曰責人忠厚猶見其皮毛未領其旨趣也

時豈其情不可測哉是以作此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使爾自省悟其非狠之非也夫既始之中益終絕之意蘇公不謂伊戚已而恕以待人者矣

萋兮章讒時有遠禪而被宮刑爲巷伯者作此詩意謂天下之禍恒起于讒讒所貴乎君子者知所謹而已彼萋斐文之小者也貝錦文之大者也因萋兮斐兮之文而文致之以成是貝錦之麗不猶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乎彼譖人者所為若此則秉心之危亦已太甚矣

哆兮章謂哆侈張之微者也南箕張之大者也因哆兮侈兮之微而張大之以成是南

巷伯全

通詩以讒字為主巷伯蓋遭讒被刑而困掌中宮之獄者故以名篇始既設喻以責之次又忠告以誨之五六章既仰天而訴之又求天以制之末遂作詩以為君子之戒也亦深自傷悼之詞

萋兮斐兮首二章○此首二章總言讒人飾小過以成大罪而上是文之使大下是張之使大玩朱註下解微張大張自見萋斐非物哆侈非星只形容如是之貌耳貝文似錦非錦南箕似箕非箕故文以為讒言無實之喻說其萋斐然若裝點藻飾是為文之使大說其哆哆然若到處播揚是為張之使大惟深文以巧詆之故見其甚惟陰搆以騷張之故言其讒語各有當也

賓之象不信讒人者因人之疑似而構成其禍若其不徒讒人皆必有與之謀焉不知雖謀與謀何其謀之秘耶

緝緝章謂雖爾可使禍譖人而不知所惧哉使其口讒則翩翩然而和從來則翩翩而疾其處心積慮惟欲為譖人之謀也雖言詭計從何自以為得意矣然可信者乃不信之階尚當慎於言也罰不慎爾言者讒譖者有時而棄且將以讒為女害而不信矣豈得常如今日哉

捷捷章謂雖非惟不信也彼譖人者舉動則捷捷然儇利言語則幡幡然反覆女之為此者謀欲為譖人之言也以

王之好讒而投以予之巧譖豈不爾受也哉然讒譖人者讒譖既已盡受人則遇讒之禍亦既遷而及汝矣是豈可以不戒哉

驕人章謂夫讒人之為惡如此昔將何所訴乎彼驕人者讒行而得志故好好然樂樂人與讒而失愛故草草然憂憂蒼天蒼天以鑒善禍淫為公者也其以視此驕人而遏抑興此之不幸其以矜此勞人而扶持安全之可也此所以之所望于天者哉

彼譖章謂讒人者好陷讒於不知謀與之主謀以為人物所共惡棄之豺虎而不食矣棄之有北而不宗矣其惟

緝緝翩翩二章○此與下章皆反覆報復之理所必至者欲其知畏而自戢也故曰皆忠告之詞緝緝如麻之緝絲續而不已翩翩如鳥之飛往来而自得捷捷儇利而不滯幡幡反覆而無窮如此用譖情狀所以飾萋斐成貝錦飾哆侈為南箕也欲忠無不自偽必見疑王以爾之言為信亦以人之言為信也王能以爾之言加罪於人亦能以人之言加罪於爾也遇譖之禍亦既遷而及女矣爾乃不思覆轍之是懼乎既其女遷其害又深於不信豈是戒其不可肆為讒譖

驕人好好二章○上章是求訴於天以王之不明下章是求制于天以王之不振好好猶揚揚也即是意得志滿草草猶慘慘

也即是垂首喪氣視者欲天鑒視而阻抑之驕人庶以少戢矜者欲天矜憐而扶持之勞人庶以得安舟言讒適與譖者只痛恨其讒之詞與前幾的口氣有別取彼譖人畀畀起下投畀有昊句總是無奈彼何要天開眼的話豺虎之物極惡而猶惡之則其人之惡可知投之有北非謂地之能容也只寒涼不毛之地非人所居置之此以擯棄之耳萬物皆天所生天更無推避理故擲于昊天使制其罪○或曰虎猶知父子豺猶知君臣非如讒人交亂人父子君臣之間而搆之禍者也故投之而不食投畀有北恐只是投之四裔之意

楊園之道章○此章以凡百君子敬而聽之為主首以地道卑

桉界有異乎傍忠其罪而伏其辜則讒人無所肆其惡而勞人得以安其身矣
楊園章讒夭我之惡讒人者蓋讒為一身計我被楊園之道而加于畝丘是卑之有益于高也則夫賤者之言亦不有補于君子乎故我寺人孟子作為此歌將貝錦南箕之詩不惧反覆焉叁自飛其害子不受其言之親切也凡百君子其敬聽吾言而嚴恭自處以沮讒者之禍乎蓋讒始于微者而其漸將及于大臣故作詩以儆之
新意楊園之道猗于畝丘興以地之相連例說言有次第及之意又謂已卑者

之有益於高與作詩賤之有祁於皆楊宜下濕其地最卑畝丘之外加以楊園則陂防有固故曰猗于畝丘非謂加楊園於其上也巷伯既已被刑則其身無可為者故特作詩以告君子見讒及小臣其勢將加於貴近然使身無可乘之隙又孰得而乘其隙哉凡百君子敬而聽之欲其自出入起居以至微言微動皆不敢苟而常以萋斐哆侈之言自防非止空聽而已

附攷按董氏曰幽王之世大臣傷于讒如蘇公小臣傷于讒者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少免乎此益從小序以此為幽王時詩也

谷風全

之言稱物于高低以卑虛之論有益于人處畝丘者必循楊園則保高位者宜聽下言矣
習習章譏此朋友相怨之詩意謂不可絕者朋友之義不可忘者明友之德其在今日吾雖以志情抗敝習習然和調之谷風則維風也而雨從之氣類之相感則然矣故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之共事若相須之義求然也來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也何其情之薄若是耶
習習次章通習習然和調之谷風則維風也而頹維之亂類之相應則然矣故將恐將懼之時則寘予與懷之不含

此詩首二章興時有安危友則厚於危而薄於安末章喻事有得失友則忘其得而計其失夫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則計此小人之交也故序曰天下俗薄朋友之道絕焉看此詩須會怨而不怒約書意○古稱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若患難而相救安樂而相棄則朋友之交祗以御窮而已維予與女叢間鶺鴒女轉棄予則有參商次章之意更甚於此寘予於懷如漆中投膠棄予如遺則道旁之敝屣蒹葭以風之廣被不能有全功比朋友之大德不能無小怨朋友之交豈有失則明棄之不虞其深怨之也獨不思患難相恤之大德耶忘字思字正所謂女轉棄予耳註似興體當有斟酌○按風埋從上而下曰

其相厚之記亦此矣求何择安將樂乃棄予如遺有不使存省殆非朋友之義者矣
習習末章通所以然習習思小怨哉也習習和調之谷風被于崔嵬之巔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能無不死之草亦無不萎之木是造化之化有猜憾也豈朋友之有大德而無保其無小怨乎爾宜以德而忘怨可也奈何於大德則忘之而于小怨則思之其於友誼亦甚薄矣呼朋友相怨如此世變亦從可知矣
蓼莪二章通人民勞苦養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意謂人子以事親為孝而孝親以終養為大何人之不幸也甚

頹註辯風之焚輪說者謂風之直延如火之焚風之迴穴方如車之輪也

蓼莪全

此詩首二章喻不得終養而傷父母之劬勞三章承言不得終養乃已之責以應伊蒿伊蔚意四章極言父母之恩以應劬勞勞瘁意末二章又申不得終養而重有哀傷也總是傷已不得終養之意詩柄勞苦二字主行役上說
蓼莪首二章乃各首二句比已張覩之望下傷父母生已之勞也各重匪莪句為主莪蒿蔚只一種漸長則漸無用詩人引用亦甚切當註以為美材不可就材質患不肖上形容只主終養

蓼蓼者莪章以莪為美菜視之今匪莪也特蒿之賤草而已不能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頓以終身也今不得其養以死養父母所望我之初意乎頭念之間感慨係之哀哀父母生我之劬勞其矣今乃當不得一日之報焉勝其終天之恨哉
缾之罄章註天父母失所而子若不得辭其責矣彼缾之與罍相資為用者今缾之罄非缾罍之恥乎此則父母與子相資為命者也父母失所非人子抑養之責乎夫子通有鮮民則生理有缺所以窮獨鮮寡之民而無父母之養生不如死久矣蓋人有父母則有

上說為易哀哀乃自哀悲哀父母也故註云重自哀傷益能終養可酬昔日之勞今不能終養劬勞之恩何報寧不重可哀傷乎劬勞勞瘁總不出生我一章但此處只宜含蓄說
缾之罄章乃通篇當以此章為主維罍之恥句最重缾之罄而取用之不能由罍儲蓄之不充故曰乃罍之恥父母與子相依為命重于一邊言父母賴子以養而子當養乎父母也鰥獨之民希從言而實指在已事言之無父二句引起末二句意抱着在心鬱鬱不自得神魂不定悵悵無所之銜恤靡止四字形容真切正所以發明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意
父兮生我章○此章止言父母之劬勞勞瘁處生我鞠我自其

所怙恃若無父則無所臨怙
無母則無所依恃是以出則
中心銜恤入則靡至而無所
歸如夫無父母之人其生如
此豈若死之爲安哉
父母兼謂以父母之德言
之彼受氣于父以方則生我
也成形于母以方則鞠我也
及其既生既育之從或防其
驚畏而扶持我或時其飢渴而
養我或長我以養其長成或
育我以察其寒煖或親行而
我不滿則顧我之死已或我
行亦顧不與則復我之不忘
生于時有出入也則實于于
懷而腹我焉以示其眷戀之
意父母之恩如此信乎生我
甚勞矣故我也欲報之以德
其恩之大如昊天之浩蕩而

受氣成形之始而言指我生腹我育其既生之後而言鞠畜註
皆訓養而義實不同鞠是胎養畜是乳養長我日夜與其長大
育我禮記所謂煦嫗而覆育是也非小註教育之說顧者旋視
也孔氏曰謂去之而反顧也復者反覆也嚴氏曰顧之又顧反
覆不能暫舍是也謝氏謂兒行而親不隨則追喚之此說不必
從凡者之義皆是父母生我劬勞瘁處卽是恩之大也德字
就人子所以報親者言非謂父母之德也觀註自見末句方就
親德之難報說

南山烈烈二章○末二章承上罔極之恩終不可報來山高大
則風疾乃民皆善而我獨害以物理之齊與人事之不齊何害

罔有窮極之處不知所以爲
報也況不得終養而未能報
又況既沒而不及報者哉
烈烈章講天罔極之恩既不
能報則痛傷之情其能自已
哉彼南山烈烈而高大則飄
風發發而急疾矣凡今之人
皆有父母皆得終養而莫不
善也何我也受昊天罔極之
恩而獨遭夫養之害劬勞者
不能報也劬勞者弗能酬也
其不卒何如哉
律律章論南山律律其高大
飄風弗弗其動風矣凡今之
人皆有父母俱得終養而獨
不善也何我也受昊天罔極
之恩而劬勞者之不得終其

不卒皆指不得終養說○霍星卿曰不得終養上文已明言之
此特嘆其不如人耳非至此方言其不得終養也輔氏謙論未
是

○朱豐城曰陟岵鶺鴒思念父母於尚存之日而蓼莪則感傷
於既沒之時彼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也若父母既沒
讀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必非人子矣

大東全

此詩以困役傷財作主首章槩言困役傷財之意二章言東人
財力之俱敝三章言東人之困當恤四章言賦役之不均五章
訴之于天而望其助六章言天之不吾助末章言大之反爲吾

劬勞甚矣欲報其勞瘁多矣何
若昊天不弔其罪則功氏謂
原其意而哀痛迫切如此直
可謂仁人孝子矣
有饛畫講東國困于役而傷
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曰
行彼恐勞惟天下之情而傷
今思古者同然之處彼饛簋所
以盛食而已所以載肉者也
今有饛然滿簋之飧必有
捄然載升之棘匕矣況此道
周之路有如砥之蕩平則必
有如矢之平直矣是以君子
則率履以朝宗小人則瞻望
以趨赴有周盛際固然也今
此周道猶然故道也我乃睠
言顧之而潸然出涕者則以
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

困無所赴懟而懟乎天無所歸咎而咎乎天象皆不得已而甚
怨之詞也○此詩自天漢以上其敘東國之苦已盡矣後把一
個天說來說去直從望之處說到怨之處從不能助東人處說
到反助西人處議論縱橫不可端倪譚國在京師之東而譚大
夫以東方之困告遂以大東名篇

有饛首章○此章重賦言顧之二句爲主首言有簋以盛黍
稷而饛然其滿則必有棘匕以載簋內而捄然其曲餘則不平
棣則不直故取以爲平直之興如砥如矢雖以周道言而貢賦
實寓均平如一亦可想見群臣履周道以來朝庶人視周道以
歸往古道依然而時事頓異故特傷之含悲蓄怨所謂望誠欲

輸于周爾
小東畫講然東人賦役之困
何如彼東方大小之國困非
一邦然自其供于賦也則皆
困于布縷之征而杼柚之上
無復經緯之在矣糾糾葛屨
亦可用之以履霜矣自其供
于役也則皆困于力役之征
而佻佻公子皆奔走于周行
之上既往來之勞亦莫得而
辭之矣夫以供賦而至于空
杼柚則傷于財不知以供役
而至于勞公子則困于力不
知是以使我憂之深而至于
病也不亦重可憫乎
有冽畫講夫賦繁役重民勞
甚矣爲人上者行不恤之
乎彼有冽然而寒之沈泉無

哭也賦役西輸乃朱子推原所由而不宜露

小東大東章○杼柚其空非謂無杼柚是杼柚之上無經緯也
糾糾二句正承上杼柚其空說來集註至於以三字玩之自見
葛屨可以履霜言衣服不備可知公子往來則小人之疲于
奔走可知皆舉一以見其餘意使我心疚只承佻佻三句說都
與大小註意相合諸家俱當上七句說覺脉絡欠貫

有冽沈泉章○此章首段是卽物以與人之見困下是因物以
惠人之當安只是因興意而並言之何碍齊又作興說不必依
憚人指民說不兼公子蓋此章承上章之意又舉所可憫恤之
人而冀其安之也宜安而不能安之此民之所以益病耳蓋憲

况此已獲之爵可也況此勲爵然當辭而哭若望非可哀之倖人乎此僚僕薪之無生意也言薪之獲矣而復泛之則腐無其載而寄之可也民之勞矣而復事之則病無其息而安之可也不然東人之痛何時而瘳乎。

東人疲困求我東方之所以困者正以賦役之不均耳彼均為王之臣民則當均服王之賦役也今東人專主勞苦之事而曾不見慰撫之知則財盡體乏而力盡困矣西人則豫于眠僕于力而有餘裕之不殺哀即一身人之子而無則哭哀則財搖而亦竭發亦若比即一私人之子而

雖主國役者言其實傷于財者亦此倖人也况徵發之煩僕僕之國皆可言勞不盡人力不盡人財皆可言息

東人之子章○上言東人之勞微已盡故四章首二句只爲引起之詞然職勞不來一語實括盡大東之苦翳翳衣服視杼柚彼其空者何如熊羆是裘視彼傷僕霜者何如百僚是試視行彼周行者何如總以西人之得志形東人之勞苦正見其賦役不均也別言舟人私人者舉卑賤以見其餘耳試於百僚言得其寵用之意西人在天子禁𨵿之下非可獨薄但薄於東而厚於西則斜傷心豈不可慮

○姚承菴曰東人輸載以俎西必假舟人故說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其所輸納必假私人故說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按此意亦有致但失之巧

百僚是試則力優而非任來周行者偏此正賦役不均矣小浮志也

言以章請天東人之困如此使西人少加愛恤焉猶之可也奈何東人或以其酒而舖之本甚厚也而西人視之曾不以其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鞙鞙然之佩璲而甚長也而西人視之曾不以其璲而為長我之賦也甚跟微其視之也甚微我之困于西人如此能不望於于天乎維天有雲漢監視于我者亦有光矣無天有以監我之窮也不幸見困于人其亦奇見知于天乎跂彼織女隅列于雲漢之旁終日之間經歷夫七舍之

或以其酒章○或以其酒四句是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意鞙之酒與之佩此在上供額數外不是粟米布縷二征饋上于此已見無可奈何耳況視之不甚惜耶維天有漢至末章皆述譚人仰訴於天之詞其說本之廬陵歐陽氏可據監亦有光言監視乎下甚明非謂監視乎我也監我意是在有光之下成文章以報我意是在七襄下夫雲漢非所以監人而曩其監織女非真能成章也而曩其助之此亦無聊之甚而為不得已之詞

襄無乎非能成文章以報我也不幸見困于人其亦奇於見恤于天乎

補新意維天有漢合下節總天之無助本歸於天之見困皆是顯哉無可奈何之情故不可泥其詞若曰此之所出者窮矣其惟天乎東助乃我天未見其助何也人之索取於我且益甚則是天之命其舌乎是天斗乃之揭其柄者而何其困之主見也

雖則至調天求助于天而我之心也孰知天亦不能為吾助乎彼織女雖然七次曾不能報我以成我布帛之征晥彼牽牛然亦虛名從不

附攷爾雅箕斗之間漢津也註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

○孔氏疏云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又曰織女三星鼎足成之跂然而成三角

雖則七襄章○此章總是言天之無益於人也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為我駕牛輸將雖有啟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兔而足用盡人實受其害而天虛有其象群星之無助如此

維南有箕章○此章言天不惟無助於我而反有所困於我也須以載翕其舌西柄之揭二句為主前四句只是起下段之意

能服箱以助我轉輸之勞以至東之啟明西之長庚亦豈能助日之明續日之長以遂吾營作之動而有捄天畢亦豈能掩捕禽獸以充吾飲食之需但皆施之行列而已是天亦無若我何矣豈真能有所助我。

維南有箕節○天不惟不見助反若有害于我若彼南有箕亦但形似乎箕而已不可以簸揚乎糠粃也維北有斗亦但形似乎斗而已不可以挹酌乎酒漿也然維南有箕非惟不可以簸揚也載翕引其下垂之舌反若有所吞噬于我維北有斗非惟不可以挹酒漿也且西柄之揭仍反若

抗註中二既字何見翕舌柄揭非其見困也蓋若爲見困之詞要之天無心於利人亦無心於厲人詩人特緣是以泄其不平之意耳○光正云凡詩有情景兼到若此之類只可講情講意而景與象則無也在誦詩者會之

附攷董氏曰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狭而舌廣故曰翕斗四星為斗三星為柄垂而下揭故曰揭

四月全

通詩以首章為主言禍亂日進而復面皆根此說去四章原亂所由起五章言禍亂不息而六章又訴己之難免亂七章總其

有所控取于東冀天雅徒無若我何乃若助西人而見困吾尚何望也哉。

（四月章旨）此遭亂自傷之詞言衰亂之時何時也蓋暄暑之時也自四月維夏而至六月徂暑我民受此酷烈之禍亦已甚矣我先祖乃子孫所藉以為庇蔭豈獨非人乎何猶不愛子孫而忍使我遭此禍也而不為之拯乎。

（秋日章旨）秋之時又何時也蓋秋宗肅索之時也秋日凄凄而百卉俱腓天下有凋零之象矣當此亂離之際人民受病一似秋之卉木也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

（冬日章旨）今之時又何時也蓋冬寒凛冽之時也冬日烈烈而飄風疾急天下有愁慘之象矣我思有周之盛隆斯民莫不相安于太和之宇宙也而我何何為遭此凛冽之時也哉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山有章旨）天禍亂日進無息知此必有所以致之者矣彼山有嘉卉則係栗係梅無一物之不美矣況在位之人宜其善良也今皆變為無良之俗而同惡相濟比周為黨以残賊乎善類則禍亂之源豫起乎此矣不知其誰為此咎也哉

（相彼章旨）然天下雖亂有一時之急而可以自安也相彼

亂終莫止如此則誠可哀矣八章乃作詩以告哀也此要見悽慘屬望於王意通詩俱主有位者言也

四月首二章○首章以暑之有時興禍之無時而天雖以暑困人先祖何忍以亂病我二章以肅殺用感無物可免興亂離為害無處可安三章以日寒則風疾其氣相似興民殺而我害其情不調似六大抵天地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氣本無甚悽惨累着興之則為差氣要愁苦態之則為悪氣令人其爍炊秋則病其凋瘁冬則傷其迅烈蓋感時之氣觸景生悲故借以形出禍亂日進無已獨舉三時而不及春則以春日暄妍自與亂世景象不同耳然先祖與怨天之意同不忍斥言其上也亂離瘼矣猶言遭此亂離之苦勿作處之而病謂矣其適歸只覓身無所之謂我獨遭亂而擴作詩者自傷之甚而言秋日冬日猶去秋時冬時也○孟郊詩云誰言寸草心難得三春暉庶識此詩之義

山有嘉卉章○朱氏公遷曰物之美者能全其美人之善者乃美而惡物性有常人性無常此以人不如物起興註云在位者指臣言廢為残賊詩肯却重在構害善類看莫知其尤時指王言蓋亂雖由在位者之惡而致之者王也故不斥言之而曰莫知其尤一說莫知其尤謂不自知其過也差矣

相彼泉水章○此即泉水之濁有時而清而構亂之遭無時可

泉水從有時而濁有時而清矣我乃日日遭害而無止息之期則何時得以免于禍而能善乎。

（滔滔章旨）盡使仕不盡忠雖滔滔大亂亦無能也而我豈其洪亂紛滔滔江漢之水猶為南國之紀而經紀包絡之無外矣況我躬盡瘁以事一人宜乎王之我有也今乃視之若無賢之存無常不在顧念之内而亦奚何哉。

（匪鶉章旨）禍亂之迫我知此亦無所逃於彼鳥者知其能高飛而戾天魚知其能潛逃于淵而免其害之患乎魚者知其能潛逃我則雖匪鶉匪鳶其能潛逃于淵而免此禍罔之患乎

（山有章旨）天未之遭亂甚可哀而其能以無言乎彼高山之上則有蕨之與薇矣下隰之地則有杞之與桋矣況君子遭世之亂惟無由達而作此四月之歌也則維以告其中心之哀以鳴其不平之意焉豈徒悲者之一時耳自當哀之然豈敢有他及哉夫所以特哀而不敢之哀此所以良士無罔而使後人哀之也

（北山章旨）大夫行役而作此詩意謂人臣當于盡職而從役使從事于均平何今日之不然耶陟彼北山之上而言采其杞以俟者乃偕偕然強壯之士朝夕以從王之事

已也此以反對爲興構謂禍亂聚集而不能釋先正謂猶其何能澈載胥及溺之意或主亂無時而息說則與首三章意重

滔滔江漢章○此以人情不如物理爲興江漢爲南國之紀則是南國且有乎江漢矣慶源輔氏謂江漢有南國則反了不可從有訓識有即寄秋不有寡君之有謂不以爲有無也不見寬恤意高遠一層徐歌弦曰不我有則不免構禍而日被殘賊之害矣此意最醒

匪鶉匪鳶章○此章言亂無所逃雖欲高飛遠舉潛匿深藏而卒不可得也淵明詩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意境相似須知無所逃避與其適歸不同蓋上就天下之亂言是悲傷感慨之詞此以處世之勢言乃無奈偷安之詞要知是賦不可涉於比体

山有蕨薇章○此章無取義之興作歌總全詩之意而言告哀不是告之于人是自鳴其哀傷之情也本文維字照註中而已字相照蓋言不敢有他及也則當世之亂使人恐恐不敢言者又可見矣要識得此意方合詩稱自傷之意

北山全

通詩重在役使不均爲主一章敘已行役而貽憂于親二章言人臣皆供役而已獨賢勞三章正原已所以獨賢而末則歷數從使不均之意而貽憂于親之意皆在言外

者也所以然者蓋以王事不可不堅固是以志切勤王或至忘歸之時至于貽我父母之憂耳
溥天章謂天我之貽憂于父母也固以王事之故而使余我者亦豈尽出于公哉使普天之下莫有尺地而非王所轄之土率土之濱莫有一民而非王所治之臣既居王土而為王臣則當為王我亦當為于人不可以使我亦不可以使八也何大夫之不均乃獨以我為賢而朝夕從事如此耶
四牡章謂以我從事獨賢者之驚彼四牡則彭彭然而不得息服此王事則傍傍然而不得已王之所以使我者如

此山首章〇登山采杞身賦其覊旅在外而覽物興思其朝夕從事中尚勿露獨賢意偕偕士子勿泥註皆字謂已與此事之人只是詩人伺道而惟以王事之故貽父母之憂須依鄭氏說指思而憂說時說多缺養意怨不似大夫氣象

溥天之下章〇此章微露有不均意居王土為王臣即當均為王事而無才者多逸有才者多勞豈率土之臣皆不堪任使者哉何為以我獨賢而使之從事也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二句是一章之綱領語須委婉和平不可涉怨懟意

〇顧鄰初曰普天之下四句如出科題當作一統之威看勿泥疊旨

此豈有他哉蓋以老者不堪任事而嘉我之未老又以少者未嘗更事而鮮我之方壯以膂力方剛健之勝可以任勞夫四方之事有不患力量之不堪以仍賢勞夫我者也
或燕燕章謂天我之獨賢固不敢自愛其身而其不均若是亦安能已于言哉彼居王土者皆王臣也夫何燕燕居息而無國事之勞或有尽瘁事國而不遑息者或有息偃在床而無道路之涉或有不已於行而安寢之不獲或以彼之燕居息偃視此之不已於行何勞逸之相懸耶
……不特此也或有深……而不知叫號或有任

四牡彭彭章〇此章正發明上章從事獨賢之意傍傍即勞午之謂未老即是方壯而壯則有膂力以經營此即所謂賢也猶其未老方將者猶幸一人乎哉言外有無限感慨〇謝疊山曰此詩本為役使不均獨勞于王事而作而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反以王為知己忠厚之意藹然

或燕燕居息三章〇末三章不過是以人己之勞逸相形對說而極模擬其不均之狀其書之重復則以其望於上者獨切耳安息則無國事之勞息偃則無道路之涉深居自適則何有乎勞瘁偃仰自得則何有乎失容湛樂飲酒則無憂乎罪咎出入諷議則不追於事為皆以至相反者並言而待上之人自察耳

事于外而栖栖勤勞無深居之安者矣或動靜自得而栖遲偃仰或有王事煩勞而鞅掌失容無有得之休矣以彼之深居偃仰視此之勤勞鞅掌何苦樂之相懸耶
或湛樂章謂又不特此也或有湛樂飲酒而笑語于樽俎之間罪咎非所憂也或有慘慘畏咎而慮乎罪辜之及或飲酒而不可得矣或出入風議而從容乎親信之途事為無所迫也或有靡事不為而勞勤于蹤跡之地欲從容而不可得矣以湛樂風議而視夫畏咎之勞果何樂而此何慘彼從容何勞耶然則大夫從保辭其不均之責矣

鞅掌字皆不粘著自己而彼何獨逸此何獨勞亦獨何堪偃獨何苦則大夫之不均亦不言自見矣〇要解云鞅以控馬而執在手者一釋手則馬奔而不可御矣搃攬國事亦然故曰鞅掌

無將大車全

全詩以無思百憂句為主總是即將車者之自行興憂思者之自病皆無聊不堪之詞夫行役者進而有王事之期程惟恐有不復之悔退而有家事之多端惟恐有意外之虞所可憂者不一而足故曰百憂戒之以無思者言姑置之勿以為念可也不然適所以自病而已類訓小明言惟有此憂之一路分明蓋軍在塵中冥冥不可見與人在憂中頻頻不能出自累其心謂望

無將大車直以此亦行役勞者而憂思都之作意謂天下國有可憂之事而君子亦不能無憂之八必般乎他任載者為大車慎無將大車也將不覺力而將之則推之不前雖之不從祇為塵污之所及矣況我之行役進而有王事脩赤之稽遲而有家事多端之慮則百般縈心所皆置之勿以為思可也苟或思之則心志惕然不淺祇足以自病而已亦何必以思為哉
無將大車謂無將大車將大車則非特不能致遠徒適為塵所昏耳矣無思百憂思百憂則非徒自病且在憂思之中煩煩然而不能出矣寧不

自煩惱一番耳然曰百憂不可思正見其憂思之甚
〇洗無曰曰憂而可思猶可言也憂而不敢思不可言也此意藹然

小明全

此篇前三章傷己之久役而極憂思之情下則戒僚友之安處而致其忠告之意乃益所以自傷也前三章念字內已含末二章意在內矣

〇鄭峰山曰此詩大夫多不平之情畢竟有因勞思逸意在但曰自貽伊戚祇以自咎而不敢咎其上且告其友以勤職親賢忠厚之至也

亂我心曲耶
係將末章為興。將大車將大車則為塵所蒙蔽矣，無思百憂，思百憂則祇徒自勞，且在服務之內耕，然不得舒矣，卒不重累其心耶。夫以行役之憂而至于不可思其憂甚矣，為上者可弗思哉。

小明 畫謫大夫久役而作此詩曰：好逸惡勞，人之情也，久役于外，其能以忘情哉。彼上天明監下土，宜乎察人之隱也，何為使我西征至于遠荒之地，自二月啟行以至歲暮，寒暑已一瞬猶未得歸也，則而睠則父兄哉，我心之憂如飲毒藥而不勝其苦也，念彼僚友之安樂，傷彼此之殊遭

小明首章。此章以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二句為主，上八句是呼天而訴己之久役，下因念友之處者而傷己之不敢歸也。明明監臨，謂宜有以察人之隱而恤人之私者，乃行之遠至時之久，而無有還期，故心憂如中毒之藥而太苦也。共人只共其職事之人，念之不是別久懷思，亦不是忌其安逸，只因久羈在外欲歸不得，故感觸懷鄉而重自哀傷如此，不言思其室家而言思其僚友者，蓋為詞也。罪罟與下譴怒，非事未畢而歸則譴怒不免也。叔季之朝，法令顛倒，舉足即為危機，令萬里孤臣畏而不敢歸耳。

昔我往矣二章。此章上八句敘其久役而推其不暇歸之故

不患涕零如雨而尚斯昨也，豈無懷歸之心乎，特畏我譴怒之罪罟而有所不敢耳
昔我往矣 畫謫昔以二月往，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暮矣。念我以一身之微，任甚多之事，責最難副，是以憂于心悃，觥于事勤勞盡瘁而未敢暇逸也。念彼共人之安處，睠睠懷思而反顧之，當此時豈不懷歸也乎，畏此罪責之我及而不敢耳
昔我三章 謫昔以二月往，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政事愈蹙矣，是以至此歲暮采蕭穫菽之賤而猶不得歸也，憂之思之，亦我之不能見幾遠去，以自貽此憂耳。念彼僚友之安

下念其僚友而遺其不敢歸之情。以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六句為主，惟身獨而事衆，則無閒暇之日，而歸益無期，故自嘆其獨勞而不暇者也。袁元峰曰：念彼共人睠睠懷顧，此乃傷己之勞不如僚友之安處，故睠睠然有內顧之意，非為顧念朋友而然也。此與溯寒如雨，興言出宿之意同。慶源輔氏曰：所謂譴怒則明言其罪責之及耳。

昔我往矣三章。此章上八句傷久役而自咎，于己下因念友而嘆其不敢歸。此與上二章倒看，朱註又自發句，雖串下但勿太拘。曷云其還四句，一連說政事愈蹙，只是上章事庶者又急也。采蕭穫菽，不書來穫，上正歲暮之時，全是收拾的光景。夫物

遠至於不能安寢而出宿于外焉，念之至此，豈不懷歸也乎，蓋王事未成則有反覆之譎，然此反覆之我如而不敢耳
嗟爾章 謫夫我之憂如此，然爾僚友豈可不作我嗟爾君子，四方不勞於經營，今國如是其安處矣，然無恒以安處而自遠可也，尚當請共爾之職位，以盡其當為之義，惟正直之人而可為吾助者，則是與之以資其忠良之益，神之聽之於冥冥之中，必陰其眷而式穀以久，則祿可求保矣，苟若溺於宴安，豈能獲福之若是哉
嗟爾章釋 嗟爾君子國事

之成毀有候，而己之勞積無期，乃己自不能早去，而自貽此憂。此以分義自安，與自貽伊阻倒看，不然戒他人以靖共而自欲遠避，亦自相矛盾矣。謝氏疊山曰：興言出宿，又不止于睠睠懷顧矣。古詩云：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霑裳衣，亦興言出宿之旨，反覆亦不可作君之刑辟無常說，當與罪罟譴怒一例。

嗟爾君子末二章。此二章承上僚友之安處來，言為人當勞不可安於晏逸，非安危相倚之謂。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即安字意，共如虔共爾位之共，即敬字意，言各安於義所當盡以致其職而正直是與，又所謂盡職之助也。雖是教他親賢，實有陰

不勞者書痕，今如此其處息矣，惟以其自得，而尚當請共之職位以新其，與之好是正直之人以報其勞，必則神之聽之於，積之表必察其誠而介以景大之福，富貴可長守矣，若耽於宴樂，能不休之若是亂規，而大夫戒之，忠友朋相正之義保身之矣
鼓鐘章 此刺幽王為詩違之樂久而忘返之作也，先王所以平情而宜化者也，是何今樂之不古耶，鐘之始作將將而有声矣，淮水之始見湯湯而溯鴻矣，夫鼓鐘淮水之上自王

諷他保全善類之意。前云念彼共人，而此又戒其靖共，知其原未能共也。蓋遭讒長識，故微詞隱諷如此，惟好是正直，則神明所佑，而祿位保為，即安處可常矣。

鼓鍾全

此詩首三章閒今樂而思先王，隱刺之也。末嘆今王之樂，仍不異先王，微諷之也。首言懷古不忘，而不明較其德；次言德不猶今，而不直斥其荒。至後其詞愈隱，其意愈微，若初不覺其為刺者。如明說樂是人非，殆傷溫厚之旨矣。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湯湯、喈喈、三洲，雖只要文叶韻，亦有因水落而見作樂之久意。或云淮中自有三洲

祭之時既而執爨則奏猜之
之敬而牲體皆極其從
時而君父則致矣之敬而
內羞庶羞皆極其庶狀而實
客則甚于獻酬交錯之禮而
禮儀皆合其法矣語皆從其
宜矣合乎所之人皆休公卿
之敬以為然矣故神保格之
介以大福錫以萬壽為報使
之常為宗廟之主也是祀事
煌而獲福也如此
補新道大的載上是兵祭者
貴賤少長各致其誠下是
感神而獲福也以致為主
重公卿上禮儀次後所當
客少長獻酬交錯中之禮
儀既備而後其言獻尸
後飲酒無一不致

章上是方祭。盡其禮下是當祭盡其敬而獲福供不既本章說
執爨踖踖章○此章以執爨君婦賓客為階以公卿為主言賤
而執爨內而主婦外而賓客無一人不敬者從求皆以成公卿
之敬耳其間行禮之次為俎以享神也燔炙以從獻也為豆以
獻尸也獻酬交錯既獻尸而行旅酬之禮也執爨之敬以執事
故曰踖踖主婦之敬以事神故曰莫莫爨饎以煮肉烹熟以炊
黍為俎謂載牲於俎孔碩就牲體之碩言所謂博碩肥腯是也
燔者近火炙者遠火皆熟之以獻也內羞穀物庶羞牲物皆庶
之豆以薦也賓客有助祭者言為字輕者不重然說東西互
對飲曰交東西錯綜互飲曰錯皆獻酬交錯之文則有禮儀洽

祭孔章雖有方祭以至飲尸
禮行以後筋力竭矣而禮容
禮旅一無所懈敬之至也
是工祝之人致神意以告而
往者于孝孫曰爾飲食芳潔
既聚百順以為祭矣神亦聚
有福以為報其來如期之必
注其多如法之不違禮祭
豆飲本是善為感矣神亦
報爾以眾善之極事有萬而
各得乎其極事有億而無不
得乎此極各隨其事而報之
以其數之章神受福之能不
有[illegible]于苛暴之時者乎
[illegible]通[illegible]模字說文為乾乃終
[illegible]之意式禮[illegible]禮物
[illegible]此言分二段方有來
二視乃善于祝之八也

獻酬交錯之情則有笑語卒度謂無不合于法卒獲謂無不得
其宜於酬時已非後面之嚴肅而終始失禮諠譁則從前之敬
可知卒字宜味致主於此神降於彼有相為酬酢之義焉故曰
報酢○箋孝功同此與上章即首章享祀安侑中事揔之此三
章皆一時事但每章各發一義耳
我孔熯矣章○此章以我孔熯矣式禮莫愆二句為主以茨苔。
孝祀齊稷匡勅為骨首言三獻既竣筋力已竭而敬不衰故以
莫愆矣之式憑也謂依憑此禮 無過差也總承上三章而
言祝以神錫之福致之主人 作事飲食豐潔承上酒
食牛羊炷豆燔炙之類 女侑獻酬踖踖莫莫

苦字是祝言費乃來神之
所與者云必如我如式方
是所福非以錢式為百福
之實必時為時億方見是
然非以意億為爾極之實
求錫爾以極之而至為
也時以之極之而至優也
時以之如幾體貼以極二
字缺
禮儀至是祀事將畢禮終三
獻既備而悉具矣樂終三闋
既戒而告終也時則主人往
所阼下西面之位以待神之
出工祝傳尸意以告利成
于主人於是神醉而尸起
尸而神歸矣送尸之後諸宰
之司組者撤其俎君婦之
司豆者撤其豆皆以歡疾

之類言飲食為神所享故使孝孫之享百福禮儀為孝孫之事
故神亦使之報有所謂類報者如此俱要見孔熯之後猶
然方有關鎖所欲即得若有與之相期者故曰如幾有一事必
有一法最為繁多令福無不得恰似有法度以齊之更虧欠他
不得一般故曰如式齊者不亂謂衣冠必正瞻視必尊稷者不
遲謂敏於趨事疾於駿奔匡者不邪謂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敕
者不怠謂洞洞屬屬執玉捧盈極訓為至謂至善無以復加也
事有萬億萬億皆得乎善之極只足上語孝子所以事其親忠
臣所以事其君皆於此出矣。
禮儀既備章○此章乃交神明之終逮群下之始所謂既盡禮

為敬不致遲慢也徹饌而歸
賓客之俎不敢留恐褻其惠
同姓而為諸父兄弟者則
留與之燕以盡私恩焉所以
尊賓客而親骨肉也恭即其
交神之意而推之為待下之
仁孰非所以溥神惠而敦我
補新旨此節只是敘祭畢而
補禮之次以及燕私下節
方言燕私而覆福
樂具章莫盛私何如大祭于
廟而受祿于先矣其益于室
也務祭時之樂入奏于寢所
渫我同姓之親則和氣所感
將受後祿而安享之必有出
于工祝所告之外者故飭
況尘漢燕之人無有怨者率
歡賓醉飽稽首而言曰向

於所尊逆致愛於所親。也蓋工祝致告徙而送尸。徹饌燕私皆
祭畢時禮次曰既備者禮終三獻曰既戒者樂終三闋徂位即
未祭時分列之位與前徂賚時酳尸之位不同利訓順成訓畢
言孝子之順養禮畢也上致告是祝致神意以神無言故曰致
下致告是祝傳尸意以尸有言故曰傳尸在門外則疑於臣故
迎尸送尸皆以門內為節尸以神為度故神醉而皇尸起神以
尸為依故送尸而神保歸大抵尸之歸亦神之歸也神既于此
而歸則饌亦于此而徹鄭氏云諸宰徹去諸饌君婦徹籩豆而
已徹饌後則當燕私長賓有俎令有司徹以歸賓眾賓有俎令
其自徹以歸而惟同姓之諸父兄弟則以餘饌眾羞燕之重親

之慶如此要皆神之所錫也則今日之祭其容以致後乎是故以我明粢之粢盛犧羊色之儀章以祭后土而報生物之功以祭四方而報祕稔之功焉以我田之所以善者非我之所能致也賴農夫之勤務以慶而神明有以致此慶耳然以此時而報即以此時而祈于是彈琴瑟擊土鼓以迓田祖之神而祭之以祈其雨之降以大其黍稷而養其民人也一報一祭均以為民而已

補新當三五句分上是備禮以報神而知賴乎農下是作樂以祈神而欲養乎民報於既成祈其將來視即祈乎以功於黍稷爾律之以乎下介我稷黍之意是生五穀且為稷於耳而不生士女猶黍稷不能以字相承遞說

曾孫命驅且嘗耘耔之時曾孫之來為省耕也遂見農夫之婦子來饁耘者於是與之偕至其所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乃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究然忘分之概也一也既又見其禾之易治竟一畝之田而耘耔之如一知其終當善而堅好之成實又且多而積稀之不覺喜而曾孫然方且大快于心而又何怒于農夫感在不怒之意而益為之敏于其耘也一省耘而

方社田祖之祭先正謂此章祈報舉在一時既報而即継以祈也非新安胡氏所謂秋報冬祈作兩時之謂近說又以此祭舉于省耘之時祀我田既臧正與黍稷薿薿相應以介我稷黍正是祈雨以大此薿薿之穫黍殊不可曉琴瑟以下觀朱傳文字當上下分看不必依三註因方社以見田祖舉田祖以見方社之説考周禮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之文則非舉田祖以見方社又明矣上言齊明犠羊禮之威也下言琴瑟擊鼓樂之盛也亦不必請丘見朱豊城曰禮以備物故於報處言之樂以達和故於祈處言之此語亦宜玩○按我田既臧二句不必認此田為我之田賴農夫之福蓋此田雖別公私畝無爾我故上之祝曰我田既臧農夫之慶視私田即我田無二也下之祝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視公田即私田無二也此上下一体之情猶然于祈祝之間而迄今猶可想見也如必分此為我之田賴農夫之福則下介我黍稷穀我士女亦止我之黍稷我之士女而已耶此拘儒小見最有戾於詩義者不可以不辨

曾孫來止章○此章以曾孫來止為主須知此章即承我髦士一時事上言自古有年黍稷薿薿以起奉神之意於省耘事來及評言故此章備述其事見觀民感民之意以其婦子正本曾孫說來不重婦子之來饁而重曾孫之偕至也田畯至喜句輕

相親相處又如此

補新直曾孫之省耘人力然而有以親乎下渡見也利成而有以感乎下稼其善否曾孫上下相視此何同之意則其學民者食農人乘髦士已也故以此為而重章之意克敏自不怒中來發和悦之中而存敬務以敢之意

曾孫之稼章謂收成之時之在野者極其容比極其寧盛庶之在場者極其崇嵯極其高大求積以億之多至于積千為本年以數之多至于已凡此黍稷稻粱之多皆賴農夫之勤勞以格神而致此慶耳故饁田祖方社之神錫之以大福而使之萬壽無疆皆享而成之利永服耕作之勤也是則歸美于下而欲江原報之意也夫其奉祭也說固于為農之事而其義備也又歸之農人之功以御之至衆如此其德威改修永可見矣

補新當末六句分上言報神備著之多慶下是歸美於農夫而欲厚報之也要見神明之功而為告神之詞萬壽無疆夫身上致介在稷穀士女使享其豐年之慶使農為壽與穀福使民稔其成我田之功非是視其在農之鍾而壽即介福報之於

曾孫以省耘為職田畯以勸農為職喜其耕事之齊非如後章乃喜其稼事之成也攘左右嘗旨否不但見上下相親亦有其苦同之意禾易長畝謂一成之内九萬之田皆如此易治也善者實穎實栗之美有者指稙穉之饒曾孫喜其善有而不怒農夫感于不怒而克敏矣要見上下相關處

○朱克升曰此申首章之意也曾孫來止正通南畝之事易治竟畝即耘耔之事農夫之克敏則髦士能体勸農之意也

曾孫之稼章○此章以農夫之慶為主歸功于農即歸功于神見祭之不可不舉也禾在田未斂曰稼如茨積實之密比也如梁實兼實乘未而言隆如屋梁也禾已刈而露積于塲曰庾如坻如京高大也求倉以處庾納之場者輸之屋求箱以載稼散之野者登之場于萬見儲蓄之廣則終善且有果為不虛非農夫之勞格于田祖何以有此慶也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在也則常為盛世之民常享豐年之慶矣朱傳曰宜報曰厚報可見報字兢公卿言不過藉神錫之耳時說多以末四句為告神之言固哉其為詩也

○徐玄扈曰此詩為力農奉祭而作而其意則以為民為主○一章曰食我農人曰烝我髦士二章曰農夫之慶曰穀我士女三章曰攘其左右四章曰報以介福是一篇之始終無非為民而已

可見
補大田章全旨大意言曾孫之所重者農也我農夫不過既種既戒既備載南畝使至庭碩而可以若曾孫者止此耳不能使蟲之必去也不能必澤之及時也今以蟲則去以澤則降足見曾孫千百事神格之有以致之故遂言曾孫報賽之有以祈其景福焉
大田章此農夫頌美其上以答前章之意上曰君以民為依民以君為心我農夫稼穡之德深矣而將何以為報乎彼公卿以一歲之田乃取十焉之八矣大田而多稼矣稼多則往亦多報于公歲之

大田全

往甚多以上三章為農事末章為奉祭事唐荆川謂此詩累歷叙農事之始終而頌美其上只宜逐章疊疊說去章章有頌美意首言農夫可為者耕種之功而已次言賴神之力而蟲害除亦君之有以感乎神也三言得天之澤而收入多亦君之有以感乎天也四章遂承此而欲其享祀以介景福也如此方得相賴相親意

大田首章○此章以曾孫是若句為主還從方山說百谷以上言地利廣而善治田之事下因言生物盛而順在上之心勿拘今歲來歲之說首句只總言田事以發端盈田大稼多便見不

戒既選大火蕤之種而黍稷稻梁之種不備所具所當餘也則農夫來歲之具而未耜錢鎛之無不飭焉夫既為先事之備矣遂東作方興然後乃從而事之以我所戒事利之耜而俶載于南畝其耕之也勤矣以我所擇之種播厥百穀于大田其種之也時矣是以百穀之生皆直而且大所以穀士女奉祭祀者在是矣我不有以副曾孫之欲乎况方其議兩首生之歲不但是為之也由房而實且土房矣甚至齊實矣且堅且好矣甚美竹之工矣重要之報似而之務而已徵稼穡之勤矣然有田祖為翼保安之不為害也

可不預意既種是耕其物種使不稼于稂秀也既戒是簡其稼器使不敝鈍也既備承種戒言乃事既耕種三句甚要知草耜而耕即以上所戒之具而耕之播厥百谷即以上所擇之種而播之既庭且碩指苗始生言曾孫是若無數士女充國用說方是農夫頌美之詞

既方既皁章○此章以田祖有神秉畀炎火二句為主重在除苗害上分以苗生盛苗害除平看既方自孚甲始生而將合者言既皁自孚甲始合而將堅者言方房也苗生于中若人之房皁曰孚曰甲皆粟皮也曰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也既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此只言其參差不齊有此四等不重生成次

見必去其食心之螟食葉之螣食根之蝥食節之賊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稺禾而至於方皁堅好者如此也雖非人力所及也吾君嘗逆田祖而祭之矣惟賴田祖之神感吾君之德而持此四蟲以付之炎火之中則消害除而遂其無不實也則曾孫之欲不其大順矣乎
補新旨方房也和穀之有殼如居之有房也皁尚有[illegible]
有渰萋萋[illegible]前害既除所望[illegible]稱而也其必有渰然雲興而極萋萋也盛也是而興以雨焉則祁祁而徐于以雨我乎先君之公田而因及我之私

稂不稂不莠此句亦不重苗害總上言苗之既盛方皁堅好皆在庭碩之后而四蟲之去又在方皁堅好之先苗之未穗者通謂之稺非堅好之時猶有稺禾此四蟲之不害此也願田祖以去蟲害亦須以帖君意方見頌美之詞

有渰萋萋章○此章以雨我公田句作主此與上章所承着並庭碩說來言苗生如此害不去之雨不時不可也若作苗害既除所少者雨則是四蟲未去之先雨可少也似欠順有渰四句一氣滾然中間下一轉語不得天雨何嘗有此後特自農夫先公後私之心討之故其言不無輕重耳稱為德之低小刈穫所不及者穧為穫而遺滯束得所不及者穗則束而棄我所不盡

田乎彼刈穫者君德何以報其餘惠也但見收成之際在在彼既有不及穫之滯穗在此有不及斂之穧束彼有遺棄之禾此有滯穗之禾穗而寡婦之無田者尚得取之以為利也豈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凡寡共之豈為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築則粒米狼戾不啻於糞視天物而漫棄之乎
曾孫來章謂農夫當收斂之時見曾孫之來也皆喜而相謂曰我曾孫來矣皆以者吾飲也乎是與其婦子饁彼南畝之穫者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也且曾孫之來固以省民之飲而實以報神之功也

者備詞刈而折亂束穫之所不遺者餘利之遺原非為寡婦之故只極言豐稔之有餘乃文字餘波慶天澤帖君德而降則私田之澤固君之澤也地利得天澤而盛則寡婦之利亦君之利也

曾孫來止章○曾孫四句與甫田同但彼則君上勸農而見農夫之勸此則農夫相勸以悃君上之心一為耘耔之時一為收飲之時也來止添農夫相喜意於是與其婦子亦指農夫穀有老幼相饋勸重在但曾孫之來實為禋祀只宜輕輕叙過歸重祭而受福上南方用騂北方用黑惟各從其方色耳收成之富固田祖去蟲之力亦方社禦災之功故報賽之典不容於不舉

又于四方之神禋祀而賽禱之，以其騂黑之牲與其黍稷之粢，以享以祀，以報其成物之功。蓋由是神嘉其誠，斯必以介景福，而公卿之貴、田祿之富，其永膺之矣。吾人怙德之意，庶幾藉此以少慰，豈非其所深賴者乎。夫始而力農也，惟以順君之心；終而奉祭也，惟以貽君之福。農夫之忠愛至矣，其亦上人有以感之也

瞻彼章論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意謂國家以久安長治為慶，君子以思患預防為先。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而深處叄天下之中，我成王所卜而宅，周公所相而營也。我君子

也。貴福之介，雖是農夫欲曾孫受福，亦須承祭祀而神錫之福來。

瞻彼洛矣全

此詩會諸侯而因講武，當與車攻詩例看。蓋洛水之至，本為朝會。而此詩之作，則重講武。

瞻彼洛矣首章○先言瞻彼洛矣者，見先王所建為朝會之地，足以起天下之朝宗。君子至此，要見鎬京之上，非不可以那居，而必駐蹕東都，以布德振威之意。福祿如茨，就人心輻輳天下又安上說，周道尚文，國家之大勢已見積弱，而時方泰寧，久安之人心不無易玩，故天子親御戎服，身自振勵之，直欲潛消天下不軌之心，陰鼓天下委靡之氣，若曰訓練簡閱，則自有大司馬之法在，無煩主上之張皇矣。末見如茨之福可以永保，豈止今日之治安已乎。

至此而人心歆順，天命凝禧，持之心積于躬也。蓋如茨矣，以從安不忘危，韠鞛見而躬御韎鞈之韎，明乎以振作六師之氣也。作者其徂于治安，而鼓動其果毅之氣也

瞻彼次章謂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誠足以壯京都之形勝。我君子而至止以講武，不但韎鞈有奭已也，佩容刀之鞞，而上下有琫有珌之飾，則以威靈攝天下，而天下永安。將萬年永保其業也，不特與洛水而同其永清哉

瞻彼末章謂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誠有以起萬國之朝宗矣。我君子而至止以講武，不特福祿如茨已也，一人保天

瞻彼洛矣末二章○天子玉琫而珌，一鞞而有琫與珌之飾，亦重天子親御上，蓋當安於未危，則危可以不作，故萬年保其常治。其在今日則一時之治安，其在他日則萬世之治安。一時治安是一時之福祿，萬世治安即萬世之福祿，俱就講武上見。若徂于治平，錯兵不用，一旦有急，衛士不能擐甲，太平其能久乎。萬年保家室，有是實事，亦是實理。萬年只當一永字看。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曰邦家。然二章有講武而無福祿，三章有福祿

下之心，即一身繫天下之福，則以人心世庶室而家美哉。祿哉，萬年保其業也，豈則今日之朝會止久安長治之業，不與洛水而同其悠久也。我夫子蔑之時，成預為保治之慮，周王可謂善持盈矣

裳裳首章謂天子美諸侯之詞。蓋以不曙從涤也，蓋同人臣以一身分德才德文章成於之間者，可以得君而後福也。我來朝之諸侯何如哉，彼裳裳之華，則其葉湑然而盛矣。況我詩見之子于洛水之上，仰于皆有懸于今，我心寫兮而說樂之矣。夫君臣相洽，故其為譽，斯令能使我

而無講武，彼此可以互見，不必牽合補綴以成其說。○秦併天下，銷兵為金人十二；晉平吳之後，口不言兵，蓋未聞瞻洛之詩也。

裳裳者華全

此詩有以首章為主，下皆推我心寫之故。或依方山只四章平平說去，看來照朱傳與賦作主，把上三章是與其來朝之可美，下是表其才德之兼全也。蓋我覯處要點來洛水意，心寫有章宜有慶，根上文講武來，方見合前篇意。

裳裳者華首章○此章全重君，美臣上與意依疏義，以可喜之物而喜見諸侯之矣也。我心寫矣，雖有二句，只須滾滾說下去，是以有譽處根心寫來，此尊自得，君言與蓼蕭篇兼詠，欲其稍別。

咸召之，蓋公亦處矣，是以上下交而相孚，聞今明良會聚，任豈有譽處而不亦宜哉

裳裳次章謂裳裳者華，芸其黃也。芸芸然蔚矣，我觀之子于洛水之上，威儀詞章之間，粲然有章矣，章若彼之粲，福慶之錫，彬之章，斯有福慶也宜矣

裳裳中章謂裳裳之者華，或黃或白，極其盛矣。我觀之子乘其有馬，則乘其四駱，而駱服之節，六轡沃若，而潤澤之可觀。其乘馬威儀之盛，用是以君子威儀之盛，奚何如其可美耶

左之章謂君子之可美，宜在左之左，故凡宜左

裳裳者華次章○朱公遷云，裳華之芸黃，只有文章燦然之意，故以為與文章，只以朝會時威儀文詞而言，時說無事其言。久而有慶，泛說如受天之祐，類勿猶上章之譽處，即慶也。雖章有斯慶，有見非出于倖致之意。

裳華或黃章○此言裳華之有顏色，以興君子之有威儀也。此章威儀只就車馬上見，即儀衛也。詩美來朝諸侯，往往以儀衛為言，蓋儀衛之盛，必見其忠敬之形也。豈必于乘車御傳之間，揚從有節，疾徐有度，方是威儀。

左之左之章○按荊川云，上四句以詠旋言，俱是才德之形于

而大小相形發之意當隨其者耐千古變化出之不窮此非交接之也惟其洩蓄於中於其所不能是以形之於左右者無不以其中之所有也共業其才全德備而漂矣也文之前面說得亦天下無諸作之詩意於天人有合一之理德備有實然之極哉于樂頌之君子何以得之於彼交之桑扈則有樂胥之所而文華之外見矣況我君子和樂積中發外是亦其也吾於何諸之書無不以所謂之頌自所受於沖漠之中矣不有以受了福乎
交之次章言桑扈而有其彌文章外著矣況我君子白

增補仲雪詩經脈

順持則應放可樂也所以成德而得其任則禍所之孔成熟其蕩隣之熟矣不為萬邦之屏也
之屏二章謂君子之在國也經而亂理之外無伎倆之惠能為之使內

外者。下二句以指其實言、總其才德之積於中者發洩於外也。時說俱以集註才全德備是維其有之口氣、朱子例脈之法耳。前四句血勿入才德講、似不可晚。左宜右有宜說、不必牽就。詳武者維其有之、與上有字不同。上指外言、此以內言、須能

桑扈全

此詩四平看。前章言其德足以得天、次章言其德足以統人、三章就平日在國言、見以功大而獲福、四章以今日在燕言、見以福來而獲福、各章俱有頌禱。

桑扈首章○興意言桑扈惟其飛故有文、君子惟樂胥故受福。繹山說云、樂胥勿作燕飲相樂之情說、還是因其在燕而以可樂稱之、蓋指其實有樂易之可見者言、而在中之和順亦因是以洩矣。許南台就易簡可樂之德言、此看雖似太重。許方山謂與樂只一般、只是呼過之詞、又太輕了。

桑扈二章○按方山云、萬邦之屏是見成事、故下章便以之屏字接說。夫輔氏謂亦頌禱、非也。萬邦非指小國、屏如扶弱抑強、治亂持危、然為小國之藩衛、遮蔽使無外侮之患耳。

之屏之翰章○屏翰二字有別、屏若使小國得以自蔽、翰若使小國得以自立。百辟即所統在屏翰之中者、憲之就附更戚敵等說、然亦不外屏翰中事。此章重在不戢一句、受福亦不必把得天得人意來依貼。

小雅五卷　　八十

之以爲交際之間今德令儀恒盡敬慎之色忠敬乎其于意行通乎神明則我樂其求求福而福反來求我矣夫既之以淸以對頌禱之詞夫本之以德以爲勸戒之意周王之待于諸臣也如此哉
爲當首章述與諸侯所以答桑扈之意謂爲王一身爲福祿之宗而福祿其所自有也君固無容祝矣然果何以爲請哉惟願其久于此而已彼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以取之矣吾願君子之福不特宜之于今也必歷萬年之久福祿宜君子相宜而長集于其躬矣
鴛鴦次章詩鴛鴦在梁則

增補仲雪詩經脈

戢其左翼以休息矣頌君子之福亦今日為能宜之也必歷萬年之久君子其遐福相宜而長享乎福祿矣
乘馬首章雖其不止此也彼乘馬在廐則摧之秣之所以養之者只其材也吾願君子萬年性玉食以享天下之奉而福祿之保其萬年天此同其悠久矣
乘馬末章詩彼乘馬在廐則秣之摧之所以安之者不其說矣願君子萬年斯日乘馬以享天下之安而福祿之綏安者與元化相終始矣其則祝君祿于無窮者忠愛于同朝臣子之情慇懃不于此矣

光能其餘章○首二句不是空說個將與湧、有君臣交歡分義所拘者。彼交匪敖、是不怙寵而有忘其恃寵而有耻也。夫求須於不求而自至意。朱公遷云、合上章俱頌禱之中寓戒飭之意。

鴛鴦全

此詩四章一意、總是願其久享乎天休也。萬年是永久意、不作壽說。唐荊川云、此詩通重在萬年上、蓋天子不難於福祿、而難於悠久、故以萬年祝之。

鴛鴦首章○按朱公遷云、鴛鴦于飛則既畢之又羅之、君子萬年則既宜福又宜祿、二者皆有不一而足之意、故以為興。此意卻與朱傳兩則字體貼分曉。但今制作家多作萬年為福祿之宜、一氣說下、無有于萬年一斷者、較好。宜之如詩該享此福一般。

鴛鴦次章○此章以鴛鴦得所依、興君子宜遐福。上宜字是自福祿就我言、此宜字是自我就福祿言、各須照本文口氣講。

乘馬末二章○乘馬乃人之所養所安者、君子亦天之所養所安也、故以為興。蘇紫溪曰、上面福祿固是指富貴而言、此二節既曰養曰安、須各就其字義發揮卻好。鄒峰山云、福祿既與上一章一般、則福祿字實而艾綏字虛、今以艾指奉養、綏指朝宗而言、則福祿字何所着。若欲即以奉養朝宗為福祿、則又太狹

小雅五卷　　八十一

壹豈識切如洪其亦果乎角修矣 [illegible]

入故設為必無之物以恐之亦所以處醉者耳山無草木曰童山故羖羊而無角曰童羖與彼童而角原不相妨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故以三爵不識深丁寧云通篇皆從悔過之心而發故其言益真切如此○禮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也三爵而油油以退也此三爵之出處

魚藻全

[illegible]

通詩以王在在鎬為主首言飲酒末言安居總要說出治安氣象魚在藻而游泳遂其性故首大而尾長王在鎬而王業不偏故燕飲而喜樂君與其臣而明良喜起共適於太平豈樂自可

[illegible]

想見有那其居者居中馭外萬國朝宗而宵無杌隉之虞不拘拘在燕飲上說諸侯以天下之安危為君身之休戚此雖褒美之詞而危明保泰之謨即已存乎其中矣然海宇乂安而飲酒安居如此非德之盛者不能

○姚舜程曰豈樂飲酒飲酒樂豈此雖反覆以成章然觀有那其居似取依乎其蒲意則須看着尾或亦未必無意着豈樂飲酒是始其樂飲酒樂豈只係其樂有那其居則安焉以享此樂之無已乎

采菽全

通詩以彼交匪紓句為主其先言歡錫予之備薄次言尊君子

[illegible]

之始至着以天子之所重在錫予也三章從君子能敬承天子所予來朝四章言獲福之由五章言獲福之必然無非見好之無已

采菽首章○此章以成物有常赉待臣有常禮車馬以分民族故金路賜同姓象路賜異姓纓七就衣服以別官階故玄衮賜上公及黼偏列侯註兼卿大夫言若特引禮之全文耳玩雖無口氣若後然有以為厚而註云猶以為薄者則不過賜諸侯之常禮非所稱殊恩異數也故言今雖無以予之而既有以錫之而實不能於車馬服物外更有加也其敢以為錫予之隆乎哉

[illegible]

觱沸檻泉章○與意諸家多至四句止以言字其字相呼為興若作文一直貫下更便觀其旂聞其聲見其馬總一來朝事即其始來朝之時而謹飭之度已寓其中矣車行則旂見馬動則鸞嘒四馬之中以兩為驂一車之駕以驂為乘只叠叠說去而末句總承有嘉其始至而不可無錫予之意在

赤芾在股章○此章止言入覲之事赤芾以蔽膝而曰在股者服於腰而垂於股也邪幅以束脛自足至膝在股之下也蔽膝以謹拜跪束脛以利趨蹌服此以上交而略無紓緩之意則臣道之盡故為天子所褒予而路車乘馬玄衮及黼所由錫也惟匪紓而為天子所予則雖無心於希寵而天子自命之雖欲心

味見車重而不替也豈僅〻
車服之錫已耶此許匪紓之
所致也。
維柞章註 彼維柞之枝則宜
其葉之蓬〻然矣樂只君子
天子匪紓之敬以入覲則宜其
福重于王國宜其萃君恩
之為福矣乃其從行之徒與
辨治以相從是君子法譜嚴
工之敬以為敬則其獻邦而
獲福安徃而不見其宜然也
况〻汎〻楊舟則必
以紼而維之矣樂只君子
東國伻之敬以入覲則必為
寵於之所慶祿天則必為福
祿之所萬厚矣乃其來朝之
意本忠還而至止是君子所
積素心之敬以為敬其愛
知而獲福安從而不見其必
然也
維柞補註 以新旨兩疏是字
言君子固是匪行那于〻
左右帥以是心而相率以
從也又時固是匪紓自在
道時亦以是心而定於平
〻二句與從於二句在第
三節君子所尉內眷出定
個樂思〻
角弓章題 剌王不親九族
而好讒佞宗族相怨之詩
意謂為入上指眉節為親〻
之義尤當謂化導之原何王
之不然乎於騂〻然調和之
角弓張之則內向而來為一
弛之則翩然外反而去矣夫
向背由手張弛在物固有然

於干祿而福祿自申之只就上咏嘆之語凡天子錫予其臣必
有命以將之故又曰命福祿推開泛說不必粘定錫予上
維柞之枝末二章〻此合下章俱根匪紓之敬來維柞得天澤
也氣之厚故枝長而葉茂惟君子懷才抱德之全故殿邦而聚
福軍行在後曰殿就其外為藩衛能鎮重王國言平〻訓辨治
辨則不紊治則不亂總就成係整齊上說所謂泛泛其旅也不
徒君子能敬而從行之旅亦敬無往而不見其受福之宜矣楊
舟不定必纜之而又維之諸侯可樂必葵之而又膍之皆取理
之必然者為興葵即相予相膍之義非就揣度言膍即厚之
義若已錫而復錫者然以見之臣誠愛宗廟法度之臣誠愛社

稷而王皆洞見其忠赤即飲酒那居之頌亦想見其憂盛危明
之衷比天子所予又深一步優游之戾言其忠愛出於自然而
無勉強不得已之意是不獨在朝敬而在道之時已預其敬無
徃而不見其受福之必然矣夫有臣如此而止錫以車服自不
能無所歉耳、

角弓全

此詩以刺王為主蓋相怨相讒雖在小人而誰實使之皆王不
親九族之故何字是一篇骨子首章據理正言見王不當薄於
所親也二章承言王之所為民所視傚王而一薄民即化而為
薄故三章遂以兄弟之交相為病者言之四章並說交病之事

猶而況兄弟昏姻親之以恩
則內附無以結之則外離亦
何獨不然乎故必擇之以恩
使有所附之意不也豈可寡
恩離隸使之離異如角弓之
反哉
猶新 芘于以無相遠捉起下
紫說從遠之害欲反其不
相遠者只要君子存微敬
此詩意也
兩之章註 且上為下之所取
則也令爾之于至親既不念
而相遠矣則民之取法者以
為兄弟可無親也凡族可無
睦也與一人而不胥然矣爾
之薄其至親是以得為教矣
則民之效其教者處兄弟猶
之我也處九族猶之我也豈
一人而不胥效矣感應之機
如此君子可不慎哉
此令章 通夫王化不善而民
皆胥然胥效如此設或有不
然不效者惟此令善之兄弟其
情本厚則雖有不善之教而
兄弟昏姻自隔其教曉閭律
〻然有餘裕矣然不可以多
詩也若彼不善之兄弟情本
薄也而又以不善教之彼且
鄰生嫌隙凡可以相怨相讒
者無所不為矣事不因此而
交相為病哉
無良章 謂夫民之交病而無
良者不過各執一偏之見以
相詐怨不以責人之心責己
不以愛己之心愛人故彼此
為之俱病也然此不偏為之

五章言此人既不自量又不知止遂設喻以終受爵不讓之說
而要其所以皆王有以致之六章又歸到王身上見王以善感
小人必以善應與前兩然兩做相關今王不能然而惟讒是聽
故末二章遂以不知所終者憂焉或因篇中每〻說民欲將宗
族權關說不知詩意只借小民之家來比方意仍歸到王之宗
族上、觀朱註于民之無良不復轉上兄弟意可想矣
角弓首二章〇首章言和調之角弓張之乃來一弛便去以興
兄弟婚姻親之乃近一疎便遠言當黽勉同心不得與之相睽
隔也即法行於恩之所不及因裁於法之所必窮而不遠之誠
自在而不宜遠而王遠之則王既做箇樣子恰似王教他一般

然哉是其所為就言見說做者學其所為就作為說此論上下
感應之理後章俱根此說去總是王不親骨肉偏重不好一邊
此令兄弟合下章〻三章言人性無常惟上所帥令者固不變
而不令者常多則化於王之不善者豈少哉綽〻有裕言其天
性素厚不為王者所漸染當以孟子進退綽〻然看不以存心
寬裕言相怨一方只見之偏執處偏則徃〻明於責人暗於自
責斤〻繩墨不少假借彼以是來此以是往情檄而不為衆構
而日深兄弟之隙多釀於此已斯亡者言交傾互軋同歸於盡
也爵祿不以相讓而至相仇怨未有不兩敗而俱傷者如今人
兄弟爭財而家產蕩盡事亦類此

卻許耳夫相然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亦終必亡而已矣豈能久哉。
老馬童謠夫受爵不讓使能勝任可也彼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惛矣而反自以為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況不勝任使其知恐可也今爵任已極而貪得無厭如食之已多而宜飽矣可以無再食矣酌之所取求已甚矣可以無再酌矣而奈何不知節也
毋教章謂彼小人骨肉之恩本薄而王又好讒佞以來之彼從善升木而天教之慎毋數猱升木而致如泥塗之上附以泥塗也王若有親之

老馬反為駒章○一以喻小人之不量力一以喻小人之不知止如食宜饇言何可復食也如酌孔取言何可復取也肩重而不顧必至敗轅既飽而求食必至潰腹既醉而求飲必至濡首三喻皆終前不讓之意

毋教猱升木章○猱升木本不待教而又教之使升則益以肆行泥塗之上復加以泥塗則兩相附著益不易脫然則小人本惡而王又濟之何以異此毋字貫下兩喻疊說即申前不教之義而禁止之也王為不好說諸而親九族則小人皆連屬而相親今無良之人相怨由王不教之耳屬有待散合離之意在王誠欲善則善欲惡則惡固有所歸耳

矣適則小人將反為善以除之不至於如此矣
雨雪章謂夫反常之機固在於上如此何王之不能也以讒言之不止即彼雨雪瀌瀌之盛也一見日氣則自消而散矣然則讒人之言遇明若當自止何以異是今王信之不肯貶下而遠棄之益以長其傲慢之氣也則讒何時而能止耶
浮浮章謂雨雪浮浮如之多也一見日氣則自流而去矣然則讒言遇明者當自息何以異是今王不能止而反布以遇之是使骨肉交相殘賊學中國而論乎夷狄如蠻如髦中國知其害世道之大

雨雪瀌瀌末二章○上章刺王信讒以長惡人下章刺王信讒以長惡俗雪之見日氣即消猶讒言雖多少用其明不復能肆特明於辨辨者雖其人耳實皆下遺即詩柄所謂好說佞也小人以驕慢自處而說言日甚非王長之而何讒人殘害骨肉滅棄禮法中國之道幾盡故曰如蠻如髦曰我是用憂蓋憂世道之日趨也昔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於野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已而楚子果遷陸渾之戎於此氣類相召其應如響詩人之慮深哉

菀柳全

通詩以無自暱自瘵為主稱王以帝蓋畏其暴虐之甚若上帝

寔也我安得而不畏我此用吕之所由作也
菀柳首章謂王為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意謂當臣之義不容不至天必之職也我之不敢不尊其君我亦有意彼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願息欲止息乎亦猶王者天下之共主誰不欲朝而事之乎但王甚威神令人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朝而事之以求請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於我如之何其可離哉。
有菀章謂彼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願依人休息乎亦猶天下之大分也孰不欲朝而事之乎但

照其蹈中已含極字意於情如則慮其極欲以求於我既則慮其過分以求於我終則慮其貪縱無厭而加禍於我雖不得已而自明其不朝之故然而天王聖明之哉則曰以替矣御之亦必是請雖但一人朝則諸侯皆朝而王室安故云鳥之飛高所止與王之心乃無所極彼也者外之也人也者卑之也亦猶即上予極予滯之意蓋貪縱無極則難得其望無已則難塞而禍其能免乎○魯仲連傳曰昔周威烈王時齊威王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居歲餘烈王崩齊侯不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齊後至則斮威王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與詩意正合

主甚威使人病之而不敢至于朝使我朝而事之以求請王室必將予常法之外過以取我如之何其不病哉
有鳥章謂鳥之高飛極之於天而止耳彼王之心於何所極乎貪縱無厭求責無已我不知其將何所至也如此則豈予能安靜之乎謂分之求一有不繼則譴怒必加乃徒然自取凶矜耳我之不朝職此故哉
都人士首章謂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致傷之意謂觀盛衰而感嘆焉人之情也我也居今而思昔安能以為情耶昔時王都之人士

○烏程曰朝覲會同禮也嘗聞一不朝則貶其爵二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未聞不朝而反極其欲以求之且求之過其分如菀柳之所刺者後世有望神京而涕泣者其此意也夫春秋書天王求車等亦此詩之旨

都人士全

通篇重追思嘆息意宜以彼都人士及彼君子女為主作者於亂離之後而追憶往事並就所及見非必謂文武成康之盛也

都人士首章○首章人物之美就儀容徵之而都邑之盛又以人物儀容徵之稱彼以別此故以昔人為彼亦稱衣裳以見服之襄也不改以見度有常也有章以見詞有法也行歸就今日看

服有美且容有常度言有文章。況是人而行歸於周京城太平之文治而為萬民之仰望也。公可慨然耶
都人之次章[說]。彼都人士臺笠之制緇撮之冠何其端之朴也。彼君子女首上之髮則直而不曲如其本然何其容之雅也。有太朴閒雅之像容想離散失業之氣象盛世之人物則然而今不可得見矣。我是以慘快動於中而為之不悅也。
都人三章[說]。彼都人士充耳之琇尚以琇實而作之者皆知其為尊嚴之度矣。彼君子文則素閑于礼法而見之者皆謂其為尹吉之女矣。都人

言昔時之美如此。尚得其行歸于周、豈不為萬民所瞻仰乎。久慕而忽見、若昔出而不歸者然。望即快睹之意。與後云何盱作懸望者不同。有云昔日為民之望、終於歸字、不妥。且此言思見其人、而後章接以不見、血脉自是相聯、但不宜先露不見意出。
都人士二三章○臺笠緇撮於首、備冠揚於髮。見他沖朴處。髮多而不局曲、是為綢直。而一如其髮之本然、不假髢為飾、見他閒雅處。充耳以琇實、言禮服之威。都女皆尹吉、言禮法之閑。我心苑結不舒、則不但不悅而已。凡國俗趋向、都效大家所為、故稱尹吉。
都人士四五章○此二章一總連看。帶是身飾、厲則帶之下垂處。

也而今則不可得見、則我思之深而不悅之心積而苑結矣。
都人四章[說]。彼都人士帶則厲然而下垂。彼君子女髮則卷然而如蠆。斯人也、而今不可得見矣。得見則我從之邁矣。一俗變甚於說、嗟矣其適於三代之盛也。思之、極也。
歷伊章[說]。言士之帶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旟耳。此皆自然閑美、不假修飾也。然今不可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乎。
終朝首章[說]。婦人思其君子而作是詩。意謂人情雜念之際、感慨係焉、況夫婦之間尤

如蠆則髮之上卷。言從之邁、蓋言欲隨所往而與俱、如書與子同歸、安涖於禮法之中耳。設言得見之喜、正以甚其不見之思也。夫服飾容貌、固欲其盛美、而有意文飾、亦非盛世之象。惟自然閒美、帶自有餘、髮自有旟、無復矯治容之態、所以可貴。不見而云何其盱矣、非見睽望之切也。
○顧麟初曰、說到垂帶卷髮、凡都人士女一服飾、一體態之微、無不想像而懷慕之矣。讀忠見漢官威儀、正是此意。

采綠全

此詩首章是及期而思、次章是過期而思、後則思其至而得相從也。總是意想所為、不作實說。彼以未歸既歸主意者、終將語

者難為情者哉。於君子不在業有采綠之行矣。然終朝采綠而不盈一匊者、蓋思念之深、不專于所事也。然君子之歸期甚近、而髮之曲局、非所以示於他。於是念之而歸沐以俟君子之言。極爰之不盈是也哉。
終朝次章[說]。采藍而不盈一襜者、事為情奪也。斯時而婦期未過猶或有待、然去時之約五日為期矣、而六月不瞻則過期而不見也。使我如之何而弗思耶。一襜之盈亦不得其
之子章[說]。彼君子若歸而欲往狩、則我則為之韔其弓。欲往釣、則我則為之綸其繩、望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

意斷截、非詩本旨。以終朝之采而卒不盈、原無心於采也。因失不在、而誰適為容、原無心于沐也。五日六日、只借以形容其久期、非其有五月之約也。或云六日不應時猶未久、令人失笑矣。後二章雖是預道其歸、實從幻想中出、都無實事。狩則為之韔弓、釣則為之綸繩、釣而有所得、則為之往觀、合看來是皆無往不與之俱、然只平平說去、便見相親相暱、不宜着相。況韔綸之舉、僅屬空談、魴鱮之觀、真同說夢。語須雅淡、無傷渾厚之思。始得自此以後、雅之音响已漸入乎風矣。
○鄒臣虎曰、韔弓綸繩、非婦人事、而況觀其所為釣者乎。此所云、蓋甚言思之之極耳。若曰如其至也、我願為之役、與之俱

之候以欽其相親之情耳。
其釣章[說]。追其往而有獲也。實維伊何、魚惟魴及鱮而已。維魴及鱮我又將從而觀之。夫婦人雖无境外之行、然緣是而詩觀君子而不遑恤乎其他耳。是在我想望之情如此矣。如君子未歸何言以采綠采藍之思歸沐容思之念亦無由以伸焉矣。故此婦人情性之正、不可見矣。
黍苗首章[說]。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詩曰、趨事者常在下、而率者則在上。我南行之役、固不敢憚也、而召伯之功居多矣。彼長大之黍苗、惟陰雨能潤澤之、而遂

周旋、不舍也。

黍苗全

此詩出自行者之口、重歸功上只召伯勞之一語、便括盡通章之旨。首言盛大臣之慰勞、次言撫勞有人、則功可成、而言旋可必、末遂預道其功成、而足以慰王心也。今申伯苟無功於謝、而宣王封之、勞民動眾、怨詛在所不免。今行役之衆爭勸而樂成之、則謝功之命、非私矣。朱註之將徒役、言統率之而南行也、是將軍之將、非將然之義。
黍苗首三章○首章以陰雨之能膏黍苗、興召伯之能撫下。曰悠悠南行者、以地遠而時久也。此中有勞苦意、故賴召伯之勞。只

其往前之往與此篇之兩行皆召伯猶勞之而親為勞苦之情者之者都以快焉欲行以望其歡也
我任我輦凡我衆之行者負任者我輦者有駕車者有服牛以駕大車者雖各勞其事而召伯之恩可念皆必感激所奮使營謝之功既成而後可以云歸耶
我徒我御凡我之衆有徒行者有乘車者有二千五百人之師有五百人之旅雖或之不一其人而召伯之恩人人所念也蓋必同心共奮使營謝之功既集而後可以營
肅肅謝功伋誠引之營宮室之承正謝功最是其肯上

察其飢渴、憫其勞瘁、往負荷者、挽輦者、御車者、牽牛服牛者、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旅為師、五百人為旅、和我衆我、以見人人執役無敢稱安、而我行既集、則預道其歸、若有欣然設役之辭。若惟恐前勞而召伯之勞業、則今日之役無有他虞、凡我同儕惟侯土功既成、便既歸若味。蓋云歸哉、語乃從役者慶幸之詞、猶謂行者感激、必謝功既成、而後歸、亦是一見。

肅肅謝功末二章○上章總是預歸其功也。一則往營城邑、有經營董治之功、一則統率徒役、有鼓舞激勸之功。肅肅嚴密密規模形勢說、烈烈武勇就趨事赴功說。謝功只是營建宮下、原隰泉流乃是經理事、不得相混。末章建國以土田為重、故又說

者匪他人所能營也乃召伯經畫營治之有道耳而乃伯之所以崇其事者在師力八征師者盡以從事烈烈然武勇者實惟召伯能營之是無以成之耳使非召之行道安能告之之成保此伯之為之為大也
而謝城一謂營謝何斯原隰之宜高下陸得其切隰其水泉之利所當濬灌斯其見此固賦所出而謝功之最大者乃伯之成此功矣則王家以厚而南土來執矣王心不既安乎
隰桑有阿難此章見君子之詩意謂凡人之不足深愛者則其既見亦未足以係吾

營謝中袖出言之、相其原隰、使皆可田、觀其流泉、使皆可灌、闢高而高、因下而下、是謂既平、外既流通、內無壅塞、是謂既清。召伯之功既成、仰副天子封申伯之意、即所謂式南邦而保南土者成於此乎遂也、故曰王心則寧。不然、而或申伯之體勢不重、無以鎮定南服、如宣王親親賢賢之意何、而召穆公亦自不得辭其責矣。全要見民心踴躍樂於召伯之成功、而預道之如此。

隰桑全

此詩前三章俱是見賢之喜、而末又極道愛賢之誠。惟其未見而愛之深、所以既見而喜之至也。其樂如何、雖欲自言而實口不能形容見樂之處、云何不樂、雖欲不樂而實心不能以自禁

何者我今日于君子何如哉彼隰桑有阿則其葉難然而茂矣況我君子素稱見而不可得者今既見之則向之思念之切者始得以慰其願為其樂為何如哉
隰桑次章隰桑有阿則其葉沃然而盛矣況我君子素行見而不可得者也今既見之則相慶之歡者不病乎相見之樂矣云何而不樂哉
隰桑三章隰桑有阿則其葉幽然而黑矣況我之君子德聲有於千天下矣今既見之則其德音之益而不置而不可離矣德音豈不孔膠哉
心乎末章我中心誠愛

見樂之深。叅惟茂則根深而似黑、與交既合則心孚而難解。德音不必說塞、只既見君子、則一德相為契合、而固結不解、夫誰得而間之。若說自家好賢之衆、非特嬿于近名、即與膠字亦不合。孔膠云者、言二人同心堅如膠漆也。末章一氣貫下、真情懷惻、分明不啻若自其口出。或謂與藏一正一反相為呼應者、我平日真心愛他、嘗以不得見為歎、今既見之、即當告語之、何不自言其所為愛、而中心藏之、若有無可得說者然、則斯愛也將使何日而忘之。唐人詩云「心中醉積千般語、到得相逢一句無」、蓋非不欲道、不能道也。本不欲忘、卻說何時而忘、此詩人形容之妙處。若謂意之所蓄者深、言之所示者淺、而有意於不

君子乃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則決何日忘之耶蓋形於言則易於心則難磨滅之極於中無須臾之遇而忘之大也
白華章首王乃為之后後又淫褒以為中后申后被黜作此詩託其妻之婦人而自見其為王后之主其正所婦人之分宜以德承於後欲通而誓為常則必以向主為東二物與繼必相須為用如此則夫婦之親宜乎無不相依何之子之離不相從乃我之命然也何以不如白華之亦茅之何哉

言、失詩人之旨矣。

白華全

通篇以之子之遠作主、故其言前後兩見、即可知詩人章法有夫婦之相親、自有常理。既言王者之寵澤自宜流通、而王不能然、則姜貴失常、有不勝其傷悼者矣。誠勞心以思、宜必感通於君子、而王復不顧、意其所愛在彼、故所棄在此、用恩倒置、無乃非人情矣。微詞隱諷、若吐若藏、至痛在心、口不能道、而未始嘆王德之無常、且又不暇自惜、反憂王之自賊其身、而憂之至于病也。通篇要曲詳盡、節次森然、可與小弁例看。此詩比與他處不同、有正比、有反比、有頭比、有隱比、其反比而難言之者

謂君子之燕飲也豈必以物物論乎亦盡吾誠而已後世々狀豢柔而烹之以為燕至靑也然以洎言之則微而燕禁亦可以達情故君子有酒必以是酌而嘗之介數而九數物之厭酒勿計也

有兎首章論燕羞以既嘗而遂已於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固一物之微耳然君子有酒則必以是兎也是酒也酌而獻之于賓焉可以達誠而一兎之薄勿計也

有兎次章論燕飲之禮有獻必有酢有兎斯首燔之炙之熟珍羞也君子有酒必以是兎而酌是酒為主既獻于賓々亦酢于主而受其所得之輕矣豈曰眾哉不足以將忱也

有兎末章論夫有酢必有醻有兎斯首燔之炮之與醻也君子有酒必以是兎而酬是酒焉賓既酢于主々復酬于賓而行其導飲之禮矣豈曰論物不足以致敬哉夫不計物之厚薄惟致情之必盡若詩人可謂悅賓之至矣

漸々之石章論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曰先王不用人于險不勤兵于遠今我承王命而出師也何知我陵涉高嶮之石漸然而高極其險矣涉山川之遠悠然而長極其遠矣經歷險遠之勞甚矣我武人之東征也

首章以瓠葉為主後三章以兎首為主見其不論嘉殽不必羞饌即此一瓠葉必獻一兎首必献誠以將乎其物也凡人燕賓若取必於物之豐其禮反或不繼若無論乎物之薄其誠常得自伸此雖歌工述主人之謙詞而意篤情真有可想見君子有酒以是酌而嘗之足字正指瓠葉酌與嘗俱就酒言或云嘗是瓠葉也較好古人沿承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各有次獻而後酢々而又醻非徒行禮之次為然亦見誠意綢繆無已時也

顧璘杉曰凡燕飲以情勝情勝者無藉於多儀瓠葉之承兎首之燔炙可謂薄矣而情由此達禮由此行君子不以為簡也

傳曰苟存明信溪澗沼沚之毛可羞于王公易曰二簋可用享此詩之所也

漸漸之石全

此詩首言經歷險遠不堪勞苦意已盡矣次將險遠勞苦說深一層末言不獨險遠又有遇雨之厄以增其勞一節深一節漸漸二句言險山川二句言勞意亦互見不遑朝言宵征不暇也不遑出言深入未已也豕蕃而故將雨則豕涉波畢星好雨而月是水之精故月離畢亦為將雨之驗滂沱只根離畢說不必總承或云豕性負塗常時雖白蹢亦汙今群然涉水其蹢見白固久雨之後停潦多故也然而歇未幾而月又離畢則又將雨

向來以來我有朝旦暇乎

漸々次章論漸々之石極于山顚雖其卒矣山川悠遠登歷維其沒矣武人東征但知深入以冒其阻而不暇謀出矣何其不堪之甚哉

有豕末章論彼豕性畏雨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將雨之兆微于物矣月為陰精而畢星好雨今以月而離乎畢星之舍將雨之兆微于天矣時雖未雨而有必雨之微滂沱之患其能免乎我武人東征既歷險涉又遭大雨勞苦備嘗此身且不得顧而遑及他事哉

苕之華論此哀亂傷之詩曰王室衰卿民遂其去王室哀閔民受其病我之所遇何不幸之甚哉以彼陵苕之華芸然而黃非不榮也然其所附物而生不能自立雖榮不可以久也猶民人依附君而生者當此衰耗之時慕亡民亦與之偕亡豈能長保其生哉是以我心憂之而至於傷也

苕華次章論苕華附物雖有青々之時而不能久我生斯世而身不能保亦猶是也然人所苦于生者以其樂々而利々也若知我之如此而生曾無因殃何已豈若無生之為愈哉

牂羊末章論當飢饉之餘百物凋耗不能救拳也彼羊瘠則

矣故歷苦之如此雖與王註微異而以涉波為已然離畢為將然看本文俾字更覺穩妥不暇及他事言窮處勞而勞瘁甚言勞苦之極也

苕之華全

通篇總見國勢不可久而民命不可全不得以後作推原說夫苕華一詩不盈數語而國勢之危迫人情之愁苦物色之凋耗皆蕭然在目蓋情見乎詞故不覺其言之慨切也水陸俱耗民不聊生即羊瘠罾空有可想見其去無羊無魚之勢遠矣故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又曰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皆深怨極痛之詞

何草不黃全

此詩首章言盡民之力次言盡民之情末承言如此是以禽獸待其民矣無非自傷其征役之不息也首章以草之憔悴與人之勞苦而次章黃玄為玄則其衰又甚故更深一步說棄其室家而久從征役總謂之矜而鰥之在彼幽草猶得自遂役車之僕僕周道甯不少息此反興也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而此亦有棧乃是言車之狀蓋以實字當虛字用耳曠野之率已有下同於物而周道之行則物且不如民生至此不亡何待是故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

附張書申公曰何草不黃桓王之世伐滕薛唐杞諸國連歲

敬德神服性體以常明其敬為明以德常自寔一止而不已於此故止字不可作助語看大學可証也但此處不是止而重敬此緝熙敬止正文心之純亦與天命相配處故曰假哉天命言天命若從文心之寔也現此句文法不言受命只言天命正見文王之德配天也許謙後王於言配之耳知此則有商孫子豈能及之所以億麗皆侯服也若於假哉天命句實講文王受命則假字當作昭格之假矣可為得訓大侯服章謂天商之孫子而侯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

所謂常常光明於昭著者文王之神而所以於昭者此敬不已者文王之闡而所以不已者此敬道董語意緩緩歸於此而又提出假哉天命來蓋周命之集直至商之臣服而始驗耳夫商之孫子其麗不億其間豈無一人能光復祖宗之業以建中興之治而天命既歸於周則莫不於周而服焉天之所命而人心從之理勢自是如此要知惟天命之集是以臣服于周非以臣服于周為天命之集也○鄒臣虎曰假哉之命即所謂其命維新歸重文王得天上但文王之時雖天意已屬直至商孫臣服其命始驗耳命之集畢竟在先不得即以侯服當之

侯服于周章○此章承言天之命商常使奔有乃有而今竟侯服于周便見得命之靡常有德則留無德則去了○膚言褒貌之美敏言應事之疾不專就祭時言黼冔是殷商周同制而哻冠則商制也常服黼冔雖是尊禮先代見周家忠厚之心而執其中實寓儆戒意在蓋以商之臣服商之服而執周之事廢興之故可以思矣呼王蓋臣即是告王非劉安成因早達尊之說周之服商皆皇祖文王之德之所致故必以念爾祖為言須知王之蓋臣二句是一篇呼喚精神處戒王意亦須說得渾融或云不念爾祖將使周之子孫臣庶又服周之服而助祭於他人此義氏疏其詞雖激切似有傷溫厚之旨

[illegible]惟子孫是臣庶之稍大敏于將事亦得深將于京師以服商之服以助周之祭[illegible]子孫臣服殷士助祭皆[illegible]文王之德所致也王之蓋臣受爾祖之[illegible]而如此戒之[illegible]以念爾祖文王[illegible]而不能承事爾[illegible]

無念爾祖章○上只虛虛說箇念祖而此修德永配命正其實

下固當念乎爾祖[illegible]祖在于自修其德[illegible]爾祖之敬止[illegible]

念祖處修德只是一心配命只是纏服敢此德與命上理自天付之為命自人得之為德時與天命符合即是永言配命也詳中自修其德自字便自求多福自字看出德為自修則福為自求矣殷自紂之前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故鑒世治永令其子孫臣服者以紂之背天故也宜以鑒殷而自省焉則不容不修德法祖以保天命矣○朱克未曰此詩凡入言命此命字獨以天理言餘皆以福祚言

命之不易章○此章首言命不易保而下即示其所以保命之道蓋只借殷之當度以引起法祖之念不可不堅而又以天之難知形出文之可法詩意只重儀刑文王上遏爾躬[illegible]家自

德以希明其善[illegible]于天下[illegible]命之不保于[illegible]保于周[illegible]

殷國自伐也即其指成王說紂之穢德彰聞即其自絕于天處而宣昭義問正所以無遏爾躬要知德修則其興自廣原不在於開上做工夫殷之以有德興以無德廢此何難度亦何消度惟度殷之德何以與天不合而廢何以與天克配而興乃度其所以廢興之故耳能不露德字尤見渾融然天猶渺茫而難知文王則有實而可據能法文王則上天之事度可也不度亦可也何必求之于天儀刑文王即修厥德而永配命便是非別有一項工夫作孚是天下起而信之即心悅誠服之謂也此以入心言而天命亦在矣末儆商之子孫臣庶皆侯服祼將于無窮何峻命之不易保意

武王膺誥功等人之對所
主言如此在昭事上帝內
見交之明明於命親清明
上見武之明明

明明章語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蓋因天之與人其理相為流而俗之此欲其視於為武成以有明明之德在於下首即有以為赫赫之紹於天有赫赫之命在於上者自妙夫歌紛之祥者飭赤德則無見命矣夫天人之相知如此是之奉去留轉移于堯盟天之所以難諶斯也天子正天學慈于帝凡不易為者皆從王也須不用諸殷付予之所居則天位也其易尋矣所傳則殷適也其統正矣若宜

增補仲雪詩經縢

大明全

通章以明明在下赫赫在上二句為一章之宗旨先泛言天人相與之理而証以殷亡之事見必有是德方有是命為下文武受命張本摯仲二章以文王之小心作主見以明德基赫赫之命重在一敬字天監五章以武王之爽伐作主見以明德受赫赫之命重在一和字但命必自上帝而始見故前詳言德而後詳言命非以文應明明武應赫赫也讀大明之詩知周家祖孫父子夫婦姑皆有聖德而又有將帥之賢師衆之盛至於天命之保祐昭事之畫懷天與聖人又相為合一廢興存亡之幾如應影響要非偶然也

大雅卷六

且條人心而挾四方矣乃今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矣以為明明之德故無赫赫之命而天之難諶王之不易不益信乎

補新首付居天位原亦屬赫赫之天命而稱王者凡係殷之嫡嗣則又承祖宗之派以君四方者也而使之不挾四方孰使之也無明明之德以照乎四方矣浔有赫赫之命以覆之四方也

摯仲章承天有明德斯有顯命以洪惧則文武之受命何非而不本于德乎彼我周之求基于文王則生果何所自我彼摯國之中女摯姓為任

明明在下章〇明明二句言德命相因詞平意串玩註一則字可見無此德便無此命意天難忱非謂天窈冥不可知但不可恃以為信耳不易即在難忱處見出此二句俱重無德一邊說正發極首二句意試觀紂所居是天位所承是嫡嗣非若列侯藩服而無以樞天下之柄亦非若支庶入繼而無以厭天下之心然竟使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豈非以天之難忱而為君之不易乎信乎必有明明之德而後有赫赫之命也註中蓋以此兩須依鄭崞山指天難忱君不易言之一說或指明明二句說意亦互發

摯仲氏任章〇此章重生此文王句摯仲數句不過述其降生

自彼殷商之國來嫁我周雖于王季以為京室之婦乃身王季皆以德而是行明顯長君德之行乎此幾無懷乎此道也摠一誠無偽之行乎內柔乖香于母道也又為聖人母為聖母故貞元所食此所鍾大任于吳乎有身而生此文王也文王之聖蓋實基公母而已也矣

補新首敘太任及王季維德之行乃文德之發源也王季之德明顯長君太任之德端莊誠一族父母非兩下以此居為后道而參到乃母道與父道耐交底也

觀此章虞夫文王生有所自

原由以見鍾靈毓秀之有自也只摯國之仲女而任其姓者殷商侯國來嫁于周而曰為周京之婦作一氣說就父家言之曰嬪就夫家言之曰婦只靈味成辭乃及即一與字言太任與王季一惟德之是行維順劉恭彼此克稱君有相顧意但王季為君在生文王之後不宜以明類長君言有身只敘其生子而以聖誕聖太任之能胎教亦寓其中矣

附張列女傳云太任誠一端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

惟此文王章〇此章首二句是贊文王敬德之盛下承此意而

大雅卷七

增補仲雪詩經縢

知此其德之盛何如我惟此文王之心化乎一敬翼翼然恭慎自持德之至也以是德格天則此心精白無二時時對越上天而多福于是乎來矣以是德格人則此心正直不回在翼翼誠能動物而四方于是乎受矣此文王以明明之德而基赫赫之命也

補新首文王之德莫大于敬敬小心翼翼言之小心是亦臨亦保儆戒其心也翼翼是即抑抑恭慎不敢之意昭事上帝謂此翼翼心緝熙而上通天命事上帝而回字乃其小心處見處知光之昭而著亦無不昧處以為處見知處處見

言夫人交與以見其盛也萬理兼備心之量大也收欽之細者見其小翼只緝熙敬止以保以臨所謂翼翼者也以此敬德承天則懷多福而得天以此敬德治人則受萬國而得人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平日奉帝則以周旋便是昭事不就祭時說不回從小心來心之修大者每以恣肆成其回邪文王小心翼翼則畔援欣羨一毫不生蕩蕩平平何回邪之有乃四國人心猶然直道而行者故以平致平群然環向於我君文自以不回之德招徠之耳但方國之受只如所為有二歸心特其多福中事而赫赫之命實始基之矣

天監在下章〇此章推本天之眷周爲之預定配偶以篤生武

天所謂佐曰哉和縣這上
者着也
天監在下謂監我周之實咸于
武王所武王之生實感所自
於彼天之監實在於下以
我周世德之盛足以膺厚殷
之係而天命既集乃則奏謚
不有聖嗣天命孰承不有聖
配聖嗣孰生故天予文王之
初年而默定其配于洽陽渭
矣之地所以鍾情發祥而附
窈窕之姿猶洽陽渭水之靈
不可謂矣夫之主既既寔是
以當文王將婚之期而大邦
有子以應其求也故曰人力
所能為哉
補新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
即承上文王說來書精

王所由生也天監不衍監周指天下說天命有所厭始有所集
以六百年之商而一旦欲革其命非監視之久而眷顧之深
固不輕集者有命之集即下伐商有天下之命言周累世克
享天心天便注意生一聖子以為受命之主故至文王而天意
遂決也不有聖嗣天命孰承不有聖配聖嗣孰生故於文王初
年已為之默定其配惟天意所鍾故地靈亦聚而在字亦不宜
虛看水以北為陽莘在洽之北故曰陽在渭之側故曰涘近來
在字虛說初載言初生之年嘉止言長大可婚之日若非天定
其匹大邦安得有子以應之故註云非人之所能為止打轉天
監天合意

之命已集于明明之德矣
但要生武王以成之耳故
是推本武王之生于文王
之娶太姒也
大邦章講只是大邦之子實
静能一與天比德誠聖女也
而文王以文榮之禮定其祥
于始又親迎而作舟為梁以
成其禮于終以聖人得聖配
曠古之奇觀也不顯然其有
光乎
補新曰不顯其光若是明以
處功下節承言保佑命爾
燮伐有赫之大命也
有命章講彼其命自天既命
文王于周之京以開王業矣
而克纘太任之女事者維此
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

大邦有子章○此章述太姒之德而因及婚姻之事只宜輕輕
遞過天之德純一太姒之德亦純一若與天相為伯仲然譬則
天之妹也始以納采之文定其祥而至於親迎則造舟為梁以
迎之不必定分婚禮之始婚禮之終說自莘至周有一水之隔
故造舟以通往來不顯其光重德上以聖女之德而成婚媾之
禮則奉神靈理萬物而乾坤之交始于此甚嘉會之盛典也非
特禮儀之備而已○一說不顯其光只就婚禮說如韓奕爛其
盈門一般此薛方山之說
有命自天章○有命自天五句要說武王受命又把降生根由
重說起即古詩換章疊句法有命三句即申起天監在下二句

天遂篤之使生武王之明聖
而保之扶助其左右之故翼
其行命之作民君既因使之
順天命以伐商也而眷大王
有又以之而眷武王矣
補新曰保佑命爾三字作三截
然保佑處皆是命也伐而
曰燮又有調和之意讀其
殺為稱救水火乃以和天
下殆非以殘天下也
殷商章講夫武王承天命以
伐商斯時也商旅之衆會集
如林以拒武王皆陳于牧野
之間但商旅羽多烏雜心離
德彼我周師同心共奮有
款之勢耳其衆不必備昆武王
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故
勉之曰爾今用德方則爾命

纘女二句即申言文王初載至不顯其光十二句意既生文
王而又生武見天命之匪懈也故曰篤生要入有德意保之其躬
右助其行命之為天下君兵者除誅逆德而曰燮順天應人
故也除暴救民以殺止殺非和順而何此正武王受赫赫之命
處
殷商之旅章○此合下章俱伐商之事矢于牧野蓋商周之師
者紂師雖億萬惟億萬心我師三千惟一心故曰如林者言衆
而不為之用也曰侯興者言周師之勢獨奮然興起也蓋以至
仁伐至不仁氣自百倍耳武王非真有貳心特詩人設為衆心
勸武王以形容伐商之舉一奉天之命非武王之得已見以人

已從其命要我彼而臨不貳
至嘱天之命於赫行天討使以
衆寡之故而貳其心夫武王
有不決之心而衆人猶其決
如此所非武王之所保也矣
補新言文王昭事上帝此章
已曰予懷明德與此書惟
爾上帝之臨汝已降[illegible]
牧野章講以伐商之事言之
牧野之地洋洋其廣大言其
檀車則煌煌而鮮明言其駟
騵則彭彭而強盛師衆一何
盛也以將帥言之惟當為太
師而號尚父者時維奮其鷹
揚之勇于以承接武王順天
應人之舉將帥一何賢也以
是將帥之賢統彼師衆之盛
而肆伐大商則一會戎之朝

而言衆固不可恃衆以天而言人亦不能勝天武王雖欲自已
詎可得乎上帝臨女根既集之命來言天眷周德命已在汝勿
疑在侯興上見蓋此即天命以決人心非即人心以決天意也
牧野洋洋章○上章猶是陳兵時事末章乃是交兵時事武王
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詩言師衆之盛將帥之強俱在一片
人心上看出蓋天命既歸武王而衆心無不興起故牧野廣洋
壇壇而陣車若許明馬若雄壯將若鷹揚義氣激烈誰敢與戰
只閒閒敘伐商詩景象如此宜輕遞過而歸重武王肆伐上癸
亥之日天下猶陰曀甲子之朝天下遂清明非其明明之德蓄
積已久安得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至此而付之四方武王已扶

而有之盛已身麻赫赫之命爲後王者偷不思修德以保之其如不易維王何也故曰終首章之意○標亏曰周人尚赤戎事乘騵○沈仲容曰曰類伐後曰肆伐類則以和言伐之德肆則以威言伐之功惟德順天惟功救世二者相濟而不相悖也

所繇而之冑已除清明之治主勢一代之王業于是乎成矣所謂有明明之德赫赫有赫之命若不于此而可見其爲嗣王者當知所以念也○補斯道係後出王陽宗昭輔大約是張之義也上言類則此亦肆並傳以事其類天應之也意也肆則須上師衆見歸嘉也

緜緜全

此詩周公戒王宜自祖宗微時推到後日興王所肇漸相承說雖厥間以上言太王之開王業重在西水滸二句我以下言文王之受天命重在虞芮質厥成二句然追求見聖祖神孫積累有漸使有瓜瓞緜緜之意其叙太王獨詳亦欲成王知先代以來經武詳艱難而得之不可不追念也不言祖宗不惟修德又能任勞保成業者可以思矣

緜緜章論周公戒成王追述太王遷岐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若曰業之成也不成于成之日必有所由始至知周業之所自來彼瓜之爲物緜緜然引蔓不絕至末而成瞬謂之瓜近本初生者謂之瓞而以物之

緜緜瓜瓞章○緜緜瓜瓞一句此意可該全篇自太王之微則至文王受命其間舉興一統天命維新是箇大結局非緜緜而何此就首章論則言今日王業之盛始於前日之微也周自后稷始封而其子不窋失官遂自竄於戎狄之間周民幾與生矣至公劉能修后稷之業乃復立國於豳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此一初也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一初也太王處前後之間在豳則小遷岐則大及至文王而極大詩柄因之二字可想古者穴居而野處非特風氣之陋亦其習俗使然公劉于豳斯館而處處於豳未有室家但欲形容太王後日之盛遂言其初

先小觀大即此亦猶我周人之基也猶今而高國有昌大之業矣溯本其初生則起自沮漆之土至古公亶父之時猶陶復陶穴以爲居而宗室之制蓋未有也○蒙求聞作陽爾存不知不從矣不勝瓜瓞之補斯古厥初生周民之始生也家失官公劉再遷周民之再生也由其中微而復振若物之昔然後亦曰民之初生然在公劉居豳時已于此斷館何爲至太王之世又陶復陶穴也只是地近而我穴居者尚多未有室家也上八字指下文宗廟室門社之制未盡備也

風氣未開簡朴尚存焉觀所爲岐豐後鎬廟宇蘇臨若戎漠大備此公劉之譏也說若當云太王遷豳以後至文王爲大太王居豳以前爲小不可謂太王時爲後文王時爲反也○賈公彥曰古者窯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爲之謂之復若高地則鑿爲坎謂之穴皆如陶然以陶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劉審之曰累土於地上築而堅之土上加土有重復之意故曰復

古公亶父當其時不得戎狄之未除亦且狄難之難免救古公亶父一朝走馬而來西循水滸來至岐下即謂周原難之時也因觀其可以爲居夕古公則以爲一時之遷則當重久遠之基乃愛及姜女周未相視宇居於沃野之所在寰也利之以信其永爲子清決極之於與夫人民極之所也即該於其室

古公亶父章○此章言太王辟難以遷岐而致審於其始要見太王聚勤光明正大意不要作後皇周畫氣象朱子曰走馬避狄難也此語甚著象何確齋云來朝者據其來之朝而言猶

補新古來朝走馬要見太王係國安民之心甚備民陵意在西水滸二句要以下乃寫有子於岐中事耳馬相宇俱有保健閭閻而于一段實地相宅精神皆已

言一旦之類不必作古人象事貴早說曰走馬者策馬而行非如奔走逃遁之走曰爰及姜女者姜女賢如故周公據其實而不沒其人也所謂天王厥配者也胥字二字中包廟社宮室與收田居民等項太王遷岐全爲保民計實是歷覽山川不如岐下故定都於此與孟子非擇而取原不相妨

可據履及姜女不止與記同行還重在賢其德說所謂天主厥配也此書照們胥宇與下章是開創大聞後須知作者用意之處

周原膴膴章○此章承上胥宇來畫周原膴膴上堇根如蔣是采之美者荼是采之苦者不問美惡皆如飴止驗其肥美處謀是謀之臣民契是謀之龜卜神人協謀益以信周原之土地可居也此若有天造地設以待太王之建都者曰止曰時總之謂膴膴而止耳味二曰字乃是告其民之詞尚是未然事○厥[illegible]

周原章此言太王相土之精遷澤周原之地其土地肥美雖堇荼之苦皆甘而如飴既自以爲善矣然以己謀不若人謀之爲善始與卿人之從已者謀居之臣民又以爲善矣然以人謀不若神謀之爲決又契龜而卜其吉凶既而龜兆告吉始命衆曰土地肥爲神人協謀則可以止定所築室于茲矣以亦進我邦家之意也呼其民

附考音荼本音珠反如飴

土性之美變其物性之常也爰謀之人便有民先言爰契我龜謀之神便有神協意曰止曰時築土地美好人神僉可說來築室包下四章在內

補廼慰章說 因物既定民事當熟波方遷之始民未有所居也于是乃慰焉而撫其勞乃止焉以定其居乃左焉而列之東乃右焉而列之西而所以為居民之計者預矣方遷之始民未有所歸也乎是乃疆焉而畫其田之大界乃理焉而別其田中之條理界宣焉而散居以便乎田事乃畝焉而耕作以治其田畝而所

谷云告以宜于此居止又告以時曰之言如此看兩曰字方有着落王氏曰命其臣民以土功之時據此二說俱以時字實說對止字看大註把時字只訓作是字看較勝

廼慰廼止章○此章見重民之意慰止左右是居民疆理宣畝是授田而不即總上說言纖悉委曲無所不為也慰是憫其跋涉之勞非令不懷土也止是遂其即次之願左右即上慰止事列於周原之東西非指公宮之左右疆是大界以寓夫言理別條理以一夫言宣是居田廬以便田事畝是治田事以盡農功民性安土重遷而周為之處慮使其忘去國永無悔心耳以上若遷岐若啓宇若築室以至慰止等事總是為民而然惟民

以為養民之計者備矣但見自水滸之西以至岐山之東凡可以居民授田者無不謀之周而慶之悉也其重于民事之如此

乃召章說 民事既定當建乃此便當營國邑者司空責也掌徒役者司徒責也故命司空司徒以立室家而室家以宗廟為先作廟以版築為始故先以繩直之而方位之既正隨束版築之而上下之相承宗廟之作於是乎翼翼然嚴正也闕後陶穴之陋何足而一變矣

附下章說 宗廟既成宮室其可後乎但見盛土於器則陾陾其人之衆投土於版則薨

既得安乃致治其宮室故廼召廼立數乃字亦見他先後次第處

乃召司空章○此章見重祖之意先命官營建宗廟為先而量地制邑度地居民司空之職致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故兩召之總是一時事不必依曹氏先召次召之說室家寬說含下廟室門社在其繩二句就所欲營者定其規模如分何處是廟何處是廐庫何處是宮社皆引繩以取直而縮板以載以特其所先當者宗廟耳古人遷徙必以先世之主載之齋車以行廟不先作則先王未安故於此尤急此合上章當以仁孝主意蓋人民當播遷之後先靈遠莫奠之初而先事兢兢正萬世有民社

薨然其聲之衆其築之也登登然杵聲之應及牆成而削治重複也馮馮然其聲之堅固凡宮室之當治者無有不治而百堵皆興矣斯時也有鼛鼓焉以鼓役事者也但見人心歡樂於趨事而鼓之以董其事者卻有不能止矣是其治宮室得人心之妙功如此

補新說 上節須見鼛鼓一節想宗之美未免拔先王處自從之處說處而先和要知其樂義知下節民之樂事勸工乃歸市之民和日感太王之仁恩而且奮吾君之身德故樂於勤力不然以勸至之民身於秋

者所當深念也

捄之陾陾章○此章言治垣墻便是治宮室古人治宮室先治垣墻故陾陾是盛土之人衆覺是投土之聲衆墻未成則築聲登登而應墻既成則削聲馮馮而堅味此數字築墻之聲響景象宛然在目築室非一故有百堵衆役皆起故云百堵皆興鼓以役事本為勸功而設乃人心樂於趨事即鼓亦不能自止非謂鼓以節勞而捄度之人競勸雖鼓不能止之也但古人取義於鼛則猶存徐徐勿亟之意○一說鼛鼓弗勝據考素田鼛者緩也從使以弗亟為義故以鼓節之蓋古者上之使下以仁常歡緩而不迫故名鼓以鼛下之事上以義常歡敬而有功

安而萬役如此為用也

廼立章說 宮室既建門社遂興乃立皐門于外而伉乎登中外之限矣乃立應門于內而將將乎端居正之度矣乃立冢土而累土以為壇壝然以為祭焉興曰大衆之動必于此而出矣此雖一時仰創之規而一代王者之制已肇於斯矣是其作門社而規模之宏遠如此

補新說 古者君有大事臨門以號群臣皐門誠帝之門取明民在外從然其高則可以壯觀令待賓客矣應門朝廷之門既居中應為將將之其殊嚴則可以陳象魏肅臣民矣冢土者禁土

故以鼛鼓節之而弗止故曰鼛鼓弗勝此說攷於周礼地官鼓人有根據存之

廼立皐門章○此章三言廼立俱見創始有煥然一新之意礼天子五門太王只作二門自是諸侯正法想當時商家命名未定故太王取皐應以名其門厥後遂尊為天子之制云宮室之郭門曰皐門取其明最在外宮室之正門曰應門取其居中應冢社有壇壝而無屋故名冢土戎醜攸行是未然事起大事動大衆主征伐言宜是祭名兵凶戰危慮有潰敗故祭之以求福宜以上五章總是脫西戎之陋習而創岐下之鴻基赫然王業從此開矣○劉安成曰上四章之序營立宗廟宮室社稷皆

為，訴於之為王說，故遂而不屬所以通天地之氣，而和民兩之交叢戎醜亦繫言治兵之事不必指伐昆夷事。
【肆不殄通】夫民事周而邑居建矣王自修之實書矣故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愠怒而自修愈至亦不隕其聲問也然太王始至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迨其積功累仁以至於文王之世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惟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不求殄之而自殄也。
【補新旨】上文仁民弟先成家主社其為宗社生靈長久

在居民之後先王重民之意如此

肆不殄章○周自太王至文王積功累仁相為首尾故今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己之聲聞蓋不廢自修之實故名亦因之以起如薄蝕之叢無傷於大造之寬也已而著王迹勤王家生齒漸繁歸附日衆故木拔道通混夷自服惟張喙而息奔趨而已不暇他謀也周家王業施積屈伸之理如此四矣字有不期然而然意○按昆夷北狄異種太王在邠為獯鬻所侵而遷岐為混夷所慍此只是立國之初如此註至於其後晴楷太王至漸繁日衆始兼指文王時言○劉寧之曰駾馬疾行貌有奔突之義故曰突也徐儆弦曰維其喙矣維其二字有不

之詩風声同閒當可以[illegible]八心意故云不隕厥問行成德行道先則以自此致於不隕以未令聞好德人德而王業隊而未拔遂惠音く然後天下一大統公義也昆夷無所容也要得不駾始焉悟終焉喙此正字意相映處。
【虞芮章】混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於于是諸侯屬周者衆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機是雖其盛德致然而以予言之亦由其有遠臣以來見心倡率其下以親上也有近臣以輔君德引導于前而輔翼于後也有大臣以毅文治諧君德于人並君秦于

擁暇為諜之意

虞芮質厥成章○未蠢即人心以決天命亦根上混夷畏服來虞芮質成謂來求正以待其平至感化相讓而退明乎矣此下要請諸侯歸周意蹶厥生生字即民之初生生字初生只是初起至是則蹶然興盛如躍起然非復初生微弱之處也此其神化之妙實有不可窺測者故下特擬議其詞而合以予曰發之言從容由此四臣之助而然耶蓋深嘆文王得人之盛而亦見文之受命非予所能形容也○按疏附者引道其下以親上先後者道君于前翼君於後者也奔走者喻君德宣君譽不疾而速如置郵然禦侮者斂人奔衝而來我折其氣也此本疏義四

人不疾而速若奔走也大武臣以達武功敵人衝突而來者此能折其氣也夫文德盛而得人又盛一代王業所由成矣然則緜緜瓜瓞非太王始其基而文王漸成其業哉撫成業者宜知所自哉
【補新旨】時文家因講四予曰遂說重臣故而反忘了文王之德須知文王之德不必言且只言其補德之事耳此四有亦須文王能有之也
【芃芃】棫樸此咏文王之德善曰聖人有為師天下之心而所時以感人者惟德而已不覯之我辟王爭彼芃芃棫樸則人皆取之以為薪積之以

臣乃受命之助非受命之由亦宜分曉蓋受命乃由于文王德盛而然

棫樸全

通篇咏文德宜以濟濟辟王及周王勉勉等句作主但前三章言德為人歸後又原人歸之故由於德之盛前只在人心歸附趨向上想見聖德之妙如明說德盛而人趨之則振作紀綱之處便索然無味

芃芃棫樸章○棫樸木小而叢生若無所用而薪則利其用于今日樞則備其用於他日正與左右二字相關應濟濟是稱詞只就他容貌說而德即在上正其勉勉所流露也左右只是無

備用兵濟濟辟王威儀皆于容貌見天下之所依歸也既凡左右之仰其德者皆趨之于左趨之于右歸嚮附趨向之恐后矣
【補新旨】左右之趨大是樂其德德之人心或左或右靡不趨向而附。此左右自說得廣見下作。人情化之意可見此。趨字自說得有[illegible]以精神[illegible]然照[illegible]若以辟王而[illegible]在下作人網紀意說[illegible]
【濟濟】[illegible]公祀之時濟濟然辟王同執圭璋以祼尸于而兵[illegible]諸臣之在左右各奉璋以助亞祼于後而不

亦不作近臣說趨字只言內外遠近俱歸心亦不止奔嗟行師二事

左右奉璋章○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特就髦士六師以驗人心之趨而其他自可想見助行祼獻非止一人而皆以濟進聖人之光為榮故奉之者亦左右與方我之就奉璋時衣冠後儀體貌瑞莊上見似宜即根上戎戎及濟濟來言以如是之臣而助祭於盛德之主庶乎其相宜也○蓋須緊緊足上不然則趨辟王之意反緩○淠彼涇舟即胡越同舟意略無勉強六師趨文王亦是中心悅而誠服也或謂文王得專征伐故有六師恐亦不然蓋特後人推尊之詞如此于邁是言如在國有趨者

履其周旋之敬而同乎趨向之誠矣且此奉璋者義之然儀容之壯盛亦皆髦士之宜於祀者也所謂左右趣之者不於髦士而一驗也

淠彼涇舟句夫行師之時言之○彼淠然而行之涇水河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固有不約而同者其亦猶之周王素為人心所愛戴故從事于征伐而有所往也則六師之衆皆進而及之固有爭先而恐後者矣所謂左右趣之者又不于行師而驗乎

倬彼雲漢夫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如此然果何道以致之哉觀彼雲漢無倬然之象則所謂天章于天而昭明可見矣況我周王惟其年有壽考之則其德之純既有以主然紀之本故歷年之永又有以收久道之功[illegible]融液周遍所以不斷人而教舞鼓不息徐多矣不有以振作天下之人乎

追琢章句物皆有文而文或未至惟夫追之琢之則其文也至矣物皆有質而質或未至惟夫金之王之則其質也至矣凡為治孰不有綱紀惟夫勉之我王以緩亦不已之心運而為悠久無疆之治則綱焉而可以常張而人皆在其統攝之中紀焉而可以常理而人皆在其條貫之內其綱紀四方也不已至乎夫文

祭告之事在外有朝會征伐之事人之只形容人心爭先恐後意惟不待號令而自然追及方見德盛處○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一圭中分為二璋璋以為瓚柄○黄氏佐曰此恐文王自祭祖考之時註引禮之全文只証奉璋為左右之事耳

倬彼雲漢章○此章言文王久於其德而有以振作天下也天象大而成其文者為大興聖德久而成其化者為久壽考董肴作人是周王去振作人勿說人化說变化者使人遷善不自知鼓舞者使人頹墮委靡亦奮然有為也此乃聖人德盛自然不十分著力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

附攷黄氏佐曰融液乎斡木之津昭回于東井之位著乎尾箕東方之宿浅于天漢南方之星是雲漢為章

追琢其章章○此章文原文王純於其德而有以綱紀乎天下也追琢就是文金玉就是質勉勉就是紀綱所在非有雕金曰追攻玉曰琢獨攬人工之巧而金之在鎔玉之在璞獨藴天成之妙皆見他文質之至處而文德之至亦不磨而净不刻而工故勉勉不已總而拳之使皆有所繫謂之綱詳而理之使各有所屬謂之紀言文王之德能聯屬乎人使天下皆在其綜索內也○作人是師道綱紀是君道彼髦士六師皆其振作綱紀中人耳有不趨之者乎○黄氏佐曰一德在我至誠無息而四方

王之德能振作綱紀天下之人如此則髦士六師皆振作綱紀中人也所以趨向而追及之者豈容己哉此文王之德所以為盛也

補註直上節以雲漢為興是謂上有雲漢之絢天如下有周王以起人之文者兼此亦見天之所以為天不言作而作文之所以為文不言為而為[illegible]

瞻彼旱麓此亦詠歎文王之德[illegible]合天人之道物於景出明無所不感者也觀其所感而德可知矣瞻彼旱山之麓有以昇化道之精粹

而榛楛之生也何弗衆多矣況我豈弟君子易福自如之理有以釡至德之光其德知是則其干祿也有得于盛德之中亦干之以豈弟而已矣○言出于[illegible]瑟彼玉瓚不但是也瑟彼玉瓚之宝器而黄流之美味必注于其中矣況我豈弟之君子有此盛德則福祿必下于其躬而天之降監自不能外矣謂非相須之必然而無疑乎鳶飛魚躍自其作人言之彼鳶之飛也則必戾于天矣魚之躍也則必出于淵矣況我豈弟君子以盛德而鼓舞乎斯民豈知天下自神於丕變固有日化善而不自知為之

皆在其維繫之內也若說人自不容渙散却是前章人歸之意

旱麓全

通詩以豈弟之德為主上惟有是德則舉天下皆在春風和氣中宜為鬼神所福享而人物皆賴以陶成也但首末二章有自然受福意中四章有必然受福意此與前篇多興少賦故曰咏歎但前言人心之自趨此言天心之自福無非見其德之盛也

瞻彼旱麓章○惟山麓之得氣厚故自然生物惟文王之為德盛故自求多福凡心之和樂而平易非徒乎天理者不能因豈弟而獲福故曰干祿豈弟正與夫子之求之也一樣祿說凡祿位名壽子孫皆是

瑟彼玉瓚章○世有汗尊則有玄酒質以從其質也有玉瓚則有黄流又以從其文也玉瓚主盛黄流主應降降也有自天而下之意天既自以福祿降下其躬不待干矣○孔氏疏草名鬱金則黄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曰黄流

鳶飛戾天章○此章本以鳶魚與君子而說者反似與人心之感化殊不然鳶魚率其性則雖無心於飛躍也而天機之動自莫禦君子神其德則雖無心於作人也而鼓舞之妙自莫測咏嘆不曰氣原是必然而說人心言之則有自然感化意在雖文王亦不知其然此合上章以得天化人主意此合下章以化民感神主說○鄒庄虎曰此以鳶飛魚躍起興亦有意趣分明

之地與之爲宅也。擴其式廓使迫布安民鞏業也。作之章謂自此太王承天命而治岐但見岐山之地迫近昆夷林木險阻者也。自太王遷之既其有作之而拔起除之而除去者其惟王啟之道與其自然之勢也。有倚之而勇其蔭翳者有平之而理其叢曲者其惟叢生之灌與夫行生之栵也。或啟之辟之所重致其除者則曰檉曰椐之惡木焉或攘之剔之而使得以成長者則曰檿曰柘之美材焉。土地漸次開闢如此業漸成都會之形矣然非人力所能爲也。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內治既修

二句乃眷西顧對上帝耆之看。此維與宅對擴其式廓看。眷顧即戀戀不舍之意西土乃太王所居即岐地也。此維此字指岐周之地也。人知太王以避狄遷岐豈知天意正欲興周實有顧其求莫之心在。

作之屏之章○此章言遷岐之始用力經營正天作高山太王荒之事作屏修平是太王其死而存其生啟辟攘剔是存有用而去無用惟欲闢地以聚民故特剪除其荆棘此即太王之明德處下帝遷明德而串夷載路與上漸次開闢原是一套事而天立厥配另自一意觀註以近于昆夷與昆夷遠遁自相照應而下特着一又字以別之可證也既有明德以治外又有賢妃以

混夷自爲之遠遁誠不負上帝之所命矣天又爲之立賢妃以助成開國之謨是以與宅之命愈之堅固而卒爲王業之基也。

補新直此詳太王開岐立周之事。正善承與宅之命此作屏八句乃漸次開闢草昧之事作屏四句是去其死而存其生有栽培衛護之義啟辟四句是去其惡而存其美有刪煩就簡之要。

帝省章謂天命王季何如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衆矣是式廓已增天既作之邦也而又與之賢君以開其業矣作對

治內諸意自然相承厥配之立非特爲育字而然還要作對以生王季上夫始云興宅業已受命而必待姜女之立始云既固乃知天命不輕與人既已畀之而復廻翔顧視無非求民之莫而已。

帝省其山章○此章言天命定於王季因言王季之德是以承天命而成王業也上連太王中無太伯其實只重王季上帝省至作邦乃衍上文宜輕看作對二字宜重看言帝常省視惟見其木拔道通與前不負與宅之命天意乃定於周然有此邦無此君則邦誰與對故自初生太伯王季之時而委任王季以繼太王之緒者即於此時定之矣日太伯之讓王季之友不過承

之意蓋自其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于王季矣其後太伯讓而王季受亦惟眷求天意其然以太伯而避王季則王季殺于不友乃王季所以友其兄者實因其心之自然而初無倚于勉強且其受讓之後益修其德以昌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凡見王季之勤勞者皆須大伯之知人也其德如是更所上天求莫之心所篤然作對之福澤而勿失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豈特保岐周之宇已哉。

補新貴作之心欲授位于季季即賢見此心而愛之矣此其善自然之友也

天之命耳惟此王季以下難說王季之能修德以正發明作對之意太伯兄也王季弟也兄實避去而讓於其弟迹若疑於不友惟王季不拘拘形迹間而慨然受讓無所嫌疑惟知兄意之當承不知有國之可利故曰因心且其受讓之後益見纘緒在我惟恐若負其兄而益修德以厚周家之福此便是錫光處連下三則字語意極緊言其心一惟友愛一惟知友其兄一惟篤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其他皆所不知也。朱註將迹來形心故先着一避字挑起疑于不友轉到則友其兄用意極深受祿無喪就指王季本身言奄有四方已屬文武亦要見是王季之德有以貽之意○朱克昇曰斯拔斯兌是方然之時拔矣兌矣

伯因父心王季因兄心授受以天心之知其然而然

維此以下推王季作對之命出于其所以篤慶之德亦若假于天者但見上帝制王季之心使其權度精切能度義理之宜又清淨其德音使無非閑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無所不備明而察事理類而別人善長而有善教君而有善政其王大邦也順而慈和以服人比而親愛以保下此六者之德皆無所悔蓋自至于文王之時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既受上帝作對之福從及于子孫而成一統之業也天命王季如此是能繼安民之事矣

補新直其德克明句其德靡悔

甚如此看久矣故繇以爲文王事此以爲大王事

維此王季章○此章帝度其心二句最重惟帝度帝貊是以其德倫惟其倫此德是以受祐無悔註中兩是以字各相承上根天來下根德來度者使其心有定衡貊者使天下無異議度物制義明是說心而若天嘯其義故曰帝度清淨正指德而倒其詞以歸之天若天使之清淨者故曰貊其與俱泛言不專在受讓一節上明者察事之是非類者知人之善惡長是立教以盡師道君是平政以盡君道我能慈和而人無不服故曰順上能親下而下無不親故曰比明類長君皆言德之本諸身者而未徵諸民故以王此大邦閒之要見嗣太王岐周之業言比于文

晦前勝二字正相照貞克
明大德出乎其類克明照
克類矣惟明德之出類故
能長人能君人而王此大
邦也又能順此明德以無
不至以文王之時其德無
有餘闕而無悔也是上錫
祉之光下錫子之慶其是
具德克明
帝謂章論天命文王何如蓋
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
溺于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
濟文王無是二者獨能先知
先覺以造道之極至天矣
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
以密人不恭敢違大邦時鄰
之命以侵阮而徂至于共此
天理之所當怒也所赫怒整

王時勢既陽曰神怒而猶無遺恨則遠而彌光矣既受帝祉
受作對之命也文謨武烈皆賴前人之福故曰施及此與上受
祿爺有一般看
帝謂文王章○首設言天命文王以純德下即承言受命伐密
事帝謂只當無然二句、公貫到于岸句無然雖不是戒詞而
辭氣之間若有天命無如此之意故註曰猶言其不可如此也
語語當斟酌不可忽自然了無畔援者不敢所不當取以事言
無歆羨者不欲所不當欲以心言離而去之為畔攀而執之為
援其義相反情動於中曰歆念注於彼曰羨但歆淺而羨深誕
先登于岸先字以人之不能登者相形來則人為後此為先矣

增補神童詩經脈 大雅六卷 二四

兵旅往遏徂共之衆以厚周
家之福而荅天下之心蓋遏
密之亂非國家之禍是舉也
所以振國威而厚其福也王
赤偽亂則天下之憂是舉也
所以除民害而荅其心也此
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
有所畔援歆羨也此文王征
伐之始也
補新直伐密而故阮似乎振
此而檀償騰然而作已似
乎執其利而羨其成然其
以對于天下之心則其亡
之天下為公獨然是發婉
而非溺于私欲之流也
曰與然史真無然
依其章謂文王安然在周之
京而所整之兵既遏密人侵

文王為方伯得專征伐正欲睦隣安衆而密人侵阮即是敢拒
大邦之命也勿依朱豊城以不知事大恤小平看振旅只是命
將不必以自將言按則彼入而我禦之亦非有意往伐而以手
皆本伐密來屬國相侵我為稱屏翰而周家之威損人將恃誰
無恐而天下之望孤故伐密之舉所以為周祜而對天下也夫
既為天下而伐密則非為一身一家又安有畔援歆羨乎哉○
涉水以岸為極故借以為造道之極至如釋氏之言到彼岸也衆
人沉溺於欲不免墮於苦海文王無欲故知必先知覺必先覺
而於道岸為能先登註曰溺曰濟曰流皆與岸字相應
依其在京章○此章亦要見淨伐密作都動無非天方應章脚

遏阮疆而出以侵密其所陟
之岡即為我岡彼敵人無敢
陳兵于陵而陵為我陵之
無而為阿者亦我阿也敵人
無敢飲水于泉而泉為我泉
泉之鍾而為池者亦我池也
密人既服歸附日衆有非岡
邑所能容者于是度鮮原之
原以為程邑之建而阻山為
固則在岐山之南矣帶河為
險則在渭水之側矣萬邦諸
侯要有適向之心也今其鮮
岐渭之声宜以來方矣四方
下民要有歸往之心也今其
成此有之德歆以來王矣凡
此伐密之事孰非奉天命以
從事耶
補新直依其在京當于戈夜

天命之意依其在京依字就心上說與湯之不震不動武之無
貳無虞同意呂氏所謂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駐兵國都以
為三軍之鎮恐有太深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致討曰伐文王之
師雖與潛掠不同而密既歸怨往侵之亦有出其不意者且師
次其境密人即服亦非如伐崇之用戰故但曰侵兵法左山陵
右水澤而密無險阻可恃無敢矢陵飲泉則陵阿即我陵阿泉
池即我泉池王師所臨如入無人之境正為能得密人之心故
也密人既服歸附日衆另作一都以安之此特為密人而設非
在京者徙都於此也岐山在後是阻山為固渭水統側是帶河
為險雖見新都形勢之美實重一片安民之心萬邦以諸侯言

增補神童詩經脈 大雅六卷 二五

撫之使所依然自為便利
是無畔援無歆羨先登于
岸意也何也我乎自然無
言之影實文王既伐也作
邑以形乃即遷家下民之
所宗為對天下諸侯何我
之有乃即之方言此邑為
乃知方嚮之風下民之王
言此邑為下民歸往之地
雖自己居新邦要帳文王
之德於其德作乎于万
邦為也故此邑一建而万
邦之所物在此其德傳遠
矣民皆也故此
而下民之歸往在焉
帝謂章通論天命文王不特
此耳帝謂文王爾有明德予
實眷念之蓋德之本至者

下民以百姓言方向也王往也俱就人心上作已然說要見人
之歸向文王雖不係邑之作不作但仰建極之地則維翰之思
有所主覲親民之地則孔邇之情有所依故昔在岐周則人心
係於岐今在新邑則人心又係於此猶云西北神京在也若以
方為朝覲王為君王即非所以論文王矣○鄭臣虎曰依其在
京既註文王原不親往但其所整之兵一遏密人遂從阮疆而
往襲其國只形容其兵之神速君有從容決勝不事張皇着至
度其鮮原以下方言其往都耳文王雖赫然震怒其心自平故
安閒如此
帝謂文王七章○此章通是上帝口氣前曰予懷明德後曰詢

有扮王而先備所從來久矣。追武王之時。三后雖云既沒。神常在于天。然為子孫者不能世濟厥美。以備其備。則于神為有愧矣。惟武王則能書繼述之責。大一統之業。有以對三后于鎬京之中。而為補新。直大章旨只重在言武王造周也。世有哲王。世字從代下世德求三后在天。天字從代下配於以字為配三后而云于京者。蓋繳三京以為天下之極。即是恢三后之歎也。于京正与在天对說。王配章謂夫武王之業所以能对三后者何也。蓋三后世有令德。天理所在。而允極

子孫萬年之。麻服於此而啟。京字不宜輕看。一說下武繼周。止言武王造周而謂之下武。對三后在天而言也。此流連周之說。李彭山亦云下武者不尚武之謂。蓋武王以武定天下。然非其心之所尚也。此本嚴華谷之說

王配于京章○此章至昭哉嗣服一連說。皆發王配于京一句之意。世德就三后之德見。諸行事者言。即其所以造周處。三后世有令德。當合天理。其事業到武王時。多有齟齬不合者。武王通其意之所必變。順其時之所必求之。期合天而止。故可以不愧於天。即可以不愧於祖。而成其王者之信於天下耳。孚曰王孚。重在武王能使天下之人無思不服上。蓋緣其行事

人心於武王。仰求先王之德。而長言合于天理。不繫合而遵。雖不繫得而遵矣。故能取信天下。而成其為王者之信。不特一家一國之信而已。成王章謂夫信之所在。法之所在也。武王之孝既有以成王者之孚。而下土之民遂皆視之為法焉。然所以能法于天下者。蓋由武王能永言孝思。為所以求世德配天命者。存諸心而不忘。保諸身而不忘。是以其孝為可法耳。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偽耳。尚奚足法。媚茲章迪天下之人爭之戴之。皆愛戴武王以為天子矣。有不德者矣。所其所以應之

多與三后不盡合。似乎天下人心未盡孚契。不知天理既同。人心自合。人皆信其能繼先德。而粹白終無可議。故曰成王之孚。○徐玄扈曰。成王之孚。即夫子所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孟子所謂天下信之也。觀九國畔齊。可見王者之信異于霸者之偽也

成王之孚章○上章主孚言。下章主式言。永言孝思一句。正所以式之由也。須知孝思之永。即配命之永。原非二端。看一永字。見從真誠懇惻上發出。所以能久。行事有不合。心思無不合時。有少暫。孝無異同。綿綿不已。常如三后在我。以神校我。以理。亮墻夢寐無之非。是故精至。則移下土。自式則與式無大異。自人

然後同監之孝德。是武王能上言孝思。所明哉其嗣先王之事矣。與配于京也有由然。德二三四章首世德即世太王王之德也。求而作舊起而求之也。此繼志述事上夫也。德所命而思以之則世德之永。惟即所謂孝思之永也。成王之孚。當心謂王道中乎之德。我成之說者謂不止一家一國之孚。而為王者之孚。可以至下土之式。方說到民上去。式之即則之而則之斯媚之矣。媚而曰一人。蓋謂三后以不在此一人耳。順德即孝德也。順德即媚

法之言。曰式。有我可法。言曰則。言下土之所以式者。正緣此孝思是則也。然則其甚法當然則緒。則當變通則變通。當有國則以國孝。有家則以家孝。蓋道至極處。人人不能外其範圍耳。媚茲一人章○上言武王之纘緒。而多信。多法於天下。此章遂承言天下之信法。初不是私意。惟此一孝。相為感通。蓋孝是順德。原是人心所同。此心既無拂乎先王。即可允達於民志。故人見天下皆愛戴武王。以為其應武王如是。而要其所以應之者。正應以人心之順德為上。以孝感下。亦以孝應耳。此章之永孝思與上絕不同。上是推原口氣。惟其永孝所以能為式字。宜參此就人心以驗其孝。只是帶過之語。昭哉嗣服。謂繼先之孝

也。武王須三后以為德民。印應世德以為媚。嗣服纘云繼事。武王之孝能感通天下。是其繼事處。實光大前人之烈也。昭茲章謂夫武王之道昭明如此。可以光前。亦可裕後者也。未世子孫能繼其孝思之迹。所以求世德求配命者。信乎武王為。吾知萬年此世德。萬年此天命。猶倘于萬斯年。有天祿而不替矣。受天章謂然天命既膺。而四方諸侯皆來賀。而所以媚茲順德者。惟在武王焉。吾知萬年此人心。萬年此佐助。還不千萬斯年。大隆澤敦之助。此則澤貽于後世。蓋見

通于天下。直與日月爭光。惟武王無一念一事不可對祖考。即無一念一事不可對天下。亦無一念一事不可示子孫。心事如青天白日。曾何嫌疑。曾何悔吝。非但以其寔侯伐國。為能闡揚光大而已。末宜收結王配于京之意

昭茲來許章○昭茲二字。雖承上說來。實後二章之血脉。便含武王之道。能得天得人意在。見不惟一世可行。即萬世可行。不惟一王可法。而百王可法。看來世能繼其道。師其意。不泥其迹。吾見萬年此世德。萬年此天命。于萬斯年。自受天之祐。于無窮矣。天祚只就為天子說。尚未說到人歸上

受天之祜章○來賀與受天祐不平。既受天之祐。則天之所命

聖教之盛[illegible]
適不[illegible]之意許直謂賀之斯
佐之佐是之屏之翰于蕃
于宣意此二聯內要看乎
萬斯年不止一傳再傳之
子孫轉其祖武之貽也

補
文王章全意文作豐而有
追孝之孝于道處盡君
道也武作鎬而有裕後之
愚盡公道處盡君責也

有韓章謂此詩言文王遷豐
武王居鎬之事若曰凡君代
天以理民也當存安民之心
吾觀文武之遷都而知其心
切于爲民矣以文王言之彼
人以爲武功以實大爲
雅繼我文王之仁也洋洋
遠播其大乎其德也盛豐

人不能違而方諸侯莫不來朝以賀聖天子之在位者豈見方年此人心萬年此佐助于萬斯年遐不永有助乎朝賀自有所助不可認朝賀即佐助說于孫一法武王而天命自契人心自屬正見武王配京之業尚世無斁要重武王之孝足爲後王法上不重后王法武王也。

文王有聲

此詩以安民爲主而豐鎬之遷皆安民急務故兩頌之然遷豐而稱武功文王之武也遷鎬而稱辟廱雖武王之文也亦微露幽閟旋補救之意克君各就本章說非獨歎美無已亦示後世子孫必如文武之爲始稱盡君道耳。

有心于干求我盡治功由心
而出豈意由功而義文王之
心視民如傷保民如子切切
然雖欲求天下之安寧務必
視其所功而后已焉此功成
而譽之所以大也夫文王安
民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哉

補
斯言適驗之聲非泛然之
名也乃何四方之稱功稱
德處言也駿刻大恐未是
當是名之實然專只當是
名之迅驗意求寧使人觀
成使其未成猶未寧也民
不寧而文心即其可
觀尤不作觀功雖成
而文心之求寧以爲成
此等功業可立奏于天下
此等心思可共見于天下

文王有聲章○首章推遷豐之由盖推本其安民之心也適駿有聲只虛看凡君道實不至著名不揚而文王之光四方顯西土其聲名洋溢于后世者正以其志在安民耳夫至治無爲文王非真有所求也太平無象文王非真有所觀也詩人特形容其心視民如傷即民已安而常若未安其所又安一世有不止于今日之治功者故朱註着一天下字可味言非但使汲汲遑遑化江漢歸心而自欲求天下之安寧且必親見其成功然后已此便含容民畜衆意爲下伐崇遷豐張本以此存心則真能爲民而無負上天立君之意故曰克君只緣文王遷豐疑于自爲故亦言其心之爲天下生民見無一毫私意於其間也

此序之所以興也。
受命章推夫文王受詢爾仇
方之命所有此伐崇之武功
既伐于崇則人歸日衆又非
程邑所能容著于是作邑于
豐以撫新附之衆以副其望
救之心焉夫文王之作豐所
以奉天而安民也其盡君道
何如哉。

築城章謂直文王之當豐邑
也其制何如但見其城于外
惟因舊溝以爲界而不過制
作邑于內亦稱其城以爲度
而不侈大豐非敢便于狹小
之規而急以成己之欲也蓋
以先人之志在于安民今
思于作豐特追先人安民
之志而求其繼述之孝耳

文王受命章○此章以作邑于豐爲主必從武功說起者爲作邑張本也文王受詢爾仇方之命成肆伐忽絕之功則崇既就伐矣伐崇而即作豐者益以勝國之舊封而成容民之新邑非獨不勞餘力而容保之畧益遠也玩作邑句有恐民之失所求以安之意所以求寧觀成正在是豈不克君

築城伊淢章○此章述其作都之制而原其速成之心以稽其克君也城因舊溝也稱其城是其規模狹小功力易就似乎急成己之欲者故以匪棘二句表其心如此益自昔先人如公劉遷邠而曰思輯太王遷岐而曰爰止王季作邦而曰順比安民一念家法相承文王適追而及之自不得不汲汲耳或以干戈

見文王之作豐所以繼先而
安民也其盡君道何如哉。
王公章謂夫文王之功顯于築
西土光于四方可謂盛矣
明夫所以然者以其能築此
豐之垣上承天意下慰人心
前以繼往後以啓後然
后四方于是仰伊濯之功望
豐邑以歸心而以文王爲楨
幹也求寧觀成之志果無負
其非盡君道而何

補
斯直此節映轉首節說
文王之功所以濯濯然洗
發著明有適駿之声者正
以其築此豐垣而求寧者
果實見成稱有成也此垣
既成四方得來同于此而
依文王爲翰矣翰是翰垣

南定土木遽興爲棘欲意似不貴安民即安此歸附之民不就築豐之民說王后烝亦追孝安民意來王追稱也后本稱也此本論民說義

王公伊濯章○此章承重築豐之垣句文王能築豐垣則上以奉天命下以安民心前以承先志後以開王業此正王公所以著明處四方以六州之民心言惟豐邑一作民得其安故皆以豐爲歸而倚文王爲楨幹蓋此時王室如燬非文無所藉以安耳但文王三分有二恪守臣節安民之功終其身而未成不可說到功已成心已懈上王后烝亦就築豐安民說然細讀曰克崇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后稱之

封宮中所大之腹以為止息之居而震焉有其娠成而肅居側室載生焉而歷胎齊腹載育焉而彌祿伊始是維后稷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此其受命之祥。蓋如此。補新直臣旅之說事涉怪誕儒者以為周公追述其祖之詩遂信以為然、𠫭𠫭帝武帝字不可以精炎高辛辛氏說乎若下節稱上帝不寔則以上帝字別之矣于姜嫄係氏詩故六姜嫄者帝嚳之世妃履隨帝嚳之祀以出祀于郊媒其精誠敏于感格故天帝歆之因而於其間止息處而震動而早覺有娠也如此看

蓋是一章綱領。言能贊造化所不及正其配天張本而隱種二章只發明禋祀二字以了姜嫄之案而儀作教民稼穡看、

厥初生民章○首章以生民二字為綱領克禋七句皆生民之事生民主后稷言生后稷是生周人也生民如何是發闢之詞與時惟后稷相應姜嫄為高辛氏之世妃已不知其幾何世矣克能也言精意以享而能當神意也郊禖是求子之祭弗以弓矢只是異其生男故曰以弗無子此本人之常礼非謂姜嫄心上欲此也履帝武敏朱子謂敏字當為絕句叶上韻似介似止亦是詩家常語不必定是祀郊媒之地載震而懷妊載夙而居期載生而分娩載育而成人此總叙之詞維有后稷始有周

歆字與軟末節上帝居歆相照甚須如此看帝字較字尤為有理。可以破千古之訛 詩爾雅以介為止訓息似也而介訓大於文義何協介猶云于其間也震解作震動若上歆訓歆歆有感意明此處震字難說矣信乎歆宜作享歆只禋祀也由此下節康字禋祀之說亦與瞭得矣夙訓作早覺有娠其妊居側室之說亦似迂今悉正之逆詩故而衍明為學者其酌之

擬補新遊有其降生之異言之凡人之生必坼副菑害其母而前生之子尤難今姜嫄

人非生民而何○輔氏曰當產而避燕寢居側室其有歆我者矣歆我即載夙之意、

附攷履帝武敏者言姜嫄出祀郊禖履高辛氏之武以行。將事齊敏歆者言感動之速見神食氣謂之歆謂上帝降格即有身耳不必云歆 然如有人道之感也此其說甚正歟陽嚴氏蘇老泉並主此說晦翁以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異乃從鄭箋謂時有大人跡姜嫄履之是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大抵此等語當細体會之可也

誕彌厥月章○此章總言今日降生之異而又推本前日之祭矣以驗靈異見天心必非無異於斯人也不坼副便是無災害

看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坼副災害之苦是天欲顯其靈異于世也則向者禋祀之夢上帝豈不降鑒其誠而寧我乎豈不安意以享而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補新直以赫厥靈發揮聖人之生自是異於人也上帝不寧不康禋祀見國語日生之異以驗得昔日郊媒之禋祀上帝始時安享之也總彼時上帝寧安享之意安得今日有是異之生如此

誕寘之隘巷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故因而棄之然棄隘巷而牛羊為之庇覆

總形容詩一易字與即見其如達處以赫厥靈承上起下必字着力寧是心無怨恫康是祭時格享言昔郊禖之初尚未知帝意若何今由無坼副災害看起來而知帝果寧我康我之禋祀矣只是上意不作樵原居然生子見天實生之非人所為就赫靈上作好一邊說嚴華谷曰居然生子言安然無病而生子也此與本註無人道之說較勝○三註云生物中羊產最易唐究新云不坼不副全其軀也無災無害免其厄也

誕寘隘巷章○此章言后稷見棄之時屢見其異也此三段以先後次序言隘巷猶近人居而平林非所常至之地平林猶有人跡而寒冰又人所不到之區至於鳥覆翼其異總見屢棄而

平林則值人伐木而救為次止又無寒冰而鳥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及鳥去而帝譽長大遂于道路若以教人之收養也屢棄而屢異非天意之所在耶。補新直有云居然生子不作無人道說然則何為而棄之乎曰竟昔帝嚳氏妃妃之賚姜嫄以一出祀郊媒遂不見在人情疑惑之隱故有三棄也然三棄之者人情也而三救之者天心也

誕實匍匐之時克岐克嶷而容之峻偉克疑而体之卓茂已知品格之不凡矣迨其自能食也遂有種

屢不能棄。天意所在人不得而與也腓字須依胡新安云牛羊見稷以足腓遮芘之如有愛之之意故謂之腓字非但不践履也會伐平林值人伐木而未寘也鳥覆翼是護寒氣之下○翼是防寒氣之上適鳥乃去矣只是詩人轉語未必有啟人收之意但方欲神其事即去亦不可謂無天意亦見氣體之異也此二句只承鳥去之後補入上二段意亦見周匝○或問稷何以棄曰稷之生無災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棄之而牛羊芘遷之而飛鳥覆如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亦類此也先正謂此章只是設言以形其靈異說着雖當照詩家聲口來說亦勿大懸矣

植之志其藝之也若天啟其蘇其執之所皆成也若天相其巧蓋其天性則然執而孩從之任倫已參造化之妙矣補新安呂祖重在種植上然種植特少時嬉戲事也后稷為心也然稷以無心植天有心以發育乎稷之所植執自然之物理而物理自適既開之天機而天機自啟蓋不覺其然而然者

誕后稷蓋天后稷方其幼也既有志於種植及其長也遂有功於稼穡然后稷既長而力農也能以人力助天地之化育其除害草以種嘉穀則方苞而漬其種從而達其機發秀而暢其生堅好穎栗

誕實匍匐章○此章敘其幼時種植之美見其志之異也民以重穜之年做參贊之事時雖未為農師而有相之道已胚胎於此矣○匍匐猶是周歲能食則已漸長克岐克嶷則漸然見頭角之謂析言之克岐若形狀魁梧克嶷若神采俊發總見是靈秀所鍾與於常人處執之貫下從菽等雖是嘉種而洪荒初闢尚襍草萊中稷兒時嬉戲即能簡而植之自有天啟其聰者而況植之盡美非天能而何

誕后稷之穡章○此章敘其力穡之功而聲有國之封也蒸民之粒皆稷所為故曰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分明是贊天地之化育此句最重有弟厥豐實栗正見有相之道也一茀一種竟自

而要其成有相之道如此則粒我烝民之功大矣故曰以其有功于民乃封之于邰使所有邰家室以主姜嫄之祀而從周之有國定自此始矣補於喜此節正言后稷教民稼穡之事天之生稷者為烝民稷之生而乘天淑靜氣夫萬亦以此有相之道句極重謂相天工也天時雖生地利雖殊而后稷能相天地以生養下種黃茂等事正有相之道也

從峰章隱且后稷當教民稼穡之時其所降之嘉種不離有秬秠之秬而且有一稃二米之秠焉不惟有赤粱之糜而且有白粱之芑焉其論

事謂要見濟水甫平艱食方奏天下盡為豐草之區自稷穡而除之廣其地可耕有天地初闢人民始粒之思數實字虛看方若芽已大而成房是生意已萌於中包着甲已含而未拆是生意欲洩於外此句以漬種言種昇其甲已拆播之此其時矣發者苗生而漸長發者整生而將穗秀者吐華而始穗此二句以苗而秀言堅其實堅也已吐華而成穗有飽滿之象好形味好也不是口嘗知其味方望之而竟畝如一形味慾榮可愛穎垂實而其末下垂也栗謂成之後粟粟然俱成粒而不秕也此二句以秀而實者言此雖苗生自然之序然非盡人力以相助之何以至此須知此是后稷已為農師而教民之事本註明言堯

種是秬秠也既成則是穫而畝之于畝其納種之厚已也既積則負而歸任以歸是即米何所用哉蓋有邰之國自后稷而始封到此之祀亦自后稷而始肇故凡此嘉種皆用之以為酒醴粢盛以供祭祀之事蓋從周之有祀亦自此始矣補新安嘉種之降從天降于稷以降于民要見是天封之後始教民也是嘉種則發後之種也所包者廣秬秠糜芑所在嘉種中其可以供祭祀之需者而言耳有邰則有[illegible]封則肇祀[illegible]其祀以開後世之始也不單指祀姜嫄

以其有功于民封于邰去封邰重在封國以報后稷之功說非姜嫄之祀意特帶言之

誕降嘉種章○此章言與農事之利以開有國之祭也上章已是教民稼穡此從言降嘉種者因欲祭祀而更端言之○非使民徧種之也秬秠可以釀酒醴而和鬯糜芑可以供粢盛皆實誕置即就黃茂中擇其可以供祭祀者故又曰嘉種穫畝任負皆民為之取以供稷之祀祀兼宗廟群神言不止姜嫄蓋稷受有邰之封則邰之內神外神稷皆主之而有周之祀實自此始矣國統自稷而始則祭統亦自稷而創厥初生民夫豈偶然○嶧山云降種既徧此時雖已及天下但此為祀事亦就有邰說

誕我肆我后稷之祀如何彼秬秠糜芑皆祭之所需也于是或舂焉而致其精或揄焉而取米出臼或簸焉而揚其糠秕或蹂焉而取穀以繼續之于水也則釋溲而使而洩之蒸之于釜也則以火相蒸而浮浮其釋之為饎之事供於我祀行卜以擇士之祭謀惟為而齋戒具修之必灌有鬯之事備矣既謂謀而謀之以祭宗廟之神既以牲牢從而較以祭行道之神而求神之事備矣宗廟既燔有膋以清有蕭載燎焉以薦膻薌則為以資在[illegible]而獻尸之儀備矣共其[illegible]往來而歲之祀[illegible]

誕我祀如何章○此章詳言祀事而因以衍祀典於不窮也重創始之意說或舂四句為饎事也載謀載惟言謀事也○取蕭二句求神事也載燔載烈獻尸事也○故曰四者皆祭祀之事舂其穀而出之於臼簸其糠而揉取其穀非致其精鑿之意釋以淘之於水之與米相激而成聲故叟叟然蒸以熟之於火水與火相得而成氣故浮浮是卜行祭之日擇助祭之人惟是齋戒以清其神潔濯以潔其器取蕭為束合脂而燔之是求內神也而姜嫄在其中取羝羊以祀軷既祭以車轢之而去是求外神也而內外神各有尸故又取燔烈以獻神與尸相依非神則尸無所主非尸則神無所憑此求神與獻尸兼舉爾以興嗣歲就

也于是射礼行焉以敦弓則既堅而材理強矣以四鍭則既均而本末參亭矣斯時也鬼敵在而舍矢之皆中矣並中有多寡則序賓以多者為賢而寡者在所罰焉是非以貸而病不賢也特使以功飲而賢者固樂飲者亦樂矣不待安也以殺弓既句而引滿矣以四鍭既挾而偏發矣斯時也四鍭如樹既已貫革而堅正矣然消者易驕則序賓以不侮為德而侮者在所罰焉是非以德而愧不德也特使此以欽飲而不侮者固樂飲者亦樂矣念親之之樂不其治乎進人之間矣哉

如大射賓射燕射鼓藝觀德也堅者弓之材勁也鈞者矢之體平也舍矢既均言射者故曰序賓以賢四鍭如樹專言勝者故曰序賓以不侮只要一射間有中則以多為傷中少者飲者多中則以不侮為德侮傲者飲總是一時事以非以賢愧不賢以德愧不德也正欲吹求賓之失處以祈罰爵且借此以忘上下之分洽賓主之歡云耳姚承菴曰兄弟何以稱賓曰以曾孫為主則眾兄弟皆為賓矣

附孜孔穎射用四矢故插三于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投壺曰卒投司射執算一筭為純一筭為奇遂以其筭告曰其賢于其若干純奇則曰奇

曾孫燕饗天王若之情財飲之不足以盡之復設其酒禮之以武曾孫世壽以酒醴之酒斯大斗以祈父兄之壽微于其所告徵于面則徵于背則以人頤其相與引進使能明于所往相與翼使勵于所行有德以享壽斷其壽為吉壽而盛大之福于此介之矣此其殷勤篤厚之意以于燕飲之終者又如此非新而以祈黃耇二句是王者能以祝也以引以翼翻孤父兄自以之也亦頭父兄以之也末以介景福即頂上以引以翼而以字言之

均則曰左右均

曾孫維主章○首提出曾孫對父兄耆老者壽者為宗廟之主而今為燕飲之主也須講大意謂祝其飲酒而獲壽因欲其修德以享之也酌以大斗二句與豳風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同皆稱觴為壽之常辭不必推求所以介眉壽之故黃則壽徵於髮耇則壽徵於面台則壽徵於背而惟有德以享之故總之曰壽祺引翼就父兄耆老中自相引翼不必說到王者身上引是率引之義謂在前相導之闡其迷啟其惑使不迷於所趨屬知一邊翼如鳥之翼謂在傍扶持之懲其逸作其勤使不怠於所往屬行一邊祺訓為吉使壽而神昏氣憊無德以持之則雖壽亦

黃耇詩言謂人君之晨觀也卧有无穷之憂耶人臣之盡根也尤吾兄已之俯對者吾君之無歉斁交錯既醉我以酒矣行與致祝既飽我以德矣我也感此和氣之厚將何以為報乎蓋盛大之福其君已發之福也其必自今以始歷萬年之久介以景大之福而福祿彼同蓋有與天地相為悠久者也

既醉以酒大特此耳然醉莫飽爾德既將矣祝也感此而祝之勤將何以為報乎蓋昭明之福已集之福也其必自今以始歷萬年之久介以昭明之福而大明終始者也

不言故必年彌高而德彌劭乃為壽祺乃為景福薛方山把景福放寬說極是諸家謂景福即壽祺郭差薛氏云台背則老又甚於黃耇孔氏云老而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

既醉全

首篇以令終二字為主前三章是父兄感王者之恩而祝以萬年之福後又述尸之嘏辭而終之以來錫祚胤見已令終之祝非虛也要之昭明即是景福錫類即是昭明公尸之告亦即父兄為之始終總是一意

既醉以酒二章○此二章總是感君恩之厚而祝其久于獲福也父老雖不以燕飲為恩而一燕之中殷勤委曲則匪懈中有

蓋有日月同其久照者矣補新言醴酒俱前萬壽酬射伸大斗言也示祝頌詩篇醴醴宴飲言也欲使頌篇篇殺勤祝頌之意言也萬景福云以介是自我致之也此篇亦介所則自然及身之福也昭明章講夫福之明而未融非盛也未至高朗非極也君之昭明則有融焉而徵而無瑕焉朗焉峻極而虛明矣舉之萬年之久而善其終矣叁數善其終者必善其始矣此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此非予之溢美也何者之祭公尸宗傳神意而以令終之言告示矣今日諸臣之所頌也

德焉故言飽德只把上章翻入便明而四既字亦不可忽毛氏曰既者盡其禮終其事玩之為萬年只言其久益通後世而言至曰景福曰昭明則後之祚胤盡之但此猶實說未明言耳自其福之專嘉曰景自其福之光大曰昭明此本王者所已享而又願其永享之故着重在萬年二字上以介者致之自我介眾者錫之自天

昭明有融章○此章以昭明為主而有融高朗只是極狀其昭明非有進處意就此照洽昌明之景運而渾融無迹澄徹無瑕是為有融峻極不可踰清虛不可象是為高朗此福在今日則為善始舉之於久則為善終故令終則為昭明之究極而有俶

即昭明之發韌也既有始必然有終詩意只歸重令終上衍並之歆君本以神之餘惠而惠我既醉之祝亦遂以尸之嘉告而告君見今日臣子之祝願無憑皆日神明之昭告可據耳

其告維何二章○四章以下總詩人衍公尸之詞而此二章則先言錫類之由也其告維何句該下五章須說得分曉主祭者能祭而朋友之助祭者亦敬是為君臣一德主萁者既孝而嗣子之衆萁者又孝是為父子一心故不徒錫之善而且永錫之也品物潔靜而又嘉美全是一團敬意而助祭之得人亦由閫梓上來俱歸重王者身上攸攝謂伺家檢攝以佐助主人攝原無二義而朋友如此則主祭者可知於孔時遂推君說始而求神終而獻尸皆有威儀而能不疎不數不急不慢非孔時而何籩者謂其誠意有時而竭令當旅酬告成之餘而其誠心又若祝祭迎牲之始是其孝出自性生如探之不窮者然故曰不匱

附攷按禮迎尸之前祝先酌酒奠于神席前在鉶羹之南祝祭告畢迎尸入至獻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所奠觶飲之以致傳付祖考之意嗣子卒飲乃洗爵酢尸尸卒爵仍奠其觶

其類維何章○其類句總起下三章之詞永錫祚胤即錫類之實此處乎看後二章文重祚胤相須之意室家之壼或言即有那其居意非也蓋居此深嚴之地而天地之默祐祖宗之數錫

即在高高即有嚴默於冥冥之中猶其謂深宮為可畏也永錫二字最重要見今日已有祚胤必萬年永錫斯之謂高朗令終○玄扈說由其禮物之盡美也故錫以祚由其嗣子之盡孝也故錫以胤亦裴淡類報之意

附攷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丁氏奉曰古之說詩者謂既醉備五福萬年壽也景福富也室家之壼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而蘇子瞻謂既醉非徒享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

其胤維何二章○祚胤合方謂之類祚胤偏不謂之類祚也而胤以先之則祚有所承胤也而祚繼之則胤有所歸僕附屬也君子為景命之主而景命附焉若有依毗之義故曰僕女士者女之有士行者也女有士行則毋賢而子必聖矣從以孫子乃子而又孫孫方應得上文萬年及令終意○顧麟士曰孫子當以嫡為天子者言方與景命有僕相應

鳧鷖全

五章一例看各重公尸燕飲二句為主古者祭必有尸既祭之明日又𦇧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甚不忍輒忘之也故名曰繹然而不與祭異之燕何也以皇尸象神而遽禪於廟中則褻故不敢留而轉為次日之燕燕於次日所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各章福祿俱從語蓋人臣之福雖不外於君恩而即歆其

出于風之知其實一也故次節即出話即諫猶也三節即爾謀又顧話也參此作話之不然處而後可知氣痛民而擬及于天誨君德而應及于可畏此後之遠也而爾勿以為然即誨之不然也故末以天威懼怛天威則不敢以不然之誨為不遠之後而病民也此詩人致戒本意也

上帝章說此同外相戒意說發天動民為治之要則誠民靜殄於殄戒殄天上天以安民為德此常道也今反其常而使民盡病矣安之出而皆不合理為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為無實聖人己也忽已是

以為王休戈曰。王欲玉女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讀文統有此体。

板全

通篇為安民而發首責僚友謂其不能盡人事以回天而用諫以儆之下正其大諫之實也一章發所戒之端責其致天之變二章教以回天之變三四章儆其聽己之言五章深致切責之意六章戒以尊民之當慎七章欲其輔君以修德而末章以敬天終之蓋敬天斯可以安民乃一篇之要旨也。

上帝板板章○此章只疊疊說下言愛民者天之常而今降禍氣以病民是反其常道也然民之卒癉雖若天使之然而安自不儆修德以回天變乃人與有責焉不可專歸之天矣言出於

增補仲雪詩經脈

行而無所依據于古道擯延作偽又不實之于誠信若此矣其謀之未遠而無乘便行遠謀當不至此我也深為國家慮是用大諫正欲冀女欲遠謀以回板板之天可也世亂乃人所為而回上帝板板者豈所歸咎之詞也。

爾新置出話為獄斷不可分作兩讓不可看作兩平盡下從之未遠即行時為統不和處二意也言出話不然不然其心靡察為他訓不遂此不然是誠聖又不實故以不然之話而統知不遠如此也

天之章語天方艱難不易蹶之時正當變與以回之無然

口而總非順理之實謀見於為而但作目前之計其心既無遠而慮已妄行又且虛偽而不可方物總是形容其所為不臧注着二又字可味蓋人心惟恐淫邪名教猶或畏懼而不敢盡遣乎理今其心既自以為是無復聖人又不實之乎信則任意為之何係據之有所謂小人無忌憚者也猶之未遠淺淺說過上說與上猶字尊主謀又着不同大諫通一詩而言○先正謂此章乃發大諫之端也篇內說天變若方難并蹶即板板意說民不安若熇熇等處即卒癉意說人謀若憲憲等處即出話四句意玩之

天之方難章○此章以天民二字為主難者艱難不易處蹶者

伏二以自為泄泄夫天方震動不得安之時正當急急以回之無然泄泄而不以為事也然天之視聽存乎民心出話不然而民情離且亂矣誠于發號施令之際合于天理人情之公自其無所乖忤也謂之輯則民心平而携二者合矣自其無所暴戾也謂之懌則民志定而畔亂者息矣此豈出話皆然之效而何畏于方難方蹶之天哉

補新安民處國即是回天但出辭何以便安得民輯辭輕即是言以輯民也辭懌即是言從以懌民凝於民合於其言即是輯

震動不得安總就天運上說即首章板板意此正人當憂懼欲儆之時故特戒以大之當畏而下又欲其慎言以安民即無憲憲泄泄而回天之實也辭即輯臣僉謀而有關國是者非只朋友謙論之謂亦非獬令之謂蓋和之旨勝於春温傷心之言慘於矛戟且無論德深徧天下但得温言以招撫民心即為輯感動民心即為懌輯懌與不然不恍相反民洽民莫与民之卒癉相反輯無乖戾則渙者以合懌無拂逆則亂者以定以視方難方蹶之天也蓋言天維天蹶便是民病是以民洽民莫便可上回天變○辭者功曰動人以言其動猶淺言更不善入人謹慎輯者和也懌者悅也都係天理人情在中未豈誠以

增補仲雪詩經脈

歸於其然

我雖異事我之諫爾如此汝何不聽我之言我雖與爾異職而同為王臣則有相止之義故就爾而謀之將以輸其忠也爾乃囂囂然自得而不肯受不知我之所言皆是天悲人乃今日之急務爾其勿以為笑可也言人所以詢及芻蕘者誠以淺近之言至理存焉不可以其人之賤而忽之也況于僚友之言其可忽而不聽乎

天之章語今天之方虐不可戲侮視之故老者知此而尽款誠以相戒乃少者不信而驕之不知我言維服是豈老言為妄特汝以可憂之事

天理人情分屬非也

我雖異事章○上云猶之不遠則爾不能自為謀矣故我欲代為爾謀爾必不可不聽而況所謀止國家利害安危所係故曰維服蓋即上不然不遠之箴辭輯辭懌之論可以瘳民癉而回天變也先民有言謂古人嘗有此說詢及芻蕘者凡身在事中或多迷而不悟即悟而不敢言芻蕘身在事外見理明而措詞直故詢及之也借芻蕘与僚友相形言僚友之言倘亦可与芻蕘並爭棄何汝竟忽之不聽也不必抑芻蕘而伸僚友乃是

天之方虐章○此章總是本上囂囂之意上訴之使聽言而此儆懼之使不可不聽言也大都老成之淺計往往為少年所忽

是怒而變不必如許氏分疏虐情為怒板板雖為變也而未敢予極重人謂天之不足畏其原皆起於敢誠敬天之怒則雖欲戲豫而不敢矣誠敬天之威則雖欲馳驅而不敢矣馳驅者不獨馳于險側馳於康莊亦古坐馳之意出王一出而有所往之時游衍一游而有所從之時言天無在而無不在無為而無不為出王及之游衍亦及之何明旦旦也而及字要看的語脈就是天更無逃避處豈其遠而不及者故不可不敬也

增補仲雪詩經脉　六四

大雅六卷終

蕩全

全詩以首章靡不有初二句為主首節始咎天而卒歸于人所以啟戒王之端言天生世亂皆人為不善所致下遂數其不善之實而傷之二三章嘆其任用匪人而怨歸於己四五章嘆其德之不明而一味沉昏於酒致人政皆顛倒而不知六七章嘆其不知改圖而一味執拗自用舊章典刑而俱棄求八章又嘆其自絕于天蓋探其亂本而深儆之也薛考功曰是詩言厲王之惡大槩有四曰任小人曰廢典刑曰沉湎於酒曰愎自用而其失皆原於任小人甚哉用人不可不慎也然詞雖刺厲王而疾威自說上帝至其嗟嘆殷紂亦自托之文王夫蕩本賦體也而卒無一語及當世泰有諷諫之義焉

蕩首章○此章言天道之反常由人道之失常致之也當依嚴氏作暗指厲王說極厲王所為暴虐正不出疾威二字如下換桀紂皆以行其疾威者也然天實生之若天使之故耳歸根于天而反究天命之不可信以嘆起有初鮮終見人生之初靡不予之以善而鮮能以善道自終是始固一天而終又一天也雖謂命可信乎然究其終之不善乃人實致之而決天命亦罔克終則疾威邪僻果伊誰之罪哉似怨非怨似解不解從上說來十分委曲其以蕩蕩之帝而轉為疾威之帝意致婉然詩雖

增補仲雪詩經脉　大雅七卷　一

誅寵臧不如何以之為可哉
悟德烏衎沉湎無權柄
尚和有終之意
同容咨嗟歎文王。慨殷紂之不道皆嗟嘆之曰嗟爾殷商，彼殘民之命矣君離德而民之亂矣君猶見此悟德也曾以是人居公卿百司之位矣曾以是人行公卿百司之事矣此固上天戒化之衰降此悟德以害民非其自為之也乃汝親信委任興起此人所力為其為此事甚寘甚天之所降哉
衍新安見獨去何乃世用此個乃怪之詞哉事也既椸何者德乃言其德以此詞也

晴。指厲王而托之殷。民亦是指人之徵詞以咨嗟全在天生蒸民二句多此一轉文添奇絕。薛方山曰兩句字俱在賦于上說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二章以下設為文王嘆紂之辭益陳厲王之失而托之商也所謂借秦為喻耳此章見小人之見用皆指有以縱之見亂非於已而無與于天以應上辭克有終意以四罰是作起語亦是怪嘆之詞彊禦是彊有力足以禦衆暴臣也掊克掊擊民而斂之取其財爲貪臣也在位即當任事意不平說以貪暴之臣而使任事即此便是慆德必曰天降者治亂雖由人事而實氣化使然若天故生此惡人以害民耳女興是力使在位在服者蓋爲小人作張主耳註中力為字非言此人力為不

文王三章諷天用此慆德之臣謀不於于民我滅害乗也乃天任此暴虐多怨之人川善對以怕民命。虐民生可使用流言以應對而寇亂其居則是其類反居外而寇盜根藉反居內生是以禍患于象而致下民怨謗之無極也嗚小人象其利而君上受其禍矣
衍新舊承上節來言用小人以致民怨也義類皆小人之與彊禦掊克相反者蓋是德用也彊禦之臣多取怨于人故曰多以懟謂此心本自多怨未是彊禦多取怨于人而又對言以懟上而欺之所以來謗讟之無

善也猶言力興此人也須看明分曉
文王曰咨三章○此章言任用之非人以致民之怨已也而秉義類句是反言以起下彊禦若謂舉賢足以濟其貪即掊克亦在其中矣小人自以人多怨已而恐禍之及必倡為浮浪不根之言以應對於上而惑亂其聽明如萬歟安石之流皆用流言以對者然猶式內孟子所謂民賊也上之人不察而反親信之則怨謗必將反移為已咀呪所自來矣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歛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于上也正謂此
文王曰咨四章○此章因用人之失而推本于諮德當以不明

極也
文王四章論天用人失當以致排者亦由君德之不明耳爾令是其衆暴虐之臣以肆行于中國為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為德焉行政顛倒如此非爾於此也良由己德不明不以為知人之智故暴侈混淆而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亦由無人也又何怪矣
文王五章論天爾德不明其咎在樂酒以用不義爲然天心本愛爾曾使爾沉湎于酒而惟不義之人是從而用之乃汝自為此恭動其飲酒以喪儀則威儀迷亂而不時明以時之節然飲酒以被容晦者語號呼而不分晝夜之別也

二字為主。炰烋是形容其暴虐之狀謂以傲狠作氣勢以暴虐作威嚇如虎狼炰烋之狀也明是聚怨而反自以為德如用貪暴之臣而自謂能明刑能興利其識見安在爾德不明衍云無知人之明耳是非顛倒然後左右公卿皆非其人則罔字虐如無人然又何怪矣。
文王曰咨五章○此章言其昏亂之失重湎酒上說人主昵荒湛於酒則必信任小人而小人欲迷惑其君必先導以湛酒之事故言天未嘗湎爾以酒亦未嘗使爾用不義之人今汝所為若此則皆爾德所致耳言天不使爾若乎與首章天命匪諶意相應既愆四句總承湎酒而狎小人來主惟晝醉日富則既無

於天何與也
衍新齋此其言飲酒一條已不德不明中之事也不是詩上號呼將夕夜之類之反也愆止而靡明靡晦以飲酒我俾無之號呼而俾晝作夜以酣酒喪言也言動皆亂于沉湎止然也只是細威如此使其衆為類例飲而至湎即湎而不醒
文王六章論天亂政之不可揚乘如蜩螗載沸之不而矣乖如沸羹國之小者大者于喪亡矣爾當恐懼修省而急于改過可也爾且由此而行所用彊禦掊克之臣皆為斯為炰烋沉湎之事而不知[illegible]是以內自中國之近

容止而失儀又或號呼而失言而靡明靡晦俾晝作夜則從之窮日夜以[illegible]醉昏閒事而不知也或分地與時說或以靡時失事分晝俱未得
文王曰咨六章○此章嘆其道亂而不知戒而致遠近之怨也憤以人尚乎由行一句為主如蜩螗言人怨謗並興而不靜如沸羹言民情騷動而不寧總形容亂世之狀夫上有炰烋之君下有詛呪之民而朝廷之上又有貪暴之臣則其氣象傾僕真所謂人情洶洶海內鼎沸是也亂世若此小大之國已有喪亡之勢而人尚由此而行依稀彊禦掊克之並用炰烋沉湎之交作也所以怨惡徧于內外而喪亡必不可挽矣人字指王而言

發其當聽言以修德也
刪主節衛武公作此詩儆
人日誦于其側以自儆謂
人君位民之上而四方之
觀化而取則者德是已求知
德之當修已矣然修德之事
非一而恒句謹儀於彼夫抑
抑慎密之威儀乃德之廉隅
著見于外也夫儀即是德則
有哲人之德者必有哲人之
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
必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
愚矣夫衆人之愚而无儀也
禀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爲
怪以哲人而愚則反戾其常
矣豈非昧于修持而然乎此
以儀之當謹也
無競章謂欲莫強于人道而

增補詩經體註衍義

結上之後其倫常之教則四
方皆以爲訓矣大乎德行
而能全之其莫大之休則
四國皆順而從矣試令者道
德所關必大其謀爲不爲一
身而謀有天下之慮矣且須
之命令者又必審定不朝令
而夕改也凡其謀爲不爲一
時之謀而有長久之計矣且
形諸播告者又必以時不慢
令而欽期也至于威儀爲道
德之符則敬慎焉庶慎焉然
荒淫道德昭于一身矣夫施
之民令既如彼較之身德只
如此乎可以爲法示天下矣
所謂四方訓而四國順者非耶
其在章聽然女在今凡而且
亂其是德而荒湛于酒一惟

如人言極尊貴的人常到極衆盛處所謂無有哲而不愚也甚只痛恨無威儀者而設爲此語已深怪嘆其不然見人只是非真哲耳誰謂有哲人之德而無儀者哉哲人稟賦既殊又加學問決不宜有此哲人而愚則反常爲甚耳本借庶人以甚哲人之當慎非謂庶人可安於愚也威儀本可兼德窺詞氣而下與此詩並說此又何必兼之

無競維人章○此章首段言道德有自然之應下言能修道德而後可以爲法也俱泛論人君當如此未就武公身上說無競有覺俱有工夫無競若謙道有已而卓然莫加之謂有覺者修德自我而卻然直大之謂訓即訓我之道順即順我之德不爲一身而爲天下計者訏謨也所謀者大則命之出也必審定而不易凡朝令夕改者不能爲訏謨者也不爲一時而爲長久計者遠猶也所當者遠則當於下者必以時而不忽凡號令不時者不能爲遠猶者也如此治人之道而又本諸身之敬慎威儀來則非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者故民以爲則須知訏謨三句打轉人道恐德行意民則打轉四方訓四國順意但訓之順之在人而維民之則在我亦微不同

其在于今章○此章以下就武公身上言此乃武公自言今日如此想其省身克己之實當有即於荒湛故使人箴儆而爲是切責之詞未必實有此事承上言道德之威儀有必然而

湛樂之是從無訏謨敬慎者
異矣然雖湛樂之是從猶不
念國家相傳之統緒有不可
墜者乎試念之而柰何不廣
求先王所以治人之道以克
共其明法也
補新直承紹先王所業之國
統也明刑先王所訓之明
典也必廣求此明典始能
保洪業彼飲酒而迷亂欲
忘紹不念厥紹承業念之
柰何不敬求先王之所行
者而保執其明刑也
肆皇天章謂夫湛樂如彼必為
天所厭棄矣彼乃淪胥相與
而亡如泉流之易赤若以寢
興必晧灑掃必飭以表率乎
斯民又修其車馬弓矢戎兵

增補詩經體註衍義

以備戎事之作而遏蠻方乎
遠遏也內自廷除之近外及
蠻方之遠俱而修與洒掃之
常式而車馬戎兵之爲兵繁
不國備無不能所謂訏謨定
命遠猷辰告者此矣寢興洒掃
身之謹身之勤情所係所在謹
下手之事業之所防所基所
梏雖小而昧其至欲務菜入
神之進德不外此
補新直承與二句不要前降
太淺了蓋主正在此淺
近處易忽故特言之着
夙興夜寐求理之所表
室有所不遑之意洒掃
庭內於清宮闈除近
修外絕乎戎之意曰維
民之章

爾之在今乃作與此迷亂於政者以顛覆其德而一惟荒湛于酒之從作一氣說勿以德政分應上文訏謨威儀二意與者以此爲尚也女雖湛樂從只是釋語言女從湛樂意荒怠不恤國政猶不念先人所承之緒之重乎而乃不廣求先王之道以克守其明法則湛樂甚而厭緒危矣罔敷求弗念求求者考求詢問之意共者執守奉行之意先王所行之道即是明法不外修己治人事而能法先王方能保厥緒語意自不平

肆皇天弗尚章○此章言天道之可畏因示人事之當修也肆故今分明承上章意來既為天所厭棄則身與國將無如水之淪胥不遠以至於亡乎益先儆惧之而後敬戒之也人君一身萬姓之觀瞻所係舊遠入之叛服所關故必無內外無遠近無小大無常變而無所不用其謹然後能扞國弗尚之天耳夙興二句要說得冠裳此正先王克勤之實敏則有功崇功廣業皆基於此古人云要將天下定須向室中清擄有稱社有風御有伏冠所當檢飭者不一非專為清擄一室也維民之章重在能爲民之儀表上車馬弓矢戎兵當以修字貫修飭於平日欲消變於未萌故戎事雖未作而用其以備之遏方因無事而用是有備者以遏之俱屬未然事李迂仲曰上言沉荒于酒今言前之樂而忘意外之變故戒之以修武備也本註廣闊備飭不必分貼訏謨等句亦不必瑣瑣傲轉

〔附爾章旨〕然治國之道蓋性是我使人民所賴以守國也要從而質之成之以戒養之但是之以屢一之法焉侯度所定以保國也則從而謹之守乎王章而不愆皆乎民寔而不從其定其治民守法既以防意外之患矣非所以戒不虞乎消未也更當慎爾出話發爾威儀使凡有言也皆和以柔而合乎道凡有動也皆和順而中乎理凡不容嘉可也然言所當謹教何敢有白圭之玷尚可磨鑢使我為斯言一誤則士大夫決論其非庶人共議其失而不可復挽不如白圭之玷可為也此言之所當謹也

附爾人民章○首三句說着因朱註有所字奚字欲作推起語然與上章馬兵戎原非一套事只言既周治國之方又嚴治已之要也民人屬則邦本以固而無離叛之憂侯度謹則國法以守而無罪悔之及莫作輕易看質訓成定教之而倫理明導之而生養遂成也治之而獄訟平理之而爭奪息定也侯度如武王所頒之訓誥康叔所正之經常修城池闢田野正賦稅凡禮樂刑政等皆是以戒不虞但曰戒只備之而已未說到見患處蓋變出不虞雖聖賢亦所難保也言語是出於口者威儀是形於身者人能慎言不妄發敬儀不妄動則在我者無不溫柔而嘉美矣然言與儀雖均不可失而言之失尤易能謹其言則儀

〔補新說〕此節責人民謹侯度合上節戒戎作遏蠻方是以終訏謨遠猷之義而說到謹言謹言說到防白圭之玷說到謹儀謹儀說到防屋漏之愧累其不玷也則不愧可以示于孫且承于萬世而無人非與鬼責其不愧也則不惟可以友君子且對神之格思而無斁矣如此方見敬爾出話發爾威儀而無不柔嘉故遂求之曰辟爾為德俾臧俾嘉又曰不僭不賊俾不為則〔闡易著論〕夫言不可為也爾可不防其玷乎爾無輕易由口而言無曰欲言即言而言

可知故又申戒之顧隣祐曰所謂慎言不猶是謹閉而不出必如文命辰告方見能慎處玉缺猶可磨平言缺莫可修補故特借玉以深儆之非推原其當慎之故也○鄒臣虎曰柔嘉二字下得極妙凡人之言動莫不善于暴戾莫善于柔嘉論語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出辭氣斯遠鄙悖矣正是此意下文曰惠于曰輯柔曰戒嘉曰淑慎曰溫恭皆應此柔嘉二字
無易由言章○此章以惠于朋友二句為主凡斯言之玷必由易心始故劈頭便說無易由言而不可易不可苟不可逝丁寧之詞不一而足此總戒以言之當謹而下始及謹言之效也註中着一且字宜玩見謹言非無益之事也無言二句就好一邊

可出出口者也人為我說詩云云然故言語由口易致逸矣夫言當抗持不可放去也且天下之理凡有言之善而不雖報然有德之履而不報者君子能謹言而言皆柔嘉是有乎朋友之心固以順乎庶民小子之心則子孫將世守其謨而絕之不替矣戒民辟哉過佚而欽哉不違矣〔視爾章旨〕言固當慎矣威儀之敬何如視爾友于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其戒惧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于有過乎蓋常人之情與修于顯者然不如此蓋視爾獨居于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于屋漏然後可耳勿曰此非明

彰者曰有質素類易若過古通周未有出其言善而千里之外不應之者蓋辭何順而暢於人心而不悖也入言於朝有以順百辟卿士之心出言於國有以順庶民小子之心蓋之為子孫之明教傳之為萬世之定保繩繩之靡不承總說準則其言上說非後人歸之說何以圭至此是終上慎爾出話意也
視爾友君子章○此章因謹慎儀而及慎獨之事蓋即其修諸顯者而又欲其嚴於微也當以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二句為主蓋巳輯柔爾顏而又曰不遐有愆全是檢身不及的念頭屋漏即曾子閒所謂常室之白日光所漏入處明以地言而其意則指心說止是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即輯柔之顏亦從

顯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体其至于幽而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況慎有失况可厭斁而不敬乎非言不但修之于外尤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此以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辟爾章旨〕辟爾之為德也身口交修顯微無間俾臧而非作偽嘉而無淫慎其容止以不愆于威儀而又非亂不刻不至于僭差不至于賊害為德至此誠彰美矣行不為民之則哉聖人道德而人決之德投兔報李之必然也彼謂不必修德而可以服人抑亦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

心所形見處曰以下止發明不愧屋漏之意明則有君子幽則有鬼神君子之見以形鬼神之見以神不顯中有至顯不見中有至見何可有愧格思暗指在屋漏說或言鬼神之至不至不可度都未然此雖自省察其儀而推及於隱亦以終敬爾威儀之意
辟爾為德章○朱註既戒以修德之事乃總括上六章說又言為德而人法之正貼辟本章也重在為德為則上為主辟爾為德乃呼而告之猶言爾君之為德也必使爾無一事不盡善凡美即見之容止者亦極其淑慎而不愆於儀且至不僭不賊而為法於人必矣臧嘉舉其德之全体淑慎不愆指其德之一端

也亦徒漬乳女而已豈可以我
補新旨彼視童之擬所者不
過潰於小子之稍補豈可
迹之以累責德於見當施
舊止以數來先三不宜紀
吾積畫也此説大有理
格奈爭誰天修德之要能言
為先彼木性森柔不為良弓
之材彼人性柔恐可為進德
之基夫恭人即哲人也若告
之以修己治人之善言不惟
聽以耳而實誠于身蹈能而
行云所違違此所以能基德
也若彼愚人不惟不之聽而
反以我言為不實矣何基德
之有夫一善言也而嚮之者
如此拒之者如彼是人之不
同愚智相越之遠也豈可不
知所擇乎
補新旨此以下反覆言修德
在于聽言以聽言為始如
曆登而成知覆止而聽用
則哲也以不聽言為愚者
其成否如此○此説以至
同德非思也既抱子而後
未知既耄而猶未知則曆
哲而不愚也愚者之心不
同乎哲人之心所謂求我
維疾也
於小子章甚於乎小子未知事
理之臧否其去哲人也遠矣
故我匪徒手攜之以指示其
目諧之謂也而又示之以事
何者為臧何者為否皆警ゝ
其可為匪徒面命之以丁
寧乎耳前之近也而又提其

亦見修德之間處少論理便謂脩少寫理便謂賊不僭不賊
這就是臧嘉處極是細密鮮不為則似與維民之則應而投桃
報李亦根無德不報來只備恐李以明報施之理不必以正意
比觀而況我投人報説彼童而角不過反言以決之耳既言工
夫之當然又設詞以見效驗之必然又設詞以見妄説之必不
然無非明功不可缺而效不可誣也
荏染柔木章○此章以維德之基與順德之行為主言恭人之
進德者以其能聽善言所以不蹈愚人之轍即申明首章之意
柔和之木可矯揉而為弓温恭之人可積累而成德此與首意也
温ゝ只形容恭人之貌徒温便見有恭的意思虛味受益故曰
維德之基謂哲人即恭人亦虛能生明之意哲愚二字首章已
見此又提出言之聽言以後正便其為哲不為愚耳話言時説
多指上修己治人之言乃朱註云古之善言也只泛説為長話
言之善便是德順德之行若順所告之言而行之也順字最緊
正善與人同不作聽明之意若愚人非惟不聽善言而反以吾
言為不實是人心不同智愚相越之遠如此爾欲修德可不戒
而愚人法而哲人以聽言卑我○鄭氏曰前云無哲不愚矣
此云其維哲人是哲之哲者也其維愚人是哲之無不愚者也
於乎小子章○此章以未知臧否與民之靡盈二句為主承上
言恭人惟不自滿所以稱哲而德業成令汝之未知臧否非由

事最必使從害必使遣惡歸
覺之如至焉所以嚮之者諄
且切矣無亦望汝之有知焉
耳假令言女未有知識則在
童稚或可諉乃汝既長大而
抱子宜有知矣宜有知而不
知鴻心為之也人若不自盈
滿則受教戒明于臧否之辨
必能早知國能早成豈有既
早知而反晚成者乎
補新旨上節是甚言恐哲之
不同心此與下節則深儆
其愚而不哲也首句未知
臧否則愚矣聽旧句当
之誨言以靡盈方是沼ゝ
恭人之以早知而早成正
以其順德之行也
昊天章謂彼天道福善禍淫
昭然不爽我生斯世實與禍
而靡樂焉我不警ゝ然惟恐
不戒無以去禍而致福故我
心為之慘ゝ而深憂也然我
之諄戒于爾者諄ゝ然不為
不詳熟矣而爾之聽我也藐
ゝ而忽略不以我為教反以
我為虐其夢ゝ甚矣彼今
言爾未有知識而然則謂汝
事既耄而閱歷多矣豈宜聖
ゝ之若是也
補新旨此節以天發之而
下節則以天禍之及正其
三節所云皇天弗尚將淪
係以云之其皆以明不可
不聽言以修德也昊天孔
昭謂福善禍淫之不爽也
我生天匠而靡樂枵正以

知識之未聞正惟滿假之為累耳告之臧否不外上修己治人
事業已援其要指示之矣而猶恐無徵不信復引實事來作
証業已當面訓迪之矣而猶恐不甚激切故復提其耳以暢其
心此四句總見喻之詳且切不可分屬借曰未知與上未知臧
否不同上是説事上説此是就心上説故集註以知識言之成
之蚤晚視知之蚤晚何如知之蚤晚視心之盈歉何如若不自
盈滿能受教戒則以衆人之聰明為聰明德業蚤就矣豈有
蚤知晚成者耶○輔潛菴曰武公老矣而使人誦其小子可謂
不自盈滿矣只此便見其温恭之意
昊天孔昭章○十一章以下俱承上言而致丁寧反覆之詞蓋
上以謹之此以懲之下以懼之也此章以視爾夢ゝ與聽我藐
ゝ二句為主天道甚明禍福不爽我生斯世常懼其靡所可逸
樂自然以獲罪於天今視爾夢ゝ如此則天之禍汝必矣此我
所以慘ゝ而靡樂也藐ゝ説得重如前所云迷亂于政與顛覆
論亡首是醉生夢死之意世或以不知臧否當之如傳云不知
好之意送不盡諄爾諄ゝ聽我藐ゝ亦正是他夢ゝ處不以為
教而反以為虐則并於哲人之棄而為愚人之歸其夢ゝ又甚
矣備曰我非故為是事ゝ特未有知識而然則女亦事既老其
閱歷世故亦多事ゝ豈其宜乎信乎人言不可以輕忽也○按
借曰未知與上文借曰未知俱以未有知識言都是一様但上

夫欲求消弭之計故凡祀典久曠之鬼神靡不舉而祭之彼懷牲以享神也隨方而瘞其邑雖多無愛矣圭璧以禮神也隨方而別其用雖盡無悟矣廢祀且舉天將何心而不我聽使旱裁之不免也

補新首二句分上言旱之微下述王訴天之詞言舉靡祀而無其應也王曰上要見宣王憂旱意故形諸詞藐如此何章句有哀矜惻怛不能自已意盡一祀則多一牲故牲靡愛多一祀則多一玉故玉既卒牲各隨其方位之色圭璧亦天地四方各異寧莫我聽謂天不以尽祀禮而罔與靈也

旱既太甚張本主曰二字直管到末何辜今之人是詩中倒句言今之人有何罪而天降之喪亂哀矜惻怛不能自已乃所以消災弭禍之本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故曰靡神不舉不專主廢祀言惟欲徧祀群神故於牲無所愛於玉無所吝而牲無窮則曰靡愛玉有盡則曰既卒寧莫我聽非謂神之不聽乃謂天不以其祀神而聽之也即不降雨之謂後不克不臨不助恐寧之意並同然味一寧字有號呼瞻戀之意故下文曰寧丁我躬胡寧忍予寧俾我遯連下數寧字自可想見

附攷靡神不求所以求回天意耳非謂廢祀致旱之故而祭之也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一曰索鬼

不指神言

旱既章論旱既大甚則蘊隆之熱氣蟲蟲然燔炙以病民矣我也爲民之受而求助于神凡可以禋祀者皆未嘗絕之自郊而天地以至宮而宗廟或上而祭天下而祭地或方祭而奠其禮或祭畢而瘞其物蓋無有神而不極其尊崇之道矣然宮之神莫尊于后稷爲未嘗不吾享也而力又不足以勝災郊之神莫尊于上帝力固足以勝災也而又不吾享如是則蘊隆之旱卒不可弭但見其耗斁于下土矣雖然災不虛生惟人所召意者我有以致之也不然何以當我之躬而有是災也

神正此意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祭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

旱既太甚章○每章必曰旱既太甚見王憂旱之心無刻不在念頭上蘊是蓄積隆是充盛皆指蟲蟲之熱氣言謂其氣鬱結蘊方積而不解也不殄者言以次而舉相續不絕謂方祭此而復祭彼耳自郊祀天地以至廟祀先王而凡自天而下自地而上皆盡其奠瘞之禮而靡神不宗正見不殄處后稷上帝又自群神中舉其至親至尊者以該其餘奠是方祭而奠其禮幣置之於地瘞是祭畢而瘞其物謂埋之於土上保廢祀而修之

也哉

補新首聯靈溪而曰何辜今之人見旱一念爲民之意已是王非專于己而然余之人無罪也

旱既三章遂事既大甚則非人力所能支不可推而去矣我也遇此之災兢兢乎其甚恐業業乎其甚危若有如霆如雷之震動于上而不敢自安也所以然者悲我周當大亂之後人民凋耗無復有半身之遺其禍固已慘矣今昊天上帝又降此旱災不惟遺及于民而使我身亦不見遺焉胡得不兢兢業業而相畏乎蓋身非吾身乃宗祀所係之身也吾身不見遺則先

祖之祀自此而滅矣使我如之何而不畏哉

補新首此畏是畏何也非畏己身之亡也蓋人主之身以萬民爲存亡如旱災飢饉下民不遺則君身安得獨得不遺不遺則先祖所待之祀將以禋絕矣此其所以可畏也畏民也畏祖也固以畏天也

旱既四章論旱既太甚則不可沮之而使止矣當此之時赫赫然而熱非旱氣炎炎焉而燥非熱氣蘊云我之一身且無所容而大命近止死期已將至矣我將何所瞻仰何所顧望哉彼群公先正昔嘗雩祭之以祈穀實欲其爲

故曰舉而常祀亦在其中此就所常祀而尊之故曰宗而廢祀亦在其中救災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克見雖親而力量不逮也臨弭是神事故言上帝不臨見至尊而感格甚難也寧丁我躬有歸咎自責意言此旱災向所未有何以適當此時意我亦有以致之也不可徑作怨望語與舜之於我何哉語意一般○一說依或曰註解如唐太宗吞蝗祝之曰民以谷爲命而女食之寧食我之肺腸韓文公祈雨告神曰百姓可哀宜蒙哀憫苟刺史有罪寧被疾殃古人自責大抵若此

旱既太甚三章○此章以胡不相畏先祖于摧二句爲主則不可推言天災之至非人力之所能支即欲推之使去而不得故

不勝其戰慄如雷霆作於其上者然只形容兢業之狀耳周餘二句輕只起下不我遺意惟身不見遺則先祖之祀自此而滅所以不得不懼也吾身縱不足惜柰至以我故而絕先祀何君民一体民無遺君安得獨存祖孫一脈身既滅祖安得復祀俱有相關意在

旱既太甚四章○此章以不我助句爲實以胡寧忍予句爲主則不可沮言已盡力爲之而此災竟不可止赫赫然旱氣方盛炎炎然熱氣方熾此身且無所容於天地間而去死不遠顧天無路望神無依其呈呈望救之情如此群公四句承止靡瞻靡顧來彼卿士有實有益于民夫豈不望其救但語意都揚重父

吾助也今則坐視而不吾助値可于我躁也若父母先祖矣我有至親之恩而適乎一身之瘁皆亦胡寧忍予遭此之禍而不見故也乎

補新意講、矣、云我無所人主以天下為所天下即祀赫赫矣以也安萬民矣所則我無所矣大命近止謂國脈近乎斬也將何所賴以為賴乎將何所賴以為保乎知欲瞻顧乎羣公之神則群公先正既不我助知欲瞻顧乎宗祀之神而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但此二者不可看作兩事

旱既五章旱既太甚在山者則滌然而無木在川者則滌然而無水矣且旱魃之為害有如焚如炎之威我畏其之甚有如熏灼之難解也而羣公先正固莫之我聞矣吾死何患矣昊天上帝宜無不仁愛者奈何不使我得逃遁而去也而坐此患也哉

補新意山川滌滌言如洗也旱魃為虐言以火猶旱之如惔如焚故憂之如熏寧俾我遯乃個厲不德而居位上違天心思避去也然為有人主固當而思避去之理故下遂承之云黽勉畏去

旱既六章旱既太甚而黽勉畏去以責任之不容避也昊天胡為而病我以旱哉

毋一遜言彼不見助猶云與我疏若父母先祖與我有至恩誼寧忍其至此玩一胡寧字恰像親六業之者於當有責躬意在要知此是哀詞不是怨詞

旱既太甚五章○此章以不我聞及寧俾我遯句為主滌滌山川言旱甚則山無木川無水有如滌而除之一般山川已為焦土而旱魃方且肆虐如惔如焚其猛烈一至此吾心雖憚暑而終不能救所以躁急心熱而憂心如熏也群公先正漠然置之不聞正是不吾恤也說者多以不我聞甚于不我助何等淺陋寧俾我遯須依聚岡說天既不使我得逃遁則今日之禍我遭丁之有不得辭其責者不知將若何而後可以求免也如此言方見宣王自責之意○一說謂寧使我逃遁而去無以我故而貽民之害此說卻不見君人修救之意郝鹿野云遁去字亦說不必泥去位言與不能奮飛意同郅嶧山謂遜賢去位而遁似看得太深

附孩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魃所見之國大旱

旱既太甚六章○此章以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意為主黽勉畏去承上截遯意來胡寧以下總是自反之詞農始耕而即祈穀于上帝稼始納而即祈來年于日月星辰此為有先事之戒故曰孔夙禾稼方登即祭西方農事始罷即祭后土此為無後時

求而不得其故矣孟春則祈穀于上帝孟冬則祈來年于天宗未嘗不早也秋祭四方以報成物又祭后土以報生物未嘗或暮也昊天上帝宜不度我之心乎知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怨矣而竟我以旱胡為也

補新意黽勉畏去正言其欲遯而不得此畏字即上胡不相畏畏字言憂懼愈以圖救耳而去則畏也末截勉勵群臣相救正黽勉畏去之意

旱既七章旱既太甚而群臣以救旱賑恤縱佗之存焉庶正為衆官之長而力已竭矣冢宰為衆長之長而精以散矣趣馬掌馬之政而不秣矣師氏掌王門之兵衛而不陳矣膳夫徹飲食而不進左右馳行列而不修矣凡此在位諸臣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諉不能而遂止不為者夫友化之歎如此可謂甚矣天何為賜我以憂而無所聊賴以至是也

補新意瞻仰昊天群臣之助我救旱者已至而我之所以求助于群臣者亦未已也瞻彼昊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且未有雨徵矣然群臣竭其精誠而助我以昭格于天精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所功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修之圖非求為

之愆故曰不莫一祈一報無不盡禮瘵我以旱竟不知我罪攸何昊天上帝四句須依註一直說下則不我虞謂不度其奉祭之心也不必另作他意敬共就孔夙不莫說悔怒就旱言此亦總是祈天非不虞於天而又望之於神也味宜無二字連己不能自信非惰不知其故而何

旱既太甚七章○此章以靡人不周二句為主群臣以憂旱之故職事散亂而無復統紀如鞫哉以下是也鞫是精神之竭敗是形容之瘁趣馬二句只宜輕輕帶過憂旱之心豈獨庶正冢宰為然其為趣馬等更無一人不周救百姓者如不秣弛兵徹膳布而不修等只說得無統紀意說周字尚有未盡秩於所畏阻於所難乃人之常情而群臣盡心竭力鞠躬盡瘁而後已無肯曰以人勝天非我所能及而遂止不為者此又訴諸臣之勞以冀天之察也云如何里言天從不為我恤亦當為諸臣恤如何使我憂之而無所聊賴至此○自祈年合下不能辭當以君憂民之憂臣憂君之憂立說

瞻仰昊天章○此章以無棄爾成何為主勉諸臣之救災而益堅其志若有不能挽回天意而惓惓仰賴於群臣其憂國與憂民之志可謂切至矣有嘒其星與昭回于天正相應而言瞻卬昊天情極勢迫想見宣王之勤懷昭假只是祈求請禱無贏是不遺餘力總指上鞠哉等項雖死亡將近力無如之何而益求

我之一身而已乃求格天以安民而定衆正以序友紀也此固予之深願也昭示昊天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伏望賜垂憐降之災下土然耗斁之患安及於民而我與庶正俱獲其安哉夫訴天之詞如此則畏天憫人之意在切宜其撥亂而反治也歟

補新 首二句分上言天變之不可罔下致勉於人而望惠於天或末二句分上以定臣爲心下以望天爲心見其畏亦可大夫句即上庶正等是也昭假即上篇人二句並充衆而成正條昭假之誠也定庶正要帶安民説蓋未有民不寧而

所以昭假不可遂棄其前勞也戾庶正要本民安説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得定者吾非爲一身計正求天下之民擧安以定爾衆正爾焉惠其寧暗指而説若有不容絶望而又不敢期必者然言不知何時惠我以安寧使萬民慶於野而百工慶於朝也既恐恐然有畏天之念又偲偲然有恤民之心宣王中興信非偶然矣

○李氏號宣王之于旱告于上天又告于父母先祖又告于百官以見情之切念之深也呂東萊曰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又安能有是功哉

崧高全

庶官定者也衷我言降而以安民國以定其臣意

補新 崧高全章未封之前宣四方諸四國以爲周之翰王已後則詳其據齊邦何在而上亦是周二爲字正同也

[illegible]王之[illegible]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一曰建國以親侯者君臣二以新徐我朋友之惟今申伯之封謝也我將何以贈也而擧其行乎彼崧然而高者惟嶽山之尊也有以峻極于天哉其山高則其神必靈矣惟此嶽山也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惟此申伯之與甫侯也實能

此詩以末章爲主崧高一章爲封謝張本二章道其封謝之意三章述其封謝之命四章封國成而錫之也五章遣就國而期之也六章餞之而速於行也七章述其既入謝而周人喜之也末章乃言其贈詩之意是詩首六章以上詳敘其降生之興功業之隆眷顧之深倚望之重示法之廣而末又追言其平日有此德望足以當此數者而今贈之不爲虛文也

崧高首章 ○此章以翰蕃宣三字爲主歸重在申伯上説申伯佐王中興其所關係不小故曰維嶽降神蓋設爲神異之詞如此山之神靈和氣物産不足以當之也特發而爲人文甫侯不足以盡之也再降而爲申伯生甫及申又字有濟美之意周以

定王室爲周之楨幹而總侯伯四國則爲衛以樹經營四方則德澤以宣夫申伯降生之異而功業之隆與甫侯並稱如此是固分封之典所由起也

亹亹章講以王者分封之事言亹亹然忠勤之申伯其先世嘗提領方嶽而爲之表式矣王欲使之後能繼其先世之事故封邑于謝俾南國諸侯在總領中者皆以之爲式也於是命召伯定其居宅而成是南邦之功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而永爲南邦之式也即屏翰蕃宣之業爲不朽矣

補新 首二句只提挈説申伯

王室言國以諸侯言方以百姓言內則夾輔王室外則藩衛侯邦而宣王之德澤於天下蕃申伯入爲卿士出爲方伯故有此功此正啟封於謝張本

亹亹申伯章 ○此章以南國是式及世執其功二意爲主蓋亹亹然天子封謝之意所望於申伯者如此非王親命之詞也亹亹然忠勤之申伯只是贊美而呼之當綜看總領諸侯先世事也王以申伯名世之才欲使纘之而因邑之于謝令南國諸侯皆得以取法也于邑于謝旣言于周于京同式指屏翰蕃宣説以經營言登以成就言宅指宗廟宮室城郭之類其功即召伯營謝之功世執云者常守此邦而爲諸侯也亦有山河帶礪與

登是南邦世執其功非[illegible]如此則乃王倚之意極

王分封既示之意矣王乃親命申伯明其式是南邦[illegible]登我續事之意可也故因謝人所賴可以立國於是建爾之誠郭焉又命召伯定土田之經界而已其賦稅以備祿食之需又命傅御遷其家人使就封國以遂室家之樂蓋妥之重而待之周也

補新 首[illegible]上[illegible]言王意如此遂命之以式南邦而因謝邑之人以作邑居也不可看是爲謝人乃是因謝人可以立申伯之國也命徹

國咸休意在矣既世守其功而屏翰蕃宣以爲南國之式者亦永未艾矣

王命申伯章 ○此章亦總述王分封之意或謂上章言其意而此乃實命之非也王方以式是南邦期伯而若体勢不重不足以鎮壓南服故因謝邑民居稠密而于以作之邑焉表裏江淮控帶荊徐扼吭之處遠矣作廟重建國勿只作城説徹土田定賦稅之大法故以命之大臣使申伯祿食有所需遷私人遂至家之私恩故以命之傳御使申伯室家無相遠想見体恤周至之意

附攷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

田者以供其稲食也命遷私人者以叙其親昵也
申伯章邁名伯承命而營謝也城郭肯築而始有寢廟功成而制深是當建已周於南方可登矣王于是錫申伯以誅封之儀筐筆之四牡蹻蹻而而壯盛餙馬之鉤膺濯濯而光明此諸侯之等威而非卿士之常儀矣鑒臨行而寵遇之特隆也
補新道俶字可訓始亦可訓善于蕉用之謂始作之善也競下訓深廣不違只可訓作神靈哉稅所并之象也蹻蹻馬壯也濯濯如洗光也
王遣章邁王遣申伯來所錫

城其地鑒相近申伯先封于申宣王使紹封于謝也
申伯之功章○此章以王錫二字為主申伯之功皆召公所營建此申伯之功與上世執其功不同此乃帯謝之功所謂肅肅謝功召伯營之者也獨言城廟者舉其大耳謝固無城而今創立之曰有俶寢廟既成而已藐藐矣亦自今而要其成言謝功既成則執封有日故錫之車馬以華其行四牡以駕車鉤膺以餙馬皆褒侯之儀衛也此已錫之不作預備看
王遣申伯章○此章以王遣申伯與南土是保句為主路車乘馬只承上衍說蓋上既錫之而此則遣之也不必作臨遣所錫說我圖四句只述王者之言往近二句是述王者之意錫圭不

之車馬以行爾曰我謀爾之邑居莫有如南土之美者地闢民聚可以為是疆之邑也故錫爾介圭以為守國之寶而傳世無窮焉王舅之辭而往也當酬鄉重分封之意蓋修輸國恭寓之賦而保茲南上永為王[illegible]矣
補新道作[illegible]也往[illegible]予國入[illegible]近開近而[illegible]土是保乃謂其[illegible]于作式使南邦諸侯榜定于庶式之則也必入式意亦也是保[illegible]徒言保有已之本已也
[illegible]遇[illegible]向為王之數番而申伯之行未果茲則信遇而王餞之于郿[illegible]而[illegible]南以

與分土平與之以國而又與之以守國之器則上可分瑞天子下可布信友邦故曰爾寶近辭也爰所謂辭者語辭也而說者以為辭王而行大謬南土是保欲其保障一方為南國旦鎮非徒自保其國而已耶前[illegible]催輸之意
申伯信邁章○此章以王餞二字為主言方行則有餞送之禮在道則有供億之備總見王之待申伯無所不用其情不重申伯之行且速上信邁與誠歸一般見王不能舍伯伯亦不能舍王惟勢不得已惟黽勉辭去以誠信二字兼寓眷戀不舍之意俱對王之數番說言乃今申伯則信邁矣王已餞之于郿矣時且遂南而誠歸于謝矣只平平衍說若謂因其信邁王始餞之

歸謝業既當召伯之營辦也王已命之飲其賦稅積其餱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餘使申伯無番行而輸國之速也是其待元舅而厚意之周遂如此
補新道臨行而親餞之先時而預備之皆王待申伯之異數處云信邁云誠疑乃昔繼番而今決行也峙糧以遄其行只是備其途費之禮非以此速其行也上徹土田是謝國之常稅此徹土疆又一時之委積也見厚意
僧番章謂往此申伯番番然武勇又以為鎮定南服之寄既入于謝徒御嘽嘽而表盛

是其行不果非由於王若謂因王既餞伯始誠歸是其行不果不出於留非本旨由申至鎬途不經郿時宣王省視岐周而申伯往見焉故有郿之餞既餞之後復返於鎬然後適申故有還南之舉王命以下文追言申伯未行之先而王已使召伯欲其賦稅以積之故能使伯無番行上下各自開說徹土疆與上徹土田是一事但上是井其田以授民此則取其賦以供用意自不同此章以上由命而錫由錫而遣由遣而餞由餞而行節節有次序
附攷周禮遺人掌道路之委積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剛卯之人見伯之執封城事而相謂曰京師以俟國為藩籬今申伯封謝則外備有鎮而內賴以安汝今有良翰矣且不顯乎此申伯都為王元舅而才兼文武凡文武之士莫不視之以為法賢是其藩望之隆如此故周人因其入謝而喜之也所謂戎是南邦南土是保將可無負王之命矣分封之旨而豈徒哉
補新道上五節皆王之厚申伯處此則申伯入謝而默人心見其无預王意輸周卯正其保南土處籬障于外則增重于內也而推本其文武足法則見式南國即其保南土處容諸

如字来薪蒭之類是也少曰委多曰積
申伯番番章○此章上下兩段上重戎有良翰句為主下重文武是憲句為主意亦相關通章俱言申伯就國時事而首提出申伯之武勇又叙其入謝時儀衛甚盛周人當其既入乃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蓋天下以京師為根本京師以列國為藩垣藩垣得人根本益固所謂在朝則朝重在南而王朝益重者也不顯三句又推言以王舅之親而才兼文武素有德望之重百辟之欲附衷戚敵者咸取法焉則式南邦保南土者必由之而周人之喜有良翰不誣矣須知文武還指其平日在王朝言其入謝道之耳勿作豫道之詞看

俟有武則一方無虞也抑
縣在文武是寄乎
申伯章總申伯之賢不止此
也惟此申伯之德既柔而順
且剛而氣故有是剛柔不偏
之全德所以能遷治于萬邦
而垂名于四國也以此德業
之全而膺封國之寵誠有可
美者故吉甫作爲崧高之誦
文辭宏大而可觀意味深長
而可繹以之贈乎申伯將彼
之受者先遇色而此之贈者
无愧佩誠足以普其行矣然
以宣王之親此諸侯有申伯
之德業開國有吉甫之學問
文章其致中興之盛也有以
哉
補新道又推本其德以究言
增補仲山甫詩律脉
其功以表已贈言之意蓋
意即其文之有用處直即
其武之有義處此語蓋本
詒獄神中和之氣來穆調
治也剛此柔直之德以穆
之也剛是又即此穆治之
疑聞于人也聞又承穆非
而平說話
補烝民章全旨中間不必分
某處爲仲山甫之德某處
爲仲山甫之職次節自儀
色而說到小心以及用力
乎知詔修儀已山甫將民
之懿德而樂之下事至天
子是若明命使賦則天子
命之以補袞之意也而下
所云式百辟保王躬司王
命數王政將王命察邦國

申伯之德章○此章以申伯之德與以贈申伯意爲主首四句就申伯作卿士時言詩人欲表已作詩之意故先述其德業之隆以見今日之出封實不容無詩以贈也柔惠且直是乃無全意沉潛而剛以克之得諸天者厚是剛柔不偏行義並用故揉此萬邦也撫綏中有神武焉愛利中有剸斷焉聞於四方懷惠者頌仁畏威者頌義也惟有此德故有此治功有此治功故有此治聲其詩歌於工爲誦之詞爲詩之聲爲風孔碩者辭之所叙氣象宏博肆好者辭之所咏意味深長蘇視其辭詩顧則風遊好美然皆本申伯生禀之異德業之盛位望之隆中來以此知吉甫非徒詩其作也以其所贈者有申伯也受者能無斷也即作者之非過辭可知

○崇墉老曰宣王之封國有三焉親也爲賢也爲國也然而因親建侯疑爲王者之私恩以親蒙寵亦非申伯之休美故特鋪張其賢至蘭注王心與謝衛王室而元舅之親僅一言及之見錫之適之餞之以華其行非止爲一外戚之盛而已

烝民全

此詩以城彼東方與仲山甫永懷二意爲主首六章推山甫降生之異而叙其德職之全下乃言其城齊之事及在已贈行之意一則以仲山甫之德望如此而出之城齊其事要不足辨一則以王躬是保而使之久出其心尤不自安故特歌此以慰其

皆是衮職之責成于仲山
甫處而仲山甫以明哲之
身夙夜匪懈以事之正是
以自己所奉之德而補衮
職也特至第六節要而言
之耳
烝民章總宣王命仲山甫築
城于齊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曰人臣必要之隆德職之
備者而後可以為立功之地
也我吉甫之城齊何如執紋
天生衆民與之氣以成形而
有是物必與之理以成性而
有是則是乃民所執之常性
也性善則情亦善故人之情
無不好此自有之美德者天
之厚凡民且然矣況夫天之
監觀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
增補仲山甫詩律脉
格于下故保佑之而爲之生
此賢佐曰仲山甫焉是天以
山甫之生爲保天子而生也
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
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
補新道所賦之性一也自其
稟然有條謂之則秉此則
以爲常謂之彝率其彝而
自覺有可好處曰好是懿
德物字即民字物之則即
民之彝而民之彝即民心
之誠而可好者也
仲山章總此備舉仲山甫之
德言之誠以柔過其則是務
也非嘉也山甫柔而甚嘉不
過其中正之則外而儀色之
俱善外焉柔嘉矣内而飲翼
之不忘内焉柔嘉矣學問則

心焉爾

烝民首章○此章雖以天之生民皆善引起生山甫爲尤善其實天人賦受之理民生性情之德三而篇中第一義也辭方山據論甚佳天所賦謂則人所稟謂彝此理渾之已謂德其實一而已天生烝民二句謂天之所賦形具而理亦具民之秉彝二句謂人之所稟性善而情亦善況山甫之生爲保天子而生者豈特如其所以生此烝民者哉於均稟同賦之中而獨鍾氣之粹是關於國家盛衰之數而非偶然也天監二句當依註一氣貫下勿依朱書城二意比對黄氏佐曰有周以國言天子以人言其實皆指宣王也主天監而言則有周似指周家不如指宣王爲聖切指天監他所保佑生仲山甫正保佑之大者也此意更了徹

仲山甫之德章○此章備舉山甫之德本天賦之獨厚乘君德以剛爲主而其道以柔爲先柔而且嘉正是不過其則也然亦又完此物則之妙耳儀色是德之符故曰令敬是德之聚故曰翼知行所以崇此德也故曰式曰力事業所以顯此德也故曰若曰賦儀以形諸身者言即淑慎爾止也以見於面者說即輯柔爾顔而小心又是儀色之主若外雖適合其宜而内或稍流於過不得謂之表裏柔嘉矣韓方山謂柔嘉只令儀二句不可遺大註云言其表裏柔嘉也向見或依輔氏以柔嘉貫通章亦

取法于古訓迪修則勉力于威儀是其知行交致也于君心而克勝不違於王命而庶布不滯是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是皆森嚴之德為之也

備新書言有物有則民之懿德此言仲山甫之德秉嘉維則正中此天生之物則也此仲山甫之德尤懿此以句單說不必將此貫下

王命章 蓋此備舉仲山甫之職言之有天下之全德自有天下之全職外而總領諸侯則居冢宰之任以式百辟也內而輔養君德則繼祖考太保之任以保王躬也入以典司政本出則承協沛之行而嶽

倫一說式是用心考古而件件依成法力是加意道修而步步循規矩威儀與容儀不同上是以外對内而言其所已能下是以行對知而言其所用力是看來楚廟謹飭當上意不是由意狗君使賦亦非天子使之乃言山甫之德能使王命之賦耳非一德之潛孚默契何以順天子之德心非一德之運量推行何以布天子之德意須体認德字勿直做事業必以事業徵之者謂其德非有体而無用總来見是異於凡民

王命仲山甫章○此章備舉山甫之職又本上德来然只說王命之如此未說到山甫之盡職上但曰式曰保曰出納曰賦政皆山甫所嘗試者不是未然事何確齋說意甚佳冢宰統百

三二

之而上下相以出也出以経営四方則敷布其政使四方皆向而應之也王化賴以行也

備新書此皆王命之所寄于山甫者說者皆依朱傳作四旺呼應然宜指出王躬是保一句以應保天子也保王躬亦是保其衛護者下文式百德以補袞可見衛也夫百辟特王躬之一体也四侯舌特王躬之一体也方特王躬之臨莅也山甫雖有兼職却重在保王躬上

備新章旨 天王命最嚴重而行惟謹无一不副也業保威否而鑒別惟精无一不明也既明于理且察于事明

官故使之式是百辟太保以輔養君德乃止所以保王躬不重纘戎祖考出是承王命而布於庶職納是既布而又復命於王要知命是王言不是王政喉舌亦只是樞要之意如北斗為天之喉舌非謂口代天言也賦政與明命使賦不同彼言山甫布之而此則王自命之言必使四方皆發以應之而後可是天子期之意山東史布詔令老弱扶杖往觀願須臾無死以見德化之成四方發相當如此合而觀之總見王命相推重之意

肅肅王命章○此章止言山甫之盡職而上承王命下達國體智以守己忠以盡職此四項照本文說去不必依上章分貼各

理安行以保全其所則持身之善也自夙而夜匪懈不息以致事天子則又本上之忠也此仲山甫所為不忒之事而要之自森嚴中來也

備新書邦國若否謂百辟中之情或違或順明之謂其不敢于從紫不淵于隸情可以代天子當宣之公也此明是明于治人而既明乃明于持身且哲則本体明中而視之作哲者分明于理哲于事迭相須巾氣也明哲則不入于悔吝之途然能保其身然業徒止是自全乃保身以保躬天子也一人亦是保德之[illegible]一人即謂[illegible]

意而上章所謂盡職者自在其中肅肅只言王命尊嚴不易承當之意將王命者謂朝廷之上法度之寬猛賞罰之得宜舉奉行之而無廢格也其諸侯順天子意而洛其諸侯逆天子意而亂是為邦國若否而明之中有勸戒之意在明謂明於理而是非不至於差謬就平時言哲謂察於事而設施不至於過差就臨時言明哲保身者謂曉得天下事理透徹順理而行自能災害不及身若不求有害而第求無咎非全軀自保之謂山甫位極人臣而衆不疾只是一个明哲功蓋天下而主不疑只是一个匪懈保身與事君非兩截事理有身名俱崇者則保身即是事君即有利於君不利於身者雖舍身以徇君而明哲之體自

三三

人亦有言章 蓋世俗有言柔則茹之以其易制也剛則吐之以其難克也此常情之偏也惟仲山甫遇柔則撫之以恩而不易侮剛則肅之以義而不畏彊故要柔于矜寡而不吐之傳矣不吐剛故其剛于禦梁而不之畏矣此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媚之謂而其保身亦未嘗枉道以徇人也夫豈常人所能及哉

備新書其柔嘉維則之見于行事者言之見其尤以佐一人仁資養正之論也宣王中興志在長此歎實又當時謂撫在位故天生山甫佐之

在也總上四件俱見山甫之盡職

人亦有言柔茹章○上文莫其舉德盡職之意已盡此合下章俱以人亦有言引起以終首章異於凡民之意也茹吐是借用字如著春而併之也吐者吐而出之也緣剛柔不得中所以用之每成偏由山甫之柔柔而嘉者也故不以剛而吐之不以柔而茹之寬嚴並用仁義並行所謂維則者也莫柔於鰥寡而亦不侮莫剛於強禦而亦不畏又何茹且吐之有畧重不吐不畏一邊

人亦有言德輶章○上段是舉已德下段是輔君德然輔德亦本于舉德来人言只是德輶句玩註自見德易舉者朱子所謂

絕倒叢譚入省謂善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之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能体蠢則之全而不墜也是以心誠愛之而恨不能助之蓋愛之者秉彝好德之性而不能助者則彼無待于助而亦非人所能助也至于王躬有闕失亦惟仲山甫獨能補之而復无過之地矣以此觀之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

補新畫末二句補袞職全根秉德者袞職有闕不可作過失看只是一日萬幾或有闕畧未周處也須知是言袞職非言君心不曰王而曰袞ゝ正救于王躬者

能知能行是也非隨取隨足之意維仲山甫舉之正所謂鍾其秀氣全其美德非特如凡民已也愛莫助之此句輕言羨其能舉德我無用其力焉耳或依黄氏云助生于不足無不足何助之有此恐與莫字不協補闕意當依註就格心上說宣王勵精之主有闕處須說得穩當蓋天子偹道全美更無待於人之補但日有萬幾豈無一缺而山甫獨能補之蓋格君心之非故根本治而闕簽自粹非區ゝ口舌所能與其匡救也夫己之德則不藉於人之助而君之缺則有頼於吾之補山甫之異於人何如

仲山甫出祖章○此及下章四牡八鸞三言之不過疊言以成

且闕字讀言王詩人之善於措詞也補袞標蓋也正保王躬也儒者動以格君心之非講此句大謨大謨

出祖ゝ章講夫德既之全如此又何所往而不宜哉惟此仲山甫尚出行之時而舉祖祭四牡業ゝ而壯征夫捷ゝ而疾車徒之行速矣然其心則常以不及為懷焉其所以懷者何也正以今日乘此四馬駕此八鸞非私圖也乃奉王命而城彼東方也王命至重安得而不以靡及為慮耶

補新畫至此方說及城齊之事駕馬出齊而往乃心懷靡及蓋恐有闕未及補也何也蓋以駕馬出而城

章耳不是婦行在途至齊之別無懷靡及恐付托不効也峰山曰此句且含蓄只叙其心如此下城彼東方乃表其事言之城彼東方非城守之城蓋齊去薄姑而治臨淄故王命山甫為齊築新城也城大事動大衆非旬月可以集事使調度少失其宜害有不可勝言者靡及之懷以此

附攷按出祖ゝ者送行之祭昔黄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祀以為行神其祭設軷于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云出祖○按齊世家太公封營丘至五世胡公徙薄姑子獻公徙治臨淄

四牡騤ゝ章○此章重在仲山甫永懷二句為主詩人欲言已

他求方在外而不在王側故永懷如此耳

四牡章講彼山甫乘此四牡駕此八鸞而徂齊也當知師保之任不可久曠而城齊之役又所偶為必且早蔵事而式遄其歸以上慰天子之望下慰僚友之情矣我吉甫之作為此誦也原其降生之異及其德戢之全真味深長足以感慰人心如清微之風足以化養萬物也蓋緣山甫有靡及之懷故以此誦而慰其心耳豈溢美哉吁非山甫不能承王命之重非吉甫不能慰山甫之心一代君臣相與以有成而中興之盛非偶然矣

遄行作詩之意從徂齊之言而以遄歸望之因以慰其永懷之心也永懷與靡及之懷不同蓋樂於近君不樂於外補山甫固有口雖不言而心彌眷ゝ者吉甫微察其意而曰式遄其歸唐人詩斬新別駕城應計日須知明主待持衡意正如此即此遄歸一句便含慰其心之意在以山甫之身真能保王躬補王缺其所關係甚重不可一日不在君側一城齊之役曾何足以煩山甫者必當指日成功後保天子今日之行又何勞遠命哉舉其德之全所以寓其功之易後其業之大所以見其事之偉其委任之隆所以明其内召之必速山甫而聞此言非特可以無懷於靡及即其中之永懷亦必有釋然者矣言之意味深長

補新畫三言駕馬出齊者蓋以仲山甫只合摛看朝堂坐而與天子論道乃遠勞卑馬而行何為者此詩人之隱語也式遄其歸乃期其速歸以保王躬之意蓋君側不可一日無人也袞職不可一日不補也故以遄徂期之蓋謂山甫經綸全无難于城齊之役可計其早蔵事而旋也此非詩言穆如清風吉甫自言此誦中有深微意思乃言甫微ゝ鼓動王心使之沁ゝ而遠思之意

補韓奕章全章全詩不用分截言章命之雖世業錯職荒次章入覲天子寵眷之隆

而足以感動人者有如清風之動物故作此頌以動山甫蓋亦有諷王之意焉○滰無四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二句是一篇緊要語蓋山甫之德原可以保王躬補袞闕其城齊亦不得已之役耳山甫之意無日不以朝廷為急而封疆尚係漢臣顧出入禁闥正山甫永懷之意故曰仲山甫永懷而以遄歸慰其心老臣憂國而相勉詎揚厲之中微寓規諷吉甫之誦真如清風矣

附攷按箋誠司空事也宴至後朝廷之重臣考之周語樊仲山甫諫王而尹吉甫曰袞職有闕誰其補之則茲行也豈嘗祀天子之遊鮮耶此吉甫所以有隱憂也而情見乎詞矣

三章述國隙交有餞贈之禮四五章婚姻之事末章上八句正言繼世業以終首章王親二句末四句正見脩我業以終無廢六句要見戢業既係世業可繼意

韓奕章謂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意謂諸侯繼世而立而必請命于天子者所以示有分而不敢專也韓侯之受命何如哉彼奕奕高大之梁山自昔神禹治之始有此倬然之大道而韓侯由此以請命于王王於是親命之以繼祖考而居侯位矣遂戒之以無廢朕命必夙夜敬謹以供其位圖朕命不至于廢易也虔業之修服遠爲大又必布德宣威以正彼不來廷之國而佐助天子使內外服明而國有常尊之勢可也如是則戢業已修而世業可繼矣是始之來朝而受寵命之重如此

補新意此處照言儀戒祖考末以先祖受命五句正言王命儀戒祖考之意也首點言虔共爾位幹不庭方末實將四句正言虔共爾位之事而幹不庭方亦在其中也

矣矣章謂夫韓侯之始至也盛彼四牡則矣矣其連條孔修而且張矣韓侯乘此而入覲乃執其先世之封圭以合

韓奕全

此詩以王命為重故首言其來朝受命之事次言錫予之隆三言餞送之厚四五章又言婚娶之榮皆因王命而併及之以道一時之盛而末復申王命之意正言其繼先修戢以終首章之意也

韓奕首章○此章以受命與親命意為主首將言韓侯由此道以朝周受命而直從禹甸說來只宜輕帶過受命是請命意要點士服入見以示不敢自專之意儆戒以下總是王命之辭非上是繼世業下始修戢業也其曰無廢朕命又曰朕命不易勅命之体自是如此為彼當繼體之始故王特親命之以鄭重其事既使之承先以繼緒使亦望其移孝以作忠故下遂言爾既襲封必當無廢朕命夙夜競競罔敢失墜庶朕命不致易山河帶礪之盟永在耳而命字相呼有儆戒之意在幹不庭方又虔共爾位中第一事韓地近邊徼夷之叛服不常故欲其布德宣威以幹正之或修之文告或加之兵威于以佐助天子使中國有常尊之勢可也周自穆王以後荒服不至天子欲振中興之烈安得不以佐辟望之韓侯○幹訓為正鄭氏疏謂作楨幹而正之有先自正而後正人之意非謂敵王之愾也

四牡奕奕章○此章以王錫韓侯句為主首五句與上請命是一時事欲言受賜故復提起言之介圭即其先世封國時所頒

瑞于王王既命以侯爵乃遂錫以侯儀有交龍之旂注旂之章而又簟茀以蔽車錯衡以華車馬有玄袞之衣赤舄之履而又鉤膺以馭馬鏤鍚以飾馬焉以去毛之革持式中以爲固以淺毛之皮覆式上以爲威則車制无一之不備也以倬革控制其馬以金厄纏揺其轡則馬制无一之不善也是其入覲而膺寵錫之隆如此

補新意上節韓侯之見以士服是請命也此則既承王命之以為侯則以侯服入覲矣因王命之以纘戎祖考即以祖考所傳之封圭捧入以合瑞于王也韓既以侯服觀則王遂以侯服錫游旂以下於車服馬皆侯度之光皆天朝之寵

出祖章謂韓侯既覲而返仍行祖道之祭者尊其所往備如始行也顯父承王命而餞之其酒則多矣其殽則旨矣其蔌則備矣其贈行之私則有車馬之厚矣斯時也供帳復御門之外籩豆列有楚之多而侯氏與顯父相燕樂也不有以洽賓樂之情乎是其述寵而膺餞送之厚如此

補新意此節重餞顯父之餞乃承王命來方見是君臣魚藻之義奉一二以談其餞言威也非言侈也籩豆有且是祖帳供到之陳侯

之圭始見之時不以為贄無以合瑞於王故執之入覲以為信非既命為侯而以侯服入謝也車馬旂服皆諸侯所以辨等威者故王錫韓侯淑旂而畫以交龍綏章而注之竿首是旂之美車蔽用方文之簟車衡畫雜羽之文是車之美玄衣而畫以卷龍赤舄而加以金錫是服之美頷下有鉤而樊膺為帶膺上有錫而鏤刻以金是馬之美式前之鞹以鞹持之使牢固淺毛之皮覆之式上使文彩則車之飾又不止簟茀錯衡以竿為纏餘而下垂以金為環纏搤轡首則馬之飾又不止鉤膺鏤鍚而已蓋名器之重不輕假人而来朝之予自無所靳此總之天子錫命之寵光也

附攷孔氏疏以鏤金加于馬面之鍚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又曰金厄以金接轡之首如厄蟲然言纏搤之非一處

韓侯出祖章○此章以顯父餞之一句為主餞與贈不可平看古人之贈多于餞時致之也人臣義無私交顯父餞之亦王命之也申伯元舅故王餞之韓侯亦同姓之親故命顯父餞之出祖于屠則餞亦必于屠清殽皆出天府乘馬路車是于常制之外特有贈行之儀或謂餞出于王而贈出自顯父亦悞矣此詩所重在餞故復以籩豆終之侯氏燕胥言韓侯與顯父相燕樂也

氏燕迎于韓侯廟此篇之崇先也

取妻章謂夫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韓侯所娶之妻乃汾王之甥母族貴矣蹶父之子父族貴矣韓侯則親迎于蹶里而車威盛鸞鳴鏘然昭載道之光焉往迎之禮盛矣乃媵之諸女從嫁者祁祁觀而衆多韓侯顧之爛然有盈門之美焉其來嫁之儀又何盛

補新直蹶父居之鄉士其里必在京師若謂出宿于屠之後始行親迎之禮亦難通矣此章宜在第二章入覲後則既覲而後歸國遂既至国後未娶親大全甚明其第在前而章次反在後者以此詩本因韓侯受命歸国而作者特不至叙其始終而以親迎插入于此不然末章之王命亦豈親迎以后事耶不可作補迎看此亦可玩

[illegible]父章請從蹶父以武勇之計出使于列國而因為其女[illegible]川但見天下之土之可樂者其川澤[illegible]若蹶父評之已吾居矣而是韓姞夫安之之情矣韓姞之攸是因奉歷侯国而国為韓姞也攸字与下令居相[illegible]行為川澤者為澤魴[illegible]以水産言虎三

韓侯取妻章〇此章以韓侯迎止一句為主韓侯之歸娶本於送以前事而反置之此者以是詩為韓侯受命歸國而作故先總叙其始終而後及親迎耳若說預道其事則末章之王命豈亦親迎以後事耶韓侯之妻為汾王甥是其母族貴為蹶父子是其父族亦貴而迎止以下言其往迎諸娣以下言其來嫁語意重親迎上不可以迎送平看諸侯逆以百兩禮也以此車馬之盛而行親迎之禮何等光耀故曰不顯其光諸侯娶以九女禮也娶者一國而往媵者二國何等隆重故曰爛其盈門蹶父為王卿士其里必在京師韓侯朝周京都必有旅館則門自是韓之門

蹶父孔武章〇此章因上言婚娶事而原其得配之由語意歸重韓侯身上孔武以才幹之敏捷言以出使侯國而涉歷之多因隨便為韓姞擇可嫁之所非專為相攸而行也川澤五句是舉物產之盛以見土地之美正其孔樂處北地多旱少水多寒不生物故以此為可樂也蹶父前日既喜其有此令居則今日韓姞往嫁其安樂可知是豫道之詞大抵韓侯取妻之樂亦因受命而及之詩人因修歌之以紀一時之盛耳章小東曰此言韓土之可樂亦以見其封域之美也此可謂有味乎其言

附攷國語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沈仲容曰貓是虎之類與捕鼠者別埤雅云貓食田鼠虎食田豕與下貔貉相關故以此為可樂

句以陸產言此節雖叙韓姞歸韓之樂然以見韓侯封域之美詩人之錯綜叙事往往如此

溥彼韓城章韓初封時召康公為司空先王命以燕衆為築此城今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亦錫之以百蠻使其受北狄而為之伯也所謂纘戎祖考者蓋如此又教之以高其城深其池治其田畝正其賦税又獻其所産之獸于王則所謂匪解于夙夜所虔共爾位者也夫既述王命于始又申告命于終則叮嚀劝戒之意溢于言外矣所謂不以頌而以規者其此之謂歟

溥彼韓城章〇末章又原韓侯建國之由而述王命戒之意以終始其說凡建侯封國必出召公所營故曰燕師所完然亦引起之語不甚重以先祖六句言以韓之先祖嘗受命于我先王因蠻為百蠻之長今王又錫以追貊而使韓侯為長之見今日之命一循先朝之故典以終前纘戎祖考當墉四句又命韓侯經理北國而以中國之治治之如修其城池使得長為外禦治其田畝又正其税法使皆歸我版籍又貢其方物使知稽首獻琛見欲統率百蠻必當使其奉我約束此在修其職業中見要着處不負因以其伯之命而所謂幹不庭方者亦在斯矣以

補新直既謂之百蠻則其種類不同故有追有貊然總之是北國也此所謂不庭方也而實濟以下則治本國以示之標所謂幹也

補

江漢章全旨前二節命召虎以經營而去告成于王則經營成功矣第三節命召虎以疆理而去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則疆理成功矣功成遂受賞故第四節乃起叙王命以言賞功之意第五節至末則王賞功之典而召公受命之意也

江漢首章[illegible]王命召穆公平淮夷[illegible]詩人美之意謂我稍[illegible]以王朝[illegible]臣平淮之運[illegible]其行[illegible]何如但見

其類之多曰百蠻以其種之大曰追貊就其所居之地曰北國非有異也赤豹黃羆亦只以其皮為獻蓋追貊之國來貢必侯伯總領之故疑修其職貢仍指韓國言則城池韓所自有豈待今日始修貢獻韓所自行豈待王命始盡且以佐戎辟之謂何而可僅僅責之修貢乎此與首章意互相發但上是述王命此只詩人申廣王意以規之也

江漢全

此詩平淮夷蓋作於成功褒賞之後而成功報功兩意俱重章一章言經營三章言疆理四章又述王之申命以起報功意五章遂以動命之詞而拜受之末章則詳召公所以受賜報稱

之勢也震驚淮浦而驚王師之所哉

王猶章言今之服遠不徒恃兵威也吾王以德心行純政而王道之敷施者信而不偽所以非虛也故天討一張遠已服徐方之背叛者既來矣涣散者既同矣此皆王道之大致之也彼卿士司馬徒天威以佐助之而已非天子之功而誰之功哉且天子此來為徐方之說我四方耳而今四方則既平矣徐方且稽首而來庭矣徐方且心服而不回矣兩國无不來矣啓王與天下相安于王猷之內求曰班師還歸而已豈復晝處于其哉

臨之而不驚意如所謂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也

王猶允塞章○此章王猶允塞句最重是一章之大旨前言來行天討肅將天威非不可以制淮夷之命而王則有不恃乎此者惟平日興衰撥亂之猶誠信而不偽妄塞實而非虛文所謂推赤心置人腹中忠信可行于蠻貊也乃其所謂服淮夷之本耳來者歸附不復叛也同者群聚不復渙也皆根心服上說歸王猷之布於非為服徐方計而徐方之來同實係於此卽料敵制勝無所用之是皇父程伯且不能贊一畫而況從行之六師與陳行之左右信乎惟天子之功矣來庭者稽首而稱臣不回者革心而效順此不必相承只一串說下無非欲歸功天子耳

補新意想信乃服蠻貊之本王之精誠久法素可信于天下故今王師一出徐方遂來也遂同也此皆天子允塞之猶所收功處故曰天子之功此句正根王猶允塞而歸功之詞天子之功既收則亦坐撫其來庭而可必其不回矣尚何必久師于彼哉直須班師旋歸而已

至是而王之意南國於斯猶三農於斯尚可留處而窮兵乎哉王曰還歸即武王戢戈橐矢之意益誠知武功之不可黷而文德之不可不修所謂因以為戒者如此

瞻卬全

解瞻卬章遡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禍之詩意謂天下之亂未有无故而致者予視今日之亂而知禍所從來矣彼昊天以惠民為德者也吾仰昊天曾不加惠愛于我者久不寧而降此大亂使國

此章首六章詳致禍亂之可憂下示以禍變之可回也以第五章舍爾介狄二句為主首二章言禍亂之及民中二章言禍亂之起由於婦寺之肆惡而婦寺必倚女寵為奸罷竟歷褒姒為主五章遂原王信用婦人以致亂知其必有戎狄之禍而王不悟也六章承上言天變不惧則禍亂益深七章言為今之計將柰何能不近婦寺以法祖宗則天變可回而國祚可延於後矣

是靡有所定而士與民均受其病也夫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矣而今也不然國論不定故雖任得以偏用小人而為之蟊賊者无有平夷届止之期也國政不定故刑罰得以偏用刑罪而為之罔罟者无有平夷瘳愈之望也是士民之病也將何時而止哉

補新意此刺幽王寵褒姒以致亂之詩中推並言婦寺然當以寵褒姒為主蓋大謂嚴故寺人親婦寺近則正人疎女戎興則外戎乘此定勢也

人有章嘆蟊賊網罟之病何以言之彼土田人民各有分守也惟有此蟊賊之害暴

瞻卬首章○此章以蟊賊罪罟二意為主瞻卬二字還是望惠於天惠是惠顧之意惟昊天不惠所以甚久不寧而降此大亂惟其降亂所以國卽危而士與民皆病作一氣說邦靡有定指國家大勢言勿依朱豐城以國論國政言與下蟊賊罪罟二意相照應以小人為之蟊賊無平夷届止之期以刑罪為之網罟無平夷瘳愈之望士民之病正未已也但刑罰不當由於任用小人原非兩事總要歸重刺王上

人有土田章○此章須依輔氏說上四句承蟊賊之言下四句承罪罟之言本文四个女字俱指小人言之意貪而利人土地惡寡而利人人民有罪而失出無罪而失入卽蟊賊罪罟而民

以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以為有人有人民女覆奪之以自利則所以蟊賊乎人者无所不至矣刑罰之施貴得其平也惟有罪者之害是以此宜無罪女反收之而加刑彼宜有罪女覆脫之而不問則所以罪罟乎人者无所措其手足矣天何為降此大亂使斯民之病一至是哉

哲夫章講士民受病誰其致之乎彼男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有智則有謀能為之主術而婦主乎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有智則必預外事而為戒主心通以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宜若可取也而反目為梟鴟為人所畏惡

所以病也蓋用刑失當罪罟不收俱是小人用事所為其實用小人者王也便見得刺王之意往說以上段二女字指小人下段二女字指王殊不可曉○一說以此章正責幽王刑罰之偏以發上罪罟不收之意哲夫二章正責幽王聽信之偏以發首章蟊賊蟊疾之意尤當緩核

哲夫成城章○此章以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二句為主始借哲夫以形哲婦之奸終蓋并人以甚哲婦之惡無非見亂之生自婦人也哲夫只引起之詞哲本男子之德若婦人而哲必將干預外政未有不傾國者懿即根上哲言據其外非不懿美而究其實反為鴞鴟正以其多言而能階亂故也總是厭而惡之

者特以其有長舌而爲亂是非能爲禍亂之階梯也若然則亂豈真自天降爲天之不惠哉特由此長舌之婦人而已且人主之聽不言者爲收教誨之益也彼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哲婦與奄人耳豈可近哉蓋二者當相倚而爲姦不可不並以爲戒也

補鞫人章謹夫婦寺能以其智辯窮人之言其心忮害而變詐無常既以譖妄傾陷于前而終或不驗于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爲慝乎婦寺之惡如此豈可使之干政耶夫商賈之貨非君子之所宜識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与也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而舍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爲慝哉

補新旨鞫人四句正言其長舌之爲厲虐朱傳極辭得精明宜記下四句以君子之不可謀利例婦人之不可預政也上四句即懷公襄之言處

天何章謹王乃天之子神之王天何爲而以禍亂責王乎神何爲不以盛大之業富王乎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然有內戎者必有外戎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今王舍之不忌而反以我之上言不諱

如此肯言降此大厲而階此厲者竟自哲婦當之亂匪自天降矣末兼言婦寺者兩須人相倚為奸者也大凡正人君子言有教誨之益若婦寺則敏對以成奸飾巧以亂實為譖為懟何致誨之有以此鼓惑君心所以小人得志而刑罰不中皆由於此

鞫人忮忒章○此章極言婦寺之惡而終又深著婦人干政之非見王必不可信而任也鞫如鞫獄之鞫宜推勘到底使人不得言而舞智樂人每每以忮害而濟其變詐至後日言語不驗與前相背其為慝何如而彼又略不自反反自謂口過不足為慝自來佞人似智奸人亂德皆自足以為善也婦寺之情如此其必不可預政也明矣如賈三倍只借君子以引起婦人乃假如之如不作喻說書言牝雞無晨牝雞司晨惟家之索婦人休其蠶織而日親朝政其智辨巧詐又足以濟之則朝廷之上安有清明之期此國事所以日非也

天何以刺章○此章含爾介狄維予胥忌二句最重是一章之脉上已極言婦寺之致乱至五章又窮其乱本而歸之於王夫王固天之子神之主也即今降此大厲天何用而責王飢饉荐臻神何用而不富王設為詰問之語欲王反而自思而註以信用婦人之故代為之答蓋尋繹詩人言之意耳下遂言嬖惑之深必召夷狄之禍而王乃不憂介狄反忌正言蓋怪之也天譴

[illegible]哉夫天之降不祥庶以王得而自省也今王曾不[illegible]而不修人不能其威儀以爲格天之本又無善人以爲災之地則天譴神怒益不可止而國之殄瘁也宜矣能無介狄之禍哉

天降章謹彼天之降禍於幽王也不爲不多矣所望於吾輔仁人可以回天之意也今人之云亡雖其救之則無而不救矣天之降亂日促一日不爲不近矣猶賴爲吾國有人可以挽天之意也今人之云亡誰其阻之則其亦不甚

補新旨天之降罔旬其網罟善人言故重言人之云亡爲可憂也

觱沸章謹言天之降禍固爲可必豈終不可回乎彼泉水騰湧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也自婦人進用之始而已切于慮矣然而禍亂之根不先不後適當吾時蓋已無可爲者必也天乎惟天高遠雖若無意于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illegible]之極下至不克鞏固之[illegible]王苟能改過自新修德以任賢去讒則天意可回[illegible]

[illegible]

補新旨[illegible]

神怒即此便是不祥而王又不自憫恤其威儀則不類人君其任人則不求賢德須歸重人之云亡上說賢人亡則國必危如人元氣亡則身必危國之殄瘁必矣殄如脉絕瘁如病危王奈何不一自省○[illegible]言狄陰類自古寵任婦人多致狄人之禍也日幽王果召犬戎之變云

天之降罔章○此章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儆王也維其優矣亂之多也維其幾死亡之近也兩言降罔只是疊上語不甚重所重只在人之云亡上言設有善人萬一猶可挽回今事已莫可誰何惟有心之憂悲而已蓋深憂救亂之無人也

觱沸檻泉章○此章以無忝皇祖式救爾後二句為主首言泉之發必有其源憂之生必有自始章自今矣言自哲婦入宮之初即已憂之君子之見幾先大率如此但宜今蓄不得明言不自我先二句蓋怨詞也依註帶下不粘上說追言亂始作時尚可有為而適當此時更莫可挽然王惟自絕於天故天遂藐然於王耳王若改過天意之回有未可知者故又告以弭亂之道天之克鞏要在禍乱中見出能降乱而使之危亦能挽乱而使之固蓋剝復相尋勢所必至無忝皇祖以親賢遠色看式救爾後兼幽王之將來與其子孫說據今日則士民之瘵可舒即後世子孫亦可少延於不替可見周家之天下爾祖以哲開之此時有窈窕之淑女係所事哲故成城今日以鴟鴞之哲婦喪

負德之利于賢哲也大抵
不能卜奉慈恭儉殫祖之不
以補八也如此則殺戮錯
罪罰淺介伏患天禍冒振
前災而其士其民尚亦惡
利哉。

補召旻章言上篇言亂已
甚而君忍于無恐警祖矣
有勢下君此篇言亂已甚
而思及於亂之關以是本
望于賢者亂極思治之意也
旻天章請此刺幽王任用小人
人以致亂饑饉侵削之詩也蠲
夫人君操賞罰以進退天下
用舍之間不可以不慎也乎
人深有可傷知彼是心公仁
憂傷下者也爾乃浜家無居
重降喪亂之禍而病我以飢

所肆祗故誠傾婦德之係於天下豈淺鮮哉。

附攷黄氏疏鄭譜云幽王九年王室始騷此詩不安已久蓋九年以後所作序曰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召旻全

此詩刺王而既曰旻天疾威又曰天篤降喪又曰天降罪罟皆無所歸咎之詞首言饑饉終言侵削餘皆言任用小人之非乃知禍所從來非由天矣

召旻首章○此章依輔潘菴說一順說下言天之威怒甚為暴疾故其所降之喪亂甚厚病我以饑饉使民盡流亡內而中國外而邊境無一處而不空虛也流是遷徙乃壯者散而之四方

饉之災使斯民盡至于流亡
內而中國外而邊境周有爭荒
靡而無人也天之虐人何其
慘哉。

天降喪亂饉亂饑饉之禍不啻
篤矣而小人得志職斯民于
網羅又若天降之罪罟焉使
蟊賊之人居中用事私內處
其心腹昏椓之人貪位問職
而靡共其職業此潰潰然
辟之人所宜痛絕而遠之者
王乃信而任之使之治乎我
邦焉是罪罟之亂王實致之
而豈天降之故哉。
補新昔潰潰回遹極承上二
句來斯人而使之靖我
邦我邦其可得而靖乎其
可淨而畏治哉甚矣其失

靡居是死亡乃老稚轉乎溝壑意○一說罪罟即饑饉來世顛連有懼于罪罟之意亦好

天降罪罟章○此章為致亂之由乃一詩綱領此罪罟與前章用刑不同乃指蟊賊昏椓之人而言凡小人得志陷斯民於網罟使無所措其手足非罪罟而何夫蟊賊本王所用而云天降無所歸咎云爾小人之害在內蟊賊之害稼亦在內故曰內訌訌潰也如癰疽之內壞椓刑也夜也謂閹寺之夜其軀體者如所云刀鋸刑餘之人夫蟊賊內潰其心腹昏椓靡共其職業皆為潰亂回辟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我邦未有不致危亂者靖與俾乎靖之意同要與亂生不夷意同朱註所以致亂也與天

人而卻以失此邦也
皋皋訿訿總是昏椓之小人皋皋
頑慢而不共職訿訿然訿毀以快其私之玷缺
矣王當不知其缺而貴之
賤之至于皋皋訿訿而此敎業之
窮之惟其位而不安於位以行其
乃適見其瑕而不得以行其
志焉賢愚顛倒用舍錯亂國
欲治得乎。
如彼歲旱章補賢否倒置是以
上干天和而民不遂其生意已泯
如彼歲旱之過時而不遂其茂
於民之枯槁已甚如水草之
在木上而不濡其澤矣夫民
為邦本民既作我何此
邦能不潰亂而已矣。
補新言惟有蟊賊昏椓暑斷其

言所君潰潰回遹解經之法

皋皋訿訿章○此章言王之舉錯顛倒錯謬亂臣不知而賢者不用亦所謂致亂之由也皋皋訓頑慢不知道慢不共職訿訿工於詆毀人者此正多瑕玷之人與時時戒懼甚久不寧者正相反我位即指殆業之人言非詩人自我也

如彼歲旱章○此章言小人之禍及於國者如此正意在如彼之上方是賦體民生憔悴而國脈日蹙無有生意如彼歲旱之時草皆枯槁不能遂茂其不遂也如彼棲苴乃水中之浮草棲於不若然也非陸草不遂水草棲于木之說國無生意至此我相此邦必至潰亂不可救也王獨不引天下之大勢觀之乎何

補陳暨語謂旱于謀其追
源故民生憔悴王澤枯竭
如歲旱也草不潰民如棲苴
皆亡形見國脈將生有此
宴果邦家之分將去矣
哀我相此邦潰而不潰之
維昔之富將潰亂我能無
憂乎仰惟先王之世民生樂
利不啻若是之疚也據今日
之疚饑饉切身又不意若此
之甚也然則小人之流毒
與夫小人之與君子邪正異
趨如疏之與粺精粗判矣彼
小人者何不引分而退以避
賢者使君子得以有為而斯
民獲覩昔日之富乎彼乃安
位妨賢貽害于國使我心尊
為此故耳愴愴長之

於若人猶安然任之也○殷仲文顧庭槐而嘆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如彼歲旱三句正所謂生意已盡也亂世民情蕭索枯槁形容殆盡

維昔之富章○此章重傷當時困窮之甚而嘆小人固寵之可疚也以胡不自替句為主昔先王之時天下殷富固不若今時之病雖今之時雖病猶冀可以苟且留存亦不意其若此之甚所以然者由善人戢尸而小人用事故耳乃小人與君子品格相懸如米之粗者為疏米之精者為粺不啻別矣乃小人又不專自引退以避賢者路則亂何時已乎此所為憂之不能已也

悅云皆憂亂而無情緒之意

王至于今日開國者用之成求請之。沿守成者用之成曰議之。休則是典也。開一代之景運亦為世之太平。不為我周之禎祥乎。借當請明而緝熙也。

緝熙：貴繹然二字。康文王之心法也。而用之于此，則有由心法以維治法之意。歸季思亦云，維清二句，皆有稽徵者存，非徒法也。

烈文章：蓮此祭于宗廟而獻助祭諸侯，大樂戒今同祭而獲福，我自致也。蓋由烈文辟公，能誠以助祭，故神之格思，而錫此祉福之大也。是福雖得于先王，而所以致之者則辟公助祭之功實矣。

故耳。始祀文王，以至今日，武王至成王時，猶然用之，而求清之功成，再用之，而日請之休著，創業守成，隨施輒效，則文王之典，實維周之禎祥，可知矣。夫不以符瑞為禎祥，而以典法為禎祥，蓋有是典法，然後有是盛治，此之為禎祥，誠大矣。苟不清明而緝熙之，又何以使此祥之昭布于天下。○一說以文王之典，善祀無在其中，故下文便說肇祀，此輔氏說義，似鑿。

烈文全

首節嘉功于諸侯，而下皆示以報功之意，或將戒勉條德另做一項，不知愛之以德，正所以不忘其功，古人相報之厚，其美不總規類如此。○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則工歌烈文，亦獻

然非專我一身已也，且惠栽之以無疆之福，使我子孫永保其祉福于不替，所為年如一日焉。

無封靡：貴福及後世，於功勞矣。張之云，何以爾乎日無封靡于爾邦，先謹侯度，已當其業而錫其之矣。念爾今日又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崇及爾身，厘報也，必使爾之子孫繼爾世祿之序，而益大之，庶乎少酬其無疆之錫也。

烈文無封二句：葉貴有云，辟公即承節四方之百辟也，而稱文，謂其奉祀之禮文也，錫典謂其有助祭盛禮之功也。復此二字甚輕，據不必重。祭錫神錫福由

其功之謂。

烈文節○烈文字輕。烈正賛其文，如云其文炳也之義。辟公謂對越之誠，以格祖考。祖考以辟公之故，而福我一人，是今日之社福，皆辟公之所錫也。構成業而致盛治，方是王者之福，非徒以富貴言。社福是之長久，便是無疆，而子孫保之，正是福之無疆處，語意相連不斷

無封靡節○王者之待人臣，不以私恩為德，故先答其平日之謹侯度，業乃其已然之事，取之有制，能遵我周九賦之法，是謂無封，用之有節，能遵我周九式之規，是謂無靡。袁氏仁曰：封者封閉，謂吝嗇也；靡者侈靡，謂奢汰也。諸侯奢儉異，故兩戒之，然

辟公之能助祭，則辟公錫之也。使我子孫保此祉福，正是惠我無疆處，此功德可謂大故，我亦使爾之子孫繼序其皇也。其云無封靡，特自其治國之謹度者言之，要是尊先皇之意皇恩之意。

無競章：耕然，繼序之報，未足一盡其道而四方以為訓法也，欲以道德遠其報于人君一德之至也，其顯乎君德，一修其德而百辟以為儀刑，顯之至也。得不從諸先王乎，於乎我前王之沒世難遠，而訓刑到今不少湮亦無亦其光顯之至，以至於是，辟公盡少處此圖報之私矣。

之，只旌獎爾甚之意，言爾之賢，既如此，今當崇其禮爾矣，而又念孫戎功，使爾子孫益大之，蓋繼諸侯之緒，與國同休，即是札所謂爾未可量也，不就加地進祿說報功，以及子孫，為極故特推極而言，或謂爾使我子孫保之，故我亦使爾繼序皇之，則淺陋甚矣。

無競維人節○此節戒勉以道德，而將先王之感人來做個微驗，無非欲其奪居功也。競即爭競的競字，顯即尊顯的顯字，言威力非強，惟道為強，爵位非顯，德行為顯，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道最強，天降下民，作之君，故君德最顯，道即日用彝倫，乃天下共由之路，故泛言四方，德謂人心所同得，乃臨民御衆所當

謝新：言天難稱焉，言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其順之，此兩則不云有覺而言不顯，正謂前王之德常昭然也，不云四國顧而云百辟，則正以其切于今日之辟公也，則與衛武之泛言人，泛言德者不同，德行可以言有覺，而此止云德，則只說詩個不顯不顯依中庸解，即不顯也，如何又作顯解，俱顯也，即然猶亦未必是其顯之訓者其言無所說于人也，觀尺于宗傳業心無競可見

天作章：此祭太王之詩，意以與家之興也，周必有根本之地，以植其基，亦必有開創

書，看，故單言百辟，四方訓正見其強，百辟刑正見其顯，與大雅不同，彼重感人，而此重無競與不顯也，且偏泛論亦不可着辟公身上說，前王所以不忘，正道德之能維繫人心處，但訓刑在當時，不忘在後日，語各有辨，當春祭廟庭時，就將人心思慕前王來點醒他，使其惕然有感動意，而戒勸勉有餘不盡之意，自藹然言外，若直說要他取法先王，意味便自斬然

天作章

此頌太王承天啟後之功，而因望後人世守之，以慰其靈也。周之王業，始于岐山，天作高山，所以為興王之地也。高山曰天作，而太王亦稱作，太王之功與天並矣。荒即作屏修平梓田居民，

於君以祭其過我周之宗成矣而太王之功實可志於彼岐山之高天實作之以待其王之君者也而大王始治之大王既作而文王因得以安辯之於是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通於都會之弘區子孫當世〻保守而不失也上承天意而下啟文謨大王之功偉矣哉宗鄒卜

補新言形勝達于天故云天作草昧闢于太王故亦云彼作有其之行非徒言除之平也乃言天下之嘻我岐山也子孫保之亦徒言保一岐山也保天下乃保岐山也

事治荒田荒猶治亂曰亂也太王既作矣文王遂康之辭意於和等事皆承太王之緒而安之也謂一代之經營以植高山之命脉由是昔爲險阻之區今爲有夷之行地闢人歸辯爲都會昊子孫保高山即以保一統之基者也前人以艱難得之而後人以逸豫失之可乎全要見歸功太王意〻天作高山太王荒之二語可包昊天二章旨神之詞其約乃爾

昊天有成命章

此詩以成王作主言文武以引起成王能修文武之德以繼文武之業而保文武之命也周自肇基其勤而下我周有天下之命已一成而不易矣故曰成命二后受之者彼同之命以敬止

昊天章謹此知成王之德意謂我周王業創之者固本于文武而守之者實賴于成王彼昊天所周以天下既有定命於文武以啟終文之矣成王受之一刻不敢康寧而其夙夜所從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為物之不達縱縱而一私之不雜遂弘我成王也昊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法祖述父之心故今能安靖天下熊然成和大定之時而保其所受之成命此夫成王之德如此宜于登歌而頌之歟

補新言宥密自心注言心係即天命之基也宥則兄天能心永化紛紜密照無息

之德受之永清之命以欲勝之德受之非固當殚其心以清天下者然一代之業艱之固難守亦不易成王運從盛成康寧易懈而能戰戰兢兢不敢失墜以一念即是文武敬止敬勝之心而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宜至于宥密而後已宥弘深也不宏則体不盡不深則見不微此廣大之命非可以淺隘之德基也密靜密也不靜則不能到沖漠無朕處不密不能到萬象森然處蓋謹之命非可以粗疏之德基也基如屋之有基址德主于此而命承于彼如有爲積者然故曰基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此心即不敢康寧之心也文武昭明著于天下已久不緝則間不熙則昧即此心亦必有默然不安者惟是奉勁以積

命之精一者能此緣心悟今在不敢康上將有而夙夜正所以夫奚也

宗將案試此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樂於意謂明堂之祭主之若上帝也我將奉取之以為我享之祀所以將而進之享而獻之維此少牢之羊太牢之牛奉一念貞常之誠固將精此而少律此享止此上帝之蒸庶其格之右饗而降牛羊之右乎

鐫新言牛羊將享謂之以章天維天其右之亦非單祈天之享但又有典而天基言只深欲牛羊以寄意耳故而徐字似宜解作止字言我之所將所享者止羊

德是能以孫繼祖以子繼父此心即對之文武而無愧矣故至於今之時安靖天下與彼同永清之日無異正其能保二后之成命于無窮也周家植本固發源深維持數百年而無一旦之崩之患者皆成王保命不敢康之心所致故頌成王者歆之欲令後人知前王之治本於心而前王之心本於敬耳吳氏相公曰肆其靖之或說成王時說者泥是詩為成王作也不知時王之能靖正見成王保命之悠久而止及身而已謂之保命可乎

我將全

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以天道

耶此牛羊非可以望天之享矣然未敢以深必也天或難測當有出于將享之外故方可以冀其享也如此含下法與及畏威意方就

儀式章謹遵明以事帝文王配焉文王有典則以貽子孫我則儀式刑文王之典日以請四方之民蓋一念事親之誠尖籍此以為之本也斯謹錫福之文王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以享我祭乎

補新言典則有實蹟可據而代天以弘化者云儀是則而象之也云式是依而法之也云刑是律而儀之三蘊此三義言无不深處

祀天則藁秸以為席陶匏以為器繭栗之牲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祀天則牛羊以為牲鼎俎以為器豆俎之實其將用穀所以親之也牛羊太重備物要見精誠感格惟天其右之養其奉而不敢必也〻叠言儀式刑見一動作而不敢忘文王之意文王以安天下之心者為安天下之典可為後世法程至明也法之以日靖四方謂極治之後不無否泰相乘之運故安靖之功日以繼日而使四方常在輯寧怙冒之中則不待明堂將享之時而此心之感格于文王有素矣此能錫福之文王不既右享我祭乎享之者若高懽愉固足固惆一脉相貫一德相孚故謂〻天與文王一也文王享則天之享亦可必保天之享

此諸侯中之事耳時夏謂此時之中夏也非後彼付時之昏髯也允王保之謂以此武序求德之心保之則信乎天之子我周恭可常必耳

執競章論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首武王持其剛強不息之心而精神所運遠有大業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挽也爲上帝之所君矣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一則宥密成一則對揚光訓求上帝之所君也紹業之功并成之德甚顯哉也自彼意謂自彼成康不煩持遺砍奄有四方治所暨及處即其德所昭復斯斤斤乎明

也此會同祭告是革商之後巡行侯國春岱柴夏南嶽秋西嶽冬北嶽之事也故曰時邁

執競全

通篇頌三后功德之盛而因言今日奉祭獲福之隆當以前節爲主武王以武定天下而曰無競維烈成康守成致治而曰斤斤其明見武王之武非夫人之武也成康之守成亦有以本之非專藉於前人者也徧是鐘鼓磬管耳有功德以被之自覺其喤喤而和鳴將將而集焉此二節總見三后之錫福于後人意威儀反反敘述過遞之詞所重不在也○徐玄扈曰武王功在宇內而曰執競反自其內之所運而言成康德基宥密而曰不顯反自其外之所著而言此微顯闡幽之意

著之盛也是則其德之顯有光與能之烈而上帝所以是皇也喤喤謂本日之祭樂之大鏘喤喤而細樂之小者將將而集若是以修樂三后之功德將故三后感格而福之降也穰穰多矣降福簡簡謂降福既多然然而大矣然不敢恃也奉祭之儀反反而謹重足以神嘿飲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先祖來有之考謂不其能求于不怠

思文章論此篇稷配天之樂歌言稷之文德能貽論其可配天蒸我民粒食而教之陳常于時夏使其得以粒食兼

思文章

此言后稷有配天之德宜其有配天之祭曰思文后稷者經緯三才並立宇宙者也要把后稷養民之功形容到極處主者粒食也洪荒之世民不知粒稷教民以粒食故曰粒凡一念及民皆可言德而稷含烝民而粒之則千萬人享其利千萬人食其力乃爲德之至極也且其貽我來牟乃天命以徧養下民者舉來牟以見其餘曰徧養下民則無一民不遂其養矣無一民而不遂其養則無一民而不得其性是以無有此疆彼界之殊而溥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于中國蓋恒產既足恒心可興活

言其德之至也立當種穀既由新穀未升之際又貽之來牟以續食乃帝命以此而報于民而稷乃承天以養民也是以民食既足禮義自生於是播種乎下民能倫亦循以于中國無有遠近彼此之殊所謂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也立生民之命開教化之源文德之盛真可配天矣其之德其誰曰不宜

臣工章論此戒農官之詩意謂周家之事專重農稼焉而農官則行君令而致之民者也嗟嗟臣工職掌農事者公於公家之職而無曠厥官可見入于田野之事勸勉而皆出於朝廷之所經畫凡大率

斯民于阻饑若稷之德也而脫斯民于飢餓若亦稷之德也信乎德之至極所以配天矣○張七溪曰貽我來牟重率育不重帝命蓋稷既教新穀未升之際民非來牟無以續食使有生養不徧處故此來牟乃帝命之美利而自稷始貽之則樹藝之教於是乎備生養之利於是乎周徧天下之民無復阻飢之患矣如此則上下承接有情若時說重帝命而曰稷特承天之命而播之耳不見重稷之義矣

臣工全

命他官皆無詩命農官獨有詩周家以農事開國故重其事也○

○臣工如鄉遂之司稼司農都鄙之田畯田正也敬爾在公猶

天之時當入之事者王既有成法以賜汝矣汝當來答以謀之求義以度之庶幾求其當之下有以致爾在公耕先負朝廷命官之意矣○

保介章謂蕪治之所當者若何嗟嗟保介是農官之副也今何時乎乃維莫之春而東作可與矣爾亦何所求我所求者在于新畬之田而是惟何如耳然爾勿謂時早而事易後也於皇來牟當此暮春之時將受上帝之明既矣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以豐年天時如此則治治當以是明賜者不可使我爾其皆以勸課命從衆人以錢鎛之器以治其新畬

云恪共乃職也蓋詞成法始制法以賜之爾若當而行之度若謀而助之務使參之古而不悖施之今而可行不徒視爲尋常文具而已○嗟嗟保介即王耕籍田者王耕籍以爲天下倡故申戒之維莫之春正當勝動正農祥晨正時也如何新畬由新則賞功多故舉新而該舊也於皇來牟以下總見時不可失無致之難見意來牟將熟正莫春時也迄用康年見麥熟而稱即豐之造化有此生長即有此收藏由春及秋爲時幾何耳爾誠命衆人治錢鎛以從事于新畬則錢鎛而耕者又荷銍而艾矣失今不治將與負上天明昭之賜乎非以來牟之熟爲百穀之豐之占也

而用之周着此也神之降福于我者不甚编乎今月報賽之與信不宗以不恭矣補新者若朱傳初本謂此詩是穀始登而薦于宗廟之樂歌所云烝祖妣以洽百禮則百禮即祭祀內之百禮所云降福孔皆即祖妣之降福此說大是不知漢又何為改作祀田祖方社之詩所謂田祖方社降豐年之福乎豈其他處皆改小序而此又依小序耶殆采錄記於此以俟

有瞽章謂此詩作樂而合乎祖之詩也意識我周當治定功成之後而大樂乎至手作焉其可美者何如代使瞽以

此報賽之與所宜樂也○一說降福孔皆言大家受福而無艱閒也若是而可以報乎報不必行于王者故朱子謂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看來頌為天子之詩降福孔皆只以不特食農夫穀士女無來相形此荆川說意甚佳中間亦有高廩二句通民間言之不妨方見有年之慶

有瞽全

此詩首揭總序以孩作樂之端下二節見以樂之盛而得神人之格也王者初有天下祖功宗德合諸樂而奏之如昭德象功之義故曰合祖見其感格何如亦以驗樂之合與否耳

有瞽節○有瞽有瞽非言其多即如有客有客之例詩之語勢

[illegible]于[illegible]有非不特在庭之度所以樂功[illegible]人若在是矣補新者有瞽二句只是提源之說非謂司樂之得人而在周之庭亦不可忽謂周庭此時先祖在焉客在位[illegible]聽之八之斷之正在此庭乞始作之念也論而俗而不知何以為一代之完盛而先祖聞之亦為之不快如此說方見是始作合祖

設業章謂此所作之樂何如彼樂必有懸也則設以樓板之業加之植木之虡所以懸鐘磬者有其具矣業必有飾也則蓋崇牙于栒業樹深羽

如此瞽乃司樂非乃朝庭非謂得其人得其地也但云樂官則有作樂之意云在庭則有合祖之意所以和音樂而格神人者於斯故曰總序此事係之以周亦可以見其為昭代之新聲矣

設業節○虡業所以懸鐘鼓之具而植者為虡橫者為栒大板謂之業刻之如鋸齒業上飾以崇牙崇牙上樹以鳥羽總見一麗而盡制盡飾如此皆為懸樂之具也應小鼓田大鼓所以主乎衆音者也足鼓則以鉄承之極鼓則以柱貫之周鼓始懸之箕虡故謂之懸鼓也然懸鼓即應田非另是一鼓鞉以導樂聲以收樂柷之制中虛声之所出以虛為本圉之制中實声之所止還歸於實焉且柷方二尺四寸陰也樂作為陽故以陰數成

以為作所以飾虡業者有其文矣小鞞之應大鼓之田而皆懸之虡業簨簴之制于是而一定矣柄柷有機碧磬有簫而又備列柷圉始作之條理乎是而皆具也凡既備矣然後奏之不特金石之並作於革木亦[illegible]而此絲竹之簫管亦從而備舉焉舌合[illegible]以成樂而為一代之完樂矣

喤喤章謂夫樂既奏矣而果何如其盛耶但見律呂相宣鏘鏘和鳴喤喤然厥声之和也如此而有嚴敬者存雖和矣而未嘗不肅如此如而有作者皆系焉矣而未宗不震也[illegible]

之歆二十七鉏鋙陽也樂止為陰故以陽數成之矣八音並奏雖小而至於簫管之屬亦無不舉中即包得衆樂在觀既備乃奏之文則樂已盡奏下只承言所奏之樂美盛如此耳

喤喤節○喤喤是統同語肅雝相濟而和鳴即所謂喤喤也樂不肅則混淆不雝則拘迫皆不得謂之和肅即雝如意雖即總如意功成樂作以告于神明庶使其功德之隆者有以潛孚於合漠故曰先祖是聽非謂以祖功宗德被於樂音之內也我客觀成不以興亡之感動我客乃二王之後其所聞見皆大聖之興後有作者難為其觀今而求觀厥成則樂音之美可知而先代之後且為所感先祖之神信乎其聽矣○疑問解云此章在

喤喤[illegible]和心所感声[illegible]于實之中[illegible]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非二王之后將我客之戾止[illegible]見音樂之盛由一成以至六成無有于厥觀焉我客凡然況先祖之以一氣相通者又何不感格乎信乎我周之樂有以極一時之盛矣

衍與黍潛[illegible]屬[illegible]研之[illegible]所以報礼考之終始時[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孝子之以備[illegible]之東[illegible]其間以為祖[illegible]有[illegible]于是祀有多魚焉有[illegible]龍而大之鱣有鮪鰋而小之[illegible]又

庭皆肅雝以趨事故群奏中此亦肅雝之旁溢也看詩意不然只重樂音之美上○黃氏佐曰我客戾止如季札聘魯請觀周樂之類義謂樂以導和而先代之后有興亡之感其和且難致今永觀之則心之和可知似失渾厚意思

潛章

此章首言魚之多下及薦魚之獲福季冬凡魚皆祭而春獨祥鮪當是一詩而兩用不得以春冬並言潛有多魚重積柴以承之上鱣鮪重在魚之多不重在魚之備享祀只是薦不是祭所謂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誠心也至以介景福則潆沮之濼亦且衍之無窮矣○黃葵峰曰潛深處也毛氏訓作糝不知潆沮之

去莠蜂以自求辛螫指任
挑蟲之能拚爲大鳥上是
輕使之過當嗟處下是艱
信之過嘗嗟處末二句乃
言當此時發充不密不幾
而然也通章宜以微婉之二
字作骨多難王室新造也
集要節集與流言交實之
合也但不可明說出
補載芟章今古此與良耜共
傍並以秋冬報賽田事
之樂歌但上篇叙稼穡之
事豐年之慶未曾言及祀
神下篇叙稼穡之事豐年
之慶而及報神之祭也故
小序以上爲春籍而祈下
爲秋祀而報而上篇之載
發數語只是預言豐登義

口氣王室新造天命人心未固其事要非一端故云多難集于
蓼語曰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智者覩未然
況乎已著成王不得不兢兢已○徐儆弦曰多難亦兢兢監懲
寡積民未服言集蓼乃疊詞之且便思天下有許多事如法度
猶未修明禮樂猶未振舉天災人變猶未銷去是也或即以管
蔡事當之亦知此時管蔡既平何辛苦可言且懲只懲後分明
是管蔡以後事集字有萃聚之意只不止一事爲然
附攷劉安成曰朱子以此詩作于成王免喪之際則是武王
崩後之三年也按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則是
武王方崩流言即興周公避而居東二年之秋天有風雷之

耳姑存此說以備
載芟二節論此詩亦秋冬報
賽田事之樂也意謂農人以
力田爲事而豐年之慶則神
休之所貽也今農事固有成
矣而敢忘所自我彼上報之
事耕其所先也使草木不除
則耕不可得而施矣故時乎
春也載芟焉而所芟載柞
焉而除其木草木既除則耕
無所滯其耕澤澤然而土之
解散矣始之墾土以耕者如
此況耕之耘亦不可緩故時
乎夏也合千人而爲耦協其
耦而並耘凡爲田之處又至
田畔之間元人之不遊矣健
之協力以耘若如此
侯主彊以耕之事而詳言

然乎是三迎公歸明年免喪朝廟而此四詩繼作故此篇深
懲管蔡之事也

載芟全

此詩爲僖及稀以上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爲酒爲醴以下是
祭祀烝畀之年之慶末則總承上文而推其由來之遠以歸功
於神也見當報賽之意。
載芟二節○芟柞不是耕益將耕而先芟除其草木及耕以鋤
之斯土霈澤而解散也千耦適於隰畛各見無曠土當留言
耕之善而不及人力之齊次言耘之齊而未及耘治之善故下
邊申言之○芟如薙氏之芟草柞如柞氏之攻木國語所謂擊

之度述理田事者有主而爲
之次長焉又有長子曰伯仲
叔曰亞衆子弟曰旅皆所以
分治田之務者也而內之人
力齊矣又民有餘力來助而
課之謂者有隨主人所左右
而謂之以旅皆所以通其力
而合作者也而外之人力齊
矣由是出而往田其婦饁焉
而飲食之來嗿然其有聲也
爲夫者見婦之來饁則媚其
婦而慰勞以職之爲婦者見
夫之耕作則依其士而慰勞
以愛之人心協和戮力競功
皆以有略之利耜而始事乎
南畝之間所謂其耕澤澤者
于兄乎惡覺力矣
播厥三節論以耘之事而詳

草除田是也
侯主節○主伯亞旅是內人媵以是外人思媚二句舊云有媚
順其夫之婦有依愛其婦之夫註先曰飴婦後曰耕夫語意可
知矣婦慰夫以耕作之苦士懈婦以饋餉之勞有太平盛世飽
歌吠畝氣象矣以男女長幼盡力於耕如此則草木之荒穢宜
乎其無不治之矣與首節意應
播穀三節○上言俶載南畝則固可以種矣四節遂言播種以
至萌芽之時五節遂言苗生方長而猶未齊之候六節又言苗
生既盛而審於耘之事其苗以上是造化繇繇一句是人功實
以贊之言不是虛字亦活看生意萌於中其達者生意暢於外

言之但見播厥百穀之種其
實含氣而好生而生意萌不
內之說則驛驛然苗生而出
土爲生意錢于外矣然物雖
同時而生附有受氣先者則
傑然而先長矣從夫禾化者
森則苗皆厭厭然氣足而盡
長矣由是而耘之則稀稀且
詳密而人事無不盡焉是播
谷之後苗生漸盛如此所謂
千耦其耘者乎是乎有合證
載穫章論道夫秋成之百穀
用發穫之于野則濟濟然其
人之衆焉由是以其所穫之
實而積之于場也則不惟寡
億而且及秭矣收成之富如
此故以之爲酒以之三酒既備
以之爲醴而五醴既具于以

苗未同時而生則驛驛然有接續之義或先時而長則又厭然
有傑出之形厭厭則受氣皆足而耘耨不害或以傷苗所以
必欲綿綿其麃耳夫以播種生長而又收功於耘如此則隰畛
之地信乎其無不及之矣與二節應
載穫節○既秀而實則穫隨之七節遂言收穫之事濟濟合主
伯亞旅彊以之人看穫言在野積言在場作一氣說載穫者濟
濟其衆而所積之多至萬億及秭也此等雖屬民間而祭祀燕
享俱於國家說
有飶節○有飶其香香如飶也有椒其馨馨如椒也皆言酒醴
芬芳之氣如此
設想自是豈年嘉會如蒸肅浩露英賢畢集此

遊于祖妣之前享獻以致孝
祭備以致敬而百礼無不洽
無豐年之慶有以見于祭祀
者如此
有飶節謂祭礼備矣是酒醴
也有飶然其香以燕享賓客
則賛才洽而治道孚邦家之
所以光也有椒然其馨香者
以供養耆老則兼天和而遂
元氣胡考之所以寧也是則
豐年之利而用無不周也
匪且節言豈如此稼穡之事非
獨此時為然而豐年之慶亦
非獨此時為然蓋自振古以
來耕耘收穫而盡稼穡之事
祭祀燕享而獲豐年之慶
時無處而不如此矣夫豐年
之慶既極其周禮所由本又

便且邦家光顯矣若凶荒殺禮氣象蕭然何光之有養老之禮亦根酒以康体耒飲此旨酒順養天和即既醉之錐祺南山之保艾用是可壽其為胡考之寧也大矣所頼於豐年者豈淺鮮哉

匪且節○自耕耘以至收穫此為稼穡之盛然豈絶無僅有獨此慶有此事耶自祭祀以至燕享此為豐年之慶然豈曠世偶逢獨今時有此慶耶周家以農事開國呼保介而耕籍田者世世書焉亦田非一日則豐年亦非一日蓋振古已如斯矣神休之遠何可忘報也○匪且以地言匪今以時言振古兼地與時言振古云者如開天闢地之謂自后稷以下看之

極其詳則我之受福于神益
多矣報賽之舉其容以不盡哉
畟畟節謂此亦秋冬報賽田
事之樂歟也意謂農事固所
當修而神功亦所當報故也
敢忘所自哉農始于耕也試
畟畟嚴利之良耜而俶載于
南畝之中其耕也勤矣
播厥節旨苗是而種之也則
播厥百谷之種其實含氣而
始生其播之也時矣是其萌
動而苗之生有如此
或來節謂遭夫夏也婦則有
事于耘矣但見農夫在田而
頌于饁焉或持方筐之與或
持員筥之筐于以盛其饁之
伊黍焉
其笠節言此婦子來饁而農夫

良耜全

通篇當以載字播字饟字薅字穫字為骨首二節耕也三四五節耘也六節穫也七節豐年之慶也末節報賽之意也記曰天子無故不殺牛知國家之事矣

良耜首五節○畟畟訓嚴利嚴只極形容其銛利之意耕曰俶載見時而器悉備故臨時而耕之早既耕而種苗皆生活則可以事於耘矣瞻女云者是農夫在田而婦饁其夫子饁其父也筐筥是田家之常器伊黍亦田家之常味乃其分自合當如此不重质儉但耘而來餉餉而復耘見舉家力農意耳首動則笠自科然輕舉手動則鎛自趙然深入皆言其薅荼之狀其字與以

耘為笠薅于荼蓼然其輕舉
而所持之鎛趙然其利刺于
以薅夫荼蓼之草焉
然荼蓼節言夫荼蓼既薅而朽
則土熟而苗盛黍稷日見其
暢茂矣是其耘而苗之盛
有如此
穫之節謂迨夫西成之日穫
之于野挃挃然其有聲矣積之
于場栗栗然其多諸其積
之崇高則其勢如墉譬其積
之比密則其狀如櫛百室向
也通力合作今則同時入谷
以開其百室焉
百室節謂由是百室盈止而
皆有蓄積之富婦子寧止而
皆安寧之休矣是其秋穫
而豐年之慶有如此

字相呼應說乃其一低一昂俛仰如意且擾且剔去草鋤根亦見其不以暑雨為勞胼胝為苦也言薅荼則凡百穀之宜高而寒者淂其養言薅蓼則凡百穀之宜下而暑者滋其生觀荼蓼為水陸之草可見荼蓼既朽則不惟害除而且土熟黍稷茂止即害苗者亦且有資於苗矣

穫之二節○穫之野則挃挃然有聲積之場則栗栗然甚密自其積之高大則如墉自其積之鱗次則如櫛此時家家入穀則百室盈開而百室既盈自可含哺鼓腹太平之樂與有餘不足之嗟矣民富而安乃天下之福非獨不勞於饟餉已也

殺時犉牡節○周人尚赤牲用騂此祀方社各用其方色故用

殺時節謂然凡此皆田祖方
社之所始也而祭祀之礼容
可緩乎于是設此犉牡之牲
有捄然其角之曲而報賽之
礼舉焉所以然者吾我先祖
之與故我今日亦以似以續
于農事有成之日常行報賽
續古之人而修此祀與于不
當虔恭神之貺而求賴神
之休耳其敬以或廢哉
補新旨從是祀礼之一樣行
也續是祀與之種種行也
其實似即是續了可為推
本于様古如飛亦此意
絲衣章謂此亦祭而飲酒之
詩意謂祭以敬為主而始終
一于敬方乃所以通神明之
感而受福于無窮也夜周士

犉牡既曰君無故不殺牛可見周人重農之意此詩是王者之祭故列於頌不止民間報賽而已○犉牡中有黍稷並薦之意在似者踐其迹而不淪續者繼其統而不絶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蓋曰今日之祭非自我始古之人嘗舉報賽於前我特續之以舉報賽於後耳此原不以祭統所垂之遠只重自古有年以見今日之祭不容不舉也○傳曰社稷之牛角尺非尺則不中於牲矣有捄云者其角中牲之用而有取焉者也

絲衣章

此言士之助祭始終一於敬而有以獲福也首二句只形容一個士出来自堂三句是將祭而已能循礼之次兕觥三句是祭

之助祭何如哉以絲衣爲休然其其嚴哉以爵弁所依然其恭順入廟而祼已昭矣其始而省牲也則弁門堂視盥濯濯之儀乃降牲于基告主以濯具遂吹而省牲則出于門外自羊至牛乃還入于基告充于主人焉已而省鼒又出于門外視鼒乃反告乃復還入于基以告絜于主人焉此未祭而謹礼之序也洎夫薦牲而獻之後旅酬交錯之時也而稱觥飲酒又能謹其威儀不吳焉而言之敖不傲焉而不之莊視三者如一致也故神之格思受錫以壽考之福矣則敬祖而祭祭者其今日然哉

飲而猶能謹於禮之儀乎則總承上看詩柄亦只對刻文說刻文美顧相而此矣多士云云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爲之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故曰爵弁紑而并修潔依而其恭順只言服此之人不重衣冠之制上自堂徂基告濯具者譽也自羊徂牛反告充者牲也鼐鼎及鼒幾以告潔者鼎也壺濯等在堂上籩豆等在東房故曰降牲在門外故曰各既寧等近於主人故不言反降詩雖說士宜提出王者做主主人所主在門内而執爵之基雖已具已充已潔而王心當何缺然故士一一往視又一一往基而告之審敬主人躬親之致而不憚其往來之煩耳觥以罰不敬者兕觥其觩明不犯也旨酒思柔明不亂也

補新旨不吳謂不諠譁吳謂卒後也不傲謂不傲慢禮儀卒度也哉以吳字當是誤字不法與失誤也焉有天子之廟獻斝飲福便喧譁的禮焉只是二件不可誤作二件考之休不要說神錫只是敬乃綏之服也即福之來也

酌章旨此亦頌武王之詩論時也有聖人所以建事而立功者也我武王之功知其臨蒞乎天下者熟知其將而爲之乎於乎我武王以紹乎王師鑠鑠甚盛亦不可以成功也順天未伐有其時而晦也武王則遵自循亦而恰乎天時當天行應

不吳是謹言不傲是謹儀雖是飲酒能敬其實不敢慢神之心爲之纔是祭中事不與祭對雖在旅酬交錯之後猶若奏假盥薦之初可見其敬心無間故神格之而錫以胡考之休也基言士之佐天子者壽亦無期而絲衣載弁求爲對越駿奔之髦矣○鄒嶧山曰門左右有夾室謂之塾塾前皆有基主人所主在門内西塾之基與兩階相直處○鄭氏箋云兕觥角上曰觩孫炎云兕觥上而小口者

酌章

此頌武王之詩見後人之有天下固由武王而至其守天下亦惟武王是師也重武王能無法後人不重後人當法上○武王

旣毖而天已絶商此其時則純熙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焉是遵養時晦用介非彼紂之時焉之也夫武王酌時以成大功如此然後后人疑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大功我將何所用以嗣之哉亦惟武王酌時之義而是師耳時未可爲則于時止者而師之時有可爲則于時行者而師之雖事不能以盡同而所以斟酌而裁處焉者吾至治者惟師其意焉不失加是則蹻蹻之造可以不墜而寵受之責亦可以無負也已天既遺后以酌時之功而又啟后以法時之治武王之啟功大矣此其所以可頌也

雖戎車三百虎賁三千而威武奮揚其氣勢自是於鑠不說到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來會亦遵讀守而未動養讀畜而未發時晦只是紂惡未稔天命人心猶未驟然歸周此時惟遵養以待紂之悔悟非有意養成其惡也至純熙之時則紂惡日盈而周德日盛勢有不容晦者乃一著戎衣而天下大定此武王之武所以爲武王之師也然其大介之用亦不得已而救天下之亂耳何心利天下哉要知遵養非觀釁奪臣節也用介非幸夷順天命也先儒謂武王十三年以前無非事商之心是已蹻蹻有仁人義敵之意王造就無說之烈上說而王業自在其中以無事經營締造而據有盈成故曰寵受有嗣不是嗣其業亦公允

補新旨有謂介字訓作甲陸未妥而公字訓作事尤不省當是介者助也陳于牧野而用康邦之大者所助也我寵受之受其來助之師故能蹻蹻然武勇而造此王業此是合人心之公以成王造敬武王卽此便叫起後人曰載用有嗣之者只是秉嗣公心以師我今日大介之用公耳此蓋武王初得天下而亦後人之詩也此說亦好

桓章旨此亦頌武王之功也意謂天生民而主之君使之誅暴以戡禍亂亦使之命德以致太平者也我武王其克盡乎道者矣彼大軍之

師即所以嗣之也蓋武開天下之功其中即寓保天下之道後王但就其用武者一推廣之而蹻蹻之造自寵受無窮矣凡君國子民經制度務有數之所未窮而時不得不因者法武王之蹻蹻不輕爲以信事有事之所已窮而時不得不革者法武王之用介不重發以長功師其意不泥其迹與時偕行斯具能法武王者也○按此詩以酌名篇謂其酌時用武亦見武王無利天下之心也此與蘇眉山見其可而後爲之嚴氏酌時措之宜意互相發朱晦菴云酌即勺也分明謂勺即篇只作取樂節之名以爲舞說細玩若無所發而猶他詩則他詩皆以酌命耶

桓章

居必有凶年此理數之常而武王克商除害以安天下故和氣感通而屢獲豐年之祥有非理數之常所能拘是天命固有在矣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又若啟以長治之圖於此桓桓之武王傳任諸臣封之於四方以保其條所以底定乎王家是其臣賢圖治之後有以上昭於天也其君天下以代商也不亦正哉

精斯言後萬邦即東征從兵士文撫天下于水火之中以妥豐年制兵而不弄以治安民之武上當天心也即此便見天命武王處然天之命武王於未嘗一息

此詩首言除暴以安天下業已獲天之休而天又命之用賜以保天下故其安民之德昭著於天而至受天之命也○安民不止一方而曰萬邦豐年不止一時而曰屢豐可見以人和感召天和有非常理所能拘者即此便是天命所在而命之匪解承上起下之詞天既應之於已往而天又眷之於將來是其匪解處桓桓武王只呼起之語厥士即敗商之臣保有即保全之意子以四方就列爵分土上說後世創業之君與其臣披霜露斬荆棘以從事於兵革天下既定猜忌日生以為不復藉其力屠戮之惟恐不盡鳥盡弓藏往往而是龍蛇之章豈勝嘆息則保全之謂何天子以四海為家武王之於厥士能信任不疑極力

新而未也故武王承天之命保厥士于四方以定其家天子以四方為家保其士以封侍四方即是定天子之家知保厥士合天顧在之意定厥家合天求莫之意此即德之上昭于天處見帝即之緩既能格天四方之定又能于天定其望以間之也望君也間大也謂君以代商也

文王既勤此句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看封是為帝王公天下之大典也今日分封之典行矣爾群臣其亦知所自來念我思考文王也以和輯寧用成和萬民其勤勞天下至矣我子時

保定於以封建之於四方正所以克定其家而為久安長治之業也厥家定則民安而上天求莫之心以慰此其德孟以昭格于天矣命德討罪一以天道行之而武王無與焉則其君天下以代商也是何等大何等美不然亦商之焚炙忠良者耳天亦何樂于滅一君復立一君也哉

賚章

周有大賚故以名篇並頌文武見得大封雖出於武王而所以大封者實本於文王之德故嘆美之而欲諸臣繹思其德也詩意只渾渾言之而文武之功自見通詩當以安天下為主○文王之勤止如不遑暇食遊畋而肇造輯寧是也二我字是詩人

定而有之豈業專之以自私我蓋土地人民皆文王功德之所在而可繹思者也于是分土授民亦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養有功而惟欲往求天下之安定凡此皆我周福善之新命而非復商之濫及無德者於乎有文王之功德斯有今日之封爵爾諸臣之受封賞者尚其繹思文王之功德而不忘也蓋繼往思始能致治而無負求定之意矣

補新音應受則應繹以守繹始正相照首應字當作應求定即上篇以定厥家意歪厚於前宜則天下定也既為字今日分封惟此

代武王口氣天下之土地人民皆文王勤勞所致則即文王之功德所在而可繹思者故以此封功臣即是敷時繹思耳我徂句武王往求看非使諸臣往而求之也武王分封之意全欲功臣夾輔王室以安定文王勤勞之所貽耳然保其所封之國即是安定然而屬意將時周之命再一提醒以警惕諸臣見非徒商之濫及無功也於字中包有嘆美文王意此繹思中有勉之致戒意惟可繹思者在文王則當繹思者在諸臣語意正相呼應○諸說以肇造區夏為勤勞既非文王事殷之心亦所謂繹思者只是欲諸臣知今日大封皆是武王之思澤則又淺陋甚矣

意耳此意所以宜繹思也繹思文王之勤方可以此保今日所敷之業也時周之命二字即敷時句字外句乃味新一代之新典以警醒受封之人也

於皇直漢此武王巡狩而朝會祭告之典歎四天者百神之主群神之宗巡狩者所以統攝神人之大典也美哉此周也當革命之初為巡狩之典乃非特高山以崇與盛望山喬嶽也是同祭告于一方而朝會之長又由徒河順之河以周四方之嶽祭隨其方而祭告之朝會之也於以然教正以敷天之下莫不仰望于新政故介張而朝之

般章

此美周王時巡之典而表其為一代維新之命也蓋武王巡狩而朝會祭告之巢歇環四岳而備旋有般之義故取般以名篇○於皇時周見大誥武成之際正物作神人之主故率群后而祭告之蓋因朝會而祭告也故陟其高山三句中便當入朝會下敷天裒對處方有着落隨山喬嶽非山名乃言高山中有狹而長者有高而大者皆在所祭如後世祭泰山而禪云亭之意允由翕河如云泛河水之安流不重河翕不為暴發此山而嶠紫望祭特一嶽耳至由此河以周之則四嶽皆徧矣巡於四嶽則四方之諸侯皆來會故敷天二句遂承言所以朝會之意言

方嶽之下以皆其德耳此蓋武周一代之新命而煥乎盛天下更始者也羣侯可不欽哉夫本巡狩之大典以朝天下表一代之新命以徵人心武王受命之初甚建立之規模亦宏遠矣此其所以為可頌也歟

何新吉上篇數時數字既作承則此數天數字如何又承室不若請予思當詳云我今之號令數布于天之下者亦以聚聚天下諸侯之心而對之也懷柔與眾字正相呼上之令欲懷下之心欲覆此處已相對也時周之命乃所以為於皇時周命正數于天之下而襄時之封禪時事又相照也

當天下大定之初天下諸侯皆想望其新政如虞書所云修五禮輯五瑞協時日同律度等皆所以吞天下仰望之心而與之以更始也聚而朝之言四方各朝于方岳之下非盡天下而朝于一方之謂這福時周之命者亦見非復商家之舊令人涵然易慮知廪廪奉法惟謹耳但意與上章稍異上重以恩結天下此重以威震天下所以不同○顧仲恭云高山墮山喬嶽只一山耳墮則其狹而長者謂其旁小山也喬則其高而大者謂山頂也古者巡狩必封泰山以告天封其旁之小山以告地此詩所云是也或疑周至成王始封泰山禪社首武王時未太平不得有封禪不知未太平之時但不刻石紀號以示後世耳若告天告地之禮乃巡狩時必行豈可缺乎自秦皇漢武以後封禪之說遂為儒者㗖柄不知古帝王實有之也

補魯頌大意駉篇似風而夫子不屬之何也豈誠先儒所謂專周公之風不在太史陳詩之列我駉篇津篇似雅而人于不雅之何也豈魯為王國之詩而魯不得察列於頌亦惟王朝有頌也而夫子紀記頌魯何也乎魯謂駉駜泮三篇當是魯公初受封詩而魯人追述之也故可以附周而言頌也將閟宮一篇後靡殊甚則猶世俗所謂祀壽致頌詞耳孔筆不刪當宗周也亦以寓周衰意也

魯頌

譜曰伯禽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襄時尊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于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礼教東略淮夷新作南門修姜嫄之廟遂躋稱制未備而魯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頌按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是魯頌皆史克筆漢班固王逸壽以為奚斯誤矣○嚴氏曰稱以魯頌作于僖後非也今觀閟宮曰俾尔耆尔艾黃髮兒齒等詞皆生前頌禱之詞耳豈生前作之死後乃聞之

駉駉肯章說此美僖公牧馬之盛作也意曰駉駉之馬皆牧于野而牧事之盛必本于心彼駉駉牡馬之泉何在在于坰之野馬牧之得其地亦試以馬之駉者而言有驈有皇驪有黃馬色何偉也以是馬而駕車則彭彭然其充盛是固可謂盛矣然豈馬之自盛乳蓋由我公之思遠而無疆不為目前淺近之計故思及于馬皆蕃育之有方而馬之臧皇然其有以駕車彭彭而斯臧之者此駉駉次章言彼駉駉牡馬之之果何在在于坰之野馬其牧之得其所矣試以馬之駉者而言則有騅駓騂騏者

天子以文過歎抑未必請而後作也存此以備攷

駉全

此詩四章一意每章上六句叙其牧馬之盛而要其所以致之者惟心而已故下俱美其主心以見其所以盛也○牧馬必於坰者取其不致病民居而妨民田耳偶言牡馬者亦是在乘騋牝之意駉駉固見其盛而其色無所不有益見其盛以車者以之駕車也彭彭言其力伾伾言多力見非駑下之材繹繹長驅不絕乃氣之壯盛奮起處袪袪強徒善走亦可見其行地無疆處俱要與末句相關上思字泛就君國子民言下思字與馬政脩舉上言惟乎日往言國家者無一而且不為淺近

有騅馬色何不有也以是馬而駕車則伾伾馬其有力是固可謂才矣然豈馬之自盛乳蓋由我公之思遠而無斯不為一時而且之圖故思及于馬自牧養之有道而馬之雖駓騂騏有以駕車伾伾而斯才之若此耳駉駉三章言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駵有雒有駵而又有雒也以是駕車繹繹而不絕其作固如此矣豈無自而然乳蓋由我公之所思者始終如一而無厭斁之意是以思及于馬斯考成于牧而馬之驒駱騮雒皆斯作亦能有如是也駉駉末章言駉駉牡馬在坰

故一思及于馬而馬事畢舉若隨所思而俱滅效之神速如此牧之得其地養之得其人用之不窮其力策之必盡其道此是僖公牧馬之政特上思無疆等中之一節無疆言思之大而無界限無期言思之久而無窮期無斁言思之勤而無厭射無邪言思之正而無畸邪總之所謂主心之遠也即馬政以占庶政即物卑以推民安僖公之可頌以此○舊以思無邪為主謂思出于正便無厭斁便不淺近看來未必然為此說者特因夫子一言以蔽之義遂欲歸重此句不知夫子只斷章取義不宜便借為詩人之旨

附攷羅云禮諸侯六閑馬四種良馬戎馬田馬駑馬一章良

使之甚順而不違矣雖用兵
之道當謀成戰必當圖其
惟戰謀等決策而不為苟且
之計則淮夷豈容長莽之中
自今以往終當無不服矣
翩彼飛鴞言淮夷既服貢獻
所行彼飛鴞之飛鴞本為惡
聲之鳥也今集于泮林食我
桑黮亦懷我以好音矣此
然淮夷本易難化之人也
今憬然自覺其非而來行其
獻琛之礼若元龜象齒與
夫荊揚之金雖非其地之所
有者亦不大賂于我是其卑
心向化故用此以致其誠而
百年歸服之盛至是其永靖
矣不有以慰我侯之心而遂
吾人頌禱之情也哉

翩彼章○興意言鴞本惡聲之鳥感泮而為好音淮夷本桀驁
之人亦覺悟而效順見多士虎臣不必試武倫謀猷不必旅而
渙於明威之感孚者誠大也憬是淮夷悔悟時之明是其心悅
誠服處惟自悔其罪且來獻其琛雖其土不出是家其地不屬
荊揚而且元龜象齒又大賂以南金披披以殊方自待而以中
國之礼尊我為非侯能心服之而何○徐儆弦曰獲與憬不同
獲者我用智力以服之憬者彼自覺悟而來服也須分曉看○
附攷淮夷之貢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荊揚貢齒革九江納
大龜惟金三品荊揚皆有之荊揚二州在南故曰南金○劉
安成曰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為

補新旨戎狄淮夷之興最有
味言我能服此上國之
化而懷我好音者亦中華
之声也憬彼淮夷猶附于
送公之大小夷何煩于
獻琛獻[illegible]

補閟宮章全篇大旨只須點此詩
始終只是為修廟而說詩
者於此中須出新祭等
來然於其廟祀又何不說
福耶今既其詩又止言皇
皇后帝云天錫雜有郊之
意而詩人亦知魯郊非禮
故每言郊而福歸于主言
之法矣學者須体認此意
而歸出郊于方得詩人之
旨只重言廟祀而天帝錫
福意略言之但現首二句

僖公詩愚考之春秋傳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于鹹為淮夷
病杞十六年從齊桓會於淮為淮夷之病鄫矣但此詩不與
過其實亦當為頌禱之溢詞也

閟宮全

通詩前八章美魯侯修廟而屢致頌禱之詞末章正詳言修廟
之事而合人心之公也此詩為僖公修廟而作故首二句先提
出修廟而下即推本有廟之由乃直從原頭處說起創赫姜
嫄至纘禹之緒見周人之始生自后稷之孫至克咸厥功見周
之始有天下而有周則有魯故自王曰叔父至附庸見魯之始
有封國而有國則有廟有廟則有祭故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至

反末一山既所言何事
閟宮章詳此詩美僖公脩廟
而從意說國之有廟所以崇
先德而順民心也我魯之廟
起于中乘其美惟我公也坊
存在之既為修廟之恭但見
深閉之宮但然清淨下之盤
碁實實而並固上之結構枚
枚而熟密所以表神靈崇奉
敬者在是然魯之有廟始于
后稷之前國始于稷肯赫赫
姜嫄以不回之德為上帝所
眷念故無災害之居而十月
孺期滿生后稷焉夫天之生
后稷為生民計也所降之以
百福者黍稷重穋之異為有
稼穡救荒之異種所以受封
有邰之國者基于此矣由是

亦其福女言僖公祭郊廟而獲福之事秋嘗四章是詳廟祭之
福天錫一章是詳郊祭之福終又申明修廟以與閟宮有侐應
而修之惟以順民心乃其所以為可頌也

閟宮有侐章○首二句言僖公修廟制度之美下是詳后稷之
事必推本后稷者魯之有國本於周周之受命本於稷也閟
宮為百世不遷之廟惟其深閉故極清淨實實枚枚總見其四
周堅固完密處赫赫姜嫄六句言其降生之異降之百福而下
言其功業之隆其德不回底謂或就克禋克祀說無災害之害
而終十月之期以生正是上帝是依處百福只就稼穡說當后
稷未生民不知粒食及稷生而降嘉種以粒烝民是福一人即

乃以天降之種俾民以稼穡
之務有稷有黍有稙有穉
不偏及于下土而繼禹治水
之績也后稷為我周開基之
祖蓋如此

補新旨首向重義此清廟例
蓋僖公可美者全此降之俾
百福是天之所福堅以俾之
民五句是堅以所以福天
下后有下國以其有功於
民故封之於邰正任以教
稼穡之氣奄有下土而實
並歷上四有字是稼穡之
利通及下土皆稼而今有
此緒即功也盖稷不重禹
后稷重纘遠夫后稷之孫
大王者從居岐陽而四方之
民咸歸往之於是王迹始基

稷天下萬世也其福不亦多乎故曰百福疏義說種植百谷以
功斯土是天降百谷為后稷之福似不及重穋稙穉就百谷中
熟有蚤晚種有先後故異其名奄有下國緊緊足上以終降福
之說言天降之稷使其因此而遂有封國蓋封之邰以主稼穡
之事非為祀姜嫄也有稷二句比黍稷一句不同上雖令教民
稼穡意然尚未廣此是稷為農官典司稼穡故民皆有之奄有
下土正單此四有字來只偏播於天下之謂禹平水土稷教稼
穡相繼成功故曰纘禹乎成之烈賴粒食之利而有終也只重
稷上勿以禹功相配

附攷呂叔林曰閟宮舊廟非姜嫄廟也邵淡泉曰諸侯五廟

純然勞而之以實有勞而之
漸矣ㄱ傳而文王再傳而武
王克勝其從以致天命絕商
之緒在於牧野之也ㄷ人心來
歸其決而曰無相上下之分
而有二也無貳無虞之說而
有虞也帝命已屬于周矣于
是武王奉天行誅以伐大商
而治商之旅咸有輔佐之功
若周公則元勳之列也於戲
王謂之曰叔父之功大矣該
封爾一身則王朝輔相不可
以無人我將建爾元子俾侯
于魯而爲列辟之首大啓爾
宇而無弟土之虧使之藩屏
周室永爲周室之輔而與國
咸休焉
補斷定大明篇言上帝臨汝

惟魯七廟公羊傳曰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今合觀本詩以周公皇祖句則知此閟宮蓋合群廟言也

后稷之孫實○此章原功以上原周公輔世之功下述成王分封之意而以著有魯之由也周家之業成於太王成於文武俱不甚重只要引起周公改輔成王之功爲下封魯張本實始翦商言其國勢興隆駿駿有翦商之漸非謂太王有此志也纘緒雖兼文武而致天之届以下則專就武王說要知武王牧野一擧乃天命盡頭處言紂西弱有絲毫未盡天命有絲毫未絕武王必無絲毫處節之意惟到天命窮極則牧野之師不得不興然商命之絕實由周命之肇則天之去商者周致之者然無二

無貳爾心定勿疑衆寡之
不敵也此應無貳無虞上
帝臨汝是勿疑名分之或
拘也此是依當說獸謂武
王代紂除害拯心虎不甚
安泰則大眠篇至倫名分
疑慮上言勸是
乃命章謂于是乃命魯公俾
之侯于東土則利爵崇矣錫
之山川土田附庸則分土廣
矣魯之有國自此始也然我
周之國既于是乎封而郊廟
之典亦于是乎錫是以周公
之孫莊公之子曰僖公者纘
先世之休而成郊廟之祭且
能祈之福〻敷六書之耳以
其致敬于廟也則春夏秋冬
於已來皆匪有懈怠其于祀

無虞上帝臨女是衆人知天命之必然而贊武王之決也數商之旅言周克商之衆非止一人惟曰咸有其功則周公固在內而其功既最則其報宜隆故王曰以下始言報功之意但功在王室非父不可無封而揆時付有沖人不可無相故特建爾元子曰俾侯于魯即伯子男出其下曰大啓爾宇即七十五十里無與倫爲周室輔全重與國咸休方見報功之意

乃命魯公章○上既告周公以分封之意此就命魯公以錫封如龜蒙鳧繹其名山也淮泗河濟其大川也常許郯薛其土田也句須纘其附庸也山川使主其祭土田使有其賦附庸使廣其封邑此見我魯之國於此乎廣亦見廟祭之典於此乎錫

之禮係不敢書武所以其盡
者誠矣其致敬于郊也則主
之以皇〻之后配以皇祖
之后稷而享以騂色之犧牲
所以事飛者誠矣由是郊廟
天神格其不是享是宜無有
怨恫而降福爲之孔多由是
廟焉人鬼享之還而周公皇
祖亦皆來格來享以其福
錫女矣我僖公之郊廟獲福如
此是我僖仁孝之應而亦吾
人之至願也
補新前首二句正是僖魯而
族宗之事此處只是言錫
爵土並未嘗錫以郊禘之
禮原制食周公豈有周
公在日其子受封而遂安
然受郊禘命也說者勤辨

矣周公之孫以下備述奉祭獲福之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見世系嫡派龍旂一句一說以爲郊祭一說以爲廟祭看來是總言郊廟承祀之儀以起郊廟之祭春秋二句以廟祭言觀註錯擧四時可見若郊祭則但有春行之安得有四時也既與數無所忘故曰匪懈禮與物無所差故曰不忒皇〻后帝五句是郊而天神格享祭者后帝配祭者皇祖后稷也是饗神來格饗也是宜神無怨恫也周公皇祖一句是廟而人鬼來享祭者周公配祭者皇祖群公也本文只字亦既字來降福含下天錫章意在禱女含下秋嘗四章意在此詩爲修廟而頌禱故言廟祭兼福獨詳其所謂福亦不外保國與壽考也

一句在此中謂郊廟之祭
亦於此錄以蒙家不妨
存亦不通理之過也
秋而載嘗〻謂嘗所以爲廣頌
者言此公我禮皆祭也代而
我行嘗祭夏而禘衡其牛以
止其觸何其預也從其別也以
祀周公以白而祀魯公以騂
別之惟何其別也皆[illegible]以
[illegible]以而載[illegible]而嚴毛去毛而
載[illegible]則[illegible]而[illegible]
陳而祭品無不[illegible]矣有籩以
盛果核豆以存菹醢有大
房以載牲體而祭器無不具
是其禮亦甚備矣以言其樂
則羽籥以象文干戚以昭武
萬舞洋〻而可觀樂又何如
其盛耶夫事神之敬如此則

附孫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詩故曰周公

自隱桓以下不書郊亦不識其廢於何時魯之郊自僖公也

秋而載嘗章○此章至保有見錫其言廟祭獲福秋將嘗而夏福衡是禮之夙戒也祭牲用必周正不可卒辦耳周公用白牲示不以臣禮待周公騂剛則魯公從周所尚牲之制也且嘗於天子禮樂牲牢魯公用侯禮無嫌於同天子之牲色○采薦者嘗其蒸也毛炰載羹祭品也毛炰一物載羹二物籩豆以盛穀核大房以載牲體是物有常品器有常數嘗祭備豆之陳周公之祀十六群公之祀十二數以偶陰之義也大房之設者魚腊之載以三牲牲之益以五數以奇陽之義也萬舞無

神之格之孝孫不有慶乎始
必俾爾熾之方熾矣又且熾
熾而昌焉俾爾雖老而壽矣
且純嘏而臧焉乎以保彼東
方保魯邦是常爲其所奄有
不虧不崩永無侵削之患
不震不騰永無驚動之虞也
又得三壽之朋以作吾君之
股肱老成練達同心共濟于
以保國祚于如岡如陵之固
也豈非慶之全者耶
〔補新〕首福衡犧尊白牡騂剛
毛炰胾羹籩豆大房是禮
之備萬舞洋洋是樂之和
俱是祀周公皇祖所謂
春秋匪懈享祀不忒者也
但禮樂不必拿作而乃俾
爾是神俾之也熾是興旺

文武聲在其中特々是厥正洋々是厥美總上以禮儀樂和生
說所即用天子禮樂亦即上章匪懈不忒之事俾爾以下即所
謂孝孫有慶既頌其獲福壽以保國又頌其得老臣以固國俾
爾者神使之也周公皇祖福女之意熾而昌指其業所統承
壽而臧指其身所享受方盛爲熾者所不盛爲昌有年爲壽者
祺爲臧不虧是常盈不崩是常固言土地無侵削不震是常靜
不騰是常平言干戈無驚擾是常邦是常之意三壽是老成
練達之臣作朋有同心一德之美如岡如陵即保魯也奄長君臨
駁本有訂謨老臣謀國又有長策何不可保之有
附攷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往報

呂是宋大壽長千歲是
永壽知此之福壽保東方
而常有魯國不虧二句止
魯邦是常斷是一隅之析
激是大務之義實是也方
懃懇願是事務促湧作朋
同心補國之意岡陵國祚
肇國也前載等七句來傳
詳細宜細讀之
〔公車〕[illegible]君不止此
也彼有田必有車我公之田
有萬井出車則千乘矣其衛
車者有朱英以飾矛有綠縢
以約弓有二矛以利擊刺有
重弓以備折壞之威爲何如
有車必有徒公車千乘而公
之徒則三萬焉其在前者有
文貝以飾冑有朱綅以爲綴

使成王果賜魯公何請之有且周公既用禮樂何爲白其牡
手白者殷之色也魯君臣效宋之郊使有以僭分封魯者則
以宋爲解耳
公車千乘章○此章文稱其內修外攘之功而祝其昌大壽考
之福也但上主祭祀言此主繼述言皆所以奉祖考也有田則
有賦魯有萬井之田故公車之賦有千乘有車則有徒魯雖有
千乘之車而公徒只用三萬不空國而行也車右有矛則以朱
英飾其矛車左有弓則以綠縢約其体而矛蓋冑以備擊刺
弓必重弓以備折壞此總歸于車之威徒首有冑則以貝飾
之而朱綅爲之綴其徒則增々其多此總歸于徒之威戎狄在

而乘徒增々玆盛也從之威
爲何如有此車徒以之戎狄
是膺而戎狄率從以之荊舒
是懲而荊舒受命則莫我敢
承而樂之矣公之武功如此
則所以格烈祖截始不止于
禮樂之明備矣故神之錫我
侯者不但已也又必俾爾昌
而熾且福之盛者益盛俾爾
壽而富焉壽之長者益長黃
髮台背而壽無有徵矣又得
壽考之臣而與爲公之謀用
焉且俾爾昌而大得福之益
隆俾爾耆而艾得壽之益永
萬有千歲而壽無疆矣又
得乎壽眉之壽徵元吉而無
害焉則所以格服遠之治者
特求吉祥之耳

魯西北荊舒在魯東南彼入寇而我當之謂膺我往伐而彼畏
之謂懲此便是莫我敢承有此武功是爲允武而聰格
烈祖者本矣此慶適以截上文禮樂一句方不脱章首昌熾等與
武是既得福壽而又得壽之佐也昌大至有害是既得福壽而
又得壽之吉也皆要見保武功于不窮意壽而富淺於之昌而
多也昌而大有單厚之積極於無涯意耆而艾有胡考之林曰
耆艾眉壽者取老之義艾取養之義勿以六十曰耆五十曰艾
萬有千歲極言其時之久意眉壽無有害則壽考且寧矣○按
朱英綠縢孔氏疏云綠縛而朱染之以爲矛之英飾縢謂約之
以繩非約縢爲繩○又云貝者水虫甲有文章冑謂兜鍪貝

〔補新〕上節是俎豆以祀先
以獲福此節是干戈以格
先而獲福上是允文此是
允武所謂允文允武昭格
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也
〔泰山〕泰山巖々將伸之錫君始必
泰山巖々常爲魯邦之所瞻
又奄有大東之二山是魯
封之形勝我侯國已然而全
之矣又必遂荒有大東至于
近海之邦及彼淮夷皆來
同之禮凡是海邦近淮夷也
莫不率服而順從焉保所已
有又開所未有豈非魯侯之
功乎
〔鳧繹〕節謂且如鳧山屹夫充
之矣保山鎮乎郊之亂我侯

爲飾朱綅以朱線綴貝而飾冑也
泰山巖々二章○此二章反覆其頌辭以擴充土宇爲說乃受
福之最大者以蕃上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之意上願其保邦只
是福此願其服遠方是功泰山龜蒙鳧繹皆魯邦所已有者遂
荒以下乃是服所未有者蓋只歸重服遠中有修文德以來之
意在大東海邦在東淮夷在南而徐宅海邦亦皆連屬于東者
淮夷蠻貊南夷亦皆連屬於南者來同如徐方既同之同無携
貳之意率從是革心向化無違逆之意諾是尊歸令聽約束之
意是若乃魯侯得順所欲勿作遠人順魯侯之欲說此二章俱
承廟祭獲福來亦是備神明以稱願之如此○方山曰按僖公

國深有見釋之二也識無改于獻子之竊矣又必遂蒐有徐國而宅居之至于海邦之遠淮夷蠻貊及彼南夷之長凡吳徐宅也海邦也淮夷蠻貊也南夷也莫不率從而向化魯於不唯諾而應命焉僖所已有又服所未有而魯侯願欲之心不足若此神之錫君如此所謂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者非也實非吾人之所深賴乎

天錫章議 夫天之福君必何如而後可以致吾賴耶吾君郊祀格天以望后帝錫以純今之嘏使之眉壽以保魯國而許人歸常鄭人歸許以恢復國初大啟之宇既燕安喜樂而又有令善之妻有壽考之母於群臣各協於邦國求有是受福既多矣又得黃髮兒齒之壽以享之所稱純嘏戩穀大于是止所謂是享是宜降福既多者也

補新旨 既魯人所頌僖公獲福康多是近一身之福壽而及于保國其云保國慶願重則知魯人愛君愛國之意忠誠懇至所以詞雖涉諛而孔聖不刪

徂來章議 夫郊廟獲福吾人所以報神于我侯者而今日修新之事何如始也于徂來之山而取松于新甫之山而取桷于是而斬之以成其質于是而度之以審其宜于是

在位三十三年。春秋無徐淮從魯之書豈僖公亦有以服之歟〇孔氏疏僖公之世東方小國見於會盟惟邾莒滕杞而已其餘不見於經

天錫章〇此章言郊祭獲福故首揭一天字以別之而下皆純嘏之實蓋無福不有正見其純也人惟壽可以享福故以壽始終之天知我公之志不徒守成而尤欲恢復故既使之保魯而又使之復其常許以還周公之舊常與許皆周公之宇昔天子有事于明堂故錫魯以朝宿之常邑天子有事於東岳故錫魯以朝宿之許田以後常侵於齊許見易於鄭故魯人願其復之曰居常與許則周公之宇復矣燕喜是一身之福就平日安享言如泮渙優游之意下既多受祉方說得去妻賢母壽是一家之福宜大夫庶士是朝廷之福邦國是有言無敗於啟宇之初見邦國之福多祉如此而猶謂眉壽不足以盡之乃益以黃髮兒齒非純嘏而何此皆所謂是饗是宜降福既多者非公致敬於郊何以有此〇一說此章不以郊祭獲福說本文天字不必拘天與神一也且朱傳亦云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未嘗割分其章為神某章為天也只活看亦好

附考辟方山云會于卞以釋齊人之討蔡妾之善也禘于廟以享天人之事成風之壽也〇黃氏佐曰入春秋以來隱及於鍾巫桓乘於彭生般賊於圉人閔戕於卜齮逆躋僖其

而尋之以較其長于是而尺之以考其短言其棟桷則松桷有舄而大言其廟寢則路寢孔碩而宏新廟奕奕然改觀矣是役也主之者我侯而敦穀庀工督課章程之課以董之者奚斯也故廟貌然深長而連比碩然弘大而振撫有如斯也夫周公魯公有大功德于民者也廟制宜其而為民崇德報功之望于是乎顯矣夫為民者則魯之群臣可知向非修廟之盡制而何以得此于民哉此其所以為可頌也

補新旨 詳修廟之事映襯首閟宮二句松桷是實于新廟之上都路寢是虛于新甫之後者故復之曰新廟奕奕奚斯是頌魯侯之命而修魯侯之心推萬民願若要見周公德被生民象公功施社稷民有願祀之心久矣今僖公順民之心如此考孫有慶而天錫純嘏矣豈非修福于哉

補商頌大意 緣為殷商所徙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啟於宋修其禮樂以奉商后然考父正考父宣佐戴武宣得商頌十二篇孔子殷人也亦周民也編詩七其七雖周周六代之樂而寧寧位於商雖稍散

來久矣此詩以懋懋壽考為言亦欲其以躋僖為戒耳人謂魯皆諛詞孰知忠愛之言溢於言表

徂來之松章〇以上從周之始封說到魯之受福已無可贅末章遂申言今日之修廟以終前閟宮有侐之說也徂來新甫只言山有此木可為作廟之用斬是截於所生之處度是度其所用之宜長者尋之短者尺之正是其度處舉松桷之大則其他材木可知舉路寢之大則其一廟之規制可知路寢即其廟中之正寢所以藏衣冠者合有舄孔碩乃見新廟奕奕然甚盛大主之雖屬魯君而監護督課奚斯與有力焉故曰奚斯所作要以廟之連比言碩以廟之廣大言周公魯公功德在民民皆樂其廟宇之新故今廟成而萬民且是若魯之君臣又可知矣凡國有興作往往至怨讟煩興非魯侯能順民心安能致如斯之頌禱

附考後漢注兗州博城縣有徂來山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〇陳定宇曰僖公修閟宮以其新修故又曰新廟而路寢又廟中之正寢也毛鄭以閟宮為姜嫄廟者固非毛公以新廟為閔公廟者尤非也

商頌

譜曰武王封微子啟為宋公七世至戴公當宣王時有大夫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師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

至孔子刪詩止存其伍而已又太史公云宋襄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述契湯高宗之所以興作商頌此本韓詩說今觀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得有且其詞古奥非似周時之文又國語閔馬父之言亦與韓詩太史公之言謬矣

陳止齋曰別以尊卑之權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周間以親疎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

崔仲凫曰夫子定書終于秦定詩終于商商之質周之文秦之霸兆王之熄

那全

此詩首言將祭次言方祭又次言畢祭總道湯孫作樂之盛以格於祖考而四節又推言其傳奉之遠見音樂皆一敬所流通末遂兼先王之事而重致丁寧之意也商人尚聲故其詩言樂獨詳前二節敘作樂俱有次第

那首節○猗與那與總嘆樂之多而下只言鞉與鼓何也蓋鼓以統衆音鞉鼓之小者置則衆樂之小皆舉之矣此以鞉鼓淵淵之鼓言鼓之大者置則衆樂之大皆舉之矣此以簡簡有奕之鼓言樣舉二鼓正以見其多處上方置之猶未及奏故下始言奏鼓當臭味未成之際奏鼓簡簡然後出迎牲此時諸樂皆奏特以鼓爲紀綱耳衎我烈祖言享之于冥漠之中以樂其神也還

來于祭時事蓋作烈祖已衎諸

附○攷孔氏疏禮記云鞉鼓所以節一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鞉則鼓之小者故連言之王制云天子錫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註云柷鞉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鞉也

湯孫奏假節○此節是迎牲後奏祭時事奏樂以格於祖考此時祖宗之功德已寓於音樂中矣思成者奏祭時欲思而見之合閒樂之美而來格則我所思者成而心安是以思成而綏我也味思成二字可見古人之祭非是具文直是祖孫一氣如將見之然非音樂之妙安能感動之速如此鞉鼓有深遠之聲自淸而柔從此相承故曰和鞉鼓音大管聲音細乃高下清揚故曰平蓋磬在堂上玉磬其音清越最爲難諧今堂下鞉鼓管聲依之高下疾徐周一節奏其和如此正其所奏假而綏思成者然惟以於赫之湯孫主之是以肅穆如是其美耳於赫呼咽之詞非德也非樂也只于湯有光意

庸鼓有斁節○三節美其樂之終盛而即人情以見之此九獻以後祭畢之時鐘鼓盛作即鼓鐘送尸之事見其盛容之美無㪅於衎祖之初也有奕是不復舞但文舞武舞陳列兩階有次序也我有嘉客亦不夷懌只是感動作樂而心悅不重興亡在念意謂一亦字中含得先祖是饗意在即是形容備然感動則樂

更之後為我商之嘉客者耳目接于聲音之盛心志契于和平之真亦莫不動其悅懌之念焉是祭畢而樂音之盛又如此

自古來雖夫祭固以樂為尚而尤以敬為主是敬也豈自我而始哉從在昔之先民已有作矣故自方祭以至畢祭時雖有朝夕也而莫不溫恭自持先一時之敬得作泥壯以至送尸事雖有欲此也而莫不執事有恪無一時之敢忽凡若此者蓋已極一念之精誠以盡其感通之道矣我今日之祭也豈敢忘古人之歌乎

顧予節說夫樂與敬而兼盡

之足以衎祖考可知矣○徐儆弦曰庸鼓二句要入形容功德意方見歎美之誠

自古在昔節○雖說商人尚聲而所以感格處全在心之誠敬上曾言自古在昔先民只見前人有所傳授不指商先祖說○自上閑之物以至九獻之後無時而不敬其事正見其溫恭處此本先民所行要得已然的口氣樂則自稱其盛傳恭則推先民其不敢專如此○鄒嶧山曰此節敬與上樂一説開說一説以作樂為敬俱欠穩看來敬之所該者廣而樂乃敬中一事此說似閑而合實得之矣

顧予烝嘗節○顧字中有冀望之意湯孫見一脉流通非若祀

今日之烝嘗豈不為矣湯其其祭在天而願予之烝嘗乎我皆神不歆非揆非其人則顯其肅雍誠其德獲也今也一樂之奏湯孫奏之也一敬之行湯孫行之也以湯之孫奉湯之祭則精神相為流通意氣相為感召豈不庶幾其顧之哉

烈祖章說此亦祀成湯之詩曰欲知春祭之原當觀先王之澤嗟嗟烈祖功德何其隆也但見安富尊榮秩秩無窮之斯祐可以申錫于后而無疆也是以及爾今王斯所得以精神錫之隆休而奉烈祖之祭焉

既載盍罍奉祀何如方其祀

以非類意綏我思成○已是顧于烝嘗矣此又因盡敬處說到一體意非至是始冀其顧也

烈祖說

此詩首節言烈祖垂裕於後而今日得以修其祭祀中二節正言祭而獲福之事以見先祐之所及末則冀其享也

烈祖首節○烈祖見功德之隆斯祐含下天命人心在曰秩秩曰申曰無疆總是一意蓋天之福人主也襍施而無序則取之也易窮今烈祖有秩秩無窮之福則可大者衍之可久植本固而撲源深申而錫之自有無窮之慶至於爾今王之所而猶被其福則今王以後可知也修其祭祀只帶說不專指祭祀言還

事約祭既以楊而獻夫清酤式昭其津燿之誠而烈祖之神賜洋洋如在賚我以所思而成之人矣且亦有和羹既戒而清之豫味乎而味之調從而驗之以假于祖考肅敬齊一句無有言說之可聞時靡有爭競之可見是以烈祖鑒此精誠又綏我以眉壽之壽考之福于無疆也凡若此者孰非先祐之所貽乎

補新言約一思成詠益矣樂以忘飛故云烈此處言酒以祀神故云詩之一字不苟如此

約軝錯衡不特此也爾祀一啟諸侯畢祭駕彼約軝錯衡之乘來夫八鸞鶬鶬之馬其

以承業而主

既載清酤節○思成以上以清酤作主下以和羹作主將既云字相呼應載酤之時餘已燕了但其序先進酒而後進羹故相承說來總是祭時事也○謂既載清酤於尊酌以祼獻非只灌地求神之謂此時秉一誠以對越故神賚以思成非為清酒之故然我之所屬非止清酤而祖之所錫亦豈止思成乎蓋亦有和羹之進而神又賚之以福矣○羹調失宜不可謂和故曰和羹而戒則備之預平則味之調曰既戒既平言不至有後時之失○鬷假與奏假同可用上作奏樂亦可移此作奏羹勿又添一樂出無言屬主祭謂不諠譁而失禮靡爭屬助祭謂不紛競而

在宗廟也書其誠以假之蓋其物以享之是人心效順矣固一統已徵受命之廣大矣天又降以豐年之慶使黍稷有穰穰之多而清酤和羹于是乎出也既得人以助祭又得天以備祭故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饗自將降福于無疆矣凡若此者孰非先祐之所貽乎

補新直諸侯之來驂車鳴鸞以假享于烈祖之廟則奉清酤進和羹者有人矣豐年之降有黍稷穰穰之氣則酤清羹和者有物矣而中間都我受命溥將一句蓋即上人心助祭所來者之廣見是受天命之大

越○然須歸重主祭者身上綏我眉壽黃耈無疆總承眉壽黃耈二項要見便非先祐所及我安得載清進羹以事神受福如此

約軝錯衡節○既載清酤節已完祭則受福事矣然所謂有秩斯祐申錫無疆者猶未之盡也故又言得天人以獲福之事約軝三句是說人心上說受命自天二句又就天命上說自堂受命溥將乃分插兩頭之話言諸侯駕車馬鳴和鸞以假以享於先王之廟是我既受命而得天矣然天之命我又甚大既命以奄萬國之懽心又命以萬年兩間之和氣使豐年穰穰而美利畢集則所以奉祭者既有其人又有其具是以奏祭之餘假之而來假饗之而來饗自降福無疆也要見非先祐所及何以得人

故也

邦畿節謂以土宇言之、伊見王畿之内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視之奄有九有之日彼故也

四海節謂百其建龍旂以承大糦也、則是四海之來假來假祁祁之衆、皆其御邦畿以肇域四海也、則是景山四員、維皆大河之遶、此人心土宇、天所命也、湯以智勇之德而受命、固云宜也、而武丁以靡不勝之德而受命、亦無不宜也、是殷之受命咸宜矣、夫天命所在、即福禄所在、受命既宜、而百禄之是何、不將有隆而無替也哉、吁此祖德宗功之所以為可頌也與、則

載命與禄、一皆自天錫之、爲命自人受之、爲禄受命即荷百禄、武丁誠無愧于湯矣

長發全

此商人大祫之詩、首推群公以德受命之事、而末及伊尹佐命之功、蓋商之命基于契、大於相土、而會於成湯、佐之者則伊尹也、然見世德、故祫祭宜從命、所故配享亦宜。

濬哲維商章○濬哲二句、雖爲言契張本、實會自契而相土而湯在、濬者深沉而不淺露、哲者明審而不昏迷、逆推而言、世世有濬哲、則受命之祥發見固已久矣、故曰長發。洪水四句只是述其時、以見久意、須緊緊說下、以起下有娀方將之意、語意謂

增補伸蒙詩經脈　商頌八卷　廿二

今日之論、安得不追叙之哉

長發章、進此於祭之詩、而人知有商興有天下之大、以為天實命之、孰知等而上之、濬哲之君、後先相繼、維商世世有之、蓋已長發見其受命之祥、非適今日然矣、方洪水之芒芒、禹敷治乎下土之四方、凡外方諸侯之大國、悉畫圍于中國之疆境、而幅隕既長之時、斯時也、有娀氏之國、其勢乃方將而始大、設帝立其女之子、曰契、救以為司徒、而生商人、是商之受命自契已肇矣、其祥見之祥不既久矣、玄王、爲諸百契之數、教言之役玄王、稱契之號也、以桓武為說、不以始息爲恩、受小國

當洪水方大之時、禹敷之在要荒者、與中國隔絶、自禹敷治水之功於下土、而水患既除、始以外大國爲中國之邊境、海内之地、其幅隕最廣、而有娀之國勢始大、此有娀句只輕輕遇、不可把來對帝立子生商平講、至于而曰帝者、以見商室之造皆天意也。生商就始受封說、與玄鳥章不同、彼言生商人、此言造商室、蓋契雖受一國之封、而已開混一之基、此其所以爲祥也。

玄王桓撥章○契以德化民、而基天命、相土以德服人、而大天命、見啓成湯之興非偶也、桓撥烈烈、俱以德言、只振作有爲之意、當類蒙之世、民幾近於禽獸、而盡力明倫、能撥亂而反之正、故曰桓撥。受小國大國者、言受舜命敷教于四方、其所教者即

而教之、則化行乎小國、而小國是達、大國而教之、則化行於大國、而大國是達、所以然者、蓋其在於武哉、恭而與能率循履法、而不過越、俾其牙乎綱常倫理之中、克諧夫發典起而應其教焉、百姓以親五品以遜、小大之國、無不達矣、是玄王以明德而基命如此、傳至相土其武德烈烈、而盡職是以諸侯仰而歸之、四海之外、皆有截然而整齊者矣、是相土以明德而保命着如此。

帝命節[謂]天商之先祖既有明德、以協乎天帝命已不違、而去之、是以延至于成湯之

其所受也、達即百姓親、五品遜、敷化四達、更無室礙之謂、率履不越、只是行無過差、此正契之身教、以此表示其民、其若有不知不覺、而潛孚默化之者、上感下應、最是神速、須知率履都在桓撥上出來、遂視既發、即應轉是達意。相土承契之業、入長王富、出爲諸侯而剿斷、英武能使海外之國截然整齊、不敢悖其約束、此亦自其勢之相聯屬者言、非天下皆歸也。言契而及相土、正見世有濬哲之君、而衍其祥者。

帝命不違章○帝命不違、根玄王相土說至於湯、齊言天命至此將有會合之期、懸氏所謂與天命會也、王業成字是慢用、應期而降之期、正此天命會合之期也。朱子曰天之生湯恰好到

增補伸蒙詩經脈　商頌八卷　廿三

世、遂與天命而齊會、而湯之降也、應期而不遲焉、使湯無越天之德、其何以受命哉、但見聖敬之修、日新又新、緒進不已、以至昭假于天、遲遲而不息、惟上帝之是祇、其敬德之純如此、故上帝眷命、作之君、作之師、使之以為式于九圍、而臣民淳宗、所矜式也、是湯以敬德而受命如此。

補新旨 不徒曰帝命以九州、而曰帝命式于九圍、是於九州之圍、何湯受福個宅哉、方不設於說、如下湯之聖敬之又、蓋以蒙蓁而不取、誦皆合式、乘我至于有衆、躬式從、知九圍一家矣

鈔小節謂彼諸侯來朝、宏執

命生時節是也、切莫依往註以五百年之期爲言。聖敬三句、作一氣看、言聖敬日以躋升、直至昭假於天、遲遲不息、而一惟上帝之是敬也。敬曰聖敬、已到極純不已地位、無一毫虧缺、無一毫間斷、若進一級又有一級着、故曰日躋。昭假于天、與天爲一、天運不已、湯心之敬亦不已、即純亦不已、君見其遲遲而終日欽欽、惟知有對越上帝、總是形容其敬之純一。君說以敬事上帝、帝命式九圍、非但有天下、還有表正萬邦之意、下正式於九圍之事、此處尚寬說。

受小球二章○各首三句言湯之受天命、下皆原其以敬而受命也。小球大球、是輯五瑞、乃入朝時執以爲信者、小共大共是

王以爲信己湯則受小國之球交大國之球而爲下國蒑係屬如旒之綴而綴旒係焉是則何天之休命矣所以然者良由湯之敷政也不急遽而失之競不怠緩而失之絿不太猛而失之剛不太寬而失之柔其所敷之政優優然寬裕而得中正之道焉誠德之見乎敷政者如此則其荷天休而爲百祿之是遒也不亦宜乎

小球章〇不特此也彼九圍大小之國有來貢獻湯則受小國所共之貢受大國所共之貢而爲小國所覆荷如駿厖之持載手物也是則何天之寵矣所以然者良由湯之敷奏其勇也既不震驚不戁動而失之躁亦不恐懼不竦懼而失之怯允爲仁義之師焉武德之見乎用武者如此則其荷天寵而爲百祿之是總也不亦宜乎

補新增 上文聖敬日齊不外制心以制心義以制事此只蕭行玦用勇之義保管是制心制事之協禮和庸即是協帝命也

武王章 時說湯既受天之命由是本聖敬之心爲天討之舉而載旆秉鉞以征不義其至發之威如火烈烈然無有當其鋒而遏之者從一本之三蘖方生之三蘖皆莫得以遂其惡達其志而九有截然

貢方物乃入朝時獻以爲敬者天子居上游以取天下故諸侯曰下國綴旒謂聯屬諸侯繫屬有載諸侯其受朝貢卽是他休寵厖正天命之式九圍而爲天子事不競三句是敷政優數奏三句是敷以庸武是其日躋之敬只諸行事者如此競絿剛柔不是失處天下事自有當急當緩當剛當柔的時節但不可倚於一偏如太急則索太弛則從太剛則折太柔則廢皆不得中不可以語優優湯不偏而得中此非敷政優優而何奏勇不競行師上說尼平日制心制事俱是勇不震動者有擔當之文明厖大處而不疑也不戁竦者有乾乾之惕臨大事而不懼也或作十一征而無敵時說便作文耳百祿是遒打轉何天之休句百祿是總打轉何天之寵以〇劉臣虎云政曰敷政勇曰敷奏見當周布而使徧也〇荊川曰論駿厖只依前註言其大以徧覆下國如天無不覆言其厚以承載下國如地無不載此說更見冠冕又一說謂湯受小大國之共貢惟薄取之所以大厚天下也本嚴氏疏

武王載旆章〇此言湯行師之無敵而表其行師之有序乃承受球共以前事說此湖謂此章非承受小球小共兩章來只承帝命意來見得湯之伐桀乃天命之也如此看方與註訓湯既受命句無當硃載旆與秉鉞討勿遺有虔字有虔之心卽上帝是祗之心若說惟恐天誅之或盈罪人之不得則湯不惡乎欲

蓋商天祐伐夏次伐韋次伐顧及昆吾乃伐夏桀罪很當時行師之序尚與桀之悔悟非得已也非富天下也湯以明德而受命有夏者又如此

補新增 觀其有虔而莫遏則是勇之數奏不震不動不戁不竦也觀其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行師有次序則亦是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而得從容之義也此意敢詠

昔在章 稱湯前世中衰時正邦家震業之際昔而湯降作湯濟哲之天子則九圍有主矣乃天又賜之以卿士伯阿衡之賢以左右商王凡行政用武從衆救民皆賴其翼佐而成大業也是湯爲受命之聖主尹爲佐命之元勳故於大祫而以之配享也誰曰不宜

補新增 阿衡謂倚之爲敷政奏勇之衛也湯之敷政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若衡平之然湯之奏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若衡平之然而尹寔左右之〇

殷武章 全章通章旨只是一經畫以相遠人之衆字采王也諸侯之來辟也是天下畏天子不僭不濫不敢怠遑也是天子畏天惟有不敢怠遑之心心斷有不僭不濫之是和衆亦人心也

得桀而誅之〇與書湯既伐之意悖矣烈烈之威不由師衆之威由理直氣壯來遏是肆其惡達是行其志苞蘖字生卽不得暢茂條達之義九有卽上九圍有截卽定于一之謂根上共球之受說湯之伐桀以漸而之世謂韋顧之次惟桀終不悛故有南巢之放不知湯師一出便有通主之漸從桀能改而湯將置身何地但其行師之時自是緩攻徐戰不忍遽伐云耳若謂鄭其枝葉而後觸其本根則後世陰謀詭譎之事尤非所以語聖人之心〇

昔在中葉章〇此章蓋叙湯而及尹也配享意在言外有震且業言此中葉時國勢中衰天命之去晋莫測民情之向背未定而玄王所基之業相土所延之緒幾乎墜矣允也天子如云眞主一般當以應聖人之期倫聖人之德說與之卿士而曰降者天監天子之明德而降之也〇有君有臣乃一時天意使然卿士且勿露伊尹卿士伊何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阿依也衡平也相臣天下之平湯所依倚以取平者也〇左右兼行政奏勇伐暴救民見佐受天命意〇莊巖宇曰帝立子生商帝命不違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詩脈至何天休何天寵與降于卿士亦此意

殷武全

此祀高宗之樂首稱其伐楚之功與其責楚之義次言荊楚

商邑章謂殷道中衰國勢微靡而四方之弗應者久矣方天子中興百度維新望都翼々然其整飭足為四方之表極焉其聲名所甚赫々然顯盛也其威靈所及濯々然光明也大中興之盛如此又以壽考之躬且獲安寧之慶所以貽者與留便獲後嗣子孫永特保靈以撫四方之成業皆其裕後之澤也

補新高壽則歷年多而計事周密則大業集而承乎泰故足以保後生於世撫[illegible]々之都新藉声靈以為安也有以寧字作承臣孫甫看亦通

陟彼景山章天高宗有不世之功則宜有不世之報故登彼景山以取松柏之材而斲之山林之中遷之造作之所方之以繩墨斲之以斧斤度量之長短而截之以刀鋸由是松桷梴然其長旅楹閑然其大而寢廟成矣以祀高宗是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高宗之神其永安乎此後人思中興之功特廟以祀既成始樹而歌之詩也

補新音識想高宗入則恭默出則撻武是何如精神業象然惟其有恭默之思是以有撻武之揚詩人以殷武而推本于不敢怠遑之意正如此

人心既悔自高宗中興百度修舉故商邑雖如故也而見者翼然故觀足為四方之表極只就人心而見其風勢如此極即萬邦之方意不重取正上說赫々厥聲者該王風于再振之餘洋溢中國施及蠻貊也濯々厥靈者申氣勢於積衰之後諸侯畏其威四夷奪其氣也壽考且寧者有五十九年之壽考即有五十九年之聲靈所以流風善政盛德大業猶浮以保我后生使繼世浮蒙業而安也後生時王自謂對高宗言重高宗能保上

陟彼景山章○景山松柏九々六見風氣所聚意松柏句都與徂來之松二句倒看斲是截之山間遷是徒之工所方是正以繩墨斲是削以斧斤虔是截以刀鋸桷之長楹之大則廟制之弘廠可知寢成則廟成矣此蓋親盡當祧之時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以祀之非始廟祀廟之時也寢成孔安親後人安高宗之神諱方山以百世不遷意作主商有三宗高宗其一也百世之祀與玄王而居歆皆列祖而孫衍也陸[illegible]閒說只是廟成而神有所依則安勿以親盡不祧為安卻不見特祀高宗之意

劉安成曰此詩與閟宮全篇大意皆有相似者但閟宮為頌僖公修廟作殷武為宗武丁特立宗廟而作故閟宮所以頌僖公服淮夷享福壽者皆未然之期望而此詩所以頌武丁服荊楚享福壽者皆已然之實事卒章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結之

八卷終

詩經脈八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魏浣初撰其標題又曰閔非臺先生增補浣初字仲雪常熟人萬歷丙辰進士官至布政司參政閔非臺則不知何許人也其書分上下二格如高頭講章之式下格爲浣初原書前列正文後有附考頗知原本注疏旁及諸家如君子偕老章副笄六珈毛傳云笄衡笄蓋述追師追衡笄之文衡垂於耳笄貫於髮見於追師注疏甚詳浣初引以證朱傳衡笄一物之誤尚小有考證惟大致拘文牽義鉤剔字句摹仿語氣不脫時文之習上格爲閔氏補義則純乎鄉塾之說矣

聖門傳詩嫡冢十六卷附錄一卷

〔明〕凌濛初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聖門傳詩嫡冢十六卷附錄一卷》提要

傳詩嫡冢序

予嘗怪漢儒董子爲春秋能求雨閉諸陽縱諸陰求暵反是一國未嘗不得所欲夏侯勝李尋爲洪範一

知臣下有謀上者一知漢家中衰翼奉學詩聞五際之要知日食地震魯徐生及公戶滿意學禮善爲其容以容爲大夫意漢去聖

人未遠顓門傳習尚有得其意義併通其術畧者世所以稱經術也宋儒訓詁經兼似明而經術已廢三百篇自紫陽一注子夏小

序毛傳鄭箋俱以意去取其說半存軼即存者後學不知孰何爲商爲萇爲衆之遺解也魯申公受詩浮丘伯弟子遠方千人其顯

者自王臧趙綰孔安國徐偃而外仕至大夫郎掌故者百數而其後韋薛兩氏以魯詩取卿相則魯詩傳盛于齊韓而今固未嘗行

也至子貢傳則從來未聞矣相傳有秘閣石鐘鼎彝郭相奎中丞李本寧太史好其說嘗刻有蜀本金陵本西吳淩子初成窮經嗜

古甞㠯合子夏序爲孔門
兩言詩巳溪玩篤好更舍
魯韓毛傳鄭箋詮正㠯巳
意名曰聖門傳詩嫡冢寔
長潘邪度先生其戚也居

閩甞出示予索序予始而
愕繼而喜漸覺其義味之
有沁于予心也如邪鄘爲
管霍采菽漸石苕華何少
爲王㠯豳風爲小雅釐正

良是夫竹書至晉以荀令
顯楞嚴迨唐以房相傳古
書出世如汾陰鼎現豐獄
劍輝埋沒千年非皆求之
不得何知今崇禎

聖世非詩傳尊顯之日乎或
曰速貧速朽弟子所親聞
于尼父也拱而尚右弟子
所親見也泥而不達覿面
尚隔九疑今以賜商親侍

聖側而傳序齟齬後之三
家弁不無叩盤捫籥紫陽
或陰用其說或顯攻其瑕
而又起廢奚爲乎曰是不
然素問不必眞軒轅而醫

者以爲寶笈素書不必眞
黃石而兵者以爲指車學
者領書之意味發吾覆焉
否耳夫詩之道與易同體
易變幻無盡詩隱約無方

卦易者不知何指而事候
物象各應所占作詩者不
知何心而引賦絃歌借抒
所抱正如牟尼之珠隨方
五色匡盧面目橫看成嶺

側成峯解易而二五定屬
君臣解詩而國風半歸男
女此宋儒所以拘也然則
讀詩者以正解解可以傍
解解可以不解解亦可兩

是而俱存之亦可學者錮于師說如坐雲霧而以此導入恍似別開生面當亦是灌頂醍醐矣予不佞奉功令課士不窒別幟異說

操戈紫陽領

聖祖同文原編五經大全以廣士固陋益宗朱以教嘗士博說以陶異材也願學詩者廣其趣于是書當必

有如董子夏侯其人者經義明而經術亦不腐矣

崇禎辛未昜月下澣閩督學使者雲間何萬化宗元父題

聖門傳詩嫡冢序

蓋余讀毛氏詩而有數疑焉邶鄘兩國錯紀衛事說者謂其地他日并屬衛也於因以不去其名而影列為三

毛詩序 十

却無分別一揔也邶何以有風巡狩陳詩不及祖國居東諸作無與於豳二疑也魯自以為頌考牧飲酒總是風體比律作廟稍似雅

原缺第二葉

序說自漢以傳經夾漈力辨其妄紫陽細索其瘢疵至是更其說時亦小有易置而終不敢移其篇第以斷相從徒使讀者從違以不安惟有仍舊

毛詩序 十一

國於莫盡究詰耳今得子貢傳一覽而群疑皆釋復得申公說一證而闡義以完鄭氏不必牽經以合序朱子不必泥文以害意學者亦不必鑿別

得以抗前中如舊霧見形睹暗中燃炬燭照其快也然而竊又有疑者謂朱子及見二書耶則駁小序者不遺餘力而顯相抵牾處頗可借援眾

自序 四

閒假手謂朱子不見二書耶則方欲掃破陳說橫伸己義而時用申公句語若出臆中賦比興三義亦強半姻合謂見而秘諸帳中耶則朱子未

述饒能自用況獲此的傳明証何不如以儀禮笙歌直陰從其本而自為一家之故疑指經者得二書而釋而疑朱子於二書亦再三不得其

自序 五

解矣黃文裕謂傳即魯詩郭相奎謂魯詩以關雎為刺今傳不係不能確以為經乃申公則正魯人其說則正魯詩也說關雎亦未嘗為刺且大雅與

信相合則子貢傳之爲魯詩同
猶堂郭相奎又未及見申公
詩說耶漢之經術而重師
承各立博士分門別戶競相
角勝猶有信有不信今功令

祠人古義寢廢學者安於固
陋一見異同駭而欲走雖博學
好事家猶或未深考同感乎
猶種之種種也余不言古學
之日湮乃取子貢傳從其次而

行之而申公之說毛公之傳鄭
氏之箋皆附見焉使學者自
證其同異自析其短長總之
去古未遠其於聖門淵源之
自較之千百世以後乎臆

揣者必有當也因名之曰傳詩
嫡冢不敢任爲三百篇之功臣
亦冀以剖千年之疑案云
爾

吳興後學凌濛初撰并書

附二賢詩傳小序跋

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而至與言詩者獨歸之商與賜夫非以繪素切磨之旨能達于詩之表而耳提面命有足以資助而詔後來者存歟乃後之言詩者抑何其膠膠也彼其舍聖門授受之微言而直斷以千載懸揆之臆說至其說之難通如青衿城闕諸章則又兩解而互存焉夫詩蓋嘗刪之約其義蔽於無邪止耳若夫鄭衛之音正其所謂淫所謂亡國而惡且放焉者也而今一切並錄之至爲曲模其淫態佚情而了無愧畏然則當時所刪者何詩而所云無邪者又

何指乎此馬貴與力辨其非而謂序爲必不可廢非苟而已也序出于商毛公傳之迄于今共習故得不廢而賜之詩世未有習者歲己丑謙幸以職事侍文憲郭公縱言及于詩因出所藏祕閣子貢詩傳石本示謙謙受而卒業然後又知賜之爲詩而益信馬氏之辨爲有據業謝專門而師心自任也昔人固知其難哉傳中每多殘闕然所不闕者要與小序相發明且篆畫精研足備好古一助爰命工摹勒付之梓材嗟乎詩雖吟咏之微乎乃古者于斯焉攷風而問俗謙竊獨守俗化與關焉中和樂職既不能

導王子淵之諛子虛上林又不能後馬長卿之博賴先賢遺傳尤有存者聊廣而傳之以公同志以步黃郭公廣厲表章之至意若曰歌焉而志可見也則小子謙奚以敢

三衢詹思謙譔

附二賢言詩序

孔子雅言詩二論載其教子與門人小子者不一而足而獨許子貢子夏言詩詩之難言也尚矣子夏詩序或疑非眞然相傳久至今不廢子貢詩傳不大行楨嘗于沈肩吾所見豐人翁寫本人翁好作贋書且附以己意

稱傳之外國衆更疑弗信而郭相奎授梓蜀中蜀道阻遠不能多布四方亦未知與所見豐本合否子貢傳鐘鼎篆書不知何人筆古法森然兩家于三百篇次第事兼亦不盡相合要以孔子二賢相問答語則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

是爲得之固不妨異同耳楨謹繕錄
板行名曰二賢言詩述孔子語也相
奎采馬貴與詩序不當廢之論附其
後然不自馬始前人固有謙者即朱
子序呂氏讀詩記自謂少年淺陋之
說久而知其未安不免更定矣如必
以馬廢朱則子貢子夏異同又何從
辨哉今故不錄郭本先子夏後子貢
按孔子家語弟子解子貢少孔子三
十一歲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因以
子貢居前云

京山李維楨撰

詩經嫡冢凡例

一篇次悉依子貢傳與今毛詩本不同條理井然
最宜詳翫

一小序或云子夏作或云毛萇作或云衛宏作然
毛於經有傳而於序無傳疑是毛公集蘇氏截
首句爲子夏而以下芟之以爲另出一手朱子
以爲得失未盡當然或非出于一人不可考矣
今仍毛本全載篇首次之傳後者詩次從傳而
家語弟子解子夏少于子貢故也

一詩中事有出于左氏傳者列之本詩前小序後
亦是聖門一斑

一申公詩說與子貢傳相近其說皆爲詩題不作
注脚然申爲漢儒非孔氏及門者故另爲一卷
不襍置篇首

一詩有六義賦比興其三也毛氏傳止得興賦而
絕不見比說少一義申公三義皆備朱子全用
之而詩章微有不同今具載其說學者所宜考
以見得失云

一子貢傳有考補續考續說與郭相奎蜀中原本
不載姓名不知出自誰手其云刪者則豫章燕

原缺

原缺第一葉

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聖門傳詩嫡冢目錄

篇次從子貢詩傳，并附申公詩說，以其篇卷與詩傳相近也

國風

周南　凡十一篇

關雎　葛覃　桃夭

螽斯　麟止　卷耳

兔罝　樛木　汝墳

漢廣　芣苢

召南　凡十三篇

鵲巢　采蘩　江有汜

羔羊　采蘋　殷其靁

草蟲　小星　騶虞

標梅　埜有死麕　行露

甘棠

魯　凡十一篇

鴟鴞　東山　狼跋

九罭　伐柯　破斧　以上毛出豳

楚宮　毛出鄘　駉　泮水

有駜　閟宮　以上毛出頌

邶　凡九篇

柏舟　雄雉　匏有苦葉

北門　東門　北風

谷風　凱風　姘女

鄘凡八篇

牆有茨　相鼠　伯兮毛出衛

玫槃毛出衛　木瓜毛出衛　芄蘭毛出衛

有狐毛出衛　氓毛出衛

衛凡二十一篇

柏舟毛出鄘　淇奥　干旄毛出鄘

碩人　綠衣毛出邶　終風毛出邶

日月毛出邶　燕燕毛出邶　擊鼓毛出邶

親臺毛出邶　二子乘舟毛出邶　君子偕老毛出鄘

鶉之賁賁毛出鄘　采唐毛出鄘　載馳毛出鄘

泉水毛出邶　竹竿　河廣

旄丘毛出邶　式微毛出邶　蝃蝀毛出鄘

王凡二十篇

黍離　揚之水　君子于役

葛藟　子衿　何艸不黃

漸漸之石　采菽　大車

何彼穠矣　唐棣　丘中

采葛　無將大車　君子陽陽

黃鳥　我行其野　菀之挐

中谷　有兔

齊凡十三篇

東方未明　盧　營

丰毛出鄭　敝笱　南山

載驅　猗嗟　風雨

雞鳴　東方之日　甫田

著

魏凡八篇

伐檀　十畝之間　杕杜毛出唐

陟岵　園有桃　碩鼠

鴇羽　葛屨

唐凡十二篇

蟋蟀　山有樞　茉聊

揚之水　無衣　葛生

采苓　杕杜　埜有蔓艸

羔求　彼汾毛出魏　綢繆

曹凡四篇

尸鳩　下泉　蜉蝣

候人

鄶 凡六篇

鄭 凡十四篇

陳 凡十篇

秦 凡十篇

正

變正諸之傳裘皆非古詩部

小正 凡三十三篇 闕一不可攷

小正續 凡十一篇

小正傳 凡二十五篇

菀柳　小明　小弁
巷伯　巧言　小旻
鳲鳩　白華　角弓
十月之交　蓼莪　賓之初筵
懿戒毛出大雅　四月　正月
雨無其極　節　谷風
都人士　附何人斯

大正凡十八篇

文王　生民　公劉
緜　大明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大武　文王有聲
行葦　既醉　鳧鷖
嘉樂　泂酌　卷阿

大正續篇名有闕文按所存字義及申公詩說補列凡六篇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大正傳凡六篇　闕

蕩　桑柔　民勞
板　瞻卬　召旻

須傳聞文然多攷之中說可得其義之八九

頌

周頌篇名多闕文按所存字義參攷申公詩說補定凡三十一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天作　思文　雝
我將　烈文　振鷺
有客　武　昔遊
賚　般　勺
桓　載見　有瞽
潛　絲衣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毖

昊天有成命　噫嘻　臣工
執競　豐年　載芟
良耜

商頌凡五篇

那　烈祖　長發
玄鳥　殷武

韋門傳詩嫡冢目錄終

漢魯人申培著

周南

關雎○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充嬪御之職而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首章於六義中爲先比而後賦也以下二章皆賦其事而寓比興之意

葛覃○此亦太姒所自作賦也

桃夭○周人美后妃始終婦道之詩皆比而後賦也

螽斯○美周室多男之詩興也

麟止○文王之子多仁賢美之皆比中有賦也

卷耳○文王遣使求賢而勞之以詩首章先比而後賦也後三章皆賦也

兎罝○文王聞太顛閎夭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史詠其事而美之皆比而後賦也

樛木○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焉故作此詩皆比而後賦也

汝墳○商人苦紂之虐歸心文王而作是詩首二章賦也末章興也

漢廣○文王化行江漢而男女知禮國史美之而作是詩皆比中有賦也

芣苢○童兒鬬艸嬉戲歌謠之詞賦也

召南

鵲巢○諸侯嫁女其民觀焉卽其事而賦之也

采蘩○美夫人親蠶之詩賦也

江有汜○諸侯之媵始不容於嫡終而進之故作是詩興也

羔羊○美大夫之詩賦也

采蘋○內子敬祀詩人賦之

殷其靁○武王克商諸侯受命于周廟出就終南之館故作是詩皆比而後賦也

艸蟲○南國大夫夏聘于周次于終南睹王室之多賢相率以歸心焉賦也

小星○小臣奉使行役之詩賦也

騶虞○美虞人之詩賦也

摽有梅○女父擇壻之詩興也

野麕○昏姻惡無禮之詩賦也

行露○強委禽而不受至于興訟大夫以禮斷之而國史義之一章比也二章三章皆興也

甘棠○燕人追美召公之詩賦也

邶

鴟鴞○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避居于魯殷

王孫父逆與十七國作亂周公憂之作此詩以貽成王欲王省悟以備殷全篇以鳥之育子成巢者比先王之創業而代之爲言也

東山○周公伐武庚既克而歸勞其從行之士故作此詩皆賦中有興焉

狼跋○周公居于豐豐人睹其德容而作是詩先比而後賦也

伐柯○管叔以殷畔衛大夫議迎周公乃作此詩一章全比也二章比而賦也

九罭○周公歸于周豐人欲留之不可得作是詩興也

破斧○周公至自征殷四國美之賦也

楚宮○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太史克美之賦也

駉○史克美僖公考牧之詩賦也

泮宮○僖公作泮宮而落其成太史克頌禱之詞前三章皆賦其事以起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有駜○燕飲而頌禱之詞興也

閟宮○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廟世室及孝惠桓莊四親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并孔子所錄也十一章皆賦也

邶

栢舟○康叔因管叔欲害周公挾武庚以叛憂之而作一章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雄雉○邶之臣諫管叔而作此一章二章皆興也三章四章皆賦也

匏有苦葉○邶人刺管叔之詩一章比也二章興而比也三章四章全比也

北門○邶之仕者處危國事亂君因征役而出門賦之以自歎也

柬兮○伶官心乎王室而自傷之詩前三章賦也末章興也

北風○邶人厭亂之詩皆比而賦也

谷風○邶之良婦見棄于夫而作是詩一章比中有賦也二章賦也三章比而賦也四章比而後賦也五章六章皆賦也

凱風○邶人母不安其室七子皆咎而作一章二章比而賦也三章四章皆興也

靜女○陳古諷今之詩賦也

鄘

牆有茨○鄘人刺三監之詩興也

相鼠〇刺三赤之詩興也。
伯兮〇鄘人有從武庚而伐衞者室家憂而作一章
二章賦也三章比而後賦也四章賦也。
考槃〇美隱者之詩賦也
木瓜〇朋友相贈之詩賦也
芄蘭〇刺霍未也以童子僭成人之服比其不度德
量力而助武庚作亂
有狐〇君子于寒夜見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賦也。
氓〇淫婦爲人所棄鄘人述其事以刺之首二章皆
賦也三四五皆興也五章賦也六章賦中有比也

衛

柏舟〇衞釐侯在位世子恭伯先卒恭姜守義齊武
公欲召之歸寧而嫁之恭姜不許故作此詩興也
淇奧〇美衞武公之詩興也
干旄〇美武公好賢賦也
碩人〇衞莊公娶于齊曰莊姜賢而公不禮焉國人
閔之而作是詩前一章賦也二章賦而比也三章
賦也四章興也
綠衣〇衞莊公嬖人生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姜憂之
而作前二章皆賦也三與四皆比而賦也

終風〇莊姜戒州吁公不悅姜憂而作詩四章皆比
而後賦也。
日月〇州吁弒桓公莊姜大歸而作是詩賦也
燕燕〇莊姜與娣戴媯皆爲州吁所逐同出衞野而
別莊姜作詩以贈媯焉前三章皆興也後一章賦
也。
擊鼓〇州吁伐鄭國人怨之而作賦也。
覲臺〇衞宣公爲伋娶婦而美築親臺而自納之衞
人惡之而賦其事也末章比中有賦也。
二子乘舟〇宣公欲立少子朔使伋詩如齊而沉之
于河衞人傷之而作是詩賦也。

君子偕老〇刺宣姜之詩賦也。
鶉之奔奔〇刺宣姜與公子頑之詩興也。
采唐〇宣姜召公子頑于公桑久處而遠送之國人
刺之而作是詩興也
載馳〇許穆夫人閔衞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
歸唁其兄義又不得故賦是詩前二章皆賦也三
章四章皆興也。
泉水〇宋桓夫人閔衞之破而作首興後皆賦也。
竹竿〇宋桓夫人之媵和泉水而作首章興也二章

三章先比後賦也

河廣〇宋桓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賦也

旄丘〇狄逐黎侯黎侯寓于衛穆公不克納黎大夫怨之而作詩一章興也二章三章四章賦也

式微〇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勸之歸賦也

蝃蝀〇靈公爲南子召宋朝國人譏之二章皆先比而後賦也末章賦也

[王]

黍離〇幽王伐申申侯逆戰于戲射王弑之立平王

于申遷洛命秦伯帥師逐犬戎于鎬京尋遣尹伯封犒秦伯之師過故宗廟宮室秦人皆墾爲田咸生禾黍彷徨不忍去故作此詩賦也

揚之水〇荊子討申侯弑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許平王遣兵戍之周人怨思而作興也

君子于役〇戍申者之妻所作賦也

葛藟〇王族流散而作興也

子衿〇王室下衰學政廢弛弟子多倍其師君子傷之而作是詩賦也

何艸不黃〇桓王之世伐滕薛唐杞諸國連歲不息周人苦之而作是詩前二章興也三章賦也末興也

嶄嶄之石〇桓王伐鄭將師不堪勞苦而作是詩賦也

采菽〇周人從征其妻念之而作是詩賦也

大車〇周人從征寓其室家之詩賦也

何彼穠矣〇齊襄公殺魯桓公并王將于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周人傷之而作是詩一章賦中有比也二三章賦也三章興也

唐棣〇傳王棄賢而諷之首章興也二章三章賦也

采葛〇賢者被讒見黜于野周人悶之而作興也

無將大車〇周大夫有寵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是詩比而賦也

君子陽陽〇景王好音而上遂習音君子諷之而作是詩賦也

黃鳥〇民適異國見折于人而思歸故鄉乃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苕之華〇景王崩王室亂其連歲饑民物盡耗君子自傷生逢其難而作是詩二章興也末章賦也

中谷〇民飢而流夫婦不保君子閔之而作是詩興也

有兔○𨋍鞅殺萇弘周人傷之而作是詩比而賦也

齊

東方未明○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故作此詩前二章皆賦也末賦而比也

盧○齊襄公好田君子諷之而作是詩賦也

營○齊俗好田君子刺之賦也

敝笱○魯桓與夫人文姜如齊而襄公通焉齊人刺之比而後賦也

南山○襄公久留文姜齊人刺之比而後賦

載驅○齊襄納衛朔抗王人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

傳詩嫡冢　申公詩說　九

犒師齊人刺之賦也

猗嗟○魯莊公朝于齊遂及齊大夫狩禚齊人刺之賦也

風雨○齊桓得管仲以爲相齊人喜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雞鳴○齊衛姬勸桓公以勤政故作此詩賦也

東方之日○齊莊公好女樂君子譏之賦也

甫田○齊景公急於圖霸大夫諷之二章興也末比也

著○齊俗廢親迎之禮君子譏之賦也

魏

伐檀○君子能其官而不用魏人慕之而作是詩比而興也

十畝之間○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友歸於農畝賦也

杕杜○君子教人孝友之詩興也

陟岵○魏人行役而思其親故作此詩賦也

園有桃○君子憂國而歎之故作此詩賦也

碩鼠○大夫貪戾魏人怨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鴇羽○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興也

傳詩嫡冢　申公詩說　十

葛屨○魏之内子儉不中禮媵者怨之一章興也二章賦也

唐

蟋蟀○唐人相戒之詩興也

山有樞○唐人憂國之詩興也

茉○唐昭侯封公子成師于曲沃成師治聚盛強師服憂之而作是詩比中有賦也

揚之水○成師有篡國之謀唐人知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無衣○唐公孫偃弑三君而取其國盡以寶器賂周

僖王。王命之爲晉侯。國人作此以刺之。賦也。

葛生○晉獻公之時。國人久于征役。室家念之而作是詩。二章興也。後三章賦也

采苓○晉人諫獻公信讒之詩。賦也。

杕杜○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興也。

野有蔓草○晉門人薦御狄于文公。晉人美之。比也。

羔裘○晉人美其大夫之詩。興也。

彼汾○晉人刺其大夫之詩。興也。

綢繆○晉亂民窮。昏姻失時。君子傷之而作是詩。興也。

【曹】

尸鳩○曹未爲政有度。國人美之而作是詩。興也。

下泉○東遷之初。曹人閔周而作。皆比而後賦也。

蜉蝣○君怠國危。曹大夫閔之而作。皆比而賦也。

候人○曹君多任非人。國人諷之。首章賦也。後三章比也。

【鄶】

羔裘○鄶君不能自强于政治。國人憂之而作。賦也。

匪風○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賦也

萇楚○鄶人困於賦役而作。賦也。

素冠○三年之喪廢。君子傷之而作。賦也。

揚之水○兄弟爲人所間。而被讒者訴之詞。比而賦也。

大路○棄婦之詞。賦也

【鄭】

緇衣○鄭武公好賢。賦詩貽之。賦也。

將仲子○鄭莊公欲陷弟段。授以大邑。祭仲諫。陽拒之。大夫原其情而刺之。皆賦中有比也。

叔于田○叔段多才而好勇。大夫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大叔○段不義而得衆。大夫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有女同車○鄭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足諫之而作是詩。賦也。

蘀兮○鄭莊公卒。公子爭立。而齊楚交伐。忠臣憂之欲相率獻謀以救其國。故作此詩。皆先比而後賦也。

清人○鄭文公惡其大夫高克。欲遠之。而使禦狄于境。久而不召。師將潰散。公子素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扶胥○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嬖人狂狡。子良諫之

凡即狡童也今篇中罷去秀字此亨一章與此當與公詩異

而作是詩，興也。

麥秀○靈公不聽子良之諫，將逐之，故作是詩以責
狂狡。一章興也，二章賦也。

褰裳○子良如晉，作詩以寓靈公，賦也。

溱洧○刺亂也，皆賦體。

羔裘○鄭子皮卒，子產思之，追頌焉，賦也。

女曰雞鳴○夫婦相警戒之詞，賦也。

出其東門○鄭之貞士，安其室家，不染淫俗而作此
詩，賦也。

[陳]

宛丘○陳人譏其大夫之詩，賦也。

衡門○君子樂隱之詩，賦也。

株林○陳靈公通乎夏姬，國人刺之，賦也。

墓門○泄冶諫靈公，孔寧儀行父譖而囚之，冶作是
詩，興也。

防有鵲巢○泄冶被讒，內子憂之而作，比而後賦也。

澤陂○泄冶諫而死，君子傷之，興也。

東門之枌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illegible]

月出○朋友相期不至而作，興也。

[秦]

無衣○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興也。

小戎○秦襄公征戎而勞其大夫之詩，賦也。

車鄰○襄公初為諸侯，周大夫與燕，美之而作，首章
賦也，下二章比也。

終南○襄公初為諸侯，秦人祝之而作，興也。

駟鐵○秦人從狩而作，賦也。

渭陽○晉公子重耳歸于晉，秦穆公送之而作是詩，
賦也。

黃鳥○秦穆公卒，世子罃以三良殉之，秦人傷之而
作是詩，興也。

蒹葭○君子隱于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是詩，興而比
也。

晨風○秦君遇賢，始勤終怠，賢人譏之，興也。

權輿○與前篇同義，賦也。

[小正]

鹿鳴○天子燕賓師之歌，蓋鹿鳴、伐木、菁莪、隰桑皆
燕賢者，而詞有輕重，故有隆殺，所謂尊賢之等也。
三章皆以鹿鳴起興，而賦之也。

當云三章興也四章至末皆賦也有脫誤

伐木〇天子燕友之歌興也

青莪〇天子燕賓興之士用歌此詩比而賦也

隰桑〇天子燕士之詩前三章比而賦也末章賦也

白駒〇賢者將隱去王者留之而作是詩賦也

常棣〇天子燕兄弟之歌首章興也二章賦也三章至末皆賦也

頍弁〇此燕王族之詩賦中有比也

嘉魚〇此前二章皆賦也後二章先比而後賦也

魚麗〇此詩全篇皆賦也

瓠葉〇全篇皆賦也以上三詩子貢傳以爲皆燕大臣之詩而其詞亦有隆殺焉

傳詩嫡冢　申公詩說　十五

南山有臺〇大臣頌美天子之詩賦也

天保〇大臣祝頌天子之詩賦也

煌箏〇天子遣使于四方歌此餞之首章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四牡〇天子勞使臣之詩首二章皆賦也三章四章皆興也末章賦也

杕杜〇勞還戍之詩前三章皆興也末章賦也

邠風〇周公陳農政之詩賦也

南山〇王者勸農而禱祀之詩賦也

楚茨〇農事既成乃祭宗廟燕及王族之詩賦也

甫田〇農事既成祀田祖而并犒農夫之詩賦也

大田〇農夫報上之詩賦也

斯干〇王者落其親宮史佚美之賦也

鴻雁〇王者柔懷遠人流民喜之而作是詩比而賦也

蓼蕭〇諸侯來朝天子燕之而歌此詩興也

常常者華〇天子美諸侯之詩前三章興也末章賦也

湛露〇天子燕同姓諸侯之詩興也

彤弓〇諸侯敵愾獻功天子賜弓矢燕之而奏樂歌

傳詩嫡冢　申公詩說　十六

賦也

桑扈〇天子燕方伯之詩前二章皆興也二章皆賦也

采菽〇諸侯免喪入朝天子錫賚之詩前二章皆興也中一章賦也末章皆興也

瞻彼洛矣〇天子會武于洛邑諸侯美之賦也

鴛鴦〇諸侯祝天子之詩興也

魚藻〇亦諸侯美天子之詩興也

【小正續】此卷十一篇皆宣王中興之詩當時奇秦之燕享以續周公之正樂矣毛氏爲變小正非也

六月〇尹吉甫帥師征玁狁，史籀美之賦也。

出車〇宣王再命南仲伐玁狁，遂平西戎，勞其還師，史籀美之賦也。

采薇〇宣王之世，旣驅玁狁，勞其還師之詩。前四章皆興也，下二章皆賦也。

采芑〇宣王命方叔征荊，荊人來歸，史籀美之。前三章皆興也，末章賦也。

黍苗〇宣王命召穆公往城謝，以遷申伯，史籀美之。首章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車工〇宣王大閱于東都，諸侯畢會，史籀美之賦也。

吉日〇宣王畋獵復古，史籀美之賦也。

庭燎〇宣王勤政，史籀美之賦也。

沔水〇宣王即位，乞言於羣后而作是詩，皆興也。

無羊〇宣王考牧，史籀美之賦也。

車舝〇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此詩。首章賦也，次章興也，三章賦也，四章興也。

小正傳　鼓鍾而下二十八篇，蓋自昭穆至于幽王。或公卿大夫諷諫于上，或士君子愁思于下。亦皆出于好惡之公，而得夫情性之正。夫子錄之以存鑒戒，謂之傳者，以其非奏樂之正，而亦可傳也。大正傳倣此。

鼓鍾〇昭王南遊，宴樂于淮水之上，君子憂傷而作是詩賦也。

祈招〇穆王西征，七萃之士咸怨，祭公謀父作此詩以諷諫，賦也。

北山〇大夫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作是詩，賦也。

緜蠻〇大夫失位，遠適它國，其過賓之主人閔之而作是詩，興也。

青蠅〇厲王之世，讒言繁興，君子憂之而作，興也。

小東〇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大夫作此以告病。首章賦中有比也，次章賦也，三章興也，後四章皆賦也。

菀柳〇厲王暴虐，諸侯相戒而作，興也。

小明〇厲王流于彘，大夫之從行者，歷時旣久，悲傷而作，皆賦也。

小弁〇尹伯奇爲後母所譖而出，其鄰大夫作此詩以諷其父吉甫。首章至第五章皆興也，六章興也，七章賦中有興也，八章興也。

巷伯〇幽王之時，孟子遭讒而被宮刑爲寺人，而作此詩。前六章皆賦也，末章先比而後賦也。

巧言〇周幽王時，大夫傷于讒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章興而比也，五章興也，下章皆賦也。分何人斷

三篇非是

小旻○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所以從善而作此詩賦也

鴟鴞○此大夫遭周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首章興也二章賦也此下三章皆興也

白華○幽王寵褒姒廢姜后后歸申而作此詩興也

角弓○王不寵九族而好讒佞宗族相怨之詩首章興也下三章皆賦也五章比也下三章皆先比而後賦也

十月之交○幽王之時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而

外臣亂政于外嬖妾敗德于內大夫憂亂亡之將至故作是詩賦也

正月○周室衰亂大夫傷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五章賦也六章興也七章賦中有比也八章九章皆比也十章先比而後賦也十章十一章皆賦也

舊其四章興也章數亦有誤

賓之初筵○衛武公自警之詩賦也

懿戒○衛武公自警兼訓國人首四章皆賦也五章賦中有興也六七章皆賦也八章賦中有比也九章興也至末三章皆賦也

四月○大夫遭讒流離南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中二章興也七章賦也末章亦興也

蓼莪○王室昏亂讒邪肆行其大夫士有沒而不得其所者孝子痛傷而作是詩前三章皆先比而後賦也四章賦也五章六章皆興也

雨無其極○東遷之初大夫有不忠于王室者替御之臣閔之而作賦也

節○桓王之時任用小人諸侯咸叛兵敗民殘家父憂之作此以諫王焉首　章興也下六章皆賦也

谷風○朋友相怨之詩興也

都人士○大伯封作周既東遷見西周風俗之美而傷今之不古若賦也

大正

文王○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作詩歌奏於清廟受釐陳戒之時以訓嗣王賦也

生民○周公制禮作樂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命之祥明其受命于天者其原如此賦也

公劉○周報公劉召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使知民事

之詩賦也。

緜〇周報太王，周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之詩，首章起句爲比，下五句皆直賦之也。下七章皆賦也。

棫樸〇周公詠歌文王之德以訓嗣王，首章興也。二章賦也。三章興也。四章五章皆先比而後賦也。

旱麓〇詠歎文王之德，前三章皆興也，第四章賦也。五章末章皆有義之興也。

思齊〇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賦也。

皇矣〇詩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代密伐崇之事賦也。

靈臺〇文王遷都于豐，作靈臺以齊七政，奏辟雝。周公述之以訓嗣王賦也。

大明〇周公述文武受命之功以訓嗣王。八章皆賦也。

文王有聲〇周公述文武遷都豐鎬以訓嗣王，前七章皆賦也，末章興也。

此篇分章與今不同

行葦〇天子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首章興也，下三章皆賦也。

旣醉〇王族與燕，俞行葦之詩賦也。

鳧鷖〇祭之明日繹公尸之樂歌興也。

嘉樂〇公尸美王者之詩賦也。

泂酌〇召康公戒成王之詩興也。

卷阿〇召康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作此以進戒，首章總叙以發端也。二章以下凡五章皆召公陳其歌詠之詞，皆賦體。七八章皆興也。九章即其所見賦之以寓進戒之意，第十章承上鳳凰之鳴而賦之以興下章之義，當問卷阿之脊末章賦也。

大武〇康王大禘報祀成王，奏大武六成，旣畢，受釐陳戒之詩賦也。

大正續　此卷六篇，皆宣王時詩，亦奏之會朝以請周召之大正矣。詩列之民勞板蕩抑桑柔之後而謂之變大正，非也。

雲漢〇宣王憂旱，史籀美之賦也。

崧高〇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詩以送之。賦也。

烝民〇宣王命樊侯築城于齊，尹吉甫詩以送之賦也。

韓奕〇韓侯來朝，受命將歸，顯父餞之，贈以是詩。六章皆賦也。

江漢〇召穆公帥師征淮南之夷，史籀美之而作是

詩賦也。

常武〇宣王親征淮北之夷既服而歸召穆公美之賦也。

〔大正傳〕此卷四篇皆厲王時詩二篇爲幽王時詩也夫子時以其文體音節之相似而傳之以示戒焉〔本非用之爲會朝之樂及受釐陳戒之辭〕

蕩〇厲王無道召穆公諫之賦也。

桑柔〇芮良夫傷厲王之失國而作是詩首章先比而後賦也二三四章皆賦也五章賦中有比也六七八章皆賦也九章興也十章賦也十一章興也十二章十三章皆興也末三章皆賦也。

民勞〇厲王之時公卿憂亂同列相戒而作此詩賦也。

板〇厲王用事之臣多懷不忠以致禍敗公卿賦此以責之賦也。

瞻卬〇幽王嬖褒姒任奄人尹伯奇憂亂而作此詩前三章皆賦也第四章賦中有興也五章六章皆賦也。

召旻〇幽王通刑人近而遠諫巧用讒慝諸侯攜貳戎狄內侵饑饉因之國人流散尹伯奇諫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章比而賦也五章賦中有比也六章比而賦也末章賦也。

〔頌〕

清廟〇周公成洛邑奉成王見諸侯作明堂宗祀文王以配昊天上帝率諸侯祀之而作此樂歌賦也。

維天之命〇亦祭文王之詩賦也。

維清〇亦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舞之詩賦也。

思文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賦也。

天作〇周祭岐山配以太王文王之詩賦也。

我將〇季秋稀上帝于明堂而配以文王之樂歌也賦也。

雝〇成王祀文武之詩賦也。

烈文〇成王祭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賦也。

振鷺〇先代之後助祭于周而勞之之歌興也。

武〇大武一成之歌賦也。

賚〇述武王大封于廟之詩爲大武之二成賦也。

昔邁〇述武王巡狩而朝會祭告之樂歌蓋大武之三成也賦也。

般〇此述巡守之詩爲大武之四成賦也。

勺〇亦頌武王之詩蓋大武之五成賦也。

桓〇此大武六成之歌賦也。

詩說本文闕一頌字而說只相想亦為上下卷之分而合商頌為三頌可

【頌】

閔予小子○成王免喪始朝先王之廟作詩四篇以自警肯賦也

訪落○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賦也

敬之○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賦也

毖○亦訪落之意賦也

載見○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賦也

有客○成王既誅武庚封微子于宋來朝于周見于祖廟此其燕樂之歌賦也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賦也

潛○薦魚于寢廟之樂歌賦也

絲衣○士執事於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歌賦也

臣工○祭先農之詩賦也

豐年○秋冬報賽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賦也

載芟○亦豐年之意賦也

良耜○與載芟同意賦也

昊天有成命○康王禘成王于明堂之詩賦也

噫嘻○康王孟春祈穀于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賦也

[illegible]

執競○昭王禘康王于明堂之詩也

【商頌】

那○祀成湯之樂歌賦也

烈祖○與上篇同

長發○大禘之詩賦也

玄鳥○此亦禘祀之詩賦也

殷武○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祧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為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賦也

吳興凌濛初輯

國風

周南召南譜

漢鄭玄字康成著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

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

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

周南

【傳】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子曰關雎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能正其心則無怨嫉邪僻之思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其奏樂也必

歌關雎以亂之所以風天下也詩之義六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正六曰頌關雎兼比興以賦而爲風之首焉是王化之本也〔測〕此詩說者不一朱子直以爲宮中之人美姒氏而作即以淑女爲姒氏矣乃傳謂姒氏爲淑女而作今直以此詩傳文求之自子曰以下皆爲孔子之言而所謂能正其心則無怨嫉邪僻之思云云似明爲姒氏之求淑女而發則所謂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無乃謂姒氏所作之詩乎且由詩文而細繹之當時爲文王求姒氏思姒氏友姒氏樂姒氏者何人不如說作姒氏爲文王求淑女思淑女友淑女樂淑女者之爲明白直截也求之不得則無以共內職故哀其哀也何傷求而得之則有以共內職故樂其樂也何淫不傷不淫具於關雎之詩見之故曰關雎后妃之德也

〔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鄭箋〕關雎舊解云三百十一篇詩並是作者自爲名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鄭箋〕風之始此風謂十五國風風是諸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天下論語云君子之德風並是此義風風也教也

逑鄭本作仇

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鄭箋〕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先王斥大王王季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鄭箋〕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毛傳〕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鄭箋〕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傳〕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鄭箋〕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毛傳荇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
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鄭箋左
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葅必有助而求之者言
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窈窕淑女寤寐求
之毛傳寤覺寐寢也鄭箋言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
女欲與之共已職也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毛傳服思
之也鄭箋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則思已職事當
誰與共之乎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毛傳悠思也鄭箋
思之哉思之哉言已誠思之臥而不周曰輾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鄭箋言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

而采之者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毛傳宜以琴瑟友樂
之鄭箋同志爲友言賢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
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作參差荇菜左
右芼之毛傳芼擇也鄭箋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
擇之者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毛傳德盛者宜有鐘鼓
之樂鄭箋琴瑟在堂鐘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時上下
之樂皆作盛其禮也

關雎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鄭五章章四

何愚按歐陽永叔云魯齊韓三家皆以關雎爲康
王政衰之詩呂東萊曰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
以爲刺漢書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漢明
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蓋襲三家之說漢去
古未遠何其舛也及讀范曄後漢書皇后紀論有
云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既仍
用小序之語後復云康王晏朝關雎作諷注云康
王晚朝內人誦關雎詩[illegible]　兩說同述而不悖
晚朝即佩玉晏鳴之謂然　所謂康王政衰而刺
者乃誦文王時此詩以爲刺其說必有所本非因
刺康王而始作也　[illegible]明也向來儒宗自誤認耳
今傳與序本自了然則爲姒氏之求淑女而作毛

鄭釋之亦似詩人美姒[illegible]　淑女然意不甚相
遠也朱子直以姒氏爲淑女而宮中之人寤寐友
樂之夫姒氏未得則洽陽渭涘何緣夢寐相尋既
得則正位中宮名位殊絕三夫人以下皆其所統
豈提抱之女娃宮中何物老婢乃獨儼然愛若
尊長親暱如倫輩而寄之歎咏遂爲風之始耶恐
非姜女大任尚存作不得如此聲口也學者還當
于詩序間融而會之思過半矣獨鄭氏謂琴瑟鐘
鼓皆因祭共荇菜而樂作則似與友樂之義步隔
毛氏不爾也識者參之

傳大姒將歸寧而賦葛覃予曰貴而能勤富而能儉
疏而能孝可以覩化矣（稽說）歸寧者古者諸侯之
女嫁于諸侯父母在則歲一歸寧
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
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
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鄭箋躬儉節用由於師
傅之教而後言尊敬師傅者欲見其性亦自然可
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毛傳）興也覃延也葛
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萋萋茂盛貌（鄭箋）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
性以興焉興者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
體浸浸日長大也葉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黃鳥
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毛傳）黃鳥搏黍也灌木叢
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鄭箋葛延蔓之時則搏黍
飛鳴亦因以興焉飛集叢木興女有嫁于君子之道
和聲之遠聞興女有才美之稱達于遠方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毛傳）莫莫成就之貌
鄭箋成就者其可采用之時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
之無斁毛傳濩煑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古者

傳以我字訓言以爲可異然是爾雅釋詁文非臆說也

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加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
婦服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鄭箋）服整
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
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毛傳）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
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堂三
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婦人謂嫁曰歸（鄭箋）我告師
氏者我見教告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
我者尊重師教也公宮宗室於族人皆爲貴薄汙我
私薄澣我衣（毛傳）汙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禕盛

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
也（鄭箋）煩煩撋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耳衣謂禕以下
至褖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毛傳）害何也私服宜澣
公服宜否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鄭箋）我之
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否乎言常自潔清
以事君子
葛覃三章章六句愚按此詩傳意原明毛鄭因序
有在父母家之語未免飾經從序但以治葛爲在
父母家而言歸反是謂嫁則下澣服又是在夫家
矣忽又粘連歸寧便襍出費解竊謂序意因末句

有亨父母字便推其本知在父母家勤儉之性已
然今貴而能如此不改則可以歸安父母在家之
志正在寧字上想出非謂治葛告師但是道父母
家事也古人文字簡而界少一轉後人不能通其
意而遂泥其辭頗不如朱注之直截與傳意正合
至其云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恰又適用傳中
夫子之語豈朱子自有他援與若云朱子曾見傳
本則集注凡引用經傳諸家必述其名不應直襲
孔語爲已語且傳中頗有與序大異與朱脗合者
朱子駁小序已無遺力曾不開據子貢以攻子夏

則周末之見傳也
傳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子曰宜其家
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見君子之修其身矣
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
時國無鰥民也鄭箋老而無妻曰鰥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毛傳夭夭桃有華之盛者夭夭
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鄭箋興者喻時婦人皆得
以年盛時行也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毛傳之子嫁子
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鄭箋宜者謂男女
年時俱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毛傳蕡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
婦德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毛傳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毛傳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
體至盛也之子于歸宜其家人毛傳一家之人盡以
爲宜鄭箋家人猶室家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愚按傳以此爲后妃之宜家故
篇次在此下即以螽斯多男麟趾多仁承之矣傳
之篇次有倫有序大率皆然
傳周人慶文王之多男而賦螽斯績說按大正思齊
云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其多可知

序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
衆多也鄭箋忌有所諱惡于人
螽斯羽詵詵兮毛傳螽斯蚣蝑也詵詵衆多也鄭箋
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妒忌惟蚣蝑不耳各得受
氣而生子故詵詵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
宜爾子孫振振兮毛傳振振仁厚也鄭箋后妃之德
寬容不嫉妒則宜女之子孫使其無不仁厚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毛傳薨薨衆多也
繩繩戒愼也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毛傳揖揖會聚也

蟄蟄和集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傳周人美其公子之多仁也賦麟趾。

序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鄭箋關雎之時以麟爲應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者君之宗族猶尚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毛傳興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仁厚也鄭箋興者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于嗟麟兮毛傳于嗟歎辭。

麟之定振振公姓毛傳定題也公姓公同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毛傳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姓公同祖也鄭箋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于嗟麟兮。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愚按詳序意乃似後世之詩。意謂是聖化之久遠然恐不如傳之爲當朱子得之矣孔穎達謂衰世之公子正謂紂時差妥。

傳文王遣使述賢而閔行役之艱也勞之以卷耳

序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鄭箋謁請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毛傳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鄭箋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左傳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毛傳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鄭箋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毛傳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鄭箋我我使臣也臣以兵役之事行出

離其列位身勤勞于山險而馬又病君子宜知其然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毛傳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鄭箋我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也言且者若賞功臣或多于此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毛傳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傷思也鄭箋此章爲意不盡申殷勤也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醻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爲樂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毛傳〕石山戴土曰砠瘏病也痡亦病也吁憂也〔鄭箋〕此章言臣既勤勞于外僕馬皆病而今云何吁其亦憂矣深閔之辭

卷耳四章章四句愚按此詩毛鄭之說與傳頗合又因序有后妃之志及輔助君子等語生出端緒將我字作三屬似有未妥耳凡文王之求賢勞使皆以后妃之輔助而爲其所志願乎此自編詩者詩外歸美之意觀兔罝芣苢之序皆然不必定以出后妃之口而後爲其志也其解周行正與左氏合益信古義有本朱子直謂后妃所自作與采綠等篇同爲思夫之意則恐周行非后妃所遵而更復登山飲酒乘馬攜僕何托言之不倫一至于此

傳文王得良臣于楚周人美之賦兔罝

〔序〕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毛傳〕肅肅敬也兔罝兔罟也丁丁椓杙聲也〔鄭箋〕罝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毛傳〕赳赳武貌干扞也〔鄭箋〕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罝兔之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于未然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毛傳〕逵九達之道赳赳武夫公侯好仇〔鄭箋〕怨耦曰仇此兔罝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亦言賢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毛傳〕中林林中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毛傳〕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鄭箋〕此兔罝之人於行攻伐可用爲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亦言賢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愚按傳以卷耳爲求賢故即以得賢之詩次之

傳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于周賦樛木

〔序〕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鄭箋〕后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妬其容貌恒以善言逮下而安之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毛傳〕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鄭箋〕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而上下俱盛興者喻后妃能以意下逮衆妾使得其次序則衆妾上附事之而禮義亦俱盛南土謂荊揚之域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毛傳〕履

祿綏安也鄭箋妃妾以禮義相與和又能以禮樂樂
其君子使爲福祿所安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毛傳荒奄
將大也鄭箋此章申殷勤之意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毛傳縈旋
也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愚按篇次由求賢得賢而諸國
服從樂只君子爲文王更長毛鄭從序說詩而君
子亦似不指后妃
傳受辛無道而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

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
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鄭箋言此婦人被文王
之化厚事其君子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毛傳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
也枝曰條幹曰枚鄭箋伐薪于汝水之側非婦人之
事以言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未見君
子惄如調飢毛傳惄飢意也調朝也鄭箋惄思也未
見君子之時如朝飢之思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毛傳肄餘也斬而復生曰[illegible]
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毛傳既已遐遠也鄭箋已[illegible]

正義曰息疑作思休之二字爲韻

君子反也于已反得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我於
思則愈故下章勉之
魴魚頳尾王室如燬毛傳頳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
也鄭箋君子仕于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
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雖則如燬父母
孔邇毛傳孔甚邇近也鄭箋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
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于害不能爲疏遠者計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愚按傳意則君子盖謂文王而
不見之思慕既見之真幸而欣慰經文無不合者
傳文王化行南國男女知禮詩人美之賦漢廣

一從篇中八句不可字生來只謂得不可之意稍
其中矣故後凡泛浮之事多曰無禮又曰不闇
于禮而皆禮之不備者亦必曰不能其禮
序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化行乎江
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鄭箋紂時淫風
徧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毛傳興也
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
鄭箋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
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人

無欲求犯理者亦由貞潔使之然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毛傳〕潛行爲泳永長方泭也〔鄭箋〕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泭之道今以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潔犯禮而往將不至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毛傳〕翹翹薪貌錯襍也〔鄭箋〕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潔我又欲取其尤高潔者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毛傳〕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鄭箋〕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己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漢

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毛傳〕蔞草中之翹翹然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毛傳〕五尺以上曰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三章章八句

〔傳〕文王之時萬民和樂童兒歌唱賦芣苢

〔序〕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鄭箋〕天下和政教平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毛傳〕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妊焉薄辭也采取也〔鄭箋〕薄言我薄也采采芣苢薄言有之〔毛傳〕有藏之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毛傳〕掇拾也采采芣苢薄言捋之〔毛傳〕捋取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毛傳〕袺執衽也采采芣苢薄言襭之〔毛傳〕扱衽曰襭

芣苢三章章四句愚按從來麟趾爲周南之終以爲關雎之應而傳獨終之以芣苢蓋自家而國自近而遠自男而女而至于童兒歌唱治平極矣非漫焉敘次者也

召南

按公子謂諸侯之女即所歸者于也左傳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可証測說不妥

〔傳〕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觀焉賦鵲巢〔測〕歸于諸侯者謂爲諸侯之女所歸也

〔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鄭箋〕起家而居有之謂嫁于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鳲鳩然而後可以配國君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毛傳〕興也鳩鳲鳩秸鞠也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鄭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興者鳲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

君子之室德亦然室燕寢也之子于歸百兩御之毛傳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女嫁于諸侯送御皆百乘鄭箋之子是子也御迎也是如鳲鳩之子其往嫁也家人送之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毛傳方有之也之子于歸百兩將之毛傳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毛傳盈滿也鄭箋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之子于歸百兩成之毛傳能成百兩之禮也鄭箋是子有鳲鳩之德宜配國君故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愚按鳩之類非一今以物理驗之則奪鵲巢之鳩乃鸜鵒耳鳲鳩即布穀固自能爲巢者序及毛鄭皆以鳲鳩爲鳩何也朱子於此不注鳩而於鳲鳩則詳之亦有見于此耳

傳諸侯之夫人勤于親蠶賦采蘩

序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祀則不失職矣鄭箋奉祭祀者采蘩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毛傳蘩皤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神享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溪澗之艸猶可以薦王后則荇菜也鄭箋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于以用之公侯之事毛傳之事祭事也鄭箋言夫人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毛傳山夾水曰澗于以用之公侯之宮毛傳宮廟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毛傳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鄭箋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溉饎爨之事禮記主婦髲鬄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毛傳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鄭箋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髲鬄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

采蘩三章章四句愚按朱注或人之解正與傳同

傳諸侯之夫人終容其媵也賦江有汜

序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鄭箋勤者以己宜媵而不得心望之

江有汜毛傳興也決復入爲汜鄭箋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毛傳嫡能自悔也鄭箋之子是子也

陸羔羊有德故以爲節見周禮文公子傳法箋解恐誤

按左傳委蛇委蛇從迹衍而爲蛇不所係貌言是不其一因從以此

是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以。猶與也。

江有渚。毛傳渚。小洲也。水岐成渚。鄭箋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已異心使已獨留不行。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從也。處。毛傳處。止也。鄭箋嫡悔過自止。

江有沱。毛傳沱。江之別者。鄭箋岷山道江東別爲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鄭箋嘯。蹙口而出聲。嫡有所思而爲之。旣覺自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傳大夫貞而能儉忠于公室。國史美之賦羔羊。

序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鄭箋鵲巢之君。積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競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毛傳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毛傳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鄭箋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節儉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也。

按左傳云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毛傳革。猶皮也。緎。縫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鄭箋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毛傳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三章章四句

傳內子勤于祭祀。國史美之賦采蘋。蘋說內子。卿大夫之妻也。

序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鄭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

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旣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毛傳蘋。大蓱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鄭箋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旣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自出也。法度莫大于四教。是又祭以成之。故擧以言焉。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淸。故取名以爲戒。

按左傳行潦之蘋藻寘之宗室季女尸之敬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毛傳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鄭箋亨蘋藻者於魚湇之中是銂羹之芼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毛傳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奠于牖下鄭箋牖下戶牖閒之前祭不于室中者凡昏事于女禮設几筵于戶外此其義也與宗子主此祭維君使有司爲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毛傳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賤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鄭箋主設羹

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粢盛蓋以黍稷

采蘋三章章四句愚按傳序同首序所謂循法度者正承盛湘奠之序即傳之言勤也毛鄭止屬季女一女字遂謂是爲女子時教成之祭則所謂大夫妻云云者反是詩外煩推他日嫁後事非詩中所有亦牽强矣王肅云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之氏之祭其說合于序朱子從之爲是

傳召公宣布王命諸侯服焉賦殷其靁測往來宣布去此之彼無少休息故曰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歸哉歸哉當曰吾其歸之哉吾其歸之哉蓋以其振振也斯與君子皆公也

序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鄭箋召南大夫召伯之屬遠行謂使出邦畿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毛傳殷靁聲也山南曰陽靁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鄭箋靁以喻號令於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

號令于四方猶靁殷殷然發聲于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毛傳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遑暇也鄭箋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轉行遠從事於王所命之方無敢或閒暇時閔其勤勞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毛傳振振信厚也鄭箋大夫信厚之君子爲君使功未成歸哉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毛傳亦在其陰與左右也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毛傳息止也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毛傳或在其下鄭箋下謂山足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毛傳處居也振振君子歸哉歸

哉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傳】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睹召公而歸心焉賦艸蟲

【測】草蟲阜螽采蕨采薇皆其聘時在道所觸所遭者也

【序】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毛傳】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鄭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毛傳】忡忡猶

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鄭箋】未見君子者謂在塗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是其不自絕于其族之情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毛傳】止辭也覯遇降下也【鄭箋】既見謂已同牢而食也既覯謂已昏也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已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易曰男女覯精萬物化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毛傳】南山周南山也蕨鼈也【鄭箋】言我也我采者在塗而見采鼈菜者得其所欲得猶已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未見君子憂心惙惙【毛傳】惙惙憂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毛傳】薇菜也未見君子我心傷悲【毛傳】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思相離也【鄭箋】維父母思已故已亦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鄭箋】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愚按車舝亦有鮮我覯爾則知覯止之爲昏禮中字法也

【傳】小臣奉使而勤勞于公賦小星

【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鄭箋】以色曰妬

以行曰忌命謂命貴賤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毛傳】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鄭箋】衆無名之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于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毛傳】肅肅疾貌宵夜征行寔是也命不得同於列位也【鄭箋】夙早也謂諸妾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命之數不同也凡妾御於君不當夕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毛傳】參伐也昴留也【鄭箋】此言

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
命不猶。〔毛傳〕衾。被也。裯。襌被也。猶。若也。〔鄭箋〕裯。牀帳
也。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待進御之次序。不若。亦言
尊甲異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傳〕虞人克衆其職。國史美之。賦。鄒虞。續說。虞人。掌畋
獵之官。鄒其姓。虞其官也。

〔序〕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
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
如騶虞。則王道成也。〔鄭箋〕應者。應德自遠而至。

彼茁者葭。〔毛傳〕茁。出也。葭。蘆也。〔鄭箋〕記蘆始出者。著
春田之早晚。壹發五豝。〔毛傳〕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
以待公之發。〔鄭箋〕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
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于嗟乎騶虞。〔毛傳〕騶虞義獸
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鄭箋〕于
嗟者。美之也。

彼茁者蓬。〔毛傳〕蓬。艸名也。壹發五豵。〔毛傳〕一歲曰豵。
〔鄭箋〕豕生二曰豵。于嗟乎騶虞。

騶虞二章。章三句。愚按騶虞之爲獸。惟周書王會
及陸機草木疏云然。故毛氏引之。然爾雅釋獸無
騶虞。而周禮有騶人虞人。諸儒以騶虞爲官者多
矣。與傳說正合。但傳中騶字從鄒。或古字異文。或
篆書誤譌。而續說乃云鄒姓虞官。則未敢許也。

（按附文疑是女子以時擇配）
〔傳〕召南之人安于治。□□□時擇□。賦。摽有梅

〔序〕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
得以及時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毛傳〕興也。摽。落也。盛極則隋落者
梅也。尚在樹者七。〔鄭箋〕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
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求我庶士。迨
其吉兮。〔毛傳〕吉。善也。〔鄭箋〕我。我當嫁者。庶。衆。迨。及也。

求女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
雖夏未大衰。

摽有梅。其實三兮。〔毛傳〕在者三也。〔鄭箋〕此夏鄉晚。梅
之隋落差多。在者餘三耳。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毛傳〕
今。急辭也。

摽有梅。頃筐墍之。〔毛傳〕墍。取也。〔鄭箋〕頃筐取之。謂夏
已晚。頃筐取之於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毛傳〕不待
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
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鄭箋〕謂。勤也。女年二十而
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

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傳楚人求昏而不能其禮女氏拒之賦埜有死麕續

說女氏謂女之父

序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鄭箋無禮者為不繇媒妁雁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紂之世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毛傳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潔清也鄭箋亂世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多行無

禮故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為禮而來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毛傳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誘道也鄭箋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禮而言然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毛傳樸樕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鄭箋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包裹束以為禮廣可用之物非獨麕也純讀如屯有女如玉毛傳德如玉也鄭箋如玉者取其堅而潔白

舒而脫脫兮毛傳舒徐也脫脫舒遲也鄭箋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脫脫然舒也又疾時無禮彊暴之男相劫脅無感我帨兮毛傳感動也帨佩巾也鄭箋奔走失節動其佩飾無使尨也吠毛傳尨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章三句

傳楚人強昏不得而訟女氏終拒之賦行露

序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鄭箋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者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毛傳興也厭浥濕意

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鄭箋夙早也厭浥然濕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大多故不行耳今彊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強來不度時之可否故云然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行事必以昏昕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毛傳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埆也鄭箋女汝彊暴之男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于我

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味。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于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毛傳昏禮紂帛不過五兩。鄭箋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毛傳墉牆也。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毛傳不終從。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愚按此二篇相次以爲一事。大似有理。且即屬之摽梅之後。其意

深矣。女氏。玩詩詞即謂女子。舊說謂女父。恐未然。

傳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測召公封于北燕。留周佐政。食邑於召。故其長子繼燕。支子繼召。當其分布王命。巡行諸國。必首及燕。故有此詩。此蓋燕詩而繫于召也。後李德裕宋齊丘論有曰。燕人之思召伯。甘棠勿剪。楚人之懷叔子。墮碑墮淚。其必有得于此乎。

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鄭箋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左傳思其人。猶愛其樹。毛傳蔽芾小貌。甘棠杜也。剪去。伐擊也。茇草舍也。鄭箋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毛傳憩息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毛傳說舍也。鄭箋拜之言拔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愚按傳以此篇終召南。其義深長矣。何彼襛矣一篇。朱子亦以爲不可曉。而闕疑。今傳本召南無之。而却見于王風。使朱子知此。疑

當冰釋矣。

聖門傳詩嫡冢卷之二

吳興凌濛初輯

國風

魯頌譜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于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于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于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狩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為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

（魯測）魯無風。且有頌。疑者所從來矣。說者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于先代。故巡狩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于太師之職。夫太師誠以魯為聖人之後。不陳其詩。則陳亦聖人之後。何以又陳其詩。又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夫魯變至道。其風何可諱。夫子者甚至又以為夫子魯人。故諱魯詩而削之。夫子亦周人也。何以不削周詩。豈周詩遂無可諱者耶。種種之疑。每求之不得其解。今讀傳列魯於二南之後。首周公諸詩。而驂以諸篇次第綴焉。乃知魯初未嘗無風也。以有頌故無風也。亦初未嘗有頌也。以無風故有頌也。將併邠之不宜為國風。而詩之不宜附邠者。俱為爽然。一無所疑矣。

（傳）周公孫於魯。殷人畔。公憂王室。勸王修政以備之。賦鴟鴞。（測）此詩作于居東之時。而非作于東征之時。所謂東者。魯也。魯原是公之封國。因有流言。辟居封國。

（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鄭箋）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興也。鴟鴞。鸋鴂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鄭箋）重言鴟鴞者。將述其意之所欲言。丁寧

之也。室。猶巢也。鴟鴞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
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
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
云。公將不利于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
興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
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
欲誚之。此之由然。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毛傳）恩愛。
鬻。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鄭箋）鴟鴞之意。殷勤於此。
稚子當哀閔之。此取鴟鴞子者。稚子也。以喻諸臣之
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閔之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毛傳）迨。及。徹。剝。
也。桑土。桑根也。（鄭箋）綢繆。猶纏綿也。此鴟鴞自說作
巢至苦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
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今女下民。或敢侮
予（鄭箋）我至苦矣。今女我巢下之民。寧有敢侮慢欲
毀之者乎。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固定此官
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毛傳）拮据。
撠挶也。荼。雀苕也。租。為。瘏。病也。手病口病。故能免于
大鳥之難。鄭箋此言作之至苦。故能攻堅。人不得取

予。曰予未有室家（毛傳）謂我未有室家。（鄭箋）我作
之至苦如是者。謂我未有室家之故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毛傳）譙譙。殺也。翛翛。敝也。（鄭箋）
手口既病。羽毛又殺敝。言已勞苦甚。予室翹翹。風雨
所飄搖。予維音嘵嘵（毛傳）翹翹。危也。嘵嘵。懼也。（鄭箋）
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託枝條弱也。以喻今我子孫
不肖。故使我家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嘵嘵然。恐
懼告愬之意。

鴟鴞四章章五章。愚按傳意。是管蔡流言。武庚方
叛之時。周公居東所作。其所云憂王室勤修政者。

具見篇中。與序云周公救亂者。正合。則既取我子
者。乃指武庚挾管蔡同事而言也。詞旨明暢。無可
疑矣。獨鄭氏謂周公救其屬黨。則一篇之中。全是
懟君護黨。一團私意。與憂王室者。大相徑庭。安得
為聖人之言。而孔子以知道贊之乎。蓋鄭解金縢
罪人斯得。亦以罪人為周公屬黨。毋惑乎此詩之
曲說謬解以合彼也。王肅謂其有三非。當矣。郎如
鴟鴞爾雅作鴟鵂。即鵂鶹。朱子謂其攫鳥子而食
故托為鳥言呼之云。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自是明
順。今作鴟鴞。自言其子與室。并作巢之勤苦。周公

閑文當是歸勞歸三字

按昔人謂子羽作小[illegible]

序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其為序作之旨

何乃以惡鳥自况乎。毛引爾雅作鴞鴟。謂似黃雀
而小者。庶似無疑。然泮宮之鴞。則又曰惡聲之鳥。
當復何物耶。舊說僅有不及朱者。使朱得見孔子貢
傳而作注。必有可觀。
傳周公帥師征殷三年克之。□□□士賦東山。潮武
王克商之後。封紂子祿父爲殷公。此云征殷者。征
祿父也。祿父即武庚之名。克之云者。祿父出奔北
狄。管蔡之自縊。霍叔之囚。商奄之降。皆在其中矣。
序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
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

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
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
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鄭箋成王既得金
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
公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分別章意者。周公於是
志伸。美而詳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毛傳慆慆。
言久也。濛。雨貌。鄭箋此四句者。序歸士之情也。我往
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我
東曰歸。我心西悲。毛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

如其倫之喪。鄭箋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西念
而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毛傳士事。枚微也。鄭箋勿
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
枚之事。言初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蜎蜎者
蠋。烝在桑野。毛傳蜎蜎。蠋貌。桑蟲也。烝。寘也。鄭箋蠋
蜎蜎然特行久處桑野。有似勞苦者。古者聲寘填塵
同也。敦彼獨宿。亦在車下。鄭箋敦敦然獨宿于車下。
此誠有勞苦之心。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
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

毛傳果臝。括樓也。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町畽。鹿
迹也。熠燿。燐也。燐。螢火也。鄭箋五物者家無人。則然
令人感思。不可畏也。伊可懷也。鄭箋伊。當作繄。繄猶
是也。懷。思也。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
乃可爲憂思。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
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毛傳垤。螘塚也。將陰
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鸛好水。長鳴而喜也。鄭箋鸛。水
鳥也。將陰雨則鳴。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於
室也。穹。窮。窒。塞。洒。灑。埽。拚也。穹窒。鼠穴也。而我君子

行役述其日月今且至矣言婦望也有敦瓜苦烝在
栗薪。毛傳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
鄭箋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
綴焉。瓜之爲物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栗析也。言
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鄭箋凡先
者此四句者皆爲序歸士之情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鄭箋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也。熠熠其羽羽鮮明
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

之之子于歸皇駁其馬。毛傳黃白曰皇騮白曰駁。鄭
箋之子于歸謂始嫁時也。皇駁其馬車服盛也。親結
其縭九十其儀。毛傳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
帨。九十其儀言多也。鄭箋女嫁父母既戒之庶母又
申之。九十其儀言丁寧之多。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毛傳言久長之道也。鄭箋嘉善也。其新來時甚善至
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
東山四章章十一句。
傳周公居於魯魯人觀焉賦狼跋。
序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
不知周大夫美不失其聖也。鄭箋不失其聖者。聞
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立其志成周之王功。致
太平。復成王之位。又爲之大師。終始無愆聖德著
焉。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毛傳跋躐疐跲也。老狼有
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
猛。鄭箋興者喩周公進則躐其胡猶始欲攝政四國
流言辟之而居東都也。退則跲其尾謂後復成王之
位而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無玷缺。公孫碩膚
赤舄几几。毛傳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人膚美

也。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絢貌。鄭箋公周公也。孫
讀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遜遁也。周公攝政七年
致太平復成王之位遜遁辟此成功之大美欲老成
王又留之以爲大師。赤舄几几然。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毛傳瑕過
也。鄭箋不瑕言不可瑕疵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愚按經有公孫二字明是指公
居東而言傳得之矣。毛乃以公孫爲成王則大悖。
孫鑛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
去豳公又已遠矣。又此傳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

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爲周公，箋義爲長。然箋以公孫爲後成王之位而欲老，則又不如朽魯之爲長也。

傳　周公歸於周，魯人欲留之，詩竟賦九罭。

序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九罭之魚，鱒魴。毛傳　興也。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鄭箋　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我覯之子，衮衣繡裳。毛傳　所以見周公也。衮衣，卷龍也。鄭箋　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

鴻飛遵渚。毛傳　鴻不宜循渚也。鄭箋　鴻，大鳥也。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公歸無所，於女信處。毛傳　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鄭箋　信，誠也。時東周之人欲公留不去，故曉之云，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今公當復其位，不得留也。

鴻飛遵陸。毛傳　陸非鴻所宜止。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毛傳　宿猶處也。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毛傳　無與公歸之道也。鄭箋　是以，東都也。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之爲君，故云是以有衮衣，謂成王所齎來衮衣，願其封周公于此。以衮衣命留之，無以公西歸。無使我心悲兮。鄭箋　周公西歸，西歸而東都之人悲，思德之愛至深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愚按，詩宜爲一人之詞，朱子所注正與傳意合。即如序云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夫周大夫設爲東人願留公之言，便是美周公，便是刺朝廷之不知矣。毛必欲以迎周公未得禮強合朝廷不知何。鄭又忽爲曉喻東人，忽爲東人自言，未免乖離不一，甚不如朱注爲得。

傳　周人思周公而賦伐柯。測　周公居東時，周人思之也。首章言周之不可無公，後章言欲公之歸亦非難事。

序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鄭箋　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毛傳　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鄭箋　克，能也。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取妻如

[illegible]文當是襲周公

何匪媒不得。【毛傳】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鄭箋】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毛傳】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交乎上。不遠求也。【鄭箋】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何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我覯之子。籩豆有踐。【毛傳】踐行列貌。【鄭箋】覯見也。之子是子所周公也。王欲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行至則歡樂以說之。

伐柯二章章四句。愚按二章一體。則之子自應指妻以承上文。豈得忽正指周公。

傳周人□□□賦破斧。

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鄭箋】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毛傳】隋銎曰斧。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鄭箋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為大罪。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鄭箋】周公既反攝政東伐此四國。誅其君罪。正其民人而已。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毛傳】將大也。【鄭箋】此言周公之哀我人民。其德亦甚大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毛傳】鑿屬曰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毛傳】吪化也。哀我人斯。亦孔之嘉。【鄭箋】嘉美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毛傳】木屬曰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毛傳】遒固也。【鄭箋】遒斂也。哀我人斯。亦孔之休。【毛傳】休美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愚按只上六詩皆周公之詩。其為魯風至矣。然左傳季札見歌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則又原為豳風。何也。豈季札所

聞豳是夫子未正樂之先魯大師之誤。而此之屬魯。乃是雅頌得所之後乎。七月一篇為小雅魯頌諸篇為魯風。明是雅頌得所也。六詩序次居東憂王室。東征勞歸士。魯人覯周公留周公。周人思周公美周公。以時相次。覺與舊時序次顛倒。張融以為荀扎誤編。多其詞說者不同矣。

【傳】傳公城楚丘以備戎史克頌之賦楚宮【續說】春秋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莊公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僖公二年城楚丘以備戎也。毛本錯於衛風。以為衛文公復國之詩。乃承夫羊之義

耳測此即定之方中也玩詩文末章乃與騆思無
邪思馬斯徂等甚協則傳爲可信也

序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
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
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
焉鄭箋春秋閔公二年冬狄人入衛衛懿公及狄
人戰于熒澤而敗宋桓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
以廬于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魯僖公二年齊桓公
城楚丘而封衛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
左傳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

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
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
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毛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
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箋楚宮
謂宗廟也定星昏中而正于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
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
方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毛傳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
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鄭箋楚
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

爲後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毛傳椅梓屬鄭
箋爰曰也樹此六木于宮者曰其長大可伐以爲琴
瑟言預備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毛傳虛漕
虛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鄭箋自河
以東夾於濟水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丘觀其
旁邑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愼之
至也降觀于桑毛傳地勢宜蠶可以居民卜云其吉
終焉允臧毛傳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故
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

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
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毛傳零落
也倌人主駕者鄭箋靈善也星而止見星夙早也文
公於雨下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爲辭說
於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匪直也人毛傳非徒庸
君秉心塞淵毛傳秉操也鄭箋塞充實也淵深也騋
牝三千毛傳馬七尺以上曰騋騋馬與牝馬也鄭箋
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
匹邦國六閑馬四種一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

兼邦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
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愚按楚丘爲衞城左傳歷
有明文。詩傳乃謂爲魯詩。續說引戎伐凡伯于楚
丘爲証。蓋凡伯聘魯而戎伐之。則楚丘似爲魯地。
因謂錯于衞風者。乃承公羊之謬。然續說引僖公
二年城楚丘以備戎。今按在傳僖公二年春。乃正
諸侯城楚丘而封衞也。則左傳亦曾誤邪。但春秋
經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不言衞。亦不言齊
亦不言諸侯。書法似又謂魯城之者。前後書衞事
並不及楚丘。豈左傳自誤。而詩傳之說。固可據邪。

駉文疑是十牧史克頌之

傳僖公□□□□□□賦駉

序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是用。寬以
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
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鄭箋季孫行父。季文
子也。史克。魯史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毛傳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坰
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鄭
箋必牧于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
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
驪有黃。以車彭彭。毛傳牧之坰野。則駉駉然。驪馬白
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諸侯六閑馬
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言有力有
容也。思無疆。思馬斯臧。鄭箋臧善也。僖公之思遵伯
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于思馬斯善。多其
所及廣博。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
以車伾伾。毛傳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
曰騂。蒼祺曰騏。伾伾有力也。思無期。思馬斯才。毛傳
才多材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
以車繹繹。毛傳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
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繹繹善走也。思無斁。思馬斯
作。毛傳作始也。鄭箋斁厭也。思遵伯禽之法無厭倦
也。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
以車祛祛。毛傳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
曰驔。二目白曰魚。祛祛彊健也。思無邪。思馬斯徂。鄭
箋徂猶行也。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牧馬
使可走行。

駉四章章八句。愚按孔穎達正義曰。此雖借名為
頌而體實國風。彼亦不知詩傳之原為魯風也。序
云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鄭氏講因之
乃請命事不見春秋經傳未必可信愚謂此下諸
詩。篇篇傳有史克頌之句當是因此頌字相沿誤
以為頌而諸儒遂添為之說耳。不知頌之即美之
之意非風雅頌之頌也且凡與有駜皆是風體惟
泮水閟宮。頗似雅耳。

傳僖公獻捷於太廟。史克頌之賦泮水。
序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毛傳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
廱。諸侯泮宮。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鄭箋
芹水菜也。言已思樂僖公之修泮宮之水。復伯禽之
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
辟。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
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魯侯戾
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
邁。毛傳戾來止至也。言觀其旂言法則其文章也。茷
茷言有法度也。噦噦言其聲也。鄭箋于邁邁行也。我
采水之芹。見僖公來至于泮宮。我則觀其旂茷茷然。
鸞和之聲噦噦然臣無尊卑皆從君行而來稱言焉
者。僖公賢君人樂見之。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
其音昭昭。毛傳其馬蹻蹻言強盛也。鄭箋其音昭昭。
僖公之德音。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毛傳色溫潤也。鄭
箋僖公之至泮宮和顏色而笑語非有所怒于是有
所教化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毛傳茆鳧葵也。魯侯戾止。在泮
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鄭箋在泮飲酒者徵先生
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已飲美酒而

長賜其難使老。難使老者最壽考也。長賜之者如王
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者與。順彼長道。屈
此群醜。毛傳屈收醜眾也。鄭箋順從長遠屈治醜惡
也。是時淮夷叛逆。既謀之于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
之治此群為惡之人。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
昭假烈祖。毛傳假至也。鄭箋則法也。僖公之行民之
所法傚也。僖公信文矣為修泮宮也。信武矣為伐淮
夷也。其聰明乃至于美祖之德謂遵伯禽之法。靡有
不孝。自求伊祜。鄭箋祜福也。國人無不法傚之者皆

庶幾力行自求福祿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鄭箋克能
攸所也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行於是伐
淮夷所以能服也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
在泮獻囚毛傳囚拘也鄭箋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
左耳淑善也囚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
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皐陶者獻囚言
伐有功所任得其人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毛傳桓桓
威武貌鄭箋多士謂虎臣及如皐陶之屬征征伐也

狄當作剔剔治也東南斥淮夷烝烝皇皇不吳不揚
不告于訩在泮獻功毛傳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
也鄭箋烝烝猶進進也皇皇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也吳
譁也訩訟也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
往之心不讙譁不大聲僖公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
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皆自獻其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
孔淑不逆毛傳觩弛貌五十矢爲束搜衆意也鄭箋
角弓觩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博當作
傅甚傅緻者言安利也徒行者御車者皆敬其事又

無厭倦也僖公以此兵衆伐淮夷而勝之其士卒甚
順軍法而善無有爲逆者謂壍井刊木之類式固爾
猶淮夷卒獲鄭箋式用猶謀也用堅固女軍謀之故
故淮夷盡可獲服也謀爲度已之德慮彼之罪以出
兵也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毛傳鴞惡
聲之鳥也黮桑實也鄭箋懷歸也言鴞恒惡鳴今來
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黮爲此之故改其鳴歸就
我以善音喻人感於恩則化也憬彼淮夷來獻其琛
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毛傳憬遠行貌琛寶也元龜尺

二寸賂遺也南謂荊揚也鄭箋大猶廣也廣賂者賂
君及卿大夫也荊揚之州貢金三品
泮水八章章八句
傳僖公燕飲而史克頌之賦有駜
序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鄭箋有道者以禮義
相與之謂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毛傳駜馬肥彊貌馬肥彊則能
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鄭箋此喻僖公之用臣
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夙夜在公
在公明明鄭箋夙早也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深

在於公之所在於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禮記曰敎學之道在明明德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毛傳〕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絜白之士咽咽鼓節也〔鄭箋〕于於胥皆也僖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絜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于無筭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君臣於是則皆喜樂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毛傳〕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鄭箋〕飛喩羣臣飲酒醉欲退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毛傳〕青驪曰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鄭箋〕載言則也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毛傳〕歲其有豐年也〔鄭箋〕穀善詒遺也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可以遺子孫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傳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頌之賦閟宮〔績說〕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然不詳其所始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伯禽天子禮樂墨子書曰魯惠公請於平王而用之先儒互有是非迄無定論今子貢傳以爲實始于僖公于春秋所紀最合而記亦言諸侯之僭禮自齊桓公始也魯僖之前桓有大雩閔有吉禘漸已僭越而未有郊也至僖而郊禘始見於春秋蓋僖與齊桓同時皆有功周室恃功而僭禮諸侯皆有效尤者矣王室甚衰方賴諸侯以僅存無敢問其非禮此夫子所以歎之也〔績考〕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序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鄭箋〕宇居也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毛傳〕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閟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侐淸淨也實實廣大也枚枚礱密也〔鄭箋〕閟神也姜嫄神所在故廟曰神宮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毛傳〕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鄭箋〕依依其身也彌終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憑依而降精氣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坼不副終人道十月而生子不遲晚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毛傳〕先種曰稙後種曰穉〔鄭箋〕奄猶覆也姜嫄用是而生子后稷天

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言其不空生也。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毛傳。緒業也。鄭箋。秬黑黍也。緒事也。堯時洪水爲災。民不粒食。天神多予后稷以五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于是天下大有。故云纘禹之事也。美之。故申説以明之。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毛傳。翦齊也。鄭箋。翦斷也。太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于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至于文武。纘大

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毛傳。虞誤也。鄭箋。屆極。虞度也。文王武王繼大王之事。至受命伐紂。天下所以罰極紂於商郊牧野。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戒之云。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天視護女。至則克勝。敦商之旅。克咸厥功。鄭箋。敦治。旅衆。咸同也。武王克殷。而治商之臣民。使得其所。能同其功於先祖也。后稷大王文王。亦周公之祖考也。伐紂周公又與焉。故述之以美大魯。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毛傳。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鄭箋。叔父謂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爲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爲我周家之輔。謂封以方七百里。欲其强于衆國。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鄭箋。東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爲君于東。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毛傳。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然至盛也。鄭箋。交龍爲旂。承祀謂視祭事也。四馬故六轡。春秋

猶言四時也。忒變也。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毛傳。騂赤。犧純也。鄭箋。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多予之福。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毛傳。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犧尊有沙飾也。毛炰。豚也。胾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洋洋衆多也。鄭箋。此

是祖謂伯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下夏則楅衡其牛角，爲其觸觝人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萬舞，干舞也。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毛傳〕震，動也。騰，乘也。壽，考也。〔鄭箋〕此皆慶孝孫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常，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謂僭踰相侵犯也。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毛傳〕大國之賦千乘。

朱英，矛飾也。縢，絚也。重弓，重于鬯中也。〔鄭箋〕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持矛，中人御。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毛傳〕貝冑，貝飾也。朱綅，以朱綅綴之。增增，衆也。〔鄭箋〕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烝，進也。徒進行增增然。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毛傳〕膺，當。承，止也。〔鄭箋〕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荊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鄭箋〕此慶僖公勇于用兵，討有罪也。黃髮台背，皆壽徵也。胥，相也。壽而相與試，謂講氣力，不衰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鄭箋〕此又慶僖公勇于用兵，討有罪也。中時魯微弱，爲鄰國所侵削，今乃復其故，故喜而重慶之。俾爾，猶使女也。眉壽，秀眉，亦壽徵。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毛傳〕詹，至也。龜，山也。蒙，山也。荒，有也。〔鄭箋〕奄，覆。荒，奄也。大東，極東。海邦，近海之國也。來同，爲同盟也。率從，相率從于中國也。魯侯，謂僖公。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毛傳〕鳧，山也。繹，山也。宅，居。　夷蠻貊，如夷行也。南夷，荊楚也。若，順也。〔鄭箋〕諾，應辭也。是若者，是僖公所謂順也。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毛傳〕常許，魯南鄙西鄙。〔鄭箋〕純，大也。受福曰嘏。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常邑。許，許田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鄭箋〕燕

燕飲也。令。善也。傳公燕飲于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
謂爲之祝慶也。與羣臣燕則欲與之相安。亦祝慶也。
是有。猶常有也。兒齒亦壽徵。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毛傳）徂徠。
山也。新甫。山也。八尺曰尋。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
奕奕奚斯所作。（毛傳）桷榱也。舄大貌。路寢正寢也。新
廟閟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鄭箋）孔。
甚碩大也。奕奕姣美也。修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傳
公承衰亂之政。修周公伯禽之教。故治正寢上修姜
嫄之廟。姜嫄之廟。廟之先也。奚斯作者。教護屬課章

程。 大室屋，衆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毛
傳）曼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也。
閟宮八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
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愚按頌皆告神之
樂歌。獨魯頌諸篇。止稱美其君。惟閟宮少及郊祀
作廟。然亦是侈觀美揚功業而祝壽者。原非告神
之詞也。何以爲頌耶。傳列之風。疑即孔子之所謂
得其所也與。

豳譜 豳

豳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
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
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
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
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
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入。雖有其異
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
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
王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後
成 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
王之所爲。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

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

聖門傳詩嫡冢卷之三

國風

邶鄘衛譜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
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
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頑
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
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
卅
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
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風
之
而迎之。反而遂居攝。王三監導武
庚
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
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為之長。後世
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
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
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
邶考補　管叔當武王時為大夫。食邑于管。武王封
為邶侯。後以國除。止稱管叔。
傳　管叔封于邶。與蔡叔霍叔康叔監殷四國。紛周公

康叔諫不聽。三叔遂以殷畔。康叔憂王室。賦柏舟。
子曰。仁矣吾於柏舟。見匹夫之不可奪志也。（賴說）
成王幼立。周公攝政。三叔流言于國。周公避居于
魯。成王聽大公召公之言。迎周公復政。管叔懼。乃
同蔡霍挾武庚以畔。獨康叔心乎王室。憂之深而
作此詩。漢世講師。蓋聞夫子稱仁之說。而不知仁
人為誰。故小序云云。其謬已甚。朱子辨之。當矣。然
戸
向列女傳以為賢婦之詩。尚疑其亦為莊
姜
此傳而臆之。考補　按太公金匱
八百諸侯請武王伐紂。管叔曰。商

矣。武王欲止。大公周公贊
成
為殷。云武王顧管叔曰。存殷者
世
故使監殷。武王崩。武庚行善。稍致富强。從
之者十七國。管叔使告周公曰。盡尊殷為天子。
周復為西伯。不然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不聽。管叔
遂率蔡霍從武庚伐周。以復殷為名。周公東征。與
康叔夾攻而破之。管叔自縊死。榜其阜以示天下。
囚蔡叔於郭鄰。使其子仲續封于蔡。降霍叔為庶
人。三年不齒。殷王祿父出奔北狄而死。殷之頑民
追謚之曰武庚。

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
在側。鄭箋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也。君近小人，則
賢者見侵害。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毛傳興也。汎汎，流貌。柏舟，所以
宜為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渡也。鄭箋舟載渡物
者。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興者，喻仁人
之不見用，而與群小並列，亦猶是也。耿耿不寐，如有
隱憂。毛傳耿耿，猶儆儆也。隱，痛也。鄭箋仁人既不遇，
憂在見侵害。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毛傳非我無酒，可
以敖遊忘憂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毛傳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鄭
箋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真偽。我心非
如是鑒，我於衆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亦有兄弟，
不可以據。毛傳據，依也。鄭箋兄弟至親，當相據依。言
亦有不相據依以為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道，謂
同姓臣也。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毛傳彼，彼兄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毛傳石雖
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鄭箋言已心志堅平，過于
石席。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毛傳君子望之，儼然可畏。
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
不可數也。鄭箋稱已威儀如此者，言已德備而不遇
所以慍也。
憂心悄悄，慍于群小。毛傳慍，怒也。悄悄，憂貌。鄭箋群
小，衆小人在君側者。覯閔既多，受侮不少。毛傳閔，病
也。靜言思之，寤辟有摽。毛傳靜，安也。辟，拊心也。摽，拊
心貌。鄭箋言，我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毛傳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
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
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心之憂矣，如匪澣衣。
毛傳如衣之不澣矣。鄭箋衣之不澣，則憒辱無照察。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毛傳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鄭
箋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愚按玩詩中隱憂及兄弟句，覺
傳說之為長。且四國與破斧之四國正合，傳之可
據，較序為多矣。
傳管叔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
序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
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鄭箋淫亂者，
荒放於妻妾，烝於夷姜之等。國人久處軍旅之事，
故男多曠，女多怨也。男曠而苦其事，女怨而望其

君子。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毛傳〕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鄭箋〕興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我之懷矣。自詒伊阻。〔毛傳〕詒。遺。伊。維。阻。難也。〔鄭箋〕懷。安也。伊當作緊。緊。猶是也。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鄭箋〕下上其音。興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展矣君子。實勞我心。〔毛傳〕展。誠也。〔鄭箋〕誠矣君子。愬于君子也。君之行如是。實使我心勞矣。

君若不然。則我無軍旅之事。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毛傳〕瞻。視也。〔鄭箋〕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辭。道之云遠。曷云能來。〔鄭箋〕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鄭箋〕爾。女也。女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爲德行。事君或有所留。女怨故問此焉。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毛傳〕忮。害。臧。善也。〔鄭箋〕我君子之行。不疾害。不求備于一人。其行何用爲不善。而君獨遠使之在外。不得來歸。亦女怨之詞。

雄雉四章章四句愚按此詩從傳解。則自詒伊阻不忮不求等語。語意皆肖。至于小序久役恐曠之說。則詩義本血截。毛所以只解字義。朱注統作婦人之詩最合。鄭以上二章爲男曠。下二章爲女怨而雄雉乃是興淫亂。無非欲牽經以配序。反覺重雜。不思序所云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者。乃推久役之由失。久役而婦思其苦。即是男女怨曠。何棄儀而強欲分配其說。致章各異辭。血脉俱不暢耶。

〔傳〕管未以殷叶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測〕有章。言殷

未可用。周未可圖。當虞其時勢之变。二章。言周勢方盛。以若所爲。事屬輕率。是濟盈濡軌。雉鳴求牡。必不得之數也。三章。舉婚禮而言。以見管未無禮之甚。四章。言管未殊不擇其類也。涉水者尚須其友。武庚何人而可附耶。通篇是寓言。故曰風。

〔序〕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鄭箋〕夫人。謂夷姜。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毛傳〕興也。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鄭箋〕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爲昏禮。納采問名。

深則厲淺則揭〔毛傳〕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鄭箋〕既以深淺記時因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性賢與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爲之求配耦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毛傳〕瀰深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鷕雌雉聲也衛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鄭箋〕有瀰濟盈謂過于厲喻犯禮深也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毛傳〕濡漬也由輈以上爲軌違禮義不

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鄭箋〕渡水深者必濡其軌言不濡者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雉鳴反求其牡喻夫人所求非所求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毛傳〕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鄭箋〕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毛傳〕迨及泮散也〔鄭箋〕歸妻使之來歸于已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毛傳〕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鄭箋〕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爲妃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毛傳〕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德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愚按國語叔向曰苦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則首二句原是一意而以貫下二句朱子之說最爲直截

〔傳〕管叔以殷畔仕者苦之賦北門〔測〕以殷畔周故及于王事

序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鄭箋〕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已志而遇困苦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毛傳〕興也北門背明鄉陰〔鄭箋〕自從也興者喻已仕于闇君猶行而出北門心爲之憂殷殷然終窶且貧莫知我艱〔毛傳〕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鄭箋〕艱難也君於已祿薄終不足以爲禮又近困於財無知已以此爲難者言君既然矣諸臣亦如之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鄭箋〕謂勤也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于天我勤身以事君何哉忠之至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毛傳適之。埤，厚也。鄭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言君政偏，已兼其苦。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毛傳謫，責也。鄭箋我從外而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已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已志。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毛傳敦，厚。遺，加也。鄭箋敦，猶投擲也。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毛傳摧，沮也。鄭箋摧者，刺譏之言。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北門三章，章七句。

傳邶之伶東心乎王室賦東分。續說伶，樂官。東，其人之名。考補伶氏，伶倫之後。東，古簡字。其名也。而舊說訓爲簡，倣猶易震用伐鬼方。震，摯伯名。而訓爲震揚威武，書巧言令色孔壬。孔壬乃共工名，而訓爲包藏姦惡，皆不考。測心乎王室云者，因有以股扱之事，故思西方之人。西方之人，明指周公。

序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鄭箋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毛傳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于四方。鄭箋簡，擇。將，且也。擇兮擇兮者，爲且祭祀，當爲舞也。萬舞，干羽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毛傳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鄭箋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毛傳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毛傳組，織組也。武力比于虎，可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于近，成于遠也。鄭箋碩人有御亂御衆之道，可任爲王臣。左手執籥，右

手秉翟。毛傳籥，六孔。翟，翟羽也。鄭箋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赫如渥赭，公言錫爵。毛傳赫，赤貌。渥，厚漬也。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鄭箋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用之。散，受五升。

山有榛，隰有苓。毛傳榛，木名。下濕曰隰。苓，大苦。鄭箋榛也，苓也，生各得其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云誰之思，西方美人。鄭箋我誰思乎？思周室之賢者，以其宜爲碩人，與在王位。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毛傳乃宜在王室。鄭箋彼美人，謂碩人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愚按如此分章亦無不可朱子
以韻拘故改之耳末二句如毛鄭解并詩句反覆
之趣索然不如朱長

【傳】邶國危亂士民去之賦北風

【序】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
持而去焉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毛傳】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雱盛
貌【鄭箋】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者喻君政教酷暴使
民散亂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毛傳】惠愛行道也【鄭箋】
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攜持同道而去疾時政

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毛傳】虛虛也亟急也【鄭箋】邪
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
以為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毛傳】喈疾貌霏甚貌惠而好我
攜手同歸【毛傳】歸有德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毛傳】狐赤烏黑莫能別也【鄭箋】
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為惡如一惠而
好我攜手同車【毛傳】攜手就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三章章六句

【傳】邶之良婦棄於夫賦谷風

解行道甚扮有前者謂是被棄行于道路則與下送于門內先後相矣

【序】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
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鄭箋】新昏者新所
與為昏禮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毛傳】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
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
而繼嗣生黽勉同心不宜有怒【毛傳】言黽勉者思與
君子同心也【鄭箋】所以黽勉者以為見譴怒者非夫
婦之宜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毛傳】葑須也菲芴也下
體根莖也【鄭箋】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
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者不可以根惡時

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不可以顏色
衰棄其相與之禮德音莫違及爾同死【鄭箋】莫無及
與也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與女長相與處至死
顏色斯須之有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毛傳】遲遲舒行貌【鄭箋】徘徊也
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喻君
子於已不能如也不遠伊邇薄送我畿【毛傳】畿門內
也【鄭箋】邇近也言君子與已訣別不能遠維近耳送
我裁于門內無恩之甚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毛傳】荼
苦菜也【鄭箋】荼誠苦矣而君子于已之苦毒又甚於

毛解首句句妙

荼。此方之荼則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毛傳宴
安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毛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鄭箋
小渚曰沚。涇以有渭故見渭濁。湜湜持正貌。喻君子
得新昏故謂己惡也。己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
此絶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焉。宴爾新昏。不我屑以。
毛傳屑絜也。鄭箋以用也。言君子不復絜用我當室
家。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毛傳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
捕魚也。鄭箋毋者諭禁新昏也。女毋之我家取我爲
室家之道。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毛傳閱容也。鄭箋躬

卷之三　邶風　十三　谷風

身。遑暇。恤憂也。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
子孫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毛傳舟船
也。鄭箋方泭也。潛行爲泳。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
無難易吾皆爲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毛傳有謂富
也。亡謂貧也。鄭箋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乎。吾其黽
勉勤力爲求之。有求多。亡求有。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鄭箋匍匐言盡力也。凡於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
力往救之。況我於君子家之事難易乎。固當黽勉以
疏喻親也。

按育恐育鞫二育字毛止解一長字而不爲之說鄭則與張子之解合鄭則一字兩解殊有出入未然

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讐。毛傳慉養也。鄭箋慉驕也。君
子不能以恩驕樂我。反憎惡我。既阻我德。賈用不售。
毛傳阻難也。鄭箋既難却我隱蔽我之善。我修婦道
而事之。覬其察己。猶見疏外。如賈物之不售。昔育恐
育鞫。及爾顚覆。毛傳育長。鞫窮也。鄭箋昔育育稚也。
及。與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故與女顚覆盡
力。於衆事難易無所辟。既生既育。比予于毒。鄭箋生
謂財業也。育謂長老也。于於也。既有財業矣。又既長
老矣。其視我如毒螫。言惡己甚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毛傳旨美。御禦也。鄭箋蓄聚美

卷之三　邶風　十四　谷風

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宴爾新昏。以我御窮。鄭箋君
子亦但以我御窮苦者。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
有洸有潰。既詒我肄。毛傳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肄勞
也。鄭箋詒遺也。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而
盡遺我以勞苦之事。欲窮困我。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毛傳塈息也。鄭箋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稚。我始來
之時安息我。

谷風六章。章八句。

傳將之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焉賦凱風。

序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

姘古靜字
嗣文叔是

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
而成其志爾。(鄭箋)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
成言孝子自責之意。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毛傳)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
之長養。棘。難長養者。(鄭箋)興者。以凱風喩寬仁之母。
棘猶七子也。棘心夭夭。母氏劬勞。(毛傳)夭夭。盛貌。劬
勞病苦也。(鄭箋)夭夭以喩七子少長。母養之病苦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毛傳)棘薪。其成就者。母氏聖善。
我無令人。(毛傳)聖。叡也。(鄭箋)叡作聖。令。善也。母乃有
叡知之善德。我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安我

室。欲去嫁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毛傳)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
益于浚。(鄭箋)爰。曰也。曰有寒泉者。在浚之下。浸潤之。
使浚之民逸樂。以興七子不能如也。有子七人。母氏
勞苦。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毛傳)睍睆。好貌。(鄭箋)睍睆以興
顏色說也。好其音者。以興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
如也。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毛傳)慰。安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傳)時不尚德□□陳古以風之賦。姘女。(瀾)姘音與靜

風。蓋女人之貞潔者也。女而姘也。卽俟于城隅。亦
不爲淫佚之約。卽詒管歸荑。亦祇爲贈荅之常。何
也。其女德茂也。柰何今之所尚者。在色不在德耶。
故曰。陳古以風之。
(序)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鄭箋)以君及夫
人無道德。故陳靜女遺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
以易之爲人君之配。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毛傳)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
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
不可踰。(鄭箋)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又

能服從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愛而不見。
搔首踟躕。(毛傳)言志往而行正。(鄭箋)志往。謂踟躕。行
正。謂愛之而不往見。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毛傳)旣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
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
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
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
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
旣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鄭箋)彤管。筆赤
管也。彤管有煒。說懌女美。(毛傳)煒。赤貌。彤管以赤心

按左傳說女之三說是彤管爲

正人也。〔鄭箋〕說懌當作說釋。赤管煒煒然。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毛傳〕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荑。取其有始有終。〔鄭箋〕洵。信也。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荑。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毛傳〕非為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鄭箋〕遺我者。遺我以賢妃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愚按邶詩篇次。據以管叔之叛。康叔憂。大夫諫。國人風。仕者苦。伶人思。士民去。極至于良婦棄。寡婦浮。而終之陳古以風尚德焉。次第如此。可謂井井。與毛之錯舉雜見者殊別矣。

鄘〔考補〕霍叔初封鄘。後徙霍。成王嘉康叔。故邶鄘之地入衛。其詩則二叔在國時作也。〔測〕按邶鄘二國。相傳謂殷商之季。紂都朝歌。及武王伐紂。以朝歌之地分封諸侯。自朝歌以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衛則康叔之封地。邶鄘則不知其所封也。有謂始為武庚三叔之封。至成王滅武庚。誅三監。乃復以封他國。而其後又併入于衛。雖梗槩似乎是。亦未見其確有所據。即朱子亦謂邶鄘

傳詩補纂　卷之三　國風　十七　靜女

不詳其始封。又謂其後不知何時邶鄘之地并為衛所得。蓋因先有衛滅邶鄘之說而云然也。是邶鄘二國。雖與衛並列于經。而其所自封實無從可考而知矣。至於今所傳邶鄘之詩皆為衛事。然猶繫故國之名者。或以為不與衛滅國之意。或以為寓興滅繼絕之心。似謂邶鄘二國。僅有其名而無其詩。至程子則曰。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于衛地者為衛。得於邶鄘者為邶鄘。以致朱子遂從其說融會推廣而曰。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耶。衛有衛音。邶有邶音。鄘有鄘音。故詩有邶音者係之邶。詩有鄘音係之鄘。而又總以歸之衛。不可曉。是邶鄘二詩。雖與衛並傳其名。而其所自作。亦無從可考而知矣。今得子貢之傳。乃知邶初為管叔之封國。而其詩即為管叔居邶之詩。鄘初為霍叔之封國。而詩即為霍叔居鄘之詩。管霍誅滅。邶鄘國除。成王嘉康叔之心乎王室。有夾攻之功。遂以邶鄘之地入衛。而邶鄘之詩亦非可混為衛國之詩。此邶鄘二國。邶鄘二詩之源流起落。如數一二焉者。實未嘗於武庚滅後復以封他國也。亦未嘗為衛所滅也。其入於衛也。成王入之也。亦無庸後之儒者

傳詩補纂　卷之三　國風　十八　鄘詩

各以其臆紛紛理論爲也。嗚呼數千載以來悠悠諸誤之說。不啻夜奔。今一披展。殆如暗徑之得火炬。傳之爲功。可勝論哉。

傳三未菁周公鄘人風之。賦墻有茨。（訓）菁。結搆也。中菁。宮中相菁也。四月曰我日搆禍。青蠅曰搆我二人。未必便是淫汙之事。故曰三未菁周公。况既繫於鄘。便難緊以爲公子頑之事。公子頑。乃後來衛事也。

序墻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鄭箋）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墻有茨不可埽也。（毛傳）興也。墻所以防非常。茨蒺蔾也。欲埽去之。反傷墻也。（鄭箋）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內有淫昏之行者。猶墻之生蒺蔾。中菁之言。不可道也。（毛傳）中菁。內菁也。（鄭箋）內菁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所可道也。言之醜也。（毛傳）於君醜也。

墻有茨不可襄也。（毛傳）襄。除也。中菁之言。不可詳也。（毛傳）詳。審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毛傳）長。惡長也。

墻有茨不可束也。（毛傳）束而去之。中菁之言。不可讀也。（毛傳）讀。抽也。（鄭箋）抽猶出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毛傳）辱。辱君也。

墻有茨三章。章六句。

傳未處不義。鄘人刺之。賦相鼠。（訓）篇中人者指衛未而言之也。既處不義。則無儀無禮。從可知已。齊慶封聘魯。叔孫豹與之食。不敬。爲歌相鼠。

序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毛傳）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

位。猶爲闇昧之行。（鄭箋）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居高顯之居。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人而無儀。不死何爲。（鄭箋）人以有威儀爲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毛傳）止。所止息也。（鄭箋）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無止。則雖居尊。無禮節也。人而無止。不死何俟。（毛傳）俟。待也。

相鼠有體。（毛傳）體。支體也。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毛傳）遄。速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傳 三朱以殷畔。遂伐衞。鄘人從軍。其妻怨之。則亻
續說 三朱之叛。獨康朱心乎王室。武庚怨其不附
已而伐之。邶柏舟所謂逢彼之怒是已。（删）初只以
此詩爲衞詩。故於之東之說。不得其解。不得已因
有爲王前驅之句。又强自揣度。以東或爲東都。由
傳言之。乃知之東者。由鄘之衞也。衞在鄘東也。所
謂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者。不是今方執殳爲王前
驅。乃言夫之平日如此武勇。亦思念之至也。周禮
選國之勇士能用五兵者。以衞王宮。出則夾王車。
意必其夫嘗執此役。今因思念而及之爾。

序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返
焉。鄭箋 衞宣公之時。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伯
也爲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毛傳 伯州伯也。朅武貌。桀特立
也。鄭箋 伯。君子字也。桀英桀。言賢也。伯也執殳。爲王
前驅。毛傳 殳長丈二而無刃。鄭箋 兵車六等。軫也戈
也人也殳也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尺爲差。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毛傳 婦人夫不在無容飾。豈無
膏沐。誰適爲容。毛傳 適主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毛傳 杲杲然日復出矣。鄭箋 人

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
來則復不來。願言思伯。甘心首疾。毛傳 甘厭也。鄭箋
願念也。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
不能絕也。我憂思以生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毛傳 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
鄭箋 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願言思伯。使我心
痗。毛傳 痗病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愚按鄭在衞之西南。今箋云從
王伐鄭。而乃言之東。亦說未安。孔穎達强解之以
爲至京師。乃東行伐鄭。則婦人何乃舍其出門所
向而反舉在京言之耶。不如傳說爲無可疑也。

傳 鄘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考槃于曰見。遯世而
無悶矣。續說 孔叢子記孔子曰。于考槃見遯世之
士而無悶于世。（删）未爲背叛。誠亂邦矣。即獨寐寤
而著然。尚有悶于世耶。
序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
處。鄭箋 窮猶終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毛傳 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
鄭箋 碩大也。有窮處成樂在于此澗者。形貌大人而
寬然有虛乏之色。獨寐寤言。永矢弗諼。鄭箋 寤覺。永

長矢誓諼忘也在澗獨寐覺而獨言長自誓以不忘
君之惡志在窮處故云然。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毛傳曲陵曰阿薖寬大貌鄭箋薖飢意)獨寐寤歌永矢弗過(鄭箋弗過者不復入君之朝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毛傳軸進也鄭箋軸病也)獨寐寤宿永矢弗告(毛傳無所告語也鄭箋不復告君以善道)

考槃三章章四句(愚按鄭解弗諼弗過弗告似有懟君之意恐非賢者意也不如朱解正合傳旨)

傳有友相贈賦木瓜子曰見苞苴之禮行焉(澗以草要物為苞以草藉器貯物為苴)

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毛傳木瓜楙木也可食之木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毛傳匪非也我非敢以瓊琚為報木桃之惠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己國之恩也)

鶴按好字舊解作玩好之訓則好與報叶若朱解則似以上係矣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毛傳瓊瑤美玉)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毛傳瓊玖玉名)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毛傳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鄭箋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尚書曰厥包橘柚)

木瓜三章章四句(愚按毛引孔叢語以為傳與子貢傳正合但毛是衛詩則與序說為長耳若玩夫子語未有以見其為衛思報齊也)

按口文當為重字

傳口子不孫鄘人刺之賦芄蘭

序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鄭箋惠公以幼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習威儀不知為政以禮)

芄蘭之支(毛傳興也芄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鄭箋芄蘭柔弱恆蔓延于地有所依緣則起興者喻幼稚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童子佩觿(毛傳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雖則佩觿能不我知(毛傳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鄭箋此幼稚之君雖佩觿與其才能實不如我眾臣之所知為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容兮遂兮垂帶悸兮(鄭箋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鄭箋容容刀

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瑞及垂紳帶三尺則悸
悸然行止有節度。然其德不稱服。
芄蘭之葉。鄭箋葉猶支也。童子佩韘。毛傳韘決也。能
射御則佩韘。鄭箋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雖則佩
韘。能不我甲。毛傳甲狎也。鄭箋此君雖佩韘與。其才
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狎習。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二章。章六句。
傳因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子曰見惻隱之仁焉。
序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
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

育人民也。鄭箋育生長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毛傳興也。綏綏匹行貌。石絕水
曰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毛傳之子無室家者。在下
曰裳。所以配衣也。鄭箋之子是子也。如婦人喪其妃
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室家。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毛傳厲深可厲之旁。心之憂矣。
之子無帶。毛傳帶所以申束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毛傳言無
室家若人無衣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傳女歸非禮衰而見棄。鄘人刺之賦氓。
序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
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
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毛傳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
布幣也。鄭箋幣者所以貿買物也。季春始蠶。孟夏賣
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鄭箋匪非。即就也。此民非來
貿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爲室家也。送子涉淇。至于
頓丘。毛傳丘一成爲頓丘。鄭箋子者男子之通稱。言
民誘己。己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且

爲會期。匪我愆期。子無良媒。毛傳愆過也。鄭箋良善
也。非我以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期時。將子無
怒。秋以爲期。毛傳將願也。鄭箋將請也。民欲爲近期。
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爲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毛傳垝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
鄭箋前既與民以秋爲期。期至。故登毀垣。鄉其所近
而望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復關以託號民云。此時
始秋也。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毛傳言其有一心乎君
子。故能自悔。鄭箋用心專者怨必深。既見復關。載笑
載言。鄭箋則笑則言。喜之甚。爾卜爾筮。體無咎言。毛

傳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鄭箋爾女也復關既
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女筮女宜爲室家矣兆卦之
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誘定之以爾車來以我
賄遷毛傳賄財遷徙也鄭箋女女復關也信其卜筮
皆吉故答之曰徑以女車來迎我我以所有財遷徙
就女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
無與士耽毛傳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鶻
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
傷禮義鄭箋桑之未落謂其時仲秋也於是時國之

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鳩以非時食葚
猶女子嫁不以禮耽非禮之樂士之耽兮猶可說也
女之耽兮不可說也鄭箋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
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非維以貞信爲節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
漸車帷裳毛傳隕隊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
也鄭箋桑之落矣謂其時季秋也復關以此時車來
迎己徂往也我自是往之女家女家乏穀食已三歲
貧矣言此者明己之悔不以女今貧故也帷裳童容
也我乃渡深水至漸車童容猶冒此難而往又明己

專心於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毛傳爽差也鄭箋我
心於女故無差貳而復關之行有二意士也罔極二
三其德毛傳極中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鄭箋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
以婦事見困苦有舅姑曰婦夙興夜寐靡有朝矣鄭
箋無有朝者常早起夜臥非一朝然言已亦不解惰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鄭箋言我也遂猶久也我既久
矣謂三歲之後見遇浸薄乃至見酷暴兄弟不知咥
其笑矣毛傳咥咥然笑鄭箋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
酷暴若其知之則咥咥然笑我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毛傳悼傷也鄭箋靜安躬身也我安思君子之遇己
無終則身自哀傷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鄭箋及與也我欲與女俱至于
老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毛
傳泮坡也鄭箋泮讀爲畔畔涯也言淇與隰皆有涯
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總角之
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毛傳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
也信誓旦旦然鄭箋我爲童女未笄結髮晏然之時
女與我言笑晏晏然而和柔我其以信誓旦旦耳言
其懇惻款誠不思其反鄭箋反復也今老而使我怨

曾不念復其前言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鄭箋）已焉哉謂不可奈何死生自決之辭。

氓六章章十句 愚按以上八篇毛詩本止墻茨相鼠是鄘風餘六篇皆衛風及鄘風又多係衛詩錯雜無序不如傳之為明當矣。

衛（考補）衛國名姬姓侯爵武王以封康叔（通）按邶鄘衛三國也邶侯管叔也鄘侯霍叔也邶鄘入衛在誅管霍之後未誅管霍以前管叔君邶其陳於大師者則為邶詩霍叔君鄘其陳於大師者則為鄘詩有其君有其地乃有其詩也管霍已誅國亦

旋除便已無邶鄘之詩矣豈可以衛詩為邶鄘之詩既不可以衛詩為邶鄘之詩亦未可因邶鄘之地入為衛地遂以邶鄘之詩併為衛詩也何也邶鄘未入衛之先其地非衛地其所有之詩不可混也今據毛本所標雖有邶鄘衛三國之名而考其詩又止以為衛詩未見其為邶鄘者如繫黎邶者若非姜與擊鼓旄丘諸詩皆衛詩也無所考定其孰為邶詩也如繫於鄘者若其姜與泉水竹竿諸詩皆衛詩也無所考定其孰為鄘詩也以三國之詩不得其各出之實僅標以一衛名分而散見若然則其初止宜標一衛焉可矣安用併標三國之名為耶此其故之大可求者且非姜之時已久無邶君久無邶地矣何以日月諸篇又為邶詩其姜之時已久無鄘君久無鄘地矣何以柏舟之篇又為鄘詩是皆說之不可解者竊疑於中已有年所今由傳文一波讀之犁犁井井殆猶撥雲霧睹青天不自覺其心之曠神之怡也。

（傳）衛世子餘未立而卒其姜誓以守志賦柏舟（續說）世子餘者衛釐侯之長子武公兄也謚共伯共姜其妻齊女也婦人從夫謚故曰共姜（考補）按此云

世子未立而卒則共伯固卒於釐侯之前是共伯未嘗見殺而武公無篡弒之惡也。

（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鄭箋）共伯僖侯之世子。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毛傳）興也中河河中（鄭箋）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髧彼兩髦實維我儀（毛傳）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鄭箋）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之死

矢靡它。〔毛傳〕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已之死信無它心。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傳〕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天。謂父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毛傳〕特。匹也。之死矢靡慝〔毛傳〕慝。邪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章七句愚按此詩明是衛詩。而世次又定若篇首傳為最確。若存鄘風之首。殊莫能

〔傳〕衛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淇奧〔積說〕武公名和。釐侯之子。〔測〕傳以為好學明德。曾子大學引此詩而言盛德至善。恐其源流必有所自也。

序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毛傳〕奧。隈也。綠。王芻也。竹。萹竹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毛傳〕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毛傳〕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毛傳〕諼。忘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毛傳〕青青。茂盛貌。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毛傳〕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鄭箋〕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毛傳〕簀。積也。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毛傳〕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鄭箋〕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寬兮綽兮。猗重較兮〔毛傳〕寬。能容衆。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鄭箋〕綽兮。謂仁於施舍。善戲謔兮。不為虐兮〔毛傳〕寬緩弘大。雖

則戲謔。不為虐矣〔鄭箋〕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

淇奧三章。章九句。

〔傳〕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干旄。

序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鄭箋〕賢者。時處士也。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毛傳〕孑孑。干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旃也。浚。衛邑。古者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鄭箋〕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時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素絲紕之。良

爲四之。〔毛傳〕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鄭箋〕素絲者，以爲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縿，或以維持之。浚郊之賢者，既識卿大夫建旄而來，又識其乘善馬。四之者，見之數也。彼姝者子，何以畀之。〔毛傳〕姝，順貌。畀，予也。〔鄭箋〕時賢者既說此卿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心誠愛厚之至。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毛傳〕鳥隼曰旟。下邑曰都。〔鄭箋〕周禮州里建旟，謂州長之屬。素絲組之，良馬五之。〔毛傳〕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馬五轡。〔鄭箋〕以素絲縷縫

組於旌旗以爲之飾。五之者，亦謂五見之也。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毛傳〕析羽爲旌。城，都城也。素絲祝之，良馬六之。〔毛傳〕祝，織也。四馬六轡。〔鄭箋〕祝，當作屬。屬著也。六之者，亦謂六見之也。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按左傳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序〕衛莊公娶于齊國人美之賦碩人〔測〕莊姜初娶而美之，蓋美碩人也。因莊公後有嬖人之事，不答莊姜，并以此亦爲閔之之詩，果是未穩。

〔序〕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毛傳〕頎，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襜。〔鄭箋〕碩，大也。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頎頎然。褧，禪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大著。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毛傳〕東宮，齊太子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

妹之夫曰私。〔鄭箋〕陳此者，言莊姜容貌既美，兄弟皆正大。

手如柔荑，〔毛傳〕如荑之新生。膚如凝脂。〔毛傳〕如脂之凝。領如蝤蠐，〔毛傳〕領，頸也。蝤蠐，蝎蟲也。齒如瓠犀。〔毛傳〕瓠犀，瓠瓣。螓首蛾眉。〔毛傳〕螓首，顙廣而方。〔鄭箋〕螓，謂蜻蜻也。巧笑倩兮，〔毛傳〕倩，好口輔。美目盼兮。〔毛傳〕盼，白黑分。〔鄭箋〕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毛傳〕敖敖，長貌。〔鄭箋〕敖敖，猶頎頎也。說，當作襢。禮春秋之襢，讀皆宜同。衣服曰襢。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四牡有

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毛傳〕驕。壯貌。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鄭箋〕此又言莊姜自近郊。既正衣服。乘是車馬以入君之朝。皆用嫡夫人之正禮。今而不答。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毛傳〕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鄭箋〕莊姜始來時。衛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者。以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毛傳〕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罛。

魚罟。濊濊。施之水中。鱣。鯉也。鮪。鮥也。發發。盛貌。葭。蘆。菼。薍也。揭揭。長也。孽孽。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朅。武壯貌。〔鄭箋〕庶姜謂姪娣。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爲不答夫人。

碩人四章。章七句。愚按詳詩篇中止有一味贊美耳。與傳說殊合。然左傳已有無子之語。則所謂閔之者。意在詩外。更自可思。不似止于稱美者其味淺也。

〔序〕衛莊公之嬖人生州吁。好兵。莊姜憂之。賦綠衣。續說。春秋傳曰。莊姜無子。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此詩乃姜所自作也。言憂之。則知莊姜心存社稷。而非疾妬之私矣。

〔序〕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鄭箋〕綠當爲褖。故作褖。轉作綠。字之誤也。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毛傳〕興也。綠。間色。黃。正色。〔鄭箋〕綠兮衣兮者。言褖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爲上。展衣次之。褖衣次之。次之者。衆妾亦以

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皆以素紗爲裏。今褖衣反以黃爲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喩妾上僭。

心之憂矣。曷維其已。〔毛傳〕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毛傳〕上曰衣。下曰裳。〔鄭箋〕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今衣黑而裳黃。喩亂嫡妾之禮。心之憂矣。曷維其亡。〔鄭箋〕亡之言忘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毛傳〕綠。末也。絲。本也。〔鄭箋〕女。女妾上僭者。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爲也。而女反亂之。亦喩亂嫡妾之禮。責以本末之行。禮。大夫以上衣織。故本於絲也。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毛傳〕俾。使。訧

過也。鄭箋古人。謂制禮者。我思此人定尊卑。使人無
過差之行。心善之也。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毛傳淒。寒風也。鄭箋絺綌。所以
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毛
傳古之君子。實得我之心也。鄭箋古之聖人制禮者。
使夫婦有道。妻妾貴賤各有次序。
綠衣四章章四句愚按左傳公問于衆仲曰。衛州
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
治絲而棼之也。今詩傳云莊姜憂州吁之好兵而
詩中恰有治絲之句。正宜相合。

傳。**莊姜見怒於公。賦終風。**
序。**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
也。鄭箋正。猶止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毛傳興也。終日風為終風。暴疾
也。笑侮之也。鄭箋既竟日風矣。而又暴疾。興者。喻州
吁之為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其
在莊姜之旁。視莊姜則反笑之。是無敬心之甚。**謔浪**
笑敖。毛傳言戲謔不敬。**中心是悼。**鄭箋悼者。傷其如
是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
終風且霾。毛傳霾。雨土也。**惠然肯來。**毛傳言時有順
心也。鄭箋肯。可也。有順心。然後可以來至我旁。不欲
見其戲謔。**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毛傳人無子道以來
事己。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鄭箋我思其如是。心
悠悠然。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毛傳陰而風曰曀。鄭箋有。又也。
既竟日風。且復曀。不見日矣。而又曀者。喻州吁闇亂
甚也。**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毛傳嚏。跲也。鄭箋言。我願
思也。嚏當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
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
遺語也。

曀曀其陰。毛傳如常陰曀曀然。**虺虺其靁。**毛傳暴若
震靁之聲虺虺然。**寤言不寐。願言則懷。**毛傳懷。傷也。
鄭箋懷。安也。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愚按毛鄭見序有州吁之暴語。
遂以笑謔往來之句。皆指州吁。此等以言夫婦之
之際則合。若母子則不倫矣。且序云莊姜傷已也。
意本甚明。下所云遭州吁之暴。正指莊公寵驕州
吁。以侮慢已。何乃直云州吁侮慢乎。傳云。見怒于
公。自了然無疑。而朱解為得矣。
傳**衛州吁弒其君桓公。莊姜歸于齊。賦日月。**續說桓

出子下疑脫叔姬之字

公名完。莊公子。既立而絀州吁。州吁奔宋。桓之十
六年。周桓王元年。魯隱公四年也。州吁自宋人于
衛。弒桓公而自立。故并其母逐之。猶齊公子商人
弒其君舍。而出子於齊。魯宣弒赤及視而夫人姜
氏歸于齊也。凡此所謂歸。皆大歸也。

序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于
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毛傳 日乎月乎。照臨之也。鄭箋
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當同德齊意。以治國者常道
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毛傳 逝逮。古故也。鄭箋 之

人是人也。謂莊公也。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故處。甚
違其初時。胡能有定。寧不能顧。毛傳 胡何。定止也。鄭
箋 寧猶曾也。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曾不顧念
我之言。見其所以不能定完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毛傳 冒覆也。鄭箋 覆猶照臨也
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毛傳 不及我以相好。鄭箋 其
所以接及我者。不以相好之恩情。甚于已薄也。胡能
有定。寧不能報。毛傳 盡婦道而不得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毛傳 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鄭箋
自從也。言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乃如之人兮。德
音無良。毛傳 音聲。良善也。無善恩意之聲語于我也
胡能有定。俾也可忘。鄭箋 君于行如此。何能有所定
使是無良可忘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鄭箋 畜養
卒終也。父兮母兮者。言己尊之如父。又親之如母。乃
反養遇我不終也。胡能有定。報我不述。毛傳 述循也
鄭箋 不述。不循禮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愚按序云遭州吁之難。且稱先
君。明是言弒完之事。與傳相合。但乃如之人。于傳
則似指州吁。于序則似指先君耳。詩中呼及父母
尤與歸齊之說爲近。不卒者。正謂子弒身逐也。

傳 戴嬀歸于陳。莊姜贈之于楚。賦燕燕。續說 戴嬀。嬀
陳國之女。桓公之生母也。州吁既弒桓公。并其二
母逐之。故莊姜歸齊。戴嬀歸陳。

序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鄭箋 莊姜無子。陳女戴嬀
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
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毛傳 燕燕。鳦也。燕之于飛。必差
池其羽。鄭箋 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興戴嬀將歸。
顧視其衣服。之子于歸。遠送于野。毛傳 之子。去者也。

莊姜不見答于先君，而仲氏乃以先君之思勗之，使得不失如此，所以自勉

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鄭箋〕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乃至于野者，舒己憤，盡己情。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毛傳〕瞻，視也。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毛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鄭箋〕頡頏，興戴嬀將歸，出入前郊。之子于歸，遠于將之。〔毛傳〕將，行也。〔鄭箋〕將，亦送也。瞻望弗及，佇立以泣。〔毛傳〕佇立，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毛傳〕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鄭箋〕下上其音，興戴嬀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大小。之子于歸，遠送于南。〔毛傳〕陳在衛南。瞻望弗及，實

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毛傳〕仲，戴嬀字也。任，大。塞，瘞。淵，深也。〔鄭箋〕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終溫且惠，淑慎其身。〔毛傳〕惠，順也。〔鄭箋〕溫，謂顏色和也。淑，善也。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毛傳〕勗，勉也。〔鄭箋〕戴嬀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義。寡人，莊姜自謂也。

燕燕四章，章六句。愚按：以上莊姜之詩，皆列之碩人以後。蓋自初嫁以至失寵遭亂，究以見逐太歸。並送其娣，終之倫次，井井如此。與毛本錯出者迥別矣。

箋載春秋文與詩同

〔序〕州吁求寵于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陳侯、蔡人伐鄭。衛人怨之，賦擊鼓。〔續說〕公孫文仲，衛大夫。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翬帥師會諸侯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此詩蓋衛人之從軍者，與其家人訣別之詞。

〔序〕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鄭箋〕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春秋傳曰：宋殤公云云至衛人伐鄭是也。伐鄭在魯隱四年。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毛傳〕鏜然，擊鼓聲也。使眾皆踴躍用兵也。〔鄭箋〕此用兵，謂治兵時。土國城漕，我獨南行。〔毛傳〕漕，衛邑也。〔鄭箋〕此言眾人皆勞苦也。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是

尤勞苦之甚。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毛傳）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於宋。（鄭箋）仲。字也。平陳于宋。謂使告宋曰。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毛傳）憂心忡忡然。（鄭箋）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毛傳）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鄭箋）爰。於也。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于何居乎。于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毛傳）山木曰林。（鄭箋）于。於也。求不還者。及亡其馬者。當于山林

傳詩緝纂　卷之三　國風　擊鼓

之下。軍行必依山林。求其故處近得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毛傳）契闊。勤苦也。說。數也。（鄭箋）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也。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毛傳）偕。俱也。（鄭箋）執其手。與之約誓示信也。言俱老者。庶幾俱免於難。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毛傳）不與我生活也。（鄭箋）州吁阻兵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軍士棄其約。離散相遠。故吁嗟歎之。闊兮。女不與我相救活。傷之。于嗟洵兮。不我信兮。（毛傳）洵。遠。信。極也。（鄭箋）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亦傷之。

擊鼓五章。章四句。愚按。續說爲與家人訣別之詞。最爲得之。求之林下等語。乃嚮以後事也。末二章正是追昔傷今。不能爲別之態。

（傳）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賦新臺。續說。宣公名晉。莊公庶子。衛人殺州吁而立之。生子伋。長爲娶于齊。聞其美。遂築新臺于河上而要之。至則以爲夫人。是爲宣姜。

序。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鄭箋）伋。宣公之世子。

傳詩緝纂　卷之三　國風　擊鼓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毛傳）泚。鮮明貌。瀰瀰。盛貌。水所以潔汙穢。反于河上而爲淫昏之行。燕婉之求。籧篨不鮮。（毛傳）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鄭箋）鮮。善也。伋之妻齊女。來嫁於衛。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籧篨不善。謂宣公也。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者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毛傳）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燕婉之求。籧篨不殄。（毛傳）殄。絕也。（鄭箋）殄。當作腆。腆。善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毛傳）言所得非所求也。（鄭箋）設

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
世子而得宣公。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毛傳〕戚施不能
仰者，〔鄭箋〕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傳〕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衛人傷之，賦二子乘
舟。

〔序〕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
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左傳〕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
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

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
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
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
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
乎。又殺之。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毛傳〕二子，伋壽也。宣公爲伋取
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于公，公令
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
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
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

害鄭音曷何也

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願
言思子。中心養養。〔毛傳〕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
〔鄭箋〕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心爲之憂，養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毛傳〕逝，往也。願言思子。不瑕有
害。〔毛傳〕言二子之不遠害。〔鄭箋〕瑕，猶過也。我思念此
二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傳〕宣姜不删於禮，國人風之，賦君子偕老。

〔序〕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
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鄭箋〕

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
字誤作人耳。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毛傳〕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
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
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鄭箋〕珈之言加也。
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委
委佗佗，如山如河。〔毛傳〕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迹也。佗
佗者，德平易也。山無不容，河無不潤。象服是宜。〔毛傳〕
象服，尊者所以爲飾。〔鄭箋〕象服者，謂褕翟闕翟也。人
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

屬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毛傳〕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
〔鄭箋〕子乃服飾如是。而爲不善之行。於禮當如之何。
深疾之。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毛傳〕玼。鮮盛貌。褕翟。闕翟。羽飾
衣也。〔鄭箋〕侯伯夫人之服。自褕翟而下。如王后焉。鬒
髮如雲。不屑髢也。〔毛傳〕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
絜也。〔鄭箋〕髢。髲也。不潔者不用髲爲善。玉之瑱也。象
之揥也。〔毛傳〕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揚且之晳也。
〔毛傳〕揚。眉上廣。晳。白晳。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毛
傳〕尊之如天。審諦如帝。〔鄭箋〕胡。何也。帝。五帝也。何由

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
反爲淫昏之行。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毛傳〕禮有
展衣者。以丹縠爲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
袢延之服也。〔鄭箋〕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絺
之蹙蹙者。展衣以禮見於君。及賓
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禮記作襢衣。子之淸揚。揚且
之顏也。〔毛傳〕淸視淸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展如
之人兮。邦之媛也。〔毛傳〕展。誠也。美女爲媛。〔鄭箋〕媛者。
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也。疾宣姜有此盛服。而以淫
昏亂國。故云然。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傳〕衛昭伯無禮於宣姜。國人惡之。賦鶉之賁賁。〔續說〕
昭伯。衛宣公之子。公子頑也。詩曰昭伯。無禮。謂上
淫。

〔序〕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
若也。〔鄭箋〕刺宣姜者。刺其與公子頑爲淫亂。行不
如禽獸焉。

〔左傳〕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
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毛傳〕鶉則奔奔。鵲則彊彊然。〔鄭
箋〕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
與頑非匹耦。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毛傳〕良。善也。兄。謂
君之兄。〔鄭箋〕人之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爲兄。君。謂
惠公。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毛傳〕君。國
小君。〔鄭箋〕小君。謂宣姜。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傳〕公室無禮。衛人刺之。賦采唐。〔續說〕此序以桑中名篇
者也。說者多以此爲桑間濮上之音。然亦以篇中

有桑中字面爾今傳不以桑中名篇盖足以證[illegible]詩之非桑間也公室無禮云豈亦昭伯之事而云然乎。

序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鄭箋衛之公室淫亂。謂宣惠之世。男女相奔。不待媒氏以禮會之也。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者也。竊盗也。幽遠謂桑中之野。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毛傳爰於也。唐蒙菜名。沬衛邑。鄭箋於何采唐。必沬之鄉。猶言欲爲淫亂者。必之衛

之都。惡衛爲淫亂之上。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毛傳姜姓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鄭箋淫亂之人誰思乎。乃思美孟姜。孟姜列國之長女。而思與淫亂。疾世族在位有是惡行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毛傳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鄭箋此思孟姜之愛厚已也。與我期於桑中而要見我於上宮。其送我則於淇水之上。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毛傳弋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鄭箋葑蔓菁。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毛傳庸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三章。章七句。愚按此等詩。出于刺者之口。便足懲戒。若云其人自爲之。則聖人何乃留此佚詞艶語於篇章。垂之爲經乎。詩之代爲人言以爲風刺者多矣。朱子于鶉奔。亦曰爲惠公之言以刺。獨于淫詩。必曰自作。何哉。

傳狄入衛。衛戴公次于漕。許穆姬閔之。賦載馳。續說戴公名申。許穆姬許男新臣之夫人。戴公女弟也。是時狄殺懿公。國人分散。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

邑。華陽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没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逆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序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鄭箋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懿公死。國人分散。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處之於漕邑而立戴公焉。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男子先生曰兄。

據下文乖嘉字則大夫乘許何未訂爲長

左傳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

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毛傳〕載辭也弔失國曰唁〔鄭箋〕載之言則也衛侯戴公也驅馬悠悠言至于漕〔毛傳〕悠悠遠貌漕衛東邑〔鄭箋〕夫人願御者驅馬悠悠乎我欲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毛傳〕草行曰跋水行曰涉〔鄭箋〕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于許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毛傳〕不能旋反我思也〔鄭箋〕[illegible]盡嘉善也言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兄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毛傳〕不能遠衛也〔鄭箋〕爾女女許人也臧善也視女不施善道救衛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毛傳〕濟止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毛傳〕閟閉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毛傳〕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蝱者將以療疾〔鄭箋〕升丘采貝母猶婦人之適異國欲得爲助安宗國也女子善懷亦各有行〔毛傳〕行道也〔鄭箋〕善猶多也懷思也女子之多思者有道猶升丘采其蝱也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毛傳〕尤過也是乃衆幼穉且狂進取一槩之義〔鄭箋〕許人許大夫也過之者過夫人之欲歸唁其兄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毛傳〕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鄭箋〕麥芃芃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毛傳〕控引極至也〔鄭箋〕今衛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誰因乎由誰至乎閔之故欲歸問之大夫君子無我有尤〔鄭箋〕君子國之賢者無我有尤無過我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毛傳〕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鄭箋〕爾女女衆大夫君子也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

此解謀諸姬與下問諸姑伯姊俱與朱傳大異

句。

傳 宋桓姬閔衛之破也賦泉水 續說 桓姬宋公御說之夫人亦宜姜女也

序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鄭箋 以自見者見已志也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也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 毛傳 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淇水名也 鄭箋 言泉水流而入淇猶婦人出嫁於異國 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鄭箋 懷至靡無也以言我有所至念于衛我無日不思也所至念者謂諸姬諸姑伯姊 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毛傳 孌好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 鄭箋 聊且略之辭諸姬者未嫁之女我且欲略與之謀婦人之禮觀其志意親親之恩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 毛傳 泲地名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于道也禰地名 鄭箋 泲禰者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故思宿餞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鄭箋 行道也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親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毛傳 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 鄭箋 寧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也先姊後妹尊姑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 毛傳 干言所過國邪也 鄭箋 干言猶泲禰未聞遠近同異 載脂載舝還車言邁 毛傳 脂舝其車以還我行也 鄭箋 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 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毛傳 遄疾臻至瑕遠也 鄭箋 瑕猶過也害何也我還車疾至于衛而返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止我

按此解出遊不云衛埴與竹竿日相與似不有情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 毛傳 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 鄭箋 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 毛傳 須漕衛邑也 鄭箋 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傳 寫除也 鄭箋 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

泉水四章章六句 愚按此詩傳與序互相發閔亡故思歸觀載馳傳亦只言閔之自見獨序不明言何人何國耳義故不殊也

傳 宋桓姬之媵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 續說 媵謂姪娣即泉水所謂與謀之諸姬是也 測 泉水乃桓姬閔衛之破而賦而桓姬之媵為之賦竹竿以和之小君指桓姬也此二詩文意大相類乃一唱一和也

序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毛傳籊籊。長而殺也。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豈不爾思。遠莫致之。鄭箋我豈不思與君子爲室家乎。君子疏遠己。己無由致此道。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毛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鄭箋小水有流入大水之道。猶婦人有嫁於君子之禮。今水相與爲左右而已。亦以喻己不見答。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鄭箋行。道也。女子有道當嫁耳。不

以不荅而遠婦禮。

按此二句與出遊二句與泉水同辭異解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毛傳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鄭箋己不見荅。猶不惡君子。美其容貌與禮儀也。

亦竟互有交離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毛傳滺滺。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擢舟也。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鄭箋此傷己今不得夫婦之禮。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毛傳出遊思鄉衛之道。鄭箋適異國而不見答。其除此憂。惟有歸耳。

擢一作櫂

竹竿四章章四句。愚按據此傳滕和泉水。則泉水諸姬諸姑之解。朱義爲長矣。序說思歸。與傳本無不合。多此不見荅一語。毛鄭遂曲爲之說。夫據序意。不見荅。亦不過原思歸之因耳。自是題外之情。何乃泥之而必謂出語盡取喻于此耶。亦不如朱注之直截明快也。朱子取序說而删其不見荅一語。本出臆斷。却與傳暗合。故知使朱子得見傳本。所著自不止爾爾。

傳宋桓姬歸於衛。思襄公。賦河廣。詩說。襄公名茲父桓公之子。

序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

箋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毛傳杭。渡也。鄭箋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爲其廣。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鄭箋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謂其遠。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鄭箋不容刀。亦喻狹也。小船曰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鄭箋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也。

按此所與[illegible]

河廣二章章四句。愚按自載馳而後諸篇皆為衛女之詩。以次而列。可謂有倫有序者矣。

傳狄侵黎。黎侯出奔衛。衛穆公不禮焉。黎人惡之。賦旄丘。續說狄北夷也。黎國名。昔氏曰。在上黨壺關縣。任姓侯爵。衛穆公名遬。文公孫成公子也。春秋晉景公時士會帥師滅赤狄潞氏。伯宗數其奪黎氏地。乃衛穆公六年也。

序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鄭箋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為牧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毛傳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闊也。鄭箋土氣緩則葛生闊節。興者。喻此時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叔兮伯兮。何多日也。毛傳日月以逝而不我憂。鄭箋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叔與伯。與女期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日數何其多也。先叔後伯。臣之命不以齒。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毛傳言與仁義也。鄭箋我君何以處於此乎。必以衛有仁義之道故也。責衛今不行仁義。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毛傳必以有功德。鄭箋我君何以久留於此乎。必以衛有功德故也。又責衛今不務功德也。

首二句及蒙戎何似指衛大夫則下何必又呼叔伯于義未安然流離為鳥名則朱子失矣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毛傳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鄭箋刺衛諸臣形貌蒙戎然。但為昏亂之行。女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來迎我君而復之。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毛傳無救患恤同也。鄭箋衛之諸臣行如是。不與諸伯之臣同。言其非之特甚。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毛傳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鄭箋衛之諸臣。初有

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叔兮伯兮。褎如充耳。毛傳褎。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鄭箋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褎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

旄丘四章。章四句。

傳黎大夫勸其君以歸國。賦式微。

序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鄭箋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

式微式微胡不歸〔毛傳〕式用也〔鄭箋〕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毛傳〕微無也中露衛邑名〔鄭箋〕我若無君何為處此乎臣又極諫之辭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毛傳〕泥中衛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愚案此詩在旄丘後者望救不得而始勸歸也位置得情

傳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譏之賦蝃蝀〔續說〕衛靈公名元襄公惡之子穆公之曾孫也子都宋公子

朝有美色靈公之夫人南子通焉考補春秋之世有兩子都皆男子此子都乃宋公子論語宋朝之美孟子子都之姣者皆此人也其一則鄭大夫公孫閼山有扶蘇所謂不見子都者是也詗以其爲夫人之行所以云莫之敢指

序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鄭箋〕不齒者不與相長稚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毛傳〕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鄭箋〕虹天氣之戒尚無敢指者況淫奔之女誰敢視之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鄭箋〕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乎惡之甚

按詗虹在西則主大雨朱子之解於物理未然僭謂虹能散雨者霖虹而在東者也宜從鄭解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毛傳〕隮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鄭箋〕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毛傳〕乃如是淫奔之人也〔鄭箋〕懷思也乃如是之人思婚姻之事乎言其淫奔之過惡之大大無信也不知命也〔毛傳〕不待命也〔鄭箋〕淫奔之女大無貞絜之信又不知婚姻當待父母之

命惡之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愚按子貢傳衛詩篇次從其世次歷歷不紊而以靈公終焉靈公與夫子同時此後無詩矣傳之可據如此豈若邶鄘衛混出而錯見不可以時代求之邪

聖門傳詩嫡冢卷之四

吳興凌濛初輯

國風

王城譜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定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于夷厲政教尤衰十

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大子宜咎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王 劇 王之所以有風者舊多以爲徙居王城王室遂卑故其詩降爲國風余以爲不然蓋詩之所以定爲風雅頌者以其體之異也非有所升降于其間也樣若又謂王城自平王遷後無天子巡狩之事即無太師陳詩之事詩何由而傳乎意詩雖不陳而太師之職不廢其篇第之列於太師者如故也觀孔子七世祖宋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又從周太師校其舛繆以那爲首歸祀先王乃東遷後七王時事可知周太師之藏東遷後未嘗廢也王安得無詩之傳哉

傳 王世子宜臼弒其君幽王自立于雒尹伯封過西都而傷之賦黍離 續說 幽王名宮涅宣王子正后申侯之女生太子宜臼既而幽王寵褒姒生伯服乃廢申后而立褒姒爲后廢宜臼而立伯服爲太子宜臼出奔申幽王召之申侯不與王伐申申侯

以宜臼拒戲弒王於戲戲申地也在鄭楚之間宜臼遂立于申申侯又遣兵會鄫人犬戎攻鎬京殺伯服于驪山衛武公唐文侯鄭世子掘突迎宜臼都雒是爲平王趙盾與桃園之謀則趙穿不爲首惡子干竊楚靈之位則觀從不名弒君子貢明于春秋之義是以書法如此雒宋子以爲河南及懷孟等州是也尹伯封尹吉甫後妻之子伯奇之弟仕于平王爲大夫西都鎬京也劇初身讀是詩見其憂傷慘切若身當其變然者特不知其所從乃今知爲尹伯封所作無亦天倫骨肉之間有所以

大傷其心者而然乎。毋雖聖善。兄以頻死。封獄飼
心。能無痛裂。忍恒不敢口露。而但心傷。一觸於類
忍不覺其悲哀慨切。有言人之所不能言者。固其
所也。

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
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
是詩也。鄭箋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
之東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
下列于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于國風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毛傳彼彼宗廟宮室。鄭箋宗廟

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為禾黍。我以黍離時至。稷則尚
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毛傳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
搖搖憂無所愬。鄭箋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知我者
謂我心憂。鄭箋知我者知我之情。不知我者。謂我何
求。鄭箋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毛傳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
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
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鄭箋遠乎
蒼天。仰愬欲其察已言也。此亡國之君。何等人哉。疾
之甚。

按揚傳本俱作揚箋文从易誤古字文朱同亦非有說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毛傳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
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行邁靡靡。中心如醉。毛傳
醉于憂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
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毛傳自黍離離見稷之實。行邁
靡靡。中心如噎。毛傳噎憂不能息也。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離三章。章十句。

傳刺伐申。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揚之水。測
按揚字从丘从易。遍攷韻書从山者有之。从石者

有之。獨不得此字。大約可類看。蓋易之義開明也。
丘之開明處而有水焉。乃不流之水。非若江河之
流行者。故不流束薪。以與彼其之子。乃居內之人
非若男子之從軍者。故不與我戍申。則於義甚協
矣。揚之水凡三見。一見于此。一見于唐。一見于鄭。
傳以為譏。俱以此義會之。其說似俱可通。

序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
人怨思焉。鄭箋怨平王恩澤不行於民。而久屯戍
不得歸。思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
使人戍焉。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彊楚。

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薪。毛傳興也。揚，激揚也。鄭箋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興者，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令不行于下民。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毛傳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鄭箋之子，是子也。彼其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鄭箋懷，安也。思鄉里處者，故曰今亦安不哉。安不哉，何月我得歸還見之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毛傳楚，木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毛傳甫，諸姜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毛傳蒲，草也。鄭箋蒲，蒲柳。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毛傳許，諸姜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傳戍者不歸，室家思怨，賦君子于役。

序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鄭箋曷，何也。君子于往行役，我不知其反期，何時當來至哉。思之甚。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毛傳鑿牆而棲曰塒。鄭箋雞之將棲，日則夕矣，羊牛從下牧地而來。言畜產出入尚使有期節，至于行役者乃反不也。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鄭箋行役多危難，我誠思之。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毛傳佸，會也。鄭箋行役反無日月，何時而有來會期。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毛傳雞棲于弋為桀。括，至也。君子于役。苟無飢渴。鄭箋苟，且也。且得無飢渴，憂其飢渴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愚按此與前詩一為戍者思室家，一為室家思戍者，因以類相次焉。序意無

大異，但多言大夫一轉耳。至詩之義則盡合也。

凡測亦作曰于葛藟行似少隔

傳平王之族流散而□賦葛藟。測闕文當是怨字。各章末一句，謂平王也。言我至于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昆，而王亦莫我顧、莫我有、莫我聞也，此則怨也。

序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鄭箋九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毛傳興也。緜緜，長不絕之貌。水厓曰滸。鄭箋葛也，藟也，生于河之厓，得其潤澤以長大而不絕。興者，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長其

子孫。終遠兄弟。謂他人父。（毛傳）兄弟之道已相遠矣。（鄭箋）兄弟。猶言族親也。王寡於恩施。今已遠棄族親。是我謂他人爲己父。族人尚親親之詞。謂他人父。亦莫我顧。（鄭箋）謂他人爲己父。無恩於我。亦無顧養我之意。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毛傳）涘。厓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毛傳）王又無母恩。謂他人母。亦莫我有。（鄭箋）有。識有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毛傳）漘。水隒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毛傳）昆。兄也。謂他人昆。亦莫我聞。（鄭箋）不與我相聞命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愚按沈守正曰。即人之流離失所。而民間之不能睦族可知。即民間之不能睦族。而上之所風可知。故小序云刺平王也。諸說以爲、、、、、、而刺則淺矣。

傳東遷學廢。君子傷之賦子衿。（續說）此篇諸本誤在鄭風。而說者因意爲淫奔之詞非也。程子曰。世治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至于移屏。不尚又禮義廉耻之風所漸陶。父兄師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强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能主其

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頹亂。偷淫。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自棄。雖有賢者欲强之于學。亦豈能哉。故純悲傷之而已。

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鄭箋）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毛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鄭箋）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耳。禮。父母在。衣純以青。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毛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鄭箋）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已。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毛傳）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毛傳）不來者。言不一來也。挑兮達兮。在城闕兮。（毛傳）挑達。往來相見貌。乘城而見闕。（鄭箋）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毛傳）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鄭箋）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子衿三章章四句愚按朱子淫奔之主。此詩最爲寃。其今傳序毛鄭之說皆同。蓋微其爲學校之詩、、、、矣。孔穎達曰。留者責去者之辭。按之詩文。有何可

疑。而必欲譏之哉。擬以鄭詩改武緇耳。傳爲王風
而謂東遷學廢。灼然事義。一洗其誣。
傳 桓王□□□曰卒若之賦何艸不黃。續說 桓王名林
平王孫洩關文或作好兵十三字。
序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
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鄭箋 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
生而出。至歲晩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于是
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何人不將。
經營四方。毛傳 言萬民無不從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鄭箋 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
蘖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行。無妻曰矜。從役
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鄭
箋 征夫從役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
也。今則草玄至於黃。黃至于玄。此豈非民乎。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毛傳 兕虎野獸也。曠空也。鄭箋
兕虎。比戰士也。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毛傳 芃小
獸貌。棧車役車也。鄭箋 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
者。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傳 周人從征。賦漸漸之石。
序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
命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毛傳 荊謂
楚也。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役謂士卒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毛傳 漸漸
山石高峻。鄭箋 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喩戎
狄衆彊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荊舒之國
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
武人東征。不皇朝矣。鄭箋 武人謂將率也。皇王也。將

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荊舒使
之朝於王。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毛傳 卒竟
沒盡也。鄭箋 卒者。崔嵬也。謂山巓之末也。曷何也。廣
闊之處。何時其可盡服。武人東征。不皇出矣。鄭箋 不
能正之。令出使聘問於王。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毛傳 豕豬也。蹢蹄也。將久雨則
豕進涉水波。鄭箋 烝衆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
制。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繒牧
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喩荊舒之人勇悍捷

亦其君猶白踈之豕也乃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賤之故北方於豕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畢噣也月離陰星則雨鄭箋將有大雨微氣先見於天以言荆舒之叛萌漸亦由王出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使之滂沱疾王甚也武人東征不皇他矣鄭箋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干王命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愚按序云役久病于外則此各末句俱從朱所爲長鄭說牽強至于川石豕月皆喩戎狄荆舒尤爲穿鑿孔穎達疏毛傳云不但久勞又逢大雨爲甚苦之辭朱注所引張子說正用此最爲明顯

傳周人從軍室家怨之賦采綠

序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鄭箋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毛傳興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兩手曰匊鄭箋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予髮曲局薄言歸沐毛傳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鄭箋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毛傳衣蔽前謂之襜鄭箋藍染草也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毛傳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鄭箋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鄭箋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韔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爲之繩繳今怨曠自恨初行時不然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鄭箋觀多也此美其君子之有技藝也釣必得魴鱮魴鱮是云其多者耳其衆雜魚乃衆多矣

采綠四章章四句愚按以上三篇皆出今小雅而傳乃係之風細玩其體實爲風體可謂得其所矣下無將大車黄鳥我行其埜苕華四篇亦然

傳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詩訊其室家自是與詩文相協未有淫奔而明言同室同穴者篇中爾思爾字指室家言

序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

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毛傳）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菼。鵻也。蘆之初生者也。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鄭箋）菼。亂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毳衣之屬。衣繢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鵻。豈不爾思。畏子不敢。（毛傳）畏子大夫之政。故不敢。（鄭箋）此二句者。古之欲淫奔者之詞。我豈不思與女以爲無禮與。畏子大夫來聽訟將罪我。故不敢也。子者。稱所

尊敬之辭。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毛傳）啍啍。重遲之貌。璊。赬也。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毛傳）穀。生。皦。白也。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爲一也。（鄭箋）穴謂冢壙中也。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今之大夫不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白日也。刺其闇於古禮。

大車三章。章四句。愚按此以前俱爲征役之詩。故以類相次。以傳意求之。則大車二句。及畏子之子。指所從之將帥也。末章便是葛生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語意。皦日之矢。正見情專心切。是訊其室家之語。

傳齊襄公□□□王。周人耻之。賦何彼襛矣。（續說）齊襄公名諸兒。僖公之子。荒淫無道。周畏其強而與之結婚。故可耻也。（測）闕文當爲上娶于三字。按莊王四年齊襄公娶王姬。春秋於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則平王之孫爲莊王。齊侯爲僖侯。齊侯之子爲襄公也。

序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

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鄭箋）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毛傳）襛。猶戎戎也。唐棣。栘也。（鄭箋）何乎彼戎戎者。乃栘之華。興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盛。曷不肅雝。王姬之車。（毛傳）肅。敬。雝。和。（鄭箋）曷。何。之。往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毛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鄭箋）華如桃李者。興

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
王。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毛傳】伊。維。
緡。綸也。【鄭箋】釣者以此有求於彼。何以爲之乎。以絲
之爲綸。則是善釣也。以言王姬與齊侯之子。以善道
相求。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愚按此篇。朱子所謂不可
曉而闕所疑者。正以其在召南耳。若知詩傳之列
於王風。有何疑哉。且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春秋實
有明文年月可考。止因其錯于召南。而訓平爲正。

以指文王。豈不牽強之甚。
【傳】□王棄賢。大夫風之。賦唐棣。【測】傳既以爲棄賢之
詩。則所謂爾者。指賢人而言之。
唐棣章逸。愚按此即論語唐棣之華。翩其反而。豈
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
門人因不取其義。而毛本遂不傳。今子貢尚留其
傳。則固當存詩惜無從考入耳。朱子注論語。亦不
引子貢傳文。則知朱子實未及見也。
【傳】留子賢而退隱。周人嘉之。賦丘中。【考補】蘇穎濱曰
子嗟隱居丘陵之間。而梳麻麥果實以爲生。民思
其賢而慶其肯徐來以從政。望之之詞也。【測】留姓。
子嗟子國。其名字也。故末章直曰。彼留之子。玩嘉
之一字。此乃周人因留子之賢而退隱。而成其高
也。來施施者。來丘中而施施於麻也。來食者。來丘
中而食麥也。似不如蘇子之說。若曰望其來從政。
又何施施之云。序以爲莊王不明。賢人放逐。恐有
志之士。皆以丘壑爲高。故周人嘉之。據序以此爲
莊王。前篇疑亦爲莊王。
【序】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
而作是詩也。【鄭箋】思之者。思其來已得見之。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毛傳】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
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艸木。乃彼子嗟之所治。【鄭箋】子
嗟放逐於朝。去治甲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
以爲賢。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毛傳】施施。難進之意。
【鄭箋】施施。舒行伺間。獨來見已之貌。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毛傳】子國。子嗟父。【鄭箋】言子國
使丘中有麥。著其世賢。彼留子國。將其來食。【毛傳】子
國復來。我乃得食。【鄭箋】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已。已得
厚待之。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鄭箋】丘中而有李。又留氏之子

序治。彼留之子貽我佩玖〔毛傳〕玖石次玉者言能遺我美寶〔鄭箋〕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庶其敬已而遺已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思按序言思賢不言賢之姓名而毛鄭遂指留子嗟爲姓字恰與傳暗合其說必有本矣朱子必欲坐以淫詩何居沈守正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一爲務玩黍離以下大抵追感憂傷之詞夫人淫心生于侈靡節于憂勤東周之俗似非鄭衛比也。

傳口王好讒大夫憂之賦采葛〔測〕以采葛采蕭采艾

而行者恐其遭讒故一日不見如三月如三秋如三歲也其憂之也如此。

序采葛懼讒也〔鄭箋〕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爲讒人所毀故懼之。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毛傳〕興也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鄭箋〕興者以采葛喩臣以小事使出。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毛傳〕蕭所以共祭祀〔鄭箋〕彼采蕭者喩大臣以大事使出。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毛傳〕艾所以療疾〔鄭箋〕彼采艾者喩臣以急事使出。

采葛三章章三句

傳大夫口口周人諫之賦無將大車〔測〕此與甫田文意大相類毎讀之私心竊以爲絕是風體何以列于雅。今讀傳云然。大如五月氷也。

序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鄭箋〕周大夫悔將小人。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毛傳〕大車小人之所將也〔鄭箋〕將猶扶進也祇適也鄙事者賤者之所爲也君子爲

之不堪其勞。以喩大夫而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無思百憂祇自疧兮〔毛傳〕疧病也〔鄭箋〕百憂者衆小事之憂也進舉小人使得居位不任其職愆負及已。故以衆小事爲憂適自病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鄭箋〕冥冥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猶進舉小人蔽傷已之功德也無思百憂不出于熲〔毛傳〕熲光也〔鄭箋〕思衆小事以爲憂使人蔽闇不得出于光明之道。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鄭箋〕雝猶蔽也無思百憂祇自重兮〔鄭箋〕重猶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序□王好音。大夫風之賦君子陽陽。鄭箋君子。謂王也。其詞

哉者。大夫自我也。樂只。叩樂只君子之云也。其詞

若甚美之。其意則甚不足。故曰風其樂只且四字。

若體會得其語意。則凡詩人之意無不可得矣。

序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鄭箋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毛傳陽陽。無所用其心也。簧笙也。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鄭箋由。從也君子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

于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其樂只且。鄭箋君子遭亂。道不行。其自樂此而已。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毛傳陶陶。和樂貌。翿纛也。翳也。鄭箋陶陶。猶陽陽也。翳。舞者所持。謂羽舞也。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于燕舞之位。亦俱在樂官也。其樂只且。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愚按傳序之說不同。義皆有據。朱子疑是前篇婦人所作。特不知其篇次在此耳。

本出小雅

傳民適異國□□□□賦黃鳥

序黃鳥。刺宣王也。鄭箋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毛傳興也。黃鳥宜集木啄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

此邦之人。不我肯穀。毛傳穀。善也。鄭箋不肯以善道與我。言旋言歸。復我邦族。毛傳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鄭箋言。我。復。反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毛傳不可與明夫婦之道。鄭箋明當爲盟。盟信也。言

旋言歸。復我諸兄。毛傳婦人有歸宗之義。鄭箋宗。謂宗子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毛傳處。居也。言旋言歸。復我諸父。毛傳諸父。猶諸兄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愚按朱注民適異國四字。恰與傳合。而朱子不云體說則固非見傳而引之者。疑其別有所本。源派適合耳。

傳士執親戚而莫之恤。賦我行其野。

序我行其野。刺宣王也。鄭箋刺其不正嫁娶之數。而

有荒政。多淫昏之俗。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毛傳樗。惡
木也。鄭箋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婦
之父。婿之父。相謂昏姻。言。我也。我乃以此二父之命
故我就女居。我豈其無禮來乎。責之也。爾不我畜。復
我邦家。毛傳畜。養也。鄭箋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
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毛傳蓫。惡
菜也。鄭箋蓫。牛蘈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爾不我畜。
言歸斯復。毛傳復。反也。
傳詩蒨案 卷之四 豳風 三主 我行其野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毛傳葍。惡
菜也。新特。外昏也。鄭箋葍。蕾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
婿之父曰姻。我采葍之時。以禮來嫁女。不思女老父
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
禮嫁。必無肯媵之。成不以富。亦祇以異。毛傳祇。適也
鄭箋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亦適以
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愚按朱說亦與傳合。
傳王室亂。人不聊生。賦祈之爭。續說春秋昭公二十
二年。秋。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子猛居于皇
人于王城。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此詩殆
作于是時乎。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
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
己逢之。故作是詩也。鄭箋師旅並起者。諸侯或出
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大夫將師出見戎夷
之侵周而閔之。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
苕之華。芸其黃矣。毛傳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鄭
箋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興者陵苕之幹。喻如京師也。
其華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為諸華。華衰則黃。猶諸
傳詩蒨案 卷之四 豳風 圭 苕之華
夏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心之憂矣。維其傷
矣。鄭箋傷者。謂國日見侵削。
苕之華。其葉青青。毛傳華落葉青青然。鄭箋京師以
諸夏為障蔽。今陵苕之華衰而葉見。青青然。喻諸侯
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鄭箋
我。我王也。知王之為政如此。則己之生。不如不生也。
自傷逢今世之難。憂閔之甚。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毛傳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罶。曲
梁也。寡婦之笱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
言不可久也。鄭箋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

可得也。不可久者。喩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
罶之中。其去須臾也。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毛傳〕治日
少而亂日多。〔鄭箋〕今者上亂。人人於晏早皆可以食
時飢饉軍興之少。無可以飽之者。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傳〕京師饑民流而怨賦中谷。

〔序〕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
相棄爾。

瞍按說文云水濡而乾也正與毛鄭傷水之說合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毛傳〕興也。蓷。鵻也。暵。菸貌。陸草
生於谷中。傷於水。〔鄭箋〕興者。喩人君不安之世。猶鵻

之生於陸自然也。遇衰亂凶年。猶鵻之生谷中得水
將久。有女仳離。嘅其歎矣〔毛傳〕仳。別也。〔鄭箋〕有女遇
凶年而見棄與其君子別離。嘅然而嘆。傷己見棄其
恩薄。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毛傳〕艱。亦難也。〔鄭箋〕
所以嘅然而歎者。自傷遇君子之窮厄。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毛傳〕脩且乾也。有女仳離。條其
歗矣〔毛傳〕條。條然歗也。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鄭
箋〕淑。善也。君子於己不善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毛傳〕鵻遇水則濕〔鄭箋〕鵻之傷
于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有似君子於己之恩。徒

何嗟及猶言嗟何及矣解爲長

用凶年深淺爲厚薄。有女仳離。啜其泣矣〔毛傳〕啜。泣
貌。啜其泣矣。何嗟及矣〔鄭箋〕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
棄己。嗟乎。將復何與爲室家乎。此其有餘厚於君子
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事在哀公二年

〔傳〕萇弘忠於王。晉趙鞅殺之賦有兎。〔續說〕萇弘。周大
夫。趙鞅。晉大夫。春秋敬王二十三年秋。趙鞅殺邯
鄲午。荀寅士吉射以晉定公伐鞅。鞅入於晉陽以
叛。韓魏爲之請。鞅歸于晉。萇弘事劉文公。劉與吉
射世爲昏姻。鞅以弘爲黨也。伐劉而殺之〔測〕兎喩

趙鞅。雉喩萇弘。百憂百罹百凶云者。周敬王不振。
諸侯背叛。搆怨連禍。而晉定公之時。趙鞅荀寅士
吉射等。又各據其邑以叛。至于衰亂。而王室之忠
臣不免於禍。其爲凶懼爲何如者。故周人傷之若
此。

〔序〕兎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搆怨連禍。王師
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鄭箋〕不樂其生。寐不欲覺
之謂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毛傳〕興也。爰爰。緩意。鳥網爲羅。
言爲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鄭箋〕有緩者。有所聽

縱也。有急者、有所躁蹙也。我生之初、尚無爲。毛傳尚無成人爲也。鄭箋尚庶幾也。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無所爲、謂軍役之事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毛傳罹、憂。吪、動也。鄭箋我長大之後、乃遇此軍役之多憂。今但庶幾于寐、不欲見動、無所樂生之甚。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毛傳罦、覆車也。我生之初、尚無造。毛傳造、僞也。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毛傳罿、罬也。我生之初、尚無庸。毛傳庸、用也。鄭箋庸、勞也。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毛傳聰、聞也。鄭箋百凶者、王搆怨連禍之凶。

兎爰三章、章七句。愚按詩傳王風篇次、始于東遷中歷數王衰亂、而終以晉人殺長弘、則天下無王矣。

聖門傳詩嫡冢卷之五

國風

齊譜

齊者、古少皡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其子丁公嗣位于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

齊

傳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賦東方未明。

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鄭箋號令、猶召呼也。挈壺氏、掌漏刻者。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毛傳上曰衣、下曰裳。鄭箋挈壺氏失漏刻之常、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鄭箋自、從也。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

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

東方未晞。顚倒裳衣。毛傳 晞。明之始升。倒之顚之。自公令之。毛傳 令。召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毛傳 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圃也。折柳以為藩圃。無益於禁矣。瞿瞿。無守之貌。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鄭箋 柳木之不可以為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之事。不能辰夜。

辰朱子作[illegible]

不夙則莫。毛傳 辰。時。夙。早。莫。晩也。鄭箋 此言不任其事者。恒失節數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傳 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盧。續說 襄公。厲公六世孫。田。或獵也。

序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鄭箋 畢。噣也。弋。繳射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毛傳 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

盧重環。毛傳 重環。子母環也。其人美且鬈。毛傳 鬈。好貌。鄭箋 鬈當為權。權。勇壯也。

盧重鋂。毛傳 鋂。一環貫二也。其人美且偲。毛傳 偲。才也。鄭箋 才。多才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傳 齊俗習於田。賦營。測 此疑即序以還名者也。

序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鄭箋 荒。謂政事廢亂。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毛傳 還。便捷之貌。峱。山名。鄭箋 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也。

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毛傳 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鄭箋 並。併也。子也。我也。併驅而逐禽獸。

子則揖耦我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毛傳 茂。美也。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鄭箋 譽之言好者。以報前言茂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毛傳 昌。盛也。鄭箋 昌。佼好貌。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毛傳 狼。獸名。臧。善也。

還三章。章四句。

傳 公子小白適莒。齊人從之。賦著。續說 小白。齊僖公

第三子。襄公庶弟也。春秋傳，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小白以如莒。小白好賢，國人多歸之。

〔測〕序出鄭風，又以爲婦人淫悔之作。每讀亦嘗疑之，以其咨歎之中，語言之外，殊無淫泆之氣。且錦衣裳而褧，必待駕而行，豈可輕以語於市井隘媟之間。又且既曰子，則其情已有所屬，而又曰叔伯，將何所歸。此皆說之不可通者。今讀傳文，大爲灑然。至於綦之一字，尤可以曲盡此詩之情景矣。爲此詩者，必公子之舊識，而亦深知公子者也。方公子適莒，臨行之特，曾相俟而送，而未之送，是以悔之。欲與其衆駕言行歸耳。衣錦褧衣，裳錦褧裳。乃齊人想像公子在莒之服飾如此。使人之愛慕若是，則公子之爲人從可知矣。

〔序〕**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鄭箋〕昏姻之道，謂嫁娶之禮。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毛傳〕丰，豐滿也。巷，門外也。〔鄭箋〕子，謂親迎者。我，我將嫁者。有親迎我者，而貌丰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悔予不送兮。**〔毛傳〕時有違而不至者。〔鄭箋〕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時不送，則爲異人之色，後不得耦而思之。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毛傳〕昌，盛壯貌。〔鄭箋〕堂，當爲棖。棖，門梱上木近邊者。**悔予不將兮。**〔毛傳〕將，行也。〔鄭箋〕將，亦送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毛傳〕衣錦褧裳，嫁者之服。〔鄭箋〕褧，襌也。蓋以襌縠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襌縠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純衣纁袡。

叔兮伯兮，駕予與行。〔毛傳〕叔伯，迎己者。〔鄭箋〕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己者從之，志又易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傳〕**魯桓公會襄公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之，賦敝笱。**〔續說〕桓公名軌，惠公之次子也。弒其兄隱公而自立，求援於齊，娶襄公之妹文姜爲夫人。其十八年，會齊侯於濼，遂與姜氏如齊。襄公舊通文姜，至是復通焉。桓公知而謫之。襄公怒，殺桓公。此敝笱南山二詩所爲刺也。

〔序〕**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毛傳〕興也。鰥，大魚。〔鄭箋〕鰥，魚子也。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笱不能制。興

平以言則彼未言從朱說爲勝齊

者。喻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終其初之婉順。齊子
歸止，其從如雲。【毛傳】如雲，言盛也。【鄭箋】其從，姪娣之
屬，言文姜初嫁于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
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
隨之爲惡。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毛傳】魴鱮，大魚。【鄭箋】鱮似魴而
弱鱗。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毛傳】如雨，言多也。【鄭箋】如
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則止，以言姪娣之善
惡，亦文姜所使止。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毛傳】唯唯，出入不制。【鄭箋】唯唯，

行相隨順之貌。齊子歸止，其從如水。【毛傳】水，喻衆也。
【鄭箋】水之性，可停可行，亦言姪娣之善惡在文姜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愚按：歸止無論爲歸齊、歸魯，如雲
如雨如水，都只是喻其衆多爲長。若鄭解，則并刺
從者矣。從者之淫，不見史傳，且序中亦無此意。不
知鄭何以作是說也。
【傳】襄公留姜氏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賦南山刺
之。續說：按左氏桓公十八年春正月，公將有行，遂
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
之有禮。易此必敗。不聽。夏四月，齊侯享公，使公子

此二句非

彭生乘公，公薨於車。此南山之詩，所以兼刺二君
而不偏也。
【序】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
作詩而去之。【鄭箋】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
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
愬之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搤殺之。夫人
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猶復會齊侯於禚，于
祝丘，又如齊師，齊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
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毛傳】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

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
失陰陽之匹。【鄭箋】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
綏綏然。興者，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爲淫泆之行，其
威儀可恥惡如狐。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毛傳】蕩，平易
也。齊子，文姜也。【鄭箋】婦人謂嫁曰歸，言文姜既以禮
從此道嫁於魯侯也。既曰歸止，曷又懷止。【毛傳】懷，思
也。【鄭箋】懷，來也。言文姜既曰嫁於魯侯矣，何復來爲
乎。非其來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毛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
尊者。【鄭箋】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傅姆同處；冠緌，

旅襄公也。五人爲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爲夫婦之道。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毛傳）庸，用也。既曰庸止。曷又從止。（鄭箋）此言文姜既用此道嫁於魯侯。襄公何復送而從之。爲淫泆之行。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毛傳）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然後得麻。（鄭箋）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先議於父母。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毛傳）必告父母廟。（鄭箋）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毛傳）鞠，窮也。（鄭箋）

鞠盈也。魯侯。女既告父母而取。何復盈從令至於齊乎。又非魯桓。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毛傳）克，能也。（鄭箋）此言析薪必得斧乃能也。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鄭箋）此言取妻必待媒乃得也。既曰得止。曷又極止。（毛傳）極，止也。（鄭箋）女既以媒得之矣。何不禁制而恣極其邪意。令至齊乎。又非魯桓。

南山四章章六句。

傳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齊人刺之。賦載驅。（續說）春秋莊公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蓋因襄公伐衛納朔。而假犒師之行以會之。胡文定曰。曰會曰享猶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

（序）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鄭箋）故，猶端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毛傳）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鄭箋）此車襄公乃乘焉而來。與文姜會。魯道有蕩。齊子發夕。（毛傳）發夕，自夕發至旦。（鄭箋）襄公既無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境。魯之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

發夕之發不假行旦也朱注爲拙矣

之往會焉。曾無慙恥之色。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毛傳）四驪，言物色盛也。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濔濔，衆也。（鄭箋）此又刺襄公乘是四驪而來。徒爲淫亂之行。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毛傳）言齊子於是樂易然。（鄭箋）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圛，明也。

於此言樂易正妙鄭氏太牽强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毛傳）湯湯，大貌。彭彭，多貌。（鄭箋）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魯道有蕩。齊子翱翔。（毛傳）翱翔，猶彷徉也。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毛傳）滔滔，流貌。儦儦，衆貌。（鄭箋）

蕩齊子遊敖。

載驅四章章四句。

傳 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譏之。賦猗嗟。測 此詩鏡有著落。惟其因會狩而作。故每章多言其射技之善。

序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毛傳 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鄭箋 昌。佼好貌。抑若揚兮。毛傳 抑。美色。揚。廣揚。美目

揚兮。毛傳 好目揚眉。巧趨蹌兮。射則臧兮。毛傳 蹌。巧趨貌。鄭箋 臧。善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毛傳 目上爲名。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毛傳 二尺曰正。外孫曰甥。鄭箋 成。猶備也。正。所以射于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焉。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容貌技藝如此。誠我齊之甥。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

猗嗟孌兮。毛傳 孌。壯好貌。清揚婉兮。毛傳 婉。好眉目也。舞則選兮。射則貫兮。毛傳 選。齊。貫。中也。鄭箋 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四矢反兮。以禦亂兮。毛傳 四矢。乘矢。鄭箋 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傳 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測 每於鄭詩中見朱子以此爲淫奔之詩。且云風雨雞鳴。正淫奔之時。甚爲未然。嘗竊歎曰。詩何不幸而見於鄭。即此詩亦爲淫奔也。及見序以爲思君子。始爲快然。然尚不知爲齊詩。尤不知爲齊人喜相管仲之詩。今乃知所謂既見君子者。爲既見管仲

也。快哉快哉。風雨雞鳴云者。乃昏晦雜亂。未明將明之際。以喩春秋之天下昏亂已極。將有待於匡正之人。當此之時。得管仲而相之。則尊攘大有望矣。云何不夷。云何不瘳。云何不喜。

序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毛傳 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鄭箋 興者。猶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既見君子。云胡不夷。毛傳 胡。何。夷。說也。鄭箋 思而見之。云何而心不說。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毛傳 瀟瀟。暴疾也。膠膠。猶喈喈

諸曰下本附音作箴然案文則誤也

也。既見君子。云胡不瘳。毛傳瘳。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毛傳晦。昏也。鄭箋已。止也。雞不
爲如晦而止不鳴。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傳桓公好內。衛姬諧之。賦雞鳴。纘說衛姬。桓公夫人。
列女傳云。桓公好畋。衛姬爲之不食禽獸之肉。好
音。姬爲之不聽樂。以此觀之。其賢蓋可知已。測諧。
胡介切。音解。即解之義。不曰諫諍箴警而曰諧者。
既不悅從。又惡於激直忠告善道以諧之。使其好
內之意自爲解散。此衛姬之苦心所以爲賢也。

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
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毛傳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
作。鄭箋雞鳴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匪雞
則鳴。蒼蠅之聲。毛傳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鄭箋
夫人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毛傳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
朝已昌盛則君聽朝。鄭箋東方明。朝既昌。亦夫人也。
君也。可以朝之常禮。君日出而視朝。匪東方則明。月
出之光。毛傳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鄭箋夫人以

無庶予子憎詳毛意作夫人自云庶無使予憎予也釋者以大夫有所云指卿大夫其義爲長然毛意未知然否

月光爲東方明。則朝亦敬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毛傳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
不忘其敬。鄭箋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我猶樂與
子臥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已。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毛傳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
其家事。無庶予子憎。無見惡於夫人。鄭箋庶。衆也。蟲
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
衆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戒之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傳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纘說莊公。名光。

靈公環之世子。桓公之女孫也。淫於崔杼之妻棠
姜。爲杼所弑。

序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
化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毛傳興也。日出東
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貌。鄭箋言東
方之日。愬之乎耳。有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
我爲室家。我無如之何也。日在東方。其明未融。喻君
不明。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毛傳履。禮也。鄭箋即。就也。
在我室者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言今者之子

不以禮來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毛傳〕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鄭箋〕月以興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在我闥兮。履我發兮。〔毛傳〕發。行也。〔鄭箋〕以禮來則我行而與之去。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愚按詩故云。蓋大夫之妻入朝而君以無禮加之。况無所謂齊不聞有此事。豈可以意誣之。今觀傳云。莊公無譏。而續說引棠姜女則詩故之說。亦未可謂其妄也。

傳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賦甫田。〔續說〕景公。名杵臼。靈公庶子。莊公兄也。〔測〕通篇是寓言。故曰風。求之云者。非能安分自強之謂。乃喜功生事之謂也。纔有此意。誰其與我。况又春秋之時乎。此有識者所為長慮而却顧也。故風之。所謂大夫者。或晏嬰之流與。

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毛傳〕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鄭箋〕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積小以成高大。無思遠人。勞心忉忉。〔毛傳〕忉忉。憂勞也。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忉忉耳。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毛傳〕桀桀。猶驕驕也。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毛傳〕怛怛。猶忉忉也。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毛傳〕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稚也。弁。冠也。〔鄭箋〕人君內善其身。外脩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孌之童子。少自脩飾。丱然而稚。見之無幾何。突耳加冠為成人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傳齊俗昏禮不親。君子譏之。賦著。〔測〕詩文曰我。傳曰君子譏之者。豈托為婦之言耶。譏之之意。蓋在一俟字。俟對迎言。俟則非迎矣。

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鄭箋〕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毛傳〕俟。待也。門屏之間曰著。素。象瑱。〔鄭箋〕我。嫁者自謂也。俟我於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為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為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尚之以瓊華乎而。〔毛傳〕瓊華。美石。士之服也。〔鄭箋〕尚。猶飾也。飾之

以瓊華者。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爲瑱。瓊華。石色似瓊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毛傳】青。青玉。【鄭箋】待我於庭。謂揖我於庭時。青紞之青。尚之以瓊瑩乎而。【毛傳】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鄭箋】石色似瓊似瑩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毛傳】黃。黃玉。【鄭箋】黃紞之黃。尚之以瓊英乎而。【毛傳】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鄭箋】瓊英。猶瓊華也。

著三章。章三句。愚按依鄭說爲陳親迎之禮。著庭堂皆嫁者之家。則據禮次應先堂而庭而著。安得倒言自著先見婿耶。還宜從東萊呂氏。指婿家者爲是。惟在婿家。故于著于庭于堂。始得見婿之次序如此。而不親迎已見矣。毛無明文。止依序作刺。其意亦當爾也。但三章分作士卿大夫人君三項。未知何據。

聖門傳詩嫡冢卷之五終

聖門傳詩嫡冢卷之六

吳興凌濛初輯

國風

魏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于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魏考補】魏。國名。姬姓。侯爵。周成王以封文王子畢公高之後。後爲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

魏無世家不明其始封此說不知何據魏因晉以封更爲何時合耶

【傳】魏之君子。□□。□□□美之。賦伐檀。

【序】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毛傳】坎坎。伐檀聲。寘。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鄭箋】是謂君子之人不得

進仕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毛傳：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貆，獸名。鄭箋：是謂在位貪鄙，無功受祿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貆。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毛傳：素，空也。鄭箋：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毛傳：輻，檀輻也。側，猶厓也。直，直波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毛傳：萬萬曰億。獸三歲曰特。鄭箋：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彼君

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毛傳：檀可以為輪。漘，厓也。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毛傳：圓者為囷。鶉，鳥也。彼君子兮，不素飧兮。毛傳：熟食曰飧。鄭箋：飧，讀如魚飧之飧。

伐檀三章，章九句。

傳：魏之君子□□□□賦十畝之間。

序：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毛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鄭箋：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行與子還兮。毛傳：或行來者，或來還者。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毛傳：泄泄，多人之貌。行與子逝兮。鄭箋：逝，逮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傳：魏之君子訓民孝弟，賦杕杜。

序：杕杜，刺時也。君子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毛傳：杕，特貌。杜，赤棠也。湑

湑，枝葉不相比也。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毛傳：踽踽，無所親也。鄭箋：他人，謂異姓也。言昭公遠其宗族，獨行於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之臣乎，顧恩不如同姓親親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鄭箋：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為政令。人無兄弟，胡不佽焉。毛傳：佽，助也。鄭箋：異姓卿大夫，女見君無兄弟之親親者，何不相推佽而助之。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毛傳：菁菁，葉盛也。鄭箋：菁菁，稀少之貌。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毛傳：睘睘，

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杜二章。章九句。

傳魏人□□□□□□□賦陟岵。

序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鄭箋役乎大國者。爲大國所徵發。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毛傳山無草木曰岵。鄭箋孝子行役。思其父之戒。乃登彼岵山以遙瞻望其父所在之處。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鄭箋予。我。夙。早。夜。莫也。無已。無解倦。上慎旃哉。猶來無止。毛傳旃。之。猶。可也。父尚義。鄭箋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毛傳山有草木曰屺。鄭箋此又思母之戒。而登屺山而望之也。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毛傳季。少子也。無寐。無耆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毛傳母尚恩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毛傳偕。俱也。上慎旃哉。猶來無死。毛傳兄尚親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傳□人憂其國□□□□賦園有桃。訓園文當是小而無政四字。

序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毛傳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鄭箋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山。由是也。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毛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鄭箋我心憂君之行如此。故歌謠以寫我憂矣。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鄭箋士。事也。不知我所爲歌謠之意者。反謂我於君事驕逸。故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毛傳夫人謂我欲何爲乎。鄭箋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爲憂者。既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乎。心之憂矣。其誰知之。鄭箋如是。則衆臣無知我憂所爲也。其誰知之。蓋亦勿思。鄭箋無知我憂所爲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止也。衆不信我。或時謂我謗君。使我得罪也。

園有棘。其實之食。毛傳棘。棗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鄭箋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觀民事。以寫憂。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毛傳極。中也。鄭箋見我聊出行於國中。謂我於君事無中正。彼人是哉。子曰何

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傳魏人困於□□□□其門賦碩鼠。淵闕文當是貪殘缺去四字。

序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毛傳貫，事也。鄭箋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女無複食我黍，疾其稅斂之多也。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教令恩德來顧眷我，又疾其不脩政也。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

是徙。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鄭箋逝，往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樂土，有德之國。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鄭箋爰，曰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鄭箋不肯施德於我。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毛傳直，得其直道。鄭箋直，正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毛傳苗，嘉穀也。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鄭箋不肯勞來我。逝將去女，適彼樂郊。鄭箋郭外曰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毛傳號，呼也。鄭箋之，往也。永，歌也。樂郊之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無憂苦。

碩鼠三章，章八句。

傳魏人苦於征□□□□□賦鴇羽。淵闕文當是役不得終養五字。

序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鄭箋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毛傳興也。肅肅，鴇羽聲也。集，止。苞，稹。栩，杼也。鴇之性不樹止。鄭箋興者，喻君子當居安平之處，今下從征役，其爲危苦，如鴇之樹止然。稹

者，根相迫迮梱致也。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毛傳盬，不攻緻也。怙，恃也。鄭箋蓺，樹也。我迫王事，無不攻致，故盡力焉。既則罷倦，不能播種五穀。今我父母將何怙乎。悠悠蒼天，曷其有所。鄭箋曷，何也。何時我得其所哉。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鄭箋極，已也。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毛傳行，翮也。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鴇羽三章，章七句。

傳魏之內子。□□□□□□□悠之賦葛屨。測此卿大夫妻新歸者之怨詞也。縫裳非不美之事，亦非女之所難為者，獨以貴家大族之女，正歡然燕譽歌舞之時，而忍旻然遽以要襋相強，無論禮之所不出，亦大非人情矣。故得而怨之。怨者，怨其褊心也。即刺之謂也。

序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鄭箋儉嗇而無德，是其所以見侵削。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毛傳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鄭箋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毛傳摻摻，猶纖纖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鄭箋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為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要之襋之，好人服之。毛傳要，褸也。襋，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鄭箋服，整也。褸也，領也，在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毛傳提提，安諦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揥，所以為飾。鄭箋婦新至，慎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維是褊心，是以為刺。鄭箋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褊急，無德教使之耳，我是以刺之。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愚按朱子云：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與測說合，則好人之解亦似朱說為長。但左辟為婦避夫之禮，象揥見君子偕老，亦是婦人之飾，則毛鄭之說非無據也。及考申公詩說，為內子儉不中禮，媵者怨之，則豁然矣。

唐譜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唐考補唐，國名，姬姓，侯爵。

傳□□□□□□賦蟋蟀。

〔序〕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
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
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餘風焉〔鄭箋〕憂
深思遠謂宛其死矣百歲之後之類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毛傳〕蟋蟀
蛬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鄭箋〕我我僖公也蛬在
堂歲時之候是時農功畢君可以自樂矣今不自樂
日月且過去不復暇爲之謂十二月當復命農計耦
耕事無已大康職思其居〔毛傳〕已甚康樂職主也〔鄭
箋〕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大樂欲其用禮爲節也又當

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毛傳〕荒大也瞿瞿然顧禮義也〔鄭箋〕荒廢亂也良善
也君之好樂不當至於廢亂政事當如善士瞿瞿然
顧禮義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毛傳〕邁行
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外〔毛傳〕外禮樂之外〔鄭箋〕外謂
國外至四境好樂無荒良士蹶蹶〔毛傳〕蹶蹶動而敏
於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鄭箋〕庶人乘役車也休農功畢
無事也今我不樂日月其慆〔毛傳〕慆過也無已太康
職思其憂〔毛傳〕憂可憂也〔鄭箋〕憂者謂鄰國侵伐之
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毛傳〕休休樂道之心
蟋蟀三章章八句
〔傳〕唐僖□□□□□□□賦山有樞
〔序〕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
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埽政荒
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
詩以刺之也
山有樞隰有榆〔毛傳〕興也樞荎也國君有財貨而不
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

有車馬弗馳弗驅〔毛傳〕婁亦曳也宛其死矣他人是
愉〔毛傳〕宛死貌愉樂也〔鄭箋〕愉讀曰偷偷取也
山有栲隰有杻〔毛傳〕栲山樗杻檍也子有廷內弗灑
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毛傳〕洒灑也考擊也宛其
死矣他人是保〔毛傳〕保安也〔鄭箋〕保居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毛傳〕君子無
故琴瑟不離於側且以喜樂且以永日〔毛傳〕永引也
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傳〕尚汰盛彊□□□□□□憂之賦椒聊〔纘說〕曲沃

唐邑名。昭侯以封其叔父成師，是爲桓叔，其
強，國人恐其爲亂而憂之也。
序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
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毛傳興也。椒聊，椒也。鄭箋椒之
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捄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興
者，喻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其子孫衆多，將日以盛
也。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毛傳朋，比也。鄭箋之子，是子
也。謂桓叔也。碩，謂壯貌佼好也。大，謂德美廣博也。無
朋，平均不朋黨。椒聊且，遠條且。毛傳條，長也。鄭箋椒

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毛傳兩手曰匊。彼其之子，實大
且篤。毛傳篤，厚也。椒聊且，遠條且。毛傳言聲之遠聞
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傳曲沃盛彊，□□□□□賦揚之水。
序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
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鄭箋封沃者，封叔父
桓叔於沃也。沃，曲沃，晉之邑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毛傳興也。鑿鑿，鮮明貌。鄭箋激揚
之水，激流湍疾，洗去垢濁，白石鑿鑿然。興者，喻桓叔盛
彊，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素衣朱襮，從子于
沃。毛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鄭箋
繡，當爲綃。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爲領，丹朱爲
純也。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鄭箋君子，謂桓叔。
揚之水，白石皓皓。毛傳皓皓，潔白也。素衣朱繡，從子
于鵠。毛傳繡，黼也。鵠，曲沃邑也。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毛傳言無憂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毛傳粼粼，清澈也。我聞有命，不敢

以告人。毛傳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鄭箋不
敢以告人而去者，畏昭公謂已動民心。
揚之水三章，二章六句，一章四句。
傳曲沃僭弑其三君，僖王命爲晉侯，唐人刺之。賦無
衣。蘇說僭即晉武公，桓叔之孫也。三君，謂哀侯、小
子侯、侯緡。□曰唐人刺之，便不是武公述請命之
意，若知請命之衣爲安且吉，是武公猶知有周天
子矣。武公不知有周天子，未必請命，即請命亦必
不自述其意，還從唐人刺之爲是。子者唐人之指
武公也。云安且吉者，正以言其不安且吉，此刺之

之意也序又以爲晉人美之似未必然玉謂其

夫爲之請命大夫亦未嘗請命於天子乃請命於天子之使總是周室之衰弱而然也

序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鄭箋 天子之使是時使來者

豈曰無衣七兮 毛傳 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 鄭箋 我豈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毛傳 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 鄭箋 武公初并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爲安

豈曰無衣六兮 毛傳 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 鄭箋 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毛傳 燠煖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愚按流守正口武公滅晉自立三十七年而始以寶器請命于僖王其目中豈嘗有王哉詩人惡之痛之代爲請命之詞故爲慨歎者蓋詠其意非必武公有是言也舊說以爲大理未盡滅小序以爲美武公皆非也此說正與傳云刺之者合若美武公而夫子存之豈作春秋之意乎故當以傳爲正

傳 晉人久於從□□□□□賦葛生

序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鄭箋 喪棄亡也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 毛傳 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 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鄭箋 予我亡無也言我所美之人無於此謂其君子也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從軍未還未知死生其今無於此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 毛傳 域營域也 予美亡此誰與

獨息 毛傳 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毛傳 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 鄭箋 夫雖不在不失其祭也攝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 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鄭箋 旦明也我君子無於此吾誰與齊乎獨自潔明

夏之日冬之夜 毛傳 言長也 鄭箋 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鄭箋 居墳墓也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毛傳 室猶居也 鄭箋 室猶冢壙

陸今辨以下下二章不更一字小節非與論言作對待者還從朱注作舍置其言爲是

葛生五章章四句。

（傳）晉獻公好讒。□□□□□□□□賦采苓。（續說）朱子曰，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公子，事亦可見。

（序）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采苓采苓，首陽之顛。（毛傳）興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僻也。細事喻小行也。幽僻喻無徵也。（鄭箋）采苓采苓者，言采苓之人衆多，非一也。皆云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

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毛傳）苟，誠也。（鄭箋）苟，且也。爲言，謂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旃之言焉也。舍之焉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此二者且無信受之，且無荅然。

人之爲言，何得焉。（鄭箋）人以此言來，不信受之，不荅然之，從後察之，或時見罪，何所得。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毛傳）苦，苦菜也。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毛傳）無與，勿用也。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毛傳）葑，菜名也。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愚按，集注混言刺聽讒，不言何公。疑小序獻公之說爲無據也。今觀傳之篇次在武公之後、文公之前，則世次了然。且獻公之聽讒，又明著春秋經傳，復何疑乎。

（傳）晉文公好賢。□□□□□□□□賦杕杜。（續說）晉文公，名重耳，獻公子。（測）此詩朱子以爲好賢恐不足致，予其然之。傳以爲晉文公之詩，似又說不得。恐不足致也。豈好賢之至，抑損之極，初不自知其爲强罔乎。抑初猶尚未張大而云然乎。

（序）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毛傳）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鄭箋）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興者喻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歸，似乎特生之杜然。

彼君子兮，噬肯適我。（毛傳）噬，逮也。（鄭箋）肯，可。適，之也。彼君子之人，至於此國，皆可來之我君所。君子之人義之與比，其不來者，君不求之。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鄭箋）曷，何也。言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禮極歡以待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毛傳周曲也彼君子兮噬肯來遊左傳遊觀也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愚按此詩從好賢之說爲長但朱子不詳知其爲文公耳

傳臼季遇郤缺于冀薦于文公□人美之賦埜有蔓草續說曰季晉大夫郤缺一曰季缺國語曰臼季使舍于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禹今

君之所聞也齊桓寬舉筦敬仲其賊也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于德以臨事其何不濟文公見之使爲下軍大夫測此詩朱子以男女爲說得無亦鄭聲淫之說入其心乎昔子産與叔向相遇歌野有蔓艸已可爲此詩之證而今乃知爲臼季冀缺之詩殊足快也

序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鄭箋不期而會謂不相與期而自俱會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毛傳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鄭箋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爲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毛傳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毛傳瀼瀼盛貌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毛傳臧善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愚按傳與序說不同然當以傳說爲正詩故云六卿餞韓子子齹賦此詩韓子曰吾有望矣豈男女思不期而會者哉

傳晉大夫賢□□美之賦羔求

序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鄭箋恤憂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毛傳袪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鄭箋羔裘豹袪卿大夫之服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豈無他人維子之故鄭箋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毛傳）褎，猶袪也。究究，猶居居
也。豈無他人，維子之好。（鄭箋）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
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古之遺風。
羔裘二章，章四句。

其居下疑為子字

（傳）晉大夫□□□□□□譏之賦彼汾。
（序）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毛傳）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
菜也。（鄭箋）言，我也。於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采其莫以
為菜，是儉以能勤。彼其之子，美無度。（鄭箋）之子，是子
也。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美無度，殊異乎

公路。（毛傳）路，車也。（鄭箋）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
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輅車，庶
子為之，晉趙盾為軞車之族是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鄭箋）采桑，親蠶事也。彼其之子，
美如英。（毛傳）萬人為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毛傳）公
行，從公之行也。（鄭箋）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毛傳）藚，水舃也。彼其之子，美如
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毛傳）公族，公屬。（鄭箋）公族，主
君同姓昭穆也。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愚按詩中則言公路、公行、公
族矣，安得為刺其君。孔疏云：賤官尚不為之，況
故親采其莫為之解，何如傳之譏大夫者為長。
惜有闕文，不知所譏謂何耳。

文亦……婚姻失……意

（傳）晉亂民嫁□□□□□□傷之賦綢繆。續說：晉
自文公始霸，至諸侯者九世，至定公時，趙鞅、荀寅、
士吉射各樹其黨以叛，遂至喪亂。聖人列此詩於
唐風之終，蓋與衛鄘之蝃蝀、齊風之甫田正同時
也。朱子以此詩為夫婦相謂之詞，言喜之甚而
自慶，則詩文子兮子兮者，首章為女，次章為男，卒
章通謂男女。今繹傳文，乃以婚姻失時而傷之，則
所謂子兮子兮者，似為傷之者指其夫婦而言之，
非相慶之意也。一為傷，一為喜，而相慶不可同日
而語矣。序亦是傷之之意。

（序）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鄭箋）不
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毛傳）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
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
人事而後束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鄭箋）三星，謂
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
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

我來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毛傳〕良人，美室也。〔鄭箋〕今夕何夕者，言此夕何月之夕乎。而女以見良人，言非其時。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毛傳〕子兮者，嗟茲也。〔鄭箋〕子兮子兮者，斥嫁取者。子取後陰陽交會之月，當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毛傳〕隅，東南隅也。〔鄭箋〕心星在隅，謂四月之末，正月之中。今夕何夕，見此邂逅。〔毛傳〕邂逅，解說之貌。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毛傳〕參星正月中直戶也。〔鄭箋〕心星在戶，謂之五月之末，六月之中。今夕何夕，見此粲者。〔毛傳〕三女為粲。大夫一妻二妾。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三章，章六句

聖門傳詩嫡冢卷之七　　吳興凌濛初輯

國風

曹譜

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常游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于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曹之後世，雖為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于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曹考〔補〕曹，國名，姬姓，伯爵。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太姒第十子也。

傳曹叔振鐸□□□□□□□之賦尸鳩〔續說〕曹叔即振鐸也

序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毛傳〕興也。鳲鳩，秸鞠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鄭箋〕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鳲鳩。淑人君子，其儀一兮。〔鄭箋〕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

其執義當如一也。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毛傳)言執義一則用心固。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毛傳)飛在梅也。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毛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鄭箋)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騏當作璂，以玉爲之。言此帶弁者，刺不稱其服。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毛傳)忒，疑也。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毛傳)正，長也。(鄭箋)執義不疑，則可爲四國之長。言任爲侯伯。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

胡不萬年。(鄭箋)正，長也。能長人，則人欲其壽考。

鳲鳩四章，章六句。愚按詩詞純美無譏，詳傳意亦是美振鐸耶。

傳曹之君□□□□賦下泉。

序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毛傳)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苞，本也。稂，童粱，非溉草，得水而病也。(鄭箋)興者，喻其共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稂當作涼。涼州，蕭蓍之爲。愾我寤嘆。念彼周京。(鄭箋)愾，嘆息之意。寤，覺也。念周京者，思其先王之明者。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毛傳)蕭，蒿也。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毛傳)蓍，草也。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毛傳)芃芃，美貌。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毛傳)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鄭箋)有王，謂朝聘于天子也。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

下泉四章，章四句。

傳曹□□□□□□賦蜉蝣。

序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毛傳)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鄭箋)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心之憂矣。於我歸處。(鄭箋)歸，依歸。君當於何依歸乎。言有危亡之難，將無所就往。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毛傳)采采，衆多也。心之憂矣。於

我歸息。毛傳 息，止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毛傳 掘閱，容閱也。如雪，言鮮絜。鄭箋 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也。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鄭箋 說，猶舍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傳 曹□□□□□□賦候人

序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毛傳 候人，道路迎送賓客者。何，揭。祋，殳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鄭箋 是謂遠君子也。

彼其之子，三百赤芾。毛傳 彼，彼曹朝也。芾，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鄭箋 之子，是子也。佩赤芾者三百人。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毛傳 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鄭箋 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彼其之子，不稱其服。鄭箋 不稱者，言德薄而服尊。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毛傳 咮，喙也。彼其之子，不遂其媾。毛傳 媾，厚也。鄭箋 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於君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毛傳 薈蔚，雲興貌。南山，曹南山也。隮，升雲也。鄭箋 薈蔚之小雲，朝升于南山，不能爲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婉兮孌兮，季女斯飢。毛傳 婉，少貌。孌，好貌。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鄭箋 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猶國之無政令，則下民困病矣。

候人四章，章四句

檜譜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

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隣於虢。

鄶 考補 鄶，國名，在鄭地。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後爲鄭桓公所滅而遷其國。

按鄭譜箋鄶爲火鄶檜詩監皆作鄶則傳之鄶字從北毛本作檜陸德明曰本又作鄶

傳 鄶君□□□□□□□之賦羔裘

序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鄭箋 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毛傳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
鄭箋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
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也。先言燕
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强于政治。豈不爾思，勞心
忉忉。毛傳國無政令，使我心勞。鄭箋爾，女也。三諫不
從，待放而去，思君如是，心忉忉然。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毛傳堂，公堂也。鄭箋翱翔，猶逍
遙也。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毛傳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
豈不爾思，中心是悼。毛傳悼，動也。鄭箋悼，猶哀傷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傳鄶之君子。□□□□。賦匪風。
序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毛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
偈疾驅，非有道之車。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毛傳怛，傷
也。下國之亂，周道滅也。鄭箋周道，周之政令也。回首
曰顧。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毛傳迴風為飄。嘌嘌，無節度也。
顧瞻周道，中心弔兮。毛傳弔，傷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毛傳溉，滌也。鬵，釜屬。亨魚煩則
擾，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鄭箋誰能者，言
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毛傳周道在乎
西。懷，歸也。鄭箋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
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周者，我則懷
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

匪風三章，章四句。
傳鄶人。□□□。賦萇楚。
序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
慾者也。鄭箋恣，謂狡狡淫戲，不以禮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毛傳萇楚，銚弋也。猗儺，柔

順也。鄭箋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
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興者，喻人少而端慤，則長
大無情慾。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毛傳夭，少也。沃沃，
壯佼也。鄭箋知，匹也。疾君之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
時，樂其無妃匹之意。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鄭箋無
家，謂無夫婦室家之道。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愚按傳雖闕文，詳用於字
義，當與朱註相合。序說覺其牽强。

縱一作總

傳喪紀不終，□□□□賦素冠。績說喪紀不終，謂不能三年喪也。

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鄭箋喪禮，子爲父，父卒爲母皆三年。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毛傳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也。欒欒，瘠貌。鄭箋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覬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戚之人，形貌欒欒然膄瘠也。勞心慱慱兮。毛傳慱慱，憂勞也。鄭箋勞心者，憂不得見。

庶見素衣兮。毛傳素冠故素衣也。鄭箋除成喪者，其

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毛傳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鄭箋聊猶且也。且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

庶見素韠兮。鄭箋祥祭朝服素韠者，韠從裳色。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毛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鄭箋聊與子如一，且欲與之居處，觀其行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沐出

傳鄶人兄弟相疑，□□□□賦揚之水。

序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毛傳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鄭箋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

束楚。言其政不行于臣下。終鮮兄弟，維予與女。鄭箋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毛傳迋，誑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毛傳二人同心也。鄭箋二人者，我身與女。忽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傳鄶人夫婦相棄，□□□□賦大路。測暘之水大野

二詩毛本皆出鄭。蓋因鄶本鄭地，而鄭又滅鄶，豈

按疏云：鄭因虢鄶之地而國之，而鄶亦有詩。既譜鄶，非然後譜鄭，故先言有鄶之由，而後說得鄶之事。又云對上鄶風已作，故言又作。詩疏謂如此，故譜亦甚[illegible]在鄭前。

未及考正，遂以其詩混入之耶。

序）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毛傳）遵，循。路，道。摻，擥。袪，袂也。（鄭箋）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擥持其袂而留之。無我惡兮，不寁故也。（毛傳）寁，速也。（鄭箋）子無惡我擥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鄭箋）言執手者，思望之甚。無我魗兮，不寁好也。（毛傳）魗，棄也。（鄭箋）魗，亦惡也。好，猶善也。子無惡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使我然。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鄭譜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云：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疇歷莘，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鄭（考證）鄭，國名，姬姓，伯爵。周宣王母弟桓公友所封采地。其子武公猾突，定平王於東都，又滅虢鄶，乃徙其封居之。

傳）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好緇衣見好賢之至

也。（訓）此詩舊以為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每讀而疑之。以其文似欠通順，適之云云，按之云云，似非下之所宜加於上者。今讀傳知為武公養賢而賦緇衣，不惟詩文語意一一通順，凡說詩之詞，如所謂好賢如緇衣，如所謂于緇衣見好賢之至，靡不叶矣。

序）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鄭箋）父，謂武公父桓公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

得其宜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毛傳】緇，黑色。卿士聽朝
之正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鄭
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適
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毛傳】適，之。館，舍。粲，餐也。
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鄭箋】卿士所之之館，在
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我則
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毛傳】好，猶宜也。【鄭箋】造，
爲也。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毛傳】蓆，大也。適子之館
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傳】鄭莊公封弟段于京。祭足諫之，不聽。大夫風之，賦
將仲子。【積說】莊公，名寤生，武公子。段其同母弟也。
祭足，鄭大夫仲，子其字也。春秋傳曰：初武公娶於
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
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
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
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

仲諫曰：大都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
過參國之邑，中五之邑，小九之邑。今京不度，非制
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
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艸
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
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
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
不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
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
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

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遂命公
子呂出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
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此詩蓋當祭仲初諫之時
大夫因莊公有子姑待之之言，知其處心積慮，在
於養成段惡，欲以叛逆爲名而誅之，故其編次在
叔于田太叔之前。【測】仲子者，祭仲之字也。樹杞，樹
桑，樹檀，若謂叔段也。折之云者，若謂諫而傷之也。
父母，若謂姜氏也。諸兄，若謂莊公也。豈敢愛之，畏
我父母，諸兄云云者，若謂叔段不足愛，而父母諸
兄人之多言實可畏也。仲可懷者，仲謂祭仲也。可

懷。若謂其深憂至計蚤見預待，有可深長思者也。父母兄弟人之多言亦可畏者，若謂天倫骨肉之間有非誅圉之人所得徑情直遂者也。仲而曰可懷，父母兄弟人之多言而曰可畏者，則其咎似專在於父母兄弟者矣。故序亦以爲刺莊公也。大夫因莊公不聽祭仲之諫，以公不勝其母害其弟，小不忍亂大謀。恐國家之禍，將有不可收拾者，故爲此以風之。風之云者，不明言正說，直婉詞隱喻，使之感動，如風之動物然者。此風人之致然也。每見傳文之中用一風字，深有不盡之情，而作者之苦亦緣是而可求矣。

序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鄭箋　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毛傳　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杞，木名也。折，言傷害也。鄭箋　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距之。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仲初諫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豈敢愛之，畏我父母。鄭箋　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以父母之故，故不爲也。

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鄭箋　懷，私。曰懷。言仲子言可私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毛傳　牆，垣也。桑，木之衆也。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毛傳　諸兄，公族。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毛傳　園，所以樹木也。檀，彊韌之木。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傳　大叔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叔于田。

序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鄭箋　繕之言善也。甲，鎧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毛傳　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鄭箋　叔往田，國人注心于叔，似如無人處。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鄭箋　洵，信也。言叔信美好而又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毛傳　冬獵曰狩。鄭箋　飲酒，謂燕飲也。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姚氏曰叔于田本武[illegible]大叔于首亦誤

叔適野。巷無服馬。鄭箋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鄭箋武有武節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愚按傳爲愛而序爲刺。詩中似有愛無刺。孔穎達疏云。國人注心于叔。悅之若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則二說原相通矣。

傳叚不義而得衆。鄭人歸之。賦大未。

序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毛傳叔之從公田也。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毛傳驂之與服。和諧中節。鄭箋如組者。如組

織之爲也。在旁曰驂。叔在藪。火烈具舉。毛傳藪澤。禽之府也。烈列。具俱也。鄭箋列人持火具舉。言衆同心。禮裼暴虎。獻于公所。毛傳禮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鄭箋獻于公所進於君也。將叔無狃。戒其傷女。毛傳狃習也。鄭箋狃復也。請叔無復者。愛也。

叔于田。乘乘黃。毛傳四馬皆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鄭箋兩服中央夾轅者。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叔在藪。火烈具揚。揚揚光也。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毛傳忌辭也。鄭箋良亦善也。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毛傳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叔于田。乘乘鴇。毛傳驪白雜毛曰鴇。兩服齊首。毛傳馬首齊也。兩驂如手。毛傳進止如御者之手。鄭箋如左右手之相助也。叔在藪。火烈具阜。毛傳阜盛也。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毛傳慢遲。罕希也。鄭箋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毛傳掤所以覆矢。鬯弓弢弓。鄭箋射者蓋矢弢弓。言田事畢。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傳鄭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諫之。賦有女同車。續說忽。莊公長子昭公也。按春秋傳。齊侯欲以文姜妻

鄭太子忽。忽辭。祭仲諫而不聽。及即位。遂爲衆所逐。金仁山云。文姜有秀慧之資。晨北之才。雄狐之事。計必已久。鄭忽之辭。亦可謂明於禮義矣。祭仲不能將順其美。引之當道。俾以禮義自强。而乃勸之娶齊女以求强援。是知有勢不知有義。況因其無援。黨突而逐之。則仲亂賊之黨耳。故春秋書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世子忽出奔衛。所以皋仲而明忽之正也。至於編詩而錄此篇者。正以皋祭仲耳。測祭仲因鄭忽辭文姜之昏。故爲此以諫之。欲其成昏。亦審時度勢之意。

序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鄭箋）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毛傳）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鄭箋）鄭人刺忽不娶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將翺將翔佩玉瓊琚（毛傳）佩有琚玖所以納閒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毛傳）孟姜齊之長女都閑也（鄭箋）洵信也言孟姜信美好且閑習婦禮。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毛傳）行行道也英猶華也（鄭箋）

傳詩蝌冢　卷之七　國風　大　有女同車

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將翺將翔佩玉將將（毛傳）將將鳴玉而後行彼美孟姜德音不忘（鄭箋）不忘者後世傳其道德。

有女同車三章章六句

傳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之賦蘀兮（續說）鄭莊公之子忽儀亹突莊公卒忽立祭仲逐之而立突突患仲專謀殺之不克仲逐突而納忽高渠彌弒忽立亹齊襄公伐鄭殺亹立儀突入于櫟使傅瑕弒儀而入鄭緩告于楚楚人伐之。

序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鄭箋）不倡而和君臣各失其禮不相倡和。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毛傳）興也蘀槁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鄭箋）槁謂木葉也木葉槁待風乃落興者風喻號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

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毛傳）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鄭箋）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毛傳）漂猶吹也叔兮伯兮倡予

傳詩蝌冢　卷之七　國風　尤　蘀兮

要女（毛傳）要成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傳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賦清人（續說）文公名捷厲公突之子莊公之孫也高克鄭大夫

序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鄭箋）好利不顧其君注心于

利也。禦狄于竟。時狄侵衛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散
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毛傳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
郊也。介甲也。鄭箋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也。駟四馬
也。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毛傳重英矛有英飾也。鄭
箋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飾。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毛傳消河上地也。麃麃武貌。二
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毛傳重喬累荷也。鄭箋喬矛矜
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毛傳軸河上地也。陶陶驅馳之
貌。左旋右抽。中軍作好。毛傳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
射。居軍中爲容好。鄭箋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
軍爲將也。高克之爲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
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
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
清人三章章四句。
傳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賦扶胥蘇
說靈公名夷。字子貉。文公之孫也。世臣。仲子都子
充之屬。狂氏役名。靈公之嬖臣也。三人名氏見左

傳測首章斥其姓。次章斥其名。
序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鄭箋言忽所美之
人。實非美人。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毛傳興也。扶蘇扶胥。皆小木也
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鄭
箋興者。扶胥之木生於山。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
也。荷華生於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
臣顛倒。失其所也。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毛傳子都世
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鄭箋人之好美色不
往覩子都。乃反往覩狂醜之人。以興忽好善。不任用

賢者。反任用小人。其意同。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毛傳松木也。龍紅草也。鄭箋游
龍猶放縱也。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
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此又言養臣顛
倒。失其所也。不見子充。乃見狡童。毛傳子充良人也。
狡童昭公也。鄭箋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覩子充。乃
反往覩狡童。有貌而無實。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愚按傳以狂且狡童爲指
狂狡。攷左傳宣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
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

績因華元。獲樂呂。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此鄭穆公時事。豈狂狡從此遂爲鄭臣。而靈公嬖之耶。

傳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秀。渊麥秀不知爲何。今由傳文意而參考之。或卽狡童也。

序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鄭箋權臣擅命。祭仲專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毛傳昭公有壯狡之志。鄭箋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

之。故云然。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毛傳憂懼不遑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毛傳不與賢人共食祿。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毛傳憂。不能息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愚按箕子麥秀之詩云。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此詩彼狡童兮二句。與彼正同。而傳亦名爲麥秀。必有所因矣。

傳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褰裳。渊邪正不能並立。子良之所以去者。狂狡之故。故去國而痛恨之。詩文所謂子。蓋謂靈公也。

序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鄭箋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毛傳惠愛也。溱水名也。鄭箋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我國有突篡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溱水往告難也。子不我思。豈無他人。鄭箋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荊楚。狂童之狂也且。毛傳狂行童昏所化也。鄭箋狂童之人。日爲狂行。故使我言此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毛傳洧水名也。子不我思。豈無他士。毛傳士。事也。鄭箋他士。猶他人也。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狂童之狂也且。

褰裳二章。章五句。愚按左傳子良。公子去疾也。宣四年夏鄭公子歸生弑靈公。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是靈公之時。子良無去國之事。不知傳何以云然。豈子良有其意賦詩而未果行。而靈公已見弑耶。

傳鄭靈公好倡。國人化□。□子譏之。賦溱洧。渊按闕文是之君二字。

序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鄭箋：救猶止也。亂者，士與女合會溱洧之上。

溱與洧，方渙渙兮。毛傳：溱洧，鄭兩水名。渙渙，盛也。鄭箋：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士與女，方秉蕑兮。毛傳：蕑，蘭也。鄭箋：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托采芬香之艸，而為淫泆之行。女曰觀乎。士曰既且。鄭箋：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閒之處。既，已也。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毛傳：訏，大也。鄭箋：洵，信也。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毛傳：勺藥，香草。鄭箋：伊，因也。士與女往觀，因與相戲謔，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毛傳：瀏，深貌。士與女，殷其盈矣。毛傳：殷，衆也。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鄭箋：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傳子皮為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裘。測：忠直文武四字，括盡全詩之指矣。大約子皮之在當時，乃一鯁直之士，子產美之之意，多在此一邊。首章舍命不渝，舍音赦。命為天理之正，謂其安處於天理之正。此說固妙，恐子皮未必遽足以當此。還當以舍音捨，乃舍已從人之舍。命乃大命近止之命。舍命云者，猶奮不顧身之謂。舍命不渝云者，猶至死不變之謂也。細繹全詩，大是此意。

序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鄭箋：言猶道也。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毛傳：如濡，潤澤也。洵，均。侯，君也。鄭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毛傳：渝，變也。鄭箋：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毛傳：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毛傳：司，主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毛傳：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鄭箋：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粲，衆意。彼其之子，邦之彥

此下俱言士待賓客與朱解異

箋毛傳彥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愚按朱子云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為陳古刺今之詩但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產子皮之徒豈無足以當此詩者不可考耳今觀傳云美子皮者使朱子得見之必從胡矣。

傳夫婦相戒以勤生樂業□□美之賦女曰鷄鳴測闕文多此君子二字

序女曰鷄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鄭箋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鄭箋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

傳詩嫡冢 卷之七 國風 丰 女曰鷄鳴

不留色也。子興視夜明星有爛毛傳言小星已不見也鄭箋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將翱將翔弋鳧與鴈毛傳閒於政事則翱翔習射鄭箋弋繳射也言無事則往弋鳧鴈以待賓客為燕具。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毛傳宜肴也鄭箋言我也子謂賓客也所弋之鳧鴈我以為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宜言飲酒與子偕老鄭箋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與之俱至老親愛之言也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毛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毛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鄭箋贈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豫儲[illegible]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歡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毛傳問遺也鄭箋順謂與己和順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鄭箋好謂與己和好。

女曰鷄鳴三章章六句。愚按如傳說當用朱注

傳鄭有貞士宜其□□□□俗賦出其東門測闕文當先表不淫於流五字

序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傳詩嫡冢 卷之七 國風 丰七 女曰鷄鳴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鄭箋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忽子亹子儀各一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毛傳如雲衆多也鄭箋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

雖則如雲匪我思存毛傳思不存乎相救急鄭箋匪非也此如雲者皆匪我思所存也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毛傳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鄭箋縞衣綦巾所為作者之妻服也時亦棄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絕故言且留樂我員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其妻而以衣巾

言之。忍不忍斥之。綦，綦文也。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毛傳〕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鄭箋〕闉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

雖則如荼，匪我思且。〔鄭箋〕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

縞衣茹藘，聊可與娛。〔毛傳〕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鄭箋〕茅蒐，染巾也。聊可與娛，且可留與我為樂，心欲留之言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愚按傳雖闕文，詳上下文意，與朱子之說正合。序云：思保室家。於經各末二句義原自可通。鄭乃云：時亦棄之，心不忍絕，則於聊樂聊娛之義使不倫矣。

〔測〕據毛本鄭詩二十一篇，朱子不以為淫詩者纔七篇耳。據傳鄭詩十四篇，而僅溱洧一篇似淫非淫，可知朱子誤因錯認孔子鄭聲淫一句，遂寬屈許多鄭詩也。孔子原只說鄭聲淫，不曾說鄭詩淫，聲之與詩，豈可無辨，而遂令若是。李斯亦曾有云，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樂者，亦聲之謂，而可以詩為聲樂乎？是不可不辨。

序：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本是子別出依毛本篇之鄭後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毛傳〕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茹藘在阪。〔鄭箋〕城東門有墠，墠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為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毛傳〕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鄭箋〕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望其來迎，已而不來，則為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毛傳〕栗，行上栗也。踐，淺也。〔鄭箋〕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易竊取。栗，人所啗食而甘耆，故女以自喻也。

豈不爾思，子不我即。〔毛傳〕即，就也。〔鄭箋〕我豈不思望女乎？女不就迎我而俱去耳。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愚按唐棣篇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與此篇句語相近，乃傳有唐棣而無此篇，豈其間互有誤耶？不可考矣。

聖門傳詩嫡冢卷之七終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鄭箋】宋子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愚按序之說及毛鄭之解皆妙有言外之情朱子就其文義而自為之說惜傳之闕文無從攷之然存有陳之二字或即是陳之君予未可知也。

傳陳靈公如夏氏□□□之賦株林。【續說】春秋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宣十年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序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鄭箋】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毛傳】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鄭箋】陳人責靈公君何為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佚之行。匪適株林從夏南。【鄭箋】匪非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佚之行自之他耳觝拒之辭。

（之句鄭忽作㦲公觝拒之言大為不倫王肅云言非適株林……）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毛傳】大人乘駒。【鄭箋】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車以至株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

（為長王肅以為大夫乘駒詞孔侯從……）

株林二章章四句。

傳孔寧儀行父從君□□泄冶刺之賦墓門。【續說】孔寧儀行父同淫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

（殺說晉左傳文）

序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於萬民焉。【鄭箋】不義者謂弒君而自立。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毛傳】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間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鄭箋】興者喻陳佗由不親賢師傅之訓至陷於誅絕之罪。

夫也不良國人知之。【毛傳】夫傅相也。【鄭箋】良善也陳佗之師傅不善群臣皆知之言其罪惡著也。知而不已誰昔然矣。【毛傳】昔久也。【鄭箋】已猶去也誰昔昔也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退終致禍難自古昔之時常然。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毛傳】梅枏也鴞惡聲之鳥也萃集也。【鄭箋】梅之樹善惡自有徒以鴞集其上而鳴人則惡之性因惡矣以喻陳佗之性本未必惡師傅惡

而陳佗從之而惡。夫也不良，歌以訊之。毛傳 訊，告也。
鄭箋 歌，謂歌此詩也。旣作，又使工歌之，是之謂告。訊
予不顧，顚倒思予。鄭箋 予，我也。歌以告之，汝不顧念
我言，至于破滅顚倒之急，乃思我之言，言其晩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傳 憂公聽讒，因泄冶、內子憂之，賦防有鵲巢。測 凡卿
大夫之妻謂之內子。內子憂之者，泄冶之妻爲之
憂也。僻者，有壅蔽也。讒之謂也。予美者，內子謂泄
冶也。苕生亦曰予美，亡此。夫意言防有鵲巢，尚得
所安；邛有旨苕，尚樂其生，乃予美而誰侜之，曾鵲
巢旨苕之不若矣。心焉忉忉，明知爲孔寧、儀行父
[illegible]文誰之云者，其厚如此。

序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毛傳 興也。防，邑也。邛，丘也。苕，草
也。鄭箋 防之有鵲巢，邛之有美苕，處勢自然。興者，喩
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毛傳 侜，張誑也。鄭箋 誰，誰讒人也。女衆讒人，誰侜張
欺我所美之人乎，使我心忉忉然。所美謂宣公也。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毛傳 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甓，瓴
甋也。鷊，綬草也。誰侜予美，心焉惕惕。毛傳 惕惕猶忉
忉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愚按，楚詞多稱君爲美人，
然詩中未有以所議刺之君爲美人者。鄭以予美
爲宣公，恐未然。當是謂所讒之君子。序不明指其
人，而傳以爲泄冶，于義可信。

傳 陳殺其大夫泄冶，□□傷之，賦澤陂。測 說泄冶諫
靈公，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冶。孔
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測
篇中有美一人，皆謂泄冶也。

序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
思感傷焉。鄭箋 君臣淫於國，謂孔寧、儀行父也。感
傷，謂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毛傳 陂，澤障也。荷，芙蕖也。鄭箋
蒲柔滑之物。芙蕖之莖曰荷，生而佼大。興者，蒲以喩
所說男之性，荷以喩所說女之容體也。正以陂中三
物興者，喩淫風由同姓生。有美一人，傷如之何。毛傳
傷，無禮也。鄭箋 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何而得見
之。寤寐無爲，涕泗滂沱。毛傳 自目曰涕，自鼻曰泗。鄭
箋 [illegible]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毛傳 蕑，蘭也。鄭箋 蕑當作蓮。

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毛傳〕興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鄭箋〕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毛傳〕期而不至也。〔鄭箋〕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毛傳〕肺肺。猶牂牂也。昏以爲期。明星晢晢。〔毛傳〕晢晢。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傳〕朋友□□□□□□賦。月出。〔測〕東門之楊與月出

二詩乎。初不敢以爲男女期悅之詩。今傳文雖多闕。而各存朋友二字。則知爲朋友之詩也乎。以東門之楊爲約會過期而不至之作。月出爲好德之詩。亦庶乎其近之矣。

〔序〕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月出皎兮。〔毛傳〕興也。皎。月光也。〔鄭箋〕興者喻婦人有美色之白皙。佼人僚兮。舒窈糾兮。〔毛傳〕僚。好貌。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勞心悄兮。〔毛傳〕悄。憂也。〔鄭箋〕思而不見則憂。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月出三章。章四句。

秦譜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閒。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翳之變

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秦考補〕秦。國名。伯益之後。嬴姓。在虞夏商爲諸侯。周孝王封非子爲附庸。至秦仲而國始大。平王東遷。仲孫襄公以兵送之。逐犬戎。復封爲諸侯。春秋時止稱秦伯。

〔疏〕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無衣。〔測〕此刺人

之詩也夫秦何以爲周人之詩秦襄公克戎定周之後平王始賜周地八百里方未克戎定周之時岐周之地自爲周人故王命襄公征戎而周人進王命以從征其詩如此故曰王于興師故此尚爲周人之詩至其後秦得周地乃爲秦也

（序）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毛傳）袍襺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鄭箋）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共袍乎言不與民同欲王于興師

修我戈矛與子同仇（毛傳）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鄭箋）于於也怨耦曰仇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興師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毛傳）澤潤澤也（鄭箋）襗褻衣近汙垢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毛傳）作起也（鄭箋）戟車戟常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毛傳）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愚按傳以此首秦風襄公初勤王而所自以開國之本也朱子蘇氏之解皆可通勝序義多矣

（傳）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賦小戎（測）此詩說者止以爲婦人思念之詩傳云遣大夫而勞之則出于襄公矣

（序）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鄭箋）矜夸大也國人夸大其車甲之盛有樂之意也婦人閔其君子恩義之至也作者叙內外之志所以美君政教之功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毛傳）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也五五束也楘歷錄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鄭箋）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　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毛傳）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愼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軓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鄭箋）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揜軓在軾前垂輈上鋈續白金飾續靷之環　文茵暢轂駕我騏馵（毛傳）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騏騏文也左足白曰馵（鄭箋）此上六句者國人所矜　言念君子

溫其如玉。鄭箋言。我也。念君子之性。溫然如玉。玉有五德。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毛傳西戎板屋。鄭箋心曲心之委曲也。憂則心亂也。此上四句者。婦人所用閔其君子。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是中。騧驪是驂。毛傳黃馬黑喙曰騧。鄭箋赤身黑鬣曰騮。中。中服也。驂。兩騑也。龍盾之合。鋈以觼軜。毛傳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軜。驂內轡也。鄭箋鋈以觼軜。軜之觼以白金為飾也。軜繫於軾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毛傳在敵邑也。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鄭箋方今以何時為還期乎。何以然了不來。言望之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毛傳俴駟。四介馬也。孔甚也。厹三隅矛也。錞。鐏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鄭箋俴。淺也。謂以薄金為介之札。介甲也。甚羣者。言和調也。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毛傳虎。虎皮也。韔。弓室也。膺。馬帶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也。閉。紲。緄。繩。縢。約也。鄭箋鏤膺。有刻金飾也。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毛傳厭厭。安靜也。秩秩。有知也。鄭箋此既閔其君子寢起之勞。又思其性與德。

小戎二章。章十句。

〔傳〕襄公伐戎。初命為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精說平王以襄公有克戎定周之功。封為諸侯。始命者。秦自非子至於莊公襄公。世為附庸。今初得命也。測序以為美秦仲。今詳秦仲雖國始大。尚止為附庸。當無車馬寺人之盛。傳以為國人榮襄公者。誠定論也。榮之云者。昔止為附庸。一旦命為秦伯。儼然諸侯。車馬寺人。昔皆無而今有。抑何榮耶。

序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毛傳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顙也。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毛傳寺人。內小臣也。鄭箋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

阪有漆。隰有栗。毛傳興也。陂者曰阪。下溼曰隰。鄭箋興者。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毛傳又見其禮樂焉。鄭箋既見。既見秦仲也。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毛傳耋。老也。八十曰耋。鄭箋今者不於此君之朝自樂。謂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徒使自老。言將後寵

祿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毛傳）簧笙也今
者不樂逝者其亡（毛傳）亡喪棄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愚按說者以秦
仲爲宣王大夫不應僭內官疑爲襄公時詩朱子
直以爲秦君此皆臆之也今見傳文無可疑矣且
仲未得爲諸侯其詩亦不應採入國風。
（傳）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續說）終南
山名在岐地襄公克戎救周平王賜周西都岐豐
之地八百里（測）終南山在周地內昔未得岐周之

地不知終南之所有今一得岐周之地則知終南
之有條梅有紀堂也君子至止至此終南而止至
止於終南而衣則若此顏則若此其君也哉非復
附庸之比矣壽考不忘者言已得此他無足願惟
壽考不忘而已此則矜之至也一矜字最妙取周
地爲諸侯受顯服乃創有之事在秦人誠足矜也。
序戒勸之意固如終是趣過一步說話。
（序）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終南何有有條其梅毛傳與也終南周之名山中南
也條稻梅枏也宜以戒不宜也（鄭箋）問何有者意以
爲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也興者喻人君有盛德乃宜
有顯服猶山之木有大小也此之謂戒勸之君子至
止錦衣狐裘（毛傳）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鄭箋）
至止者受命服于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裼
之顏如渥丹其君也哉（鄭箋）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
之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哉儀貌尊嚴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毛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
鄭箋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
道名邊如堂之牆然君子至止黻衣繡裳（毛傳）黑與

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終南二章章六句愚按朱子注此篇云亦車鄰駟
鐵之意僅今傳首無如經本篇見何耳今得見傳
本以次而列一覽爽然。
（傳）襄公始有田園之事秦人喜之賦駟鐵（續說）襄公
始受王命爲諸侯故得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測）一喜字其妙山囿之事乃昔所無今始受王命
而有誠可喜也故喜之然亦秦人之見如此以上
五詩皆襄公詩無衣小戎乃奉命征戎未爲諸侯
時事車鄰終南駟鐵皆克戎定周既爲諸侯時事

序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鄭箋 始命命爲諸侯也秦始附庸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 毛傳 驖驪阜大也 鄭箋 四馬六轡六轡在手言馬之良也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毛傳 能以道媚于上下者冬獵曰狩 鄭箋 媚子于上下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 毛傳 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 鄭箋 奉是辰牡者謂虞人也時牡甚肥大言禽獸得其所

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毛傳 拔矢末也 鄭箋 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拔括也舍拔則獲言公善射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 毛傳 閑習也 鄭箋 公所以田則克獲者乃遊于北園之時時則已習其四種之馬也

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毛傳 輶輕也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 鄭箋 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此皆遊於北園時所爲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 愚按詩次先有襄公率周人赴命繼以有道大夫征之始得列爲諸侯奄有周地而後其田園之樂焉序次歷歷可據如此

傳 晉重耳入于晉秦穆公送之賦渭陽 續說 晉驪姬既讒殺太子申生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于是重耳奔蒲僖五年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仇也遂出奔狄復奔衛及齊及曹及宋及楚楚送之秦二十四年秦伯納之于晉是爲文公 訓 此詩本康公所作傳以爲穆公送之者納之者穆公則康公之送亦穆公之送也

序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毛傳 母之昆弟曰舅 鄭箋 渭水名也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于咸陽之地

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毛傳 贈送也乘黃四馬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毛傳 瓊瑰石而次玉

渭陽二章章四句

傳 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黃鳥

續說 康公穆公子子車氏秦大夫考補殺人以葬璇環其左右曰殉穆公葬于雍殉死者百七十人

此臨穴惴惴謂觀者與朱異

獨哀三子者，傷善良也。

序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鄭箋 三良，三善人也，謂奄息、仲行、鍼虎也。從死，自殺以從死。

左傳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

交交黃鳥，止于棘。毛傳 興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鄭箋 黃鳥止于棘，以求安己也。若不安則移。興者，喻臣之事君亦然。今穆公使臣從死，刺其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誰從穆

公，子車奄息。毛傳 子車，氏。奄息，名。鄭箋 言誰從穆公者，傷之。維此奄息，百夫之特。毛傳 乃特，百夫之德。鄭箋 百夫之中最雄俊也。臨其穴，惴惴其慄。毛傳 惴惴，懼也。鄭箋 穴，謂塚壙中也。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壙，皆爲之悼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毛傳 殲，盡。良，善也。鄭箋 言彼蒼者天，愬之。如可贖兮，人百其身。鄭箋 如此奄息之死，可以他人贖之者，人皆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爲之，惜善人之甚。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鄭箋 仲行，字也。維此仲行，百夫之防。毛傳 防，比也。鄭箋 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毛傳 禦，當也。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傳 君子隱于川上。□□慕之，賦蒹葭。澗按：今閩中延安府有葭州，州治在巖石之上，面臨黃河，背亦有小河繞之，兩岸皆蘆葦，遂名葭蘆河。此云蒹葭水一方，水中央，迴洄、迴游，道阻且長，云云，似即指葭州而言也。正川上也。

序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鄭箋 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爲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毛傳 興也。蒹，薕。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興國家待禮然後興。鄭箋 蒹葭在衆艸之中，蒼蒼然彊盛，至白露凝戾爲霜，則成而黃。興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毛傳 伊，維也。一方，難至矣。鄭箋 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

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遡洄從之，道
阻且長。毛傳逆流而上曰遡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
鄭箋此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不能得見。遡游從之，
宛在水中央。毛傳順流而涉曰遡游。順禮求濟，道來
迎之。鄭箋宛，坐見貌。以敬順求之則近耳，易得見也。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毛傳萋萋，猶蒼蒼也。晞，乾也。鄭
箋未晞，未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毛傳湄，水隒也。
遡洄從之，道阻且躋。毛傳躋，升也。鄭箋言其難至如
升阪。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毛傳坻，小渚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毛傳采采，猶萋萋也。未已，猶未

傳詩嫡冢　卷之八　國風　三十　蒹葭

止也。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毛傳涘，厓也。遡洄從之，道
阻且右。毛傳右，出其右也。鄭箋右者，言其迂迴也。遡
游從之，宛在水中沚。毛傳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愚按：序說周禮，大似無涉。毛鄭
曲解，終屬牽强。朱子駁之良是。而郝又云不知何
所指，亦以秦風不敢懸擬，以室邇人遠之類爲男
女相思耳。若在鄭衛，斷不免矣，豈知傳文明了若
此。

傳□□□□□□□賦晨風。
序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陳奐云陸機疏駁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駁犖似駁馬下章皆木明說不宜去駁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毛傳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積
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
之飛入北林。鄭箋先君，謂穆公。未見君子，憂心欽欽。
毛傳思望之，心中欽欽然。鄭箋言穆公始未見賢者
之時，思望而憂之。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毛傳今則忘
之矣。鄭箋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如何乎，女忘
我之事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毛傳櫟，木也。駁，如馬，倨牙，食虎
豹。鄭箋山之櫟，隰之駁，皆其所宜有也。以言賢者亦
國家所宜有之。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

傳詩嫡冢　卷之八　國風　三十一　晨風

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毛傳棣，唐棣也。檖，赤羅也。未見
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三章，章六句。愚按：傳雖闕文，然篇次在蒹葭
權輿之間，似亦爲賢人而作，且世次亦應屬康公，
宜與序不大異。

傳□□□□□□□賦權輿。
序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
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毛傳夏，大也。鄭箋屋，具也。渠渠，猶

渠渠夏屋深廣貌。朱子承以爲大屋。或云始則大具，今則無餘。陳紛于兹，不云四簋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

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今也每食無餘。（鄭箋）此言君今遇我薄，其食我纔足耳。于嗟乎不承權輿。（毛傳）承繼也。權輿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毛傳）四簋黍稷稻粱。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章五句。愚按此詩終秦，便有坑儒之漸。又按子貢詩傳以秦詩爲國風之終，明知諸國必折而入于秦也。猶尚書殿秦誓之意。先儒謂其楚無詩，而秦詩不削，次于齊晉，以爲夫子早見其兆。豈知詩傳之次，更若此乎。繼周之爲秦，刪書詩者早已了然于胸，康節槩論及于書，而未及詩耳。

雅

小大雅譜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大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于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以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

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于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也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亂甚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小正〔考補正小正三十三篇。附音正。毛本作雅。乃借爲雅字。〕

傳周公制禮作樂。用之燕饗。有小正焉。

淳崔鳴□□所以修身也。〔測〕序以爲誨宣王。朱子謂爲陳善納誨之詞。似亦相承之說。傳以爲周公制作。且冠於小正之首。其義深矣。余嘗以爲未嘗不是陳善納誨。而陳善納誨不足以盡之。乃帝王之全學。聖賢之能事。亦有見於其義之難窮耳。今由修身之說而窮之。誠于崔鳴而有得焉。則真心實理。潑地彌天。實踐眞修。足此通彼。修身之能事畢矣。然未有不如此而可謂之修身者。而修身猶未易言也。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易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大學一書。于好惡惡美之際尤諄諄焉。嗚呼。崔鳴所以修身。其互發之旨乎。

序鶴鳴。誨宣王也。〔鄭箋〕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毛傳〕興也。皐。澤也。言身隱而名著。〔鄭箋〕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興。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毛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渚。〔鄭箋〕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

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毛傳〕何樂于彼園之觀乎。蘀。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蘀。〔鄭箋〕之。往。爰。曰也。言所以之彼園而觀者。人曰有樹檀。檀下有蘀。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他山之石。可以爲錯。〔毛傳〕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鄭箋〕他山。喻異國。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鄭箋〕天高遠也。魚在于渚。或潛在淵。〔鄭箋〕時寒則魚去渚逃於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毛傳〕穀。惡木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此傳者所之篇名後上依傳次詩不再述傳

毛傳攻。錯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傳鹿鳴。伐木。青莪。隰桑。白駒。皆所以燕賢也。

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鄭箋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毛傳興也。苹萍也。鹿得萍。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鄭箋苹藾蕭也。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毛傳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

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鄭箋承猶奉也。書曰。篚厥玄黃。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毛傳周至。行道也。鄭箋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

丁虛道毛示愛好我周示民以至美之道矣朱子從之鄭說殊非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毛傳蒿菣也。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毛傳恌愉也。是則是傚。言可法傚也。鄭箋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愉於禮義。是乃君子所法傚。言其賢也。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毛傳敖。遊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毛傳芩草也。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毛傳湛樂之久。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毛傳燕安也。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鹿鳴三章。章八句。

序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毛傳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嚶嚶

驚懼也。鄭箋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友道。故連言之。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毛傳幽深。喬高也。鄭箋遷徙也。謂鄉時之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毛傳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鄭箋嚶其鳴矣。遷處高木者。求其友聲。求其尚在深谷者。其相得則復鳴嚶嚶然。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毛傳矧況也。鄭箋相視也。鳥尚知居高木呼其友。況是人乎。可不求之。神之聽之。終

和且平。鄭箋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平，齊等也。此言心
誠求之。神若聽之，使得如志，則友終相與和而齊功
也。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毛傳許許，柿貌。以筐曰釃，以藪
曰湑。藇，美貌。鄭箋此言許許者，伐木許許之人，今則有
酒而釃之。本其故也。既有肥羜，以速諸父。毛傳羜，未
成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
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
鄭箋速，召也。有酒有羜，今以召族人飲酒。寧適不來，
微我弗顧。毛傳微，無也。鄭箋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

言我不顧念也。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毛傳粲，鮮明貌。
圓曰簋。天子八簋。鄭箋粲然已灑埽矣。陳其黍稷矣。
謂爲食禮。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毛傳咎，過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毛傳衍，美貌。鄭箋此言伐木于
阪亦有之也。籩豆有踐，兄弟無遠。鄭箋踐，陳列貌。兄
弟，父之黨，母之黨。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毛傳餱，食也。
鄭箋失德，謂見謗訕也。民尚以乾餱之食獲愆過於
人，况天子之饌，反可以恨兄弟乎。故不當遠之。有酒
湑我，無酒酤我。毛傳湑，莤之也。酤，一宿酒也。鄭箋酤

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也。王有酒則沛茜之。王無酒
酤買之。要欲厚于族人。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毛傳蹲
蹲，舞貌。鄭箋爲我擊鼓坎坎然，爲我興舞蹲蹲然。謂
以樂樂己。迨我暇矣，飲此湑矣。鄭箋迨，及也。此又述
王意也。王曰，及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湑酒。欲其無不
醉之意。
伐木六章，章六句。愚按鄭解伐木，謂昔日未居位
爲農，親有是事，而所飲酒者，即是其伐木之人。亦
大奥矣。疏以鄭爲追本文王幼少之時。夫文王是
諸侯之子，即使在大王時亦是世子之子。與舜起

匹夫不同，安有身親伐木，而僻居大位，後飲其昔
侶者哉。漢儒之附會鑿而陋如此。不如只作泛興
爲長。毛無明文，然既以爲興，便非鄭說矣。
序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
樂之矣。鄭箋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
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毛傳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
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
莪，菁菁然。鄭箋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也。既
見君子，樂且有儀。鄭箋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

也。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毛傳 中沚。沚中也。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毛傳 喜。樂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毛傳 中陵。陵中也。既見君子。錫我百朋。鄭箋 古者貨貝。五貝為朋。錫我百朋。得祿多。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毛傳 楊木為舟。載沉亦沉。載沉亦浮。鄭箋 舟者沉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才無所廢。既見君子。我心則休。鄭箋 休者。休休然。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愚按序與毛鄭。皆以君子

為人君。而既見者。乃賢才之得見君也。傳為燕賢。則君子正與嘉賓同。朱注億而中矣。

序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毛傳 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利人。鄭箋 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蔭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正以隰桑興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鄭箋 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位。喜樂無度。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毛傳 沃。柔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毛傳 幽。黑色也。既見君子。德音孔膠。毛傳 膠。固也。鄭箋 君子在位。民附仰之。其教令之行。甚堅固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鄭箋 遐。遠。謂。勤。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隰桑四章章四句。愚按此詩語氣。正與菁莪相似。有美無譏。止因篇次在後。遂以為刺幽王。而曲為之說。朱子以為喜見君子之詩。雖已得之。而不能知其篇次在此。今從傳類列。可謂得其所矣。

序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鄭箋 刺其不能留賢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毛傳 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縶。絆。維。繫也。鄭箋 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永今朝。愛之欲留之。所謂伊人。於焉逍遙。鄭箋 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乘白

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遊息乎思之甚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毛傳藿。猶苗也。夕。猶朝也。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毛傳賁。飾也。鄭箋願其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毛傳爾公爾侯耶。何為逸樂無期以反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毛傳慎。誠也。鄭箋誠女優游使待時也。勉女遁思。度已終不得見。自訣之詞。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毛傳空。大也。生芻一束。其人如玉。鄭箋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

人。其德如玉然。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鄭箋毋愛女聲音而有遠我之心。以恩責之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愚按此詩向在祈父黃鳥之間。故以為宣王時詩而留賢如此之懇。又非所望於宣王也。不得不通其說。予刺若設為王言者然。以見王不能如此。所以刺也。朱子直作留賢。以為出自王者之口。則賢者何為不可留乎。義不可通。今傳與鹿鳴諸篇齊列。同作燕賢。則白駒空谷。自然招隱之章矣。向之所疑。皆可氷釋。

傳常棣燕兄弟也。

袁仕鳳注左傳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

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鄭箋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

左傳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毛傳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鄭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古聲

不拊同。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毛傳聞常棣之言為今也。鄭箋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毛傳威。畏。懷。思也。鄭箋死喪可怖畏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原隰裒矣。兄弟求矣。毛傳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鄭箋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毛傳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鄭箋雝渠

以良朋爲 雖同門是 處時際

古籀明音 義云填古 聲塵同文 也

兄弟不如 友生言人

情之變甚 若正言則 無味以下 之兩皆不 勝衆十

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
猶兄弟之於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毛傳況，茲。永，
長也。鄭箋每有，雖也。良，善也。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
門來。茲對之長嘆而已。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毛傳鬩，很也。鄭箋禦，禁。務，侮
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侮也。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毛
傳烝，填。戎，相也。鄭箋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久
也猶無相助己者。古聲填寘塵同。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毛傳兄弟
尚恩。怡怡然。朋友尚義。切切然。鄭箋平，猶正也。安寧

傳詩嫡冢 卷之九 小雅 十二 常棣

之時。以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毛傳儐，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
謂之飫。鄭箋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
飫禮焉。聽朝爲公。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毛傳九族會
曰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尚毛。鄭箋九族從已上
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屬者。以昭穆相次序。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鄭箋好合，志意合也。合者，如鼓
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
亦從后於房中。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毛傳翕，合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毛傳帑，子也。鄭箋族人和。則得
保樂其家中之大小。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毛傳究，深。
圖，謀。亶，信也。鄭箋女深謀之。信其如是。

常棣八章。章四句。愚按此詩之云召穆公。猶關雎
之爲刺康王。乃是重歌之。非始作之也。於常棣益
信關雎。

傳 頍弁。燕親戚也。

序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
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鄭箋戾，虐也。暴戾，
謂其政教如雨雪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毛傳興也。頍，弁貌。弁，皮弁也。鄭

傳詩嫡冢 卷之九 小雅 十三 頍弁

箋實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
其宜以燕而弗爲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
朝皮弁。以日視朝。爾酒既旨。爾殽既嘉。鄭箋旨，嘉皆
美也。女酒已美矣。女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
也。言其知具其禮而弗爲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鄭
箋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
與王無他。言至親。又刺其弗爲也。蔦與女蘿。施于松
柏。毛傳蔦，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喻諸公非自有
尊，託王之尊。鄭箋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
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己之將危亡也。未見

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毛傳奕奕然無所薄也。鄭箋君子。斥幽王也。幽王久不與諸公宴。諸公未得見幽王之時。懼其將危亡。已無所依怙。故憂而心奕奕然。故言我若得見幽王。諫正之。則庶幾其變改。意解懌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鄭箋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毛傳時。善也。豈伊異人。兄弟具來。鄭箋具。猶來也。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毛傳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鄭箋阜。猶多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毛傳霰。暴雪也。鄭箋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喻幽王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鄭箋王政既衰。我無所依怙。死亡無有日數。能復幾何與王相見也。且今夕喜樂此酒。此乃王之宴禮也。刺幽王將喪亡。哀之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愚按說者謂朱子不從小序。

一作不擇　斧斤入山　林

則此詩幾于伐木行葦之篇。今觀傳說及篇次如此。則朱子之見。固不謬也。經本次第自異耳。蔡邕石經此詩亦列于常棣之次

傳魚麗嘉魚。燕饗皆所以燕大臣也。

序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鄭箋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告於神明者。于祭祀而歌之。

魚麗于罶。鱨鯊。毛傳麗。歷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鱨。揚也。鯊。鮀也。太平而後微物眾多。取之有時。用之

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君子有酒。旨且多。鄭箋酒美而此魚又多也。

魚麗于罶。魴鱧。毛傳鱧。鯛也。君子有酒。多且旨。鄭箋酒多而此魚又美也。

魚麗于罶。鰋鯉。毛傳鰋。鮎也。君子有酒。旨且有。鄭箋酒美而此魚又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鄭箋魚既多又善。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鄭箋魚既美又齊等。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鄭箋魚既有又得其時。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鄭箋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毛傳江漢之間魚所產也。罩罩籗也。鄭箋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言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亦遲之也。遲之者。

謂至誠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鄭箋君子。斥時在位者也。式。用也。用酒與賢者燕飲而樂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毛傳汕汕。樔也。鄭箋樔者。今之撩罟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毛傳衎。樂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毛傳興也。纍。蔓也。鄭箋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鄭箋綏。安也。與嘉賓燕飲而安之。鄉飲酒曰。賓以我安。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毛傳鵻。壹宿之鳥。鄭箋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鄭箋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序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鄭箋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毛傳幡幡。瓠葉貌。庶人之菜也。鄭箋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菹也。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為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義也。酒既成。先與父

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食而曰嘗者。以其為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易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毛傳毛曰炮。加火曰燔。獻。奏也。鄭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為酌名。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毛傳炕火

曰炙。酢，報也。〔鄭箋〕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毛傳〕醻，道飲也。〔鄭箋〕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

瓠葉四章，章四句。愚按此詩語意無刺，篇次在後，不得已而云刺耳。今傳在魚麗、南有嘉魚之列，則朱子所云燕飲之詩，誠得之矣。

〔傳〕南山有臺，天保大臣所以報王也。

〔序〕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

基矣。〔鄭箋〕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趾。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毛傳〕臺，夫須也。萊，艸也。〔鄭箋〕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毛傳〕基，本也。〔鄭箋〕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于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為國家之本，得壽考之福。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鄭箋〕光，明也。政教明，有榮曜。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鄭箋〕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毛傳〕栲，山樗。杻，檍也。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毛傳〕眉壽，秀眉也。〔鄭箋〕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茂，盛也。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毛傳〕枸，枳枸。楰，鼠梓。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毛傳〕黃，黃髮也。耇，老。艾，養。保，安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序〕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

報其上焉。〔鄭箋〕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歸美於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毛傳〕固，堅也。〔鄭箋〕保，安。爾，女也。女王也。天之安定女，亦甚堅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毛傳〕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除，開也。〔鄭箋〕單，盡也。天使女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皆開出以予之。

俾爾多益，亦莫不庶。〔毛傳〕庶，衆也。〔鄭箋〕莫，無也。使女每物益多，以是故無不衆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毛傳〕戩，福。

穀。祿。盤。盡也。鄭箋天使女所福祿之人。謂羣臣也。其
舉事盡得其宜。受天之多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鄭
箋遐。遠也。天又下予女以廣遠之福。使天下溥蒙之
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鄭箋興。盛也。無不盛者。使萬物
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毛傳
言廣厚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鄭箋此言
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鄭箋川
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也。萬物之收。皆增多也。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毛傳吉。善。蠲。絜也。饎。酒食也。享。

獻也。鄭箋謂將祭祀也。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毛傳春
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事也。鄭箋公。先公。謂
后稷至諸盩。君曰卜爾。萬壽無疆。毛傳君。先君也。尸
所以象神。卜。予也。鄭箋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
辭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毛傳弔。至。詒。遺也。鄭箋神至者。
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謂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毛傳質。成也。鄭箋成。平也。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
而已。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箋黎。衆也。羣衆百姓。徧爲女之德。言則而象之。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毛傳恒。弦。升。出也。言俱進也。鄭
箋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如南山之壽。不騫
不崩。毛傳騫。虧也。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鄭箋或
之言有也。如松柏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
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傳煌煌者華。遣使臣也。
序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
華也。鄭箋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
則爲不辱命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毛傳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
下濕曰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
高下易其色。鄭箋無遠無近。維所之則然。駪駪征夫。
每懷靡及。毛傳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懷。
和也。鄭箋春秋外傳曰懷私爲每懷也。和當爲私。衆
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
將無所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鄭箋如濡。言鮮澤也。載馳載驅
周爰咨諏。毛傳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
鄭箋爰。於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

於是訪問求善道也。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毛傳：言調忍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毛傳：咨事之難易爲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毛傳：咨禮義所宜爲度。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毛傳：陰白雜毛曰駰。均，調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詢。毛傳：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鄭箋：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傳　四牡，勞使臣之勤也。

序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鄭箋：文王爲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毛傳：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毛傳：盬，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鄭箋：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毛傳：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毛傳：遑，暇。啓，跪。處，居也。臣受命舍幣于禰乃行。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毛傳：鵻，夫不也。鄭箋：夫不，鳥之慤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止于栩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厲之。王事靡

盬，不遑將父。毛傳：將，養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毛傳：杞，枸檵也。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毛傳：駸駸，驟貌。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毛傳：諗，念也。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而尊不至。鄭箋：諗，告也。君勞使臣，述叙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人之思，恒思親者，再言將母，亦其情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愚按：左傳襄四年，穆叔如晉，晉

矦饗之歌鹿鳴之三，謂鹿鳴四牡皇華也。正合毛本。今傳次則在此，然遺而後勞，又似傳之次為得當者。豈當晉歌時猶在夫子未正雅頌之先，而子貢作傳乃在夫子自衛反魯之後，故與先時之篇次異乎。

傳 杕杜。勞戍也。

序 杕杜，勞還役也。鄭箋 役，戍役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毛傳 興也。睆，實貌。杕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王事靡盬，繼嗣我日。鄭箋 嗣，續也。王事無不堅固，我行役續嗣其

日，謂常若無休息。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鄭箋 十月為陽。遑，暇也。婦人思望其君子。陽月之時，已憂傷矣。征夫如今已閒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故序其男女之情以說之。陽月而思望之者，以初時云歲亦莫止。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鄭箋 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毛傳 室家踰時則悲。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鄭箋 杞非[illegible]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毛傳 檀車，役車也。幝幝，敝貌。痯痯，罷貌。鄭箋 不遠者，言其來，喻路近。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鄭箋 匪，非。疚，病也。君子至期不裝載，意不為來，我念之，憂心甚病。期逝不至，而多為恤。毛傳 逝，往。恤，憂也。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毛傳 卜之，筮之，會人占之。邇，近也。鄭箋 偕，俱。會，合也。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為近，征夫如今近耳。

杕杜四章，章七句。

傳 豳風，陳農政也。續說 成王初立，周公慮其年幼，未

知稼穡之艱難，故作此詩，令朦瞽日夜誦歌於王側以訓之。其後因用為農桑之業，所謂豳正，此篇是也。齊韓毛鄭錯于變風。測 此即七月之詩，序以七月名篇，傳以豳風名篇，總之民事之艱難。王業之根本也。嘗疑豳何以為國風，謂之國風者，天子巡狩至於其國，太師陳詩以考其風俗，如是之謂國風。豳之先豈屬於周天子而有豳詩陳於周天子為豳原耶。且觀其章何煩複，體裁莊重，與列國之詩絕不相類，每求之不得其解。又且并周公東征諸詩，亦皆以為豳詩，是用忡忡於中，無以自釋。

今傳以豳風爲小正一篇之名捧而讀之殆如發覆夫所謂豳風者周公以成王年幼不知稼穡之艱難故舉先世發跡於豳憂勤農事漸磨成俗者著爲詩篇付之歌誦使成王聞之瞿然而悟王業之所由成者如此故謂之豳風故曰亦至陳農政也後因用爲農桑之樂遂謂之豳雅昇豳風云者非若衛風齊風唐風云云也後之人不察其流傳之誤徑以小雅豳風一篇之名目爲豳國之風與十五國風同類而並列之亦外謬甚矣朱子於孟子民事不可緩引詩處訓爲豳風七月之篇亦以

流傳之誤未之察耳

序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鄭箋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居東都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毛傳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鄭箋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二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毛傳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觱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氣也鄭箋褐毛布也卒終也此二正之月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將何以終歲乎是故八月則當績也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父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毛傳三之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脩耒耜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鄭箋同猶俱也喜讀爲饎饎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饟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言勸其事又愛其吏也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鄭箋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作此也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

柔桑毛傳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墻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鄭箋載之言則也陽溫也溫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毛傳遲遲舒緩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與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鄭箋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豳風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毛傳〕薍爲萑葭爲葦豫蓄萑葦
可以爲曲也〔鄭箋〕將言女功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
此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毛傳〕斨
方銎也遠枝遠也揚條揚也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荑
桑也〔鄭箋〕條桑落采其葉也女桑少枝枝也長條不枝
落者束而采之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
孔陽爲公子裳〔毛傳〕鵙伯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
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
裳〔鄭箋〕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
物之候從其氣焉凡染者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爲

公子裳厚於其所貴者說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毛傳〕不榮
而實曰秀葽葽草也蜩螗也穫禾可穫也隕墜蘀落
也〔鄭箋〕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秀葽也鳴蜩
也穫禾也隕蘀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
自秀葽始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毛傳〕于
貉謂取狐狸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鄭
箋〕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狐狸以共尊者言此者
時寒宜助女功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
豜于公〔毛傳〕纘繼功事也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

公之小獸私之〔鄭箋〕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
田也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也豕生三曰豵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毛傳〕斯螽蚣蝑也莎
雞羽成而振訊之〔鄭箋〕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
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
來也穹窒熏鼠塞向墐戶〔毛傳〕穹窮窒塞也向北出
牖也墐塗也庶人蓽戶〔鄭箋〕爲此四者以備寒嗟我
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鄭箋〕曰爲改歲者歲終而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墐
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止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
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毛傳〕鬱棣屬薁蘡薁也剝擊也
春酒凍醪也眉壽豪眉也〔鄭箋〕介助也既以鬱薁及
棗助男功又穫稻而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豳
雅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
夫〔毛傳〕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鄭箋〕瓜
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荼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男
養農夫之具
九月築場圃〔毛傳〕春夏爲圃秋冬爲場〔鄭箋〕場圃同

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毛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穋。〔鄭箋〕納。內也。治於場而內之囷倉也。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毛傳〕入爲上。出爲下。〔鄭箋〕既同。言已聚也。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於是時。男之野功畢。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毛傳〕宵。夜。綯。絞也。〔鄭箋〕爾。女也。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毛傳〕乘。升也。〔鄭箋〕亟。急。乘。治也。七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祈來年百穀于公社。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毛傳〕冰盛水腹。則命取冰于山林。沖沖。鑿冰之意。凌陰。冰室也。〔鄭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周禮凌人之職。夏頒冰掌事。秋刷。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毛傳〕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場。功畢入也。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鄭箋〕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毛傳〕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疆。竟也。〔鄭箋〕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是謂豳頌。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愚按。傳以此詩篇名豳風。而入正小雅。於義名當矣。鄭不悟其因風字而錯于風而從間有豳雅之說。遂以一詩而分風雅頌三體用乃太史之繫耶。

傳南山楚茨甫田皆所以勸農也。

序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

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毛傳〕甸。治也。畇畇。墾辟貌。曾孫。成王也。〔鄭箋〕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佃。言成王乃遠修禹之功。今王反不修其業乎。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八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去。我疆我理。〔毛傳〕疆。經界也。理。分地理也。南東其畝。〔毛傳〕或南或東。上天同雲。雨雪雰雰。〔毛傳〕雰雰。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毛傳〕小雨曰霢霂。〔鄭箋〕

成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旣霑旣足。生我百穀。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毛傳）埸。畔也。翼翼。讓畔也。彧彧茂盛貌。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鄭箋）斂稅曰穡。畀。予也。成王以黍稷之稅爲酒食。至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賓。所以敬神也。敬神則得壽考萬年。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毛傳）剝瓜爲菹也。（鄭箋）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爲菹。貴四時之

異物。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鄭箋）皇。君。祜。福也。獻瓜菹於先祖者。順孝子之心也。孝子則獲福。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毛傳）周尚赤也。（鄭箋）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毛傳）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鄭箋）毛。以告純也。膋。脂膏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毛傳）烝。進也。（鄭箋）旣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鄭箋）皇之言暀也。先祖之靈。歸暀是孝孫而報之以福。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序）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鄭箋）田萊多荒。茨棘不除也。饑饉。倉庾不盈也。降喪。神不與福助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毛傳）楚楚茨棘貌。抽。除也。（鄭箋）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自古之人。何乃勤苦爲此事乎。我將得黍稷焉。言古者先

王之政。以農爲本。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旣盈。我庾維億。（毛傳）露積曰庾。萬萬曰億。（鄭箋）黍與與。稷翼翼。蕃廡貌。陰陽和。風雨時。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充滿矣。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毛傳）妥。安坐也。侑。勸也。（鄭箋）享。獻。介。助。景。大也。以黍稷爲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旣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所以助孝子受大福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

毛傳濟濟蹌蹌言有容也享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
陳于牙或齊于肉鄭箋有容言威儀敬慎也冬祭曰
烝秋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
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祝
祭于祊祀事孔明毛傳祊門內也鄭箋孔甚也明猶
備也絜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
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先祖是皇神
保是饗毛傳皇大保安也鄭箋皇暀也先祖以孝子
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暀之其鬼神又安而享其祭
祀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鄭箋慶賜也疆竟

界也。
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毛傳爨饔爨廩爨也
踖踖言爨竈有容也燔取膟膋炙炙肉也鄭箋燔燔
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為之於爨必取肉
也肝也肥碩美者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毛
傳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豆謂肉羞庶羞也繹而賓
尸及賓客鄭箋君婦謂后也凡適妻稱君婦事舅姑
之稱也庶腹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必取肉
物肥腯美者也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毛傳
、、、、、、
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度法度也獲得時也鄭箋始主

人酌賓為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醻至
旅而爵交錯以徧卒盡也古者於旅也語神保是格
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毛傳格來酢報也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毛傳熯敬
也善其事曰工賚予也鄭箋我我孝孫也式法莫無
愆過徂往也孝孫甚敬矣於禮法無過者祝以此故
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苾
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毛傳幾期式
法也鄭箋卜予也苾苾芬芬有馨香矣女之以孝敬
享祀也神乃歆嗜女之飲食今予女之百福其來如

有期矣多少如有法矣此皆嘏辭之意既齊既稷既
匡既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毛傳稷疾勑固也鄭箋
齊減取也稷之言即也永長極中也嘏之禮祝徧取
黍稷牢肉擩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
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詞以勑之又曰長賜女以
中和之福是為是億言多無數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毛傳致告
告利成也鄭箋鍾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
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也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
以利成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毛

傳皇大也。鄭箋具皆也。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尸稱君尊之也。神安歸者歸於天也。諸宰君婦廢徹不遲。鄭箋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不遲以疾為敬也。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毛傳燕而盡其私恩。鄭箋祭祀畢歸賓客豆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毛傳綏安也。安然後受福祿也。將行也。鄭箋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以安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女

之備蓋已行。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鄭箋小大猶長幼也。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乃歆嗜君之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辭。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毛傳替廢。引長也。鄭箋惠順也。甚順於禮。且得其時。維君德能盡之。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序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鄭箋刺者。刺其倉廩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毛傳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鄭箋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毛傳尊者食新。農夫食陳。鄭箋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豐年之法如此。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毛傳耘除草也。耔雝本也。鄭

箋今者。今成王之法也。使農人之南畝。治其禾稼。功至力盡。則薿薿然而茂盛。於古言稅法。今言治田。互辭。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毛傳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鄭箋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義相講肄。以進其為俊士之行。

以我齊明。以我犧羊。以社以方。毛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箋以潔齊盛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我田既臧。農夫之慶。鄭箋臧善也。我田事已善。

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毛傳田祖。先嗇也。穀。善也。鄭箋御。迎。介。助。穀。養也。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以求甘雨。佑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鄭箋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爲饟。饁。饟。饋也。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爲饎。饎。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

傳詩彙纂　卷之九　小雅　甫田

難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攘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毛傳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毛傳敏。疾也。鄭箋禾治而竟畝。成王則無所恚怒。謂此農夫能且敏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毛傳茨。積也。梁。車梁也。京。高丘也。鄭箋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上古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鄭箋成王見禾穀之稅。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是言年豐。收拾踰前也。黍稷稻梁。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鄭箋慶。賜也。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既有黍稷。加以稻梁。報者。爲之求福助於八蜡之神。萬壽無疆竟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傳大田。農夫所以報上也。

序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鄭箋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蟲災害穀。風雨不時。萬民饑饉。矜寡無所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鄭箋大田。謂地肥美。

傳詩彙纂　卷之九　小雅　大田

可墾耕。多爲稼。可以授民者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而事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毛傳覃。利也。鄭箋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菑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菑。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毛傳庭。直也。鄭箋碩。大。若。順也。民既熾菑。則播其衆穀。衆穀生盡條直茂大。成王於是則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毛傳實未堅者曰皁。

稂。童梁也。莠，似苗也。鄭箋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毛傳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鄭箋此四蟲者，傷害我田中之穉禾，故明君以正己而去之。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毛傳炎火，盛陽也。鄭箋螟螣之屬，盛陽氣嬴則生之。今明君為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自消亡。

有渰萋萋，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毛傳渰，雲興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也。鄭箋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令天主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毛傳秉，把也。鄭箋成王之時，百穀既多，種同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斂不穫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為利。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鄭箋喜，讀為饎。饎，酒食也。成王出觀農事，饋食耕者以勸之也。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勞倦之爾。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毛傳騂，牛也。黑，羊豕也。鄭箋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愚按以上四篇俱為農事，語意相類，無一字涉刺者。小序止以在變小雅中，不得不以為陳古而刺今。朱子不用序說良是，然不能考正其篇次，則以盛世豐穰之詩，而置之亂極之後，殊為無謂。今從傳本次列，則風之後，盡為勸農，而農人以大田相答。一覽之餘，釋疑盡除矣。蘇氏曰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

上。若以芥前篇之意，正與傳合。而亦似未見傳者。

[illegible]本作祈

傳斯干，落親宮也。

序斯干，宣王考室也。鄭箋考，成也。德行國富，人民殷眾而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群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毛傳興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幽，深遠也。鄭箋興者，喻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毛傳苞，本也。鄭箋言時民殷眾，如

竹之木生矣。其伎好。又如松柏之暢茂矣。兄及弟矣
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毛傳】猶。道也。【鄭箋】猶。當作瘉。瘉
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
似續妣祖。【毛傳】似。嗣也。【鄭箋】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
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築
室百堵。西南其戶。【毛傳】西鄉戶。南鄉戶也。【鄭箋】此築
室者。謂築燕寢也。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
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
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
爾。爰居爰處爰笑爰語。【鄭箋】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

於是笑。於是語。言諸寢之中。皆可安樂。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毛傳】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橐
橐。用力也。【鄭箋】約。謂縮板也。椓。謂擣土也。風雨攸除。
鳥鼠攸去。君子攸芋。【毛傳】芋。大也。【鄭箋】芋。當作幠。幠。
覆也。寢廟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
致。則鳥鼠之所去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
如跂斯翼。【毛傳】如人之跂竦翼爾。如矢斯棘。如鳥斯
革。【毛傳】棘。稜廉也。革。翼也。【鄭箋】棘。戟也。如人挾弓矢。
戟其肘。如鳥夏希革。張其翼時。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毛傳】躋。升也。【鄭箋】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
翬。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也。翬者。鳥
之奇異者也。故以成之焉。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
祭祀之時。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毛傳】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
大也。【鄭箋】覺。直也。噲噲其正。噦噦其冥。【毛傳】正。長也。
冥。幼也。【鄭箋】噲噲。猶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煟煟也。
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煟煟然。者。皆寬
明之貌。君子攸寧。【鄭箋】此章上於寢。君子所安燕息
之時。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鄭箋】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

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落之。乃寢乃興。
乃占我夢。【毛傳】言善之應人也。【鄭箋】興。夙興也。有善
夢則占之。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鄭箋】熊羆
之獸。虺蛇之蟲。此四者夢之吉祥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鄭箋】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熊羆在
山。陽之祥也。故爲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
女。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毛傳】半珪
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鄭箋】男子生而臥於

牀。尊之也。裳晝日衣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也。玩以瑱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漸。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鄭箋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室家。一家之內。宣王將生之子。或且為諸侯。或且為天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毛傳裼。褓也。瓦紡塼也。鄭箋卧於地。卑之也。裼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紡塼。習其一有所事也。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毛傳婦人質無威儀也。罹憂也。鄭箋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愚按此篇朱子以為未有以見其必為宣王之詩。故但言築室既成而落之。詩故亦曰雅自祈父以下。宜德日衰。未久而內。未久而東矣。安得考室之詩乎。蓋成王作洛周公賦詩。首以兄弟相好致祝。懲管蔡之禍也。成王時蓋新婚。故并祝其生育之蕃。且戒其生女以無非無儀。又懲妲己亡殷之事也。前後間斷無所附麗。故錄于此。此皆未見詩傳而以意度之也。今傳列之正小雅而為落新宮。則信乎非宣王之詩。而制于與詩。故之說皆得矣。又儀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朱子謂恐即此詩。然未有明證。今蕭之於傳文其為此詩無疑既與鹿鳴同歌則為周公所定。而非宣王益明矣。

傳鴻雁懷流人也。測與序略世逈絕。然亦未有他考。定其是非。

序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鄭箋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為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為是務。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毛傳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鄭箋鴻鴈知辟陰陽寒暑。興者。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毛傳之子。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鄭箋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有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焉。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毛傳矜。憐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鄭箋爰曰也。王之意不徒使此為諸侯之事。與安集萬民而已。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賙餼

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毛傳中澤澤中也鄭箋鴻鴈之
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
今見還定安集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毛傳一丈爲板
五板爲堵鄭箋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屋
築墻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春秋傳曰五板爲
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雖則劬勞其究安
宅毛傳究窮也鄭箋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
有安居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毛傳未得所安集則嗷嗷然鄭

箋此之子所未至者維此哲人謂我劬勞鄭箋此哲
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我之子自我也維彼
愚人謂我宣驕毛傳宣示也鄭箋謂我役作衆民爲
驕奢
鴻鴈三章章六句愚按此篇朱子亦謂未有以見
其爲宣王之詩今觀傳語果然從傳則之子宜從
毛鄭指侯伯卿士之勞來者爲是歐陽氏亦云之
子指使臣也
傳蓼蕭常常者蓼湛露彤弓采芑采菽皆天子之燕
諸侯也

序蓼蕭澤及四海也鄭箋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
四海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虞書曰
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毛傳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湑
湑然蕭上露貌鄭箋興者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
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
澤不爲遠國則不及也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毛傳輸
寫其心也鄭箋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
也我心寫者輸其情意無留恨也燕笑語兮是以有
譽處兮鄭箋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

其所是以稱揚盛美使聲譽常處天子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毛傳瀼瀼露蕃貌既見君子爲
龍爲光毛傳龍寵也鄭箋爲龍爲光言天子恩澤光
耀被及已也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毛傳爽差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毛傳泥泥沾濡也既見君子孔
燕豈弟毛傳豈樂弟易也鄭箋孔甚燕安也宜兄宜
弟令德壽豈毛傳爲兄亦宜爲弟亦宜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毛傳濃濃厚貌既見君子鞗革
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毛傳鞗轡也革轡首也沖
沖垂飾貌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鄭箋此說天子之車

四句與裳裳首章不異而辭其心寫兮論此詩求以言子刺亦他附會

餘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攸。所也。

蓼蕭四章。章四句。愚按鄭氏以既見君子爲朝見天子。則是諸侯領天子。非天子燕諸侯矣。從傳說宜。用朱解爲長。裳裳者華之子放此。

序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鄭箋古者古昔明王時也。小人。斥今幽王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毛傳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鄭箋興者。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湑然於下。喻臣

也。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鄭箋覯。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則我心所憂寫而去矣。我心所憂既寫。是則君臣相與聲譽常處也。憂者。憂讒諂並進。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毛傳芸。黃盛也。鄭箋華芸然而黃。明王德之盛也。不言葉。微見無賢臣也。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鄭箋章。禮文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政有禮文法度。則我有慶賜之榮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鄭箋華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興明王之德。時有駁而不純。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毛傳言世祿也。鄭箋我得見明王德之駁者。雖無慶譽。猶能免於讒諂之害。守我先人之祿位。乘其四駱之馬。六轡沃若然。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毛傳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鄭箋君子。斥其先人也。多才多藝。有禮於朝。有功於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毛傳似。嗣也。鄭箋維。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嗣之。今遇讒諂並進而見絕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愚按此及桑扈采菽亦以篇次在後。不序盡爲刺詩。今與蓼蕭湛露並列。無

可疑矣。

序湛露。天子燕諸侯也。鄭箋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毛傳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乾。鄭箋興者。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義有似醉之貌。諸侯旅酬之則猶然。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毛傳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

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鄭箋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爾族人猶羣臣也其醉不出不醉出猶諸侯之儀也飲酒至夜猶云不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儀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毛傳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鄭箋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異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于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鄭箋杞棘也異類喻庶姓諸侯也令善也無不善其德言飲酒不至於醉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毛傳離離垂也鄭箋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也其實離離喻其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飲酒不至於醉徒善其威儀而已謂陔節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鄭箋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毛傳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弨弛貌言我也鄭箋言者謂王策命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我有嘉賓中心貺之毛傳貺賜也鄭箋貺者欲加恩惠也王意慇勤于賓故歌序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鄭箋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朝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毛傳載以歸也鄭箋出載之車也我有嘉賓中心喜之毛傳喜樂也鐘鼓既設一朝

右之毛傳右勸也鄭箋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於爲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毛傳櫜韜也我有嘉賓中心好之毛傳好說也鐘鼓既設一朝醻之毛傳醻報也鄭箋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序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鄭箋動無禮文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毛傳興也鶯然有文章鄭箋興

交猶佼佼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興者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于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毛傳〕胥皆也〔鄭箋〕胥有才智之名也祜福也王者樂臣下有才智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予之以福祿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毛傳〕領頸也君子樂胥萬邦之屏〔毛傳〕屏蔽也〔鄭箋〕王者之德樂賢知在位則能爲天下蔽捍四表患難矣蔽捍之者謂蠻夷率服不侵叛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毛傳〕翰幹憲法也〔鄭箋〕辟君也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爲之楨幹則百辟卿士莫不修德而法象之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毛傳〕戢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鄭箋〕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鄭箋〕兕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觩然陳設而已其飲美酒得柔順中和與共其樂言不無敖而自恣也彼交匪敖萬福來求〔鄭箋〕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以萬福之祿就而求之謂登用爵命加以慶賜

桑扈四章章四句

〔序〕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鄭箋〕幽王徵會諸侯爲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於義事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於無救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毛傳〕興也菽所以芼太牢而待

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鄭箋〕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毛傳〕君子謂諸侯也〔鄭箋〕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爲薄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毛傳〕玄衮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鄭箋〕及與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黼黻絺衣也諸侯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上之賜惟用有文章者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毛傳〕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鄭箋言我也芹菜也可以為葅亦所用待君子也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尚潔清也周禮芹葅鴈醢君子來

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毛傳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鄭箋屆極也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為敬且省禍福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驂乘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毛傳諸侯赤芾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紓緩也鄭箋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為

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毛傳申重也鄭箋只之言是也古者天子賜諸侯也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之也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人謀鬼謀也刺今王不然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毛傳蓬蓬盛貌鄭箋此興也柞之幹猶先祖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正以作為輿者作之葉新將生故乃落于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毛傳殿鎮也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毛傳平平辯治也鄭箋率循也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毛傳紼綍也纚緌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鄭箋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綏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毛傳葵揆也膍厚也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毛傳戾至

也鄭箋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

采菽五章章八句

傳瞻彼洛矣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續說以上凡三十三篇皆成康以前之詩多周公所定故子貢作傳所以序之者如此

序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毛傳興也洛宗周溉浸水也泱泱深廣貌鄭箋瞻視也我視彼洛水灌溉以時其澤

浸潤以成嘉穀。興者喻古明王恩澤加於天下。爵命賞賜以成賢者。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鄭箋君子至止者。謂來受爵命者也。爵命爲福。賞賜爲祿。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毛傳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天子六軍。鄭箋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毛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鄭箋此人世子之賢者也。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君子萬年。保其家室。鄭箋德如是則能長安其家室。親家室親安之尤難。安則無篡弒之禍。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鄭箋此人世子之能繼世位者也。其爵命賞賜。盡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也。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愚按說者謂此詩朱子不從小序作思古非成康之盛。不足以當此。何以不列之湛露彤弓之間。此皆未嘗見傳本而云然也。今從傳則朱解爲長矣。且君子若指來受爵命者。則萬年之祝。恐非臣子所敢當。鄭氏於蓼蕭裳華桑扈則以君子之子皆爲天子。而於此篇君子又爲諸侯。互相顚倒。惟以韎韐爲士服。故變其說耳。若從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則傳義與朱說皆協矣。

序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鄭箋交於萬物有道。謂順其性取之以時。不暴夭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毛傳興也。鴛鴦。匹鳥。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鄭箋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性馴耦也。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君子萬年。福祿宐之。鄭箋君子謂明王也。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宐壽考受福祿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毛傳言休息也。鄭箋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

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鄭箋：遐，遠也。遠猶久也。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毛傳：摧，莝也。秣，粟也。鄭箋：摧，今莝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以興於其身亦猶然。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恒日則減焉。此之謂有節也。君子萬年。福祿艾之。毛傳：艾，養也。明王愛國用，自奉養之節如此。故安久為福祿所養也。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鄭箋：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愚按此篇箋解興義，皆有意味。若朱注泥過而無所取義，殊覺詩人每章異語為無謂矣。

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鄭箋：萬物失其性者，王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毛傳：頒，大首貌。魚以依蒲藻為得其性。鄭箋：藻，水草也。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明王之時，魚何所處乎？處于藻。既得其性則肥充。其首頒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其著見。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鄭箋：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乎？處於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方有危亡之禍，而亦豈樂飲酒於鎬京，而無悛心，故以此刺焉。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毛傳：莘，長也。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鄭箋：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愚按以上凡燕諸侯及報天子諸詩，朱子之說皆聯與傳合，惟篇次從毛本錯亂，不能如傳之類列，故起紛紛之疑，譏其不從小序耳。若知傳次了然如此，朱子亦未必遂為廢序受過也。

此下傳之總序并小正也以三十三篇歸合九經而序次因之非惟聖門讀傳拔者詩經有此次大聲哉

傳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修身則道立。續說：在鳴以之尊賢則不惑。續說：鹿鳴、伐木、青莪、隰桑、白駒可見。淵此五詩，如白駒序以為刺宣王，隰桑序以為刺幽王。其餘三詩未有所考為何王之詩。今傳皆以為周公制作，用之尊賢，抑自爽然。觀觀則

詩父昆弟不怨續說常棣頍弁可見測常棣朱子亦以爲燕兄弟之樂序則以爲周公所作然亦直以爲閔管蔡失道非燕享也至頍弁未見以爲出於周公之手者今以此二詩紬繹其語意果甚相類而皆以爲親親燕吾之用誠不爲謬敬大臣則不眩續說嘉魚以下四詩所以禮敬大臣者至矣沃保一篇所以頌祝之者無非引君當道而使之不服也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續說車牟四牡可見子庶民則百姓勸續說伐木以臨其兵采屈是艾南山甫田以勸其農皆所以子庶民也大田一

篇則成民勸矣來百工則財用足續說斯干爲宮室而作亦爲百工之一事也篇中雖無百工財用之詞使非其財用之足與百工之來而駿與此百堵之役則非盛世之事而其民亦且怨之矣柔遠人則四方歸之續說鴻鴈以之蓋成王之時殷奄那鄘庸用其民周征平之而流民歸之是亦其一端也懷諸侯則天下畏之續說蓼蕭至魚藻九篇則所以懷所以畏者皆可考矣斯周道之所以正乎續說子貢言此三十三篇所以爲正小正者以周王能盡九經之道爾

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序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序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箋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于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

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序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序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箋此三篇者鄉飲酒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聖門傳詩嫡冢卷之九　終

按六月詩既為中興之雅何傳云發偏什小雅續則得之矣

聖門傳詩嫡冢卷之十

吳興凌濛初輯

雅

小正續〔考補〕續小正十二篇。

傳宣王中興而小正續焉〔續說〕宣王，名靖，厲王子。

傳六月，北伐也。

序六月，宣王北伐也〔鄭箋〕從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

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鄭箋〕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毛傳〕棲棲，簡閱貌也。飭，正也。日月為常，服，戎服也。〔鄭箋〕記六月

共鄭如字王徐音恭

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戎車，革輅之等也，其等有五，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玁狁孔熾，我是用急。〔毛傳〕熾，盛也。〔鄭箋〕此序吉甫之意也。北狄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鄭箋〕于，曰。匡，正也。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毛傳〕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然後用師。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毛傳〕師行三十里。〔鄭箋〕王既成我戎服，將遣之，戒之曰：日行三十里，可以舍息。王于出征，以佐天子。〔毛傳〕出征以佐其為天子也。〔鄭箋〕王曰今女出征伐以

天子之事，禦北狄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毛傳〕修，長；廣，大也。顒，大貌。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毛傳〕奏，為；膚，大；公，功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毛傳〕嚴，威嚴也。翼，敬也。〔鄭箋〕服，事也。言今師之群帥，有威嚴者，有恭敬者，而共典是兵事。言文武之人備。共武之服，以定王國。〔鄭箋〕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於涇陽。〔毛傳〕焦穫，周地，接於玁狁者。〔鄭箋〕匪，非；茹，度也。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言玁狁之來侵，非其所當度為也，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穫，來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織文

鳥章白旆，央央。毛傳鳥章，錯革鳥為章也。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鄭箋織，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皆著焉。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毛傳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鄭箋鉤，盤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啟突敵陳之前行。其制之同異未聞。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毛傳輊，摯。佶，正也。鄭箋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之貌。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毛傳言逐出之而已。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毛傳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鄭箋吉甫，此時大將也。

傳詩嫡冢　卷之十　小雅　十三　六月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毛傳祉，福也。鄭箋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毛傳御，進也。鄭箋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也。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毛傳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鄭箋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

六月六章，章八句。

解二義並強

出車，勞將帥也。

出車，勞還率也。鄭箋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傳出車就馬於牧也。鄭箋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西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車於所牧之地，將使我出征伐。自天子所，謂我來矣。鄭箋自，從也。有人從王所來，謂我以王命召己，將使為將率也。先出戎車，乃召將率，將率尊也。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毛傳僕夫，御夫也。鄭箋棘，急也。王命召己，己即召御夫，使裝載物而往。王之事多難，其召我必急，欲疾趨之，此序其忠敬也。

傳詩嫡冢　卷之十　小雅　十四　出車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毛傳龜蛇曰旐。旄，干旄。鄭箋設旐者，屬之於干旄而建之戎車。將帥既受命行，乃乘馬，牧地在遠郊。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毛傳鳥隼曰旟。旆旆，旒垂貌。憂心悄悄，僕夫況瘁。鄭箋況，茲也。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憂其馬之不正。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毛傳王，殷

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旂旐。朔方近獫狁之國也。彭彭四
馬貌。交龍爲旂。央央。鮮明也。鄭箋王使南仲爲將率。
往築城于朔方。爲軍壘以禦北狄之難。天子命我城
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毛傳朔方。北方也。赫赫
盛貌。襄除也。鄭箋此我我戍役也。戍役築壘。而美其
將率自此出征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
不遑啓居。毛傳塗凍釋也。鄭箋黍稷方華。朔方之地
六月時也。以此時始出壘征伐玁狁。因伐西戎。至春
凍始釋而來反。其間非有休息。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毛傳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
之。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鄭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天
性也。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
之命。則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草蟲
鳴。晚秋之時也。此以其時所見而興之。未見君子。憂
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鄭箋君子斥南仲也。降
下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
薄言還歸。毛傳卉草也。訊辭也。鄭箋訊言。醜衆也。伐

西戎以凍釋時反。朔方之壘息戍役至此時而歸京
師。稱美時物以及其事。喜而詳之也。執其可言問所
獲之衆以歸者。當獻之也。赫赫南仲。玁狁于夷。毛傳
夷平也。鄭箋平者。平之于王也。此時亦伐西戎。獨言
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愚按文王之時。無伐玁狁之事。
昔傳云。三年伐犬戎。史記。文王虞芮質成之明年
伐犬戎。注皆云。昆夷也。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
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
閉門修德而不與戰。疏云。昆夷進來不與戰。明非

退卻伐之也。皆與玁狁無涉。況文王是時。尚爲西
伯。而經竟云天子。毛鄭不得其說。遂以爲威天子
無論革命之亡。主周公不應以入昭代之樂章。而
猶尊稱其命乃爾。師攷大司馬職云。諸侯載旂。軍
吏載旗。文王以諸侯承殷命而不自行。命其屬爲
將率。則南仲止比軍吏。不過載熊虎之旗。不得載
交龍之旂也。詩文直云。自天子所。謂我來矣。王命
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中間無處再
加一西伯斷斷乎天子之宜爲周王。而非殷王。并
非文王。明矣。且文武之臣。四友十亂並無南仲之

爲宣王之詩。常武乃有南仲。鄭氏定以此爲周初之詩。故解南仲大祖云。謂南仲爲大祖。即是太師皇甫。爲南仲之孫。朱子從之。終覺牽强。若如毛公所云。命卿士南仲于大祖之廟爲大將。而大師是皇甫。南仲與皇甫自爲兩人。則彼南仲正即此南仲也。六月爲宣王伐玁狁之詩。而采芑亦云征伐玁狁。今出車采薇勞還之詩。又皆有玁狁。分明即此一事。小序自錯其篇次。而以爲文王時詩。强爲之說。故於義難通耳。今傳次如此。所予可據矣。

【傳】采薇。勞師也。〔測〕古者之於率役。同遣不同勞。即以

此爲遣率役同歌之詩。亦未嘗不可。而傳獨以爲勞。且以爲勞師。必有所據也。且序以爲采薇出車杕杜三詩並用。今以出車采薇之詩。一爲勞將帥。一爲勞師。而杕杜一詩。徑列于正小正子庶民焉。則其迥異殆不可究詰矣。

【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鄭箋〕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戍。守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爲將率。將戍役。禦西戎及北狄之難。歌采薇以遣之。杕杜勤歸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杕杜以休息之。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毛傳〕薇。菜。始生也。〔鄭箋〕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重言采薇者。丁寧歸期也。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鄭箋〕莫。晚也。曰女何時歸乎。亦歲晚之時。乃得歸也。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毛傳〕玁狁。北狄也。〔鄭箋〕北狄。今匈奴也。靡無遑暇。啓。跪也。古者師出不踰時。今薇菜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夫婦之道。不暇跪居者。有

玁狁之難。故曉之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毛傳〕柔。始生也。〔鄭箋〕柔。謂脃脃之時。曰歸曰歸。心亦憂止。〔鄭箋〕憂止者。憂其歸期將晚。憂心烈烈。載飢載渴。〔鄭箋〕烈烈。憂貌。則飢則渴。言其若也。我戍未定。靡使歸聘。〔毛傳〕聘。問也。〔鄭箋〕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未得止息。無所使歸問。言所以憂。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毛傳〕少而剛也。〔鄭箋〕剛。謂少堅忍時。曰歸曰歸。歲亦陽止。〔毛傳〕陽。歷陽月也。〔鄭箋〕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爲陽。王事靡盬。不遑啓處。〔鄭箋〕盬。不堅固也。處。猶居也。憂心孔

疚我行不來毛傳疚病來至也鄭箋我戍役自我也
來猶反也據家曰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毛傳爾華盛貌常常棣也鄭箋
此言彼爾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
彼路斯何君子之車鄭箋斯此也君子謂將率戎車
既駕四牡業業毛傳業業然壯也豈敢定居一月三
捷毛傳捷勝也鄭箋定止也將率之志往至所征之
地不敢止而居處自安也往則庶乎一月之中三有
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毛傳騤騤

彊也騤悴也鄭箋腓當作芘此言戎車者將率之所
依乘戍役之所芘倚四牡翼翼象弭魚服毛傳翼翼
閑也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也魚服魚皮也鄭箋
弭弓反末彆者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骨
也服矢服也豈不日戒玁狁孔棘鄭箋戒警勑軍事
也孔甚棘急也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日
相警戒也玁狁之難甚急豫述其苦以告之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毛傳楊柳
蒲柳也霏霏甚也鄭箋我來戍止而謂始反時也上
三章言戍役次二章言將率之行故此章重序其往

反之時極言其苦以說之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毛傳
遲遲長遠也鄭箋行反在於道路猶飢渴言至苦也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毛傳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
其死
采薇六章章八句
傳采芑南征也
序采芑宣王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毛傳興也芑菜也田
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宣王能新美天下
之士然後用之鄭箋興者新美之喻和治其家養育

其身也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毛傳方叔卿
士也受命而為將也涖臨師眾干扞試用也鄭箋方
叔臨視此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
爾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
承亂羨卒盡起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鄭箋
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翼翼壯健貌路車有奭
簟茀魚服鉤膺鞗革毛傳奭赤貌鉤膺樊纓也鄭箋
茀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文也魚服矢服也鞗革
轡首垂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毛傳鄉所也鄭箋中

鄉，美地名。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鄭箋）交龍爲旂，龜蛇爲旐。此言軍衆將帥之車皆備。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毛傳）軧，長轂之軧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瑲瑲，聲也。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毛傳）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鄭箋）命服者，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毛傳）戾，至也。（鄭箋）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

爰於也，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鄭箋）三稱此者，重師也。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毛傳）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鞠，告也。（鄭箋）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言之。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毛傳）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復長幼也。（鄭箋）伐鼓淵淵，謂戰時進士衆也。至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振，猶止也。旅，衆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毛傳）蠢，動也。蠻荊，荊州之蠻也。（鄭箋）大邦，列國之大也。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毛傳）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壯，大。猶，道也。（鄭箋）猶，謀也。謀，兵謀也。方叔率止，執訊獲醜。（鄭箋）方叔率其士衆，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歸也。

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毛傳）嘽嘽，衆也。焞焞，盛也。（鄭箋）言戎車既衆盛，其威又如雷霆，雖久在外，無罷勞也。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鄭箋）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往征伐蠻荊，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傳　黍苗，城申也。

序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鄭箋）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此恩澤事業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毛傳）芃芃，長大貌。（鄭箋）興者，喻天下之民如黍苗然，宣王能以恩澤育養之，亦如天之有陰雨之潤。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毛傳）悠悠，行貌。（鄭箋）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勸說以先

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毛傳任者
輦者。車者。牛者。鄭箋集猶成也。蓋猶皆也。營謝轉餫
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其
所爲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今
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毛傳徒行
者。御車者。師者旅者。鄭箋步行曰徒。召伯營謝邑。以
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爲旅。
五旅爲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毛傳謝邑
也。鄭箋肅肅嚴正之貌。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美召伯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載寧。毛傳土治
曰平。水治曰清。鄭箋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
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又刺今王
臣無此功而亦心安。
黍苗五章章四句。愚按朱子云。此與大雅崧高相
表裏。正合傳言。竟刺幽王之說爲多事矣。
傳車工吉日。閱武也。刺車工田獵於東都。吉日田獵
於西都。皆所以閱武也。閱武乃中興之事。非驅馳
田獵者矣。
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
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
田獵而選車徒焉。鄭箋東都王城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毛傳攻堅。同齊也。宗廟齊豪。尚
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四牡龐龐
駕言徂東。毛傳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毛傳甫大
也。田者大艾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

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
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
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
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
也。鄭箋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毛傳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囂
囂聲也。維數車徒者爲有聲也。鄭箋于曰也。建旐設
旄搏獸于敖。毛傳敖地名。鄭箋獸田獵搏獸也。敖鄭
地。今近滎陽。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毛傳言諸侯來會也。赤芾金舄。

會同有繹。毛傳：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也。鄭箋：金舄，黃朱色也。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毛傳：決，鉤弦也。拾，遂也。佽，利也。鄭箋：佽，謂手指相佽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毛傳：柴，積也。鄭箋：既同，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毛傳：言御者之良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毛傳：言習於射御法也。鄭箋：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言不讙譁也。徒御不驚，大

庖不盈。毛傳：徒，輦也。御，御馬也。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䯚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鄭箋：不驚，驚也。不盈，盈也。反其言美之也。射右耳本，當為達。三十者，每禽三十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毛傳：有善聞而無讙譁之聲。鄭箋：晉人代鄭，陳成子救之，舍于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鄭箋：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序：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毛傳：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禱獲也。鄭箋：戊，剛日也。故乘牡為順類也。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鄭箋：醜，衆也。田而升大阜，從

禽獸之羣衆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毛傳：外事以剛日。差，擇也。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毛傳：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鄭箋：同，聚也。麕牡曰麌。麌復麌，言多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毛傳：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毛傳：祁，大也。鄭箋：祁當作麎。麎，麋牝也。中原之野甚有之。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毛傳：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毛傳：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鄭箋：率，循也。

恐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

旣張我弓。旣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毛傳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鄭箋豕牝曰豝。以御賓客。且以酌醴。毛傳饗醴。天子之飲酒也。鄭箋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賓客。謂諸侯也。酌醴。酌而醴羣臣以爲俎實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傳庭燎。勤政也。

序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鄭箋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箴者。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

夜如何其。鄭箋此宣王以諸侯將朝。夜起曰。夜如何其。問早晚之辭。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毛傳央。旦也。庭燎。大燭。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鄭箋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而於庭設大燭。使諸侯早來朝。聞鸞聲將將然。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毛傳艾。久也。晣晣。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鄭箋芟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毛傳煇。光也。鄭箋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庭燎三章。章五句。

傳沔水。念亂也。

序沔水。規宣王也。鄭箋規者。正圓之器也。規王仁恩也。以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毛傳典也。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鄭箋興者。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鴥彼

飛隼。載飛載止。鄭箋載之言則也。言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諸侯之自驕恣。欲朝不朝。自由無所懼心也。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毛傳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鄭箋我。我王也。莫。無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聽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爲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毛傳言放縱無所入也。鄭箋湯湯波流盛貌。喻諸侯奢僭。旣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

鴥彼飛隼。載飛載揚。毛傳言無所定止也。鄭箋則飛

則揚。踰諸侯出兵妄相侵伐。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毛傳〕不蹟。不道也。弭。止也。〔鄭箋〕彼彼諸侯也。諸侯不循法度。妄興師出兵。我念之。憂不能忘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鄭箋〕率。循也。隼之性待鳥雀而食。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之守職順法者亦是其常也。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毛傳〕懲。止也。〔鄭箋〕訛。偽也。言時不令小人好詐偽。為交易之言。使見怨咎。安然無禁止。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毛傳〕疾王不能察讒也。〔鄭箋〕我。我天子也。友。謂諸侯也。言諸侯有敬其

職順法度者。讒人猶興其言。以毀惡之。王與侯伯不當察之。

沔水三章。二章八句。一章六句。

傳無羊。考牧也。

序無羊。宣王考牧也。〔鄭箋〕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毛傳〕黃牛黑脣曰犉。〔鄭箋〕爾。女也。女宣王也。宣王復古之牧法。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誰謂女無羊。今乃三百頭為一羣。誰謂女無牛。今乃犉者九十頭。

言其多矣。足如古也。爾羊來思。其角濈濈。〔毛傳〕聚其角而息濈濈然。〔鄭箋〕言此者。美畜產得其所。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毛傳〕呞而動其耳濕濕然。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毛傳〕訛。動也。〔鄭箋〕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毛傳〕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鄭箋〕言此者。美牧人寒暑飲食有備。三十維物。爾牲則具。〔毛傳〕異毛色者三十也。〔鄭箋〕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索則有之。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鄭箋〕此言牧人有餘

力。則取薪蒸搏禽獸以來歸也。麤曰薪。細曰蒸。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毛傳〕矜矜兢兢。以言堅彊也。騫。虧也。崩。羣疾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毛傳〕肱。臂也。升。升入牢也。〔鄭箋〕此言擾馴從人意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鄭箋〕牧人乃夢。見人衆相與捕魚。又夢見旐與旟。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於宣王。將以占國事也。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毛傳〕陰陽和則魚衆多矣。〔鄭箋〕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豚魚吉。旐維旟矣。室家溱溱。〔毛傳〕溱溱。衆也。

燕樂所以聚衆也。鄭箋 湊湊。子孫衆多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傳 車舝樂親昏也。續說 以上十一篇皆周宣中興以後之詩故續於正小正之後。

序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毛傳 典也。間關設舝也。孌。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鄭箋 逝。往也。大夫嫉褒姒之爲惡故嚴車設其舝思得孌然美好之少女。

有齊莊之德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既幼而美又齊莊庶其當王意。匪飢匪渴德音來括。毛傳 括。會也。鄭箋 時讒巧敗國下民離散。故大夫汲汲欲迎季女行道雖飢不飢雖渴不渴覬得之而來使我王更修德教合會離散之人。雖無好友式燕且喜。鄭箋 式。用也。我得德音而來雖無同好之賢友我猶用是燕飲相慶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毛傳 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鷮。雉也。辰。時也。鄭箋 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集焉。喩王者有茂美之德。

仰高山景行二詩並非朱子此說作此意[illegible]是[illegible]如鄭解之[illegible]當是直仰慕季女令德耳

則其時賢女來配之與相訓告。改修德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鄭箋 譽。女。女王也。射。厭也。我於碩女來教則用是燕飲酒且稱王之聲譽我愛好王無有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鄭箋 諸大夫覲得賢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此燕飲殽雖不美猶食之。必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用是歌舞相樂喜之至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鄭箋 陟登也。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其木以爲薪者爲

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喩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妬之女亦爲其蔽君之明。鮮我覯爾我心寫兮。鄭箋 鮮。善。覯。見也。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則我心中之憂除去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毛傳 景。大也。鄭箋 景。明也。諸大夫以爲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騑騑然持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覯爾新昏以慰我心。毛傳 慰安也。鄭箋 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

之憂也。新昏。季女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

聖門傳詩嫡冢卷之十一　吳興凌濛初輯

雅

小正傳【考補】小正傳二十五篇毛氏謂之變小正

【測】按小正大正有正有續有傳正者正也續者謂其可續於正也傳則稍軼於正矣凡云傳者遞承其事而廣記之之謂雖亦正言其事其實不無深文諷指於其間故謂之傳然而有小大之分焉小大云者非王政大小之說而又云變小正變大正似蓋與傳殊矣是不可不諦審詳

【傳】昭王南門口口口口大夫憂之賦鼓鍾【續說】昭王名瑕成王孫康王釗之子南游於荊荊人膠舟以進渡漢膠液舟解王溺而崩【測】此詩序以為刺幽王蘇氏王氏皆仍其說歐陽公以爲旁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至徐淮之事誠未可以為幽王作樂于淮上也而傳以為昭王南游之事殊令駭然第荊漢去淮遠甚而淮水云云又如何

序 鼓鍾刺幽王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 毛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於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為之憂傷鄭箋為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

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鄭箋〕淑善懷至也。古者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各得其宜。至信不可忘。

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毛傳〕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悲猶傷也。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毛傳〕回邪也。

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毛傳〕鼛大鼓也。三洲淮上地。妯動也。〔鄭箋〕妯之言悼也。淑人君子。其德不猶。〔毛傳〕猶若也。〔鄭箋〕猶當作瘉。瘉病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毛傳〕欽欽言使人樂

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鄭箋〕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毛傳〕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為籥舞若是為和而不僭矣。〔鄭箋〕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愚按幽王無東巡之事。先儒疑之。傳以為昭王。而鄭於中候握河亦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為作者。孔疏云。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為說也。然則齊魯韓皆同傳說。而鄭亦因之。獨毛氏異耳。左傳云昭王南征而不復。安知其非自徐淮而後至于荊漢者耶。

傳圻招□□□道穆王西征。祭公述民怨以諫。賦圻招。〔刪〕此詩序以祈父名篇。亦以為刺宣王。呂東萊曰。未見必為宣王之事。余甚然之。傳以為祭公云云。殊令豁然。今考圻招者即圻父也。酒誥曰。圻父薄圍。祭九峰曰。祈父迫逐違命者也。迫逐違命。則不道矣。今玩闕文。似云圻招違命不道。穆王之征。祭公之諫。有以哉。況述民怨之說。於詩言便已了然。

序祈父。刺宣王也。〔鄭箋〕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言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畿同。

祈父。〔毛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箋〕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毛傳〕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鄭箋〕予我。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

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于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于王之爪牙之士。

祈父。予王之爪士。〔毛傳〕士。事也。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毛傳〕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毛傳〕亶。誠也。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毛傳〕尸。陳也。熟食曰饔。〔鄭箋〕己從軍。而母爲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愚按春秋昭十二年左傳。楚右尹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

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說與此傳亞合。然所誦之詩則異於此。不知何解。豈所指即此詩而子革因事托諷。或以意易其語耶。

〔傳〕懿王之時大夫勞於王事。賦北山。〔續說〕懿王。名緊。毫共王子。

〔序〕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鄭箋〕言。我也。登山而采杞。非可食之物。喻己行役不得其事。偕偕士子。朝夕從事。〔毛傳〕偕偕。強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鄭箋〕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止。王事靡盬。憂我父母。〔鄭箋〕靡。無也。盬。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己而憂。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傳〕溥。大。率。循。濱。涯也。〔鄭箋〕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毛傳〕賢。勞也。〔鄭箋〕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役。自苦之辭。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毛傳〕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毛傳〕將。壯也。〔鄭箋〕嘉。鮮。皆

善也。王善我年未老乎。善我方壯乎。何獨久使我也。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毛傳〕旅。衆也。〔鄭箋〕王謂此事衆之氣力方盛乎。何乃勞苦使之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毛傳〕燕燕。安息貌。或盡瘁事國。〔毛傳〕盡力勞病以從國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鄭箋〕不已。猶不止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毛傳〕叫號。呼召也。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毛傳〕鞅掌。失容也。〔鄭箋〕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鄭箋〕咎。猶罪過也。或出入

風議或靡事不爲。〔鄭箋〕風猶放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傳〕□王之時，大夫避□□□□□□賦綿蠻。〔刪〕按大夫避之云者，與思有所託之意，未嘗不相通。
〔序〕綿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鄭箋〕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士之祿薄，或困於資財，則當𧶘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毛傳〕興也。緜蠻，小鳥貌。丘阿，曲

阿也。鳥止於阿，人止於仁。〔鄭箋〕止，謂飛行所止托也。興者，小鳥知止于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鄭箋〕在國依屬於卿大夫之仁者，至於爲末介從而行，道路遠矣，我罷勞則卿大夫之恩宜如何乎。渴則予之飲，飢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車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鄭箋〕丘隅，丘角也。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鄭箋〕憚，難也。我罷勞，車又敗，豈敢難徒行乎，畏

畏不能及時疾至也。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鄭箋〕丘側，丘傍也。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鄭箋〕極，至也。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三章，章八句。
〔傳〕幽王信讒，大夫惡之，賦青蠅。〔納說〕厲王，與此夾干子。晉使衛巫監謗，是其信讒。
〔序〕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毛傳〕興也。營營，往來貌。樊，藩也。〔鄭

箋〕興者，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豈弟君子，無信讒言。〔鄭箋〕豈弟，樂易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鄭箋〕極，猶已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搆我二人。〔鄭箋〕搆，合也。合，猶交亂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傳〕厲王之時，諸侯勞□□□賦小東。〔刪〕按此詩篇名序以爲大東，傳以爲小東，總是東方之國大者小

者皆不能堪。而爲此詩也。

序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鄭箋 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毛傳 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鄭箋 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興者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毛傳 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鄭箋 此言古者天子

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睠言顧之。潸焉出涕。毛傳 睠。反顧也。潸。涕下貌。鄭箋 言。我也。此二事者。在乎前世過而去矣。我從今顧視之。爲之出涕。傷今不如古。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毛傳 空。盡也。鄭箋 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譚無他貨。維絲麻耳。今盡杼柚不作也。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毛傳 佻佻。獨行貌。公子。譚公子也。鄭箋 葛屨夏屨也。周行。周之列位也。言時財貨盡。雖公子衣屨不能順時。乃夏之葛屨。今以履霜。送轉餫。因見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言雖困乏。猶不得止。既往既來。使我心疚。鄭箋 既盡。疚病也。言譚人自虛竭餫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病也。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毛傳 冽。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鄭箋 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折之以爲薪。不欲使氿泉浸之。浸之。則將濕腐不中用也。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使周之賦斂小東大東極盡之。極盡之。則將困病。亦猶是也。薪是穫薪。尚

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毛傳 載。載乎意也。鄭箋 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也。尚。庶幾也。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歸蓄之以爲家用。哀我勞人。亦可休息養之以待國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毛傳 東人。譚人也。來。勤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鄭箋 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絜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其不言政偏。則言衆官廢職。如是而已。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毛傳 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鄭箋 舟當作周。

求當作求胥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
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私人之子百
僚是試毛傳私人私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鄭箋
此言周衰羣小得志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毛傳或醉於酒或不得漿鞙鞙
佩璲不以其長毛傳鞙鞙玉貌璲瑞也鄭箋佩璲者
以瑞玉為佩佩之鞙鞙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
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飡維天有漢監亦有
光毛傳河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鄭箋監視也喻王
閭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跂彼織女終日七襄毛傳

跂隅貌襄反也鄭箋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莫
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毛傳不能反報成章也鄭箋織
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
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毛傳睆明星貌何鼓謂之牽
牛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鄭箋以用也牽牛不可
用於牝服之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毛傳日旦出謂
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鄭箋啟
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有捄天畢載施
之行毛傳捄畢貌畢所以掩兔也何嘗見其可用乎
鄭箋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於行
列而已。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毛
傳挹。斟也。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毛傳翕。合也。鄭箋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

大東七章章八句

[illegible]

傳厲王不禮於諸侯□□相戒以避之賦菀柳積說
厲王暴虐。親其就齊哀公而烹之。宜諸侯之畏避
之矣。鄭序說亦同。第相戒以避。於詩文更覺親切
序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

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毛傳菀。茂木也。鄭箋尚。庶
幾也。有菀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庶幾
欲就之止息乎。興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
往朝焉。憂今不然。上帝甚蹈。無自暱焉。毛傳蹈。動。暱
近也。鄭箋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

王肅依毛述毛旨以上帝為斥王者是若鄭便割裂

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
已所以不朝之意。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毛傳靖。治。極
至也。鄭箋靖謀。俾使。極誅也。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
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

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毛傳〕愒，息也。上帝甚蹈，無自瘵焉。〔毛傳〕瘵，病也。〔鄭箋〕瘵，接也。俾予靖之，後予邁焉。〔鄭箋〕邁，行也。行，亦放也。春秋傳曰，予將行之。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鄭箋〕傅、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于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屆。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毛傳〕曷，害。矜，危也。〔鄭箋〕王何爲使我謀之，隨而罪我，居我凶危之地。謂四裔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愚按詩故亦以菀柳爲厲王之詩。

〔傳〕厲王出居于彘，□□□□賦小明。〔積說〕出，謂自內而之外。居者，天子有天下，溥天率土，皆其所安居。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鄭，書法本此。〔測〕按此詩序以爲太夫悔仕於亂世，而呂東萊從之。蓋止因篇中自貽伊戚之句耳。其實以爲久役懷歸，因勞思逸而寄語僚友之處者，似於文義爲盡。傳以爲厲王出居于彘，其闕文當是大夫從之四字。蓋從王者苦而勞，在都者樂而逸，故篇末安處安息之說，爲諄諄也。彘近河，乃秦地，以諸國之地里言之，秦晉在西，其餘多在東南，由他國至秦晉，多西行，故曰我征徂西。秦地產艽，故曰艽野。共人云者，不是泛泛之稱，如恭人哲人等類。此詩前三章皆曰共人，後二章又皆曰靖共，通篇不脫共之一字，不爲無意。考厲王流彘之時，十四年之內，周召二公爲政，號曰共和。故從王於彘者，指在都共和者爲共人而念之也。夫在都共和，則爲安處爲安息，故又戒之曰無恒安處，無恒安息者，即共人也。正所謂嗟爾君子者也。然共豈易易哉。必非喜功生事、不安於位者之所能，故又必勉之以靖共也。靖共而後可爲共和。

〔序〕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鄭箋〕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鄭箋〕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照臨下土，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據時幽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毛傳〕艽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鄭箋〕征，行。徂，往也。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朔日始行，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遭亂世，勞苦而悔

仕。心之憂矣其毒大苦。鄭箋憂之甚。心中如有藥毒也。念彼共人涕零如雨。鄭箋共人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毛傳罟網也。鄭箋懷思也。我誠思歸畏此刑罪羅網我故不敢歸爾。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毛傳除除陳生新也。鄭箋四月爲除。昔我往至於艽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即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暮尚不得歸。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毛傳憚勞也。鄭箋孔甚。庶衆也。我事獨甚衆勞我不暇皆言王政不均。臣事不同也。念彼共人睠睠懷顧。鄭箋睠睠有

往仕之志也。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毛傳奧煖也。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毛傳蹙促也。鄭箋愈猶益也。何言其還乃至於政事更益促急歲晚乃至采蕭穫菽尚不得歸。心之憂矣自詒伊戚。毛傳戚憂也。鄭箋詒遺也。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念彼共人興言出宿。鄭箋興起也。夜冒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豈不懷歸畏此反覆。鄭箋反覆謂不以正罪見罪。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鄭箋恒常也。嗟女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也。人之居無常安之處謂當安安而能遷孔子曰鳥則擇木。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與女。毛傳靖謀也。正直爲正。能正人之曲曰直。鄭箋共具式用穀善也。有明君謀具女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爲治神明若祐而聽之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乎天命不汲汲求仕之辭。言女位者位無常主賢人則是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毛傳息猶處也。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毛傳介景皆大也。鄭箋好猶與也。介助也。神明聽之則將助女以大福謂遭是

明君道施行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傳尹伯奇□□□後母鄭大夫閔之賦小弁 續說子貢劉向趙岐皆以此爲尹伯奇事是也。小序則曰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夫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太子臣且子其傅何人顧可刺王且父曰弒逆之賊又安得有親親之仁而孟子稱之孔子作春秋以誅亂賊託始乎王其肯深矣豈肯錄其怨父之詞以示後世而不之刪乎。惟鄭大夫比肩事主則於吉甫有友道焉。

朋友責善。固其責也。〔測〕余嘗讀此詩至君子秉心
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亦嘗竊疑之。謂仁
人孝子。雖怨其親。不宜至此。然直以爲作者之過。
初不知有尹伯奇之說。今由傳而釋。則所謂君子
云云者。似皆爲大夫以之加於吉甫者。胸中渙然
如氷釋矣。且據此以釋三章之詞。當言人之生也。
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我獨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分
明謂出于後母非其有罪者也。

序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毛傳〕興也。弁。樂也。鸒。卑居。

雅烏也。提提。羣貌。〔鄭箋〕樂乎彼雅烏。出食在野甚飽。
羣飛而歸提提然。興者。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
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太子獨不。民莫不穀。
我獨于罹。〔毛傳〕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又說褒姒。
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鄭箋〕穀。養。于。
曰。罹。憂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我太子獨不
然。曰以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毛傳〕舜之怨慕。日
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毛傳〕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
通道。鞫。窮也。〔鄭箋〕此喻幽王信褒姒之讒。亂其德政。

使不通於四方。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
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毛傳〕惄。思也。擣。心疾也。〔鄭
箋〕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疢。猶病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毛傳〕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
敬。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罹于裏。〔毛傳〕毛
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鄭箋〕此言人無不
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
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
恩於我。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毛傳〕辰。時也。〔鄭箋〕此言
我生所値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毛傳〕蜩。蟬
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鄭箋〕柳木茂盛則多
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譬彼舟
流。不知所屆。〔鄭箋〕屆。至也。言今太子不爲王及后所
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
也。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鄭箋〕遑。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毛傳〕伎伎。
舒貌。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舒也。〔鄭箋〕雊。雉鳴也。
尚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
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太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

與之去，又鳥獸之不如。譬彼壞木，疾用無枝。（毛傳）壞，瘣也。謂傷病也。（鄭箋）太子放逐而不得生子，猶內傷病之木，內有疾，故無枝也。心之憂矣，寧莫之知。（鄭箋）寧，猶曾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毛傳）墐，路冢也。（鄭箋）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兔，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墐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君子秉心，維其忍之。（鄭箋）君子，斥幽王也。秉，執也。言王之執心，不如彼二人。心之憂矣，涕既隕之。（毛傳）隕，隊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鄭箋）醻，旅醻也。如醻之者，謂受而行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鄭箋）惠，愛。究，謀也。王不愛太子，故聞讒言則放之，不舒謀也。伐木掎矣，析薪扡矣。（毛傳）伐木者掎其巔，析薪者隨其理。（鄭箋）掎其巔者，不欲妄踣之。扡，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舍彼有罪，予之佗矣。（毛傳）佗，加也。（鄭箋）舍褒姒讒言之罪，而妄加我太子。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毛傳）浚，深也。（鄭箋）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默存者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鄭箋）由，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於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正也。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鄭箋）逝，之也。之人梁，發人笱，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淫色來嬖於王，盜我太子母子之寵。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毛傳）念父，孝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為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之，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

高叟之為詩。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鄭箋）念父，孝也。太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懼復有被讒者，亦無如之何。故自決云：我身尚不能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傳）幽王□□□□□□賦巷伯。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鄭箋）巷

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為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毛傳〕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鄭箋〕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興者。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彼譖人者。亦已大甚。〔鄭箋〕大甚者。謂使已得重罪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毛傳〕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為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鄭箋〕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後大之。彼譖人者。誰適與謀。〔鄭箋〕適。往也。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多且巧。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毛傳〕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慎爾言也。謂爾不信。〔鄭箋〕慎。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毛傳〕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毛傳〕遷。去也。〔鄭箋〕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女言乎。已則亦將復訕誹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毛傳〕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鄭箋〕好好者。喜讒言之人也。草草。憂將妄得罪也。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毛傳〕投。棄也。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毛傳〕北方寒涼而不毛。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毛傳〕昊。昊天也。〔鄭箋〕付與昊天。制其罪也。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毛傳〕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鄭箋〕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從近小者始。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

子敬而聽之。毛傳：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鄭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作，起也。孟子起而為此詩，欲使眾在位者慎而知之。既言寺人，復自言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傳：大夫傷於讒，賦巧言。

序：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毛傳：憮，大也。鄭箋：悠悠，思也。憮，敖也。我憂思乎昊天，愬王也。始

者言其且為民之父母，今乃刑殺無罪無辜之人，為亂如此甚敖慢無法度也。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

大鄭本作泰

大憮，予慎無辜。毛傳：威，畏。慎，誠也。鄭箋：已、泰，皆言甚也。昊天乎，王甚可畏。王甚敖慢，我誠無罪而罪我。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毛傳：僭，數。涵，容也。鄭箋：僭，不信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群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亂之又生，君子信讒。鄭箋：君子，斥在位者。在位者信讒人之言，是復亂之所生。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毛傳：遄，疾。沮，止也。鄭箋：君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也。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毛傳：祉，福也。鄭箋：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如此，則亂亦庶幾可疾止也。

按左傳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毛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鄭箋：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君子信盜，亂是用暴。毛傳：盜，逃也。鄭箋：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毛傳：餤，進也。匪其止共，維王之邛。鄭箋：邛，病也。小人好為讒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為王作病。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毛傳：奕奕，大貌。秩秩，進知也。莫，謀也。毚兔，狡兔也。鄭箋：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耳。猷，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毛傳：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鄭箋：此言君子樹善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己亦可，是之謂行也。

行言［illegible］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毛傳：蛇蛇，淺意也。鄭箋：碩，大也。大言者，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巧言如簧，顏之厚矣。鄭箋：顏之

厚者，出言虛僞，而不知慙於人。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毛傳〕水草交謂之麋。〔鄭箋〕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毛傳〕拳，力也。〔鄭箋〕言勇力者謂易誅除也。此人主爲亂作階，言亂由之來也。既微且尰，爾勇伊何。〔毛傳〕骭瘍爲微，腫足爲尰。〔鄭箋〕此人居下溼之地，故生微腫之疾，人憎惡之，故言女勇伊何，何所能也。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鄭箋〕猶，謀；將，大也。女作讒佞之謀大多，女所與居之衆幾何人，素能然乎。

巧言六章，章八句。

[illegible]大[illegible]賦小旻。

序小旻，大夫刺幽王也。〔鄭箋〕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旻。亦當爲刺厲王。

旻天疾威，敷於下土。〔毛傳〕敷，布也。〔鄭箋〕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其政教乃布於下土。言天下徧知。謀猶回遹，何日斯沮。〔毛傳〕回，邪；遹，辟；沮，壞也。〔鄭箋〕猶，道；沮，止也。今王謀爲政之道回辟，不循旻天之德，已甚矣。心猶不悛，何日此惡將止。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毛傳〕邛，病也。〔鄭箋〕臧，善也。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我視王謀爲政之道，亦甚病天下。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毛傳〕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其上。〔鄭箋〕臣不事君，亂之階也，甚可哀也。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鄭箋〕于，往；底，至也。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我視今君臣之謀道，往行之將何所至乎，言必至於亂。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毛傳〕猶，道也。〔鄭箋〕猶，圖也。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言雖得兆，占繇不中。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毛傳〕集，就也。〔鄭箋〕

謀事者衆，而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毛傳〕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鄭箋〕謀事者衆，訩訩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鄭箋〕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非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毛傳〕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程，法；經，常；猶，道。邇，近也。爭爲近言。〔鄭箋〕哀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

人之法。不循大道之常而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異者。言見動輒則泥陷。不至於遠也。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毛傳〕潰。遂也。〔鄭箋〕如當路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爲。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毛傳〕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鄭箋〕靡。無。止。禮。膴。法也。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明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焉。置之於位而任之爲治乎。

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乂。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鄭箋〕淪。率也。王之爲政者。如原泉之流。行則清。無相牽率爲惡。以自濁敗。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毛傳〕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鄭箋〕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愼小人能危亡也。戰戰兢兢。〔毛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毛傳〕恐墜也。如履薄冰。〔毛傳〕恐陷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傳〕□□□□□□□□相戒。賦鳴鳩。〔測〕此詩序篇第不同。大約兄弟遭亂相戒免禍。其指不能爲異同焉。

〔序〕小宛。大夫刺幽王也。〔鄭箋〕亦當爲刺厲王。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毛傳〕興也。宛。小貌。鳴鳩。鶻鵰。翰。高。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毛傳〕先人。文武也。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毛傳〕明發。發夕至明。

人之齊聖。飮酒溫克。〔毛傳〕齊。正。克。勝也。〔鄭箋〕中正通知之人。飮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毛傳〕醉而日富矣。〔鄭箋〕童昏無知之人。飮酒一醉。自謂日益富。夸淫自恣。以財驕人。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毛傳〕又。復也。〔鄭箋〕今女君臣各敬愼威儀。天命所去。不復來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毛傳〕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鄭箋〕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喩王位無常家也。勤於德者則得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毛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鄭箋〕蒲盧取桑蟲之

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鄭箋】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毛傳】題，視也。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鄭箋】題之爲言視睇也。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鄭箋】我，我王也。邁、征，皆行也。王日此行，謂日視朝也。而月此行，謂月視朝也。先王制此禮，使君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無時止息。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毛傳】忝，辱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毛傳】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言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鄭箋】竊脂肉食，今無肉而率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毛傳】塡，盡。岸，訟也。【鄭箋】仍得曰宜。自，從。穀，生也。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訟獄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

溫溫恭人，【毛傳】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毛傳】恐隊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毛傳】恐隕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鄭箋】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小宛六章，章六句。愚按此詩詩叙云非刺王也。兄弟相戒之詞，與朱注合。今傳文雖闕，而相戒二字宛然，則兩家之說無可疑矣。然遭亂而相戒如此，便是刺王。況五章之言，刺意已顯然，與序旨原不相悖，必欲扭到王身，便覺穿鑿破碎。所以取譏於朱子也。

傳申后□□賦，白華。【測】闕文當爲依然二字，序以爲爲申后賦也，而傳以爲申后自賦，其說似長。

【序】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鄭箋】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爲幽后。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已不正故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毛傳】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鄭箋】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而更取白茅收束之。茅比於白華爲脆。興者，喻王取於申，申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爲孽，將至滅國。之子之遠，俾我獨兮。【鄭箋】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王之遠外我，不復答耦我，意欲使我獨也。老

而無子曰獨。後褒姒譖申后之子宜咎。宜咎奔申。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毛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鄭箋〕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毛傳〕步，行。猶，可也。〔鄭箋〕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發之所由。爾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漦，厲厲王發而觀之，化爲玄黿，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女，懼而棄之。後褒人有獄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謂褒姒。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毛傳〕滮，流貌。〔鄭箋〕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於申后，滮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間水北流。嘯歌傷懷，念彼碩人。〔鄭箋〕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申后見黜，褒姒之所爲，故憂念而傷之。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毛傳〕卬，我。烘，燎。煁，烓竈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鄭箋〕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饔饎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烓竈，用炤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今反黜之，使爲卑賤之事，亦猶是。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毛傳〕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鄭箋〕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鐘於宮中，而欲外人不聞，亦不可止。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毛傳〕邁邁，不說也。〔鄭箋〕此言申后之忠於王也。念之懆懆然，欲諫正之，王反不說於其所言。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毛傳〕鶖，禿鶖也。鶖也，鶴也，皆以魚爲美食者也。鶖之性貪惡，而今在梁。鶴絜白，而反在林。興王養褒姒而餒申后，近惡而遠善。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箋〕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之子無良，二三其德。〔鄭箋〕良，善也。王無咎耦已之善意，而變移其心志，令我怨曠。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毛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鄭箋〕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也黜而卑賤。之子之遠，俾我疧兮。〔毛傳〕疧，病也。〔鄭箋〕王之遠外我，欲使我困病。

檢夏官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

白華八章，章四句。

傳兄弟□□□□□之賦角弓。

序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毛傳）興也。騂騂，調和也。不善紲檠而用，則翩然而反。（鄭箋）興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待之，則使之多怨也。兄弟昏姻，無胥遠矣。（鄭箋）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鄭箋）爾，女，女幽王也。胥，皆也。言王女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知之。兄女之教令，無善無惡，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毛傳）綽綽，寬也。裕，饒。瘉，病也。（鄭箋）令，善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鄭箋）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彼所以然者而恕之。無善心之人，則徒居一處，怨恚之。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毛傳）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凡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名而身愈危。（鄭箋）斯，此也。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毛傳）已老矣，而孩童慢之。（鄭箋）此喻幽王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己亦將然。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毛傳）饇，飽也。（鄭箋）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養焉。王有族食族燕之禮。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毛傳）猱，猨屬。塗，泥。附，著也。（鄭箋）毋，禁辭。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為之，必也。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毛傳）徽，美也。（鄭箋）猷，道也。君子有美道以得聲譽，則小人亦樂與之而自連屬焉。今無良之人相怨，王不教之。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毛傳）晛，日氣也。（鄭箋）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其所以然者，人心皆樂善，王不啓教之。莫肯下遺，式居婁驕。（鄭箋）莫，無也。遺，讀曰隨。式，用也。婁，斂也。今王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則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己，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毛傳）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

聞又當是大夫刺之

按鄭于此云鄭桓公與番先後用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謹曰不可

按左傳昭七年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詩所

也。如蠻如髦。我是用憂。〔毛傳〕蠻，南蠻也。髦，夷髦也。〔鄭箋〕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用是爲大憂也。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

角弓八章，章四句。

〔傳〕皇父專政□□□□。賦十月之交。

〔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鄭箋〕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甫專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毛傳〕之交，日月之交會。醜，惡也。〔鄭箋〕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彼月而微，此日而微。〔毛傳〕月，臣道。日，君道。〔鄭箋〕微，謂不明也。彼月則有微，今此日反微，非其常，爲異尤大也。今此下民，亦孔之哀。〔鄭箋〕君臣失道，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鄭箋〕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

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

按國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正與此合鄭改爲厲所不可曉

維宰今本皆作冢宰

犯也。四方之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鄭箋〕臧，善也。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毛傳〕爗爗，震電貌。震，雷也。〔鄭箋〕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毛傳〕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鄭箋〕崒者，崔嵬。百川沸出相乘陵者，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君道壞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毛傳〕言易位也。〔鄭箋〕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鄭箋〕憯，曾。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毛傳〕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煽，熾也。〔鄭箋〕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棸、蹶、楀，皆氏。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敵夫曰妻。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爲之

踏首。兼攝羣職。故但目以卿士云。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毛傳〕時。是也。下則汙。高則萊。〔鄭箋〕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女豈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女何爲役作我。不先就我謀。使我得遷徙。乃反徹毀我牆屋。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爲汙萊乎。此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曰予不戕。禮則然矣。〔鄭箋〕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毛傳〕皇父

甚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鄭箋〕專權足已。自比聖人。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斂之臣。言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卿。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鄭箋〕憖者。心不欲。自彊之詞也。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無留衞王。但有車馬以居徂向。〔鄭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鄭箋〕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畏刑罰也。無罪無辜。讒口囂囂。〔鄭箋〕囂囂。衆多貌。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讒口見椓譖囂囂然。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毛傳〕噂。猶噂噂。沓。猶沓沓。職。主也。〔鄭箋〕孽。妖孽。謂相爲災害也。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逐爲此者由主人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毛傳〕悠悠。憂也。里。居也。痗。病也。〔鄭箋〕里。居也。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毛傳〕羨。餘也。〔鄭箋〕四方之人。盡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鄭箋〕逸。逸豫也。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毛傳〕徹。道也。〔鄭箋〕親屬之臣。心不能已。〔鄭箋〕不道者。言王不循天之政教。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傳〕□□□□□思□□□□母。賦蓼莪。〔訓傳〕文雖多闕。然卽其所存者。曰思曰母。繹而泳之。其爲孝子以行役喪親。哀思而作。無能異焉。

〔序〕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鄭箋〕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毛傳〕興也。蓼蓼。長大貌。〔鄭箋〕莪已蓼蓼長大。我視之以爲非莪。反謂之蒿。興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鄭箋〕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已之苦。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毛傳 蔚，牡菣也。哀哀父母，生我勞瘁。鄭箋 瘁，病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毛傳 缾小而罍大。罄，盡也。鄭箋 缾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爲罍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毛傳 鮮，寡也。鄭箋 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尚不得終養，恨之言也。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鄭箋 恤，憂。靡，無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爲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

出入腹我。毛傳 鞠，養。腹，厚也。鄭箋 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鄭箋 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毛傳 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鄭箋 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毛傳 穀，養也。言民皆得養其父母，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毛傳 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民莫不穀，我獨不卒。鄭箋 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傳 衛武公□□□□賦賓之初筵。測 序以爲衛武公刺時也，韓氏乃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嘗竊意其必有所本，今由傳文究之，其闕文當爲飲酒悔過四字。

序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鄭箋 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爲王卿士。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毛傳 秩秩，肅敬也。鄭箋 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也。秩秩，知也。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言不失禮也。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籩豆有楚，殽核維旅。毛傳 楚，列貌。殽，豆實也。核，加籩也。旅，陳也。鄭箋 豆實，菹醢也。籩實，有桃梅之屬。凡非穀而食之曰殽。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鄭箋 和旨，酒調美也。孔，甚也。王之酒已調美，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慎。鐘鼓既設，舉醻逸逸。毛傳 逸逸，往來次序也。鄭箋 鐘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

改斷也。大侯既抗，弓矢斯張。〔毛傳〕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鄭箋〕舉者，舉鵠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射夫既同，獻爾發功。〔鄭箋〕射夫，衆射者也。獻猶奏也。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毛傳〕的，質也。祈，求也。〔鄭箋〕發，發矢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毛傳〕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鄭箋〕籥，管也。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也。烝，進。衎，樂。烈，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毛傳〕壬，大。林，君也。〔鄭箋〕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錫爾純嘏，子孫其湛。〔毛傳〕嘏，大也。〔鄭箋〕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湛，樂也。王受神之福於尸，則王之子孫皆喜樂也。

[illegible]毛以此侯為射而，鄭則以上章因祭擇士而射也。觀下言祭飲，記以箋為長，朱子從之。

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毛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鄭箋〕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上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仇讀曰䣺。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䣺，室人復酌為加爵。酌彼康爵，以奏爾時。〔毛傳〕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鄭箋〕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醻，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亦

遂爵而已，又無次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鄭箋〕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為賓。溫溫，柔和也。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毛傳〕反反，言重慎也。幡幡，失威儀也。遷，徙。屢，數也。僊僊然舞貌。〔鄭箋〕此言賓初筵之時，能自敕戒以禮，至於旅醻而小人之態出。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為賓，又不得有恆之人，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也。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毛傳〕抑抑，慎密也。怭怭，媟嫚也。秩，常

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毛傳）號呶，號呼讙呶也。僛僛，舞不能自正也。傞傞，不止也。（鄭箋）郵，過。側，傾。俄，傾貌。此又言賓既醉而興章者，著爲無算爵以後也。既醉而出，竝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鄭箋）出，猶去也。孔，甚。令，善也。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飲酒而誠得嘉賓，則於禮有善威儀。武公見王之失禮，故以此言箴之。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毛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鄭箋）凡此者，凡此時天下之人也。飲酒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則已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耻罰之。言此者，疾之也。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鄭箋）式，讀曰慝。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怒致讎，故爲設禁。醉者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爲人說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

據此解監史而字有誤之甚也亦有誤譌淳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illegible]

其失禮此乃皆之使酌名同而實異解之誤

以誚人也，皆爲其聞之將恚怒也。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毛傳）羖羊不童也。（鄭箋）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無角之羖羊，脅以必無之物，使戒深也。羖羊之性，牝牡有角。三爵不識，矧敢多又。（鄭箋）矧，況。又，復也。當言我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況能知其多復飲乎。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愚按：朱子從韓序，謂是武公自悔，然篇中極狀酒過，末章依鄭箋深戒他人勿言，則其含刺不淺，當是借自悔以刺王。小序之說不悖也。不然，豈見武公自悔之言，則列國之

詩耳，何以得入于雅耶。抑戒倣此。

據爾雅文但當是刺王自儆毛本尚大誤

抑

（傳）衛武公□□□□賦懿戒。（測）玩其文意，刺王之意亦不能無。

（序）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鄭箋）自警者，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毛傳）抑抑，密也。隅，廉也。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鄭箋）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

不肖然。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毛傳疾，主。戾，罪也。鄭箋庶，衆也。衆人性無知，以愚爲主。言是其常也。賢者而爲愚，畏懼於罪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毛傳無競，競也。訓，教。覺，直也。鄭箋競，彊也。人君爲政，無彊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毛傳訏，大。謨，謀。猶，道。辰，時也。鄭箋猶，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也。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敬慎威儀，維民之則。鄭箋則，法也。

傳詩適家　卷十一　小雅　抑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鄭箋于今，謂今厲王也。興，猶尊尚也。王尊尚小人迷亂於政事者，以傾敗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湛樂於酒。言愛小人之甚。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毛傳紹，繼。共，執。刑，法也。鄭箋罔，無也。女君臣雖好樂嗜酒而相從，不當念繼女之後人，將傚女所爲，無廣索先王之道與能執法之人乎。切責之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毛傳淪，率也。鄭箋肆，故今也。胥，相也。王爲政如是，故今皇天不高尚之。所爲仍下災異也。王自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相就虐亂，無自率引爲惡，皆引之以亡。戒羣臣不中行者，將并誅之。夙興夜寐，洒埽庭內，維民之章。毛傳洒，灑。章，表也。鄭箋章，文章法度也。厲王之時，不恤政事，故戒羣臣掌事者如此也。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毛傳逷，遠也。鄭箋逷當作剔。剔，治也。蠻方，蠻夷之外也。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帥之臣以治軍實。女當用此備兵事之起，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毛傳質，成也。不虞，非度也。鄭箋侯，君也。此皆謂民失職，亦不肯趨公事。故

傳詩適家　卷十一　小雅　抑

衆戒鄉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平女萬民之事。慎女爲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毛傳話，善言也。鄭箋言，謂教令也。柔，安。嘉，善也。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毛傳玷，缺也。鄭箋斯，此也。玉之缺，尚可磨鑢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毛傳莫，無。捫，持也。鄭箋由，於。逝，往也。女無輕易於教令，無曰苟且如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自放恣也。教令一往行於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惠于朋友庶民小子。毛傳：讎，用也。鄭箋：惠，順也。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德加於民，民則以義報之。王又當施順道於諸侯，下及庶民之子弟。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鄭箋：繩繩，戒也。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教令，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毛傳：愆，過也。鄭箋：遐，遠也。今視女諸侯及卿大夫，皆脅肩諂笑，以和安女顏色，是於正道不遠有罪過乎？言其近也。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毛傳：西

北隅謂之屋漏。覯，見也。鄭箋：相，助；顯，明也。諸侯卿大夫助祭，在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愧於屋漏。有神見人之爲也。女無謂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女矣。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庶隱之處，此祭之末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毛傳：格，至也。鄭箋：矧，況；射，厭也。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知，況可於祭末而有厭倦乎？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毛傳：女爲善，則民爲善矣。止，至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僭，差也。鄭箋：辟，法也。止，容止也。當審法度女之施德，使之爲臣民所善所美。又當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差於威儀。女所行不僭不殘賊者少矣，其不爲人所法。投我以桃，報之以李。鄭箋：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投，猶擲也。彼童而角，實虹小子。毛傳：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虹，潰也。鄭箋：童羊，譬皇后也，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此人實潰亂小子之政，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毛傳：緡，被

也。溫溫，寬柔也。鄭箋：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爲弓。寬柔之人溫溫然，則能爲德之基，止言內有其性，乃可以爲有德也。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毛傳：話言，古之善言也。鄭箋：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智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竟不同。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鄭箋：臧，善也。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挈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與之語，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孰不可啓覺。借曰未知，

亦既抱子。〔毛傳〕借假也。〔鄭箋〕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已抱子長大矣。不幼小也。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毛傳〕莫晚也。〔鄭箋〕蓋民之意。皆拌不滿於王。誰早有所知而及晚成與。言王之無成。本無知故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毛傳〕夢夢亂也。慘慘憂不樂也。〔鄭箋〕孔甚。昭明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視王之意夢夢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怨其自恣不用忠臣。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毛傳〕藐藐然不入也。〔鄭箋〕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忽略。不用我所言為政令。反謂之有妨害於事。不受忠言。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毛傳〕耄老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鄭箋〕舊久也。止辭也。庶幸。悔恨也。天方艱難。曰喪厥國。〔鄭箋〕天以王為惡如是。故出艱難之事。謂下災異。生兵寇。將以滅亡。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鄭箋〕今我為王取譬。喻不及遠也。維近耳。王當知昊天之德有常不差忒也。王反為無常。維邪其行。為貪暴使民之財匱盡而大困急。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愚按朱子引國語及侯包之言謂是武公自警。而以正序謂刺王之誤。及考之侯包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則兼取國語小序之說。未嘗相戾也。朱子駁序。止以小子爾女之稱為疑。愚謂此正假自警以刺王。故晦其詞以自託。惟認小子爾女為稱王。斯昧其意耳。若因此而直謂止是自警。則九十五之老人。復何所求。而尚煩夫提命之諄諄。且餘光有幾。而慮及淪胥以亡。曰喪厥國。因是席卑虛衷。用乃不

倫不情乎。然序謂是厲王。則亦非也。武公即位在宣王三十六年。則厲王之時。武公尚為諸侯之庶孽。不應與知王國之失。惡輒託刺諷。若韋昭注國語。謂九十五時作此。而仍引刺厲王之說。則厲王之亡已久。有歲老臣。何尚不能忘情於未受命時之故主。而長言追刺。若猶冀其聽用者。何哉。詩傳篇次在此。業在白華之後。則其所刺之為時王而非厲王也審矣。侯包止言王室。亦未嘗言厲王也。

〔傳〕□□□□□□賦四月。

〔序〕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

興焉。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毛傳〕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鄭箋〕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興人為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先祖匪人，胡寧忍予。〔鄭箋〕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為使我當此亂世乎。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毛傳〕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其，猶皆也。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興貪殘之政行而萬民困病。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毛傳〕離，憂；瘼，病；適，之也。〔鄭箋〕爰，曰也。今政亂，國將有憂病者矣，曰此禍其所之歸乎。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為亂。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鄭箋〕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言王為酷虐慘毒之政，如冬日之烈烈矣；其亟急行於天下，如飄風之疾也。民莫不穀，我獨何害。〔鄭箋〕穀，養也。民莫不得養其父母，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鄭箋〕嘉，善；侯，維也。山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人取其實，蹂踐而害之，令不得蕃茂。喻上多賦斂，富人財盡，而弱民與受困窮。廢為殘賊，莫知其尤。〔毛傳〕廢，伏也。〔鄭箋〕尤，過也。言在位者貪殘，為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大於惡。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鄭箋〕相，視也。我視彼泉水之流，一則清，一則濁。刺諸侯並為惡，曾無一善。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毛傳〕構，成。曷，逮也。〔鄭箋〕構，猶合集也。曷之言何也。穀，善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能善。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毛傳〕滔滔，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鄭箋〕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衆川，使不壅滯。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鄭箋〕瘁，病。仕，事也。今王盡病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使羣臣有土地，曾無自保有者，皆憯於危亡也。吳楚舊名貪殘，今周之政，乃反不如。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於淵。〔毛傳〕鶉，鵰也。鵰鳶，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鄭箋〕翰，高；戾，至。鱣，鯉也。言鵰鳶之高飛，鱣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鵰鳶能高飛，非鱣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毛傳〕杞，枸檵也。桋，赤楝也。〔鄭箋〕此言草木尚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君子作歌，維以告哀。〔鄭箋〕告哀，言勞病而愬之。

四月八章，章四句。

古歎字

從正月起 周之六月 夏之四月 見左傳 昭十七年 急恒寒若 出洪範 矣曰

傳西周喪退□□□□大夫傷之賦正月

序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毛傳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鄭箋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心為之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毛傳將大也鄭箋訛偽也人以偽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災異故言亦甚大也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毛傳京京憂不去也癙痒皆病也鄭箋念我獨今者言我獨憂此政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毛傳父母

謂文武也我我天下鄭箋自從也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此何[illegible]我之前後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毛傳莠醜也鄭箋自從也此疾訛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一耳善也惡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賤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毛傳愈愈憂懼也鄭箋我心憂政如是是與訛言者殊塗故用是見侵侮也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毛傳惸惸憂意也鄭箋無祿者言不得天祿自傷値今生也民之無辜并其臣僕毛傳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為臣僕鄭箋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哀我人斯于何從祿鄭箋斯此于於也哀乎今我民人見遇如此當於何得天祿免於是難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毛傳富人之屋烏所集也鄭箋視烏集於富人之屋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毛傳中林林中也薪蒸言似而非鄭箋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耳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毛傳

王者為亂夢夢然鄭箋方且也民今且危亡視王者所為反夢夢然而亂無統理安人之意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毛傳勝乘也鄭箋王既能有所定尚復事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有皇上帝伊誰云憎毛傳皇君也鄭箋伊讀當為繄繄猶是也有君上帝者以情告天也使王暴虐如是是憎惡誰乎欲天指害其所憎而已

庶人亦勝 朱子引申 包得天定 勝人之說 於義為長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毛傳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鄭箋此喻為君子賢者之道人尚謂之卑況為凡庸小人之行民之訛言寧莫之懲鄭箋小人在位曾無欲

止衆民之僞言，相陷害也。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毛傳】故老，召之。訊，問也。【鄭箋】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毛傳】君臣俱自謂聖也。【鄭箋】時君臣賢愚適同，如烏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毛傳】局，曲也。蹐，累足也。倫，道。脊，理也。【鄭箋】局蹐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此民疾苦王政，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維民號呼而發此言，皆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爲誣辭。哀今之人，胡

爲虺蜴。【毛傳】蜴，螈也。【鄭箋】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爲如是傷政也。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毛傳】言朝廷曾無傑臣。【鄭箋】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而有菀然茂特之苗，喻賢者在閒辟隱居之時。天之扤我，如不我克。【毛傳】扤，動也。【鄭箋】我，我特苗也。天以風雨動搖我，如將不勝我，謂其迅疾也。彼求我則，如不我得。【鄭箋】彼，彼王也。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言其禮命之繁多。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毛傳】仇仇，猶謷謷也。【鄭箋】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毛傳】厲，惡也。【鄭箋】茲，此。正，長也。心憂如有結之者，憂今此之君臣。何一然爲惡如是。燎之方揚，寧或滅之。【毛傳】滅之以水也。【鄭箋】火田爲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熛怒，寧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也。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傳】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毛傳】窘，困也。【鄭箋】窘，仍也。終王

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憂於陰雨。陰雨，喻君有泥陷之難。其車既載，乃棄爾輔。【毛傳】大車重載，又棄其輔。【鄭箋】以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輔，喻遠賢也。載輸爾載，將伯助予。【毛傳】將，請。伯，長也。【鄭箋】輸，墮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毛傳】員，益也。屢顧爾僕，不輸爾載。【鄭箋】屢，數也。僕，將車者也。顧，猶視也，念也。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鄭箋】女不棄車之輔，數顧女僕，終是用踰度陷絕之險，女曾不以是爲意乎。以商事喻治國

也。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毛傳沼。池也。鄭箋池魚之所樂而非能樂。其潛伏於淵。又不足以逃。甚炤炤易見。以喻時賢者在朝廷道不行。無所樂。退而窮處。又無所止也。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毛傳慘慘。猶戚戚也。

鄭以彼爲尹氏大師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毛傳言禮物備也。鄭箋彼。彼尹氏大師也。洽比其鄰。昏姻孔云。毛傳洽。合。鄰。近。云。旋也。是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鄭箋云。猶友也。言尹氏富與兄弟相親友爲朋黨也。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毛傳慇慇然痛也。鄭箋此賢者孤特自傷也。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毛傳佌佌。小也。蔌蔌。陋也。鄭箋穀。祿也。此言小人富而窶陋將貴也。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毛傳君夭之。在位椓之。鄭箋民於今而無祿者。天以爲災夭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椓破之。言遇害甚也。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毛傳哿。可。獨。單也。鄭箋此言王政如是。富人猶可。惸獨將困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愚按朱子引或人語。謂此東遷後詩。宗周之滅。爲已然之事而未能必其然否。今觀詩傳云。西周喪退。而玩經文并其臣僕瞻烏誰屋等語氣。明是傷東遷之事。或人之言爲不謬矣。

傳王室播遷。大□□□臣閔之。賦而無其極。測此詩序以雨無正名篇。實不得其解。及考韓詩有雨無極篇。又爲之序曰。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而詩文篇首。又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常竊信之。爲其文義相協。且意其必有所據。及讀傳文。大令豁然矣。

序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政也。鄭箋亦當爲刺厲王。王之所下教

令甚多而無正也。

鄭以斬伐爲侵伐亦穿鑿　昊天今本作旻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毛傳駿。長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鄭箋此言王不能繼長昊天之德。至使昊天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而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昊天疾威。弗慮弗圖。鄭箋慮圖。皆謀也。王既不駿昊天之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毛傳舍。除。淪。率也。鄭箋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毛傳戾。定也。鄭箋周宗。鎬京也。

是時諸侯不朝王。民不堪命。王流于彘。無所安定也。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毛傳〕勩。勞也。〔鄭箋〕正。長也。長官之大夫於王流於彘。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之見罷勞也。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鄭箋〕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臣之禮。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庶曰式臧。覆出為惡。〔毛傳〕覆。反也。〔鄭箋〕人見王之失所。庶幾其自改悔。而用善人。反出教令。使為惡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毛傳〕辟。法也。〔鄭箋〕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也。為陳法度之言。不

信之也。我之言不見信。如行而無所至也。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鄭箋〕凡百君子。謂衆在位者。各敬慎女之身。正君臣之禮。何為上下不相畏乎。上下不相畏。是不畏于天。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毛傳〕遂。安也。暬御。侍御也。瘁。病也。〔鄭箋〕兵成而不退。謂王見流于彘。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安。謂王在彘。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此二者。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憯憯憂之。大臣無念之者。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毛傳〕以言進退人也。〔鄭箋〕訊。告也。衆在位者。無肯用此相告語言。不憂王之事也。答。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則共為排退之。群臣並為不忠。惡直醜正。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毛傳〕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鄭箋〕瘁。病也。不能言。言之拙也。言非可出於舌。其身旋見困病。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毛傳〕哿。可矣。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鄭箋〕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剴微之言。如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悖逆。使身舌安休休然。亂世之言。順說為上。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毛傳〕于。往也。〔鄭箋〕棘。急也。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居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迮且危。急迮且危。以此二者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毛傳〕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鄭箋〕王流于彘。正大夫離居。同姓之臣從王。思其友。呼之謂曰。女今可遷居王都。謂彘也。其友辭之云。我未有室家於王都可居也。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毛傳〕無聲曰泣血。無所言而不見疾也。〔鄭箋〕鼠。憂也。既辭之以無室家。為其意恨。又患不能距止之。故

云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女今我無一言而不道
疾者言已方困於病故未能也昔爾出居誰從作爾
室（毛傳）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鄭
箋）往始離居之時誰隨爲女作室女猶自作之爾今
反以無室家距我恨之辭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
句愚按詩文云周宗既滅則必非未然之詞謂爾
遷于王都分明謂遷于東都也若止以其去而召
之來則曰還曰歸皆可何爲以遷爲辭乎鄭以爲
厲王流彘之詩而即以彘爲王都則彘乃流放之

地從東不聞稱都何如東都王城之爲明白可據
也詩傳云王室播遷云云合之詩文靡所止戾未
有室家殊自較然朱注或曰疑亦東遷後詩必有
所本矣
傳桓王伐鄭□□□□家父諫之賦節（[illegible]）朱子云春
秋桓王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爲桓王之世上
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序之時世爲不足信今
以此合之則傳文了然矣
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鄭箋）家父字周大夫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毛傳）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

貌（鄭箋）興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毛傳）赫赫顯盛貌師太師
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太師具俱瞻視惔燔也（鄭箋）
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爲
皆憂心如火灼爛之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
語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也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毛
傳）卒盡斬斷監視也（鄭箋）天下之諸侯日相侵伐其
國已盡絕滅女何用爲職不監察之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毛傳）實滿猗長也（鄭箋）猗倚也
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

之齊均也赫赫師尹不平謂何（鄭箋）責三公之不均
平不如山之爲也謂何猶云何也天方薦瘥喪亂弘
多（毛傳）薦重瘥病弘大也（鄭箋）天氣方今又重以疫
病長幼相亂而死喪甚大多也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毛傳）憯曾也（鄭箋）懲止也天下之民皆以災害相弔
唁無一嘉慶之言曾無以恩德止之者嗟乎柰何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俾民不迷（毛傳）氐本均平毗厚也（鄭箋）氐當爲桎鎋
之桎毗輔也言尹氏作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鎋持國
政之平維制四方上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

惑之憂，言任至重。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毛傳〕弔，至。空，窮也。〔鄭箋〕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不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衆民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毛傳〕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鄭箋〕仕，察也。勿，當作未。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未罔其上矣。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毛傳〕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鄭箋〕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

瑣瑣姻亞，則無膴仕。〔毛傳〕瑣瑣，小貌。

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鄭箋〕壻之父曰姻。瑣瑣，昏姻妻黨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重其祿也。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毛傳〕傭，均。鞠，盈。訩，訟也。〔鄭箋〕盈，猶多也。戾，乖也。昊天乎，師氏爲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又爲不和順之行，乃下此乖爭之化，疾時民傚爲之，愬之于天。

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毛傳〕屆，極。闋，息。夷，易。違，去也。〔鄭箋〕屆，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鞠訩之心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乖爭之情去。言民、

、、、、

之失由於上，可反復也。

謝解訂其有昊天王幽親之爲當易自解云言政不由匡出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毛傳〕病酒曰酲。成，平也。〔鄭箋〕弔，至也。至，猶善也。定，止。式，用也。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有止之者，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使民不得安，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酲矣。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平乎。言無有也。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鄭箋〕卒，終也。昊天不傭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毛傳〕項，大也。〔鄭箋〕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爲用。喻大臣自恣，王不

能使也。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毛傳〕騁，極也。蹙蹙，縮小之貌。我視四方土地，日見侵削於夷狄，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毛傳〕茂，勉也。〔鄭箋〕相，視也。方爭訟自勉於惡之時，則視女矛矣，言欲戰鬭相殺傷矣。

既夷既懌，如相醻矣。〔毛傳〕懌，服也。〔鄭箋〕夷，說也。言大臣之乖爭，本無大讎，其已相和順而說懌，則如賓主飲酒相醻酢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毛傳〕正，長也。〔鄭箋〕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使我王不得安寧。女

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惡其正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毛傳〕家父大夫也。〔鄭箋〕究窮也。
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爲王誦之以窮極王之政。所以
致多訟之本意。式訛爾心以畜萬邦。〔鄭箋〕訛化。畜養
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愚按春秋
桓王伐鄭在桓五年。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
秋。王以諸侯伐鄭。即繻葛之戰。中肩之事也。今詩
傳云。家父以此詩諫。家父即桓王使來求車者。去
。將皆合但詩文前後刺亂政處。未見有伐鄭之意。

豈駕四牡相爾矛二語爲是發。而空我師。勞百姓。
爲興師動衆乎。
〔傳〕朋友□□□□之賦谷風。
〔序〕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傳〕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
〔鄭箋〕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興者。風而有雨
則潤澤行。喩朋友同志。則恩愛成。將恐將懼維予與
女〔鄭箋〕將且也。恐懼喩遭厄難勤苦之事也。當此之
時。獨我與女爾。謂同其憂務。將安將樂女轉棄予〔毛
傳〕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鄭箋〕朋友無大故。則不相

遺棄。今女以志達而安樂。棄恩忘舊。薄之甚。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毛傳〕頽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
扶而上。喩朋友相須而成。將恐將懼寘予于懷〔鄭箋〕
寘置也。置我于懷言至親已也。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鄭箋〕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毛傳〕崔嵬
山巓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
〔鄭箋〕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山巓之上。草木猶及之。
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喩
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忘我大德

思我小怨〔鄭箋〕大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傳〕君子懐□□□□□賦都人士。
〔序〕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
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
人也。〔鄭箋〕服謂冠弁衣裳也。古者。明王時也。長民
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有
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壹者專也。同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毛傳〕彼彼
明王也。〔鄭箋〕城郭之邑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

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常吐口言語又有法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毛傳〕周忠信也。〔鄭箋〕于於也。都人之士所行要歸于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倣法之又疾今不然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毛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撮緇布冠也。〔鄭箋〕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皮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毛傳〕密直如髮也。〔鄭箋〕彼君子女者謂都人之家女也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

殺也。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鄭箋〕疾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毛傳〕琇美石也。〔鄭箋〕言以美石爲瑱。瑱。塞耳。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毛傳〕尹正也。〔鄭箋〕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我不見兮我心苑結〔鄭箋〕苑猶屈也積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毛傳〕厲帶之垂者〔鄭箋〕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我不見兮言從之邁〔鄭箋〕言亦我也。邁行也。我今不見士女此飾心思之欲從之行言已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

亦作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毛傳〕旟揚也。〔鄭箋〕伊辭也此言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旟也。旟。枝旟揚起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鄭箋〕盱病也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黙按小正傳篇次自昭王迄桓王。而以思古明王時終焉。中間世次秩然使鄭

氏知此。何致疑厲王之無詩謂詁訓者移其篇第而爭致紛紛耶獨何人斯一篇傳所不載今附其後

〔序〕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鄭箋〕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鄭箋〕孔甚艱難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彼何人乎謂與暴公俱見於王者也其持心甚難知。言其性堅固不妄也暴公譖己之時。女與之乎今過我國何故近

之我梁而不入見我乎疑其與之而未察斥其姓名爲大切故言何人伊誰云從維暴之云〔毛傳〕云言也〔鄭箋〕譖我者是言誰曾生乎乃暴公之所言也由已情而本之以解何人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鄭箋〕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我是禍乎時蘇公以得譴讓也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乎唁我乎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鄭箋〕女始者於我甚厚不如今日也今日云我所行有何不可者乎何更於已薄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毛傳〕陳堂塗也〔鄭箋〕堂塗者公館之堂塗也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館庭使我得聞女之音聲不得覩女之身乎不愧于人不畏于天〔鄭箋〕女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察之辭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毛傳〕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鄭箋〕祇適也何人乎女行來而去疾如飄風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鄭箋〕遑暇亟疾盱病也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亟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也一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毛傳〕易說祇病也〔鄭箋〕還行反也否不通也祇安也女行反入見我我則解說也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女情不通女與諧我與否復難知也一者之來見我我則知之是使我心安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毛傳〕土曰壎竹曰篪〔鄭箋〕伯仲

按此本云暴辛公作 [illegible]

喻兄弟也我與女恩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壎篪以言俱爲王臣宜相親愛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傳〕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鄭箋〕及與諒信也我與女俱爲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今女心誠信而不我知且共出此三物以詛女之此事爲其情之難知已又不欲長怨故設之以此言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毛傳〕蜮短狐也靦姡也〔鄭箋〕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姡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

與女相見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毛傳〕反側不正直也〔鄭箋〕好猶善也反側輾轉也作八章之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愚按朱子謂此詩與巧言文意相似疑出一手毛本兩篇相次而詩傳獨無此篇之名且彼何人斯句適與巧言卒章首句相承疑與巧言通為一詩故不別為傳及考申公詩說果云然則朱子之語蓋本之彼也然小序旣以為蘇公自為說而玩詩語意與為刺譖人亦似不可泥而為一故別附之于末

聖門傳詩嫡冢卷之十二

吳興凌濛初輯

雅

大正

傳周公制□□□□□會朝受□□□□有大正焉

〔測〕上闕五字當為作禮樂用之五字下闕四字當為警戒而四字

傳文王生民公劉緜大明棫樸旱麓思齊皇矣靈臺大武文王有聲行葦既醉鳧鷖嘉樂皆周□□□德以訓成王也〔測〕闕文三字當為公述先三字以上共十六篇內云大武必序之下武也

舊本傳文王兩名相兄之誤也

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箋〕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毛傳〕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鄭箋〕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為王使君天下也崩謚曰文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毛傳〕乃新在文王也〔鄭箋〕大王聿來胥宇而國于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傳〕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鄭箋〕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文王陟降在帝

左傳陳錫載周能施也

左右。毛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鄭箋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毛傳亹亹勉也。哉載。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鄭箋令。善。哉始。侯君也。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聞日見稱歌。無已止也。乃縣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故天下君之。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毛傳不世顯德乎。仕者世祿也。鄭箋凡周之士。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毛傳翼翼恭敬。思辭也。皇天。楨幹也。鄭箋猶謀。思願也。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爲君之謀事。忠敬翼翼然。又願天多生賢人於此邦。此邦能生之。則是我周家幹事之臣。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毛傳濟濟多威儀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毛傳穆穆美也。緝熙光明也。假固也。鄭箋穆穆乎文王有天子之容。於美乎又能敬其光明之德。堅固哉天爲此命之。使臣有殷之子孫。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

埤雅曰文王所得

大雅而已殷之所以未之有能之若況子斯乎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其其歸周本而美之耳非實事也

命。侯于周服。毛傳麗數也。盛德不可爲衆也。鄭箋于於也。商之子孫。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毛傳則見天命之無常也。鄭箋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毛傳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京大也。黼白與黑也。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鄭箋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彊。王之藎臣。無念爾祖。毛傳藎進也。無念念也。鄭箋今王之進用臣。當念女祖爲之法。王。斥成王。

左傳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是也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毛傳聿述。永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鄭箋長猶常也。王既述修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毛傳帝乙已上也。鄭箋師衆也。殷自紂父之前。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故不亡也。宜鑒于殷。駿命不易。毛傳駿大也。鄭箋宜以殷王賢愚爲鏡。天之大命。不可改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毛傳遏止。義善。虞度也。鄭箋宣徧。有又也。天之大命已不可

左傳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

攸易矣當使子孫長行之無終女身則止循明以禮義問老成人又度殷所以順天之事而施行之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毛傳）載事刑法孚信也（鄭箋）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鼻不聞香臭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

文王七章章八句

（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毛傳）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鄭箋）厥其初始時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生民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毛傳）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也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鄭箋）克能也弗之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毛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跡敏疾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鄭箋）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跡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舜臣堯而舉之是為后稷

按求子從則說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毛傳）誕大彌終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鄭箋）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

不坼不副無菑無害（毛傳）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坼副菑害其母橫逆人道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毛傳）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鄭箋）康寧皆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毛傳）誕大寘置腓辟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鄭箋）天異之故姜

按毛不信大跡之說而此又言天生后稷異之于人亦承天意

嫄置后稷于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誕寘之平林會
伐平林毛傳牛羊而辟人者理也寘之平林又爲人
所收取之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毛傳大鳥來一翼
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
冰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毛傳於是知其有天異往取
之矣后稷呱呱然而泣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
毛傳覃長訏大路大也岐知意也嶷識也鄭箋實之
言適也覃謂始能坐也訏謂張口嗚呼也是時聲音
則已大矣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

然有所識別也以此至於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
歲時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
唪唪毛傳荏菽戎菽也旆旆然長也役列也穟穟苗好
美也幪幪然盛茂也唪唪然多實也鄭箋蓺樹也戎
菽大豆也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毛傳相助也鄭箋大矣后稷
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茀厥豐草
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
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毛傳茀治也黃嘉穀也茂美
也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雜種也褎長也發盡發也不
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邰姜嫄之國
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使事天以
顯神順天命耳鄭箋豐茂也方齊等也種生不
雜也褎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栗成就也后稷教民
除治茂草使種黍稷黍稷生則茂好熟則大成以此
成功堯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毛傳天降嘉種秬黑
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穈赤苗也芑白苗也鄭箋天應
堯之顯后稷故爲之下嘉種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
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毛傳恒徧肇始也始歸

郊祀也鄭箋任猶抱也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爲
己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
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
浮毛傳揄抒臼也或簸糠者或蹂黍者釋淅米也叟
叟聲也浮浮氣也鄭箋蹂之言潤也大矣我后稷之
祀天如何乎美而將說其事也舂而抒出之簸之又
潤濕之將復舂之趣於鑿也釋之烝之以爲酒及簠
簋之實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毛
傳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

之日。湁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
陳祭而卜矣。取蕭合黍稷，臭達墻屋。先奠而後爇蕭
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軷，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
于火曰烈。鄭箋惟。思也。烈之言爛也。后稷郎爲郊祀
之酒及其米，則訴謀其日。思念其禮，至其時取蕭草
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
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爲尸羞焉。自此而往郊。以興
嗣歲。毛傳興來歲繼往歲也。鄭箋嗣歲。今新歲也。以
先歲之物，齊敬犯軷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
孟春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
毛傳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
鄭箋胡之言何也。亶。誠也。我后稷盛祖醢之屬。當于
豆者于登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歆饗之。何
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毛傳迄。至也。鄭箋庶。
衆也。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而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
有罪過也。子孫蒙其福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愚按毛大不
用距跡之說。且以姜嫄爲帝嚳之妃。故以履帝武
仰爲從帝以行。而鄭氏以帝爲上帝。嫄爲高辛氏
世妃。非帝妃也。先儒辨之。互有異同。然似鄭說爲
長。故朱子從之。學者宜詳參焉。

序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
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鄭箋公劉者。后稷之
曾孫也。夏之始衰。見迫逐。遷於豳而有居民之道。
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反歸之成王。將涖政。召
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右。召公懼成王尚幼稚。不
留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深戒之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

于橐思輯用光。毛傳篤。厚也。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
亂。追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
民邑於豳焉。迺埸迺疆。言脩其疆埸也。迺積迺倉。言
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言
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鄭箋厚乎公劉之爲君也。
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邰國乃有疆埸也。乃
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夏人迫逐
己之故。不忍鬬其民。乃裹糧食於橐囊之中。棄其餘
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弓
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毛傳戚。斧也。揚。鉞也。張

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蓋諸侯
之從者十有八國焉鄭箋干盾也戈句孑戟也爰曰
也公劉之去邰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爲
女方開道而行明己之遷非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無永嘆
毛傳胥相宣徧也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鄭箋
于於也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於相此原地以居民
民既衆久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民皆
安今之居而無長嘆思其舊時也陟則在巘復降在
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毛傳巘小山別於

大山也舟帶也瑤言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德
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鄭箋陟升降下也公劉
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復之重
居民也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飾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毛
傳溥大覯見也鄭箋逝往瞻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絶
高爲之京厚乎公劉之相此原地也往之彼百泉之
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見其可
居者乎京謂可營立都邑之處京師之野于時處處
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毛傳是京乃大衆所
安居之也廬寄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鄭箋于於時
是也京地乃衆民所安居之野也於是處其所當處
者廬舍其賓旅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安民館
客施教令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鄭箋蹌蹌濟
濟士大夫之威儀也俾使也厚乎公劉之居於此京
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樂之
羣臣則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既登乃依乃
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毛傳賓已登席坐矣乃
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

儉以質也鄭箋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羣臣適其牧
羣搏豕于牢中以爲飲酒之殽酌酒以匏爲爵言忠
敬也食之飲之君之宗之毛傳爲之君爲之大宗也
鄭箋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
之猶在邰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毛
傳既景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鄭箋厚乎公劉之
居豳也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既以日景定
其經界于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暖所宜流泉浸潤
所及皆爲利民富國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

毛傳三單相襲也。徹治也。鄭箋部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于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毛傳山西曰夕陽荒大也鄭箋允信也夕陽者豳之所處也度其廣輪豳之所處信寬大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毛傳館舍也正絕流曰亂鍛石也鄭箋鍛石所以爲鍛質也厚乎公劉於豳地作此宮室乃使人渡渭水爲舟絕流而

南取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伐取材木給築事也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毛傳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名也鄭箋爰曰也止基作宮室之功也而後疆理其田野校其夫家人數日益多矣器物有足矣皆布居澗水之旁止旅乃密芮鞫之即毛傳密安也芮水厓也鞫究也鄭箋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公劉居豳既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亦就澗外之內外而居脩田事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序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毛傳興也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瓝也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鄭箋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如瓝故謂之瓞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興者喻后稷乃帝嚳之冑封於邰其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緜緜然至大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自於沮漆也

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毛傳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

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內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鄭箋古公據文王本其祖也諸侯之臣稱君曰公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豳時也傳自古公處豳而下爲二章發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毛傳率循也滸水厓也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鄭箋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

厓滸沮水側也。爰於及與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傳周原，沮漆之間也。膴膴，美也。堇，菜也。荼，苦菜也。契，開也。鄭箋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陽，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此地將可居，故於是始與豳人之從已者謀，謀從，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則又從矣。曰止曰時，築室于茲。鄭箋時，是。茲，此也。卜從則曰可止於是，可作室家于此，定民心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

周爰執事。毛傳慰，安。爰，於也。鄭箋時耕曰宣。徂，往也。民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也。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鄭箋俾，使也。司空司徒，卿官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毛傳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鄭箋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嚴顯翼翼然。乘聲之誤，當爲繩也。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毛傳捄，虆也。陾陾，衆也。度，居也。言百姓之勸勉也。登登，用力也。削墻鍛屢之聲馮馮然。鄭箋捄，捊也。度，猶投也。築墻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虆，而投諸版中。百堵皆興，鼛鼓弗勝。毛傳皆，俱也。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鼛或鼓，言勸事樂功也。鄭箋五版爲堵。興，起也。百堵同時起，鼛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鼙朔鼙。周禮曰：以鼛鼓鼓役事。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毛傳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大。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皐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鄭箋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迺立冢土，戎醜攸行。毛傳冢，大。戎，大。醜，衆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也。鄭箋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春秋傳曰：蜃，宜社之肉。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毛傳肆，故今也。慍，恚。隕，墜也。兌，成蹊也。鄭箋小聘曰問。

傑也。棫，白桵也。文王見大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絶去其恚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今以柞棫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衆，兑然不有征伐之意。混夷駾矣，維其喙矣。〔毛傳〕駾，突；喙，困也。〔鄭箋〕混夷，夷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己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棫之中而逃，甚困劇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大王辟狄，文王伐混夷，成道興國，其志一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毛傳〕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

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鄭箋〕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緜緜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毛傳〕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鄭箋〕予，我也。詩人自我也。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我念之曰：此亦由有疏附

奏亦作走

先後奔走禦侮之臣力也。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

緜九章，章六句。

序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鄭箋〕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毛傳〕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鄭箋〕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其徵應炤晢見於天，謂三辰效驗。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毛傳〕忱，信也。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鄭箋〕天之意難信

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今紂居天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爲惡，乃棄絶之，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維德是予耳。言此者，厚美周也。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毛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嬪，婦；京，大也。王季，大王之子，文王之父也。〔鄭箋〕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及，與也。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爲婦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同志意也。

毛於此分章，朱以大任二句屬上章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毛傳〕大任，仲任也。身，重也。〔鄭箋〕重，謂懷孕也。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毛氏以分[illegible]以上止二句屬四章

遹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毛傳回違也。鄭箋小心翼翼。恭慎貌。昭明。聿述。懷思也。方國四方來附者。此言文王之有德亦由父母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毛傳集就。載識。合配也。洽水也。渭水也。涘厓也。鄭箋天監視善惡於下。其命將有所依就。則豫福助之於文王生適有所識。則為之生配於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大姒。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毛傳嘉美也。鄭箋文王聞大姒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為妃。乃求昏。大邦

俔韓詩作[illegible]

有子俔天之妹。毛傳俔磬也。鄭箋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大姒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文定厥祥。毛傳言大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鄭箋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親迎于渭。毛傳言賢聖之配也。鄭箋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毛傳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鄭箋迎大姒而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美之也。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毛傳纘繼也。莘大姒國也。長子長女也。維行大任之德焉。鄭箋天為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為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莘國之長女大姒則配文王。維德之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毛傳篤厚。右助。燮和也。鄭箋天降氣于大姒厚生聖子武王。安而助之。又遂命之爾使協和伐殷之事。協和伐殷之事謂合位三五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毛傳旅衆也。如林言衆而不為用也。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

周也。鄭箋殷盛合其兵衆陳于商郊之牧野。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毛傳言無敢懷貳心也。鄭箋臨視也。女女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毛傳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駟騵白腹曰騵。言上周下殷也。鄭箋言其戰地寬廣明不用權詐也。兵車鮮明馬又強則暇且整。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毛傳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鄭箋尚父呂望也。尊稱焉。鷹鷙鳥也。佐武王者為之上將。肆伐大商。

會朝清明。毛傳肆。疾也。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鄭箋肆。故今也。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乃誓。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愚按傳列生民已下諸詩。蒸以后稷公劉大王文武爲次者。

序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毛傳興也。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樸。枹木也。槱。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鄭箋白桵相樸屬而生者。枝條

芃芃然。豫斫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毛傳趣。趨也。鄭箋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之諸臣。皆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毛傳半圭曰璋。鄭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毛傳峩峩。盛壯也。髦。俊也。鄭箋士。卿士也。奉璋之儀峩峩然。故今俊士之所宜。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毛傳淠。舟行貌。楫。櫂也。鄭箋烝。衆也。淠淠然涇水中之舟。順流而行者。乃衆徒船人以楫櫂之故也。興羣臣之賢者行君政令。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毛傳天子六軍。鄭箋于。往。邁。行。及。與也。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毛傳倬。大也。雲漢。天河也。鄭箋雲漢之在天。其爲文章。譬猶天子爲法度于天下。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毛傳遐。遠也。遠不作人也。鄭箋周王。文王也。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質也。鄭箋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也。相。視也。猶觀視也。追琢玉使成文章。喩文王爲政。先以心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之。萬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之。如視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勉勉我王。綱紀四方。鄭箋我王。謂文王也。以網罟喩爲政。張之爲綱。理之爲紀。

棫樸五章。章四句。

序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毛傳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也鄭箋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喻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豈弟君子干祿豈弟毛傳干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鄭箋君子謂大王王季以其有樂易之德施於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鄭箋瑟潔鮮貌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鄭箋攸所降下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毛傳言上下察也鄭箋鳶鴟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為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豈弟君子遐不作人鄭箋遐遠也言大王王季之德近於變化使如新作人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毛傳言年豐畜碩也鄭箋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祭祀之事先為清酒其次擇牲故舉二者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毛傳言祀所以得福也鄭箋介助景大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毛傳瑟衆貌鄭箋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熂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豈弟君子神所勞矣毛傳勞勞來猶言佑助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毛傳莫莫施貌鄭箋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枚本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豈弟君子求福不回鄭箋不回者不違先祖之道

旱麓六章章四句

序思齊文王所以聖也鄭箋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毛傳齊莊

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鄭箋京周地名也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為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故能為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毛傳大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鄭箋徽美也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毛傳宗公宗神也恫痛也鄭箋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為政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故能當於神明神無是怨恚其所行者無

是痛傷其將無有稲禍，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傳】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御，迎也。【鄭箋】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為政治于家邦也。書曰，乃寡兄勗，又曰越乃御事。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毛傳】雝雝，和也。肅肅，敬也。【鄭箋】宮，謂辟廱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助祭於廟則尚敬，言得禮之宜。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毛傳】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鄭箋】臨，視也。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廱也，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

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言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毛傳】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鄭箋】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廱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毛傳】言性與天合也。【鄭箋】式，用也。文王之祀於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毛傳】造，為也。【鄭箋】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文王在於宗廟，德如此，故大夫士皆有德，子弟皆有所造成。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毛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鄭箋】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鄭】四章，章六句。

【序】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鄭箋】監，視也。天視四方，可以代殷王天下者，維有周爾。世世修行道德，維有文王盛爾。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毛傳】皇，大。莫，定也。【鄭箋】臨，視也。大矣天之視天下，赫然甚明，殷紂之暴亂，乃監察天下之眾國，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毛傳】二國，夏殷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鄭箋】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心。密阮徂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毛傳】耆，惡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顧，顧西土也。宅，居也。【鄭箋】

毛二作串 鄭詩路為 應不誠不 如朱子為

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為惡浸大也。乃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毛傳木立死曰菑。自斃為翳。灌。叢生也。栵。栭也。檉。河柳也。椐。樻也。檿。山桑也。鄭箋天既顧文王。四方之民。則大歸往之。岐山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居處。言樂就有德之甚。帝遷明德。串夷載路。毛傳徙就文王之德也。串。習。夷。常。路。大也。鄭箋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

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天立厥配。受命既固。毛傳配。媲也。鄭箋天既顧文王。又為之生賢妃。謂大姒也。其受命之道。已堅固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毛傳兌。易直也。鄭箋省。善也。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樹茂盛。言非徒養其民人而已。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毛傳對。配也。從大伯之見王季也。鄭箋作。為也。天為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為生明君也。是乃自大伯王季時則然矣。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毛傳因。親也。善兄弟曰友。慶。善。光。大也。鄭箋篤。厚。載。始也。王季之心。親親而又善於宗族。又尤善於兄大伯。乃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大伯以讓為功美。王季乃能厚明之。使傳世稱之。亦其德也。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毛傳喪。亡。奄。大也。鄭箋王季以有因心則友之德。故世世受福祿。至於覆有天下。

王季稱詩 作文王左 傳亦然 披傳箋心 能制義曰 凡九言曰 者皆左傳 文左傳又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毛傳心能制義曰度。貊。靜也。鄭箋德正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明。類。善也。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毛傳

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鄭箋王。君也。王季稱王。追王也。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毛傳經緯天地曰文。鄭箋靡。無也。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盛德以聖人為匹。既受帝祉。施于孫子。鄭箋帝。天也。祉。福也。施。猶易也。延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毛傳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岸。高位也。鄭箋畔援。猶跋扈也。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曰。女無如是跋扈者。妄出兵也。無如是貪羨者。侵人土地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密人不恭。敢距大邦。

侵阮徂共。毛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鄭箋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毛傳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鄭箋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為旅，對，答也。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卻止徂國之兵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答天下鄉周之望。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毛傳京，大阜也，矢，陳也。鄭箋京，周地名。陟，登也。矢，猶當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食於其泉及池水者。小出兵而令驚怖如此，此以德攻，不以衆也。陵泉重言者，美之也。每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

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毛傳小山別大山曰鮮。將，側也。方，則也。鄭箋度，謀，鮮，善也。方，猶鄉也。文王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已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為萬國之所鄉，作下民之君。後竟徙都於豐。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毛傳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鄭箋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謂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為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毛傳仇，匹也。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鄭箋詢，謀也。怨耦曰仇。仇方，謂旁

國諸侯為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協女兄弟之國，率與之往，親親則萬志齊心一也。當此之時，崇侯虎倡紂為無道，罪尤大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毛傳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於內曰類，於野曰禡。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為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鄭箋言言，猶孽孽，將壞貌。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及獻所馘，皆徐徐以禮為之，不尚促速也。類也，禡也，師祭也。無侮

者文王伐崇而無復敢侮慢周者臨衝茀茀崇墉仡
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毛傳〕茀茀彊盛
也仡仡猶言言也肆疾也忽滅也〔鄭箋〕伐謂擊刺之
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拂猶佹也
言無復佹戾文王者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
鳥獸昆蟲焉〔鄭箋〕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遲故於是
乃附也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
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既
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爲備故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毛傳〕神之
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
成也〔鄭箋〕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址營表其位
衆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
事忘己勞也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
故以名焉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鄭箋〕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址
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王在
靈囿麀鹿攸伏〔毛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
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麀牝也〔鄭箋〕攸
所也文王親至靈囿視牝鹿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毛傳〕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
〔鄭箋〕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毛傳〕沼池也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牣滿也〔鄭箋〕靈
沼之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毛傳〕植者
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
鐘也論思也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鄭箋〕論
之言倫也虡也栒也所以懸鐘鼓也設大版於上刻

畫以爲飾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囿靈沼
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
以詳之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
廱中者言感於中和之至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毛傳〕鼉魚
屬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公事
也〔鄭箋〕凡聲使瞽矇爲之

靈臺五章章四句

〔序〕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
功焉〔鄭箋〕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昭明也

鄭以成王之孚及下

孝思維則忽爲武王自言殊不瑩便說於小言字訓其教孝說中不如從朱子作語助則無不貼矣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毛傳〕武。繼也。〔鄭箋〕下。猶後也。哲。知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世世益有明知之王。謂大王王季文王。稍就盛也。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毛傳〕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鄭箋〕此三后既沒。登假精氣在天矣。武王又能配行其道于京。謂鎬京也。

王配於京。世德作求。〔鄭箋〕作。爲。求。終也。武王配行三后之道於鎬京者。以其世世積德。庶爲終成其大功。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鄭箋〕永。長。言。我也。命。猶教令也。孚。信也。此爲武王言也。今長我之配行三后之教令者。欲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王德之道。成於信。論語曰。民無信不立。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毛傳〕式。法也。〔鄭箋〕王道尚信。則天下以爲法。勤行之。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毛傳〕則其先人也。〔鄭箋〕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子孫以順祖考爲孝。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毛傳〕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鄭箋〕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永言孝思。昭哉嗣服。〔鄭箋〕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有天下。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毛傳〕許。進。繩。戒。武。迹也。〔鄭箋〕茲。此。來。勤也。武王能明此。勤行進于善道。戒愼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成之。於萬斯年。受天之祜。〔鄭箋〕祜。福也。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毛傳〕遠夷來佐也。〔鄭箋〕武王受此萬年之壽。不遠有佐。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也。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祿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愚按下字之義難解。諸家强爲之說。終屬未安。今子貢傳作大武。則於義爲勝矣。

序。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鄭箋〕繼伐者。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紂。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鄭箋〕遹。述。駿。大。求。終。觀。多也。文王有令聞之聲者。乃述行有令聞之聲之道所致也。所述者。謂大王王季也。又述行終其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成民之德。言周德之世益盛。文王烝哉。〔毛傳〕烝。君也。〔鄭箋〕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鄭箋〕武功。

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作邑者。徙都于豐以應天命

文王烝哉。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毛傳淢成溝也。匹配也。鄭箋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棘急。來勤也。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此非以急成從己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王后烝哉。毛傳后。君也。鄭箋變諡言王后者。非其盛事。不以義諡。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毛傳濯。大。翰。幹也。鄭箋公。事也。文王述行大王王季之王業。其事益大。作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乃爲天下所同心而歸之。王后爲之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毛傳績。業。皇。大也。鄭箋績。功。辟。君也。昔堯時洪水。而豐水亦汎溢爲害。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禹之功也。文王武王今猶作邑於其旁地。爲天下所同心而歸大王爲之君。乃由禹之功。故引美之。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皇王烝哉。鄭箋變王后言大王者。武王之事又益大。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毛傳武王作邑於鎬京。鄭箋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鄭箋考。猶稽也。宅。居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武王遂居之。脩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占。功莫大於此。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毛傳芑。草也。仕。事。燕。安。翼。敬也。鄭箋詒。猶傳也。孫。順也。豐水猶以其潤澤生草。武王豈不以其功業爲事乎。以之爲事。故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書曰。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棄基。武王烝哉。鄭箋上言皇王而變言武王者。皇。大也。始大其業。至武王伐紂成之。故言武王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序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鄭箋九族

自巳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黃，黃髮也。耇，凍梨也。乞言，從求善言可以爲政者，敦史受之。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毛傳 敦，聚也。行，道也。葉初生泥泥。鄭箋 苞，茂也。體，成形也。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躐履折傷之。草物方茂盛，以其將終爲人用，故周之先王爲此愛之，況於人乎。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毛傳 戚戚，內相親也。肆，陳也。或陳之筵者，或授几者。鄭箋 莫，無也。具，猶俱也。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毛傳 設席，重席也。緝御，踧踖之容也。鄭箋 緝，猶續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爲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或獻或酢，洗爵奠斝。**毛傳 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鄭箋 進酒於客曰獻，客荅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用殷爵者，尊兄弟也。

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毛傳 以肉曰醓醢。臄，函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鄭箋 薦之禮，韭菹，則醓醢也。燔用肉，炙用肝。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毛傳 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鍭，矢參亭。已均中蓺。鄭箋 舍之言釋也。蓺，質也。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序賓以賢。**毛傳 言賓客次第皆賢。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勤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鄭箋 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爲次第。

敦弓既句，既挾四鍭。毛傳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鄭箋 射禮，搢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鍭，則已徧釋之。**四鍭如樹。**毛傳 言皆中也。**序賓以不侮。**毛傳 言其皆有賢才也。鄭箋 不侮者，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毛傳 曾孫，成王也。醹，厚也。大斗，長三尺也。祈，報也。鄭箋 祈，告也。

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爲主人。亦既序賓矣。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黄耇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

黄耇台背。以引以翼。毛傳 台背。大老也。引。長。翼。敬也。鄭箋 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既告老人。及其來也。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毛傳 祺。吉也。鄭箋 介。助也。養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

行葦八章章四句。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愚按傳以諸詩皆周公述先德以訓成王者。則此詩曾孫。非如毛鄭之指成王也。當是指先王之主祭者耳。後凡言指成王者倣此

序 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鄭箋 成王祭宗廟。旅醻下徧羣臣。至於無算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志意充滿。是之謂飽德。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毛傳 既者。盡其禮。終其事。鄭箋 禮謂旅醻之屬。事謂惠施先後及歸俎之類。君子萬年。介爾景福。鄭箋 君子。斥成王也。介。助。景。大也。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助女以大德。謂五福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毛傳 將。行也。鄭箋 爾。女也。殽。謂牲體也。成王之爲羣臣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君子萬年。介爾昭明。鄭箋 昭。光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毛傳 融。長。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祀。鄭箋 有。又。令。善也。天既與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令終有俶。公尸嘉告。毛傳 俶。始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鄭箋 俶猶厚也。既始有善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毛傳 恒豆之葅。水草之和也。其

醢。陸産之物也。嘉豆。陸産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鄭箋 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乃用籩豆之物。潔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故也。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毛傳 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鄭箋 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也。言成王之臣。皆有仁孝士君子之行。其所以相攝佐威儀之事。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鄭箋 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毛傳 匱。竭。類。善也。鄭箋 永。長也。孝子之行。非

有埸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以教道天下也。

春秋傳曰。潁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毛傳 壼。廣也。鄭箋 壼之言梱也。其與女之族類云何乎。室家先以相梱致。已乃及于天下。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毛傳 胤。嗣也。鄭箋 永。長也。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長予女福祚。至于子孫。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毛傳 祿。福也。鄭箋 天予女福祚至于子孫云何乎。天覆被女以祿位。使祿福天下。君子萬年。景命有僕。毛傳 僕。附也。鄭箋 成王女既有萬年之壽。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謂使為政教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毛傳 釐。予也。鄭箋 天之大命附著於女云何乎。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為之妃。釐爾女士。從以孫子。鄭箋 從。隨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知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序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鄭箋 君子。斥成王也。言君子者。太平之時則皆然。非獨文王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毛傳 鳧。水鳥也。鷖。鳧屬。太平則萬物衆多。鄭箋 涇。水名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為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喩焉。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毛傳 馨。香之遠聞也。鄭箋 爾者。女成王者。女酒殽清美以與公尸燕樂飲酒之故。祖考以福祿來成女。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毛傳 沙。水旁也。鄭箋 水鳥以居水中為常。今出在水旁。喩祭四方萬物之尸也。其來燕也。心自以為宜。亦不以己實臣自嫌也。爾酒

既多。爾殽既嘉。毛傳 言酒品齊多而殽備美。公尸燕飲。福祿來為。毛傳 厚為孝子也。鄭箋 為。猶助也。助成王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毛傳 渚。沚也。處。止也。鄭箋 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山也。喩祭天地之尸也。以配至尊之故。其來燕似若止得其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鄭箋 湑。酒之泲者也。天地之尸尊。事尊不以褻味。泲酒脯而已。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毛傳 潨。水會也。宗。尊也。鄭箋 潨。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象。喩祭社稷山川之

尸其來燕也有尊主人之意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毛傳）崇重也（鄭箋）既盡也宗社宗也羣臣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爲福祿所下也今王祭社又以尸燕福祿之來乃重厚也天子以下其社神同故云然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毛傳）亹山絕水也熏熏和說也（鄭箋）亹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以喻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坐不安之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毛傳）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

也（鄭箋）艱難也小神之尸卑用美酒有燔炙可用褻味也又不祇致福祿但令遂自安無有後艱而已

鳧鷖五章章六句愚按鄭因序有神祇祖考之語遂以每章各爲一祭而詩之取喻皆以爲象其說雖似鑿然若解毛者盡以爲宗廟之祭則其意相同何必煩複至五章耶鄭謂變文皆有義亦自可思

（序）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毛傳）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鄭箋）顯光也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毛傳）申重也（鄭箋）成王之官人也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勑之如舜之勑伯禹伯夷之屬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毛傳）宜君王天下也（鄭箋）干求也十萬曰億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爲諸侯或爲天子言皆相勸以道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鄭箋）愆過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

法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毛傳）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鄭箋）抑抑密也秩秩清也成王立朝之威儀致密無所失教令又清明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耦已之心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毛傳）朋友羣臣也（鄭箋）成王能爲天下之綱紀謂立法度以理治之也其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樂族人而已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毛傳）塈息也（鄭箋）百辟畿內諸侯也卿

劉文叢云河召公訓戒六字汾傳釋有行葦泂酌嘉德信也

士。卿之有事也。媚，愛也。成王以恩意及羣臣，羣臣故皆愛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傳泂酌□□□□□□王也。

序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毛傳 泂，遠也。行潦，流潦也。餴，餾也。饎，酒食也。鄭箋 流潦，水之薄者也。遠酌取之，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於此小器，而可以沃酒食之餴者，以有忠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故也。春秋傳曰：人不易物，惟德繄物。豈弟君子，民之父

母。毛傳 樂以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毛傳 濯，滌也。罍，祭器。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毛傳 溉，清也。豈弟君子，民之攸塈。鄭箋 塈，息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序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鄭箋 吉猶善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毛傳 興也。卷，曲也。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鄭箋 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爲長養民。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毛傳 矢，陳也。鄭箋 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毛傳 伴奐，廣大有文章也。鄭箋 伴奐，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奐而優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毛傳 彌，終也。似，嗣也。酋，終也。鄭箋 俾，使也。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毛傳 昄，大也。鄭箋 土宇，謂居民以土地居宅也。孔，甚也。女得賢者與之爲治，使居宅民大得其法，則王恩惠亦甚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鄭箋 使女爲百神主，謂羣神受饗而佑之。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毛傳 茀，小也。鄭箋 茀，福。康，

安也。久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福祿又安之。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毛傳〕嘏大也。〔鄭箋〕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神之福以為常。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毛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為輔翼也。引。長。翼。敬也。〔鄭箋〕馮。馮几也。翼。助也。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尸之入也。使祝贊道之。扶翼之。尸至設几。佐食入助之。尸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豈弟君子。四方為則。〔鄭箋〕

則。法也。王之臣有是樂易之君子。則天下莫不放傚以為法。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毛傳〕顒顒。溫貌。卬卬。盛貌。〔鄭箋〕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瑳。體貌則顒顒然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豈弟君子。四方為綱。〔鄭箋〕綱者能張衆目。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毛傳〕鳳凰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凰。翽翽。衆多也。〔鄭箋〕翽翽。羽聲也。亦與衆鳥也。爰。于也。鳳凰往飛。翽翽然。亦與衆鳥集於所止。衆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凰至。因以喻焉。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毛傳〕藹藹。猶濟濟也。〔鄭箋〕媚。愛也。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之親愛天子。奉職盡力。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鄭箋〕傅。猶戾也。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鄭箋〕命。猶使也。善士親愛庶人。謂無擾之。令不失職。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毛傳〕梧桐柔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

陽。〔鄭箋〕鳳凰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梧桐生者。猶明君出也。生於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菶菶萋萋。雝雝喈喈。〔毛傳〕梧桐盛也。鳳凰鳴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鳳凰樂德。〔鄭箋〕菶菶萋萋。喻君德盛也。雝雝喈喈。喻民臣和協。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毛傳〕上能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鄭箋〕庶。衆。閑。習也。今賢者在位。王錫其車衆多矣。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

之主璧又已盡矣曾無聽聆我之精神而與雲雨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毛傳】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
而熱【鄭箋】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然不殄
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傳】上祭天下
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
祭之【鄭箋】宫宗廟也爲旱故潔祀不絕從郊而至宗
廟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言徧至也后
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毛傳】丁當也
【鄭箋】克當作刻刻識也斁敗也奠瘞羣神而不得雨
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

神與將以旱耗敗天下爲害曾使當我之身有此乎
先后稷後上帝亦從宮之郊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
靡有孑遺【毛傳】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孑然遺
失也【鄭箋】黎衆也旱既不可移去天下困於饑饉皆
心動意懼兢兢然業業然狀有如雷霆近發於上周
之衆民多有死亡者矣幸其餘無有孑遺者言又饑
病也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毛傳】
摧至也【鄭箋】摧當作嗺嗺嗟也天將遂旱餓殺我與
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

鄭改摧字又何解先祖在上皆[illegible]

困之辭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
靡瞻靡顧【毛傳】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大
命近止民近死也【鄭箋】旱既不可卻止熱氣大盛
人皆不堪言我無所庇陰處衆民之命近將死亡矣
曾無所視無所顧於此國中而哀閔之羣公先正則
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毛傳】先正百辟卿士也
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鄭箋】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
今曾無肯助我憂旱先祖文武又何爲施忍於我不
使天雨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
憂心如熏【毛傳】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魃旱神
也惔燎之也憚勞熏灼也【鄭箋】憚猶畏也旱既害於
山川矣其氣生魃而害益甚草木燋枯如見焚燎然
王心又畏難此熱氣如灼爛於火言熱氣至極羣公
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鄭箋】不我聞者
忽然不聽我之所言也天曾將使我心遯遯慙愧於
天下以無德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鄭
箋】瘨病也黽勉急禱請也欲使所尤畏者去所尤畏

者態也。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為政所失而致此
害。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
神，宜無悔怒。（毛傳）悔，恨也。（鄭箋）虞，度也。我祈豐年甚
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
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常遭此旱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
膳夫左右。（毛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
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
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鄭箋）人君以羣臣為友，散
無其紀者，凶年祿餼不足，人無賞賜也。鞫，窮也。庶正

衆官之長也。疚，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于事
而困於食。以文言勞倦也。靡人不周，無不能止。（毛傳）
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鄭箋）周，當作賙。王
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賙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
能豫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鄭箋）里，憂也。王愁悶於
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
無棄爾成。（毛傳）嘒，衆星貌。假，至也。（鄭箋）假，升也。王仰
天見衆星順天而行嘒嘒然，意感，故謂其卿大夫曰，
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贏緩之時。今衆民之命近
將死亡，勉之助我，無棄女之成功者。若其在職，復，無
幾何以勸之也。何求為我，以戾庶正。（毛傳）戾，定也。（鄭
箋）使女無棄成功者，何但求為我身乎，乃欲以安定
衆官之長，憂其職事。瞻卬昊天，曷惠其寧。（鄭箋）曷，何
也。王仰天曰，當何時順我之求，令我心安乎。渴雨之
時也。得雨則心安。

雲漢八章，章十句。

（序）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
褒賞申伯焉。（鄭箋）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
官氏。申，國名。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毛傳）崧，高
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
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
職。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
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鄭箋）降，下也。四嶽，卿士之
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為
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
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裔。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毛傳）翰，幹也。（鄭箋）申，申
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入為周之楨幹之臣。四國

者難則往扞禦之。爲之蕃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毛傳謝周之南國也。鄭箋亹亹。勉也。纘。繼。于。往。于。於。式。法也。亹亹然勉於德不倦之臣。有申伯。以賢入爲周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改大其邑使爲侯伯。故云然。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毛傳召伯。召公也。登。成也。功。事也。鄭箋之。往也。申伯忠臣。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宅。令往居謝

成法度於南邦。世世持其政事傳子孫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毛傳庸。城也。鄭箋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爲法度於南邦。令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勞。言尤章顯也。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毛傳徹治也。鄭箋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王命傳御。遷其私人。毛傳御治事之宅也私人。家臣也。鄭箋傳御者貳王治事。謂冢宰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毛傳俶。作也。鄭箋申伯居謝之事。召公營其位。而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毛傳藐藐美貌。蹻蹻壯貌。鉤膺。樊纓也。濯濯。光明也。鄭箋召公營位築之已成。以形貌告於王。王乃賜申伯爲將遣之。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毛傳乘馬。四馬也。鄭箋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居無如南土之最善。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毛傳寶瑞也。鄭箋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往近王舅。南土是保。毛傳近已也。申伯。宣王之舅也。

鄭箋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保。守也。安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毛傳郿。地名。鄭箋邁。行也。申伯之意。不欲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云。申伯還南。謝于誠歸。鄭箋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鄭箋粻。糧。式。用。遄。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廩中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毛傳番番。勇武貌。諸

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嘽嘽，徒行御車者。嘽嘽，喜樂也。鄭箋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其入謝國車徒之行。嘽嘽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周邦咸喜，戎有良翰。鄭箋周，徧也。戎，猶女也。翰，幹也。申伯入謝，徧邦內皆喜曰：女乎有善君也。相慶之言。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毛傳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鄭箋憲，表也。言為文武之表式。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鄭箋揉，順也。四國猶言四方也。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毛傳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之誦也。肆，

長也。贈，增也。鄭箋碩，大也。吉甫為此誦也，言其詩之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人以為樂。

崧高八章，章八句。愚按傳高字下闕文有伯字，此詩有申伯明文，常與序說不異。

序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毛傳烝，眾。物，事。則，法。彝，常。懿，美也。鄭箋秉，執也。天之生眾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毛傳仲山甫，樊侯也。鄭箋監，視。假，至也。天視周王之政教，其光明乃至於下，謂及眾民也。天安愛此天子宣王，故生樊侯仲山甫使佐之。言天亦好是懿德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鄭箋嘉，美。令，善也。善威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毛傳古，故。訓，道。若，順。賦，布也。鄭箋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力，猶勤也。勤威儀者，恪居官次，不解于位也。是順，從行其所

為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毛傳戎，大也。鄭箋戎，猶女也。躬，身也。王曰：女施行法度於是百君，繼女先祖先父始見命者之功德，王身是安，使盡心力於王室。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毛傳喉舌，冢宰也。鄭箋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順其意，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也。以布政於畿外，天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毛傳

將行也。鄭箋肅肅敬也。言王之政教甚嚴敬也。仲山甫則能奉行之。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鄭箋夙早。夜莫。匪非也。一人斥天子。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鄭箋柔猶濡毳也。剛堅強也。剛柔之在口。或茹之或吐之。喻人之於敵強弱。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毛傳儀宜也。鄭箋輶輕。儀匹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眾人

寡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爲也。我吉甫自我也。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毛傳愛隱也。鄭箋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毛傳有袞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鄭箋袞職者。不敢斥王言之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毛傳言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捷言樂事也。鄭箋祖者將行犯軷之祭也。懷私爲每懷。仲山甫犯軷而將行。車馬業業然動。眾征夫捷捷然至。仲山甫則戒之曰。旣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稽留。將無所及於事。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毛傳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鄭箋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毛傳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鄭箋望之故欲其用是疾歸。吉甫作誦。穆如清

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毛傳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鄭箋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長養萬物然。仲山甫述職。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

烝民八章。章八句。愚按傳本此詩名嵩在崧高伯字下闕文中。下即是韓奕可想其然。獨闕文中亦有伯字。豈稱仲山甫爲樊伯耶。考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不言爲侯爲伯。韋昭云。食采於樊。是樊國之君也。左傳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

侯男者天子不以此賜畿內也然則畿內本無侯爵毛傳以仲山甫爲樊侯不知何據傳之伯字似當爲樊伯無疑惜文已闕無從正之耳

序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鄭箋）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鎭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在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毛傳）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爲侯伯也（鄭箋）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而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爲諸侯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毛傳）戎大虔固共執也（鄭箋）戎猶女也朕我也古之恭字或作共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毛傳）庭直也（鄭箋）我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當爲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作楨幹而正之以佐助女君女君王自謂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毛傳）修長張大覲見也（鄭箋）諸侯秋見天子曰覲韓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覲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也書曰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舃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毛傳）淑善也交龍爲旂綏大綏也錯衡文衡也鏤鍚有金鏤其鍚也鞹革也鞃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厄烏蠋

也（鄭箋）王爲韓侯以常職來朝享之故故多錫以厚之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簟茀漆簟以爲車蔽今之藩也鉤膺樊纓也眉上曰鍚刻金飾之今當盧也鞗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之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毛傳）屠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鄭箋）祖將去而祀軷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于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於是也顯父周之公卿也餞送之故有酒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

其贈維何，乘馬路車。毛傳：蔌，菜殽也。筍，竹也。蒲，蒲蒻也。鄭箋：炰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膾者也。筍，竹萌也。蒲，深蒲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

籩豆有且，侯氏燕胥。鄭箋：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毛傳：汾，大也。蹶父，卿士也。鄭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

為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毛傳：里，邑也。鄭箋：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猶榮也。氣有榮光也。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毛傳：祁祁，徐靚也。如雲，言眾多也。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娣，眾妾也。顧之，曲顧道義也。鄭箋：媵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爛爛，粲然鮮明且眾多之貌。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毛傳：姞，蹶父姓也。鄭箋：相，視。攸，所也。蹶父甚武健，為王使於

燕，毛鄭於見反，王肅讀為烏賢反，云此燕國，朱子從之

天下，國國皆至。為其女韓侯夫人姞氏視其所居，韓國最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毛傳：訏訏，大也。甫甫然，大也。噳噳然，眾也。貓，似虎淺毛者也。鄭箋：甚樂矣，韓之國土也。川澤寬大，眾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慶既令居，韓姞燕譽。鄭箋：慶，善也。蹶父既善韓之國土，使韓姞嫁焉而居之，韓姞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毛傳：師，眾也。鄭箋：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眾民之所築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

以其伯。毛傳：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鄭箋：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為韓侯，居韓城為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後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為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貊也，為玁狁所逼，稍稍東遷。實墉實壑，實畝實籍。毛傳：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鄭

箋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籍稅也韓侯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興滅國繼絕世故築治是城濬修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斂是賦稅使如故常**獻其貔皮赤豹黃羆**毛傳貔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摠領之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鄭箋召公召穆公也名虎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毛傳浮浮衆彊貌滔滔廣大貌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鄭

箋匪非也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其順王命而行非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遊止也主爲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竟故言來**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毛傳鋪病也鄭箋車戎車也鳥隼曰旟兵至竟而期戰地其日出戎車建旟又不自安不舒行者主爲來伐討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來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毛傳洸洸武貌鄭箋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王**四方既平**

按玉藻云[illegible]傳遽

[illegible]

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鄭箋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召公忠臣順於王命此述其志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毛傳召虎召穆公也鄭箋滸水涯也式法疚病棘急極中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中正而已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違此言者**于疆于理至于南海**鄭箋于往也于於也召公於有叛戾之國則往正其境界修其分理周行四方至

於南海而功大成事終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毛傳旬徧也召公召康公也鄭箋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徧也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勞於徧疆理衆國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爲之楨幹之臣以正天下爲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毛傳似嗣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鄭箋戎猶女也女無自減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女

福慶也。王爲虎之志大謙，故進之云爾。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毛傳〕釐，賜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卣，器也。九命錫圭瓚秬鬯。文人，文德之人也。〔鄭箋〕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墫，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美德見記者。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毛傳〕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鄭箋〕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虎拜稽首，

天子萬年。〔鄭箋〕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毛傳〕對，遂。考，成。矢，施也。〔鄭箋〕對，答。休，美。作，爲也。虎既拜而答王策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爲召康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詞，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序：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鄭箋〕戒者，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

毛以南仲皇甫爲二人，鄭以南仲爲皇甫之祖，孫毓亦云宣王之將復守南仲，傳無開爲五右之命將皆於關廟，未有於大祖之廟者，故以南仲爲大祖，非命于大祖也。朱子從之，此皆不知出車之爲宣王詩耳，說詳出車篇。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毛傳〕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爲大師。〔鄭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甫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衆，治其兵甲之事，命將必於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大師者，公兼官也。旣敬旣戒，惠此南國。〔鄭箋〕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以惠淮浦之旁國，謂勑以無暴掠爲之害也。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毛傳〕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浦，涯也。〔鄭箋〕尹氏，天子世大夫也。率，循也。王使大夫尹氏策命程伯休父於軍將行治兵之時，使其士衆左右陳列而勑戒之，使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軍禮，司馬掌其誓戒。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毛傳〕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事之臣。〔鄭箋〕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怖，先以言安之。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毛傳）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嚴然而威、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繹、陳、騷、動也。（鄭箋）作、行也、紹、緩也、繹、當作驛。王之軍行、其貌赫赫業業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鄭箋）震、動也、驛馳走相恐懼以震動徐國。如雷霆之恐怖人然、徐國則驚動而將服罪。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毛傳）虎之自怒虓然、濆、涯、仍、就、虜、服也。（鄭箋）進、前也、敦當作屯。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虎之怒、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就執其衆之降服者也。截彼淮浦、王師之所。（毛傳）截、治也。（鄭箋）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毛傳）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摯如翰、苞、本也。（鄭箋）嘽嘽、閑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

川流以喻不可禦也。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毛傳）緜緜、靚也、翼翼、敬也、濯、大也。（鄭箋）王兵安靚、且皆敬。其勢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既服淮浦矣、今又以大征徐國、言必勝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毛傳）猶、謀也。（鄭箋）猶、尚、允、信也。王重兵、兵雖臨之、尚守信自實滿、兵未陳而徐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陳。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來、徐方來庭。（毛傳）來王庭也。徐方不回、王曰還歸。（鄭箋）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愚按、傳本此篇詩名、當在漢平二字後闕文中。但未必名常武耳。又按、續大正傳文雖多闕、以所存字合之序說意擬之、當云、雲漢、憂旱也。崧高、尹吉甫送申伯也。烝民、尹吉甫送樊伯也。韓奕、尹吉甫送韓侯也。江漢、平淮夷也。常武、平徐方也。大約相去亦不遠、特未敢妄增耳。

雅

大正傳 考補六篇毛氏謂之變大雅

傳 召穆公諫□□賦蕩 測所闕當爲厲王二字

序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毛傳 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 鄭箋 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爲天下之君言其無可則象之甚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毛傳 疾病人矣威罪人矣 鄭箋 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多邪僻不由舊章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毛傳 諶誠也 鄭箋 烝衆鮮寡克能也天之生此衆民其教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毛傳 咨嗟也彊禦彊梁禦善也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服服政事也 鄭箋 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女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 天降慆德女興是力 毛傳 天君慆慢也 鄭箋 厲王施倨慢之化女羣臣又相與而力爲之言競於惡

吳本作興者是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毛傳 對遂也 鄭箋 義之言宜也類善式用也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任彊禦衆懟爲惡者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寇盜攘竊爲姦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于內 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毛傳 作祝詛也屆極究窮也 鄭箋 侯維也王與羣臣乖爭而相疑日祝詛求其凶咎無極已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 毛傳 炰烋猶彭亨也 鄭箋 炰烋自矜氣健之貌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 毛傳 背無臣側無人也 鄭箋 無臣無人謂賢者不用 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毛傳 無陪貳也無卿士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 毛傳 義宜也 鄭箋 式法也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有沈湎於酒者是乃過也不宜從而法行之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毛傳 使晝爲夜也 鄭箋 愆過也女既過沈湎矣又不爲明晦無有止息也醉則號

也。災餘曰燼。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俱遇此禍以為燼者。言害所及廣。於乎有哀。國步斯頻。毛傳步。行。頻。急也。鄭箋頻猶比也。哀我國家之政。行此禍害比比然。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毛傳疑。定也。鄭箋蔑猶輕也。將猶養也。徂。行也。國家為政。行此輕蔑民之資用。是天不養我也。我從兵役。無有止息時。今復云行。當何之往也。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毛傳梗。病也。鄭箋君子。謂諸侯及卿大夫也。其執心不彊於善。而好以力爭。誰

始生此禍者。乃至今日相梗不止。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毛傳宇。居。僤。厚也。鄭箋辰。時也。此士卒從軍。勞苦自傷之言。多我覯痻。孔棘我圉。毛傳圉。垂也。鄭箋痻。病也。圉當作禦。多矣我之遇困病。甚急矣我之禦寇之事。

為謀為毖。亂況斯削。毛傳毖。慎也。鄭箋女為軍旅之事。為重慎兵事也。而亂滋甚。於此日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毛傳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鄭箋恤。亦憂也。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為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其何能淑。載胥及溺。鄭箋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此於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及于禍難。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毛傳遡。鄉。僾。唈。荓。使也。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鄭箋肅。進。逮。及也。今王之為政。見之使人唈然。如鄉疾風。不能息也。王為政。民有進于善道之心。當任用之。反卻退之。使不及門。但為任用是居

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明王之法。能治人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人。禮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聚斂之臣害民。盜臣害財。稼穡維寶。代食維好。鄭箋此言王不尚賢。但貴吝嗇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鄭箋滅。盡也。蟊食苗根曰蟊。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痒。病也。天下喪亂國家之災。以窮盡我王所恃而立者。謂蟊孽為害。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毛傳贅。屬。荒。虛也。穹蒼。蒼天。鄭箋恫。痛也。哀

左傳賴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按王肅云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與鄭異

此京兩傳鄭俱作宗尚古作是所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

難有功力于民代無功者亦天祿鄭異

王肅云能知稼穡之事唯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則政唯好

痛乎中國之人。皆見繫屬於兵役。家家空虛。朝廷曾無有同力諫諍。念天所爲下此災。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毛傳相。質也。鄭箋惠。順。宣。徧。猶。謀。慎。戒。相。助也。維至德順民之君。爲百姓所瞻仰者。乃執正心舉事。徧謀於衆。又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鄭箋臧。善也。彼不施順道之君。自多足獨謂賢言其所任之臣皆善人也。不復考慎。自有肺腸。行其心中之所欲。乃使民盡迷惑如狂。是又不宣猶。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毛傳甡甡。衆多也。鄭箋譖。不信也。胥。相也。以。猶與也。穀。善也。視彼林中。其鹿相輩耦行甡甡然衆多。今朝廷羣臣皆相欺背。不相與以善道。言其鹿之不如。人亦有言進退維谷。毛傳谷。窮也。鄭箋前無明君。卻迫罪役。故窮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毛傳瞻言百里。遠慮也。鄭箋聖人所視而言者百里。言見事遠而王不用。有愚闇之人爲王言其事淺且近耳。王反迷惑信用之而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鄭箋胡之言何也。賢者見此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皂白言之於王也。然不言之何也。此畏懼犯顏得罪罰。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毛傳迪。進也。鄭箋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爲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民之貪亂寧爲荼毒鄭箋貪。猶欲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爲苦毒之行。相侵暴慍恚使之然。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毛傳隧。道也。鄭箋西風謂之大風。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喻賢愚之所行。各由其性。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毛傳中垢。言闇冥也。鄭箋作。起。式。用。征。行也。賢者在朝。則用其善道。不順之人。則行闇冥。受性於天。不可變也。

左傳爲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云云狀也一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毛傳類。善。鄭箋類。等夷也。對。荅也。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則應荅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居上位而行此。人或效之。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毛傳覆。反也。鄭箋居上位而不用善。反使我爲悖逆之行。是形見敗類之驗。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鄭箋嗟爾朋友者親而切磋之也而猶女也我豈不知女所行者惡與直知之女所行如是猶鳥飛行自恣東西南北時亦爲弋射者所得言放縱久無所拘制則將遇伺女之間者得誅女也既之陰女反予來赫毛傳赫炙也鄭箋之往也口距人謂之赫我恐女見弋獲既往陰覆女謂啓告之以患難也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毛傳涼薄也鄭箋職主諒信也民之行失其中者主由爲政者信用小人工相欺違

爲民不利如云不克鄭箋克勝也爲政者害民如恐不得其勝言至酷也民之回遹職競用力鄭箋競逐也言民之行維邪者主由爲政者逐用彊力相尚故也言民愁困用生多端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毛傳戾定也鄭箋爲政者主作盜賊爲寇害令民心動搖不安定也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鄭箋善猶大也我諫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可反背我而大詈言拒已諫之甚雖曰匪予既作爾歌鄭箋予我也女雖觝距已言此政非我所爲我已作女所行之歌女當受之而改悔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傳口口口戒口口賦民勞

序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鄭箋厲王　成王七世孫也時賦斂重數繇役煩多人民勞苦輕爲姦宄彊淩弱衆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毛傳汔危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鄭箋汔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毛傳詭隨詭人之善隨

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愼小以懲大也憯曾也鄭箋謹猶愼也良善式用遏止也王爲政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以此勑愼無善之人又用此止爲寇虐曾不敬畏明白之刑罪者疾時有之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毛傳柔安也鄭箋能猶伽也邇近也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當以此定我國家爲王之功言我者同姓親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毛傳休定也逑合也鄭箋休止息也合聚也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毛傳惛怓大亂也鄭箋惛怓

按說大爾雅釋詁文王肅云元王者之大位孫疏云式之爲汝詩人通謂言大雅小子今文云問之義爲大

譴譁也謂好爭者也俾使也無棄爾勞以爲王休毛傳休美也鄭箋無棄女始時勸政事之功以爲女王之美述其始時者誘掖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毛傳息止也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毛傳慝惡也鄭箋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正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毛傳求近德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毛傳愒息泄去也鄭箋泄猶出也發也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毛傳醜衆厲危也鄭箋厲惡也春

傳詩嫡冢　卷十四　大雅　十一　民勞

秋傳曰其父爲厲敗壞也無使先王之正道壞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毛傳戎大也鄭箋戎猶女也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于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毛傳賊義曰殘鄭箋王愛此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爲殘酷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毛傳繾綣反覆也王欲玉女是用大諫鄭箋王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

民勞五章章十句愚按此詩朱子以爲同列相戒之詞亦因其語意似當然耳然托詞相戒實即刺王未爲不可鄭必欲作對王請則似牽強傳闕文而有戒字尚存合之中公詩說正與朱子之解不異矣

傳□□□□□賦板

序板凡伯刺厲王也鄭箋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爲王卿士

傳詩嫡冢　卷十四　大雅　十二　板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毛傳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癉病也話善言也猶道也鄭箋猶謀也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然爲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靡聖管管不實於亶毛傳管管無所依繫亶誠也鄭箋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不能用信於誠實之言言行相違也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毛傳猶圖也鄭箋王之謀不能圖遠是故我大諫王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毛傳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鄭箋天斥王也王

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
憲憲然。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辭
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毛傳。輯。和。洽。
合。懌。說。莫。定也。鄭箋。辭。辭氣。謂政務也。王者政教和
說。順於民。則民心合定。此戒語時之大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毛傳。寮。官
也。囂囂。猶警警也。鄭箋。及。與。即。就也。我雖與爾職事
異者。乃與女同官。俱爲卿士。我就女而謀。及忠告以
善道。女反聽我言。警警然不肯受。我言維服。勿以爲
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毛傳。芻蕘。薪采者。鄭箋。服。事

傳詩嫡家　卷十四　大雅　圭　板

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古之賢者有言。有
疑事。當與薪采者謀之。匹夫匹婦。或知及之。況於我
乎。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毛傳。謔謔
然喜樂。灌灌。猶款款也。蹻蹻。驕貌。鄭箋。今王方爲酷
虐之政。女無謔謔然以讒慝助之。老夫諫女款款然。
自謂也。女反驕驕然如小子。不聽我言。匪我言耄。爾
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毛傳。八十曰耄。熇熇然
熾盛也。鄭箋。將。行也。今我言非老耄有失誤。乃告女
用可憂之事。而女反如戲謔。多行熇熇慘毒之惡。誰

能止其禍。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毛傳。懠。怒
也。夸毗。體柔人也。鄭箋。王方行酷虐之威怒。女無夸
毗以形體順從之。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
如尸矣。不復言語。時厲王虐而弭謗。民之方殿屎。則
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毛傳。殿屎。呻吟也。
蔑。無。資。財也。鄭箋。葵。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忽然
有揆度知其然者。其遭喪禍。又素以賦斂空虛。無財
貨以共其事。窮困如此。又曾不肯惠施以賙贍衆民
言無恩也。

傳詩嫡家　卷十四　大雅　吉　板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毛傳。牖。道
也。如壎如篪。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如取如
攜。言必從也。鄭箋。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合而從
之如此。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毛
傳。辟。法也。鄭箋。易。易也。女攜掣民東與西與。民皆從
女所爲。無曰是何益爲。道民在已甚易也。民之行多
爲邪辟者。乃汝君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爲法。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毛傳。价。善
也。藩。屏也。垣。牆也。王者天下之大宗。翰。幹也。鄭箋。价。
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大師。三公也。大邦。

宗子之解從鄭爲長否泛作同姓詩意何以獨重而申言之耶琬引周語謂亂之亂召於以其子代竟王爲禍及宗子之証允確

成國之諸侯也。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爲藩屏垣幹，爲輔弼，無疏遠之。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毛傳〕懷，和也。〔鄭箋〕斯，離也。和女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女國，以是爲宗子之城，使免於難，遂行酷虐，則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城壞則乖離，而女獨居而畏矣。宗子，謂王之適子。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毛傳〕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鄭箋〕渝，變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毛傳〕王，往。旦，明。游，行。衍，溢也。

〔鄭箋〕及，與也。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愼乎。

板八章，章八句。愚按此詩明有同寮之句，序不妨爲刺王，可以例民勞矣。

傳□□□□□賦瞻卬。

序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鄭箋〕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毛傳〕昊天，斥王也。塡，久。厲，惡也。〔鄭箋〕惠，愛也。仰視幽王爲政，則不愛我下民甚久矣。天下不安，王乃下此大惡以敗亂之。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毛傳〕瘵，病。夷，常也。罪罟，設罪以爲罟。瘳，愈也。〔鄭箋〕屆，極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卒與民皆勞病，其爲殘酷痛病於民，如蟊賊之害禾稼然。爲之無常，亦無止息時。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爲之亦無常，無止息時。此目王所下大惡。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鄭箋〕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毛傳〕收，拘收也。說，赦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毛傳〕哲，知也。〔鄭箋〕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丈夫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多謀慮乃亂國。

懿厥哲婦，爲梟爲鴟。〔鄭箋〕懿，有所痛傷之聲也。厥，其也。其，幽王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毛傳〕寺，近也。〔鄭箋〕長舌，喻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階。階，所由上下也。今王之有此亂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耳。又非有教王爲亂，語王爲惡者，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毛傳〕忮，害。

忒。變也。【鄭箋】鞫。窮也。譖。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慝。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慮。好窮屈人之語。忮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違。人豈謂其是不得也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爲惡不信也。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毛傳】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古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

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鄭箋】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爲非宜。亦猶是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狄毛作逖王肅云舍爾大道遠[illegible]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毛傳】刺。責。富。福。狄。遠。忌。怨也。【鄭箋】介。甲也。王之爲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王見變異乎。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災害也。王不念此而改修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毛傳】類。善。殄。盡。瘁。病也。【鄭箋】弔。至也。王之爲政。德不至于天矣。不能致徵祥於神矣。威儀又不善於朝廷矣。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窮。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毛傳】優。渥

也。【鄭箋】優。寬也。天下羅網以取有罪。亦甚寬。謂但以災異譴告之。不指加罰於其身。疾王爲惡之甚。賢者奔亡。則人心無不憂。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毛傳】幾。危也。【鄭箋】幾。近也。言災異譴告。離人身近。愚者不能覺。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鄭箋】檻泉。正出涌出也。觱沸。出貌。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己憂所從來久也。惡政不先己。不後己。怪何故正當之。藐藐昊天。無不克鞏。【毛傳】藐藐。大貌。鞏。固也。【鄭箋】藐藐。美也。王者有美德藐藐然。無不

能自堅固於其位者。微箴之也。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鄭箋式用也。後謂子孫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傳□□□□□賦召旻。
序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
公之臣也。鄭箋閔病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鄭箋天斥
王也。疾猶急也。瘨病也。病乎幽王之爲政也。急行暴
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謂重賦稅也。病國中以饑饉。
令民盡流移。我居圉卒荒。毛傳圉垂也。鄭箋國中至

邊境。以此故盡空虛。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毛傳訌潰也。鄭箋訌爭訟相陷
人之言也。王施刑罪以網羅天下。衆爲殘酷之人。雖
外以害人。又自內爭相讒惡。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
靖夷我邦。毛傳椓夭椓也。潰潰亂也。靖謀夷平也。鄭
箋昏椓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椓椓毀陰者也。王遠
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潰然
維邪是行。皆謀夷滅王之國。
皐皐訿訿。曾不知其玷。毛傳皐皐頑不知道也。訿訿
窳不供事也。鄭箋玷缺也。王政已大壞。小人在位。曾

疏云再云如昔者民如旱草在又如苴月凡枯槁之極

不知大道之缺。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毛傳
貶隊也。鄭箋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
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
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毛傳潰遂也。苴水中
浮草也。鄭箋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王無恩惠於
天下。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
之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鄭箋潰亂也。無不亂者
言皆亂也。春秋傳曰。國亂曰潰。邑亂曰叛。
維昔之富不如時。毛傳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鄭

箋富福也。時今時也。維今之疚不如茲。毛傳今則病
賢也。鄭箋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彼疏斯粺。胡不
自替。職兄斯引。毛傳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替廢。兄
滋也。引長也。鄭箋疏麤也。謂糲米也。職主也。彼賢者
祿薄食麤。而此昏椓之黨反食精粺。女小人耳。何不
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爲亂之事乎。責
之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毛傳頻厓也。鄭箋頻當作濱。厓
猶外也。自由也。池水之溢。由外灌焉。今池竭。人不言
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之也。餘土猶池也。政之亂。由外

美之德，能行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illegible]
文王之意，謂爲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子刑，
乃單文祖德。曾孫篤之。毛傳：成王能厚行之也。鄭箋：
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
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序：維清，奏象舞也。鄭箋：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
王制焉。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毛傳：典，法也。鄭箋：緝熙，光明也。
天下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

之法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也。肇禋。毛傳：肇，始。禋，
祀也。鄭箋：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禋祀
祀昊天上帝。迄用有成，維周之禎。毛傳：迄，至。禎，祥也。
鄭箋：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
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吉祥。

維清一章，五句。

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鄭箋：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
諸盩至不窋。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毛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
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鄭箋：高山，謂岐山
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荊山。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
以利萬物。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居
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彼作矣，文王
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毛傳：夷，易也。鄭箋：彼，彼萬
民也。徂，往。行，道也。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
爲常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
使易之道故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
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此
訂大王文王之道，卓爾與天地合其德。子孫保之。

天作一章，七句。愚按傳文清下闕二字，當是此篇

序：思文，后稷配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毛傳：極，中
也。鄭箋：克，能也。立，當作粒。烝，衆也。周公思先祖有文
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饑，后稷
播種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之人，無不于女
時得其中者。言反其性。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
爾界，陳常于時夏。毛傳：牟，麥。率，用也。鄭箋：貽，遺。率，循。
育，養也。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
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天命以

本甲可許故宣與經來爲小序者陋矣

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于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久常之功于是夏而歌之。夏之屬有九。書說爲以穀供來。云穀紀后稷之德。

思文一章八句。

王肅云來助祭者謂君諸公小子從之

序 雝，禘大祖也。鄭箋 禘，大祭也。大于四時而小于祫。大祖，謂文王。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于薦廣牡，相予肆祀。毛傳 相，助。廣，大也。鄭箋 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有是來時雝雝然，既至止而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與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牡之牲。百辟與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毛傳 假，嘉也。鄭箋 宣，徧也。嘉哉皇考，斥文王也。文王之德乃安我孝子，謂受命定其基業也。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爲之君故。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毛傳 燕，安也。鄭箋 繁，多也。文王之德，安及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安助之以考壽與多福祿。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毛傳 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姒也。鄭箋 烈，光也。子孫所以得

按齊語云 烈考文母

考壽與多福者，乃以見右助于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歸美焉。

雝一章十六句。愚按毛鄭以爲禘文王，而朱子以爲武王祭文王，當泥于皇考二字也。祭法云：父曰考，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考。疏云：此與閔予小子非曾祖而曰皇考者，以其效文取尊君之義，故父祖皆得稱之。然則皇考原不止于稱其父也，何必是武王之祭法。但小序云：禘大祖，則應是后稷。后稷不爲天也，不得言維后。故以爲文王，而鄭亦爲大祖者，疏云謂祖之大者，于義亦通。然文王于禘法不合，當從詩說，爲成王祭文武之詩。

序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毛傳 將，大。享，獻也。鄭箋 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牛羊，皆充盛肥腯，有天氣之力助。言神饗其德而右助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毛傳 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鄭箋 靖，治也。受福曰嘏。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政于天下，維受福于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鄭箋 于，於。時，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

之道。

我將一章，十句。

序 烈文，成王即位，諸侯助祭也。鄭箋 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毛傳 烈，光也。文王錫之。鄭箋 惠，愛也。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毛傳 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鄭箋 崇，厚

也。皇，君也。無大累于汝國，諸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爵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毛傳 競，彊。訓，道也。前王，武王也。鄭箋 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不勤明其德乎，勤明之也。故卿大夫法其所爲也。於乎先王文王武王，其于此道人稱頌之不忘。

烈文一章，十三句。

序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箋 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毛傳 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王之後。鄭箋 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于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鄭箋 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永，長也。譽，聲美也。

振鷺一章，八句。

序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箋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毛傳 殷尚白也。亦，亦周也。萋且，敬慎貌。鄭箋 有客有客，重言之者，異之也。亦，亦武庚也。武庚爲二王後，乘殷之馬，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駁而美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于其事，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王言之。有客宿宿，有客信信。

言授之縶以縶其馬毛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欲縶
其馬而留之鄭箋縶絆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
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薄言追之左
右綏之鄭箋追送也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
之臣又從而安樂之序之無已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毛傳淫大威則夷易也鄭箋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
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也言動作而
有度

有客一章十二句思按傳文有子字在夸字闕文
後明是微子字傳寫此篇而與振鷺相次疏亦
云與上振鷺或亦一時作也

序武奏大武也鄭箋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毛傳烈業
也鄭箋皇君也於乎君哉武王也無彊乎其克商之
功業言其彊也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
基緒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毛傳武迹劉殺
耆致也鄭箋遏止耆老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
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乃
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于誅紂須暇五年

耆毛音指 鄭巨移反

武一章七句思按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則
不止一章矣又宣十二年傳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
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
邦屢豐年杜預曰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
蓋楚樂歌之次第此不得其說而臆之也據左傳
語明言作武而其三其六並闕楚乎故賚般勺桓
諸篇中公作大武之餘章今詩傳本有賚字般字
而闕文之後即次頌武二字想當諸篇從大武以
次而列而頌武王之功者與左傳必合惜乎其闕
畧耳然杜氏亦似未見于古本及中公說者也

序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鄭箋巡守告祭者天子巡
行邦國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禪也書曰歲二月東
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遍于群神巡行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
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毛傳邁行震動
疊懼懷來柔安喬高也高嶽岱宗也鄭箋薄猶甫也
甫始也允信也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
守也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爲
之臣也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
者言其威武又見畏也王行巡守其至方岳之下燔
柴祭群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爲

君美之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毛傳明矣知未然者昭然不疑也鄭箋昭見也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家也以其有俊乂用次第處位言此者著天其子愛之右序之效也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毛傳戢聚櫜韜也鄭箋載之言則也王巡守而天下咸服兵不復用此又著震疊之效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毛傳夏大也鄭箋懿美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于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允王保之毛傳允信也信哉武王之德能長保此時夏之美。

時邁一章十五句。愚按中公詩說以賚爲大武之三成而此篇爲二成今傳所存宣刪時邁作者之前正與左傳以文王既勤止爲其三者相合此篇爲大武之二章無疑矣。

序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鄭箋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侯有功者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毛傳勤勞應當繹陳也鄭箋敷猶徧也文王既勞心于政事以有天下之業我當而受之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而行之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也時周之命於繹思鄭箋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命而王之所由也。于女諸臣受封者陳繹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勑勑之。

賚一章六句。

序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鄭箋般樂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毛傳高山四嶽也嶞山山之嶞嶞小者也翕合也鄭箋皇君喬高猶圖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登於于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毛傳裒聚也鄭箋裒衆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

般一章七句

序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毛傳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于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毛傳鑠美遵率養取晦昧也鄭箋純大熙興介助也於美乎文王之用師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

其惡。是周道大興，而天下歸往矣，故有致死之士助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毛傳：龍，和也。蹻蹻，武貌。造，爲也。鄭箋：龍，寵也。來助我者，我寵而受用之。蹻蹻之士，皆爭來造王，王則用之，有嗣傳相致。實維爾公允師。毛傳：公，事也。鄭箋：允，信也。王之事所以舉兵克勝者，實維女之事信得用師之道。

酌一章，九句。愚按此詩遵養時晦，毛意以爲武王取紂，訓養爲取，述毛者皆然。鄭以爲文王事紂，養其昧，左傳者昧，乃隨武子之言，爲不欲戰之意，則者多音，則亦似老其惡之解，若王氏相保今羣賊

曰遵養時晦，附士行謂之以遵養時賊，則但似鄭解爲長矣。朱子從毛，以王師爲武王，而遵養爲武王未用師之時，蓋兩用其說，竟于末句更直截，獨作退養自晦，訓義少異于鄭耳。

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毛傳：類也，禡也，皆師祭也。

綏萬邦，屢豐年。鄭箋：綏，安也。屢，亟也。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毛傳：士，事也。鄭箋：天命爲善不解倦者，以爲天子，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天下之事。此言其當天意也。于是用武事于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於昭于天，皇以間之。毛傳：間，代也。鄭箋：于，曰也。皇，君也。於明乎曰天也，紂爲天下之君，但由爲惡，天以武王代之。

桓一章，九句。

序：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毛傳：載，始也。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和在軾前，鈴在旂上。鞗革，有鶬，言有法度也。鄭箋：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求其章也。求車服禮儀之文

章制度也。交龍爲旂。鞗革，轡首也。鶬，金飾貌。休者，休然盛壯。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毛傳：昭考，武王也。享，獻也。鄭箋：言，我也。皇，君也。諸侯既以朝禮見于成王，王祭時，偕又率之見于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助壽考之福，長我安行此道，思成王之多福。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鄭箋：俾，使。緝熙，大也。祭有十倫之義，成王乃光文百辟與諸侯，安之以多福，使光明于大嘏之意，天子受福曰大嘏，嘏辭有福祚之言。

載見一章，十四句。

序作瞽合乎祖也或作合乎太祖

序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毛傳瞽樂官也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虡衡者為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鞉小鼓也柷木椌也圉楬也鄭箋瞽矇也以為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瞭者相之又設縣鼓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

轉字誤變而作田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鄭箋既備者懸也朄也皆畢已也乃奏謂樂作也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管如篴併而吹之我客戾止永觀厥成鄭箋我客二王之後也長多其成功謂深感其和樂遂入善道終無愆過

有瞽一章十三句愚按傳文有瞽合二字當是合乎祖也與序同意

序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鄭箋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疏云糝爾雅作木邊穢糝之義也當從木為正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毛傳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糝也鄭箋猗與歎美之言也鱣大鯉也鮪鮥也鰷白鰷也鰋鮎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鄭箋介助景大也

潛一章六句愚按傳文有穢廟二字當屬此篇

疏云子夏作序唯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別論他事云後人引高子言以證賓尸不亦[illegible]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

序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鄭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肜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毛傳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

基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鄭箋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絜禮之次也鼎圜弇上謂之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毛傳吳譁也考成也鄭箋柔安也繹之旅士用兕觥變於祭也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讙譁不敖慢也此得壽考之休徵

絲衣一章九句

序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鄭箋嗣王者謂成王也

箋云傳義不具 箋辭不便 箋說不長

陟降庭止 箋解爲長

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于廟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毛傳：閔，病。造，爲。疚，病也。鄭箋：閔，悼之言也。造，猶成也。可悼傷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毛傳：庭，直也。鄭箋：茲，此也。陟降，上下也。於乎我君考武王，長世能孝，謂能以孝行爲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也。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枉。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毛傳：序，緒也。鄭箋：夙，早。敬，慎也。我小子早夜慎行祖宗之道，言不敢

解倦也。於乎君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愚按：傳闕文中有成字，朝字朝于字。當是成王朝廟以下諸詩，以次而列，大旨與序及朱說不異。

序：訪落，嗣王謀于廟也。鄭箋：謀者，謀政事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毛傳：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猶，道。判，分。渙，散也。鄭箋：昭，明。艾，數。猶，圖也。成王始即政，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于廟中謀我始即政之事。羣臣曰：當偁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故答之，以遂曰：於乎遠哉，我于是未有數。言遠不可及也。女扶將我，就其曲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歛之。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鄭箋：多，衆也。我小子耳，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必有任賢待年長大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鄭箋：紹，繼也。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道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

訪落一章，十二句。

序：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毛傳：顯，見。士，事也。鄭箋：顯，光。監，視也。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近在此也。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毛傳：小子，嗣王也。將，行也。光，廣也。佛，大也。仔肩，克

也。鄭箋云：緝熙，光明也。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羣臣戒成王以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云：我小子耳，不聰達于敬之之意。日就月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且欲學于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輔佛是任，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

敬之一章，十二句。愚按：傳朝于字下闕文，中，鄭有之字。當是敬之之篇名與上二篇亦似相次矣。

序：小毖，嗣王求助也。鄭箋：毖，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為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

傳詩緝家　卷十五　頌　圭　小毖

已以救患難。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毛傳：毖，慎也。荓蜂，摩曳也。鄭箋：懲，艾也。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于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為譎詐誑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若有刑誅。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毛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鄭箋云：肇，始。允，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為大鳥也。鷦之所為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毛傳：任，予我也。我又集于蓼，言辛苦也。鄭箋：集，會也。未任統理我國家眾難成之事，謂使周公居攝時也。我又會于辛苦，遇三監及淮夷之難也。

小毖一章，八句。

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毛傳：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鄭箋：昊天

傳詩緝家　卷十五　頌　圭　昊天

天，大號也。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早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毛傳：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鄭箋：廣當為光，固當為故，字之誤也。於美乎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為之不解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謂夙夜自勤，至于天下太平。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愚按：國語叔向引此詩而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

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于
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
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光也單厚也肆固
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卒也篤
於信寬師歸于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始
于德讓中于信寬終于固龢故曰成玩其文勢則
成王似爲周成王矣故朱子引以證此詩爲祀成
王之詩及考國語韋昭之注則云謂文武修己自
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毛
氏創此詩全用國語文而鄭箋成王亦如韋昭以

命之小序郊祀之說則成王之非謂周成王其相
襲以來舊矣朱子正不得援國語以爲確證也第
予賈詩傳雖闕而尚存者有祀成王□□堂數字
當是祀成王于明堂周頌諸詩無單頌成王者止
此詩有成王字而大率當列之此申公詩說亦然
正與朱子合矣

序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鄭箋 祈猶禱也求也月
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 毛傳 噫歎
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 鄭箋 噫嘻有所多大之
聲也假至也播猶種也噫嘻乎能成周公之功其德
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又能率是主田
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 駿發爾私終三十
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毛傳 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
民而讓于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
極其望也 鄭箋 駿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
耕發其私田萬耦同時耕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
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
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
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爲

耦一川之間萬夫故言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
數

猶少半里者當三分里之一猶今言小半里乃是又有少半里非云少也

噫嘻一章八句 愚按此章成王毛鄭亦不以爲周
成王總由認作成王周公時詩王未當有謚故強
爲之說耳愚意如此等俱從申說爲長朱子得之

序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毛傳 嗟嗟
勑之也工官也公君也 鄭箋 臣謂諸侯也釐理咨謀
茹度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子其將歸故
于廟中正君臣之禮勑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君

之事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之于王之朝無自專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毛傳〕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鄭箋〕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勑其車右以時事時歸當何求于民將如新田畬田何急其教農趨時也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毛傳〕康樂也〔鄭箋〕將大迄至也於美乎赤烏以牟麥俱來故我周大受其光明謂爲珍瑞天下所休慶

也此瑞乃明見于天至今用之有樂歲五穀豐熟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毛傳〕庤具錢銚鎛鎒銍穫也〔鄭箋〕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銍艾勸之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愚按此與噫嘻俱言農事序說恐不可通然謂戒農官而作頌非體也當從申說

〔序〕執競祀武王也〔鄭箋〕執競其敬反執持也韓詩云執服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毛傳〕無競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皇美也〔鄭箋〕競彊也能持彊道者維有武王耳不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彊也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乎其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毛傳〕自彼成康用彼成安之道也奄同也斤斤明察也〔鄭箋〕四方謂天下也武王用成安祖考之道故受命伐紂定天下爲周明察之君斤斤如也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毛傳〕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反復也〔鄭箋〕反反順習之貌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奏樂而八音

當叙之詩前言成王康王也得作則甫

克諧神與之福又衆大謂如嘏辭也君臣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愚按傳有執競二字其闕文下句有成康二字且篇次在後當是祀成王康王之詩與朱說正合毛鄭曲解成康爲成而安之以從序祀武王之義終覺不安上言武王而卽繼以成康猶昊天有成命上言二后而卽繼以成王于文勢殊順何取强說爲也漢世諸儒往往節節從序當亦狃于師說不得不然耳

〔序〕豐年秋冬報也〔鄭箋〕報者謂嘗也烝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毛傳豐大稌稻
也廩所以藏齍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
曰秭鄭箋豐年大有年也亦大也萬億及秭以言數
數多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毛傳
皆徧也鄭箋烝進畀予也
豐年一章七句愚按傳文有報字疑屬此篇與序
同意而報字下闕文甚多疑載芟良耜諸篇皆以
次在其中
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鄭箋籍田甸師氏所掌
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

借也借民力治之稱之籍田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
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毛傳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埸
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彊強力
也以用也鄭箋載始也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
徑路者強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彊予任民以謂閒民
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左右之曰以成王之時萬
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
耕之則澤澤然解散于是耘除其根株作者千耦言
趨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強有餘

澤澤云有　隰則有原　上曰畛新育　其美其醴　盛和樂同　時成功也

力者相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有嗿其饁思
媚其婦有依其士毛傳嗿眾貌士子弟也鄭箋饁饋
餉也依之言愛也婦子來饋饟其農人于田野乃逆
而媚愛之言勸其事勞不自苦有略其耜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毛傳略利也鄭箋俶載當作熾
菑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農夫既耘除
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菑之而後種其種皆成好
含生氣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毛
傳達射也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麃耘也鄭
箋達出地也傑先長者厭厭其苗眾齊等也載穫濟

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毛傳濟濟難也鄭箋難者穗
眾難進也有實實成也其積之乃萬億及秭言得多
也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鄭箋烝進畀予洽
合也進于祖妣謂祭先祖先妣也以洽禮謂饗燕之
屬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毛傳飶芬香也鄭箋芬香之
酒醴饗燕賓客則多得其歡心于國家有榮譽有椒
其馨胡考之寧毛傳椒猶飶也胡壽也考成也鄭箋
寧安也以芬香之酒醴祭于祖妣則多得其福右匪
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毛傳且此也振自也鄭
箋匪非也振亦古也饗燕祭祀心非云且而有且謂

先王士者　男子之稱　而不在耕　芸之中或　是幼者行　餘或給子　弟七月同　我婦子子　即此之子　也

薅呼毛反 說文云拔去草也

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古森
慶之事不聞而至也言修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古
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時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序良耜秋報社稷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毛傳畟畟
猶測測也鄭箋良善也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菑
是南畝也種此百穀其種皆成好含生氣言得其時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
以薅荼蓼毛傳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蓼水草也

鄭箋瞻視也有來視女謂婦子來饁者也筐筥所以
盛黍也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饁者見戴糾然之
笠以田器刺地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荼蓼朽
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
櫛以開百室毛傳挃挃穫聲也栗栗衆多也墉城也
鄭箋百室一族也草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
成熟穀成熟而積聚多如墉也如櫛也以言積之高
大且相比迫也其已治之則百家開戶納之千耦其
耘輩作尚衆也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
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慶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
續古之人毛傳黃牛黑脣曰犉社稷之牛角尺以似
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鄭箋捄角貌五穀畢入婦子
則安無行饁之事于是殺牲報祭社稷嗣前歲者後
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以養人也續古之人求有
良司嗇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聖門傳詩嫡冢卷之十六

吳興淩濛初輯

頌

商頌譜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戎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代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陰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大小無或時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商頌

【考補】商頌五篇毛鄭韓孔呂朱錯于魯頌後

【測】舊說以爲魯之有頌者以成王同周公有大勳勞于王室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于是乎有頌又以爲夫子魯人故未之刪其說不同由傳言之則魯之有頌者錯爾

【傳】宋公孫正□□□□□□□【續說】公孫正字考父孔子之七世祖也測所闕之文當爲得詩于周歸祀先王之意

【傳】那烈祖祀成湯也【測】序以烈祖祀中宗其說不同

【序】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大師以那爲首【鄭箋】禮樂廢壞者君怠慢于爲政不修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由是散亡也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無七篇矣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毛傳】猗歎辭那多也鞉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鄭箋】置讀

毛以烈祖爲湯之祖湯孫謂湯爲人子孫王肅云湯之爲人子孫能奏其大樂以安我思之所成謂萬福來安天下和平說皆與鄭異未今從鄭

曰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美成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鞉與鼓也。鞉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毛傳〕衎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鄭箋〕奏鼓堂下之樂也。烈祖。湯也。湯孫。太甲也。假升。綏安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絃歌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

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毛傳〕嘒嘒然和也。平正平也。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鄭箋〕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毛傳〕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大鐘曰庸。斁斁然盛也。奕奕然閑也。〔鄭箋〕穆穆。美也。於赫矣。湯孫。呼太甲也。此樂之美其

王肅云言嘉客顧我烝嘗而來乃湯爲人子孫顯大之所致也

聲。鐘鼓則斁斁然有次序。其干舞又閑習。**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毛傳〕夷說也。先王稱之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有所作也。恪敬也。〔鄭箋〕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我客之來助祭者。亦不說懌乎。言說懌也。乃大古而有此助祭之禮。非專于今也。其禮儀溫溫然恭敬。執事薦饌則又敬也。**顧予烝嘗。湯孫之將。**〔鄭箋〕顧猶念也。將猶扶助也。嘉客念殷家有助祭之事而來者。乃太甲之扶助也。序助者之來意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序〕烈祖。祀中宗也。〔鄭箋〕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毛傳〕秩常。申重。酤酒。賚賜也。〔鄭箋〕祜福也。賚讀如往來之來。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既有此王天下之常福。天又重賜之。以無竟界之期。其福乃及女之此所。女。女中宗也。言承湯之業。能興之也。既載清酒于尊。酌以裸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則用成。重言嗟嗟。美歎之聲。**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

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毛傳戒至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鄭箋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于人惟安和喻諸侯有和順之德也我既裸獻神靈來至亦復由有和順之諸侯來助祭也其在廟中既恭肅敬戒矣旣齊立乎列矣至于設薦進俎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其事寂然無言語者無爭訟者此由其心平性和神靈用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歸美焉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毛傳八鸞鶬鶬言文德之有聲也假大也鄭箋約軝轂飾也鸞在鑣四

馬則八鸞假升也享獻也將猶助也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鶬鶬然和言車服之得其正也以此來朝升堂獻其國之所有于天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得萬國之歡心也天于是下平安之福使年豐來假來享降福無疆鄭箋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顧予烝嘗湯孫之將鄭箋此祭中宗諸侯來助之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愚按此章烈祖湯孫俱與上篇同不應各祀而所指各異傳同爲祀成湯朱子亦與之暗合似爲得之

傳長發大禘也測疑者謂大禘不宜及羣廟之主宜爲合祀宗廟而以阿衡配食之樂歌乃祫祭也詳之

序長發大禘也鄭箋大禘郊祭天也禮記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毛傳濬深洪大也諸夏爲外幅廣也隕均也鄭箋長猶久也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深知乎

維商家之德也久發見其禎祥矣乃用洪水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廣大其竟界之時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之世故爲久也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毛傳有娀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鄭箋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于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毛傳玄王契也桓大撥治履禮也鄭箋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爲玄王遂猶徧也發行也玄王廣本

其政。府。始堯封之商。爲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爲大國。皆能達其教令。使其民循禮。不得踰。乃循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毛傳 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鄭箋 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毛傳 至湯與天心齊。鄭箋 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于於湯而當天心。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毛傳 不遲。言疾也。躋。升也。九圍

國語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體之謂也

九州也。鄭箋 降。下。假。暇。祗。敬。式。用也。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以其德寬暇天下之人。遲遲。言急于己而緩于人。天命是故愛敬之也。天于是又命之使用事于天下。言王之也

假毛音格 鄭音暇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毛傳 球。玉。綴。表旒。章也。鄭箋 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休。美也。湯既爲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著焉。擔負天之美譽。爲衆所歸鄉。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毛傳 絿。急也。優優和也。遒。聚也。鄭箋 競。逐也。不逐。不與人爭先後。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毛傳 共。法。駿。大。厖。厚。龍。和也。鄭箋 共。執也。小共大共。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駿之言俊也。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毛傳 戁。恐。竦。懼也。鄭箋 不震不動。不可驚憚也。

○毛音恭 鄭音拱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毛傳 武王。湯也。旆。旗也。虔。固。曷。害也。鄭箋 有之言又也。上既美其剛柔得中。勇敢不懼。于是有武功。有玉德。及建旆興師出伐。又固持其鉞。志在誅有罪也。其威勢如

猛火之炎熾。誰敢禦害我。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毛傳 苞。本。蘖。餘也。鄭箋 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然而無有能以德自遂達于天者。故天下歸鄉湯。九州齊一截然。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毛傳 有韋國者。有顧國者。有昆吾國者。鄭箋 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己姓也。三國黨于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毛傳 葉。世也。業。危也。鄭箋 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與之。信也天

命而子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春秋傳曰。畀我無之震。師徒撓敗。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傳 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鄭箋 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商王湯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傳 玄鳥。□□□□。

（闕文疑是祀高宗四字故與殷武傳）

序 玄鳥。祀高宗也。鄭箋 祀當為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為高宗云。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祫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毛傳 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之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芒芒。大貌。鄭箋 降。下也。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傳 正。長。域。有也。九有。九州也。鄭箋 古帝。天也。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使之長有邦域。為政于天下。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湯有是德。故覆有九州。為之王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毛傳 武丁。高宗也。鄭箋 后。君也。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明也。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毛傳 勝。任也。鄭箋 交龍為旂。糦。黍稷也。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于天下者。無所不勝

服。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者。亦言得諸侯之歡心。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毛傳 畿。疆也。鄭箋 止。猶居也。肇。當作兆。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言其為政自內及外。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毛傳 景。大。員。均。何。任也。鄭箋 假。至也。祁祁。衆多也。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衆多。其所貢于殷大至。所云維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百祿是何。謂當擔

負天之多福。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愚按傳次此章于長發後者。亦從其世次也。

傳 殷武祀高宗也。

序殷武祀高宗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毛傳 撻。疾意也。殷武殷王武丁也。荆楚荆州之楚國也。罙。深。裒。聚也。鄭箋 有鐘鼓曰伐。罙冒也。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撻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鄭箋 緒。業也。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更自勑整。截然齊壹。是乃湯孫太甲之等功業。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毛傳 鄉。所也。鄭箋 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王。維女楚國。近在荆州之域。居中國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湯之時。乃氐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責楚之義。女乃遠夷之不如。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毛傳 辟。君。適。過也。鄭箋 多。衆也。來辟。猶來王也。天命乃令天下衆君諸侯。立都于禹所治之功。以歲時來朝覲于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適。徒勑以勤民稼穡。非可解倦。時楚不脩諸侯之職。此所用告曉楚之義也。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毛傳 嚴。敬也。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鄭箋 降。下。遑。暇也。天命乃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能明德慎罰。不敢怠惰自暇于政事者。則命之于小國以爲天子。大立其福。謂命使湯由七十里王天

下也。時楚僭號王位。此又所用告曉楚之義。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毛傳 商邑。京師也。鄭箋 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其出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也。王乃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此又用商德重告曉楚之義。

陟彼景山。松栢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毛傳 丸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梴。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鄭箋 椹謂之虔。升景山。揄材木。取松栢易直者。斷而遷。正斲于椹上。以爲桷與

梁櫨路寢既成。王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愚按此章爲祀高宗。非頌伐楚也。伐楚特其功業之一耳。鄭以三四五章皆爲曉告楚。已似失主賓矣。末章頌及廟貌。正是祀時本色。而乃云言其修治寢廟。則高宗生存所行。止伐楚修廟二事可美乎。皆不如從朱說爲長。其意蓋本之申公云。

聖門傳詩嫡冢十六卷附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凌濛初撰。濛初字稚成，烏程人。是書輯詩序及毛傳鄭箋，又以豐坊詩傳冠各篇之首，而互考其異同。以詩序舊稱出子夏，詩傳亦稱子夏，故以聖門傳詩嫡冢爲名。其末附錄一卷，則豐坊所作申培詩說也。

孔門兩弟子言詩翼七卷

〔明〕凌濛初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言詩翼六卷》提要

序跋三篇

合刻二賢詩傳小序序

予讀三百篇詩其信而無疑者十一疑而未知所謂者十九間取小序讀之易簡明亮契於性情疑者踈二三焉頃鄭夾漈尊詆于始渭決非子夏作朱文公從而和之小序遂廢予亦倀倀焉未之所適及讀馬貴與辯駁幾萬言然後知詩不可無序序大有功于詩也至其中有牽合附會未盡得作者旨每掩卷廻賜嘆曰惡得起詩人九原與之劇論乎冣後得黃文肅

齋秘閣子貢詩傳石本卒業之疑于小序者又晰二三焉孔門速肖七十子至許以言詩止商賜二賢故詩之商賜猶周易之孔子春秋之左丘明孝經之曾子也今二子傳序而師心自用猶之注易者疑十翼解春秋者擯左氏刊孝經誤者并曾子之戰戰兢兢芟之也其失均矣小序即廢其文尚存詩傳原未有刻與成都守詹牧父分較并小序刻之黃文裕謂魯詩摹于虞喜廢于天監貞觀發于宣和紹興而重于趙明誠賈伯思董逌洪适胡元質范成大遂去傳即

魯詩于考歐陽永叔有言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爲康王政衰之詩杜欽傳曰珮玉晏鳴關雎嘆之正魯詩也魯詩關雎說淑女以刺時此傳以爲太姒自作則非魯詩可見已豈鄭樵謂魯詩亡於西晋其說然與予故仍其篆文曰詩傳不敢確以爲魯詩也嗟乎小序廢得馬貴與而章詩傳祕得黃文裕而發豈天之未欲喪斯文耶二家釋詩不無牴牾學者以意逆之如商之禮後賜之知來不必其同可也

廬陵郭子章譔

二賢言詩序

孔子雅言詩三論載其教子與門人小子者不一而足而獨許子貢子夏言詩詩之難言也尚矣子夏詩序或疑非真然相傳久至今不廢子貢詩傳不大行損嘗于沈肩吾所見豐人翁寫本人翁好作贋書且附以已意稱傳之外國衆更疑弗信而郭司馬相奎授梓蜀中蜀道阻遠不能多布四方亦未知與所見豐本合否子貢傳鍾禺篆書不知何人筆古法森然兩家于三百篇次第事彖亦不盡相合要以孔子二賢相問答語則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固不妨異同耳楨謹繕録板行名曰二賢言詩述孔子語也相奎采馬貴與明詩序不當廢之論附其後然不自馬始前人固有議者即朱子序呂氏讀詩記自謂少年淺陋之說久而知其未安不免更定矣如必以馬廢朱則子貢子夏異同又何從辯哉今故不録郭本先子夏後子貢按孔子家語弟子解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因以子貢居前云

京山後學李維楨撰

合刻二賢詩傳小序跋

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而至與言詩者獨歸之商與賜夫非以繪素切磨之旨能達于詩之表而耳提面命有足以貫物而詔後來者存歟乃後之言詩者抑何其膠膠也彼其含聖門授受之微言而直斷以千載懸揆之臆說至其說之難通如青衿城闕諸章則又兩解而互存焉夫詩蓋嘗刪之約其義蔽於無邪止耳若夫鄭衛之音正其所謂淫所謂亡國而惡

且放焉者也孫今一切並録之至爲曲模其淫態佚情而了無愧畏然則當時所删者何詩而所云無邪者又何指乎此馬貴與力辨其非而謂序爲必不可廢非苟而已也序出卜商毛公傳之迄于今共習故得不廢而賜之詩世未有習者歲己丑謙幸以職事侍文淵郭公縱言及于詩因出所藏秘閣子貢詩傳石本示謙謙受而卒業然後又知賜之爲詩而益信馬氏之辨爲有據業射專門而師心自任也昔人固知其難哉傳中毎多殘闕然所不闕者要與小序相

發明且篆畫精研足備好古一助爰命工摹勒付之梓材嗟乎詩雖吟咏之微乎乃古者于斯焉考風而問俗謙竊守俗化與關焉中和樂職既不能導王子淵之諛于虚上林又不能侈馬長卿之博賴先賢遺傳尤有存者聊廣而傳之以公同志以少贊郭公廣勵表章之至意若曰歌焉而志可見也則小子鹺奚以敢

三衢詹思謙撰

黄文裕未詳　郭中丞名子章　張司馬名[illegible]　李宗伯名維楨

孔門兩弟子言詩翼凡例

一序與傳詩之原題也出自孔門自非後世逆揣者比故並列之于本詩前先序後傳者篇次從序也

一子貢傳係秘閣石本爲黄文裕所得郭相奎中丞刻之蜀中乃篆書有附音張元平司馬重梓于貴竹並用其附音不存篆筆李本寧宗伯復刻篆書并附音于白下而中有遺佚今蜀本不可得所據貴竹與白下二本耳因篇次與序不同乃分析以從序混學者無從知也故既刻傳於序後復録全

本于未篇使灼然可考且從篆文以便博古者

一諸家俱有成書流傳今所摘取者皆其爲詩而陽秋者也若爲舉業發者則他說書充棟即不佞亦別有詩逆之輯故一切詮釋俱不録止及數公者以數公近代名家可採者獨多耳先于首見處書名餘止從姓不敢瑣贅至不佞所自綴者則槩以賤名綴之中有無名氏乃在長安所得抄本不知出何人筆止有國風失去雅頌不忍埋没亦採録之

一經文圈點俱從鍾伯敬本諸評語圈點則不敢竊有取焉

一篇什之次及分卷分章俱遵朱子從時所習也

吳興後學淩濛初初成父識

採取諸家姓氏

徐光啓　字子先　所著有六帖

陸化熙　字羽明　所著有詩通

魏浣初　字仲雪　所著有詩脉

沈守正　字無回　所著有說通

鍾　惺　字伯敬　所著有批點詩經

唐汝諤　字士雅　所著有微言

校閱諸家姓氏

沈汝洪　字身之　手授張司馬貴竹本

潘　湛　字朗士　手授李宗伯自下本

淩瀛初　字彥仙

淩義渠　字駿甫

淩　琛　字獻之

淩　璪　字藏之

詩傳

孔氏傳

衛端木賜子貢述

周南

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子曰關雎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能正其心則無怨嫉邪辟之思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其奏樂也必歌關雎以亂之所以風天下也詩之義六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正六曰頌關雎兼比興以賦而為風之首焉是王化之本也太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子

曰賢而能勤而能儉約而能孝可以觀化矣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子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是君子之修其身矣周人慶文王之多男而賦螽斯周人美其公子之多仁也賦麟止文王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艱也勞之以卷耳文王得良臣于野周人美之賦兔罝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于周賦樛木紂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濆

文王之化行乎南國男女知禮
詩人美之賦漢廣
文王之時民和樂童兒
歌謠賦芣苢
召南
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觀焉
賦鵲巢
諸侯夫人勤于親蠶國
人美之賦采蘩

子貢言詩　三

諸侯之夫人終容其媵也
賦江有汜
大夫隱而能儉忠乎公室
國史美之賦羔羊
內子勤于祭祀國史美之
賦采蘋
召公宣布王命諸侯服焉
賦殷其雷
乎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晞

召公而歸心焉賦甘棠
小臣奉使而勤勞于公賦
小星
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
賦騶虞
召南之人安於治女子以
時擇配賦摽有梅
野人迷昏而不能其禮女
氏拒之賦野有死麕

子貢言詩　四

野人強昏不得而訟女氏
終拒之賦行露
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懷
之賦甘棠
魯
周公孫于魯殷人畔公憂
王室勤王修政以備之賦
鴟鴞
周公陳師征殷三年克之

○還疑 ○勞疑 ○車疑 士 賦 東 山

周 公 居 于 魯 魯 人 飢 馬 賦

很 跋

周 公 [illegible] 于 周 魯 人 欲 留 之

[illegible] 克 賦 九 ○戢闕

周 人 思 周 公 而 賦 伐 柯

周 人 ○疑 ○周疑 公疑 賦 破 斧

僖 ○公闕 ○頌闕 楚 丘 以 衛 戎 ○史闕 克

頌 之 賦 楚 宮

子貢言詩 五

僖 公 ○ ○ ○ ○ ○ ○ 賦 駉

僖 公 獻 捷 于 太 廟 史 克 ○頌闕

○僖闕 公 賦 泮 水

○之闕 賦

僖 ○公闕 ○燕闕 ○飲闕 ○而闕 ○史闕 克 頌 之 賦

有 ○駜闕

○ 僖 公 八 年 始 用 郊 禘 史

克 ○頌闕 ○之闕 賦 閟 ○宮闕

抑

管 尗 封 于 抑 與 蔡 尗 霍 尗

康 尗 監 殷 四 國 [illegible] 周 公 康

尗 諫 不 聽 三 尗 遂 以 殷 畔

康 尗 憂 王 室 賦 柏 舟 子 曰

仁 矣 吾 於 柏 舟 見 匹 夫 之

不 可 奪 志 也

管 尗 將 畔 大 夫 諫 之 賦 雄

雉

管 尗 以 殷 畔 抑 人 風 之 賦

匏 有 苦 葉

子貢言詩 六

管 尗 以 殷 畔 仕 者 苦 之 賦

北 門

抑 之 侈 東 心 乎 王 室 賦 東

兮

抑 國 危 亂 ○上闕 民 去 之 賦 北

風

○抑闕 ○之闕 良 婦 棄 於 夫 賦 谷 風

○抑闕 ○之闕 寡 母 欲 去 而 子 自 訟

馬 賦 凱 風

子于役
平王之族流散而○(闕怨)賦葛
藟
束還學廢君子傷之賦子
徐
柏王○(闕好)○(闕兵)○(闕士)卒苦之賦何
州不黃
周人從征賦崤崤之石
周人從軍○(疑室)家念之賦采

子貢書詩　十一

隸
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
大車
齊襄公○(闕上)○(闕娶)○(闕於)王周人恥
之賦何彼襛矣
○王棄背大夫風之賦唐
棣
留子賢而遯隱周人慕之
賦丘中

○王好讒大夫憂之賦采
葛
大夫○○周人諫之賦無
將大車
王好音大夫風之賦君
子陽陽
民遷畢國　　　　賦黃
鳥
士就窺(闕)戚(闕)而(闕)英(闕)之(闕)恤(闕)賦(闕)我

子貢書詩　十二

行○(闕其)○(闕野)
王室亂人不○(闕樂)生賦若之
兮
京師饑○(闕民)流而怨賦中谷
長弘忠於王晉趙鞅殺之
周人傷之賦有兔
齊
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賦
東方未明

齊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盧

齊俗習於田賦營

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暴之

賦羊

魯桓公會襄公于濼遂與

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之

賦敝笱

襄公留姜氏于齊魯桓公

不能制齊人刺之賦南山

子貢言詩　十三

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

齊人刺之賦載驅

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

齊人譏之賦猗嗟

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

齊人美之賦風雨

齊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賦雞

鳴

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

方之日

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

賦甫田

齊俗昏禮不親君子譏之

賦著

魏

魏之君子○○○○○○

美之賦伐檀

魏之君子○○○○○賦闕○十闕

子貢言詩　十四

○闕之間

魏之君子○闕訓○闕民闕孝弟賦闕杕杜

杜

魏人○○○○○○○○

賦陟岵

魏人憂其國○闕小○闕而○闕無○闕政闕賦

園有桃

魏人困於○闕貪○闕殘○闕欲○闕去闕其國

賦碩鼠

衛靈好僭國人化○（焉疑）○（君疑）子
說之賦溱洧
子皮為政忠直文武子產
美之賦羔求
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君疑）
○（子疑）美之賦女曰鷄鳴
鄭有負士宜其○（妻疑）○（不疑）○（溺疑）○（於疑）
○（流疑）俗賦出其東門
陳

陳○○○○○○○賦宛
丘
陳之○○○○○○賦衡
門
陳靈公如夏氏○（君疑）○（子疑）○（譏疑）之
賦株林
亂寧儀行父從君○（行疑）○（淫疑）泄
治剌之賦墓門
靈公聽讒囚泄治內子憂

闕文或是陳人剌或是泄治剌

闕文或是國人

之賦防有鵲巢
陳殺其大夫泄治○（君疑）○（子疑）傷
之賦澤陂
陳○○○○○○○賦東
門之枌
陳○○○○○○○○○
○之賦東門之池
朋友○○○○○○○○
賦東門之楊

朋友○○○○○○賦月
出
秦
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
赴之賦無衣
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
賦小戎
襄公伐戎初命為秦伯國
人榮之賦車隣

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
孫之賦終南
襄公始有田園之事秦人
美之賦駟鐵
晉重耳入于晉秦穆公送
之賦渭陽
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
子殉秦人哀之賦黃鳥
君子隱于川上○秦疑○人疑慕之
賦蒹葭
○○○○○○○○賦晨風
○○○○○○○○○賦權
輿
子貢言詩國風終

小正
周公制作禮樂用之燕亯
又有小正焉雅鳴○所以
修身也流鳴伐木青莪隱
燕白駒皆所以燕賢也常
棣兄弟也頍弁燕親戚
也魚麗嘉魚采菽皆所以
燕大臣也南山有臺天保
大臣所以報王也煌華遑
使臣也四牡勞使臣之勤
也杕杜勞戍也邠風陳農
既也南山楚茨甫田皆所
以御農也大田大所以
報上也斯干落成也鴻
雁懷○流人也○蓼蕭○常○常者
乖湛露彤弓蓼為采赤皆
天子之燕諸侯也瞻彼洛
矣魚藻皆諸侯所以

執競○○○○○○○成康
○○○○○報○○○○
○○○○○○○○○○
○也
商頌
宋公孫正○闕○闕○○○○
○那烈祖祀成湯也長發
大禘也云鳥○疑祫○闕高○闕宗○闕也殷
武○闕祀高宗也

吳興凌瑮藏石及鐫篆

子貢言詩石本古文終

孔門兩弟子言詩翼

吳興凌濛初輯

國風

周南

沈守正曰、二南之詩、賦性極平、繙情極淡、觸景而興、傳事而止、意中之語、不露語中、之意躍如、蓋其時上有德教、下有風俗、禮義爛熟、竅籟自鳴、非若變風變雅、世與俗薄、談歡笑並、語怨泣。俱而後歸止乎禮義之易見也。讀者吟咏之不足、又從而吟味之、得其意於無詩無字之先、而不拘拘於語言糟粕之末、乃善解二南者也、不然隔之千里矣、

關雎

子夏序 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

哀鄭箋云蓋爲衷

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
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淑貴竹本作叔

子貢傳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
雎子曰關雎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能正其心則無
怨嫉邪辟之思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
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其奏
樂也必歌關雎以亂之所以風天下也詩之義六
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正六曰頌關
雎兼比興以賦而爲風之首是王化之本也

正疑古雅字篆文原與正字不同貴竹本作正誤

鍾惺曰哀樂情也不傷不淫情而不失其正也
思無邪亦是此意詩理性情故以此爲詩始然
皆根窈窕淑女來故章章言之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鍾曰關關二字叠得妙妙在生而有意叠字之
法熟不得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

[illegible]鄭氏分三章

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鍾曰友字即朋友友字夫婦中自有朋友也

總評

無名氏曰詩之妙全在翻空見奇此詩只窈窕
淑女君子好逑便盡了却翻出未得時一段寫
個中騷擾受的光景又翻出已得時一段寫個
歡忻鼓舞的光景無非描寫君子好逑一句耳
皆認就是境便是夢中說夢　又曰局陣妙絕
分明描點後人作賦法

葛覃

子夏序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
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
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子貢傳太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能勤富
而能儉既而能孝可以觀化矣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鍾云末三句波瀾無客勝主之病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

服之無斁。

鍾曰、服之無斁、自有深意、惜勞、惜福、都下一解。開國母后語也。　濛初曰、服之無斁、后妃淑性自爾、經生動言自作自惜、未免酸氣、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徐光啓曰、薄、發語詞、猶楚詞之言蹇與羌也、非是畧施其功、　魏浣初曰、初葛時卽有歸寧之意矣、乃必待成絺綌而言歸、所謂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也。

總評　徐曰、此詩本爲治葛而作、首二章已竟其事、若無末章、則意義輕淺、氣象寂寥矣、他却從治葛上說到歸寧、歸寧內仍帶說衣服、令而後離遠、而後近、立意冠冕、氣脈悠長、後人作體物詩賦、大都題外生意、蓋本于此、詩中如此等處、不獨人倫之準則、蓋亦辭家之鼻祖、　無名氏曰、詩題故伏中章、爲絺爲綌、服之無斁二句是也、却用退一步法、描寫中谷始生時景物、點綴如畫、三章忽說歸寧一段、空中拼相、無中生有、奇奇怪怪、極意描寫、從來認歸寧爲定境、不但詩趣索然、更於事理可笑、蓋國君夫人無歸寧禮說、有之、亦何至澣洗如𧞣若是媟邪婦爲耶、故曰說詩者不以辭害意、

卷耳

子夏序、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陂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

子貢傳、文王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艱也、勞之以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鍾曰、看此四句、情思起止、不可語人、亦不能自主、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唐汝諤曰、似從懷念中模寫出來、如所云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是也、　徐曰、登高以望君子、如古樂府遠望可以當歸、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鍾曰此章促節其詞漸悲

總評 沈曰采卷耳以下都非寔事所謂思之變境也

一室之中無端而采物忽焉而登高忽焉而飲酒忽焉而馬病忽焉而僕痡俱意中妄成之旋妄滅之繚繞紛紜息之彌以繁奪之彌以生光景卒之念息而嘆曰云何吁矣可見懷人之思自眞而境之所設皆假也　鍾曰虎象實境章法甚妙

樛木

子夏序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子貢傳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于周賦樛木

陸化熙曰逮下之德脈脈在衆妾意中而不出諸口中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潘初曰德即在興意中下只稱頌而自見詩人含而不露每如此若後人必拈出數語不如矣

鍾曰樂只二字便是君道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螽斯

子夏序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子貢傳周人慶文王之多男而賦螽斯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鍾曰詵詵薨薨揖揖非聲也能爲詵詵薨薨揖揖則和矣蓋指和之象以示人也　又曰詵詵等皆是群字義非和字正解物萃則爭群而和乃眞和也　無名氏曰只細玩詵詵薨薨揖揖字面自是螽斯寫生手古人下字之妙如此

桃夭

子夏序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

以時國無鰥民也

子貢傳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子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見君子之修其身矣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鍾曰三宜字妙只是停當相安意女子無非無儀一停當相安便是求加焉遂失之矣

兎罝

子夏序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子貢傳文王得良臣于埜周人美之賦兎罝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陸曰兎罝卽是莘野之耕渭濱之釣豈是賤業古人出爲名世處卽守其常大率類此

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徐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而關雎及此言好仇者二是詞家舞弄處今里巷歌曲尚有此稱謂

鍾曰好仇二字入君臣尤奇

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總評 鍾曰武夫爲周之干城好仇腹心固是周之多才亦是古人看人才特從精細處具此心眼有才何患不知知之何患不用用之何患不盡

濛初曰品具以漸而細詩人便是盛世銓衡手

芣苢

子夏序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子貢傳文王之時萬民和樂兒童歌謡賦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總評 沈曰人情變故艱難則男女之累惟恐其不輕和樂安寧則生育之事惟恐其不保卽婦人之但采芣苢以備産難而當時之景象可知已不然信知生男強不如生女好方憂離析之不暇而暇采芣苢乎 鍾曰此詩作者不添一事讀者亦不添一言斯得之矣 濛初曰只不道樂

樂意淌前，後人提掇富貴語，不取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而取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亦得此意，

漢廣

〔子夏序〕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子貢傳〕文王化行南國，男女知禮。詩人美之，賦漢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鍾曰，不禁其游，但令不可求而止，大聖人作用，在一孔子獵較，亦是此意　又曰，詠歎得妙，妙在一泳字映帶得來，作比看，便隔一層矣，　濛初曰，望女而知不可求，猶望江漢而自然不可方泳，非待試而後知，要識得立言之意，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鍾曰，末四句，疊說一遍，一字不更，妙在于此，更却一字，即是後來作詩文手脚，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汝墳

〔子夏序〕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子貢傳〕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鍾曰，詩以物紀時，所謂以草木爲春秋也，如條枚條肄，摽梅之寔七寔三，暨之杕杜之有睆其寔，其葉萋萋，莫莫，不過就一物之中，更易數字，而時序相去了然，移不動，讀者若不覺，想其筆端之妙，　又曰，不我遐棄，四字情深，後人閨怨詩不能出此，

魴魚頳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陸曰，曲盡久役初歸，款款慰藉情况，　鍾曰，魴魚頳尾四字，簡甚奥甚工甚，　唐曰，潘岳西征

[illegible]言四海以爲冑，跨九州以爲鏞，發只虛嫁、
對以虛婚，即所謂如幾者也、魏曰，父母孔邇、
怖有依依膝下意、濛初曰，直稱父母，便似相
忌、正不云文王德如父母，方是王民熙皞、

麟趾

子夏序，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
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子貢傳，周人美其公子之多仁也，賦麟趾。
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吁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吁嗟麟兮。
鍾曰，各章末句，接得極簡極直矣，却用吁嗟二
字多少迴翔，此古人筆力之高，筆意之妙、

召南

鵲巢

子夏序，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
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子貢傳，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親焉，賦鵲巢，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鍾曰，首二句，天道物理，悟此省多少心力，添多
少受用。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鍾曰，方之，即橫據意，并憖抵遜避之意，亦無之
矣，所謂惡知非有，居之不疑也，亦見他性拙處、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采蘩

子夏序，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

職矣。
子貢傳，諸侯之夫人，勤于親蠶，國人美之，賦采蘩。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唐曰，借被以形容其人，而意態精神，自可想見、
鍾曰，只說被，更不必補一語、
總評 陸曰，事在宮中，先事後宮者，先戒其事而後入
宮，入宮而後薦，薦而後徹，禮之序也，亦以爲立

言之序、無名氏曰、連用四于以字、分明寫出
疾趨不寧之意、僮僮在公、何等竦敬、祁祁還歸、
何等閒歆、眞傳神手也、

草蟲

〔子夏序〕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子貢傳〕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睹召公而歸心焉。

賦草蟲。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憂傷。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總評　陸曰、盛世獨居之憂、其詞氣與衰世迥別、　魏曰、未見之憂、一節緊一節、既見之喜、亦一節深一節、雖叙離別之苦、而又不失和平之氣、眞是盛世之詩、　又曰、采薇蕨而傷悲、正所謂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壻覓封侯者是也、然當時未必登山、亦未必采牧、只是形容時之久、而物類皆變、見蟲草木已改其初、以志傷悲之念、

采蘋

〔子夏序〕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奉祭祀矣

〔子貢傳〕內子勤于祭祀、國人美之、賦采蘋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陸曰、以有齊一句、倒攝上三章、　鍾曰、季女二字書法、

總評　無名氏曰、前面連用五于以字、奔放迅快、莫可遏禦、而末忽接以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如萬騎飛流突然一注、大奇大奇、　又曰、前半是虛衍、是鋪叙法、末二句是實點、是關鎖法、　又曰、詩本美季女、若條筆定從季女說起、此却先叙事、後點季女、是倒法、且叙事處滔滔絮絮、極其詳悉、至點季女只用二語便了、尤是奇絶

傳以此為召南之終篇

甘棠

子夏序 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

子貢傳 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總評 魏曰思德而愛及其樹非覩物而興思也後世峴山碑雷陽竹無非此類 陸曰字義愈淺灵思愈深 無名氏曰只說召伯所茇德澤已在

言表此外更設一語着糞佛頭矣 又曰其神淡其意遠後人多許去思碑記便覺無味 濮初日不露感德乃見深感自是詩家第一法不特王民熙皥

毛傳此篇在埜有死麕之次

行露

子夏序 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子貢傳 楚人強昏不得而訟女氏終拒之賦行露 句法奇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無名氏曰先鳴其守為下張本氣象從容不迫不急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奇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無名氏曰正意只雖速我獄二語便了却先反振誰謂雀無角四語遂覺精神聳動筆力遒整乃知文章惟反則不板惟反則不死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總評 徐曰各誰謂四句情詞懇至 無名氏曰首章如游魚啣鉤而出淵二三章如翰鳥披雲而下墜

羔羊

子夏序 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子貢傳 大夫貞而能儉忠乎公室國史美之賦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沈曰人不自然賢者特甚苟着一節儉于胸中縱不露于大庭必不能渾忘于私室所謂貴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也故羔裘不難退食委蛇難稍有意便是公孫弘之布被 無名氏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分明畫出朝廷無事光景猶唐詩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希意也宋人從羔羊素絲見他節儉遂執定節儉正直對看不知羔羊二句但指其人耳真皮相可笑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總評 無名氏曰合觀芣苢想見二南朝野氣象 鍾曰亦只直叙不必深一層不必添一語

殷其雷

子夏序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子貢傳召公宣布王命諸侯服焉賦殷其雷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按闕字疑是男女及三字 擇下或非脫字或是吉字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總評 沈曰此詩有思而無怨先公而後私有期望而無億逆思之正而平者也斯盛世之風也 徐曰古者戎役仲春而歸此時雷乃發聲蟄虫始振故殷雷草虫俱即時即景而言閨中思婦于此時倍切見婦人性情之正處

摽有梅女及時也召南之

子夏序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子貢傳召南之人安于治○○○時擇○賦摽有梅 治下闕三字 擇下闕一字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總評 鍾曰詩至摽梅而後可以權此女子是機警人

予嘗謂女子全節不專在貞一、而在機警、又曰、三求我宗、急惟中有分寸處、　濛初曰、禮云男先于女、有所求也、應與此求字相照、方見古人丁宁不苟

小星

子夏序、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子貢傳、小臣奉使而勤勞于公、賦小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鍾曰、肅肅二字、便有安命意、　陸曰、宵征二句、似是勞苦語、而承恩正在此際、　又曰、安命正是其感恩深處、　魏曰、只就夙夜在公而感激之情、已自無限、味寔字、見他貼然尊奉、毫無勉強意思、　鍾曰、寔命不同、是大識語、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總評　鍾曰、三五在東、維參與昴、殘夜之景在目、　無名氏曰、情景逼真、讀之如在昭陽長信間、　又曰、唐詩紫禁香如霧、青天月似霜、雲韶何處奏、只是在昭陽、又監宮引出暫開門、隨倚趨朝、不是恩、銀鑰却收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景物不殊、恩怨自別、

池貫竹本作以

江有汜

子夏序、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自悔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子貢傳、諸侯之夫人、終容其媵也、賦江有汜、

江有汜、子之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無名氏曰、三句引起語耳、跌一句妙、　鍾曰、悔者善惡之關、而教化之始也、在婦人尤難、在婦人之妬者、尤難之難、

江有渚、子之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子之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鍾曰、一歌字、便有琴瑟鐘鼓之意、　徐曰、嘯即悔時、歌即處時、并作一句、總增二虛字、遂爾玄妙徹至、

總評　無名氏曰、曼音急節、抑度可想、　又曰、無望之

思無邪之處，故自傷玉。濮初曰：看他三章下末字叙次之法。沈曰：小星、江汜詞無怨怒意，寔悲涼，何如樛木、螽斯之渾而厚也。蓋起化者與被化者，安勉不同，故應之者不得不異耳。

野有死麕

子夏序 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按傳此篇在行露前

子貢傳 楚人求昏而不能其禮，女氏拒之，賦楚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鍾曰：懷春二字甚微，莫粗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鍾曰：如玉，作女德堅貞看，承上起下有情。又曰：更不言誘之妙妙。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鍾曰：妙妙甚于屬詞。

總評 唐曰：曰林曰野曰尨，光然一林落中光景。以小民之家而有此女子，非被化何以能然。

何彼襛矣

子夏序 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按傳此篇武王時，國文三字當是上卷字三字

子貢傳 齊襄公○○○王。周人恥之，賦何彼襛矣。

公下闕三字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徐曰：南子以車聲而知蘧伯玉。夫以伯玉之車，宜有轔轔之轍，則王姬之車宜有肅雝之度矣。

反覆中涵，宛然塞路聚觀，企踵盱眙，相顧嘆賞之語。鍾曰：肅雝即在車上看出，微甚。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釣維何，維絲與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騶虞

子夏序 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子貢傳 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騶虞。

收傳此後係畢風載鵲巢以下六篇並言一名騶以下四篇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徐曰壹發五豝此語善于形容可謂子虛上林之濫觴也、鍾曰枚頎最奇警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孔門兩弟子言詩翼　吳興凌濛初輯

國風二

邶

柏舟

楚字考錄文及古本皆然今作栢誤

子夏序言仁而不遇也衞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三國四國正與破斧同

子貢傳管叔封于邶。與蔡叔霍叔康叔監殷。四國害周公康叔諫不聽二叔遂以殷畔康叔憂王室賦柏舟子曰仁矣吾於柏舟見匹夫之不可奪志也。敘古今字

按編此云叢世爲師

蓋聞夫子稱仁之說而不知仁人爲誰故小序云云其謬已甚朱子辨之當矣然又因列女傳以爲婦詩[illegible]

徐曰此詩序以爲仁人不遇而朱傳以爲婦人之詩、以序說無的據也其曰婦人之詩、不知何所據乎、愚以爲仁人婦人既兩無證據便當以舊說爲準若以詞氣卑弱斷爲婦人之詩則溫厚和平詩之常體安得稍屬哀婉便爲婦人耶、且楚詞之目其君或言美人或言夫君古詩亦有不得于君而托于棄婦者詩中假托寓意無所不至彼明言夫婦而意在君臣讀者尚當求

之文字之外、況此未嘗一字及夫婦、而從緣影
響之談、堂影揣辟、據爲專門師承之說、可謂濟
師偏邪、稱兵大國、謗之甚也、宋人箋詩、多緣臆
斷、大戾本旨、緣他不肯服膺古義、專務排擊、又
未曾妙達詩理、强作解事故耳、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
以遨以遊、

唐曰、味一亦字、覺含愁無限、趣味躍然、徐曰、不
曰隱憂而曰如有隱憂、極善形容憂恨之意、句

法妙品、　鍾曰、如有隱憂者、況憂之人、不知所
憂何事、但覺胸中有物耳、故曰耿耿、非實歷不
知、　又曰、微我二句、較金罍兕觥之意、更婉更
苦、不婉不苦也、　唐曰、只說微我無酒、而不言
非酒能解、語意了而不了、含蓄意味更長、　濛
初曰、味隱憂二字、覺憂王室之傳更長、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
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
不可選也、

鍾曰、上四句、皆深一層、妙極、不是尋常自反之
言、　又曰、不可選三字深妙、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
寤辟有摽、

鍾曰、此與上亦有兄弟四句、皆失意人實歷之
言、難堪在此、　又曰、靜思句尚有自反意　陸
曰、靜思、對人前隱忍言、有取寃苦根因、　齊樾
到心頭之意、　濛初曰、通篇憂悲極矣、而所以

以憂悲之故、止微露于慍于群小一語、可以得
詩家妙法、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
不能奮飛、

鍾曰、如匪澣衣、形容工妙、後人累言說不出、用
四字寫之、古人文字簡與如此、　濛初曰、不能
奮飛、恨極之詞、即如憂亂而云匪鶉匪鳶也、謂
是義不可去者、未夢見詩人在、

總評　無名氏曰、布局極寬、結構極緊、　又曰、通篇反

闕字當共逸字　毛傳此篇在衛風碩人後

覆思量不解其故，一段隱憂千載猶恨、

綠衣

〔子夏序〕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衛莊公之□人生州吁好兵莊姜憂之賦菉衣、之下闕一字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言詩翼國風　六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徐曰、絺兮綌兮凄其以風、莊姜好怨歌行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文賦雖杼柚于予懷怵他人之我先鮑照白頭吟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也　又曰有欣然會心之狀昔人讀莊子曰了不異人意非所謂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者耶、　鍾曰俾無訧兮猶有畏心寔獲我心若以爲固然而安之矣、　又曰詩可以怨非一于怨亦非一于不怨蓋自有處怨之道我思古人處怨之道也　沈曰心以漸平、詞以漸厚、詩可以怨此之謂也、

毛傳此篇在衛風

燕燕

子夏序衛莊姜送歸妾也。

子貢傳戴媯歸于陳莊姜贈之于野賦燕燕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詩翼國風　无

陸曰佇立有去者已去送者未回躊躇路岐光景、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鍾曰音字從飛字看出故曰下上妙手、　又曰實勞我心一語尤深　徐曰深乎傷哉日闇行塵、無淚可揮矣、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徐曰凡人朝夕聚首雖深恩厚誼都可相忽一經別離便想像他平日許多好處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又曰玩先君之思二句便見得當時子弒國危朝夕不保煢煢嫠婦相依相恤之意情狀悲慨景色淒涼宛然在目　濛初曰雨泣之後以先君二語終之尤增淒絕

總評　鍾曰莊姜送陳女是何等事何等時原不是尋常離別之情曰泣涕如雨曰佇立以泣曰實勞我心兩人胸中各有一段說不出來之苦吞吐

言外仲氏一章似只泛言其作人之好而不及其他尤爲苦心先君一語其意微露然其隱痛益深矣　沈曰字字有意詩中有畫勿得草草讀過　無名氏曰一二三處敘四總實點亦是倒法與采蘋章頗同　又曰子弒國危之情逼不露出

日月

〔子夏序〕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子貢傳〕衛州吁弒其君桓公莊姜歸于齊賦日月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鍾曰莊姜自處則曰我思古人聖人則曰古處便是一肚皮不合時宜謔浪笑傲莫往莫來未必不由此致之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

定俾也可忘

鍾曰德音無良所謂詩有不必解也朱註痴甚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徐曰畜我不卒非欲父母養之終身也只如今人說養我不了悞我一生真婦人語也

終風

〔子夏序〕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子貢傳 莊姜見怒于公賦終風。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唐曰顧我則笑中無美意觀一則字分明話不投機一團冷笑光景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鍾曰顧我則笑謔浪笑敖惠然肯來莫往莫來中間用不得一轉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鍾曰後二章各首二句寫出千古黑暗世界不瘵不瘳光景尤妙

抱評 沈曰讀柏舟以下五章有憂而無怨有望而無絕慊慨之末必反和平傷悼之餘終閑禮義不幸值人倫之變而性情詞旨猶有先王之遺焉夫子以之續二南而首變風意或在斯乎

擊鼓

子夏序 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子貢傳 州吁求寵于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陳侯魯人蔡人伐鄭衛人怨之賦擊鼓。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徐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即所謂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者焉 無名氏曰只此二句怨恨可想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無名氏曰心慵意懶之象描寫如畫 陸曰三爰字皆有聊且之意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沈曰詞愈急心愈悲若不知兵之未必敗而身之未必亡者真亂國之風也

抱評 無名氏曰格法極鬆却極緊是一片文字 又曰老杜垂老別便可不讀 蒙初曰怨憤懈散憂生怖死一團必敗之形見于目前乃口中不露一恐敗語是最高手

凱風

子夏序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子貢傳邶之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焉。賦凱風。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鍾曰、棘心棘薪、易一字而意各入妙、古人用筆如此、又曰、母氏聖善不必解、無名氏曰、肆氏聖善、我無令人、天王聖明、臣罪當誅、千載同

心、亦復同調、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鍾曰、有子七人四字嚴甚、沈曰、不獨弘厲已、非亦賢為母地、真孝子之言、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總評 鍾曰、小弁親之過大者也、然說得出、凱風、親之過小者、然說不出、所以立言益苦、

雄雉

子夏序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子貢傳管叔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鍾曰、無謂而深、所謂憂無方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鍾曰、學問身世之言、深思至愛、無限闇闇氣、蒙初日涉世、妙應婦女說出真學問來、此途歌巷

謠、所以成經也、

匏有苦葉

子夏序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子貢傳管叔以殷畔。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無名氏曰、麗藻繽紛、雲蒸霞蔚、

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詩有瀰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總評 沈曰、通詩通引曲喻、而未嘗直指其人、陳說古義而未嘗一及今事、譏刺之意、隱然見言外、風人之旨也、 鍾曰、四章止齊盈二句、帶刺、餘皆說正理、而其失自見、此立言深至處也、 又曰、妙在四章開說、若不相蒙、 無名氏曰、一但虛提、當度禮義、爲全章立案、兩則字何等精神、二反呼、三四正應、但三之應雉鳴句、四之應濟盈句、格法微妙、 濛初曰、一毫不露、乃嚴于斧鉞

谷風

〔子夏序〕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

〔子貢傳〕邶之良婦棄于夫、賦谷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沈曰、黽勉兩相忍避之詞、欲成家不得不如是、

鍾曰、黽勉二字、有持久意、爲薄者開一便門、

采葑二句、用人妙訣、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鍾曰、薄字可憐、傷心在此、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四句疑古語

鍾曰、涇以渭濁、此意他人用四字說不出、 徐曰、毋逝四句、致絶意之詞、乃其不能絶意之甚者、 沈曰、身所經理、觸念難忘、旋又自歎自絶、

情事低回、不堪多讀、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鍾曰、治家說到凡民上、豈是尋常婦人家務法、

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顚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鍾曰、昔育恐育鞫、果何自是古語、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造請趣四字可哭曲査人請

陸曰、念之則不須論到德音、豈可謂無、如兄如弟、情悲婉絶悲絶、 沈曰、以初嫁取憐之事終

之、不獨情景凄絶、亦有危動新昏意、　鍾曰、末語激之、非怨之也、　潔初曰、末二語即所謂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也、今詞曲亦有想舊人昔日曾新語、以此作收、不特情凄然、亦復語凜然而韻鏗然、

子傳此篇在衛風又在旄丘前

式微

子夏序、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子貢傳、黎大夫勸其君以歸國、賦式微。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唐曰、黎之國已亡矣、歸將焉往、玩其語意、實有抑鬱無聊、與其寄寓他邦而不見敬、不如歸去之爲愈也、怨衛之意、冷然言外、　無名氏曰、慷慨激昂、有中夜起舞之意、　又曰、英雄之氣、忠藎之謨、

旄丘

子夏序、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子貢傳此篇在衛風又在式微前

子貢傳、狄侵黎、黎侯出奔衛、衛穆公不禮焉、黎人怨之、賦旄丘。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鍾曰、叔兮伯兮、不必補衛君、猶王之藎臣、不必補王、古人之法皆然、今人讀書費解、半是不知古人之法、　又曰、多日二字、並言最妙、不作絶望之語、深于責人者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鍾曰、四語替他解說、覺一步人難堪、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魏曰、以久客之苦、兼以告援之意、兩路攔來、令渠更無可解　徐曰、言葛又言裘、時歷冬夏以見其久、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徐曰、瑣尾兩語、凄涼蕭索、爲怨難勝、

簡兮

子夏序、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illegible]方衞云方言簡字其名也

子貢傳邶之伶東心乎王室賦東兮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沈曰重言簡兮而即曰方將陸沉金馬之意見乎詞矣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潔初曰只疊叙目前事言外之音傲憤已滿懷矣不必再添一語

山有榛濕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潔初曰一塲假熱鬧一棒即入冷境　又曰西方不實以何地美人不實以何人詩人下語含蘊婉切正不得以文武豐鎬鑿之　鍾曰西方美人美人美人西方只倒轉兩字而意已遠詞已悲矣

總評　沈曰前三章談笑發舒旁若無人末忽動美人之思綿邈低回情不能已已中間自謷處即是自嘲處亦是玩世處思西方美人正是目中無東方處但詩人口中贊美而無譏刺其言外之音則甚于譏刺矣　鍾曰前三章自是一種素位之樂末章自是一段用世之思然末章意即在前三章中一時俱有無兩措意

詩傳此篇在衛風入載馳後竹竿河廣前

泉水

子夏序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子貢傳宋桓姬閔衛之破也賦泉水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徐曰亦字聊字靡字俱有深味曰聊與之謀便是無可奈何之詞　鍾曰亦字悠甚　又曰知不可奈何而猶與人謀之愁人實境聊字可憐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鍾曰問我二句無聊之景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鍾曰要知不暇有害意非到此纔看出來聊與之謀聊字內已了然矣 無名氏曰猶聊與之謀生出二章意思波瀾層生峰巒疊出可謂千古奇觀

我思肥泉兹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沈曰此衛女遠望當歸之詞 鍾曰末章不說人只說地意更深 無名氏曰幻境之中復生一幻境

總評 無名氏曰有懷于衛二句詩題也以下俱籍之以描寫有懷之極思耳蜃樓海氣尚有入無詩人作怪如此若認作實與諸姬謀之謀之不可而出遊以寫其憂則詩為拙手作詩者為痴漢矣故知宋人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大可軒渠

北門

子夏序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子貢傳管朱以殷畔仕者苦之賦北門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

闕字袁竹本作士

實爲之謂之何哉

鍾曰終字無計可免之詞已焉哉即終字之意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徐曰適字一埤益字讁字敦字一埤遺字摧字各有意義一一認取內外俱用意欲何如後人感士不遇極力摹擬能過此寥寥數言否俱字

法妙品 鍾曰我入自外二句實境難堪非真英雄往往爲之衰其所守

北風

子夏序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携持而去焉

子貢傳邶國危亂○民去之賦北風 亂下闕一字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携手同歸其虛其邪

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濛初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便是黑風吹入羅刹鬼國光景、淒眼異形、描寫慘極、

總評 徐曰、北風與魏國十畝之間相似、然十畝之間意紆詞緩、猶之可也、此則危迫已甚、明夷之飛將垂其翼矣、

静女

〔子夏序〕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失德。

〔子貢傳〕時不尚德。○○陳古以風之。賦静女。德下闕二字、

闕文當是邶人二字靜貴竹本作姘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静字、靜字、姝字、得妙

静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一鍾曰、說懌女美、四字甚妙、可該篇末二語之義、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濛初曰、女字、即上女字、同作汝、此翻上語更添一層耳、朱註女字解兩異殊可怪、

新臺

按衛此篇在衛風

〔子夏序〕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賦親臺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總評 沈曰、或疑詩詞溫厚、新臺罵詈太甚、愚謂詩至宣公、人道滅、天理絕矣、上烝夷姜、下奪齊女、新臺之作、三代之遺直也、且宣公既絕父子之倫矣、而欲民守君臣之分、能乎、然止言齊女之失配、而不言宣公之瀆倫、則亦不失為溫厚也、

二子乘舟

按衛此篇在衛風

〔子夏序〕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子貢傳〕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衛人傷之。賦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鍾曰只汎汎其景四字便讀不得古人善言如此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鍾曰二子見害何必到此始疑蓋不忍訟言之也詩語故未易解　徐曰詩若直說遇害即一言已竟豈不索然無味今但想其去時光景而設爲憂疑之言則其中含情無限寥寥數語勝有千萬言不能盡者此所以稱風人之致也

鄘

按傳此篇在衛風首

柏舟

〔子夏序〕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勿許故作是詩以絶之

〔子貢傳〕衛世子餘未立而卒共姜誓以守志賦柏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沈曰母也二句言其素有深恩而獨不諒此訴之也望之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徐曰靡慝深于靡他矣

牆有茨

〔子夏序〕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子貢傳〕三卡昔周公鄘人風之賦牆有茨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長字有味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君子偕老

按傳此篇在衛風

〔子夏序〕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子貢傳〕宣姜不閑于禮衛人風之賦君子偕老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　大○題目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精心

沈曰，首一句便是案。陸曰，開口下偕老二字，是詩人史筆。鍾曰，後二章只反覆咏嘆其美，更不補出不淑字義，因是古人含蓄映帶之妙，而一種傷心不忍言之事，作者自不欲說明，看云如之何四字，多少感慨在內，猶嗟昌兮一篇立言之法亦如此。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微寫出態

徐曰，咏婦人而但言服飾容貌之美，則其人可知。唐曰，極美其容服中，亦含冶容誨淫之意。

總評　沈曰，三章詞氣愈刺愈緩，然以君夫人而曰胡天胡帝，曰邦之媛，輕忽褻慢孰甚。潒初曰，只子之不淑一語，露正意，以後何何贊美，然已近諷諧，含刺愈深。

桑中

按傳此篇在賁名采唐

子夏序　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之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子貢傳　公室無禮，衛人刺之，賦采唐。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無名氏曰，須識期我乎桑中三句，皆思中想像其如此耳，描寫欲從無已之意，層湧叠疊。潒初曰，一期，一要，一送，其間繾綣濡褻處，盡在不言中，故三章皆用之，不更一字，如琴之泛音，曲之和聲。

鶉之奔奔

子夏序　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子貢傳衛昭伯無禮于宣姜。國人惡之。賦鶉之賁賁。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濛初曰、按左氏云齊人使公子頑通宣姜、頑不可、强而詩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是烝出齊人意、非頑本心、而獨詩則劇刺頑、何也、且所生子爲諸侯、女俱爲夫人、則當時本國與國、俱恬不爲異矣、

定之方中

子夏序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子貢傳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史克頌之。賦楚宮。

按傳此篇在齊風名楚宮在騶前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徐曰、首四句一時事、上虛下實、敷衍成章、亦見文字紆徐處、草昧之初、爲百年之計、一經營樹植、而立國之規模氣象、有可觀矣、　鍾曰、樹之榛栗三句、經濟人想頭、　無名氏曰、只說琴瑟、若俗筆定入籩豆矣、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按得詩
倒句

鍾曰、靈雨而有靈、即杜詩所謂好雨知時節也、

徐曰、頌僖公牧馬之盛、而先以思無邪言文公騋牝之富、而本之秉心塞淵。若乃內多欲而勞師大宛之求、德多慚而招來骨利之驥、何足語此、　無名氏曰、末掉一語、忽入馬政、尤奇、

總評

無名氏曰、綜理之周、計畫之遠、中興氣象、煥乎改觀、　又曰、章法句法字法、錯綜伸縮、各極妙境、細玩之、詩文另長一格、

蝃蝀

子夏序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子貢傳〕衛靈公召子朝于宋。國人譏之。賦蝃蝀。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無名氏曰。說個遠父母兄弟。便有常與命在。

又曰。如欲覺晨鐘。令人深省。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無名氏曰。詩本和平。此却唾罵惡惡之詞。故應爾爾。　濛初曰。忽變文用四也字。大奇。開後來門戶。也字上仍用韻。亦古法。

總評　無名氏曰。一二爲三章立案也。何等步驟。乃如四句。語意森凛。　沈曰。衛染牆茨鶉奔之說。朝桑要宮。恬不知怪久矣。文公光復。羞惡頓明。是可以風矣。相鼠亦然。

相鼠

〔子夏序〕刺無禮也。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子貢傳〕未處不義。鄘人刺之。賦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唐曰。關尹子謂聖人師拱鼠制禮。爾雅翼云。鼠見人則交前足而拱。謂之禮鼠。詩義或取諸此。

鍾曰。春秋時朝會聘享執玉俯仰。諸般議論。決人生死吉凶。皆從此看出。

干旄

〔子夏序〕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朱傳此篇在衛風淇奧

〔子貢傳〕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干旄。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無名氏曰。何以畀之。非望賢者。正美大夫也。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與之。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徐曰。駕車用四馬。固是常制。然漢制太守駟馬。

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驂，故太守稱五馬。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則五之六之，想古有此制。雖六馬是天子儀衛，疑此時或上下通行也。若無此制，徒言以誇其盛，恐詩人不應孟浪乃爾。
鍾曰，五之六之妙，不必求其數實之。

按傳此篇在衛風泉水竹竿河廣前

載馳

〔子夏序〕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

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子貢傳〕狄入衛，衛戴公次于漕，許穆姬閔之，賦載馳。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述下）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緊接上）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緊接上）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字法）許人尤之，衆稚且狂。

鍾曰，反尤許人妙妙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魏曰，行野涉麥，本是寫歸途光景，而睹物悲傷不勝黍離麥秀之感，即宗國丘墟，委諸草莽，一段景象，凄然在目。　徐曰衆穉且狂，是恨詞。無我有尤，則哀詞，氣以漸而平也。　無名氏曰，描寫必不容已之意，較泉水收句，此更道勝。

總評　徐曰，此詩與卷耳采綠一例，皆想識所爲，正所

謂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志之所之，便形爲咏歌嗟嘆，都非實語實事也。大抵風人之致，難以言求，只要認取詩言志一語，自楚騷以後，寓意愈益變幻，大都原本風人，若都將實事來看，盡說不通，如高唐神女洛神等賦，皆效此體。　〈曰，讀此詩，想見其欲歸不得，欲救不能，煩懣難堪，追迫無聊之意，所謂女子善懷，斯言匪謬。　無名氏曰，總是托以寫其悲思迫切之情，非實事也，開口即說載馳載驅，無中生有，已奇無端矣。

說大夫跋涉、又言陟丘行野、抑又言大略與泉
水章情緒既同、章法又似、但泉水以微婉勝、此
以英邁勝、各自擅場、

衛

淇奧

子夏序　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
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　衛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淇奧、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言詩　衛風　興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徐曰、充耳二句、是詩人瞻望丰儀、就他誇奬、如
召南贊王姬之車、秦人稱裘衣繡裳、秦人美狐
裘錦衣之例、要識他快覩贊美之意、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濮初曰、簀、竹所為也、即以既比之竹、形容在林
之竹、巧于取喻、　鍾曰、寬綽二句、寫有道氣象、
此從心不踰矩之妙也、

總評　鍾曰、此篇講學、何曾着一講學語、

按傳此篇在鄘風

考槃

子夏序　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
窮處、

子貢傳　鄘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考槃、子曰、見
遯世而無悶矣、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言詩　衛風　賦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無名氏曰、弗告、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總評　徐曰、嘗味此詩、蓋深有所得者、非獨烟霞泉石
之癖也、後世隱者身處江湖、心懷魏闕、至使北
山獻嘲、終南詒誚、攺志易操、澗愧林慚、視考槃
君子何如哉、　陸曰、考槃不可看作寂寞境界、

無名氏曰、每章精神多在第二句、下二句却
從個裏拈出、細讀一過、居然覺山月窺人、礀芳

襲袂、那得不作人外想。　又曰、須識得樂不在考槃、

碩人

〔子夏序〕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子貢傳〕衛莊公取于齊。國人美之、賦碩人。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
妙在此句

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唐曰、太史公疑子房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

如婦人好女、蓋惟之也。今莊姜頎然而長、自是福祿之器、豈是紅顏薄命者耶、而竟賫志以沒、想見詩人挹憁之意、　魏曰、莊姜以彼世族、有此美姿、而深自韜晦、不欲炫飾、衣錦褧衣、其賢固在此、其見棄亦未必不在此、　唐曰、首二句分明畫出莊姜小像、乃詩人善言德行處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鍾曰、畫美人不在形體、要得其性情、此詩前五句、猶狀其形體之妙、後二句、且并其性情生動處寫出矣、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
寫物精妙

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無名氏曰、敘得寬大鋪張、體固不厭如是、

總評　徐曰、刺宣姜、刺魯桓、但言服飾容貌威儀伎藝之美、而不言其闕、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閔莊

姜亦但言族類容貌有可貴重、而不言其德、若曰此尚足取、況其他乎、皆所謂詩在言外者也、

陸曰、詩人俱就人情易見者言、若謂人雖昏惑、何至并此亦不曉得、言外有疑怪咨嘆之意、

鍾曰、莊姜自作詩、則曰我思古人、曰古處、此其所以益不合也、詩人代為之言、另換一番說話、一字不及正理、此出脫之妙、學詩能言、可以悟出、　又曰、三復此詩、皆以常情望其君、深得告庸主之法、語愈鄙而愈妙、然反常則亦怪矣

按傳此篇在鄘風

廟到極處亦能反常　無名氏曰更不及莊公

一語乃諷刺自在言外

氓

子夏序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諷焉美反正刺淫佚也

子貢傳女歸非禮衰而見棄鄘人刺之賦氓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

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鍾曰奔豈有媒乎子無良媒託之也幷將子無怒秋以爲期亦是謔之之詞蓋貿絲春時事也此時已身許之矣故又以此戲之古今男女狎昵情詞不甚相遠但口齒蘊藉後人不解遂認眞耳　無名氏曰文勢來得極遠　濛初曰故自鄭重自是淫奔老手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唐曰恐其負約則泣喜其得遂則笑情態宛然

魏曰易云見金夫不有躬此女不有其躬并不有其賄矣　鍾曰盡出私奔圖草草面目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鍾曰淫婦人到狠狠時偏看出許多正理說出許多正論與列女貞婦只爭事前事後之別耳

無名氏曰着此一段覺境更活筆更舒徐筆便徑接于五章矣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四字老

沈曰淇水二句敘到悲深見與以車遷賄時光景大別　鍾曰漸車帷裳寫出狠狠此時偏有此景　濛初曰自謂不爽猶前謂非我愆期而責以良媒故態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妙語

鍾曰此婦始若非奔亦復何減谷風劬勞也

又曰谷風見棄以色此曰三歲色未衰也直輕其人耳 無名氏曰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連用數矣俱妙 徐曰末四句何等模寫情狀宛然反覆再四真值一笑 鍾曰笑得妤正相知得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沈曰末後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固已頹然自放于大欲之波而無復一毫廉耻之悔側更有

一貿絲者不將褰裳就之乎 濮初曰老使我怨者不偕老則他日老之境皆怨之境也若云女巳老則與三歲爲婦艮矣 又曰亦已焉哉猶今人無可柰何輙自曰只得罷了正是無窮之恨

總評 徐曰看他前半截以色媚人以計籠人何等驕倨佻巧乃看他後半截乞哀不獲追悔不及何等蕭索凄凉可謂曲盡矣世之勢交利交翻雲覆雨不悟掉臂之態徒勞勒門之歎可少戒矣

陸曰此詩立言有序總是悔之無及寂可提朧荀文若之失身曹瞞郗州之濡足叔文其是類也夫 沈曰詩雖作于悔恨然悔所托之非人不悔始奔之不正此所謂溺人之悔也

鍾曰婦人合不以正未有不見輕于夫者千古失足之人枉作小人爲後人鑒悲哉然使後人能鑒無許多小人矣 無名氏曰詩文之妙多是以客代主此殆有托而鳴者耳勿作棄婦辭看

竹竿

〔子夏序〕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子貢傳〕宋桓姬之媵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鍾曰只說遠不添說妙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鍾曰、抑鬱之情、以風調之語寫之、

芄蘭

〔子夏序〕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子貢傳〕○子不孫、鄘人刺之、賦芄蘭、闕首一字

輕、薄、在、此、句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徐曰、形容真切、直恁戲剝無賴、　鍾曰、愈蘊藉愈形容、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河廣

〔子夏序〕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宋桓姬歸于衛、思襄公、賦河廣、

妙、得、妙、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徐曰、寥寥數語、占盡風人之致、唐人之詩、尚有得此意者、　沈曰、含臆不語、淒婉悲涼、千古如見、　陸曰、誰謂二字最可玩、一、亦下四誰謂、微意躍然矣、　鍾曰、總是一个義不可往、一曰遠莫致之、一曰誰謂宋遠、讀者思之、增一義字便淺、

伯兮

〔子夏序〕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返焉、

〔子貢傳〕三朩以殷畔、遂伐衛、鄘人從軍、其妻念之、賦伯兮。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徐曰、伯兮猶知有王、周德未衰也、匪風鴇羽亦然、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鍾曰、適字甚正、有之死矢靡他意、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徐曰、甘心首疾、模寫情事可念、古詩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佛經云、如人飲水、冷煖自知、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陸曰、先下焉得二字、轉到不願得、更有深情、

有狐

子夏序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子貢傳（）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子曰、見惻隱之仁焉。闕首一字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唐曰、之子無裳、何預伊事、與子縫裳、隱然言外、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河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鍾曰、分末二句、不相干礙妙、

木瓜

子夏序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朋友相贈、賦木瓜。子曰、見苞苴之禮行焉。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魏曰、看來人情泛然贈答、亦只如是、絕不見有淫奔意、朱傳如靜女之類、似過解、　鍾曰、千古交情、盡此數語、覺報施兩字、淺俗不能出口矣、匪報一語、宜三復之、　濛初曰、齊桓存亡衛、而衛忘亡、故作此感恩之詩、夫子錄之于衛風之終、王風之前、正以見有齊桓覇業、而後中國始知有王耳、與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同意、必曰

淫詩、寬哉、　又曰、三章並看、卻止次章用爲故實、從來詩亦有幸不幸、

王

黍離

子夏序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王世子宜臼弒其君幽王、自立于雒。尹伯封過西都而傷之、賦黍離。

按傳此篇在鄘風闕文當是闕字

按傳此篇在鄘風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陸曰、小弁踧踧周道二句，若預知有黍離之日、鍾曰、只還他彼字，不還他何地更深　又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以黍離爲因，然而不復知此爲何地，此詩之作爲何出矣，那得不哭　濛初曰，但言心憂，不言其故，但言何人，不言其人，詩家大抵愈傷愈含，愈刺愈隱，絕見無限深情，不似後人動即一盤托出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總評　徐曰、此詩較箕子麥秀之歌，便有質文之異　濛初曰，詩自是風體，豈得曰因東遷而降雅爲風邪，

君子于役

〔子夏序〕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子貢傳〕戍者不歸，室家思怨，賦君子于役。

沈曰、草蟲殷靁，平淡之思也，于役，哀傷之思也，世有盛衰，而婦人女子之口傳之，此之謂風也，

按何此篇在揚之水後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陸曰、通詩語意句法，俱參差變換，惟雨喚君子于役，及雞棲三句不變，似是寬閒諸正是寫情深至處、　沈曰、日之夕矣，猶唐人云、月明花落又黃昏，有無限感慨，如之何勿思，沉廻綿邈，不能已已，然尚有思也，曰苟無饑渴，則知思之無可柰何，而但冀其生還，思益深矣，各末二句，復提唱君子于役，大有意味可玩、　濛初曰，雞棲牛羊下，不過點綴日夕光景，因念當此而君子在外，那得不思，本自了然，若云感畜產之有節，此婦安得有此腐想，崔林玉露曰、牛背笛聲，兩

按闗字不知爲何字一不敢臆說

雨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即是此景但哀樂之不同耳亦可解畜產之有節耶　徐曰月之夕矣中一句關上下句如此句法古文中亦罕見

鍾曰不知德行深得妙苟無饑渴淺得妙愈淺愈深

君子陽陽

子夏序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子貢傳○王好音大夫風之賦君子陽陽

詩疑問　王風　卆

沈曰嘗疑朱子以此詩爲前篇婦人所作果爾則詞意樂易較汝墳猶加一等豈可望于東遷之日乎諸說皆以爲賢者居亂世而爲伶官相招執役之詞程子云陽陽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之狀如是其說自佳且與序說合若從朱說則闗闗之中無端而執簧擲翿由房由敖殊亦無謂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按傳此篇在君子于役前一是戍者之怨二是室家之怨也　按揚字傳箋文从丛从易次韻家無此字疑作揚字而古本文故異耳

揚之水

子夏序刺平王也不恤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子貢傳荊伐申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詩疑問　王風　七一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沈曰不明言役非其職而但言思室家詩人微婉之意如此　濛初曰室家無從戍之事王人無別戍之職因有非職之役遂作無端之思正見善寫怨處不則云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耳何至怨室家之不我俱耶

中谷有蓷

子夏序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

棄爾。

子貢傳京師饑民流而怨賦中谷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蓷暵其修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無名氏曰黍離而後周無君矣中谷之嘆其離騷美人之思乎其音節亦與離騷同作寓言讀乃知此詩之佳甚多捫燭作日也　鍾曰二遇字義命之言末語促而悲

兎爰

子夏序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喪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子貢傳萇弘忠于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兎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徐曰禍及君子便見得天下多事　鍾曰我生之初尚無爲悲極末語憀極不堪多讀　唐曰後人詩云安得中山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時正尚寐無吪之意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葛藟

子夏序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按闕文當是流字

子貢傳平王之族流散而○賦葛藟而下闕一字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鍾曰依人之難千古同慨、濛初曰謂他人父母昆所謂不應親者强來親也、離析失所之慘宛然可涕、

采葛

子夏序懼讒也。

子貢傳王好讒大夫憂之賦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唐日古語云一日不朝其間容刀、鍾曰情語到至處不論邪正動人則一、

大車

子夏序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子貢傳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按傳王風之後所次齊風

鍾曰詞意工甚開後世子夜諸曲之音、

丘中有麻

子夏序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留子賢而退隱周人嘉之賦丘中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國風三

鄭

緇衣

子夏序 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司徒。善于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子貢傳 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徐曰上下每兩句相連自爲一意。而文義不斷

濛初曰。敝字還字俱略讀。句法奇創。從來讀作敝予還予者憒憒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總評 鍾曰。此詩好德至矣。然要看改衣適館授粲皆尋常事。尋常語。反覆周旋。無已之意。即在其中。只是个真。又曰。此詩言好德。却不說出德字。止首一語微露之。濛初曰。紫陽誤認鄭聲滛一語。遂懷一僻于胸中。故止緇衣叔于田清人之章章可考及羔裘東門雞鳴之無語可疑者。不能牽合。餘悉硬差作滛奔。并子衿亦不免。故入于挑達二字。最爲寃抑。此詩若非夫子好賢一大証。坐以滛詞。語意更近。

將仲子

子夏序 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子貢傳 鄭莊公封弟段于京。祭足諫之不聽。大夫風之。賦將仲子。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鍾曰。漢樂府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即此意。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叔于田

子夏序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子貢傳大叔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叔于田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鍾曰巷無居人巷無飲酒巷無服馬似索居空世眞有所見之言想亦奇情亦深　又曰不必問叔段與作詩美叔段者何如此詩語意却工

大叔于田

子夏序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子貢傳段不義而得衆鄭人歸之賦大叔

沈曰段以君之介弟日與市井輩小詣謏馳騁又好勇恃武搏虎以獻氣陵其兄從容舉事旁若無人豈令終之器乎莊公稍有人心則當置輔弼以正之不然則立法制以防之又不然垂涕泣以道之令日不然而一則曰無庸將自及再則曰厚將崩是叔之恃材黨衆人以爲必敗之微而公喜其爲將决之毒矣微公養之叔亦何敢至此故序云刺莊公左氏曰譏失教六經之言一也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鍾曰看來叔段無大志一馳馬試劍公子耳其

徒作詩夸美亦不過媚子狎客從臾游戲者不然且爲曲沃武公矣看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及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氣象大小深淺相去多火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鍾曰形容驂服字決愈變愈妙　徐曰稱而其

奉，旣而具揚，終而具阜，形容火勢以漸而熾，乃知詩人體物之妙，一字不苟。 陸曰，末四句得意可掬。 無名氏曰，愛之甚，故誇之詳，此祭仲子呂輩所以欲早爲之所也。

總評 無名氏曰，炳煥離俊，縱之則綿纖齊備，按之則金斜容度，又加淮陰用兵，雖復多多，紀律不爽。

又曰，亦是長揚賦，亦是古游俠。 徐曰，讀以上二詩，則足以見陝洛之間，悖公死黨之習，亦足以見其鼓勇任俠之氣。 鍾曰，讀叔于田二

篇，莊公之必殺段也爲甚矣。

清人

〔子夏序〕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敵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賦清人。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沈曰，此詩作于旣散之後，而尚曰翱翔，曰逍遙，曰作好，若猶未散者，詩人微婉之詞。 鍾曰，傷無紀也，更不必說到師潰。 又曰，二矛重喬，左旋右抽，造語奇而且約。

羔裘

〔子夏序〕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刺其朝焉。

按此傳舊本缺，從黃竹木補，餘倣此。

〔子貢傳〕子皮爲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求。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徐曰，舍字與敬以作所，所其無逸，二所字義同，字法能品。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鍾曰，合上二章，見其氣節從其文章出。

遵大路

〔子夏序〕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

疑大字上省是賦字

焉。

〔子貢傳〕鄭人夫婦相棄。○○、○○○大路。棄下闕五字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無名氏曰、明是有情語耳。孟郊欲別牽郎衣、郎今到何處、不恨歸來遲、莫向臨邛去、正此意也。以爲棄婦詞、覺直遂無味矣、

女曰雞鳴

〔子夏序〕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子貢傳〕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美之。賦女曰雞鳴。善下闕二字

此傳缺佚文非君言閨人字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

沈曰、首二句、有蹶然興起意、　鍾曰、許多德業生于此二語、　徐曰、將翺將翔、淮南子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徐曰、順字、即莊子所謂莫逆于心是也、

總評　鍾曰、雄雉之詩、離居則勉以知德、雞鳴之詩、相聚則導以取友、如此婦人、良師友也、　無名氏曰、須識得勤業親賢、皆雞鳴時商量語耳、若但就兩項看、鄭夫婦、是看仙人手中扇者、　濛初曰、通詩警勸、捐勉意氣慷慨、而語境仍自芊綿的似賢媛之語、

有女同車

〔子夏序〕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大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子貢傳〕鄭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諫之。賦有女同車。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

洵美且都。

唐曰、神女賦姣若游龍乘雲翔、洛神賦踐輕軀

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

德音不忘。

山有扶蘇

子夏序　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子貢傳　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賦

扶胥。

（扶傳此篇名扶胥）

（狂狡人名見左傳）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鍾曰、末二語、一字不是正說、方妙

蘀兮

子夏序　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子貢傳　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

諫而放之、賦蘀兮。

（蘀字[illegible]）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鍾曰、倡和二字、明明朋友、何必說到男女上、

狡童

子夏序　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子貢傳　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

秀。此傳篆本缺

（彼傳有麥秀而無狡童貫竹木云武即狡童也豈以麥秀之歌有狡童字同逆亦以名篇耶）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鍾曰、維子之故、比豈無他人、更謔得妙些、　滌

初曰、狡童、即稚且狂意、箕子麥秀之歌、已以此

指紂矣、朱子以忽非童年駁小序、彼紂亦豈童

年耶、

褰裳

子夏序　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

也。

子貢傳　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

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

也且

無名氏曰、多情之語、翻似無情、

丰

子夏序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按傳此篇在齊風

子貢傳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賦丰。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鍾曰、叔伯卽前人、望其復申前約也、朱註痴甚、

東門之墠

按傳無此篇

子夏序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鍾曰、秦詩所謂伊人六句、便是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妙註、坐以淫奔枉甚、 又曰、千古相思深微盡此二語、亦說得其人甚高

悟深妙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風雨

子夏序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按傳此篇在齊風

子貢傳齊桓公相筦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何不夷。

唐曰、獨咏淫風、未有稱所私爲君子者、亦可爲非淫之一証、 徐曰、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有天地晦冥、異冢爭嘵之感意、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何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何不喜。

鍾曰、如晦、如月晦日也、寫黑暗之狀、如畫、且以兩字變叠字、作末章、便覺不板、詩家之法、其妙可以意會、

子衿

子夏序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按傳此篇在[illegible]風

子貢傳東遷學廢、君子傷之、賦子衿。

徐曰、朱子謂此詩儇薄、不可施之學校、而白鹿洞賦、廣青衿之疑問、則仍用序說、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鍾曰，不必拘往來常舍也，與木瓜同意。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鍾曰，小青衿以譏奔，當加罪一等矣。此以挑達一字作証佐，刻其臣矣。考亭之故入也。

揚之水

子夏序 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按傳此篇在檜風

子貢傳 鄭人兄弟相棄○○○○○賦揚之水。

鍾曰，是問也，亦是朋友之詩。蒙初曰，味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維予二人，似非男女相謂之言。彼活與不活，何與兄弟之鮮與不鮮，二人之活忘豈因無兄弟而起者耶。小序云閔無臣也，或是君臣，或是友朋要害之詞耳。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出其東門

子夏序 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子貢傳 鄭有貞士，宜其○○○○俗，賦出其東門，其下闕五字

按此傳本缺闕文疑是室家不淫流五字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無名氏曰，匪我思存，此中大有骨力，破得此關

當以出世男子許之矣。又曰，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正以著如雲之女匪我思存耳。不然，又是何妻苟惑。鍾曰，當看思字樂字，以樂止思，妙理妙法。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野有蔓草

子夏序 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不期而會焉。

詩谷此篇 不唐風 門字當是 言于來文 稍存

問大當是 之君二字 据此傳某 本缺

子貢傳曰季遇卻缺于冀薦于文公。○人美之賦

埜有蔓艸。公下闕一字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鍾曰、晤好友也、卽班荆意、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徐曰、婉如清揚、猶言清揚婉如、倒句法也、

溱洧

子夏序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子貢傳鄭靈公好倡、國人化○○子譏之、賦溱洧、化下闕二字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鍾曰、方字、未已之意、不敗興之言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鍾曰、後人詩語用相將字本此、

無名氏曰、安章頓句之妙、巧奪天孫

徐曰、夫子所存三百篇、皆雅詩也、中有刺淫之什、亦一時君子憫時悼俗之所爲、小序之說、斷無可疑、止緣鄭聲淫之一語、遂一筆寘削以爲男女相奔之作、又樂記通言鄭衛、而論語止言鄭聲、遂于鄭風改作女惑男、而衛風改作男惑女、輾轉遷就、但憑胸臆而已、夫聲與詩、其義不同、詩者樂章載于篇翰、聲者樂音出于絲竹、所謂雅樂者、其曲折抑揚、咸有度數、聽之者使人和平整肅、故謂雅、世下風移、趨求悅耳、變爲柔曼之調、音律淒婉、弄引煩雜、所謂繁聲、所謂靡靡之樂、所謂狄成滌濫之音、聽之使人心意蕩溢、不能自禁、故謂之淫焉、而鄭衛竝居東土、有師延之遺聲、獨長于此、且鄭爲尤甚、如春秋傳所稱師悝、師蠲、師茷、師慧、諸人以爲上賂行于

諸侯、此其微也、若其詩則鄭衛所奏之詩與雅
樂所奏之詩、必然無異、獨其音聲順耳、蕩人情
性、非復作樂之本意、是以舉爲至戒焉、其曰音
慢不曰其詩慢也、其曰聲淫不曰其詩淫也、若
以諸詩爲淫奔者之作、目爲淫聲、夫子何以存
而不削乎、宣子之聘、諸大夫何爲稱之以喻志
乎、且此爲鄭聲、則所云雅樂者、定是大小雅也、
辭義邪正、天淵不啻、何以曰似而非若莠之于
苗紫之于朱乎、而所云淫樂之勝者、徒以其能

奏此葦鄙磯褻瀆之詞而已、亦何難之有、列國
之工、何遽不能、而獨貴師慧諸人、以爲賂于上
國乎、

齊

雞鳴

子夏序、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
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子貢傳、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賦雞鳴。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徐曰、雞蠅兩聲自別、妃心警畏、聞蠅即以爲雞、
但警畏之意、詩人却不發出、放在言外、大槩風
人之致、借有爲機、倚無爲用、說處不是詩、詩在
不說處、譬如車輪之轉、非轂非軸、妙在于空、又
如鼓響于桴、聲不在木、火傳于薪、光不在爐、若
將意思說盡、便如嚼蠟無味、又如力盡箭墜、氣
勢索然矣、　鍾曰、情在景中、深一層、妙手妙手

無名氏曰、突然而起、突然而翻、真是奇筆、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鍾曰、蟲飛薨薨、寫景入妙、同夢二字、情理深微、
予字若想、

總評　無名氏曰、雞鳴之與蠅聲、日出之與月光、豈不
昭然易辨、臣工朝會、何至誤而且歸、即三告語
言、亦不必有之事、直是詩人好奇、設出此一段
光景、以描寫賢妃不敢即安之意耳、然非有絕
人膽筆、必不能作、

還

按傳宋本作營字詩譜營名詳將語意當用是還

〔子夏序〕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子貢傳〕齊俗習于田，賦營。

子之還兮，遭我乎猺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猺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猺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徐曰：馳驟相遭，互爲稱譽，還儇、茂好、昌臧，俱酬報之言，字義各相應。　鍾曰：想見齊兒擊技語態，然有推讓意，太公之風也。　無名氏曰：宛轉開生，巧于自譽，豪爽駿快，讀之猶覺有控弦鳴鏑，奥端出火，耳後生風之氣。

著

〔子夏序〕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子貢傳〕齊俗昏禮不親，君子譏之，賦著。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無名氏曰：譏刺盡在言外，借新婦之口寫詩人之意，以客代主也。若作新婦自言，寧無唐突。又曰：語最溫厚，若共不知也者，句法奇甚，從所未有。

東方之日

〔子夏序〕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子貢傳〕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

鍾曰：疑亦寄友往來過從之詩。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東方未明

〔子夏序〕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

氏不能掌其職焉、

子貢傳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賦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顚倒裳衣、倒之顚之、自公令之。

鍾曰、君臣間一種匆迫之氣、固衰亂之象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沈曰、興界無節、主于晏朝、邊多獨舉其早言之、而末句始曰不夙則莫、令含蓄隱見、詩人之詞、然也、

南山

子夏序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子貢傳襄公畜姜氏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刺之、賦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鍾曰、齊子二字、書法甚嚴、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之、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鍾曰、四如之何、深思之詞、禮法二字、稜然凛然俱在其中、　濛初曰、全以詰問法、令其難以置對、汗泚可死、

甫田

子夏序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子貢傳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賦甫田。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鍾曰、宜書座右、銷人躁心、

總論　鍾曰、一反一正、無折屢之病、好法好力、　無名氏曰、前二章說得何等鄭重、末章說得何等便

原缺第二十四葉

易乃知聖賢番訓不獨命意即其詞氣亦自不
同

盧令

子夏序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
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子貢傳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盧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敝笱

子夏序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
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子貢傳魯桓公會襄公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
齊人刺之賦敝笱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濛初曰只一敝字含刺無盡敝笱而有大魚

初曰每章各以三句寫出厚顏各以末二字蒸
出淫態

猗嗟

子夏序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伎藝
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
之子焉

子貢傳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譏之賦猗
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

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展我甥兮

濛初曰着我甥一句固是含譏亦以此題出是
齊詩本旨此詩家之眼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
以禦亂兮

濛初曰至末句說到禦亂亦是對針隱刺

總評 鍾曰道他好處都章章着猗嗟二字其感深矣

唐曰晉樂廣云凡人必先稱其所長則其所短不言自見　沈曰諸則字微詞也曰則有不則者矣　無名氏曰稱美之也實嗟嘆之也若作筆則未免露出矣　又曰首章五句威儀一句技藝二章三句威儀二句技藝末章二句威儀四句技藝看他叙處長短間出極參差錯綜之妙味之可破排仗陋習

魏

葛屨

子夏序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子貢傳魏之內子○○○○○○愆之賦葛屨子下闕五字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寫得出）好人服之

徐曰本不可以履霜令一似可以履霜者然與宜岸宜獄一例意旨殊佳　陸曰可以二字姚約有味平平叙下風刺意旨躍然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鍾曰褊心人作此清態尤爲可厭

汾沮洳

（按傳此篇在唐風名彼汾）

子夏序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子貢傳晉大夫○○○○○○譏之賦彼汾夫下闕六字

鍾曰儉不中禮貪忍皆自此生故詩人譏之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濮初曰只言美又言異一轉語諷不足之意已見儉不中禮亦因上褊心億之耳詩人原不露出與葛屨直將所以爲刺指出者不同

園有桃

子夏序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

闕文當是小節無取

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魏人憂其國○○○○賦園有桃國下闕四字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濛初曰我歌且謠分明道肉食者鄙不合時宜也謂我士也驕分明道寒士不遜書生饒舌也世界往往乃爾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總評 沈曰心之憂矣以下凡六轉總是反覆述已之憂而冀人情之開悟情詞凄慘自是衰世之風

魏曰我歌且謠聊以行國如楚屈原行吟澤畔之謂　唐曰傷之以勿思正欲動人深長之思也

陟岵

子夏序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魏人○○○○○○○賦陟岵人下闕八字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沈曰不言已之念父母而言父母之念已猶唐

人云遥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也詞旨深婉矣　鍾曰倒從父母說起深一層上慎旃哉非守身養志人不能道此語猶來者不敢必之詞慎心所發也　無名氏曰借父母口詞寫自已心事是投胎奪舍手太奇　濛初曰母嗟季朱子謂婦人愛少子固然然亦行者偶爲季故　唐曰猶來句氣斷語連總見其情之迫切處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

[illegible]衛來無死

鍾曰、望及兄妳妳難言、　無名氏曰、如此便了、更不說到自己身邊妳絕、

十畝之間

子夏序、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子貢傳、魏之君子○○○○○○○之間。子下闕七字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唐云、十畝之間、如一丘一壑之謂、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伐檀

子夏序、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耳。

子貢傳、魏之君子○○○○美之、賦伐檀。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徐曰、五不字見勵志、　鍾曰、無功而食、謂之素餐、今已爲其事而不得食其食、乃爲君子之不素餐、風勵衰世、責備賢者不得不深一步也、

濛初曰、河干清漣、正是待價而不求價、其一種超然世外之況、阿衡莘野、尚父渭濱、正自如此、不必定以失志目之、　無名氏曰、摹擬想像、說此不稼二段、文章家代字訣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總評　無名氏曰、忽而敘事、忽而推情、忽而斷制、羚羊掛角、無迹可求、後人更能效步否。

碩鼠

子夏序、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子貢傳、魏人困於○○○○其國、賦碩鼠。子下闕

西字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妙語）

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鍾曰：首句丹得貪人心寒面熱。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

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

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唐云：哀哀寡婦訴求盡，痛哭郊原何處棲，郎永號之意。　無名氏曰：通篇皆永號之音，故以自結。

唐

蟋蟀

子夏序：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子貢傳：唐○○○○○○蟋蟀。（唐下闕八字）

（闕字未詳，第上當有賦字）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無上無選文妙）

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無名氏曰：正意直好樂無荒四字耳，卻從今我不樂倒翻來，而急以無已太康一句喚醒，何等抑揚，何等轉折。註乃云方宴樂而遽相警戒，痴贅矣。拙甚一語，大是韻致。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

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太康，

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鍾曰：忽說到憂上，作者亦不自知，休休二字善談。　濛初曰：瞿瞿蹶蹶，動也；休休，則動所自致耳。忽下休休二字，正見非瞿瞿蹶蹶，何從有此休休。詩家暗中針綫，詩之善于立言如此。

總評　徐云：唐詩言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今我不樂，日月其慆，有憂深思遠之意。秦詩言今者不樂，逝者其耋；今者不樂，逝者其亡，有歎老栩彌之風。讀此二詩，可見風俗之異。　鍾曰：出其東門以樂止思，蟋蟀以思止樂，極善居心人也。

山有樞

子夏序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子貢傳唐侯○○○○○○○○賦山有樞（侯下闕八字）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此句形容不作樂無入微）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徐曰多憂則覺日短又曰愁多知夜長何也曰君憂慮獨懸懸慕遠難短似長應務營業矻矻勞生雖長似短憂則一名實有二義　又曰此章多食字一韻其聲調較前轉急二且字可味有姑勿措念及時行樂意

揚水上當有賦揚之三字余疑是國人將叛意

總評　鍾曰樂生之情乃以憂生之音出之豈調促節似一部輓歌風係情性所至作者不自知也

濛初曰是前章一輩人一時語一樣肚腸但各一番話頭耳非晉人憤達語也

揚之水

子夏序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子貢傳曲沃盛彊○○○○○○○水（水下闕七字）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唐曰素衣朱襮有黃袍加身之意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無名氏曰不敢以告人則已告人矣乃于告寄者深心哉深心哉

總評　鍾曰從子于沃于鵠欲何為者有寄謀矣晉危

矣哉、末章意從此生、又曰國能畜百叔段、不能畜一武叔、此任城所以有棗一蒂之毒、陳思所以有煮荳之泣也、無名氏曰、若作喜從桓叔看、大可訾議、素衣朱襮、何等服物、我聞有命、何等密謀、而明明見之篇什、且不敢告人一語、直同兒戲、不虞敗乃公事耶、謬戾此揚雖爲沃陰賓、聳晋、猶厮養卒、所爲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也。惜哉晋王昏庸、辜負此一片深心耳。又曰、語甚隱妙、不但晋主不悟、即桓叔亦不知、

詩經翼國風　三卷　三六

闕文疑是猶將有晉國焉于七字案下是郡字

椒聊

子夏序、刺晋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子貢傳、曲沃盛〇〇〇〇〇〇憂之。賦芣〇。盛下闕七字芣下闕一字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欲其得人地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實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鍾曰、此與前詩不同、此詩不過頌功樂成、前詩目是一種共謀之人、

闕文疑是昏姻不以時焉七字

綢繆

子夏序、刺晋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子貢傳、晋亂民窮。〇〇〇〇〇〇傷之。賦綢繆。窮下闕七字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徐曰、今夕何夕、有喜懼驚疑、恍惚如夢之意、如此良人何、言情不能自盡也、歡樂有極喜幸無量、鍾曰、今夕何夕四字、喜甚不必終篇、唐曰、如此良人何、有心所欲達、口不能言的光景、

詩經翼國風　三卷　三七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鍾曰、邂逅上加一見字、古人文字鄭重處、又曰、邂逅着在中章、章法便不板、若庸手定在末章矣。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

按傳此篇在魏風

關文黄竹本作訓氏二字弟下是賦字

闕文非國人即君子

如此粲者何。

揔評 沈曰、詞不勝喜、所以異于二南也、過時而無他志、是其厚于鄭衛也、

杕杜

子夏序 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

子貢傳 魏之君子。○○孝弟。○杕杜。子下闕二字弟下闕一字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

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沈曰、胡不比焉、胡不佽焉、詞音重複、告哀之詞也、 鍾曰、既曰不如我同父同姓、而又求助焉。無聊極矣。

羔裘

子夏序 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子貢傳 晉大夫賢○○美之賦羔裘。賢下闕二字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鴇羽

子夏序 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 魏人苦于征○○○○○賦鴇羽。征下闕五字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

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無名氏曰、亦平平敷叙耳、中間插父母一句、咏悠悠蒼天二句、而音響節奏俱妙矣、故知詩文全在吞吐伸縮中得趣、 鍾曰、有所未敢言得所也、要看之、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鍾曰、何食何嘗、語質甚

杕杜上當是賦杕二字或是賦有杕之四字除永評

無衣

〔子夏序〕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曲沃併弒其三君。僖王命為晉侯。唐人刺之。賦無衣。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孫曰。豈曰無衣。便見其有跋扈要君之意。五代劉仁恭謂使者曰。旄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其言一也。　鍾曰。末世天子反為亂人之資。此言操所以終為不廢漢獻也。

言詩翼國風　三卷　四十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鍾曰。燠字妙甚。非唯居之不疑。且久假不歸矣。

有杕之杜

〔子夏序〕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子貢傳〕晉文公好賢。○○○○○○○○○杜。賢下闕九字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無名氏曰。看他辭氣何等委婉。真有遑遑焉如不我就之意。漢帝詔曰。有能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嗟乎。腐鼠可以嚇周耶。有此襟期。不可無此手筆。　又曰。沖虛謙懷。故自可想。寫得絕妙。却被朱註一筆抹殺了。　鍾曰。飲食。即緇衣授餐意。不必看深。

言詩翼國風　三卷　四一

葛生

上當是字除永

〔子夏序〕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子貢傳〕晉人久於從○○○○○○○葛生。從下闕七字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徐曰。誰與獨處。僅四字。而意則兩轉。詩有一句二韻者。此類是也。易亦有匪寇婚媾。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二評。誰。姓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徐日、夏之日、冬之夜、後人龤案甚多、終是本初二語、宛轉無盡、含蓄有餘、 濛初日、日百歲之後、便有不望生還之意、哀哉、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唐日、讀葛生蒙棘、斂蔓于域、宛然荒塚纍纍祭埽悲哀之景、而予美亡此、亦若指其沒後而言、故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者、蓋誓之同穴也、枕衾之味、則追感而自傷耳、 濛初日、按世說云、袁

羊嘗詣劉惔、惔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日、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大不平日、袁羊古之遺狂、劉孝標亦引小序以見袁以死嘲劉、故主不平耳、則其爲悼亡之說、舊矣、 玩予美亡此四字明、是此詩之題其爲悼亡也奚疑

采苓

〔子夏序〕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子貢傳〕晉獻公好讒。○○○○○○賦采苓。讒

下闕七字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重俑其意無窮婉）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鍾日、皆以軟語反覆喚醒人無限苦心、

秦

唐日、昔康節論夫子定書、以秦晉綴周魯之後

謂其知周之必爲秦也、然豈獨定書、即刪詩亦然、齊桓晉文更覇以來、列國皆已不振、而秦獨駸駸乎始大、夫子知周必亡、諸侯必折而入于秦、而齊晉之後、状以秦風、今觀列國之詩、大都淫哇流蕩、有日趨于亡之勢、而秦始有車馬驖樂、其氣奮厲激昂、已有超八州卑六王之槩、周亡而秦興、夫子已早見其兆矣、不然、十五國風、皆中國之詩也、秦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賓與吳楚儕王等、乃吳楚之詩無傳、而秦詩卒

不削以此知康節之言皆信

秦氏傳鈔叢本所無今從蔣本補錄

車鄰

〔子夏序〕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子貢傳〕襄公伐戎初命爲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魏曰開口便下兩有字見其長駕遠馭凌駕一時氣槩末見二句又見有深居高拱驅役人羣氣象　徐曰二有字可玩見前此則無之意

沈曰夫子删書以秦晉爲殿知代周者秦也删秦風以寺人之令爲冠知亡秦者寺人也聖人無不知者以近雅而不言耳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徐曰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已儼然諸侯之禮而既見君子並坐鼓瑟則猶然戎夷之俗　無名氏曰煬帝迷樓極欲則曰世豈有萬年天子秦人車鄰得意則曰今者不樂逝者其耋覆亡之路如出一轍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徐曰鼓瑟鼓簧豈復彈箏拊髀擊甕扣缶而歌呼嗚嗚快耳者乎　濛初曰聲歌關乎氣運開國之始而憂耋憂亡秦祚之不永詩傳之矣

鍾曰二章描寫草昧君臣真率景象在目　又曰暴富之家其僕多狎創立之國其臣多野此天子之尊必假叔孫通也

總評　無名氏曰寺人之令稱朕之嚆矢也及時爲樂阿房之濫觴也秦之不祚豈待降王既組之日乎　又曰眼孔太小

駟鐵

〔子夏序〕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子貢傳〕襄公始有田園之事秦人喜之賦駟鐵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鍾曰曰奉曰辰牡亦見闘勢方新人心競勸如

此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總評 徐曰此詩備盡田獵之始終後世子虛上林長揚羽獵廣成諸作雖纚纚數千言窮工極變其規模體格不出乎此

小戎

（子夏序）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子貢傳）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賦小戎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徐曰制度工巧處置精密一婦人能言之雖宿將舊卒不過乎此　鍾曰雖是文字頗與亦由當時人人曉得車制雖婦人女子兩目衡巾背能成章車制不傳而此語貫貫解矣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陸曰良人二句宛然摹出一意中人

總評 濛初曰本婦人思夫之詩每章言念君子以下何其溫婉而卻以車馬宏麗語冠之即此便見秦聲

蒹葭

（子夏序）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闕文當是秦人二字

（子貢傳）君子隱于川上○○慕之賦蒹葭 上下闕二字

濛初曰序說周禮大似無涉毛鄭曲解終屬牽強朱子駁之良是而卻又自云不知何所指想其意亦疑欲坐以滯特以秦風未敢始闢筆耳豈知傳文明了如此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韓世在此一語）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徐曰蒹葭二句形容秋色蕭索淒涼宋玉悲秋

一章蓋如于此　鍾曰所謂二字便有可望而不可即可想而不可名之意　徐曰宛在水中央想像模擬恍然如見之意若髣若髴若臧若沒此等語言吾不知其所從來殆神化所致何法神品　又曰曰宛在便非實見曰中央便不可即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

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總評　徐曰昔人有言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其伊人之謂締想風流豈非超然埃塩之外如顏闔朱繼之流者乎　鍾曰異人異境卩頭眼前道出　無名氏曰婉轉數言烟波萬里秋興賦山鬼伎倆耳

終南

子夏序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子貢傳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濛初曰渥丹花名似鹿葱而小色甚紅見仙經又名華丹見抱朴子此言如丹喻其顏之紅也毛鄭諸家及諸疏草木者皆未知及　唐曰味其君也哉語氣有如見驚訝之意以望之不似人君反照自見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

壽考不忘

濛初曰不忘者無忘今日之意序所謂藏藏當在此

黃鳥

子夏序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黃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

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二語悲極）
鍾曰誰者若爲不知之詞悲之甚也 唐曰着
一贖字煞有追于君命者然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
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
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

晨風

子夏序 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子貢傳 ○○○○○○賦晨風上闕七字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濛初曰此篇亦差排作婦人之思夫可爲蘊藉
吐舌

子夏序 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
不與民同欲焉
子貢傳 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無名氏曰同仇等字俱相死意非相恤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鍾曰一種壯狠親暱之象便有吞六國之氣
徐曰讀小戎無衣二詩可見秦人用兵有本教
鼂錯有言合刃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
服習三曰器用利夫以雍州之固河山百二而
加以小戎之利器無衣之練卒能合其三故世
世有勝非幸也

渭陽

子夏序 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遭驪

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 晉重耳入于晉秦穆公送之賦渭陽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徐曰通詩委曲深至悠悠我思一句尤含悲嗇悽酸楚無量 鍾曰只悠悠我思一語作詩之根 無名氏曰寥寥數言興衰撥亂之思生死

存亡之感無不備具 濛初曰讀此詩康公甥舅之情亦重矣令狐之役晉負秦耳朱儒乃責其忍欲害乎良心豈不冤甚

權輿

子夏序 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子貢傳 ○○○○○○○賦權輿 上闕八字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濛初曰爾雅釋言文屋爲具燃下章四簋及下文每食皆合若此獨言居室恐未然遂互大房房字義又當作何訓耶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陳

宛丘

子夏序 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子貢傳 陳○○○○○○賦宛丘 陳下闕七字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無名氏曰宛丘蕩子殆指在上之人乎上好下

甚于是有東門之枌之婆娑有東門之池之晤歌有東門之楊之期會鵲巢隱慮于侜張月出勞心于不見其極至于株林宣淫蕩然無上下之分而陳之禍烈矣知風之自能無凜慄 又曰望字極妙即所謂民具爾瞻也惟憤是以損望慎之哉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無名氏曰後二章變調 又曰坎坎之聲更二三

之响切真是流商變徵

東門之枌

子夏序疾亂也幽公淫亂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子貢傳陳○○○○○○賦東門之枌 陳下闕七字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徐曰績麻者婦人之事也疾其今不為若為自

言而曰不績其麻不亦殺風景乎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 句大數 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濛初曰握見手授也呢甚

衡門

子夏序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子貢傳陳之○○○○○○賦衡門 之下闕六字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

濛初曰樂饑字妙即如疏水之樂正不得云忘

饑古本有作療字者說文云治也即療字義亦佳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摠評 鍾曰只可以字豈其字必字正反翻美而自得無求之意躍然 無名氏曰可以字與豈其字緊相呼應 又曰通篇只如一句關河放溜瀟息無聲 濛初曰可以者無不可也非必欲如是也豈其必者不必也非必不也摠是隨寓而安恬澹寡營而已與矯情于舉者故殊別

東門之池

子夏序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子貢傳陳○○○○○○○○之賦東門之池 陳下闕十字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以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以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以晤言

按文雖闕而猶存朋友二字要知是朋友負約之詩

闕文當是行淫字義

唐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與此畧同。　鍾曰、晤字乃會晤之義、解字在可與二字看出、朱註以解分釋晤字欠的、

東門之楊

〔子夏序〕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子貢傳〕朋友〇〇〇〇〇〇〇賦東門之楊、友下闕八字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言詩翼　國風　三卷　五六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墓門

〔子夏序〕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子貢傳〕孔寧儀行父從君〇〇泄冶刺之、賦墓門。君下闕二字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無名氏曰、托、與、甚、惡、亦惡之之詞、　又曰、追言其始、永思其終、刺之者其儆之乎、

防有鵲巢

〔子夏序〕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子貢傳〕靈公聽讒、因泄冶、冈予憂之、賦防有鵲巢。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月出

言詩翼　國風　三卷　五七

〔子夏序〕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子貢傳〕朋友〇〇〇〇〇〇賦月出。友下闕六字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徐曰、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如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也皎若明月舒其光、　鍾曰、急調、似賦中亂詞、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總評、濛初曰、本促節急調、而三章一韻、尤覺促急、

株林

子夏序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子貢傳陳靈如夏氏〇〇〇之。賦株林。氏下闕三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陸曰、一問一應。　無名氏曰呼吸有神。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無名氏曰又變一調　又曰以夜美奇以疊呈妙。龍文蚤氣豈復客人着擬　沈曰既乘馬。又乘駒。則非一往。又非微行矣。朝食。則非夜聚矣。

總評 鍾曰。疑疑信信隱隱明明。妙得立言之法。

澤陂

子夏序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子貢傳陳殺其大夫泄冶。〇〇傷之。賦澤陂。冶下闕二字

兩文非然自關人二字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二字加之坦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濛初曰言美人而曰碩大且卷且儼、必非淫佚相悅之稱矣、

檜傳作鄶

檜

羔裘

子夏序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强于政治。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鄶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之。賦羔求。君下闕九字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闕文冠上當是賦素二字

徐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不言所以、而但曰終
不可諼、藻琰如賓日出有煒、不言所以、而但曰
中心是悼、服飾之美、而一以爲喜、一以爲憂、其
所以然之故、但俱在不言之表、

素冠

子夏序 刺不能三年也

子貢傳 喪紀不終○○○○○冠、終下闕六字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鍾曰、素冠素衣素韠、喪之常服也、加庶見二字、
其感深矣、 無名氏曰、遥思聊想、加屬世事、此
中大有關係、非詔一冠服已也。

闕文萇上當是賦萇二字

隰有萇楚

子夏序 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
者也。

子貢傳 鄶人困於○○○○、萇於下闕五字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徐曰、南史某公主云、願兒生生世世、莫作有情
之物、語意類此、聞者淒絶、 鍾曰、更不必說自
家苦、只羨萇楚之樂、而意自深矣、凡苦之可言
者、非其至也。 又曰、亡國之音。

匪風

子夏序 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亂、而思周道
焉。

子貢傳 鄶之君子○○○○○賦匪風。子下闕五
字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無名氏曰、有瞻目不語之恨、寫得自家情緒出
又曰、匪風二語、即唐詩所謂繫得王孫歸意
切、不關春草綠萋萋、註乃云常時風發而車偈、
顧瞻心怛、多少含蓄、註更補傷王室之陵遲、無
端續脛添足、致詩人一段別趣、盡行抹殺、亦祖
龍烈焰後一厄也、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亨魚。漑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唐曰、漑之釜鬵、猶太史願爲執鞭之意、　又曰嘗觀老氏云治民若亨小鮮。詩云誰能亨魚能字似有味。　鍾曰、好音動之以名也、淸議存而主權卜矣、　無名氏曰、一腔熱血、

曹

蜉蝣

子夏序 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子貢傳 曹○○○○○○賦蜉○。曹下闕六字蜉下闕一字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徐曰、蜉蝣二句、說得至險、可爲太息、伊人關此、固當竦然易慮、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濮初曰、說當如字讀、謂從容開諭之、正足上文所以欲其歸處歸息之意、詩人慣以下字徵與、作暗渡妙法、如其嘯也歌良士休休之類、皆是今解云舍息則當讀作稅、既非韻脚本字且與上文三章一意有何義味、

闕文候上曹是賦字

總評 鍾曰、歸處者猶今人言這裡說不得到家裡與你說、歸息歸說者猶言急忙說不得歇一會與你說、婆心婆舌、從心之憂矣一句生來、詩有不可解、不必解、然亦有可解且不可不解者、今人于不可解不必解者、必欲解之、于可解且不可不解者、反置之不解、甚矣詩之難言也、

候人

子夏序 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子貢傳 曹⊙⊙○○○○○候人。曹下闕八字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饑。

鍾曰、薈兮蔚兮寫盡朝景、婉孌二語、不特傷其

闕文振下當是鐸字。傳本此篇是曹風之首，意是國人美振鐸也。

遇、亦重其守、

鳲鳩

〔子夏序〕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

〔子貢傳〕曹叔振○○○○○○○之賦尸鳩。下闕八字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鍾曰：均平意，即在其子七兮四字看出，妙。心如結兮，形容深密。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鍾曰：說得有漸。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鍾曰：更不說心，說儀，映帶甚妙。

總評　鍾曰：心如結兮，只首章道破，後不說，更深。　無名氏曰：層層相遞，節節相生，不可得其斷續。

闕文下上當是賦字

下泉

〔子夏序〕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子貢傳〕曹之君○○○○○下泉　下闕五字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鍾曰：此詩憫王室之衰，正思桓文一輩人，誰將西歸，亦是此意。

按傳此篇乃王小雅，邠風非國之風，刺于周之實也。

豳

七月

〔子夏序〕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子貢傳〕邠風陳農政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徐曰首章備一篇之義猶網之有綱裘之有領也 又曰按字于字畢字同字偕字至字見其夫婦長幼皆有皇皇服事一息不自安一人不得服意

按僞本附言云毛本作雅乃借為雅字則知正字古雅字也

吳興凌濛初輯

小雅 傳本作小正

子貢傳 周公制作禮樂用之燕享。有小正焉。鹿鳴○○所以修身也。鹿鳴伐木菁莪隰桑白駒皆所以燕賢也。常棣燕兄弟也。頍弁燕親戚也。魚麗嘉魚㮚葉皆所以燕大臣也。南山有臺天保大臣所以報王也。皇華遣使臣也。四牡勞使臣之勤也。杕[illegible]陂農政也。南山楚茨甫田皆所以農夫所以報上也。斯干落親宮也。鴻鴈哀流人也○蕭○○者華湛露彤弓桑扈采菽皆天子之[illegible]諸侯也。瞻彼洛矣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斯周道之所以正乎。共闕五字

鳥文當是[illegible]素子常當二字

按僞本正小正三十三篇以夫子之言終之且中多與傳所從與今本不同故雖今刻各首乃依原本觀全文續小正十一篇亦與今本錯出

又宣王中興而小正績焉。六月北伐也。出車勞將帥也。采薇勞師也。采芑南征也。黍苗城申也。車工

統篇言王中興故雖分列各章亦仍截揔文

吉日閱武也庭燎勤政也沔水念亂也無羊考牧也車舝樂親昏也

鹿鳴之什

鹿鳴

〔子夏序〕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子貢傳〕鹿鳴伐木青莪隰桑白駒皆所以燕賢也

總倂者從其篇首列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鍾曰人之好我大義亦良心也有駕馭有感動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鍾曰末二章一字不及于周行其意更深

總評徐曰古者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首章乞言也次章憲也三章言安樂其心并憲亦不待言矣

四牡

〔子夏序〕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子貢傳〕勞使臣之勤也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鍾曰末句寫盛世君臣相通之情

總評徐曰四牡采薇出車杕杜皆君王之言也上之勞下而但曰使臣在外如何勤勞憂苦奉公忘私則下之情未必能盡而其文亦索然無味矣今勞人而反托爲其人之言具道其明發之懷仳離之恨歲月之久往來之艱思望之勤旋歸之樂甚而曰將母來諗又甚而曰莫知我哀一時臣下之隱哀伏慮畢達于黼扆之前而惻然惟赤心以置人腹真是使人頂踵碎首而不悔

〔?〕思見詩人託詞寓意之妙所以風人美正刺[?]詞或幕爲其詞以爲懲勸皆不必正爲其人

稱傳作蝦華

之言也且雅體視風爲嚴王者勞下尚托爲其
下之言以擬議情事感動人心而國風諸詩獨
斷以本文爲正如行露氓若之類皆以爲婦人
所自作拘之甚矣有如四牡杕杜無禮經及左
國明文可據其不定爲久役而怨其上者乎毛
鄭之流雖百口何從辨哉

皇皇者華

子夏序 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子貢傳 遣使臣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鍾曰似訓誥體 又曰大哉王言千古君道相
道不出于此不獨告使臣而已也

常棣

子夏序 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子貢傳 燕兄弟也

徐曰鹿鳴諸篇詞多和平此篇多激烈之氣哀
婉之詞意若有所懲刱則爲周公東征以後之
作無疑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陸曰懷字情上見力求字力上見情 唐曰兩
矣字亦見至情所迫自是不得不爾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鍾曰不要說壞朋友良朋實有此時勢如所謂
老母在身未敢許人之類 濛初曰越說得好
朋友熱腸無可如何益見兄弟妙處每有字有
味與雖有不同

兄弟鬩于墻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濛初曰鬩墻三句非經處骨肉之變情深人不
能道出務字所該殊廣今草草只在侮字看過
不知侮特務中之一端耳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徐曰，五章承上接下，作一扭子，文有頓挫，有起伏，章法妙品。　沈曰，文氣至此一頓，故又闖其說于安樂。　濛初曰，有不如友生一轉，便自關生，文章家要知此法。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徐曰，此二章揣摩人情，極為真懇，且將世情反看便了此章。　鍾曰，讀此見五倫相須為用之妙。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徐曰，乎字提醒世人，最為切至，古人文字極警策處，詩家落聯，有此榜樣，豈非高乎。
總評
鍾曰，說得委曲真至，要哭要笑，只是一真。　徐曰，此詩描寫人情，備極巧妙，可悲可涕，可舞可歌，聖人之言，正如化工有物，非復人力所能庶幾也。

伐木　傳見鹿鳴

子夏序，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徐曰，尊者不敢必其來，兄弟則曰無遠，立言之法也。　唐曰，湑我酤我，是古人倒句法。　濛初曰，連用五我字，殷勤之意可掬。

天保

子夏序，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子貢傳大臣所以報王也仝南山有臺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

以莫不庶

徐曰、俾爾等句法、皆極其形容之辭、各次句俱
足上句、除字、脊、句法妙品、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

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
至以莫不增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
萬壽無疆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
徧為爾德

四語甚大

陸曰、民之質矣四句、分明是擊壤謳歌景象、
又曰、時至成周民風日趨于薄故鹿鳴言視民
不恌此、言民之質矣俱有深意 又曰、維極其
稱願、而戩穀徧德二語、自是頌中有規、 徐曰、
只徧為爾德一語、便含規諷意、君如不德、民何
則焉、此古人立言之妙也、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
之茂無不爾或承

鍾曰、此章取譬寓意尤深妙、 又曰、前後九如、
字、筆端飛舞、 徐曰、或字字法妙品、或者不知
誰何之詞、舊福方來、而新福已繼、不知不覺已
自有在、

總評 鍾曰、章法妙、

采薇

子夏序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
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
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子貢傳勞師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
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
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濛初曰、我行不來、奮然自誓、壯氣凛凛、自與不

我活兮不同、此風雅正變之所以異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

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

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鍾曰、教之奮揚、教之戒懼、不是身家語、然爲身

家計、亦不出此、固承上章忘身忘家說、然亦爲

末章歸期、張本矣、　徐曰、讀君子所依二句、想

見古人用車之法、今宜模倣此意、變通其制度、

極是兵家根本之策、若以爲瑣爲口實、豈非懲

噎廢食乎、豈古無以步騎敗者乎、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

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徐曰、君勞其臣而曰莫知我哀、其知之也不亦

深乎。味此一言、眞足使人肝腦塗中原、膏血潤

野草而不悔矣。　唐曰、君門萬里、所識邊情、千

里歸途、轉成傷恨、所謂莫知我哀者也、

濛初曰、歲暮歲陽雨雪等語、明示以還役之期、

以安其心、玁狁之故、我戍未定、王事靡盬、豈敢

定居、豈不日戒等句、徼挑其急公之義、以作其

氣、饑渴傷悲及、莫知我哀、暗寄其軫惜之周、以

動其隱、只此篇章之末、具撫馭大作用在。

出車

子夏序、勞還率也。

子貢傳、勞將帥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

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

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

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徐曰、閫以外將軍制之、故一則曰我出我車、再

則曰我出我車、將受命于君、故曰自天子所、天

子命我、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
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
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陸曰往來之情。紹于簡書。將帥語意。與戍人迥
別。想北伐之餘威。擬西征之新命。將帥妻語意。
與戍人室家亦自別。　徐曰薄伐西戎。蓋室家
思念無所不至。故作此意外之想。正是詩家三
昧。　鍾曰極占地步之想。此二記女語思入仰中閨情少采隨歌唐人篇手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
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徐曰室家方思維猶度而南仲忽歸。乍然相接。
猶疑是夢。此等情致。詞家鼻祖。　鍾曰末二章
生發得妙。有其筆亦靈活。

杕杜

〔子夏序〕勞還役也。
〔子貢傳〕勞戍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意句俱妙
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
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鍾曰詩以物紀時。後人無此筆端。　陸曰以卉
木代杕杜二字。恰是女子口中悲念語。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
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徐曰及期而望曰女心傷悲。過期不至曰憂我
父母其憂有進焉者矣。可見古人立言之法。讀

古人文字。全要領取此等機軸。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
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南陔

〔子夏序〕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之什

白華

〔子夏序〕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

子夏序時和年豐。宜黍稷也。

魚麗

子夏序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子貢傳魚麗。嘉魚。瓠葉。皆所以燕大臣也。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沈曰。燕獨稱魚者北方羊牛多而魚少。舉其貴者言之耳。餘倣此。諺云泰水無魚。至今猶然。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唐曰。前着一且字。後着一維字。想見古人意所垂處。　鍾曰。疊說一過便深。　濮初曰。後三章首句各以次頂前三章末一字。其體似是以後仲前。蓋酒是燕名。原可以該物也。

由庚

子夏序萬物得由其道也。

南有嘉魚 傳仝魚麗已見

子夏序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崇丘

子夏序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 傳仝天保已見

子夏序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
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
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
保艾爾後。
鍾曰、通詩德壽二字相錯、似亂似整、亦非後人
筆端、　沈曰、雖通是賛美之詞、而未嘗不諷之
以惠鯫感召之理、是之謂盛世之雅、

由儀
〔子夏序〕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蓼蕭
〔子夏序〕澤及四海也。
〔子貢傳〕蓼蕭、常常者華、湛露、彤弓、采扈、采芣、皆天
子之燕諸侯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寫字妙
是以有譽處兮。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
壽考不忘。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妙語 宜兄宜弟，
令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便接上二語有意
萬福攸同。
沈曰、此篇所謂德、皆侯度之常、所謂福、亦分內
之有、雖鋪張而未嘗無節制之意、即致語而未
嘗無勸戒之旨、此之謂盛世之君臣、
湛露　傳全蓼蕭已見

〔子夏序〕天子燕諸侯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鍾曰、末二章自寓良箴、不待監史之設、童羖之
語矣、當觀其用意隱厚處、

吳興凌濛初輯

小雅二

彤弓之什

彤弓 傳仝蓼蕭已見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子夏序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魏曰惟貺出于中心故卽饗卽授不踰時而央若有一毫市恩懼逼之意則赤族之事已伏于刓印之初而鳥盡弓藏禍不旋踵則以無中心之貺故也　鍾曰寫得感激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菁菁者莪 傳作青莪仝鹿鳴已見

子夏序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徐曰載沉載浮善言情致古云汎乎若不繫之舟卽是此意　又曰休字正對浮沉言字法妙品

六月

子夏序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

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子貢傳〕北伐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鍾曰、命將出師、句句是天子氣象、 濛初曰、于、鄭解云曰、按左氏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即此于字、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

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沈曰、首二句便見中興氣象。 鍾曰、二語深妙、亦不獨可說焉、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鍾曰、如輊如軒、考工記累言不盡四字寫出。

又曰、玩文武二語、知古者爲將不易。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濛初曰、張皇軍容、終以飲至、諸人聚飲、衆重一人、如此末章末句是千里來龍到頭結穴、

采芑

〔子夏序〕宣王南征也、

〔子貢傳〕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鍾曰、論兵制約而盡、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沈曰、芾珮臨戎、殊有孔明羽扇羊祜輕裘之意、

徐曰、朱芾斯皇、有瑲葱珩、古人句法、倒用以

爲鉦、鞞、如楚詞云、吉日兮辰良、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古文法 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此句要緊 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鍾曰、征伐玁狁、蠻荊來威、妙于論將、妙于論兵、

陸曰、要知此是作于承命啟行時、故詞氣雍

容如此、

車攻

〔子夏序〕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子貢傳〕車工、吉日閱武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言約而該 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徐曰、中興氣象人心、所謂今日復見漢官威儀、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倚理俱徹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鍾曰、四語妝點太平氣象、大道理、大議論、 徐曰、蕭蕭二語、形容靜治、最爲曲盡。王籍詩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出于此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四字甚深厚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徐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曰行百里者半于九十、言末路之難也、宣王赫然中興、幾復文武之舊、而追其晚節、竟以鮮終、則展也大成之一言、已逆窺而微諷之矣、爲此詩者、意亦吉甫之流與、 鍾曰、末二句一篇本領、

吉日 傳仝車工已見

〔子夏序〕美宣王田也、能愼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

從其群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濛初曰，此云庚午，上章只用戊字，便不須更及支矣，古法簡妙每如此，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徐曰，百物畋觀，非復昔之凋耗矣，形容如畫，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徐曰，車攻吉日所言田獵之事，春容爾雅，有典有則，有質有文，後世長楊、羽獵、上林、廣成未足窺其藩籬也、

鴻鴈

子夏序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子貢傳懷流人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徐曰，哀鳴嗷嗷，淮南子窮者欲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

總評 徐曰，此詩苦而得樂，樂而思苦，與黃鳥並觀，可謂曲盡哀樂之變、

庭燎

子夏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子貢傳勤政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徐曰，夜未央是詰問之詞，庭燎之光是料想之詞，其交接處委曲圓轉，妙不可言，正是明珠走盤，春鶯囀舌，可想其義，莫得其端、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摠評 鍾曰夜如何其三問甚警、

沔水

〔子夏序〕規宣王也。

〔子貢傳〕念亂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唐曰言及父母誰不動心語未及卒意自悽然

鍾曰誰無父母四字問得意苦語徹可思可涕 徐曰意有含蓄能動人、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鍾曰敬字自深此念亂之至也

鶴鳴

〔子夏序〕誨宣王也。

〔子貢傳〕所以脩身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鍾曰此詩如易之取象非譬喻也 又曰胸中道理圓透自擊意到拈着即是、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唐曰只當味一番興趣無限 陸曰逐節下字比前章每進一步、

按傳本此篇在小雅傳置小正[沔]之後役有小正但爲變小正 闕文疑是遺命不三字圻下是招字

祈父之什

祈父 傳亦作圻招

〔子夏序〕刺宣王也。

〔子貢傳〕圻招○○○道穆王西征祭公述民怨以諫賦圻○招下闕三字圻下闕一字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鍾曰三呼祈父已見其不聰矣、

白駒 傳同鹿鳴已見

〔子夏序〕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徐曰、永字佳、朝夕非永也、臨行而朝夕不啻永矣、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勉爾遁思。

鍾曰、此章論出處之道甚深愼勉二字下得妙、

毋金玉爾音句與此二字正相呼應直是古人極善招隱者、 徐曰、曰愼曰勉非其志也、只此二字便見挽留之苦幾欲墮淚、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徐曰、末章淒涼悲悒、大有含蓄、末二句音深調遠、所謂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故曰、長歌之哀過于慟哭其此之謂、緣情之妙、一至于斯、 又曰、音非經國之言、賢者

何肯復論時事乎、但期聲問相通慰我離索猶勝波沉雨落耳、此等是無可柰何之辭而真情繾綣聞者淒絕何況身當此日。口道斯言骨節多酸。肝腸欲碎。 鍾曰、遐心即遠心也、考亭注作遠我之心、豈未讀陶詩耶、讀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及遡洄從之六句、遐心二字不勞注腳矣

總評 唐曰、明是詩人托爲王者冀望之詞、君留之自上、賢者不應決去乃爾、 徐曰、通篇俱是挽言與卷耳戰馳一例、

黃鳥

〔子夏序〕刺宣王也。

〔子貢傳〕民適異國○○○○賦黃鳥。國下闕四字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鍾曰、不我肯穀言其薄不可與明言其昏昏者必薄、

按傳此篇在宣王

家下十字朱本皆作闕可証

黃鳥黃鳥無集于榖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

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我行其野

〔子夏序〕刺宣王也

〔子貢傳〕士就親戚而莫之恤賦我行其埜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

復我邦家

鍾曰昏姻之故四字責得甚深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

言歸思復

求我我字毛本作爾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不以富

亦祇以異

徐曰趨冒厭貧薄倖之大喜新忽故人情之常詩人抑揚其詞亦加人微罪之意也　鍾曰末二句似為薄者開一生路然詞益恕而意益深矣

斯干

〔子夏序〕宣王考室也

〔子貢傳〕落親宮也　親今作新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

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徐曰秩秩是狀近景幽幽是狀遠景

大題目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濛初曰周自姜嫄以來代有內助妣祖並稱詩非無意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

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濛初曰前五章宮室之事已完此却因言及寢而生出奇夢作生男女張本來其局法如常樣

衰亂既平章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濛初曰因寢生夢復因夢生占因占得祥段段相生如新筍成竹逐節剝換　徐曰見古人

夢之法、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徐曰、寢之等句、俱見古人蚤豫敎之法。　又曰、后稷之呱、實覃實訏、楊食我之生也、聞其聲知其必滅羊舌氏、則其泣喤喤、其爲吉祥可知、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鍾曰、無非無儀四字學問後世、故精透之言、無非、易知、無儀難見、所謂好尚不可爲而況惡乎、即此意也、

無羊、

于夏序宣王考牧也。

子貢傳考牧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鍾曰、工于發端、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徐曰、羊之三百、牛之九十、是寫牛羊之羣數、角之濈濈、耳之濕濕、是寫衆多之形象、或降或飲或寢或吪、并牛羊之動止閒適、悉從筆端畫出、而九十其犉、三十維物、又摹寫牛羊之色、宛然雲錦在望、至于牧人之荷蓑笠、負餱糧、取薪蒸搏禽獸、無不犂述、則又可見牧人之從容自得、

而其追隨于淡烟微雨之中、出入于峻坂叢林之內、其景象風物、槩可想見於言外、麾之以肱、畢來既升、則所謂日之夕矣、牛羊下來者、又宛然其在目、若披一牧人圖而閱歷之也、所謂詩中有畫、　鍾曰、麾之以肱二語、非常相習、亦幾于偶意矣、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徐曰、記曰、聞庶人之富、數畜以對、若此三章、則

一庶人之富已耳有後一章便關天下國家之大 又曰味物之詩題面本狹只就本事發揮則淡無義味故于結尾處必推廣言之然亦要與本題不遠如葛覃咏治葛而末言治服歸寧七月二章咏治蠶而末言女心傷悲與此詩皆隨題外生意而與本題不遠此見古人作文之法 濮初曰忽入夢幻占驗既于蕪緻牧事作波瀾後于描寫國象完局面是何等手眼法力

又曰天下原無牛羊如此蕃息而生聚未衆

禾稼未登者室家豐年原不待夢而決然不生此占夢一段正不見奇峯陡出異想天來耳

傳本作節

子貢傳凡有闕者俱依小正傳之篇

節南山

子夏序家父刺幽王也

子貢傳桓王伐鄭○○○○家父諫之賦節鄭下闕四字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沈曰不敢戲談見當時防川監只道路以目景象蓋小人欲行其不平之政未有不先作威役以沮人之議論者 鍾曰不敢戲談亡國之象然令上句看乃妙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鍾曰不平謂何問得甚甚懲字妙嗟而不懲何故于事

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鍾曰誰秉國成又問得妙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徐曰所謂出門皆有礙誰云天地寬也 鍾曰

是何世界、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酬矣

徐曰既讎復合方怒卽喜小人之態甚不可窺測共事者眞畏途矣　鍾曰如相酬矣摹寫小人尤在此四字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鍾曰昊天二語見天心君心相通相關處洞觀遠想之言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鍾曰後三章不用過文徑接到王身上甚有本領可見從前說尹氏句句是說王也立言深妙如此

總評　沈曰全詩刺尹氏而末以一言歸之于王則本末輕重自見

正月

子夏序大夫刺幽王也

子貢傳西周喪退○○○○六夫傷之賦正月退

下闕四字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

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鍾曰一獨字是古今亂亡通患若憂之者衆亦不至亂亡矣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

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徐曰所謂一國之人皆狂而反以不狂者爲狂也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

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

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鍾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洞觀理數之言伊誰云憎冷語說得醒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

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

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徐曰謂天四句，形容賢者處亂世，其言甚悲。不得自如之意，可爲曲盡。　鍾曰，處亂世不得不然，然使人至此，國欲不亡，不可得矣。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抓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鍾曰，士居亂世，據一退，字不仕耳，讀此詩，乃知亂而可退，猶非亂之至也。　徐曰，正與大雅率由羣匹相反。大抵亂世之于賢人，多如此。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爲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爲毛本作燃

詩經翼小雅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鍾曰，終其永懷一語，何等熱心。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鍾曰，看褒姒滅之以後，猶有此二章議論，是何等念頭。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鍾曰，佌佌二語，正與曹風季女斯饑反看。　徐曰，勞役之甚者，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自較其淺深，故曰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民生至此，亦可憐矣。

詩經翼小雅

十月之交

子夏序，大夫刺幽王也。

子貢傳，皇父專政，○○○○，賦十月○○。

政下闕四字，月下闕二字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交二之間字

徐曰，孔之一字，詩人之意微矣。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濛初曰、告凶告字特妙、天不言、以日月示之也、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徐曰、野雉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二君亦知所懲也、而卒成中興業、幽王之亡、不亦宜乎、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沈曰、曰豔、從有色也、曰煽、熾灼也、曰方處、專寵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鍾曰、曰予不戕二句、酷是介暴人口角、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陸曰、孔聖二字、分明指出皇父賣弄聰明剛愎自用情狀、　沈曰、看來皇父是個豪恭的大之人、故曰豈曰不時、曰予不戕、曰孔聖、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鍾曰、噂沓背憎四字、多少蘊藉、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徐曰、獨憂不獨皇父病之、自傷之至、想天下之苦無甚于我者、如四月民莫不穀我獨何害、亦是此意、指善言哀苦之情者、　鍾曰、末二句、善于自處者多少愆尤、　濛初曰、逸曰自逸、明是燕雀怡堂也、故曰不敢傚、實是憂危深心、非泛欲盡臣職、

總評 濛初曰、皇父之黨、足召天變、罪必擢髮難言、何只舉營向一事言之、詩故云皇父恃寵請城、土木繁興、徙世家巨姓以實之、人情懷土重遷、傷其獨見搜括、故作是詩、蓋詩作于營向之日、而實異其追言之者也、玩其語意良然、至末章云、我里孔痗、獨不敢休、明是此里中大室、強被遷徙役使者之言耳、

雨無正

〔子夏序〕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子貢傳〕王室播遷，大○○○○臣閔之，賦雨無其極。大下闕四字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濛初曰，據傳名雨無其極，則元城劉氏所云韓詩文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者，其確

無疑。乃朱子以章句長短疑之，謂非詩例。詩之例何嘗以句拘耶。即本篇亦自前後參差矣。若其序云，正大夫刺幽王者，則多因毛詩篇名連序，誤以題中正字移下讀而襲訛耳。此則朱子非之為得。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徐曰，既滅既宗字法與赫赫宗周二句同意。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鍾曰，讀此詩使人不敢言明哲二字。然君子處亂世，身在局外，乃可用此二字。若在事中，止用得一敬字。除此皆苟免矣。故我友敬矣，各敬爾身，各敬爾儀，敬而聽之，詩人屢言之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鍾曰，聽言二句，畫出畏禍泄泄情狀。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沈曰，晉江夏太守楊珉議擊西陽夷，諸將爭獻方畧，騎督朱伺獨不言。珉曰，將軍何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唯以力耳。以舌擊賊，唯舌是出者也。何以力，匪舌是出者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徐曰，巧言如流，與俾躬處休，不責其失，予

人亦云可使，惟曰怨及朋友，不責其失足于人，

詩人忠厚如此、　鍾曰仕途中怨及朋友的

自是良心，今世亦無幾人、　又曰二章似是去

者答他自解免之詞，先替他說出，使朋不得曰

矣、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

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鍾曰末二句責得近情，所以爲盡情也、

總評　徐曰極其激切，極其悲慨，責人忠厚無踰此詩、

小旻之什

小旻

(子夏序)大夫刺幽王也

(子貢傳)大○○○○○旻，天下闕六字

闕文只七當有毀小二字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

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鍾曰數字好字面，用在疾威上最告、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

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鍾曰末世凌薛傾險，情狀往往用疊字寫得入

微，二具字已成一雷同世界，國欲不亡不可得

矣、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鍾曰我龜既厭，節節嬰思，意此更入妙，執其咎三

字難言，非膽識兼到不能、　徐曰左氏鄭子駟

曰請從楚，騑也任其咎，又如衛殺孔達以說于

晉，亦可謂執其咎者、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

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徐曰如彼築室于道謀，韓文衣食于奔走，祖此

句法，縣庚殺越人于貨亦同、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

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

鍾曰此章望以用賢，正是前三章謀字有歸着、

虞然止述賢者名目，而不敢聲言用賢，知其言

之無益，而事之無濟，直付之流泉一嘆而已、

濛初曰民字亦見野有遺賢不在謀夫之列、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小宛

子夏序大夫刺幽王也

子貢傳○○○○○○○相戒賦鳴鳩上闕七字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

有懷二人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

天命不又

徐曰壹醉日富形容沉湎之人漸漸沉溺之意

其初僅一滿足耳日甚一日遂不可回可畏哉

沈曰處亂世者儀最要緊觀南容以言行免

形戮可見、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

式穀似之

鍾曰取譬甚妙、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

無忝爾所生

徐曰相戒之意畢此一章然如此便了却是硬

局無餘味矣又以後二章發他有餘不盡之意

思致完足如河流百折終歸大壑文之有機有

勢者、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

自何能穀

徐曰二宜字一言之間悲慘之意可掬與葛屨

可以履霜可以字同　鍾曰二宜字可憐握粟

二句不待讀竟而局促畏懼情形可掬矣、唐

曰握粟出卜卽屈原卜居之意孰吉孰凶何去

何從心緒倉皇不知所以自免握粟原非實事

濛初曰淵明粟在缾此詩人粟在握各以一

字退出貧形、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

如履薄冰

鍾曰前章念字懷字無忝字精神在此寫出、

總評　鍾曰此詩自是一篇家箴不獨處亂世宜然又

又曰、此詩與沔水同旨、而說得詳、至次章至末章、便可作我友敬矣注脚、　徐曰、此詩五興各有深致、托意婉篤、寓意高遠、比物連類、莫妙于此、屈原雖長于譬況、自當北面、那得厲行、

小弁

子夏序、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子貢傳〇伯奇〇〇〇後〇鄰大夫閔之賦小弁、上闕一字、奇下闕三字、後下闕一字、

闕文有一字當是尹字後下是□字餘未詳疑不通凡匹見推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鍾曰、歸飛二字妙、鳥得所歸而飛、不若子之無所歸也、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陸曰、首二句雖是興意、若挽見異時黍稷景象、

鍾曰、古今說憂盡此數語、維憂用老較沉急、令人老藏却一字、覺其中叢轉更多、此古今絕力不相及處、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鍾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有此反躬自盡、乃可作許多憂怨之語、　徐曰、不屬于毛、不離于裏、是驚惟不自信之辭、四句宛然世俗語言、亦自可味、　鍾曰、我辰安在、窮極之思、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

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徐曰、壞木無枝、即殷仲文所謂生意盡矣、又曰、此二章興意之下、又以譬喻爲正意、此詩妙處一體、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鍾曰、維其忍之一語、是廢立之根、　徐曰、此詩到此、求哀乞憐之意、不復可加、回遁□□之□更無餘術、已是盡情語盡頭□□下□□□千

信讒推原見履之本無易由言又推原信讒之
本意外生意情外生情況到末段知其不可奈
何而安之若命其質堅感悟愈深愈微綢繆纏
綿甚于痛哭文章之妙一至于是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
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
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鍾曰不舒究之聽言也耳屬于垣出言也口爲

禍福之門可畏哉　徐曰周宗既滅未然作已
然訴臣之于君危言以激之也無易由言耳屬
于垣已然作未然語子之于親微言以諷之也
文之變幻如此可謂極才人之致矣　又曰說
到秉心之忍語意已盡後二章亦是餘文如賦
家亂體然却節外生枝不似後人關門閉戶也
總評　徐曰此詩發明悲怨萬轉千廻鏤心刻骨盡處
家人父子之變更無別路但有哀傷痛割而已
然曲喻罕譬婉諷微規勁以至情觸以天性雖

詞文當是讒賦二字

復金玦長辭銅龍永絕猶惓惓望君一語不獨
情致曲盡其文亦不在東山棠棣下矣

巧言

（子夏序）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大夫傷于○○巧言　子下闕二字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
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鍾曰已字泰字猶今人言勾了也不容復加之
詞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
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鍾曰僭始既涵四字寫古今亂本入微　徐曰
僭始句形容讒人之猾賊微巧與夫聽讒者之
昏惑紛亂四字之中兩般情狀兩折殆盡　又
曰怒則贓否去矣祉則梁肉養生沮如築堤塞
水已如斬草除根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
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徐曰纂盟則亂長信盗則亂暴孔甘則亂

句造字各各相應如巧輪植輻一衲一鑿毫髮

不爽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

鍾曰正意後是此躍躍二句筆端便妙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

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鍾曰數字妙不得作辨字解曰數辨不足言矣

巧言二句正可與孟子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

恥焉參看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

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鍾曰寫得痛快　唐曰國家之有小人其強桿

跋扈者多易收而好深詭譎者多難驅此何以

故爲其心如重淵之不可窺而知之實難其言

如懸河之不可禦而辨之實難此其所以卒至

殺國不然雖有羿奡之雄力章蔡之綿黨決而

除之如發蒙振落耳詩人由心不難知言不難

辨而始推及于黨不難除意深遠矣

何人斯

子夏序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

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

維暴之云

鍾曰其心孔艱四字一篇主意所謂以極反側

也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

今云不我可

鍾曰牽說二人立言甚妙末二句寫出小人反

覆情狀　徐曰末二句已絕于今而言昔時見

顧之厚委婉之意可掬而寓諷實深言內言外

各極其致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

徐曰聞其聲不見其身形容譖人情狀如鬼如

雖可鄙可羞不愧二句上捕下囊無辭抵對

首汗顏而已、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

祇攪我心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

云何其盱

鍾曰前四節亦自寫小人卒遽之意、 徐曰三章至五章皆模寫小人詭秘急遽之狀所謂覺兎遇犬莫能遁矣、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

俾我祇也

鍾曰此章自處甚厚亦甚高小人無處生活矣

濛初曰小人良心不喪如象之見舜而忸怩是也只是望其來見妙甚妙甚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

以詛爾斯

鍾曰此章發出姤者不如今二句之意和盤托出矣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

以極反側

徐曰此詩溫厚和平委曲漸次畧無忿疾之意真可謂之好歌然其人之心事暗昧蹤跡詭秘翻雲覆雨之態發露無遺真可謂之極反側所謂綿裡藏針只此兩言已是一詩斷案 濛初曰前已明明描出一鬼蜮之形至此方罵出鬼蜮二字來乃又不直罵而反言鬼蜮則不可得靦然面目之人乃如此乎羞之益深且刻矣

鍾曰此處用好歌二字讒人愧死

總評 徐曰既譖矣復何面目見之所以欲見而難于見也通詩俱言其可以見而不來惟欲以一見爲快則彼愧汗難前之態宛然而讒構之罪亦不待言而顯矣以此相責正如懸西秦之鏡照魅莫逃飲上池之水肺肝盡見故曰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語語刺心針針見血[illegible]曰責人忠厚猶見其皮毛未領其古趣也[illegible]曰寫暴公百千閃爍逃避之狀着骨着髓[illegible]一个頁文内

詞文卷上 有缺字

楚生出許多醜態耳微詞緩調無可藏身爽甚

于豺虎有北之投也 又曰暴公是蘇公故交故此詩猶以交情責之不然入門還入等語爲不情矣然彼何人斯數數呼之若不識姓名者其妙在此 沈曰通詩只末章以極反側一言盡之計暴公之爲人不過是反側二字蘇公一篇之言不過極之一字

巷伯

子夏序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幽王○○○○○巷伯王下闕六字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鍾曰二章身罹其禍代爲之謀似謔似呆妙甚妙甚 凌初日惡惡如巷伯其辭已露甚此二章以常理諭之休之深冀其并及非所謂忠告也愼爾言豈不受俱是冷語 沈曰猶人言也

文風上 文脱字

須伶細有斟酌到女也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鍾曰視字妙俞俗所云看他不過也禍福意且落下一等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鍾曰無可奈何反作此奇想 陸曰再說个誰適與謀此前自覺恨恨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

敬而聽之

谷風

子夏序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子貢傳朋友○○○○○之○○風友下闕五字

[illegible]闕二字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徐曰維予與女養同鶺鴒女轉棄予則有參商
次章之意更甚其寘予于懷如漆中之投膠棄予
如遺則道旁之敝屣　鍾曰寘予于懷形容小
人之交如畫　唐曰古詩云棄我如遺跡加一
跡字發明爲妙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
思我小怨

沈曰交本以患難相依安樂棄之而詩人若不
忍直言猶以大德小怨分任其辜亦成不以冨

亦祇以異之意也　鍾曰千古交情交道不終
祇爲此二語胸中有一怨字則免此病矣

蓼莪

子夏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耳
子貢傳○○○○○思○○○○○母賦蓼
○上闕六字以下闕六字以下闕一字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鍾曰匪莪伊蔚二字化出　與通篇情詞
俱從哀哀二字生來

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蒙初曰次章本無異義然單起則體薄末以蔚
山二章作收亦然深于詩者知之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
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鍾曰缾之罄矣二句取譬工妙似亦古有此語
久矣二字若甚讀靡至二字覺窮人無所歸語
爲煩　唐曰鮮民即今人言孤子也雖若泛言
實深是痛恨　又曰抱苦在心欝欝不自得神

魂不定悵悵無所之銜恤靡至四字形容真切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
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蒙初曰連下數我字是詩人最情深處有撫躬
自念光景有置身無地光景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大東

子夏序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

下文癸及子貢傳三字

一是詩以告病焉。

子貢傳厲王之時諸侯勞〇〇〇賦小東勞下闕三字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詒公指睠焉顧之潸焉出涕

沈曰思其如砥有不砥者矣思其如矢有不矢者矣周道依然履視頓異所以涕也 徐曰潸焉出涕令悲蓄怨所謂望城欲哭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

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鍾曰亦字甚悲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沈曰或以其酒四句梯狀西人[illegible]鈿銖刑如

[illegible]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沈曰維天有漢以下窮態無聊之詞君曰取之地者已竭矣意者其望之天乎蓋意其有助則見似助者而欣然喜意其有害則見似害者而驚然悲憂惶困迫之人大抵情事如此 鍾曰

歷數牽牛織女啓明長庚天畢南箕北斗想頭甚奇出語似謔顛倒淋漓變幻鼓舞總見窮極呼天常態生出許多波瀾耳不必明解不必深求如痴人說夢也晉主所云長星勸汝一杯酒大近此意 又曰要知織女[illegible]星終古在天有周盛時亦曾見之愁歎之[illegible]生怨失望之時處處歸咎耳 譚初曰[illegible]深愈深愈悉筆端恍惚不可端倪告[illegible]千古無兩

四月

□□□序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

焉

子貢傳○○○○○賦四○上闕五字四下闕一

字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濛盼曰其腓字妙秋日百卉未盡凋枯且有開

花者結實者然其受病或盡在此時 陸曰瘼

矣二字言亂離來病人也其聲慘然

古詩翼 小雅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唐曰獨舉三時而不及春以春日暄妍萬物和

暢與亂世景象原不同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

多□可□想見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徐曰我日構禍所謂貓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

掛網羅動足觸機械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鍾曰苦想苦詞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徐曰維以告哀不敢他及也當時之亂使人恐

恐不敢言蓋可想矣

北山之什

北山

子夏序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于從事而

不得養其父母焉

古詩翼 小雅

子貢傳懿王之○○○勞於○○事賦北山之下

闕三字於下闕二字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

憂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

我從事獨賢

陸曰獨賢是不均好名目 鍾曰獨賢二字並

言甚妙原不必深解而若我未老二句似爲獨

賢二字下一注脚筆端之妙如此

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

經營四方

徐曰反以王爲知己忠厚之至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沈曰後三章雖言勞逸之不同亦只兩兩言之、

使人自察有告勞之意無怨懟之詞此北山之

所以爲厚也、　陸曰有數或字未嘗粘着自己

而已隱然在中　潘莿曰忽用數或字勞逸間

舉筆墻淋漓入化、

無將大車

子夏序大夫悔將小人也。

子貢傳大夫○○周人諫之賦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鍾曰詩以熲字言憂妙矣又曰不出于熲更妙

更若熲者沉憂之人胸中若有一物而又無可

指不出郎沉字意衛風如有隱憂稍玩如有字

可得不出之義、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小明

子夏序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子貢傳厲王出居于彘○○○○賦小明。疏下闕

四字

闕文疑是大夫從之四字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

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鍾曰念彼共人非婦之羨之也末二章正是念

彼共人之實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

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

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

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

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陸曰采蕭穫菽正收拾過殘年光景、唐曰古詩出戸獨傍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霑裳衣、鍾曰反覆二字不經亂世不知、沈曰亂世之末流落者行者皆不得其所以罪咎遣怒反覆觀之則僚友之處窮苦當有樂事哉所以思之而涕零也方悲已而忽念人憂傷中之轉境多如此、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 恒字學處上看

式穀于女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

介爾景福

鍾曰二章不獨恐告于友國亂時艱勉以共濟共從一念憂國之心出之、

鼓鍾

子夏序刺幽王也

子貢傳昭王南○○○○○大夫憂之賦鼓鍾南
下闕五字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允懷不忘

鍾曰閑樂而憂時事可知、徐曰懷者但懷其人不言懷之所在含蓄無盡、

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徐曰妯字妙甚于傷悲、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妙理

徐曰其辭愈隱其意愈微、鍾曰言外深悲、

總評 濛初曰此詩之刺最爲微婉若非憂心一句朱子必以爲升歌雅樂矣

楚茨 傳見信南山

子夏序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鍾曰力農說到來祀上自是大題目農事之重可知已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

孫祭子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
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
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鍾曰二卒字妙無倦之意
我恐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
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
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鍾曰如幾如式妙想深文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
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鍾曰說來謖謖然楚詞九歌語多本此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
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鍾曰上數章皆指公卿一身說下及子孫留此
一着在燕私稱慶内所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最見警策　鍾曰孔惠孔時四字透盡祭義

信南山

〔子夏序〕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
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子貢傳〕南山楚茨甫田皆所以勸農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
南東其畝
鍾曰多少經制包此南東其畝四字內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
足生我百穀
鍾曰同雲二字妙于寫雪景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
壽考萬年
鍾曰翼翼二字見農事[illegible]草處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
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

[illegible]其血膋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甫田 傳全南山已見

〔子夏序〕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言詩翼小雅 七十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鍾曰寫盡上下憂勤歡欣光景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大田

〔子夏序〕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illegible]農夫所以[illegible]上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鍾曰戒字有意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鍾曰立言有次序

○妙○得○妙 好光景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言詩翼小雅 七十一

鍾曰雨我二語不特明于大義亦是上下之情所生 又曰陳者以食農人棄者以利寡婦何其意之廣而審也前事可爲慳吝者之戒後事可爲暴殄者之戒 唐曰餘利之遺原非爲寡婦之故只極言豐年之有餘乃文字餘波處

濮初曰彼有四句便是秋收圖孟子樂歲粒米狼戾語不能及此氣象

畫此何 ○好○思○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瞻彼洛矣

〔子夏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子貢傳〕瞻彼洛矣，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徐曰：作字有以身率之，而群下皆奮揚之意。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言詩翼小雅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徐曰：言講武而先稱洛水之勢者，所謂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足以起天下之朝宗也。自古都會，必居大川之側，以四方朝貢，諸侯爲易，如在渭之將，豐水東注，觀禹貢所列貢道，此意可見。

蒙初曰：周之衰也，受制于強諸侯，乃先王講武，必于會諸侯時，意深遠矣。宜之田獵京都，會同假繹遊獵，得其遺意。

裳裳者華 傳全[illegible]巳見

〔子夏序〕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言詩翼小雅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鍾曰：末二語，妙理妙情妙文，所該深矣。

桑扈 傳全蓼蕭巳見

〔子夏序〕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鴛鴦 傳仝墻彼洛矣已見
〔子夏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
養有節焉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鍾曰戢其左翼妙于觀物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頍弁
〔子夏序〕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
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燕親戚也
沈曰玩末章詞旨哀傷必非盛世之詩而朱子
不從小序則幾于伐木行葦之篇矣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
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
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鍾曰匪他二字複得妙庶幾二字最情深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
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
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
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沈曰相會之始爲此危語以相感動極歡趣耳
與山樞不同

車舝
〔子夏序〕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
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
作是詩也
〔子貢傳〕樂親昏也
沈曰此詩不從小序可以爲風不可以爲雅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鍾曰間關二字說車行有妙理匪飢匪渴深于

饑渴　又曰古人燕飲重好友此言亦所以樂

張仲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

好爾無射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

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

我心寫兮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

言詩翼小雅　其

以慰我心

青蠅

子夏序大夫刺幽王也

子貢傳厲王信○大夫憂○賦青蠅　信下闕一字

憂下闕一字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搆我二人

賓之初筵

子夏序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衛武公○○○○賦賓之初筵　公下闕四字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

言詩翼小雅　七七

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鍾曰射祭中藏飲字甚妙　又曰洽字妙禮樂合一之旨不宜作文字看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鍾曰古人造酒原多為祭祀燕饗而設故此詩從射祭說起文甚典則此章仍云賓之初筵一

貞竹本云闕文當為飲酒無度四字

持闕文當是穢字之類字

語捷之似亦承射祭之飲始治終亂如此蓋當時或有此事射祭禮法之飲其失如此則凡飲可知故因以爲戒不然首二章覺無謂後二章又不相蒙

賓旣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旣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旣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鍾曰寫出飲中惡道爲下文恥字張本 又曰旣醉而出不獨有節飲中之趣亦不出此所謂

惟酒無量飲之聖也並受其福一語尤妙觀古今酒禍如此之眞並字亦當玩之 濛初曰灌夫使酒罵坐禍連魏其與之併命方知旣醉而出並受其福豈非良規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旣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徐曰由醉之言俾出童羖即此兩語分明是對醉人說話可見古人擬寫[illegible]分明是傳神肖也許謳此言亦足令醉人汗下 又曰式勿以下皆本上文反恥來都是不醉者意中事欲告之醉者而不可得想見代他羞愧情狀目不忍視中不能安分明捫心跌足之態宛然在目

魚藻 傳仝瞻彼洛矣已見

子夏序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鍾曰二在字聯得妙

采菽 傳仝蓼蕭已見

子夏序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故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鍾曰雖無予之無限深情又何予之繾綣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之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唐曰，左右之從，優游之戾，皆是作詩者用意點綴處，題外生意，從翻出一段餘波。　鍾曰，優哉游哉，即有來雍雍，至止肅肅意，亦是二字想見優游之神。

角弓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兄弟不○○○○之○○云不下闕四字之下闕二字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妙想

徐曰，角弓兩字二與俱有妙致，委蛇深切可玩。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鍾曰，爲君子布徽猷二語張本。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徐曰，衛叔寶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況兄弟之間乎。雖或以不善相加，不無出于過誤。吾惟以慈念攝之，雅量容之，則弭忍所化，怨毒俱消矣。若不少假借，怨搆日深，惡稔禍積，何時已乎。所謂景星卿雲，妖氛厲鬼，皆自一念之寬窄始，詩人之言，可謂熟于人情老于世故矣。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妙論

徐曰，一方字佳，甚已斯亡已字亦佳。交傾互軋，同歸于盡也。令人分爭財產，兩俱破敗，非所謂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乎。故曰兩人相讓則俱得食，不相讓俱不得食，殆此意也。　鍾曰，千古人情世變，盡在相怨一方四字。受爵不讓四字，又怨讒之根。不讓則爭，爭則怨，怨則讒乘之。大

[illegible]小人之心不可一日無官又不肯各安于常

顛危擠排身位俱喪而後已至于巳斯亡千古

小人結局如此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鍾曰五六章類類出譬奇妙理層出可哭可

笑皆永受爵不讓一句 徐曰屬字佳摶散合

離之意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言詩莫小雅　　公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徐曰瀌瀌浮浮以言雨雪之狀可謂工于體物

散鹽飄絮定不及也 唐曰昔年有適伊川見

有披髮野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

亡矣已而楚子果遷陸渾之戎于此類之應也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詩人之慮深矣幽王卒死

犬戎之難可畏哉

菀柳

子夏序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

衍文上其諸侯二字上文之賦二字

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

子貢傳厲王不禮于諸侯○○相戒以避○○菀

柳○侯下闕二字避下闕二字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

後予極焉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

後予邁焉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

居于凶矜

言詩莫小雅　　公

鍾曰從來下之不共乎上多由上之過求乎下

唐曰苛責無已人自難堪讀者當原其不得

已之情擯棄臣之義又當別論 陸曰爲此詩

者蓋緣魯宋厲之意歟是以降則天子有下堂

之辱而諸侯但鬪而鬪者射王者甚至狄泉

之盟狐儵而面以主侯城周之役魏舒易位以

莅政周之威靈何在蓋始于裘厲遂沿襲以至

于赧周也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毛序〕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二。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子貢傳〕君子懷○○○○○。賦都人士。懷下闕五字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徐曰：光武爲司隸，將入洛陽，吏士見其僚屬，皆歡喜不勝。父老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

儀。此詩意。　鍾曰：彼字深思，映此字看，自見。

濛初曰：都人士，即周士也。曰彼都，見昔不可追也。都即周也。曰行歸，見久不得見而忽見，似他出而歸也。下字俱有意。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徐曰：都雅之事，淒苦之心，不必說到我心不說等語，而情境難堪矣。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沈曰：謂之尹吉，有貴家大族意。總是言盛世之人，貴賤俱佳，濃淡皆好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沈曰：各章以彼都人士叫起，感慨無窮。　徐曰：此詩二句爲節，止是一意。有二句二轉者，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我不見兮，言從之邁，是也。有一句二轉者，誰與獨處，勿替引之，是也。皆句法之

變格也。凡詩體不一，緩急異態。或意本直致，而雍容揄揚，朱紱三嘆；或意本繁委，而急節短腔，下管偏疾。大約鋪張盛美，遠調爲多；陳敘哀情，促節獨用。因此詩之，亦可以盡文章之變，極才人之致矣。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徐曰：末章意致甚佳。蓋服飾氣象，固欲其盛美，而有意文飾，亦非盛世之象。曰自然，固美不假

按傳不作采菉在王風
闕文當是室字

修飾則無矜肆冶容之態而氏生之感獲自盡

概可知已

采綠

子夏序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子貢傳周人從軍○家念之賦采菉軍下闕一字

沈曰此詩不從小序亦不當列于雅矣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鍾曰即卷耳首章意而其節促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有致之子于釣言綸之繩綸音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沈曰意中事詩中景 鍾曰有借隱意 又曰

末二章亦當領其意不當泥其事其詞

總評 徐曰此詩與卷耳載馳同體俱是托言一無事

實古人含情寄況大都如此自是之後雅之音

漸漸入于風

黍苗

子夏序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

伯之職焉

子貢傳城申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鍾曰勞字見三代使道使民意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隰桑 傳仝鹿鳴已見

子夏序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

盡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鍾曰如何二字藏末章意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徐曰葉幽者深綠而似黑也字法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徐曰末章辭氣使有一段不會苦自其口出氣

闕大嘗是褒姒二字

彖展轉諷議如見其人眞所謂鬼神于文者也

又曰本不欲忘邪說何時而忘乃詩人形容之妙須善會其意　鍾曰千古好德畫頭語

白華

子夏序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子貢傳申后〇〇賦白華后下闕二字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古詩翼小雅　八十八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沈曰幽王以妾奪嫡以孽代宗而日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若夫婦離隔之小小者此宗社危亡所係而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猶欲其深思而得之厚之至也　鍾曰英英二句寫晨景淡而感天步句皇后口氣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鍾曰嘯歌傷懷妥樂其人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總評唐曰通篇委曲詳盡節次森然可與小弁例看

鍾曰此詩言天步言傷懷言勞心言念子似不獨言一身廢立若預知有犬戎之難者

緜蠻

子夏序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〇王之時大夫避〇〇〇〇〇〇賦緜蠻

上闕一字避下闕六字

古詩翼小雅　八十九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傳本作

八傳此篇在王風

瓠葉傳全魚麗已見

〔子夏序〕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漸漸之石

〔子夏序〕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詩也。

言詩翼小雅　九十

〔子貢傳〕周人從征，賦漸漸之石。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鍾曰：不遑朝矣，與不能晨夜同一文法。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鍾曰：一卒字寫山川深險可畏氣象，後人游記無此筆。

按傳此篇在王風，闕文疑是羅序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鍾曰：三不遑皆有意。不遑他，更覺可憐。

總評：濛初曰：以下三詩，只覩豕涉波、羊墳首，人鮮飽，草玄黃，征夫不遑，棧車行道，世界是何等景象。荒亂之形，蕭然滿目，讀之黯慘。

苕之華

〔子夏序〕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言詩翼小雅　卄

〔子貢傳〕王室亂，人不〇生，賦苕之華。不下闕一字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鍾曰：三星在罶，實有此景，卻有此言，描出使人笑哭。

何草不黃

〔子夏序〕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

疾傳作是在王風闕文疑是好兵士三字

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桓王〇〇〇卒苦之賦何艸不黃王下闕三字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管四方

鍾曰首四字眼前寫盡幽苑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徐曰自菀柳至此多似風體而二雅之音響盡矣然猶存之于雅夫子不忘周之舊也故斷自東遷之後爲王國之風焉

孔門兩弟子言詩翼小雅終

闕文制下當爲作禮樂用之五字受下當爲綏陳戒兩四字周下當爲公述先三字酌下六字不可考

闕文甚多并篇名不可考

高上當是崧字伯上當有申字漢上當有江字

孔門兩弟子言詩翼

吳興淩濛初輯

大雅

子貢傳周公制〇〇〇〇〇朝會受〇〇〇〇有大正焉文王生民公劉緜大明棫樸旱麓思齊皇矣靈臺大武文王有聲行葦旣醉鳧鷖嘉樂皆周〇〇〇德以訓成王也泂酌〇〇〇〇〇王也

制下闕五字受下闕四字周下闕三字酌下闕六字篆本篇名多闕從黃竹本考入

又宣王中興而大正績焉雲漢〇〇〇〇高〇〇〇〇〇伯〇〇〇〇〇〇伯也韓奕〇〇〇〇〇〇〇漢平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也漢下闕四字高下闕五字伯下闕八字奕下闕八字平下闕八字

文王之什

文王

子夏序文王受命作周也

子貢傳文王生民公劉緜大明棫樸旱麓思齊皇矣靈臺大武文王有聲行葦旣醉鳧鷖嘉樂皆周

周下當是公悲先三字

○○○德以訓成王也。周下闕三字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鍾曰、陟降二字可畏、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鍾曰、末二句帶得妙、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鍾曰、末句有歸着、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無過文妙　句法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鍾曰、不必描寫、實說自然可思可畏、藎臣二句接得緊、　陸曰、王之藎臣四字、一一可味、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鍾曰、聿修厥德、下手處、配命二字、從前人未拈出、　徐曰、自求者、明是天無親、祖宗無權、　漕曰、殷之配上帝、語意含蓄不了、意味深長、不說到子孫覆亡、益覺其詞凜凜、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沈曰、文王之令聞、本亹亹穆穆而來、後王之宣昭、本修德永命而來、古人論名正其論實處、

總評　鍾曰、全詩言天人相通處、一部中庸首尾在此、

而二章以後、俱在人道上說、有着落、有下手處、歸重儀刑文王一句、正言文王即天也、與篇首相應、　濛初曰、此篇詩體、自二章以下、俱首尾相啣、王元美謂曹子建白馬篇祖此、

大明傳全文王已見

〔子貢傳〕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鍾曰、使字、說出處、靈、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鍾曰：此下字字有原委，而無庋厚之病。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鍾曰：看大聖人要看小心二字，此作聖之本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奇語傷巧）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沈曰：造舟句，是倒敘法。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鍊字法）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句法斷處）燮伐大商。

徐曰：章首五句，即上文之意而重衍之，猶古詩換章叠句體。　鍾曰：周公東征下一哀字，武王伐商下一燮字，古人用兵是何念頭。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徐曰：上帝臨女，蓋屢言之，總是斡旋暴白處。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徐曰：革車三百，乃有此氣，欲兩商老師，乃有此英邁，此可以見武王之師。　魏曰：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詩言師衆之盛，將帥之強，只在一片人心上看出。　鍾曰：涼字作嚴肅不可犯看，于武字亦切。

緜　傳仝文王已見

〔子夏序〕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鍾曰：首句只四字，此盡一篇意，又是一法，而筆力高簡。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徐曰：此章于創業艱難，摹寫深至。　陸曰：此章點內助，與末章推功四友，俱是開創大關係，須

知作者用意之密　鍾曰、數語倉皇蹙蹙之意俱有、

周原膴膴、菫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束板以載、作廟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

鼛鼓弗勝。

徐曰、以陾陾等字義玩味、而築墻之聲響景象、宛然入于耳目、豈非賦家之祖、　鍾曰、削屢馮馮四字細、人寫不出、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鍾曰、不讀此數章、不知周家經制多出古公、其才何必減周公也。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鍾曰、說到文王處、若斷若續、妙甚、　濛初曰、只一喙字、添三虛字、而抱頭鼠竄光景如畫、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徐曰、蹶者如努斯張、發不可禦、字法妙品、　鍾曰、四語結前、周之多才見此、亦勉後王以用人也、　濛初曰、詩家每于結處生波、此篇從先世功業、叠敘至文王、若不宕此數語爲波、便無迴

瀾矣、作文之法亦如此、　陸曰、試看十月之交一詩、其言群小用事于外、妖豔蠱惑于內、成何國家景象、則知此詩之言姜女、言四臣、豈不可想見老臣之用心。

總評　徐曰、此詩體格詞意、與長發一篇、逐一相似、看來三代時、亦便有擬古之作、

棫樸　傳今文王已見

子夏序、文王能官人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徐曰、涇舟衆楫、即呉越同舟之意、畧無勉強、六師趨及、亦是中心悦而誠服、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鍾曰、金玉有真文章在中、故曰質之至、

旱麓 傳仝文王已見

〔子夏序〕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

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鍾曰、干祿豈弟四字、合得妙、縮得尤妙、

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鍾曰、首二句、自是雅頌作語、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陸云、鳶飛二句、躍然是一作字光景、 鍾曰、口頭說出化機語言之妙、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徐曰、勞者眷顧保愛、使得爲善之利、不虛作德之勤也、字法神品、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思齊 傳同文王已見

〔子夏序〕文王所以聖也。

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鍾曰、言母及妻、所謂稱人之美、必及其師友、古

道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鍾曰、慨勞字、怨字、恫字、說出鬼神喜怒情性、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鍾曰、無射亦保、學問中深至語、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鍾曰、二章平實板語、寫得文王精神生動、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鍾曰、晉鬯二字、倒在上妙、

皇矣 傳全文王已見

〔于嗟乎〕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世世修德、莫若
文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
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
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鍾曰、求民莫一篇主意、究度、說得天有心、 徐
曰、先代神明之後、天固不輕棄之、惟不獲、然後

求四國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
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
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
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鍾曰、帝省句、說得天眼甚近、作邦二句、看斷、商
周遷數、大伯王季行藏、 又曰、看他因心則友、
下數句立言之妙、 徐曰、觀因心二句、可見聖
人但知天命而已、可讓則讓、可受則受、推而論
之堯舜禹之授受、其意亦只如此、 又云、載錫
之光、與上章上帝臨女等句相似、婉篤深至、見
文字斡旋之妙、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
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徐曰、王季固無事實可稱、詩人頌述、但稱其德

而已、然只如此數語、豈不寂寥、詩人却從太王
說到太伯之讓、直說到比于文王施于孫子、他
人枯淡處、翻出許多波浪、如林之筆也、 又曰、
帝度帝貊、即子貢天縱意、 鍾曰、過到文王妙、
其微甚、婉藏武王、妙甚、商危矣、 陸曰、悔字反
照到太王心上、是字法之妙、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
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
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鍾曰、言用兵從道德學問上說起、何等原委、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徐曰、行師之際、雄心最為易逞、文王伐密伐崇、終無畔援歆羨聲色夏革、不識不知、所以為聖

人之師成湯不震動懲悚、亦是此意、　鍾曰、作西伯自然少不得此番舉動、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總評　鍾曰、古人傳季歷以及文王、經史中無如此詩說得明備婉至、而立言甚妙、不露嫵媚形迹、大要歸之天意、開口便言上帝求民莫、作一篇主意、所謂莫民、不獨指古公王季時言、天豫知有紂之虐、而欲傳文王以安之、故不得不立王季、況王季又復賢明、帝省其山二章、意最詳明、古公亦承上帝求莫之意、以立王季、及帝謂文王以後四章、詳言文王以終古公上承天意、王季傳昌之意、周之王業、機緣決于此矣、言止文王不及武王者、似為古公諱翦商之跡、獨于王季章以施于孫子、暗帶之、以當代人言當代難言之事、無妙于此者、始終意歸重文王上、

靈臺　傳仝文王已見

（子夏序）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鍾曰、寫太平君民氣象、似頌體、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按傳本下作大

徐曰、末章首二句、如古詩換章叠句演成文、末二句、形容民情、可謂深至、氣味悠長、有不盡之音、

下武 傳全文王已見

子夏序 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徐曰、武王恢大統基、而曰克配、其義可玩、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徐曰、天下人心、不過一理、求世德而長與理無違、則自相孚契、觀九國叛亦、可見王者之信異于覇者之僞也、楊子思歎之辨其意如此、 又曰、成王之孚、即夫子所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孟子所謂天下信之、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鍾曰、忽入孝思二字、妙、孔子有武周本此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總評 徐曰、三后事殷、武王代紂、功業不同、順逆相反、然迹逆而理順、事異而心通、三后而在牧野之舉、必不得以已也。故詩頌武王、曾無一語道其創基立業、恢拓前功、而但曰配京、求德、成王孚、求孝思、順德、嗣服、見武此舉、無非體先人、克全孝道、雖化家爲國、變侯爲王、實無分毫與前人謬戾、孔子所稱善繼善述、義本于此、皆所以白聖人之心迹、扶萬世之名教。

文王有聲 傳全文王已見

子夏序 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徐曰、遹求二句、一氣不斷、視民如傷、兩言模畫如見、可謂傳神之語、 鍾曰、遹觀厥成四字寫出聖人急急救民念頭、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徐曰、遷豐而稱武功、文之武也、遷鎬而稱辟雍、武之文也、此亦微顯闡幽、斡旋補救之意、

築城伊減，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唐曰、公劉遷邠而曰思輯，太王遷岐而曰慰止，王季作邦而曰順比，自來相承，維此家法，文王遹追而及之，自不得不汲汲耳、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徐曰、王公伊濯、正與遹觀厥成有應，朱子謂文王有聲等詩，都有反覆咏歎之意，正謂此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濛初曰、以自西冠者，周家王業起于西也、二句一上叶廱韻，一下叶服韻，勢如連環、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徐曰、燕翼子，不翼亦不燕矣、　鍾曰、貽謀燕翼，無非為斯民計，固非如后世自私自利之圖，若曹馬輩之為子孫謀者、

生民之什

生民　傳仝文王已見

于夏序，尊祖也。后稷生于姜源，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鍾曰、不言生后稷而言生民，開口便奇、　徐曰、生民肇布，厥從何始，巨跡之疑，正得釋然，郭景純所謂宜領其玄致，歸之冥會，此類是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鍾曰、以赫厥靈四字，可該全詩之意、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鍾曰、寘之者人也，牛羊平林鳥之偶值者，即天也，故自其之為而為今人驚歎，天處處布置，以待稷之至，反把實事說幻了，是以起紛紛之議

毛本首章二句在此章首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徐曰，以童子之日，已寓參贊之功，非天生聖人，安得有此。史記曰，屹如巨人之志。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徐曰，后稷肇祀三句，形容祖宗功德，婉而暢，典而實，漢人得命篇分，不及一耳。　鍾曰，此篇祀后稷配天，而終以肇祀爲言，蓋彷彿后稷之功德以格天，故祀者不敢自有而歸之肇祀者，宗廟之禮，祫嘗之義，合而一之矣。　又曰，無罪悔三字甚深。

行葦　傳全文王已見

按毛本此篇分七章上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本分八章章四句

子夏序：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徐曰，玩首章勿莫二字，便殷勤篤厚之意藹然可掬。　鍾曰，戚戚二字動人。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鍾曰，四鍭如樹，入微之言。　陸曰，序賓不侮，須知古人深愛，正在常防其失儀。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鍾曰，主字應上二賓字。

旣醉傳全文王已見

子夏序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旣醉以酒旣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旣醉以酒爾殽旣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鍾曰此章淺得妙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鍾曰令終有俶下語斟酌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鍾曰靜字深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鍾曰祚胤二字互認得幻

總評　濛初曰四章以下首尾相銜實啓後來詩家門戶

鳧鷖傳同文王已見

子夏序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唐曰據序與詩意原無所關而想其燕尸之時從容諷詠太平光景藹然可掬真有神人胥悅之象此當于言外得之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旣清爾殽旣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旣多爾殽旣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旣湑爾殽伊脯公尸

燕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潀公尸來燕來宗旣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總評　濛初曰凡祝頌當詩反覆一體者必至末章稍稍推廣一步如此詩無有後艱與南山有臺保艾爾後一例總見無已之意而章法亦遂覺不板

假傳本作嘉

假樂　傳全文王已見

〔子夏序〕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徐曰、作聰明者狹小前人制度。好逸豫者棄置祖宗成法。繼體守文。出此入彼。故言不愆不忘可謂曲盡其意。　又曰率由舊章。文選從政咨

于故實播憲稽于遺風、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徐曰率由二字、竒、凡情相拂、則怨生、意相及、則惡作、其原皆本于私意、孟子所謂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怨惡所由來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鍾曰、爲人父、止于慈、以燕其子是也、爲人君、止于仁、燕及朋友是也、然此章之意、盡于燕及朋友一句、旣曰燕、又曰不解、妙有深意、

撫許　徐曰、此詩頌其君、而言子孫爲詳、可謂知所重矣、末章忽入燕臣、就從此生出羣臣之媚、就從羣臣說出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善頌善禱之中、曲議規諷之意、其文體竒逸、如行雲變幻、不可端倪、後人詞賦、遂有慚德、

公劉　傳全文王已見

〔子夏序〕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

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埸廼疆。廼積廼倉。廼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鍾曰、匪居匪康、立國之本、思戢用光、遠圖念頭、如此、豈但避狄而已、　陸曰、爰方、方字、最可味、蓋不如此、當不敢輕行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旣庶旣繁。旣順廼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鍾曰、而無永嘆四字、勞民動衆之本、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濛初曰聚廬托處休息安堵之象以于時四語盡出所等于筆歎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三語可以相門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徐曰凡創業君臣與守成異承平既久階陛森嚴君臣之分不患不明特蕉遠堂高凡闊萬里

上德下情不相諳悉故燕飲之設主于和洽業之君與其臣披荆斬棘沐雨櫛風奚翅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患不通特患分義未明粗率簡易如漢初飲酒爭功醉或拔劍擊柱故燕飲之設主于辨分周之詩一則曰嘉賓式燕一則曰不醉無歸而此詩獨言君之宗之時各有所重也

濛初曰[illegible]求而親斷篇草創景象簡盡君之宗之見草創此一燕飲也具有萬年規模在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鍾曰徹字始見于此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泂酌

子夏序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道饗有德也

子貢傳泂酌○○○○○○王也酌下闕六字

問文疑有卷阿字餘

亦是戒成王之意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沈曰平淡美之正所以戒也

卷阿

傳疑在泂酌闕文中

子夏序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鍾曰，以矢其音，全詩發端。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唐曰，不以危亡爲可畏，而惟言安樂爲可保，非但得諷諫之體，亦可想見大臣風度。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神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

嘏爾常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徐曰，四有字有無所不備意。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徐曰，古樂府成王時，鳳凰翔舞于庭，王援琴而歌，作神鳳操曰，鳳皇翔兮於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蓋因此詩而附會耳。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鍾曰，媚于庶人四字，可解親民之義。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鍾曰，盛世文字，自然無促迫苦氣。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沈曰，君子之車四句，詞若不可止而輒止，意非不可盡而不盡，使王不能不動。　鍾曰，兩既字言外之意，悠然，末二句，接而不接，妙妙。　濮初曰，上數章求賢之旨已明，故只言車馬之多，而不言其所用，使王躍然自知，固是大臣諷諫之體，亦是詩家含蘊之法。

總評　鍾曰，此詩大臣告君之體，格非順美，深究渾大典則風雅，讀之使人生歡喜心，而霍然生悟，不涉一毫條諫諍語氣。　又曰，前四章渾然不露，

凡傳有賦某詩者即是大正傳評小雅亦謂文廷亦是召穆公厲王等字

末章以後本旨歸于用人大臣以人事君之道也、沈曰、按公劉三詩皆曰戒也、公劉但言締造之艱難、不言守成之不易、泂酌但言豈弟之爲民父母、不言父母之不可常、卷阿欲成王之彌性、而先之以福祿壽考、喻以鳳凰梧桐、寄俳惻于揚厲藏雋、至于寬平、古大臣之所謂戒者如是耳、後世如賈誼之於漢文、陸贄之于唐德宗、非不切直、而無補于治、或反爲人主所輕、于以知古人之不可及也、

民勞

〈子夏序〉召穆公刺厲王也。

〈子貢傳〉○○○戒○○○賦民勞。上闕三字戒下闕二字

沈曰、厲王之世、衛巫監謗、道路以目、穆公故亂其詞、言在同列、實刺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濛初曰、下一亦字、視甚字更百倍、大東哀我憚人亦可息也亦然、沈曰、不徒曰隨、而曰詭隨、曲盡小人之情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惽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沈曰、惽怓如爭事爭功、起釁造端、皆是小人得志類然、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沈曰、以禁奸之本告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沈曰、以禁奸之權授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沈曰、小人惟無縱之耳、一縱將反爲小人所用、太阿倒持而不可收、即明知之而叓延膠結、莫可如何、如云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是也、故曰繾綣、濛初曰、文似相戒、而忽着王欲玉女、欲玉。

矣一句便是刺王本旨見王已非諫之可入止可就其所親信者冀挽回萬一耳

總評 鍾曰從古小人未有上不媚主而下能虐民者故此詩言遏寇虐章章以無縱詭隨寇之民勞國壞而恭脊承之皆詭隨輩爲之也此等機局極宜參透 沈曰詩人傷民勞之不可耐小人之不可再縱故各章提唱而言之悱惻之意見于詞外 魏曰本爲刺王而發而托僚友以亂其辭一則曰定吾王再則曰以爲王休又曰王欲玉女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漢詩文猶有此體

刻文板上管有闕字

板

〔子夏序〕凡伯刺厲王也

〔子貢傳〕○○○○○板上闕六字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徐曰靡聖管管所謂小人而無忌憚也下文曰憲憲曰泄泄曰囂囂曰蹻蹻皆是此意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陸曰以下二章反覆著僚友之不受善言分明畫出靡聖管管不實于亶情狀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鍾曰灌灌二語古今進言聽言通患 陸曰以蹻蹻當灌灌使老成深慮全沒氣力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鍾曰夸毗二字分開成不得小人妙在合用所謂從虐之人即詭隨之人也 徐曰自此章以下辭氣漸及于君矣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沈曰、其後彘之亂、宣王在召公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子代王、是城壞也、王卒流于彘、是獨居而畏也、詩人先見之矣、　鍾曰、無獨斯畏四字、簡至警人、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陸曰、章首從天說起、故亦以天結束、　魏曰、馳驅、不徒馳于險側、馳于康莊亦古坐馳意、　徐曰、曰明曰旦曰及爾開着眼便是天、眞無逃避處、

大雅二

蕩之什

蕩

〔子夏序〕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召穆公諫○○賦蕩、諫下闕二字

闕文當是厲王二字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徐曰、始尤于天、而卒解之、本意本不過如此、却敘出許多蹊徑、如此發揮、亦文之奇絕者也、然其妙處、只在天生二句、多此一折、便意味無窮、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

鍾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八字立言便妙、四曾是字怪之之辭、　沈曰、託言紂者、厲王之惡略與紂同、所謂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曰文王、亦以法祖之思動之、非止以監殷故、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
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
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
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陸曰，既愆四句，寫一時君臣沉酣景象如畫，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
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徐曰，蜩螗二句，善形容亂世之狀，所謂海內鼎
沸者是也，　沈曰，帝王仁暴，不必躬受之，然後
喜怨生，意氣動于中，而民應如響，成湯東征西
怨，南征北怨，厲王暴虐，覃及鬼方可畏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唐曰，雖無老成人一轉極妙，蓋今人不用舊，動
說無老成人，如此折之，彼將焉置對，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
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唐曰，通篇只說殷紂，而忽以殷鑒一語，顯出鑒
殷精神血脈，盡收注于此，篇格極高，　徐曰，章
意只要說到末二句，以爲歸宿，但上文來得十
分委曲，正是羊腸詰屈，遂令覽者駭愕，不知所
由，　陸曰，嗟嘆之神，結在末二句，　沈曰，末二
句猶有望之之意焉，　濛初曰，只以監不遠三
字，明指破通詩借言，其妙如鏡花水月，不可思
議，

總評　唐曰，此詩爲刺厲王，而疾威自說上帝，其嗟嘆
殷亦自托之文王，大蕩本賦體，而無一語及當
世，蓋有諷諫之義焉，

按傳此篇在小正實之初，雖後作懿戒，與文武下當是公字，懿上當是賦字

抑

子夏序　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子貢傳　衛武○○○○○○懿戒，武下闕六字
徐曰，列國之詩，無入雅者，何以楚入小雅，抑戒
入大雅，疑武公爲王卿士時作，當以序說爲正，
沈曰，當是在朝爲卿士時作，又詩有春秋可

以例雅故列之、濛初曰、當是假自警以刺王
耳朱子以小子爾汝之稱爲疑、不知此正是晦
其詞以自托也、不然九十五之老人復何所求。
而尚穎耳提面命之諄諄且餘光有幾而猶慮
及淪胥以亡。曰喪厥國哉。固是啓聖虛衷、毋乃
不倫不情、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
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徐曰、隅字佳、即處衷朓穎之意、鍾曰、靡哲不

愚四字、說盡古今病痛、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
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
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陸曰、弗念罔敷、蓋責之切、而不覺其氣之急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灑埽
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
蠻方。

鍾曰、酒埽庭內、沒緊要處宜着眼、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濛初曰、慎話非徒緘口、正是定命辰告之謂、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
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
不承。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
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

徐曰、不遐有愆、所謂旦失色于朝、暮傳笑于國
是也、屋漏字奇、即曰明曰旦之意、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
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
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徐曰、順字妙、善與人同、不作聰明之意、舜之聞
言見行、若決江河、順之至矣、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
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
莫成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
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
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總評 鍾曰此詩語有極典則者有極促苦者正變雜
矣

桑柔

子夏序芮伯刺厲王也

子貢傳○○○○○賦桑柔 上闕六字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
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鍾曰黃落有漸捋采之盡蓋歸罪于人也朱註
得之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
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鍾曰民靡有黎語巧而苦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
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陸曰厲階猶指厲王用小人而曰誰者婉詞也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
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
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鍾曰爲謀爲毖寫盡衰世君臣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
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徐曰如彼遡風形容憂亂之意深至如畫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
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徐曰靡有二句悲苦之言一至于此真可謂痛
入骨髓凄入肝脾矣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
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鍾曰、畢竟歸重用人、用人歸于擇相、此深知亂本者也、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徐曰、谷、山谷也、窒礙之意、所謂跋前疐後、動輙得咎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唐曰、厲王以威虐箝人之口、而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可謂深言之矣、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陸曰、良人不用、而用忍心、其所謂自有肺腸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彼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徐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此何等情狀、傷哉忠臣之致也、 又曰、抑鬱譏語、故自誦其言、何法妙品、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沈曰、涼曰不可三句、極小人之情態、此致亂之

本原、亦小人護身之秘密、故章末切直言之、曰既作爾歌、亦見能掩主目、而不能逃桑柔之詞、即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而已、嚴于斧鉞矣、

總評 唐曰、詩未有長言至此者、當時君相匪人、舉朝競為亂暴、舉世化為荼毒、詩人憂時憤事、不勝激切、故不覺其言之亹亹耳、小雅正月亦然、但彼多憂懼、此多哀怨、語意又別、 沈曰、芮伯世臣忠憤鬱積、又值監謗之世、欲抑則不能、欲直

則不敢故情言沉鬱不自知其悽婉文詞詳娓
不自厭其重複讀者當得其言外之感不可忽
章摘句以求之
雲漢 傳係續大正闕文
〔子夏序〕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
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以
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
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

聽
徐曰首一句提个旱象爲下文旱既太甚張本
王曰二句哀矜惻怛不能自已所以消災弭禍
之本也 鍾曰許多憂思在王曰於乎四字內
徐曰雖用不可盡故曰靡愛圭壁少而易竭
故曰既卒 唐曰以下連下數寧字有號呼曉
總之意在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
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魏曰每章必曰旱既大甚見王憂旱之心無刻
不在念頭上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
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
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徐曰則不可推則不可沮迫蹙之意摹畫如見
云我無所應璩云宇宙雖廣無陰以憩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

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徐曰如焚即易之如焚如熏即易之熏心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
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
無悔怒
唐曰神之悔怒即已亦不能信宜無二字有味
鍾曰二語有自反意
寫得出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
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徐曰友紀友字字法朝廷職事上下相同鈎繩相布故曰友紀友者言相聯屬也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如下爲言）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唐曰情詞急蹙比前更甚　又曰有嘒其星與昭回于天正相應兩言瞻卬昊天情極勢遒想見勤懇　又曰曷惠其寧瘖措兩說若有不忍絕望而又不敢期必者然語不說盡深長可味

總評　徐曰此詩反覆嗟嘆遙追無聊哀呼籲救千迴百轉情切而語悲眞所謂痌瘝在身而其文窮工極變矣　沈曰詞旨憂虞反覆不倫不次不得過泥支節以失詩人之意　潔初曰通詩不露一雨字自是詩人用意爲後來詩家不露本題法門謂是畏懼不敢道及者經生之陋貽笑作者　又曰描寫旱象則曰蘊隆蟲蟲滌滌山川點綴旱景則曰雲漢昭回有嘒其星試一玩味赤地千里之狀宛在目前使後人窮思賦旱能出此否

崧高　傳係精大正圖文

（子夏序）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徐曰甫在前而曰及甫猶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唐人蓮花似六郎與此句法相似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鈎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徐曰以信誠二字模寫出眷戀不舍之意可謂

鬼神于文者矣。　魏曰、由命而錫、由錫而遣、由遣而後由餞而行、節節有次序、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徐曰、申伯去爲南國之式、宜周人之不能舍。而曰周邦咸喜、此立言之法也、即南人之喜可知已、　沈曰、曰南國是式、又曰式是南邦、又曰南土是保、蓋謝近于荆、荆與徐連、舊常表裏爲江淮之患、謝君荆徐要衝、申伯當以文武才爲一方保障也、此詩人言外之意、誦不忘規類如此、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徐曰、無德而强爲稱述、則言者有愧詞、安能孔碩、聞之者當後揶揄竊笑、安能動人、後漢書蔡伯喈嘗言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　魏曰、吉甫非自誇其作也、以其所贈者申伯也、大者德無愧色、所作稱之非過譽可知、　鍾曰、以贈申伯四字極重、詩之孔碩風之肆好、皆根于此、有是人而後有是詩也、　又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穆如清風、古人作詩、自知自賞如此、

總評　徐曰、申伯之才德、吉甫之文章、一時中興之盛、端可見矣、

烝民　傳疑續大正闕文

〔子夏序〕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徐曰、山東吏布詔令、有姓皆扶老攜幼、老羸癃疾者、扶杖往聽、咸舉手加額、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四方爰發、想當如此、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
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徐曰愛莫助之形容好德之誠异爲親切可謂
摸寫入神不知濡毫染牘之際何緣得此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
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
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徐曰末二章不過說山甫有靡及之懷以城齊
之役故也然城齊甚易自當指日西還江湖魏
闕何勞遠念哉故作歌以慰之却將此意分作
四段音節行徐情辭委曲氣脉既長音調更遠
真可謂穆如清風矣

總評
陸曰此詩是後人作送行詩序之祖詩之作雖
止爲城齊一出而其人之降生不偶與德業兼
全儘堪鋪張揚厲遂斐娓成此大篇

韓奕 傳係續大止闕文

子夏序 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
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
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鍾曰全詩之意已盡于此後皆點綴耳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錫
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
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
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
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
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鍾曰快事着此一段生色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
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

炁慶旣令居韓姞燕譽

鍾曰、借蹶父相攸韓姞燕譽、形容韓之富饒、此文章映帶之妙。　陸曰、雖敘韓姞歸韓之樂、原以見韓侯封域之美、詩人之錯綜敘事、往往如此、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濛初曰、此結法與泮水相似、

江漢　傳係續大正闕文

（子夏序）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穆公平淮夷、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旣出我車、旣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旣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徐曰、不曰伐而曰經營者、兵家之勝、必運籌設策、以屈其力、服其心故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徐曰、君命臣而稱其世功、俾之紹隆祖業、眞足鼓舞豪傑矣、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川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徐曰、此六句、大都以策命之意、檃括成文、又

曰、君禮其臣、而以無忝其祖者待之、臣祝其君而以久享其國者望之、此雖詩人敘述之詞、然亦可見君臣一時殷勤篤厚氣象、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濛初曰、天子萬壽以下、劉安城通作勒廟器之詞、似有理、然連述五語、而即以成詩、恐無所體、止天子萬壽、乃似摘勒器中一語點綴之耳、

陸曰、文德一語、似婉見宣王有好武之意、其勸

勉處正見報答深心、

常武 傳疑續大正闕文

〔子夏序〕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陸曰敬者不敢怠、戒者不敢忽、是行師第一義、亦見天子親征、比尋常嚴翼更別、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

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徐曰當積弱之後、奮起而立功、真是威靈氣燄、是以動人、故曰赫赫明明、赫赫業業、極其摹擬

又曰徐方繹騷數言、反覆形容、極言其驚懼之狀、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闕文卬上當有賦體二字

徐曰仍就也、俗所謂手到拏來、不勞餘力之意、字法妙品 又曰淮夷竊據之地、而遂曰王師之所、經至其地、而遂日截然不可犯、即無矢我陵四句意句法能品、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鍾曰如飛如翰數語、非知兵者不能、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旋歸。

濮初曰首言王命卿士、結以王曰旋歸、章法照應、歸功處推出王猶、成功後即及班師、美不忘規、序所謂因以爲戒也、

瞻卬

〔子夏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子貢傳〕○○○○○○○卬上闕七字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

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
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
寺。

濛初曰、曰懿曰哲、加以好字面、正極形容其巧
艷可惡、猶齊子之加以豈弟也、書法可畏、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何為慝。如賈三倍、
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鍾曰、首四句類與自是古文法、

詩翼大雅 五十四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
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徐曰、天何以刺二句、尋詩人之意、引而不發、尤
為深妙、 陸曰、設為詰問、令王自思、不指出其
故、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
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徐曰、蓋自初進褒姒之時、已憂之矣、史蘇識女
戎之亂晋、方成知禍水之滅火、此其類也、

召旻

〔子夏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
召公之公也。

闕文旻上當有賦召二字

〔子貢傳〕○○○○○○旻 上闕七字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
荒。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

詩翼大雅 五十五

邦。
皐皐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
貶。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徐曰、亂世民情、生意憔悴、蕭索枯槁、如彼三句、
形容已盡、 又曰、殷仲文顧庭槐而嘆曰、此樹
婆娑生意盡矣、如彼歲旱三句、正所謂生意已
盡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

自替職兄斯引、

鍾曰、堂之自替、傷上之人不能替之也、無理之、想、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徐曰、朱子嘗曰、看詩不須着意去訓解、只平平涵泳自好、因舉池之竭矣兩句詠久之、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徐曰、說今召公、使見用賢、說今也日蹙國百里、便見不用賢、引而不發、末說不尚有舊、其意顯然、若先說出、末句較淡矣、末句第言有之、不用意亦在言外、　陸曰、末句含蓄感慨無限、　鍾曰、不尚有舊、問得妙、

孔門兩弟子言詩翼大雅終

頌

周頌

〔子貢傳〕周公○○○○○○○○○○○天之命○

清○○思文○○○○○○○○○○○○○○

○○○○文○○○廟○○○○○將○○○○

○○○○○○○○烈○○○○○○○鷺○○

○○○○○○○○○子○○○○○○○、○時

邁○○○○○○○○○○賚○○○○○○○

○○般○○○○○○○○○○頌武○○○○

○○○○載見○○○○○○○○○簪合○○

○○○○○○○寢廟○○○○○○○○○成

○○○○○○○○○○朝○○○○○○○○

○朝于○○○○○○○○○之○○○○○○

○○○之也○○○○○○○○○○也○○○

○○○○○○祀成王○○堂○○○○○○臣

工○○○○○執競○○○○○○成康○○○

○○報○○○○○○○○○○也石本磨滅尤

甚僅可辨者四十六字共闕二百三十六字

清廟之什

清廟 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徐曰、凡入廟而論定、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文王之感人、在廟尚爾、即當時可知巳、 唐曰、

清廟一啓、萬國之冠裳畢集、蓋新率諸侯以祭靈爽固是肅然、 鍾曰、祀文廟必以文德、祭豈易言哉、 徐曰、不顯不承之辭、急而反、無射之辭緩而順、 濛初曰、讀書君子則不顯不承疑當作丕顯丕承、古不字不一讀、故然、

維天之命 傳有題闕文

〔子夏序〕太平告文王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維清 傳有清字闕文

〔子夏序〕奏象舞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烈文 傳有烈字闕文

〔子夏序〕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陸曰、只是念助祭之功、而前述其在國後勉以

不忘語氣、藹然、 鍾曰、末句多少含蓄、

天作 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祀先公先王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徐曰、曰荒曰康、字法佳、此創守之異、 唐曰、高山曰天作、而太王亦稱作、太王之功、與天並矣、 又曰、天作二語、可包皇矣二章、告神之詞、其約乃爾、

傳有祀成王字當字疑是祀康王于明堂爲此篇

昊天有成命 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 郊祀天地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鍾曰，義深法嚴。 徐曰，歷觀三代以至今日，繼世而後，必有變更，天心人事，其勢自爾。尋其所以，殆未易言，獨周家爲不然，此以知成王之攻大。 滐初曰，人知成王是守成者，不知成王是基命者，詩人特于此抉出。

我將 傳有將字闕文

子夏序 祀文王于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鍾曰，天與文王，介說無迹。

時邁 傳有題闕文

子夏序 巡守告祭柴望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徐曰，武王伐紂，非得已也。天命在我，不得而辭也。令天命不在我也，釋而去之可也。觀此詩，惓惓于天命，即聖人之心可知已。 唐曰，懿德如何求，如訪洪範于箕子，陳丹書于太公皆是。

傳有康康字疑是祀成康爲此 知

執競 傳有題闕文

子夏序 祀武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徐曰，武王功在宇內，而曰執競，反自其內之所運而言。成康德業有審，而曰不顯，反自其外之所著而言，此發闡幽之意。

思文 傳有題闕文

子夏序 后稷配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

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徐曰、后稷配天、一事也、生民述事故詞詳而文直、思文誦德故語簡而古、深雅頌之體其不同如此。陸曰、人知后稷之養民、不知實開教化之原、故特表之、又曰、續禹之緒則見司空之功、待稷以終陳常于時夏則見司徒之績待稷以始。鍾曰、頌后稷者曰思文、觀其深矣、在陳常于時夏五字看出。濮初曰、觀此詩知宣尼留教之原、

臣工之什

臣工　傳有題闕文

〔子夏序〕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噫嘻　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鍾曰、一農官耳、曰帝命、曰王命、於乎重哉、嗟嗟噫嘻有一段至誠動人、

振鷺　傳有鷺字闕文

〔子夏序〕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徐曰、此詩之作、一則見周家之忠厚、一則見人心之慕先代、父而不忘、即此又可見武王伐商非利天下、蕩蕩無私、氣象三代而下、此風不可再矣、又曰、微子之去商歸周、堯舜揖讓公天下之心也、彼視天下非吾家物、而惡得專之、其受封于宋、以存先王之祀、亦如虞賓之類、非必以武王爲仇也、此意在夷齊之上、第難向三代以下人說耳、又曰尊之曰客、親之曰我客、愛敬兼至也、

傳有報字誤爲此篇與序全意

豐年　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秋冬報也。

毛本或作祫于乎祖也正與傳似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有瞽 傳闕文存瞽今二字疑與序全意

子夏序 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鍾曰肅雝和鳴樂和德合想亦在此 又曰和鳴和字即晏子之所謂和也二者缺

則同 深初曰說到先祖是聽合祖大古盡矣又轉出我客二句水窮之處又起一波且綫見所謂先祖之聽非虛渺沫

潛 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 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魏曰條及吉甲與此皆云漆沮豈周家根本之地氣王而多產耶抑天子以此地為湯沐故虛之為漁獵所耶

雝 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 禘大祖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鍾曰雝肅穆穆祭之本也故首言之 沈曰武王八十七而即位故曰眉壽一戎衣而有天下

故曰繁祉 徐曰此篇句句隔韻而第六七韻又承第三韻第八韻又承第四韻交轉相關音律錯綜用韻之變殆極于此

載見 傳有題闕文

子夏序 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徐曰以介眉壽而下三句一韻[illegible]功德碑本

微當依有于字疑此篇在板鶯證是微子字誤

此、

有客 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微子來見祖廟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陸曰、有字亦字有欣然創見之意、 徐曰、微子尹茲東夏、本不可留、留之者、亦是愛之無已、

又曰、讀此詩、不獨周家忠厚、其眞情實意藹然

如不容已、亦見微子在當時、翹然峻潔、有巖巖壁立千仞氣象、 鍾曰、讀有客、不獨厚道、何其特達懇至也、

武 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奏大武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徐曰、武王原以武得天下、此詩直述其事、見聖人公天下之心、不爲文飾如此、 又曰、文王以無事毀而曰克開厥後、何也、二聖于此、易地則皆然、周公作詩、可謂能觀其通矣、 鍾曰、遏劉用武本領、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嗣王朝于廟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徐曰、凡子孫忘其祖父、未有不墜先業者、讀此詩、想見成王當日痛瞻依之不及、而哀慕不忘、淒然酸楚之意、 又曰、繼承不類者、統承大業、便謂可以佚蕩自恣、觀此詩章首三言、何等悲愴、然慕仰此、便見守成之難、仰此、便見守成之本、 陸曰、開口說个閔字、含許多悽愴、

訪落 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嗣王謀于廟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

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鍾曰，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此地位亦難到，所謂欲從末由也，判渙二字尤妙、

敬之 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 群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徐曰，伊尹訓太甲曰祗厥身，召公告康王曰令王敬之哉，皆以此爲告君第一義、 鍾曰，成王于敬字上，自補出一聰字，妙妙，是天資最高處

小毖 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 嗣王求助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鍾曰，剝臣痛深傷弓之鳴、 沈曰，借言蜂鳥者，管蔡之事，變在骨肉，不忍明言之、

總評 沈曰，四詩皆爲成王作，未必果成王也，或周公或當時群臣，代爲王言，抑賦之以當規誨與、

載芟 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 春省耕而祈社稷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好光景）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

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鍾曰，前半寫田家景象，茅茨雞犬，歷歷在目，有讓畔爭席之意，後忽說向宗廟朝廷上去，作大氣象，大文字，筆端變化，豳風亦然，而體裁不同、 徐曰，觀侯主大句，可見盛世之民，皆作勤動，直是無一人暇逸，思媚有依，和氣浹洽，則趣事益敏，亦見太平景象、 陸曰，思媚二句，朋朋點綴，分明畫出春耕光景、

傳有頌武
字無簡此
篇或下篇

良耜 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秋報社稷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徐曰載筐及筥。宛然農家氣象。朴茂之風溢于言表。農夫勤動其笠二句形容殆盡。百室二句豐成氣象有含哺鼓腹意。 鍾曰其笠伊糾妙于形容覩見看出。

絲衣 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鍾曰敘事簡盡。

酌 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鍾曰熙出于晦故能鑠。 徐曰遵養非觀變守臣節也。大介非幸災順天命也。 陸曰武與止殺勺頌適時。蓋窮兵黷武不足以爲武。違天悖時不足以成功。 濛初曰此與武皆白武王心事者。

傳有頌武
二字無全
篇

桓 傳係全闕文然

子夏序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徐曰保有厥士要看保字。後世創業之君。與其臣披艱履險出百死得一生。而鳥盡弓藏。往往而是。龍蛇之章。豈勝嘆息。則刻鉀之風熾。而保全之意微矣。

賚 傳有題闕文

子夏序大封于廟也。賚予也。

賜予善人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鍾曰：敷時繹思，曰於繹思，說得泣下。封建之典，其忍以之地人民視之哉。故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言思也。

般 傳有題闕文

子夏序：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按傳本此下俱作香風刑馬馮等篇後

魯頌

鍾曰：孔子刪詩，編列魯于頌，即春秋編年之意。明以天子之事與魯矣，非大聖擔議不能。

駉

子夏序：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子貢傳：僖公○○○○○○賦駉。公下闕六字

閼文當有史克頌之四字餘二字難是考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沈曰：思無疆，非必為馬也。思馬斯臧矣，思馬斯臧人心之妙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鍾曰：才字說馬妙。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有駜及……

有駜

子夏序：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子貢傳：僖○○○○○克頌之賦有○。僖下闕五字 有下闕一字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鍾曰、振振鷺四句、風致似漢樂府矣、陸曰、明明而接以言舞飲酒、則接以醉歸、嚴而泰、和而節、立言亦俱有法、徐曰、魯人之燕曰明明、曰言歸、所謂酒以成禮、不繼以淫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唐曰、頌不忘規、無以魯頌之諛而少之、

泮水

〔子夏序〕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子貢傳〕〇公獻捷于太廟、史克〇〇、賦泮水。上闕一字、克下闕二字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徐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如漢明帝臨辟雍、冠帶縉紳之人、環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此其類也、又曰、儀衛之盛、不足以為美、以之視學、若增而華矣、所謂聞車馬之音、欣欣有喜色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群醜、

唐曰、人壽幾何、形容易老、今飲酒介壽、若使之不遽老者、然難老之言可味、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陸曰、玩此章德儀則民、屬在上文內治一邊、文武假祖、已向下文外攘一邊、自是通篇關鍵、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鍾曰、此章為千古功臣護身之寶、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陸曰、取輿原不脫作泮、可見詩人通篇只鄭重得作泮一事、

總評 沈曰、此詩曰順彼長道、曰狠稷、曰明明、曰敬明其德、曰允文允武、曰克廣德心、曰式固爾猶、明道民有路、致勝有本、非一于頌者也、

閟宮

〔子夏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子貢傳〕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賦閟○。

上闕一字克下闕二字閟下闕一字

貴竹本上無闕字下有缺之字一字無闕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唐曰、后稷之功、止于教稼穡、而詩人稱揚其美、至曰纘禹之緒、曰陳常于時夏、恰象禹契之功、皆稷之功者、然當時若無稷、即平水土者無以竟其業、明人倫者無以成厥功、可謂善言祖德矣、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鍾曰、翦商之說、儒者紛紛之議、同于築舍、揚用修云、古本作戩商、作福字訓、如此可省許多議論、 徐曰、致極也、與屆同義、言紂惡苟有絲毫未稔、天命有絲毫未絕、武王無絲毫變節之意、惟到天命窮極、則牧野之師、不得不興矣、即此二字、形容武王應天順人之意已盡、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汝。

徐曰、歷觀兩漢以來、詞賦表箋、其言宗廟之祭、從無道及車旂儀衛之盛者、每至郊祀、則纚纚不休、詳其文體、亦本諸此詩耳、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

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唐曰。魯祀周公以王禮。故從殷之白。以比于宋。別其嫌也。其祀魯公以侯禮。則從周之尚。以遵乎時謹其度也。 徐曰。作朋有同心一德意。所謂義在資敬。情同布衣。 鍾曰。君臣中友道在一朋字。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

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徐曰。魯秉禮之國。武功不足。故以服遠為頌。齊桓北伐山戎。與其謀。南伐荊楚。僖列于會。伯會始封于魯。淮夷徐戎竝與。故并及數國。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徐曰。居宇正見恢復意。字法妙品。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舃。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濛初曰。此與殷武末章大相似。古人文章。亦自模擬乃爾。

總評 鍾曰。魯頌駉有駜二篇。不能盡脫風體。悪樂閟宮。寖寖大篇。漸開後世文筆之端。

商頌

闕文正下當有考甫二字。武下當有祀字。玄鳥下疑是祭高宗也四字

（于）貢傳。宋公孫正○○○○○○○那。烈祖。祀成湯也。長發。大禘也。玄鳥。○○○○。殷武。○高宗也。

正下闕七字。鳥下闕四字。武下闕一字。

徐曰。看商頌要得其精深處。 鍾曰。商頌文皆簡奧。嚴峻雍雍。歌舞中讀之。有殺氣。

那

子夏序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

子貢傳那烈祖祀成湯也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徐曰思成二字妙可見古人之祭非是具文直是祖孫一氣如將見之也綏字亦佳思而不成則不能安成則安矣　鍾曰功德則言於赫聲則言穆穆聲音之道微也　徐曰亦不夷懌亦字內含得周頌先祖是聽矣商文簡古乃爾　鍾曰推以樂洽百禮頌以溫恭作樂見禮樂合一之旨

烈祖傳仝那已見

子夏序祀中宗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徐曰言烈祖而云嗟嗟以蕭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近于文矣　鍾曰奏假二句真於穆清廟怡好語

玄鳥傳有題闕文

說郛云當爲拾遺傳文與序同

子夏序祀高宗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徐曰武無不勝所謂君德以剛爲主易之自強書之勇智詩之執競皆此物也况中衰之後非武不振故殷言撻武周言赫業

長發

子夏序大禘也

子貢傳大禘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徐曰唐虞五臣人而實天也故頌稷則曰思文頌契則曰玄王皆以天言之 又曰當顓蒙之世開以倫理使之若而不悖非武徤剛果烏能其任乎故曰桓撥 濛初曰頌稷曰思文頌契又曰桓撥立言特妙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徐曰不違字妙齊字尤妙與致天之屆屆字同義遲遲字妙善形容不息之意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徐曰當時聖人行師實是代天行事雖以臣伐君宇宙未有人情所駭彼直蕩然無牽無碍不疑不沮如着衣喫飯相似有何周章有何退縮有一毫私意便不禁震懼神氣改常牽止

言詩翼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𣅡蒙初撰此編仍列詩傳詩序於每篇之前又以詩傳詩序次序不同復篆書詩傳冠於篇端而雜採徐光啟陸化熙魏浣初沈守正鍾惺唐汝諤六家之評直以選詞遣調造語鍊字諸法論三百篇每篇又從鍾惺之本加以圈點明人經解眞可謂無所不有矣

詩逆四卷詩考一卷

〔明〕凌濛初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逆六卷》提要

詩逆自序

古今說詩之法有出於以意逆志一語之上乎考亭駁小序亦言於詩文未有以見其弦則是以文害詞也又言直據詩詞初不相涉則是以詞害志也之二病者考亭且未免而今之制舉義說考亭之說而欲以上逆詩人乃乎弦則考亭不可從乎曰非也考

亭以見其淫為淫則此必詩之
然也考亭之淫之也考亭以相
涉為相涉則此必詩之相涉也
考亭之相涉之也其不必處亦
逆也愚淫之相涉之者亦意也

焉見考亭之意之不可以考亭
逆故還其未有以見其然與初不
相涉之面目得考亭之說而並
用者也以余而存于諸家說者
諸能以考亭之意逆者也存一

逆之見于胸中即墨守考亭
以為國家存功令用而不得於
詩者無事揄攻為已若點綴浮
雲滓穢太清刻畫無鹽唐突
西子則信傳疑經執其說者自

泥之眉山不云言詩即此詩定
知非詩人乎不得不為考亭分
謗其以逆之一字鍼膏肓而起
廢疾可也

壬戌之秋吳興凌濛初書

詩逆凡例

一是編之意。止為制義家導引。故凡所採。皆取議論見解及作詩者隱衷微詞之秘。說詩者斡旋體認之妙。直以金針度人。非關繡譜也。故一切煩碎訓詁。如某字為某某字當某之類大段明了主意。如某事屬某某句屬某之類皆略不錄。蓋原不為童習者地耳。

一詩人之旨。大約引而不發。令人自解。而說詩者。往往不甚理會。或增其所本無。或發其所不露。竟使隱躍神情。盡作張牙露爪。即使快于覽觀。終非溫厚本色。故是編於凡詩中此等處必為拈出。雖意在言外四字可以蔽之。而不厭重複詳載者。以各詩各有所含蘊。各有所委也。其法不一。未可以一端例推耳。

一說詩家不啻衆。而獨取數家者。以往時訓字解義居多。數君子掀翻窠臼。直抉容藏。既得以意逆志的派。復為啓憤發悱開顯。故擇而節取之。其有前人所已言。不盡出諸其人已意。而亦語特覺簡快者。亦即錄其所著書名。其不依一時之照後先附見。間有人所已言。而不依隱括之者。亦竊取云。

一朱子率臆說詩。駁舊義幾無完膚。好古君子。不以為然。乃功令所在。舍此即歧。此編一遵其說。不敢立異。其有本詩所不露。而傳注自云爾者。此在讀詩者毋刻舟求劍。反信傳而疑經。乃為善言詩耳。間為點破。不欲一一拈出也。

一錄詩本文。便覽觀也。凡說詩有總意而無分解者。統錄于本文之後。其有總意而各章復有分解者。則錄總意于詩題之後。本文之前。而分解各見本章之後。其賦比興三義附載章下。以學者偶易遺誤耳。詩柄則經生童而習之者。不煩瑣瑣也。

一全篇有以某句或某字為主。為骨。為血脈者。此編既不復瑣載。明于本文中特為圈出。覽者自可會其意。

一詩中制度禮儀等類。不一而足。往時說詩者。皆雜列之講意中。頗厭看而易忽。然于此不明。又茫然莫據。難以下筆。經生所必不可廢。茲集不以濫入正旨。而別為詩政一帙。以簡盡為主。其彼此相關者類而詳之。可以一覽得。若雖有訂考。與行文無與者。及註中未明者。俱不贅。故以助多識。明未諳一班。以便經生時應幾近之耳。

七月表

按集注王氏𢭏論分布為表如左

仰觀星日霜露之變 俯察昆蟲草木之化 以知天時 以授民事 女服事乎內 男服事乎外 上以誠愛下 下以忠利上 養老而慈幼 食力而助弱 其祭祀也時 其燕饗也節

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一之日	觱發			于貉	為公子裘		
二之日	栗烈		鑿冰	其同	私豵獻豜		
三之日			納于凌陰	于耜			
四之日				舉趾		同婦子饁南畝	獻羔祭韭
蠶月	春日載陽 春日遲遲	有鳴倉庚	條桑	執懿筐求柔桑 采蘩 取斧斨伐遠揚			
四月		秀葽					
五月		鳴蜩 斯螽動股					
六月		莎雞振羽				食鬱及薁	
七月	流火	鳴鵙 在野				食瓜 亨葵及菽	
八月		萑葦 在宇		載績 載玄載黃 其穫	為公子裳	斷壺 剝棗	
九月	肅霜	在戶	授衣 築場圃			叔苴 采荼薪樗 食我農夫	
十月		隕蘀 蟋蟀入我床下	滌場 穹窒熏鼠 塞向墐戶	穫稻 納禾稼 黍稷同	上入執宮功 于茅索綯 乘屋	婦子入室 朋酒羔羊 稱觥介壽 公堂稱觥	

按此詩中載一歲事而闕三月今觀二章云春日載陽至公子同歸及三章蠶月條桑至猗彼女桑並不言何月稱其事布于二月四月之間為蠶月云

詩攷總目

詩攷

吳興凌濛初輯著　侄瑞森　男琛恭校

禮儀 燕飲 祭祀 迎將 朝貢 交接 附

簡兮 以下俱燕飲

公言錫爵○工告樂備，則主人獻工。主人，宰夫也。然錫之自君命故云。

湛露

夜飲○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

詩考○訓成者，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讓則不成。不許其讓，故成也。

彤弓

彤弓○王者賜猶有彤矢，百旅弓矢千。而稱言彤弓者，舉重以該輕耳。

饗○豈大宗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如命數，殽牲俎豆盛于食燕，乃禮之大者，獻數終而止，不得終日，詩曰一朝。

醻○即酬字也。飲酒之禮，主人酌賓曰獻行畢，賓飲主人曰酢行畢，主人又自飲而復洗爵行畢，再酌飲賓

曰酬 酬然紫引 楚茨 賓受之奠于席前而不舉 行葦左旅酬
乃舉其爵謂之舉酬 彷黄莫之 而後少長相勸爰錯 楚茨 以偏
也。東西互對飲為交。東西邪行錯綜對飲為錯 略本注 其詳各節
觴而各小異其文雖禮則一也故總而詳之

大東

簋飧棘匕〇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禮簋盛黍稷
吉祭及宿客之匕用棘古者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
賓之以鼎而舁之肉既大故須以匕載之出于鼎而升于
俎

賓之初筵

首二章〇每章俱有三段飲酒飲酒禮皆求射之飲衆酬
逸逸將射之飲以祈爾爵考射之飲錫爾純嘏以上主人
獻尸答奏爾能以上子孫獻尸以奏爾時以上賓客獻尸
尸俱酢之是祭飲 室人〇賓從尸食者也于賓之中取
人。令佐主人謀饌名曰佐食 入又〇三獻禮成尤多之
為加爵此原是獻尸之禮非獻賓所酌之酒所加謂此之
猶為此說者只為看室人是執爨一類不知此亦賓也
酌彼康爵〇兼賓與室人言即酌尸所酢之爵 [illegible]

專為飲酒歟并列之

行葦

鋪陳品物曰筵藉曰席。席故在筵上一層故曰重席少
者設席而坐老者則加几于席使有所憑
曾孫維主〇王燕兄弟朕夫為主蓋主臣不可相抗也。祭
云然者見得與平時不同蓋無算之爵已行不拘常例王
自以大斗酌兄弟中之長者故也

采蘩 以下俱祭祀

君執鸞刀羞齊夫人薦豆故曰用之公侯之事無純見立
于阼階夫人副禕立于東房故曰用之公侯之宮

采蘋

宗室〇大宗之廟也大宗大夫之始祖蓋諸侯自嫡子以
外皆為別子別子始為大夫是為始祖繼別子之嫡子世
為大夫則立始為大夫者之廟以祀之是為宗室室制南
向而主皆東向室西南隅為與神靈所棲之地故奠在牖

天保

吉〇注誤日吉下宗日也右臣誤謀祭日於前旬一日之
先至次日乃卜所擇之日吉否始少牢饋日大夫先與有

司郊丁巳之日明日乃筮其日之吉凶也擇士者先一日
大射于澤宮選與祭之士也諸侯大夫及貢士也王畿
渠即此蠲〇注齋戒者七日齋三日戒潔其內也滌濯者
洗祭器掃宗廟沐浴其身之類潔其外也王民載惟即此
禴祠蒸嘗〇祠之言食也禴禴新菜嘗嘗新穀烝烝進物品

芬苾

前次序章祭皆三獻以前事　祝祭于祊〇此是初入祭求
神之時凡祀裸鬯求諸陰灌地也信南山祭以清酒
即此此謂既灌然後迎牲而蕭焫求諸陽取膟膋升臭也
侯附祊祭脂信南山取其膟即此索祭祀于祊求諸陰陽之
間祊內陰也魄之所屬外陽也魂之所屬陰陽之間魂魄
會焉故祭而索之也　絜爾牛羊剝烹肆將〇是既灌迎
牲之時絜者省牲也省其色純角正之類司徒奉牛司馬
奉羊內饔司剝事烹人司烹事此治牲也外饔司肆事謂
陳之于俎司徒小子之類司將事謂進之于廟此奠牲也
妥侑　是迎尸以入升坐之時祝設几于筵上祝酌奠
主人西向拜祝出迎尸于廟門外尸入升筵祝主人皆拜
以妥之使尸安神坐也尸昔侑祝獨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
食主人拜侑尸又三飯信南山畀尸即此　或炙〇主人
初獻之時主人洗爵獻尸賓長即以炙肝從之　或燔〇
主婦亞獻之時主婦洗爵獻尸兄弟以燔肉從之　獻酬
交錯〇是賓三獻畢而旅酬之時禮已見前彤弓然此是
祭時所飲非祭畢之燕也　內齊齊皇皇主祭助祭言
執爨之敬就燔事言故曰踖踖主婦之敬就交禮言故曰
莫莫撫要歸到主人之敬
徙三章次序祭皆三獻以後事　祝告孝孫〇是三獻後祝
傳神意嘏主人之時嘏之禮祝編取黍稷牢肉魚擩於醢
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既受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
嘏詞以勅之此天子之禮也大夫之禮主人酳尸尸酢主
人佐食取黍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而嘏主人嘏
詞見注即以嘏之物徙于主人故曰徂賚此徂是祝徂孝
孫主祭時酳尸之位　徂位祝告　是飲福以後孝孫徙
阼階隨祝傳尸意致利成之時此徂是孝孫自徂阼階上
西面未祭時分列之位　尸起送尸〇受告之後則當送
尸尸蒜神者也尸醉即神醉送尸則神歸君迎牲而不迎
尸送尸不出門別嫌也尸在廟外則疑于臣在廟內則全

于丑　顧徹不遲○送尸以後，則當徹饌。諸宰則徹所獻之饌，君婦則徹所獻之豆也。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衆賓之俎，則皆自徹而出，拜送于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而不敢後，所以尊賓也。　燕私○是徹饌以後既歸賓俎之時，主人以胙俎籩豆及祝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于堂，所以親親也。末章即燕私事。此詩語有後先，只一時事而說章各來其義言之，恐學者不明其禮，故備載其次序以便考識。

執爨○饔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　為豆○內羞以穀物

庶羞以牲物。　既備○禮終三獻。　既戒○樂終三闋。

樂具入奏○燕與祭不同樂，而云然者，聲歌異，樂器一也。

信南山

執其鸞刀○三句皆迎牲而殺之事。凡祭之次，先灌酒求神，迎牲于是殺牲，啓毛以告純，取血以告殺，取膋以升臭，燔膋在薦熟之後，而取之則此時耳。　烝享○正薦熟升臭時事。　苾芬○以犧牲兼黍稷而并言。

生民

或舂四句，為饎之事。載謀句，吉蠲之事。取蕭句，求神之事。主內神言。取羝句，主外神言。五祀行最小，又最後，行祭則餘祭在其中矣。燔以備庶羞，然以實籩豆，皆所以獻神者。不必泥定獻尸。蓋后稷義起之禮，未可以周制一一附會耳。

既醉

孝子不匱○注有嗣舉奠，謂迎牲之前，祝先酌酒奠于神席前，祝祭告畢，迎尸入。至獻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所奠之酒飲之，以致保附祖考之意。嗣子乃洗爵酬尸。當旅酬告成之後，而其誠心若祝祭迎牲之始，故曰不匱。

鳧鷖

楚茨神保聿歸，則祭畢之燕，尸不與焉。蓋以其象神，故不敢留。又不忍輒忘，而轉為次日之燕。煖其祭食，以賓禮待之。尊尸亦以尊祖也。故曰繹而賓尸，繹尋繹前祭也。

絲衣

門側之堂謂之塾。蓋門之內外，夾室其東西皆有塾，一門凡四塾，外西塾南向，內西塾北向，此基乃內塾之基。士所立告之位也。禮，祭前一日夕時，賓主分立堂下東西，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于堂上東序，視籩豆鉶于房，來視几席及敦于西廂，又降于基而告祭器之濯溉、几席之備具。向

主則皆賓。故朝上立而告之是為省器於是賓主皆出位于門東西塾前之基與兩階相值處。鼎在門外北面北上牲在鼎西南北首東足東上。宗人往視牲反位告充肥是為省牲。遂舉鼎告鼎之潔謂之省鼎厥明乃祭。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遂獻賓及宗人而歆此詩宗人即注所謂士也。飲酒。即指此獻酬之禮。

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之事。羊牛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鼎鼒及鼐不言自徂。蒙上文也。壺濯籩豆在堂上。在東房故曰降。牲在門內。故曰反。鼎鼒等近于主人。故不言反降

絲衣 八

雲漢 以下郊社之祭

自郊徂宮。該社在其中。奠是方祭而置之于地。瘞是祭畢而埋之于土。凡牲玉祝冊之類皆然。郊宮上下皆有之。此皆修大祀。故曰宗。

我將

藁秸以為席。陶匏以為器。繭栗以為牲。掃地而祭天于南郊。尊之也。牛羊以為牲。簠簋以為器。籩俎以為實。其薦用熟。祭天于明堂。親之也。尊故配以始祖后稷是也。親故配以祖文王是也。

閟宮

龍旂二句。斷主郊祭說。禮記郊特牲乘素車。貴其樸也。旂有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可証周禮司常日月為常。王建之。交龍為旂。旂有十二旒。侯建之。合之于禮記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有十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則旂與常皆有矣。或者日月交龍總畫旂上。亦未可知。蓋以侯用天子之儀。故兼出之也。說者謂建日月之章則不建龍旂。所以此為廟祭未之詳耳。

般 以下巡狩 九

高山。墮山。喬嶽。只一山耳。墮。旁小山也。喬則山頂也。古者巡狩必封泰山以告天。封其旁之小山以告地。也此止稱一嶽之山耳。猶俞詞。則周四嶽矣。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非聚朝一嶽也。

泮水 以下魯頌

淮夷之貢。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荊楊貢齒革。九江納大龜。金三品。荊楊皆有之。

殷武

國語云賓服者享荒服者王注世見曰王世見新父死子繼父嗣王即位乃見也

蔥褸 以下交接

左牌右人以右為尊。故謙者肘右就左賓主相接主阼階賓西階。則左乃主位也。

冠服

羔羊

縫中突兀為紽。有界限為緎。合二為總。皮則有毛附麗者。則毛伏而特存。縫則準湫而縫見。義見恭予。

偕老

副〇編也。髮假作髻形加于首上。笄〇簪也其端類鷄形。横于髻旁。珈〇笄頭所飾玉。其數六。副旁有笄。笄頭加玉。作三件一串。說象服即此。惟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髻云。編髮于首。而旁有衡笄之垂。笄垂于旁而上有六珈之飾。簡便可記。

瑱〇塞耳。即充耳。見都人士 淇奧

天子用玉。諸侯用石。在當耳處。故名。以纊懸之。纊亦謂之紞。紞用雜采。故國篇中有素青黃。

淇奧

會弁〇皮弁。縫中結玉謂之綦。諸侯玉用朱白蒼三采。綦飾七。

南山

五兩〇屨有績黃白黑散凡五等。

終南

錦衣狐裘○以錦衣加于狐裘之上也。諸侯朝天子之服，
歸則服之以告廟於在國之朝服、　黻○黻繡于裳，言黻
衣者黹亦衣也 詳後

九罭

袞衣繡裳○周制袞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
雉也 四曰火，五曰宗彝 虎蜼 皆繢其形于袞衣之上。六曰藻
水草 七曰粉米，八曰黼 若斧形 九曰黻 兩已相戾也 其形弜 天王 宋嚴
皆繡其形于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公但有降
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 韓詩 朱熹 公九章俱全，侯伯
鷩冕七章，則無龍、山二件，但自華蟲以下。子男毳冕五章，
則無龍、山、華蟲、火四件，但自宗彝以下，并藻、粉米，亦繡于
衣，而裳止黼黻。孤絺冕三章，則止以粉米繡于衣，而裳
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而裳止有黻矣。采菽玄衮及黼，蓋
錫上公以備列侯也。見朱注各篇。詳略散錯，故舉而詳之。

采菽

赤芾○服于腰而垂于股，所以蔽膝，而謹拜跪。　邪幅○
邪纏于股之下，所以束脛，而利趨蹌。　按芾字即韍字。冕
服謂之韍，其他謂之韠。素冠 蔽膝也。以韋為

之。　又按宋米元章名芾，米時又書作黻，因其無為州[illegible]
文篆字，又篆其名作弜，則芾黻一字也。而詩芾作韍，其制
又與黻而不同，何也。元章時去古必不有[illegible]，豈冕服之芾亦
繡弜形，故而韍即黻字耶。

車馬（射御附 亦有弓矢旗幟之類要皆該于車者）

淇奥

較是車兩箱旁之直木橫兩較之間者為軾較在軾之上致敬則附而憑軾無事則但依較故以為自如之貌

小戎（別有圖）

五楘梁輈○輈是轅端之軏鉤衡以駕馬者其制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末為頸當轅端就下以鉤衡衡當服馬頸上有缺處以扼馬頭謂之軛軛形上曲者懸掛馬體膺也求之以皮懸曲處多是斷成不隨不理不堅固耳

游環脅驅○是二件環是一皮圈靈服馬身夾于轅䡈御有定而驂次服外易于出入故把驂馬兩外轡併服馬內外四轡貫在圈中而手執之使驂不得出所謂六轡在手也環是活動的故曰游脅驅是係定的兩條皮脇驂在服之外使不得入

陰靷鋈續○服馬頸當于衡可以用力驂馬不當衡便無用力處故別設二靷係兩驂之頸繫在陰板一環即續也

暢轂○轂形圓鑿空其中以貫軸而用固于三寸幅然車要馳驅險阻而轂短則脫輻故比大車長些

盾○如今遮箭牌

觼軜○驂馬迫于脅驅不得內入其內轡不用革挽但係于軾前之觼非前之制

竹閉緄縢○以竹為閉象弓之形弓弛時納于其裏用繩約之而後入于韔也

六月

幟文○幟上有文即是鳥章（出車之旗即此）前軍所建也

白旆○以帛綴旐末為燕尾故曰繼旐非二物也猶言旆者先來戰則張而不旆戰則旆之也

元戎○戎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陷陣之車所謂選鋒皆言其前軍也戎車四牡則大隊繼之矣

采芑

路車乘馬○天子錫車馬以分氏族也同姓金路樊纓九就異姓象路樊纓七就以五綵罽為樊及纓而九成七成也（韓奕 崧高）唯金路有鉤以金為之馬頷之飾也故曰鉤膺言鉤及樊纓也韓奕采芑亦有鉤膺故嚴氏孔氏皆以路車有奭為金路而朱子以為戎路然象路朱漆曰有奭戎路則臨陣乃用革輓而漆之為黑色然所謂奭然之失矣戎路者將帥承天子之命車以臨戎也與戎車又別

大叔于田（射御）

御○騁馬從命隨其所使馬即從之也 折如磬也 控○止馬待敵也馬隨而止節制在手如控也 縱○捨矢尾着弦鏑滿則放手以任其去也舍拔曰縱 送○蹤弓稍頭也發側也弓滿時稍向內而既放矢則其稍並指于前如送矢遠去故曰覆稍曰送

靈臺

虡業維樅捶是一物註已詳虡上所懸乃鐘磬之小者也

賁鼓維鏞則大鼓大鐃列于東西序者

有瞽

柷圉○柷方二尺四寸陰也圉二十七齟齬陽也樂作興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柷之制中虛虛之所出以虛為木也圉之制中實群之所止則歸實也

那

鞉鼓○二物奏鼓鼓字兼鞉鼓言迎牲以鞉鼓當祭以[illegible]鼓以管以磬祭成以鏞鼓萬舞

田事 參附

七月 有表

信南山

疆理 ○ 疆如方里為井，十里為成，理。如百畝為夫，一夫有遂，十夫有溝，遂在井之內，周遭一夫之田。溝在井之外，周遭十夫之田。推而廣之，為洫百夫為澮千夫為川萬夫。

窓密所謂十千維耦

南東畝 ○ 自遂之達于溝言之也。畝是田之自遂起，田首通水小道，皆有一縱一橫之象。其遂橫趨于溝者，則南其畝，謂畝形自南而亘北也。其遂縱趨于溝者，則東其畝，謂畝形自東而亘西也。蓋古人之畝，皆廣一步，長百步，非如今時之正方耳。即如防風氏身橫九畝，蓋彭直而身橫，亦謂身橫亘于九步之上耳。若如今之所謂畝，安有如許長人耶。朱注本明，今人以畝別為遂間防水之具，不知何始，當由未曾考周禮左氏耳。

載芟

千耦其耘 既耕而耘也。反上而除草木之根株也。

綿綿其麃 既苗而耘也。除去田間之草莽也。者據注訓作去苗間草，則據穀三節為中明以節之意，揣見既苗而耘矣。

良耜

蘇荼。則凡百穀之宜高而寒者得其養。薅荼蓼，則凡百穀之宜下而濕者除其害。觀荼蓼為水陸之草可見。

庚田田事之終

方社 止言用禋，田祖止言用犧。方社報而不祈，田祖祈而不報，皆互文耳。以社報生也，以方報成也。

宫室

定中

星以定名。取民事已畢之義。故是時可以營室。揆日者，樹臬在室基中間，日出，則影西倒。日入，則影東倒，以繩正之，而東西向定矣。午明日行正南，而臬影北倒，以繩正之，而南北向定矣。周禮揆日之法甚詳。說者引以為證。彼乃周公營洛耳。楚丘一室，未必盡然。然法之要畧處不異也。下景山，又是定一國之方面，測景，求是度日之景，與此樹臬揆日不同。

詳註

縮

其繩則直○定廟之方位也。方位正而加以板築，則束版自下而上。如詠載然。必須知引繩束版，非特作廟為然。故下文百堵，從築墻說上。猶此節文，不言揆度築制也。

臬門○臬，遠也。門最在外也。　應門○應，居比以應治也。

宫掖

小星

內則所謂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者。不敢當后在君所之夕也。禮，天子后在君所，后內治，五日一休，則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五日而九嬪畢見，付諸侯以下，妾媵雖有多寡，然皆用五日之制。此衆妾疑即女御也，進御必從其嬪，不敢自往。故曰莫敢當夕。非見星往還，謂之莫敢當夕也。或謂昏是昏往還，旦是旦往還，恐無一夜兩次僕僕之理。夫人入御君所，從容而有儀。至旦，太師奏雞鳴于階下，然後

詳註

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若媵妾，則女使授環，戒齊[illegible]。進慎，衣服以及禁從，雖得進御，承恩寵于貫魚，掌御叙于燕寢。凡夫人多如許敬慎勤勞，不敢即安，故曰肅肅，曰宵征。

江有汜

諸侯之媵，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未任承事，則還待年父母之國。

詩逆 周風

吳興凌濛初輯著　侄瑞森　男璪森訂

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興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興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興也

全是宮人寫其一見后妃欣喜不能自已之詞。蓋平日見君子之德已真，而求配適得此淑女，一時思想如此。君知真須得此人配他，而如此人豈容易得，使我宮中人而何處去揀除，非是漫想。今幸得之，豈能不愛且樂，而無可抒寫，有此之琴瑟鍾鼓而已。一意而情詞曲折，政見風人妙處。若如後人說詩，說淑女之窈窕，見之且難形容，未見淑女來何懸想，既得而即說大邦有聖之淑女，元定吉祥，其來已非一日，亦何事懸覆寐為說詩。凌濛初曰：是說極妙。或曰若是則直君子不重淑女矣。曰：乃其所以重淑女也。

葛覃　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

此詩說者多以治葛為事。尋味語脈，却似為將歸寧而追叙舊之生前與治之事如此。蓋后妃以親執女工為事，何知其久且勞，只是一日長此一日不得歸寧，未免隱隱關情，則殊覺其成為可幸耳。如此看，方見渾然語脈。而諸美自備其中，若依時說，則視葛反似太淵，而帶工歸寧政似贅疣。詩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賦也

黃鳥飛鳴，不以見閒逸，又只聞閒點綴，不是說到動女工之興。后妃女工無日不在，豈待黃鳥始興感耶。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賦也

服之無斁，是心之所期如此耳。后妃自以治葛是婦人常職，勤勞樽節等語寧獨不出諸口，初何嘗有是心耶。

凌濛初曰：要知是其淑性自爾，下語便可倣佛。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

男女以正，婚姻以時，詩意重此二意，然不得顯言，以傷王民，倬倬之象，只淡淡敘之，于歸宜室家，宜家室，宜家人，各以正以時，煞過半矣，使不正不時，而何以宜乎。

仲春乃桃華蕃育之後，非正昏之時，霜降逆冰泮殺止，正昏之時也，以喻男女殺及於年也，桃夭者喻年盛容華，非必以喻時言也。涵詠

兔罝 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

當時之人，事……其……也 用則為疏附後先，不用則安于農桑狩獵，各循其職分之常，無容心也，非曰廟廊之不得，則山林而已矣，而小試其才於兔罝之中也，但詩人從旁觀之，而見其未始不可干城好仇腹心云耳，非為國家惜人才，而亦非為野人嘆滯，而不敘其懷，而楸揳作人之氣象也。然矣。涵詠 楸足此屢可封之意，然詩人方論治于聖化之中，有不知誰為之者。要從興體求，不可類于賦。微言

淺深衍曰：罝兔武夫而有別何地，非才不足為武夫來華也，然賢才衆多，却不是詩人口中語，只就所見而嘆美之，而意已自在。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三句皆興也

赳赳非贊詞，只大槩看他武勇之狀，亦不必謂是雄器少文，公侯二字，亦要說，蓋才只堪對付別的人，精無奇耳。干城是借用語。涵詩 干城，非只以用武言，以彼其才，即今便可為公侯之保障，非擬他日為公侯之用也。微言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興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興也

芣苢 化行俗美，室家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賦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賦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賦也

為采芣苢而御以得芣苢而歸，吾事已畢，不知其他，只閒閒說采樂樂說得個，須模寫他優游自得。有一段太平無事光景，如說清景致佳聽，便非本色。詩脈 初出時未嘗慮及何以多，取何以攜歸，隨其采之多而處置之，亦和平無事光景溢于言外。涵詩 賦事熟處是相樂，不可又作相樂說。帖六

漢廣 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于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為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

雖羅而絕人之詞則隱矣若說出强暴與比體何異豈
不夙夜亦只是假設之詞其意只要見平日自守如此
其羅以起自黑白之端耳 詩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
我獄室家不足也 興
誰謂四句擬其詞無而斷則只是詩人自家口氣裁
之味雖速我獄雖穿見訟原非實事 詩 無家速獄蓋
多露之可畏在于此只是除不夙夜以自防辱耶盡其
在我則訟獄自可聽之 通詩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
我訟亦不女從 興也

羔羊 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賦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賦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賦也

節儉正直非詩人口中話也只閒閒叙其服飾與容貌
而大夫之美與過半矣 通說 須以服以服在公形起
乃見其賢蓋朝服自有常制在朝自然敬畏惟私服原
無炫耀私居不暇整飾而有常自得所以為難素字正
字委蛇字俱有意在 詩脈

殷其靁 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
歸哉 興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
歸哉 興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
歸哉也 興

岙畢事是朱子贊賢婦周旋見能不以私廢公也 詩翼
閔之深而無怨詞知其未可歸而不敢為必詞 言微 說 淺
深衍曰下振振二字固是勤想願然亦不過羨稱耶不
宜識作信字支詞汙想

摽有梅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故言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賦也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賦也
摽有梅頃筐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賦也

一節緊一節然皆一時之詞 通詩 欲言而又不忍言懼

何彼穠矣 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見其車而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故作詩以美之。王姬二字重看

要會時人望見王姬下嫁，只觀贊嘆光景，不說出嫉妒勸勉道等語，此論偏無所見處。通詩 只描車上，借其和雝，非是直言其人之和敬。亦非以今日之車，而知其後日之和敬也。帖六 只說車，即於之僅僅四句，讚美。詩評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二句俱照前看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此二句

騶虞 美南國諸侯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賦也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賦也 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于如此，故述其事以美之，且嘆之

不言民而言物，見詩人之善立言也。通詩 都不要露出仁民字樣來，方得其旨。帖六 有一物之不遂，同廣恤傷來，是物之之不遂，亦屬勉強，惟滿腔是仁，而物各取之，如彼為葭，為豝，自茁自蕃，而成若無事焉，乃見仁之自然。故直以騶虞贊美之，蓋推本仁恩及物，使深仁之後，更推仁民之餘思，蘊藉廣下，于嗟亦不用，惜。通詩 末句是贊嘆語，非推原其始。通詩 淺深初曰，仁民化而之也。自然萬物遂育，不恥不殺，未盡侯仁，不可以此溢之也。

邶

柏舟 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

全詩並未嘗有不得于夫字樣。通詩 篇中惟首二句矣題說見，旨而又是托言，餘皆反覆述已之憂，而不言所憂之何事，即明言群小之見愠，而不言見愠之何由，申聞說處，即是說不得于夫，說愠于群小，即是說棄于君子，此中却不直言，皆一語稍不含渾，即是懟夫，一語稍不自開，即是揚己，此說詩者當求之言外也。通說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比也

味一亦字，覺含愁無限隱憂，加一如字，悲慨更深，只說微我無酒，而不言非酒能銷，語意含蓄，意味更甚。詩旅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比也

愬于兄弟，亦托言之，不得于夫，則無往而非拂逆之境，故言逢彼之怒，無非是形容其困阨無聊之狀，此等處皆意在言外者也。帖十 不可以茹，只寬實說，不能揣物情變態，說瞎引起下章。自反意，愁非情薄，是以正蒙相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
如雨興也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
以泣興也 [illegible]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
我心興也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
寡人賦也
先君之思或作平日或作臨歿之贈言都俱可講此要
詩述 朋風 有和酌若說有綠衣之怨我不念先君故慘慘相謝 廿二
則莊姜之賢不至于此 帖士 此意的是所見者如所期
于莊姜者遠而又深合莊姜本懷故最可念 通評
日月 莊姜不見答于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
不我顧也賦
時注解然知非詩意也大意謂斯人之不古處不知何時
誰有定乎使其定也寧終棄我而不顧乎役放此通說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
不我報也賦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
也可忘也賦
淺藻初曰德音無良人當以德字為貌故其說不一不
知只如今人誇讚說人德性不好威儀不好聲名不好
之類德性威儀聲名皆好字而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
不述賦也
畜我不卒猶今人云養娘養我不了而意則直指夫之
詩澤 朋風 不得盡未有女子從人而父母養得終身者也 通評 廿三
終風 此言莊姜遭莊公之暴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比也
終風且暴即是謔浪笑敖不須補出過惡 帖六 顧我則笑
二句作下悠然肯來二句中間用不得一轉 詩評 [illegible]一
則字稍細看 縱言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比也
莫者難必之詞以為往矣忽然而來以為來矣忽然而
往所謂如飄風是也 帖六 莫往莫來寫得癡態酷肖妙

沃注但又有三家通詩　悠悠我思非此真其來也合下
綜見則之非恨之也通説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也比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也比 懷如懷抱之懷念其中而不能釋
擊鼓　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
東門之役五日而還又未嘗敗也蓋是伐鄭之令狐邱
而哀怨訣絕之詞通説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也賦
我獨南行説者俱謂不應説出死亡以見含韻手則謂

兵凶戰危當正為中人所甚諱所以只説個南行而
意已畢露何妨就此摘破若憂心以下更點一死亡語
即節節失神矣通詩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也賦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也賦
味三爰字的有那時光景家上憂心來與開志是説詩
者之詞下二章亦總是此離次時閒思過慮只疊疊説
下通詩
死生契闊與子成説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也賦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也賦
執手二句的成語明總寫吻語不作而開不我活亦
承執不我活説下通詩　泆漾揚曰將説每謂末章但言
契闊不言死生而將四字強改串合云死生之期其闊
毛遠可笑不知契闊即是離別猶云生死離別也原平平
開説而下則互文疊應故不我活即是死因闊而死即
是死生契闊之成約不遂也何曾偏遺乎于嗟四句總
頂上節不必以洵字止屬偕老
凱風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

從是自説如許幾諫是後人解詩意也若當日以自責
為幾諫則傷矣非孝子也通説　不顯親惡人皆能解而
謂有遠于闕亦傷孝子之心通詩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北 母 比 子之幼 也比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也興比
浚漾揚曰聖善二句即所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也不
次繳韻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也賦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也興

二句正寫其駘宕欲往之神，不事嘆其遠。通詩 西方之人兮，若遠若近，有無限深情，若露出，若不露出，不逢時等讀，使非語氣。通說 淩濛初曰：明言不實以何地，美人不實以何人。詩人下語含蓄婉妙，可以深思細味知也。

泉水 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

通詩不可歸之意，衛女口中並不曾說出，只敘過而意自見。通說 總是欲歸而不得歸之意，非真欲歸而謀之人，聞人以為不可而始不歸也。卻末章尚見有懷于衛，神脈未嘗絕也。通詩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興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興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興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賦也 [illegible]

出遊寫憂。通詩 此衛女遠望當歸之詞，想得歸衛，女必不忍說破。通說

北門 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比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比也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比也

北門是暗比，不須補正意。詩中暗比甚多，亦略屬于意，詩便宜含蓄，不可以為比而明言之也。六

北風 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比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比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比也

淩濛初曰：只是氣象愁慘，去不可不速，便見危亂將至

不明言。謂是欲速去之詞。

靜女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賦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賦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賦也。

新臺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賦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賦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賦也。

籧篨戚施。極言其醜類之狀。俯仰有愧。故耳謝氏所謂既無人道。亦非人形也。帖六

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賦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賦也。

詩若直言遇害。即一言已盡。只不索然無味。今但想其去時光景。而設為憂疑之言。則其中含情無限。帖六 使不明言其死。蓋悲傷之極。不忍言。亦非直為其君諱過也。說

鄘 柏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興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興也。

不諒人只。不可說破。只是不信其貞潔之志耳。帖六

牆有茨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興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興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興也。

君子偕老

但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美。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閒有子之不淑一語。而刺之之意自見。說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賦也。

象服象德之服也訓詁服不僭 詩評 宜象服迎偕光
冨迎 詩評 淩濛初曰不淑云何要說得蘊藉而直言其實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
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
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賦也

桑中 貴族淫亂之詩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
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
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
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
評曰其思男淫女也稱言貴族以諭女之姪非必真有
三姓之女也 詩評

鶉之奔奔 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故為忠公之言以刺之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興也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興也

定之方中 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

營建時 美志惜樹木又取有用無非遠慮而營建以
前己地詳審營建又地勸民[illegible]
故舉騋牝以見當見得心之要如此 詩評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
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
爰伐琴瑟樹木而云此日後可用耳非謂琴瑟全
賴此也作將供籩豆對伐琴瑟屬又將禮樂
二字冠之副急計耳 六帖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
其吉終焉允臧 賦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
塞淵騋牝三千 賦也
秉心不只空空說秉此一心謂經盡此塞心即秉于此
事也

蝃蝀 此刺淫奔之詩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比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比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
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
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
充耳二句只依本文說便見瓚仰尊嚴儀容德容在若云
服飾非重以德而重又似增出 六帖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
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興也
重較言儼然在重較之上非必真在重較如戲謔一句
善之詞也有和不虐意 通詩

考槃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賦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賦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賦也
考槃句不要看做寂寞境界見逍遙物外以胸次論不離考
槃求不粘考槃 通詩

碩人 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

族姻容貌及始嫁時之人情禮儀俱就世情共見者
言謂人雖易憲倘至於此亦不曉得言外有疑怪咨嗟
之情 通詩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
之姨譚公維私 賦也
衛侯之妻或言以齊侯之子而為衛侯之妻或重妻字
言正位中宮皆非也只照本文平平說却總是詩家本
色 六帖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 賦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
夙退無使君勞 賦也
以朝者只敘來嫁之時如此不是誇車馬之盛 言微
嫁事趣還重在人情歡喜上風退二句分明畫出衆朝
洵洵為人主最重大機說出相親却似喚 通詩 湊漾稍
日相親是處迴護惕物不必露諸口帖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
孽孽庶士有朅 賦也
賦 此詩本為人欲求而明取是以道其悵恨之意

誰謂二字最可玩，與一豈字下。誰謂遠躍然有通詩 凌
濛初曰只一不廣不遠其石可御而例和況若諾

伯兮　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也賦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也賦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也賦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也賦
思極無聊之詞非真欲求諼草以忘憂亦非謾草也
然念也語氣一直下注多轉折通說

有狐　國亂民散喪其配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有狐綏綏

言狐以喻鰥夫其曰之子獨處之稱一如大帖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也比
之子自無裳何與伊戚與子紀家際然言外通說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也比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也比
雖是男女婚姻之詞而猶以從子重不以其已相投而歡之意
是也非之情乎鮮之極而無事夫說無淫辭是在

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也比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也比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也比
此與詩言相似不必拘於正說大帖

黍離　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也賦而興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也賦而興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也賦而興

宗周宗廟宮室詩中不見一字直將彼字暗指而問此
是離離明明細味風指而未嘗嘆人莫識已憂只言
我如此情懷雖知者以為心憂若不知者豈不謂我將
何所求而然耶某所悲傷原何人致此使我欲哭
悠悠蒼天何人哉不忍指斥也此字含蓄不須點破通詩
此詩古知之者用以嘆下不知鴻雁言不知用以形上
知者使不為的然之語而旨意自明自見溫厚之處大帖
凌濛初曰不言何人而但問蒼天何其人之所為切思
說詩者須于此等處着眼方為妙也

君子于役 大夫久役于外其家室思而賦之

詩意固思而歸言必將欲而興照也 通說 此章思其歸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賦也 主

淩濛初曰雞棲羊牛下不過照燉日夕光景當此際而君子萍踪飄泊那得不思本自了然當產有節便是腐想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賦也 末句正是思之真切處何以自解

鄒字嵌下得悽惋有無可奈何之意 通詩

君子陽陽 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從役不以役為苦而樂于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嘆美之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賦也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賦也

由房由敖皆樂以忘憂已同樂 通詩 安貧忘勞等語莊

不滿詮 此中真趣有非婦人女子所知者第見其執簧執翿如斯其招我如斯而襟懷之灑落終有不可得而形容者要見君子自有樂不重相樂耳 詩脉

淩濛初以樂不可以忘形知憂可忘非真樂也

揚之水 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平王母家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

但言室家不得與已同役而役非其職之意隱然見乎言外 詩說 非真欲室家之往也深怨其遠其室家為難耳

甫許近申恰像都可恃無恐故兼言之非真并戍甫許 鍼言

中谷有蓷 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嘆之詞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興也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興也 遇人不淑只遇其人之不善不可歸罪人不善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興也

遇人之艱難矣 詩通 前二末句悲其窮厄無相顧

啜何嗟及矣無可奈何無如之何也 賦

兔爰 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

罹尚寐無吪也 比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憂尚寐無覺也 比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

凶尚寐無聰也 比

葛藟 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離散失所者作此詩以自嘆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

我顧 興也 謂他人父尊用以生疏夫欲推有父母兄弟不得相保而倚依托于人雖其以彼為父母也然彼猶自嘆之者知其人亦莫之顧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

我有 興也 莫我有亦無有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

我聞 興也 莫我聞謂以閒我其親耳之意

俱是極嘆其辭無實依人之懇 詩通

采葛 采葛所以為絺綌蓋淫奔者托以行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賦也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賦也

大車 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 青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 玉赤色 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賦也

畏非畏其車服乎素憚其政刑故望而生懼心耳但詩人自含蓄不曾道及一政刑字 微言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賦也

丘中有麻 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之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賦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賦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賦也

鄭

緇衣 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于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

緇衣之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之叶

作詩者並未嘗言德亦不自言用賢但望此緇衣宜中覺得其服之相稱而情之不能自已若此耶前句非致愛根源試味他說倘宜字好字蓆字便覺淡然寡愛之之意知改衣適館授粲總是未然事乃心欲如此耳 通詩

德究此前一段微露也 詩評

將仲子 雖為淫奔之詩然香心猶有所畏未至尚然無忌也 看刊 言鄭風之首以見風之非淫云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賦也

叔于田 段不義而得眾國人愛之故作此詩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賦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賦也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賦也

要會國人喜段之與己狎暱沾沾誇美之意而段怪僻浮蕩意態亦即于所謂居巷之美還以態度言但須各照居人飲酒服馬看出耳 通詩 以其與眾混處故見其仁以其與眾飲酒故見其好以其與眾服馬故見其武 說評

大叔于田 此亦鄭人愛叔段之詩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賦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賦也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賦也

凡道他好處但是才力過人而又好勇所為不可析開才勇 通詩 凌濛初曰此循乎卿家私黨之詞美叔處須識此意詩得參翻不宜雅正之贊如車攻之詩末四句渾渾迥迥自是太平盛美氣象亦不宜如車攻之說獵耶也

清人 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 鄭人為之賦此詩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也賦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也賦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也賦

淩瀁衍曰詩作于既散之後而實叙未散時河上之景象如此見其所以散也只如此猶爲而其失自見章旨專責文公字面亦不得露游戲處重聊不重自樂

羔裘

羔裘　此美其大夫之詞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也賦

舍如宅舍之舍曰舍則自不得渝矣　通詩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也賦

司直只主持在道不專指諫諍　通詩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也賦

遵大路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賦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賦

女曰雞鳴　此詩人述賢夫婦相儆戒之詞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也賦

雞鳴昧旦俱認其不同處想像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也賦

推此三知字見子惟不知狀而爲有依乎彼方之則使彼有以樂之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也賦

是一日間警戒之詞往弋烹調交際將居常門內外所有事也況定脩職脩德便是大帽子語　通詩

淩瀁衍曰圖是警勸鼎勉語境仍自芊綿屬要語形似賢婦語

有女同車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也賦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也賦

淩瀁衍曰既坐以淫奔則總前節事俱要說淫奔酷

山有扶蘇　淫女戲其所私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也賦

乃見有怪之也然其貞以爲狂且狡我不[illegible]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也賦

此狀見已相押之意耳

蘀兮　此淫女之詞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興也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興也

狡童 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賦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

淩濛初曰維子之故只是反言諷之言不能奈何得我也其意自見與豈無他人不同切勿露說已者衆意一露索然

褰裳 淫女語所私者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

丰 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賦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賦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賦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賦也

東門之墠 首章述其[illegible]不得見也次章即其[illegible]也但[illegible]思之切[illegible]在目而人曰[illegible]遠人遠亦有[illegible]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賦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賦也 不來[illegible]之意

風雨 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賦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賦也

子衿 亦淫奔之詩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賦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

揚之水 淫者相謂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興也 流後則浮泛而不去傷害則依戀而不忘謂有相[illegible]之意亦以為其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興也

出其東門 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刺者代為女子之詞，於詩中怨刺不親迎，而俟我二字已含譏刺矣。首章於著，正俟于門外之禮也。得知前四句纏迴一氣，讀之得體。通篇

東方之日 五言四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東方未明 此詩命何人居其處恐其誤今不時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莫字以一字一意

興居無節，主于姿謝遑急，循其早暮之而來矣，如曰不夙則莫，令當隱見，詩人之詞然也。

南山 首刺有家姻以禍敗以見于不之及刺諸 但不敢斥言以見之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不欲斥言其惡而託於獸，寓言于魯然，所以刺齊襄者隱而彰矣。言微

凌濛初曰：要知詩是齊興刺魯政，是深刺齊，不得分前後各節。

甫田 首二節戒時人求小而務大，忌近而圖遠，末節又以人事小之而大，速之而遠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盧令 此詩大意只在[illegible]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凌濛初曰：環鋂同則美仁字[illegible]

敝笱 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比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比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比也

載驅 齊人刺文姜來此本而不合襄公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賦也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賦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翺翔。賦也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賦也

未知魯侯之二無恥 今二夫人事亦無恥 而無不是行亦甚 刺之說無深序之意

猗嗟 有人以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惜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賦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賦也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賦也

道他好處，都章章着猗嗟二字，鄒如懊惜。詩評 諸則字微詞也 通說

魏 葛屨 魏地陿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之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興也

可以二字，婉約可味。正與宜字、宜字一例。要襋正是縫裳之事。二句已蓄于可以縫裳中，只依本文平平敘下。

風刺意旨躍然，不必泥注，又使興味。通評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賦也

汾沮洳 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興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興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興也

是貴人而殊不似貴人，將其語以為刺也。又與

凌濛初曰：儉不中禮，亦刺上褊心德之盛。詩中原無此語，只言其美，又言其不見之意，已見矣。與葛屨直指所以為刺者不同。

園有桃 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 惕之以勿思正激動之至深之意也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

潑瀁翁曰國小無政亦是說詩者意其然詩只言心憂而無人知無人思耳所以心憂所以歌謠所以宜思皆在言外

陟岵 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母之所在也云云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賦也

想像親念己而思他念親處言親之欲其歸則其節慎可知 通詩 潑瀁翁曰望兄亦是骨肉至情不得云朋欲其養父母而及也

十畝之間 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田里故其詞如此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賦也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

桑者只如云若農老圃不必問其為采桑採桑也 說異

潑瀁翁曰仕者思還歸歟國事可知詩人口中毫不言所以欲還之故只說得還歸歟之樂便是

伐檀 此詩是述君子之志而嘆美之詩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賦也

味兩個字所是味是的小子

志士固窮不為其事而無其功必不肯不為其事而有其功如此只動只做伐檀河干稼穡狩獵皆寓言其事如此其志只如此非必為其事將使思猶望因指不得而知此志也不稼不穡非君子口中語亦非將來作伐檀之例只是慕其次不苟得如此 通詩 潑瀁翁曰胡瞻胡取言不作是想也三者皆慕其不素餐之

窮故述過而以二語贊之非驗之于前三者而始信其
不素餐也亦非由此而出也可以不素餐也此詩最易
失語脉而不覺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漪不稼不穡胡
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
不素食兮也賦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
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
不素飧兮也賦

碩鼠 民困于貪殘之政而託言大鼠害已而去之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也比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
樂國樂國爰得我直也比 今人文直亦當以形[illegible]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
樂郊樂郊誰之永號也比

淩濛初曰鼠所害言在倉不必補出如小雅黃鳥之類
皆然可以例推

唐

蟋蟀 唐俗勤儉而太康者不敢少佚及其歲終將閒之日乃相與燕飲[illegible]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
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也賦 全在自己身上想[illegible]

無已大康撓亡無遏文妙 許詩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
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也賦

淩濛初曰外者居以外事皆為外非意外若意外則為
憂矣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
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也賦

山有樞 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也興 [illegible]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
宛其死矣他人是保也興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
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也興 [illegible]

此詩只說及時非并職業都廢而一味為樂也 [illegible] 淩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也興

駟驖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也賦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也賦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也賦

小戎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也賦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

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也賦

俴駟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也賦

蒹葭　懷人之詩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也賦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也賦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也賦

終南　此秦人美其君之詞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也興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也興

黃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

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也興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也興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也興

晨風　婦人以夫不在而言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興也

此兇公不遇賢亂忘之而日棄一日棄以為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興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興也

末二句是鄭訴不當然，非疑訴也。詩通　無曲說

無衣　秦俗強悍，樂於戰鬬，故其人平居相謂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賦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賦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賦也

要無虛辭，亦他人之稱也。然觀此詩　秦本收用公以故是民我知有　王云

渭陽　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賦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賦也

悠悠我思，要可訓外甥思舅，舅之不要說破。詩通

權輿　此言其君始有渥而後禮意寖衰，供億寖薄，故嘆之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賦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賦也

詩意重在於道上，只此道恆斷于禮意，故嘆之。詩通

陳　宛丘　國人見此人常遊蕩于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賦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賦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賦也

東門之枌　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賦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賦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賦也

衡門　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賦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賦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賦也

居處食色，皆切近於實，度淺不必粘合分析。詩通　淺

深　衡門可以者，無不可也。上下皆當語脈，是恬淡無求而已。樂饑字

必也，[illegible]

婚姻正相得，而忘饑。齊姜宋子，是言族類之貴，非言色也

女裳。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賦也

以上二章專言衣服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賦也

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賦也

按斯螽、莎雞、促織也。蟋蟀，蛩也。非一物，然以七月二句不言何物，故作此說，可謂以文害辭者也。朱注如此等不可泥。六帖

七月五句，古人章法用倒柳。詩通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賦也

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 [illegible]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賦也

自野入邑 [illegible]

當日相戒語意，原重治宮，特說詩者于言下看出勤農意耳。六帖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賦也

登堂舉酒 [illegible]

朋酒斯享，斯字宜玩，有不容少緩意。詩通

鴟鴞

公述作書之意故不但二字作此詩以貽王

但托鳥語，只照本文發說，一句下三章亦自與鴟鴞無涉，不必粘帶，通詩皆暗比，正意但說詩者補之。六帖

重王室，非只欲自明心跡而已。詩脉

全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比也

[illegible]

取我子者，墮其術中也。語意若不歸咎二叔。詩通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比也

[illegible]

只將自家謀國慮患說，不曾說到勤勞上。或敢侮予，亦無衰如是，非斷無人侮也，照下自見。詩通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比也

[illegible]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也

維音嘵嘵。全爲愛室苦心。不容自已。所以此爲作詩也。

由。通詩

東山 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周公。于是周公東征已三[illegible]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

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

亦在車下。賦也。

敦。害。亦。害。俱堪尋味。若直說車下之安便索然。通詩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

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耀宵行。亦可畏也

伊可懷也。賦也。 亦字妙。刻有作不字者非

提字。逗出懷字。不要泥注中一轉。提此悽涼光景。亦正

懷此悽涼地面也。若說爲家人聚此而懷。便無味。通詩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

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

于今三年。賦也。

[illegible]

見之已久矣。離合感慨。發于言外。苦辛不足以盡之。通詩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耀

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

其舊如之何。賦而興也。

若直叙新婚之樂。便光景易盡。將舊者一點。意味無窮。

有形容不出的模樣。若從以我征聿至時情景述之。則

索然矣。言微 淒涼初曰。言新而以舊一形。固是曲體人

情。亦自是詩家波瀾。因環妙境。故謂言新昏而是以其

舊句。此章即以凡上章所未了。不知此是代言。非舊昏

之人所自作也。詩人何輕重于其間而生出新昏以曲

描舊者乎。且新昏止作一過。文看過。亦殊無味。

東山 豳風

破斧 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己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

之將。賦也。 [illegible]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

之嘉。賦也。 [illegible]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

之休。賦也。 [illegible]

伐柯 [illegible]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比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比也

九罭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衮衣繡裳。興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興也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興也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賦也

說服飾便是說德，不必嫌。服以德重，只要形容快覯之意，未幸只要描寫愛慕不忍釋然之意。至于公之歸，

彼亦不及計也，不必說向公義一邊，特自言其情耳。帖六

狼跋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興也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興也

總碩膚、遜、讓之美名也，不失其常，本心之光明正大來，而未縱詩人說出。通詩

吳興凌濛初輯著　侄瑞森　男璟　恭訂

鹿鳴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興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興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興也

燕饗本以洽上下之情，各末句一例看，皆是自道其設燕之意如此耳。歸重乞言似認客作主。通說

四牡

須留他四句，非如北山感慨不平之例。通詩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賦也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賦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興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興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賦也

作歌來諗、不是欲君令我速歸、亦非是欲君存恤其窮、只是欲知役臣之命遠臣之苦如此悲傷耳 通詩

皇皇者華 此遣使臣之詩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興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賦也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賦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賦也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賦也

每車我馬二句、只是說駪駪征夫之字光景。諏謀度詢、又不要周又各家載馳載驅說、只是說使臣僅能不怠、若謂可以補其不及、即每懷及矣 通詩 古云使臣、如今大行也、銜命而往來兩國、歸報天子、使知輕重布政、為時俗俱作興利除害、如後世繡衣特命者誤矣 通說

常棣 此宴兄弟之樂歌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興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賦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興也

永歎非淺淺之言、永歎而非無情、但力不能相及耳。

通詩 淺深初曰、如此[illegible]、無如何恤兄弟妙處、每有字有味、不得以錯有代之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興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賦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賦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賦也

二章且將也、惜死慨更了、此章 枯六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賦也

究圖不可推深、只平心虛氣看、室家妻帑間有兄弟與無兄弟何如耳。結句猶將世人提醒 通詩

伐木 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

王者下交于臣、而下一求字、不止自忘勢分、兼欲令人忘己之勢分、非專藉燕飲而自歸、惟燕飲所以將之、則自不得不鄭重綢繆之、而求之之本、常虛衷為慮、猶而有無時節、俱不暇論矣、從二章處究得一求字 通詩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興也 註中矜字乃説神之聽之底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暮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興也 [illegible]

歲亦暮止等語勿作怨詞看 帖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興也

湊蒙初曰靡使歸聘如今人在遠者言無好便令一探取家中平安耳摠見念家之想若鑿鑿說多是同戍人皆有戰守之責而無可使歸者使采捆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興也

憂心孔疚以憤激國難成敗利鈍未可遂知故 詩通

湊蒙初曰我行不來有所不能與不我活兮不同勿因憂心句而微似怖死語氣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興也

戍主于守而言戰蓋未有不觀而能守者 詩通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賦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賦也

湊蒙初曰此章固是預道未必于今昔字面鑿出今已爲昔來反爲今等語蓋四五章戰戍亦未嘗不是預道俱是代言者時作於戍士口中自言其爲簡淵悲無情喻 又曰要知立言意旨不必明說破實欲安其心

出車 此勞還率之詩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賦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賦也

後軍止是設旐而旟已在彼牧旄繫項曰彼旟旐斯兼衆前後軍言之也 詩通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賦也

赫赫南仲亦非呼過之語 詩脉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賦也 [illegible]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也賦

伐西戎是擬議之詞室家思念無所不至既作此意外之想是詩家三昧若作實說去以千里 帖六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旋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也賦

杕杜 幽營遙度之詞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也賦

詩選小雅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也賦

將亦杕代杕杕之實怜邪女予口中悲念論 詩通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也賦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也賦

多為恤不必指出所恤何事有事可指便不多矣 詩通

魚麗 北燕燕饗通用之樂歌 重複前二字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也興 有旨且多燕饗君子之義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也興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也興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也賦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也賦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也賦

淺濛初曰後三章首句各以次頂前三章末一字其體似是以後伸前蓋酒是宴名原可以該物也

南有嘉魚 北燕燕饗通用之樂歌 重複前上

詩選小雅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也興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也興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也興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也興

樂衎綏又俱有和樂之意非賓樂於之酒也 詩通

南山有臺 北燕燕饗通用之樂 重言賓上壽之詩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也興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

無疆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也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也

爾後就本身說 通詩

蓼蕭 諸侯朝于天子天子燕之以示慈惠故歌此詩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也

天子與諸侯勝屬一旅只在來朝既見安得不心寫即邦國德厚系歸如是未須遂單舉來朝之儀作結矣

通詩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也

湛露 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也

彤弓 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也

王者之心非欲其以為重以為恩也盡我之禮意而已誠且速實講中勿說出 六帖

凌濛初曰饗右醻維禧燕言而弓正燕上所以醻賓侑賓者要以錫弓字面說淨雙關不可純用勸酒導飲等語

菁菁者莪　此亦燕飲賓客之詩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興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興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興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興也

六月　成康既沒，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敘其事

雖美吉甫，而宣王之能命將在其中。通詩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賦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賦也

維此六月四句，注中分疏甚明，但講中宜總會此意，不宜偏拘分貼。貼六

上言敘是用急，而此言應敵從容，則急中有暇；此言不失常度，而下言嚴翼共武，則寬中有嚴。[illegible]見以[illegible]之妙于行師。言敘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賦也　定字照上接三句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賦也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賦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賦也　未見中興而美

淩濛初曰：此燕或說是私燕，或說是飲至，或曰既多二字，君以燕喜為飲至之燕，以飲御為私家之燕，終無定說。總是詩人歌其事，即為公燕而來歸二句，代言吉甫意中事，亦不為礙；為私燕而稱座有重客，亦更得情。即

略述飲至受福已過，而又自敘與閨私燕以相樂，亦無不可。只因欲以張仲孝友，襯作將相相成，以為公為私，為主為賓，均有不可通處耳。不知舉一孝友之人，不過以重是燕耳，將相調和從何考來？然細玩朱註語氣，則其指亦在私燕也。

采芑　宣王之時，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笰魚服，鉤膺鞗革。賦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
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
有瑲葱珩 興也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
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
振旅闐闐 興也
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
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
蠻荊來威 賦也

來威非必不戰而服但以其名望之隆有不專主於戰
鬭之功耳此亦張美之辭未可拘拘 六帖

車攻 [illegible]

篇內數既[illegible]俱見法度修飭有風臨之意 六帖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賦也 [illegible]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賦也 [illegible]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賦也 [illegible]
之子雖是有司主其事者原在天子說與王之蓋臣一

例言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賦也 [illegible]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賦也 [illegible]
射夫既同是人心之協非比其耦 說頁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賦也 [illegible]
射御之精亦須根人心誠敬來 通詩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賦也 [illegible]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賦也 [illegible]
允矣展也對平日稱為君子期以大成說 通詩
凌濛初

曰展也大成便須帶篤望後來語氣固是須不忘規
是逆窺未路

吉日 [illegible]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
群醜 賦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
之所 賦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
天子 賦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賦也 遠戍之久無休附見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賦也

白駒 爲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賦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賦也

淺濛衍曰曰今朝曰於焉是已無復望留之意但欲其暫駐亦大幸已猶九戢之信處信宿語氣也用不得求教請益等語若妝點嘉客如鹿鳴嘉賓使一毫不似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賦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賦也 此才不可親見矣

淺濛衍曰毋金玉爾音只望長通問問猶後人曰無相忘耳非望其商榷朝政

黃鳥 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比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比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比也

我行其野 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故作此詩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賦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賦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賦也

淺濛衍曰成不以富反言之也薄責之以新故正要以毛語毒刺非真謂爲新故而不爲貧富亦非忠厚而姑以常情責之也

斯干 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

好矣。無相尤矣。也賦
式相好二句，勿踰戒意。帖六　兄弟要說浮濤不止令照
噲咍僾而室家君王。通詩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也賦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也賦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也賦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也賦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
維羆，維虺維蛇。也賦

此章繳起前面嗣續一段憂勤而埋下生男女張本乃
安。宮正照此室未築以前焦勞言。通詩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也賦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
斯皇，室家君王。也賦　再重王一邊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
食是議，無父母詒罹。也賦

無羊　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詩重中興考牧而末段發出天下國家大計，大率民安
物阜，關國家之氣運，原是一齊來的，夢之有無，不足深
論。通詩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
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也賦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
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也賦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
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也賦
此二章參差敘述，總見其盛，若以人順物情為所由盛

反看小序。通詩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
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也賦　牢曼人衆自是實事特假牧人以示兆耳
衆魚旐旟，恍恍惚惚，所夢如此，非似人實魚，似旐實旟，
亦非人變為魚，旐變為旟也。說夢

節南山　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
凡言天言民俱以儆動尹氏之心，即以諷王心也。通詩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
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也興　二字句法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興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賦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賦也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賦也

如屆如夷，而知其所以勝惡怒之意。通詩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賦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賦也

詩人非果欲去國，但言天下皆亂，以見致之者之罪耳。六帖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賦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賦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賦也

淺深祕曰，畜未便是畀乎。少救卒斬空我師先異耳。

正月　此詩大夫所作

訛者，小人所托以傾君子也。而本在王為內寵嬖邪，不用君子而用小人。致此訛言，故欲止訛以救亂，惟有一用君子。而當時不可望矣，所以憂之深也。詩通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賦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賦也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賦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賦也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賦也

具曰予聖，只言雖自以為聖，而於訛言實不知也。凡求詩人之語，寧淺無深。六帖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賦也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興

彼求我則，眞欲取以為法，不過借其聲望以為己重也。古注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賦

淡濛衍曰：胡為厲矣，猶言誰生厲階也。當時秉政者，據此一班，詭言小人，而實由褒姒致之。當今下篇皇父卿士章，緣之二句反起之詞。周未威也，知其必威也。

詩經小雅

但詩人却似已成者，方是口氣。通說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比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比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比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比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賦

哿矣二句，非寬富人也，猶言上國城漕，我獨南行云耳。

通說

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賦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賦

詩經小雅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賦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賦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賦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賦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

其立言諢辱處 言賦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也賦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也賦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也賦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也賦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 也賦

聖哲謀肅艾未可便認作善謀但有此等人而已謀猶

或聖或否要問此言雖有否未嘗無聖也 通詩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也賦

注後忘之禍在他字中亦須令意只以隱禍言之乃淨

通詩

小宛

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也興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也賦

敬儀處說而飲酒亦在其中 言敬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也興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也興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也興

出卜非真欲問神只以見人之意想已窮耳 通詩

凌滌 初曰握粟者[illegible]非以此自見其貧也不可另作解說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也賦

亦只是一憂危意思非泛泛說此兄以自戒也 通詩

小弁

此王[illegible]作此詩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興也

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興也 [illegible]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illegible] 興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興也 [illegible]

不遑假寐言莫謂假寐永嘆，雖假寐猶將不暇矣。註令

昔字可刪。言 [illegible]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興也 [illegible]

言玩寧字，似言親不之知也。注人莫之知，非也。通說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興也

君子信讒，如或酬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賦也 [illegible]

欲酬一獻一酬，雅而必須是酬辭，則受而不須報，故曰如或酬之。不舒究，正是上二句意。帖六 舍彼有罪，亦非欲其移罪于我，猶言不別我之有罪無罪，而唯以相加。正所謂不舒究也。通說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賦而比也 [illegible]

浚㴆初曰莫高二句，蓋云以為莫高矣，却不是山；以為莫深矣，却不是泉。兒宮垣無甚高深，言不可易。注解其上一層意，泥之。便於詩語多所添入。 由言非，便是廢立之言，只竟向徵有所左右便是。說翼 此詩作于信讒之後，而無易由言，尚作戒勉之語，正見他委婉處。帖六

巧言

大夫傷于讒，無所控告，而訴之于天。

僭始既涵，王之病根。若以讒人，則心何難，智言何難，讒又何難除。詩俑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幠。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幠，予慎無辜。賦也 [illegible]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賦也 [illegible]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

用儔匪其止共惟王之邛也賦
屢盟與質者盟也正與工如祉相反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
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荏苒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言數之蛇蛇碩言出自
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興也
數字妙不得作辨字讀曰數之辨不足言矣詩蛇蛇
正碩言出口之度據理數詞自然有序口頭絕無回互
故曰自口朱注宜也二字是斷章語不必泥通詩淺漾

詩粉曰碩言心如其口故曰自口巧言口覆其心自然顏
厚出口者即今所謂開口見喉嚨也以顏厚一反照自
明不必下語武斷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
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也賦
惡之深故形容之非寔事譏人之使何如此而王不能
去此其罪不獨在讒人也通說
何人斯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

之云也賦
二人同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
不我可也賦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
于天也賦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
我心也賦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
其盱也賦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
祇也賦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
爾斯也賦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
反側也賦
篇中胡逝我梁等語俱托言伊誰云從二人同行皆婉
詞非寔事也通詩只言其不見而不言其讒即大章言
詛爾斯而不指斯之何事未言其反側而亦不言其讒

之反側偵之閒言而愧不明言甚于言矣既譖矣
復何面目見之通篇但言其可以見而不求惟欲以一
求爲悻則彼愧汗難前之態宛然在目而譖構之端亦
不待言而顯矣故曰極反側然譖終不可說此只言始
厚今薄便是大帖

巷伯

刑有遭讒而被宮刑爲巷伯者作此詩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比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比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賦也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賦也
淩濛初曰惡惡如巷伯其離已甚此二章亦是以常
理論之似深責其并及無所謂忠告也愼爾言哉不
受即是詩家冷語法 猶今人言也須仔細有時輪到
女也通說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賦也
視彼視字妙即俗所云看他不過也禍福有凡落下一
層詩評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
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賦也
禍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
聽之賦也

谷風

朋友相怨之詩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
棄予興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
如遺興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
小怨比也

灰本以患難相依安樂弃之而詩人若不忍直言猶以
大德小怨分任其責亦成不以富亦祇以異之意也大
德不可即指患難相憫通說

蓼莪

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比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比也
瓶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
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比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
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賦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興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興也
大東 譚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詩以告病
只將下土，件件空虛。而西人為虐，未已極其形容。非是
旋心望天，見天之不助東人，反助西人，而怨之也。不要
着相泥。詩通　因役傷財通為此目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

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興也
所履所視，要見賦役均平時，令人自然遵道氣象，顧之
出涕，怨聲也。詩通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
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賦也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嘆，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
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興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
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賦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
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賦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
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賦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
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賦也
四月　此遭亂自傷之詩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興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興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興也
但合三章，禍亂日滋，看來無此話，只是觸目生悲，故夏
經其暑，秋傷其瘼，冬悲其烈，無時得自寬耳。通說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興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興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興也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賦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興也
維以告哀，不敢他及也。時亂使人不敢言可想。

北山　大夫行役而作此詩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賦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賦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賦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賦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賦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賦也

無將大車　此則行役者之所作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興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興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興也

憂至于不欲思其思之深也。通詩

小明　大夫以二月西征

明是戀戀思鄉、而又念為在心、莫可伸洩、故念及共人、惟有涕零如雨耳、非別父懷思而發其聯、亦不明言我勞彼逸而致怨憾不平也。言微

玩末二章詞和義遠、則逆前心之憂矣、似非怨詞。看三章各設字、分明自己亦有勉思靖共之意、非君諱怨反覆說王事不監、閔朝廷法度不測、高勿作君之刑罰失宜、自貽伊戚、是以分義自安、非自咎不見幾也。通詩

凌濛初曰、如陸說似得詩人忠厚之旨、故自佳。然此詩作于亂世、而詞氣亦自悲凉憂懼、但措語須溫厚、時帶些回護處、不露怨望、乃可耳。可因末二章和平、而謂全是自安引分、毫無怨心也。只此罪罟等句、豈復畏此簡書字法乎。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賦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賦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賦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賦也

正直是與，戒助正直，不是求賢自助，有興以保全善類之意。照上三章末句似謂萬里孤臣全仗良友，時神之聽之，亦以見君昏政亂，君子不能自保，惟賴神之鑒之耳。通說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賦也

鼓鍾　幽王鼓樂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返□□賢傷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賦也

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賦也

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賦也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賦也

古懷古不忘而不明，較其德言德不猶，含而不直斥其辭至後共詞愈隱，而譏刺之意隱然言外，如明說樂是人非，似傷溫厚之旨。微

楚茨　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賦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賦也

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賦也

三章皆一時事，但每章各發一義耳。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賦也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賦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賦也

信南山　此詩大指與楚茨同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賦也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賦也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賦也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賦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賦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賦也

菜蔬瓜菹犧牲，供一時奉祭之物，每既發一義，則無先後之說。

甫田　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賦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賦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賦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賦也

每章各叙一事，各叙一時，不必拘時與月令以就其見也。六章

不過逐節叙述公卿為農如此耳。一章各自為一事，惟此勸農之意則勤勸者勞祈報慶祝皆此意。

大田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賦也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賦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賦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

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賦也

詩重歸美上人意。當嚮御而稱述之。通說

瞻彼洛矣　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賦也　福祿如茨衆同說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賦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賦也

瞻洛　小雅　四

福祿偕謂講武功已成。作宴重在天子親御戎服上。六帖

萬年保家邦。便是寔理。非祝頌也。萬年只當一永字看。

不作頌言　微

裳裳者華　此天子美諸侯之詞言以答瞻彼洛矣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興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興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興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賦也　左宜右有以形容其無所不可之意　表裏相副

桑扈　此天子燕諸侯之詞頌禱之詞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興也　得天心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興也　得人心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賦也　不戢不難形容其和敬之心　不有功其在國之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賦也　不恃寵其在朝之

鴛鴦　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亦頌禱之詞

鴛鴦　小雅　四章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興也　福祿不但太平慎己　頌上德不止壽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興也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興也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興也

頍弁　此燕兄弟親戚之詩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賦而興又比也　未見是一直說下縣描相附之義未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

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
庶幾有臧。賦而興又比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
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
君子維宴。賦而興又比也

車舝　此燕樂其新昏之詩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
好友式燕且喜。賦也　是未見附之預道其情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

詩退　小雅　四六

無射。興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
歌且舞。賦也
雖無字不重謙意重在相樂上蓋謙言物與德之兼無
無非欲其盡情以相樂也庶幾冀之之詞。姑六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
寫兮。興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
我心。興也

青蠅　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戒王以勿聽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比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興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興也
交亂四國究其極也構我二人原其微也。姑六

賓之初筵　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
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
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賦也

詩退　小雅　四七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
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
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賦也
首章初筵禮下而飲酒謂不對第三章言射飲祭皆
飲之甚非何今之深而毀言大異乎是如彼三章所
云耳若謂射與祭者始善終不善大失詩人之旨矣。姑六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
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
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賦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也賦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也賦

式勿以下皆本上反恥來，都是不醉者意中事，欲持以告之醉者而不可得，想見代他羞醜情狀。此等非是諸全要裏想意況，若認作實境，便失大旨。形容不醉之情，正見醉之可恥。裁句一直下不斷。帖六

魚藻　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也興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也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也興

飲[illegible] 帖六

采菽　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也興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也興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也賦

命字應前章錫予，右福祿眦放開一步。詩通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也興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也興

此二章樂只君子，俱脫不得歡意。詩通　左右之從，此優游之意，見不獨君子賢而其旅亦賢，不獨在朝旅敬而在道時已預，是點綴。憂盛危明之惆悵，藹在帝心。[illegible]

角弓　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也興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也賦

篇中說民，不過借小民來比方，[illegible] 詩通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也賦 一直說重下段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也賦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也比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也比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也比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也比

菀柳 王有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也比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也比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也興

都人士 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嘆惜之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也賦
彼都人士原非極盛時人物只是不經亂離……
祈曰都人士即周士也曰彼都見昔不可追也都即周也曰行歸見久不得見而忽見似他出而歸也下字俱有深意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也賦
如髮者如鬢之本然不假造也 詩通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也賦 尹吉是擬議之詞不可實作尹吉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也賦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也賦
服飾氣象固欲其盛美而有意文飾亦非盛世之象故貴自然也 六

采綠 婦人思其君子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也賦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也賦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也賦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也賦

淺深殆曰于狩于釣觀魚等項無非預擬得以隨事相
親為樂非樂狩樂魚亦非是樂于相睽總不可語真急
要補出歸時乃得如此而何時得歸語絕

黍苗 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

詩出行者之口重感德歸功疊疊說下要得預道語意
通詩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興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賦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賦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賦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賦也
王心雖重屢觀亦兼式是南邦意 帖六

隰桑 此喜見君子之詩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興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興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興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
此詩無未見而憂既見而喜兩層總是作無可奈何之
詞以志其極喜耳 通詩

白華 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比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比也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比也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比也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比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比也
此詩比體與他處不同有正有反有顯有隱其詞似興
非興只照傳說去不待增益若各于比詞下從補正意
便失詩人之旨 微言

綿蠻 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為鳥言以自比也

綿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
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
綿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
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

綿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比也
比體與碩鼠桑扈一例。其託言于鳥。以下不必補出。直言己意而已。六帖
凌濛初曰。雖都是感慨抑託之語。原要看得知其氣象。不得作擬尾之佛看。

瓠葉　此亦燕飲之詩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賦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賦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賦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賦也
獻酢醻禮之次也。亦要見不因物薄而廢禮。一行即止意。詩通

漸漸之石　此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賦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賦也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賦也

凌濛初曰。豕涉波揚注已是水患矣。訓義處因項月離畢來而偶帶上一將字耳。勿俱認作將然。

苕之華　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不此句見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比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比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賦也
不得以此。輒作推原說。詩脉

何草不黃　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而行者苦之故作此詩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興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興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賦也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興也

詩述小雅終

吳興淩濛初輯著　侄瑞森　男琛參訂

文王

淩濛初曰，篇中詞意屢轉，是湧湖祖腳，不得兩截。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賦也

首章反覆言以德受命，贊嘆不已，故屢言之，總是一意。

陟降二句，不過將文王在上兩句再說一遍耳。

六帖：微逗出下章亹亹精神矣，不作推原看。通詩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賦也

照後命不于常，何能保得百世，只就文王以不已之德流，不已之脈理當如此。可是隱隱諷王修德，却不說出。通詩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賦也

不重得人，只明周士有功於文王，見天錫以世顯，正以錫文王耳。須知文王與周初，不分兩體，錫子孫與臣庶，不分兩截。下呼畫臣，亦是雙關語，非徒不敢斥王也。通詩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賦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賦也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賦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賦也

有虞句所以決之，宣昭不須依注腳，又度字殷之所以有天下，只怕王視天為不可度，故明說破天之載，誰云有聲臭以示人，但使一法文王，則萬邦孚矣，人歸之外，豈別有天與哉。若謂以天之難知，形出文之可法，便隔千里。通詩

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賦也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

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賦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賦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賦也

天監在下監周家歷世之德也不專指文王命集[illegible]

時[illegible]之命將蓋商之命已將轉而周矣此章意脉一氣直管到燮伐大商句詳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賦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賦也

燮伐燮字[illegible]以綏萬邦意[illegible]方得其能順天命不足以盡之通詳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賦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也賦

鷹揚要見是義氣激烈直欲吏大難以快人心不必是自戰肆字亦是人心用奮非武王縱之通詳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詩言師衆之盛將帥之[illegible]只閒閒敘伐商景象如此宜輕遞過而歸[illegible]武王肆伐止脉詳

緜 大全 一章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比也

緜緜句比意可該全篇六帖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賦也

此章及下章鋪說形容其初遷之情景地卜宅精神雖開闢之事無苟且之意非不佳但此章之意只重太王[illegible]之難也通詳 相土似非婦人所宜而姜女與太王[illegible]起難危[illegible]其贊助所謂天立厥配者也莫將胥字輕看[illegible]通詳 [illegible]

[illegible]通詳 來朝走馬要見為民意六帖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

于茅。賦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賦也

迺慰數句，要見都邑雖改，而安堵如故。舊業雖移，而止旬如故。皇在周室，而周于未有宮室之前，初見古公陶復陶穴之時，深念下數乃宮，與永此蓮起。通詩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賦也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賦也

凌濛初曰：鼛鼓弗勝，捴見戡勸意，鼓聲不止，與節之不能止，皆可，不必泥究。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乃立冢土。戎醜攸行。賦也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賦也

周公歷叙世業，道卻王季一段，不接道，道當更有此意，特不明言耳。通說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賦也

四等人，須逐件提文王作起。通詩

棫樸

通詩不露德之實相，都是擂人心服，附趨向，鄰風盟德之妙。末二章舊作推原咏歎語脈各開看，更有意味。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賦也

左右字合看，言無方也，下二章是左右趣附影，知不可便說止有此兩項人。通詩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賦也

峩峩攸宜，只形容他助祭相稱處，須緊緊兆此，不然，則趣辟王之意反緩。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賦也

此三章望德之妙，只隱然在言意之間。若明說德，而人趣之，則下便無味矣。通詩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賦也

作人，是周王去振作人，勿說人化。通說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賦也

旱麓　此亦詠歎文王之德

只是反覆歌咏，德有以受福，不必為倣。四章言人言神，連前二章，添出天字，言及作人，正所謂以天下為福。總之以歌咏文王為主。通詩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興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興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興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賦也

此章以下，只是咏嘆不已之詞，初無相承意。六帖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興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興也

思齊　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

全詩重德字，精神全在第三章，但不可太穿鑿。通詩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賦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賦也　刑于寡妻三句只重在人不重刑字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賦也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賦也

此章不必推原到性，亦不可認作德見于事。通詩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賦也

皇矣　此詩敘太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賦也

此一節一篇主意。詩評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賦也

厥配之立，非特為守而服，還重作對，以生王季也。詩脉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賦也

因心則友，固是平日愛兄出于自然，亦從事後推原當日讓之意，言兄讓亦讓，此特泛之形迹而已，惟可

攻之勿亟子來似之時事如謂因有勿亟之令而勤子來之誠則雖庶知 通說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也 賦

魚鳥之樂即王之樂也不必遁一層 通說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也 賦

於樂言作樂于辟廱之可樂非言樂音可樂亦非地之可樂 通詩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也 賦

末二句有慶幸其樂闕方始樂之未艾意 通說

下武

三后武王事異而心同設詩頌武王只與一語道其恢拓前功而但曰配京求德成王善承孝思順德嗣服見武王此舉實無分毫與前人謀意即孔子所稱善繼善述 帖六

淩濛初曰繼之以載下語但要照看代商遠孝一邊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也 賦

淩濛初曰下字之義陸謂照在天自見孫謂武王善繼善述則謂武王未嘗用武可也下武即周劉之義鍾謂以王配于京一語想之自然單指武王與文無預皆是妙解況朱注原云未詳不必從或人硬改卽使從之亦當重武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 賦

作求有參經權通常變多方求合之意配命即求德非有兩層 通詩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也 賦

維則要看得活當纘緒則以纘緒為孝當變通則以變通為孝只

重武王之孝可為明上道理到極至聖人自不能出範圍非必以武王之事為法也 通詩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也 賦

媚即應也而求德配命之德主其應故曰應侯順德

武王通先人之節以濟天下之變與先人志意流通

此其心事如青天白日不忌嫌疑何等光明正大故曰昭哉嗣服不但以變侯化國為洪闡勝光大也 帖六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也 賦

昭茲二字實合二節之血脈結到有佐尚不脫昭茲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賦也
祚胤是已。然。轉到福祉。錫。詩通 言錫類而又言室家之
壼已。念有祚胤功效。故下二章遂交言之祚胤僕女
可錫分之非所以為福也。此皆所謂令終也。亦所謂有
俶也。通說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賦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賦也
鳧鷖 此篇之明日儐尸之樂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

福祿來成。興也
凡言福祿只是承君燕而祝頌之寬說。非即謂以受以
侑而尊以祖考是福也。六帖 今日之酒殽。即前祼將之
餘。湛。燔炙之孫羞也。方見繹祭之意。言微 淩濛初曰。來
寧等字。俱要照前日為尸今日飲酒勞逸上看。照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
福祿來為。興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
福祿來下。興也

鳧鷖在潀。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
福祿來崇。興也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
無有後艱。興也
假樂 此公尸飲以答鳧鷖也
淩濛初曰。令德宜民人而受天祿。縕藉。全篇為照應。說
到子孫。正所謂帽帶之地。篇中不愆忘無怨惡不解于位
俱是燕帽也。總全要得其詩意。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

申之。賦也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賦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群匹。受福無疆。四方
之綱。賦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
攸塈。賦也
媚愛全見于不解于位二句。蓋卻顧治別無處效忠。民
之攸塈。謂民之所以塈也。直是常見當世之未如其作。

乾令已安。評曰此二章描寫得五分字 評詩

公劉　召康公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

通以厚民為主而思輯用光句是一篇骨子止基迺理

則其中血脈 評通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賦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賦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

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賦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賦也

淩淡初曰居之宗之見草創時一燕飲已具有萬年規模在焉不可說公劉借此以立君宗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賦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賦也

泂酌　召公戒成王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興也

平淡美正所以戒之也若曰民常父母而可以化我侯王自悟而召公不言也豈弟君子如云豈天子敘述也試有歸重豈弟者未必非詩人意中之旨非其口中之氣矣 評說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興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興也

卷阿　召康公從成王遊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

詩意在諷王用賢以保泰而只作廣歎語氣發之三章爾字已指得賢自輔但含蓄不露又說到為則為綱則莆而福祿所以可言羅然露矣由此說出賢人原自效忠又說到待賢已自有君分明見王何不以其興待其人修己之德以享無窮之福祿也通篇語意俱引而不發令王自思 評詩　大臣告君之體不可涉一處僚諫靜語氣 評詩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賦也

矢音中間包許多意思而渾說不出只云以欲言之意

旋露於王前而已，亦不厭說自己，憂盛危明等語。詩通
矢音須要得盛時賡歌氣象。伴奐優游，須要渾天下
太和氣象如此。明不必言盛衰倚伏之機，而君臣交儆
之意已隱然言外。說異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
酋矣。賦也
彌爾性，不是壽考，亦不止是終此生，有保其天和意思，
宜照修德看。各章此句，俱緊屬下句說。酋只是終，似先
公酋，則善終也。言外要王思步公所以酋者。詩通　言外

見若不欲彌，并今日之所享，不可知，然乃公不言也。
說送　伴爾字內含下備德用賢意，全是歆動他口氣，如
曰盛滿有消，便涉儆戒；如曰永終有日，又涉祝頌，只平
平說。詩牀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
主矣。賦也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
常矣。賦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孝德是二川字　豈弟君子，四方為則。賦也

工筆說到此，不必緊緊推原，似少和平之氣。只說得賢
自輔之益，便是四有字要看。是無所不備，足以待用。意
帖大　如不以則、馮翼、孝德，將如之何。亦言外意。通說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賦也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
媚于天子。賦也
維字承多字來，隨所用而皆能盡職也。言外就見王不
能使則無可柔何耶。帖大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

媚于庶人。賦也
惠愛庶人，即所以忠愛天子，不得判作兩截。微言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
喈喈。比也，又以下章之事也。
淺家紛曰：菶菶二句，呆寫只因文氣，似與下不接，而萋、
喈精韻，可與下叶，故生枝出興，下來愍詩家無此體作
者，似不必泥，況此意與下自貫，即不拄作興，豈覺兩截
耶。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

遂歌（賦也。章之也。興也。承上）
車馬之盛。本欲王以此待賢。却又不肯顯言。只見得車
庶而多。不獨可以供宸遊。馬閑而馳。不獨可以備法駕。
于此。宜有以用之矣。不明言其事。而遂及于矢詩。欲王
自得于意言之表也。（六帖）遂歌。求鑒中心所欲言也。多
矣。而曰不多。言有盡而意無窮也。（通說）

民勞（同列相戒之詞）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
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賦也）

曰可見。惟此詩爲不他。日將不及矣。曰汔曰小。當不敢
過望之詞。（通說）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
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賦也）
爾勞。非其有除奸之成功。曰無棄爾勞。重其責。故往來
其詩以誘進之耳。（通說）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
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賦也）
敬慎二句。以勵其相之本。當之也。（通說）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
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賦也）
戎雖二句。以禁妬之矯揉之。使不得他也。（通說）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
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賦也）
王欲玉女。見我之不能已于言者。非止爲民。以爲女
也。迫切之詞。（通說）淩濛初曰。文似相戒。而忽着王欲玉
女一句。便是刺王本旨。見王已非諫之可入。此其
所以信諸友者。幾挽回萬一耳。

板

爲刺責僚友之詞。而意實主戒王。（通詩）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
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賦也）（不信人不然不遠的病根）
爲全篇發端。已極痛詆。大諫下文皆根此而開發之。九
下文同列病痛。不出此章。（通詩）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
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賦也）
所謂辭非號令。乃是廟謨朝論謀猷議論。所謂輯懌。乃

是平心易氣和協調劑之意同心釐跡使能為民造福
故洛莫也尋上章出話為猷下文蕢蕢蹻蹻憂謔夸毗
之意此意可思 六帖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
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也 賦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
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也 賦
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
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也 賦

無為夸毗是戒詞而味通章語氣實是責教也到此重
綣繾得我言維服兩句意 通詩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
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也 賦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
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也 賦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
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也 賦
蕩 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託為文王歎殷紂之言

厲王之惡有四任小人廢典刑湎酒然依而[illegible]
於用怨人故各章屢致意焉不得過為分析 通說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
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 賦
章首四句託天以寓諷王也 通詩
莫之意所謂[illegible]自得之旨隱然在言之表而後乃 天生烝民四句求是慨
發明之耳意暗指厲王而托之殷紂是詩人微詞微言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
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也 賦

以咨曾是作起調怪嘆之詞 微書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
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也 賦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
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也 賦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
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也 賦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
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也 賦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賦也）

不用舊非舊人舊法當時賢未嘗無老成而不用舊法與不用舊人總是一念故低昂其詞以折之（詩通）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賦也）

本實先撥指國家大命言而打動人主都有機緘在上蓋啓主只見外標為可恃耳（詩通） 通篇只說殷紂而忽以殷鑒一語顯出鑒戒精神血脈盡俱注于此隱然見傷時之意（微旨） 末二句猶有望之之意焉（說通）

詩通大雅 廿七

柳

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警

前八章俱是說為人命已脩德之要而恐自家把作空言放過故後四章反覆在聽言上挑醒（詩通） 脩德中雖有脩已治人二項然不必拘拘對偶分析讀詩專忌此病（帖）

淩濛初曰脩德謹儀慎言銷綜參互處見疊出意相資通只依本文鋪敘自有照應不必泥其向應其向某向即某句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賦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賦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賦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賦也）

淩濛初曰寢興洒埽正見勤儉非視為細務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

詩通大雅 廿八

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賦也）

淩濛初曰慎話非徒緘口正是定命辰告之謂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賦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賦也）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賦也）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

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
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
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
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桑柔　此為芮伯刺厲王而作

芮伯世臣，忠憤鬱發，又值監謗之世，欲抑則不能，欲直
則不敢，故情旨沉鬱，不自知其要妙，文詞詳婉，不自厭
其重複，讀者當得其言外之感，不可分章摘句以求之。

[illegible]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
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
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
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凌濛初曰：亂世之禍，亦有自君子鋭心激成者。今明不
然，君子實維四句，婉言亂本，不得從道君子無爭。
借君子作轉語。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
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
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凌濛初曰：序爵便有得人相助意。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
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凌濛初曰：遡風二句，詩人自謂。蘇氏所謂君子亦是指作詩之人耳，如小雅節南山註君子憂之曰一例。其文法如此，下面實乃是指在野之賢。荓云註使之曰者，是說云然，非所使之作是語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凌濛初曰：末二句只是形容困極，非付之無可奈何也。與上不遠遲。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也賦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也興

進退維谷承朋友之譖說二字合韻方見無所不窮不必泥注惡俗通詩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也賦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也賦

詩經大雅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也興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也興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也賦

此章至末皆托為告僚友之詞蓋序其見用者而用者之失可見如此說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也賦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也賦

雲漢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也賦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也賦

詩經大雅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也賦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也賦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也賦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也賦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
于下保玆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
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講天子是若二句要體認德器上勿直似事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
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旣明且哲
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詩 大雅

凌濛初曰明哲保身正所以事一人非後世見幾之比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
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
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凌濛初曰愛莫助之乃是畧畧咏歎形容好德之誠向
法如此本非實語非真欲有以助而不能亦非山甫無
不足而莫可助也總須看得渺注意亦貴力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
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
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四牡八鸞三見不過疊詠成章非有始終在途至齊之大
別 凌濛初曰上章每懷靡及節以小心翼翼之大
臣而奉君命城齊自然朝受命而夕飲冰何忍輕看城
齊而說者必欲云出則不能保躬補闕故云爾耶山甫
寄至重內輕外如今之時政乎至於遄歸則在他人念
中不妨見此意耳永懷便兼帶念朝廷意亦渾以其為
通詩作結也

韓奕
凌濛初曰通詩鋪張處俱要閑着始受命為諸侯顯父
之餞韓侯之迎妻俱重君恩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
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
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

鞗革金厄也賦
首二章一時事而受命受錫是二事故各推本而再言
入覲或以上是士服入見此是侯服入見大誥大帖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
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
侯氏燕胥也賦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
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
爛其盈門也賦

婚禮當在觀行前章次反後者此詩本因受命歸國而
作故不得不並叙始終而以親迎置之此也詩人作詩
並不曾編年叙事說者不可牽强六帖　蹶父為卿士其
里必在京師韓侯朝周京都必有次舍則門自是韓侯
之門詩緝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
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
居韓姞燕譽也賦
雖叙韓姞歸韓之樂原以見韓侯封域之美通詩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
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獻其貔
皮赤豹黃羆也賦
修城池治田畝貢土物皆世職所當為亦見韓處邊陲
係蠻夷觀望所先其所急意說末四句所謂綏不庭
初也然首章戒責亦在其中通說　凡與前章互相照但
上是述王命此只詩人中廣王意以規之也詩脉　或謂
末四句是欲韓侯如此經理北國諸百蠻各有土俗其
不可以墉壑畝藉迫令尚然惟貢獻可通行耳餘不庭

方之意不離自修職業也不在務此遠略詩通
江漢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
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也賦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
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也賦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
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也賦
凌濛初曰揔是功成褒賞後之詩經營疆理告成王命

等語俱是進述不妨再三提起以成詩也云經營先以
露布告成雖理又以策書再番此誥師之見無非想當
然耳恐不无鑿鑿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
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
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賦也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
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賦也

此章虎拜是拜于家廟正用圭瓚以祀其先之時 異說

凌濛初曰天子萬壽以下劉安成道作勸廟器之詞似
有理然述勸銘之詞未有連述五語而即以成詩者止
天子萬壽一語乃似摘勸器中一語點綴之耳

常武 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作此以美之

凌濛初曰通詩俱要模擬親征而氣燄威靈要知是奮
于積衰之後所以動人歸功處推出王猶成功後即及
班師美不忘規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
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賦也

敬戒是行師第一義亦見天子親征與尋常嚴異過別 詩通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
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賦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
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
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賦也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
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賦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
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賦也

王曰還歸正應前南國三禮之命 詩通

瞻卬 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
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賦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

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賦也 踐賤陳利四女事侯傷王註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賦也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賦 鞫以隱微之月推勸密求之意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賦也

天何以刺二句設為詰問之詞且自思 通詩

是解經扼要之論然尋詩人之旨却引而不發 注信用婦人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賦也 云亡本上德乃去之干政本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悲親也 藐藐昊天，無不克鞏。也武力王 無忝皇祖，式救爾後。賦也

召旻 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賦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賦也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賦也

兢兢業業正、職、揣、所、用之、小人 通詩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賦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賦也

淺淺務曰胡不自替見王光無替之之望而人又莫能如之何反望其人爾胡不自替乎惘愬無聊矣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淺淺務曰不云自三字曰氣極要體提正見人昧于亂所由起所以亂愈甚耳不可僅僅說得池竭自瀕泉竭自中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賦也

說箇召公便見用賢說今也日蹙便見不用賢不尤補出來說不尚有舊其意顯然若先說出末句較淡矣不尚有舊第言有之不用意亦自在言外 帖六

大雅終

吳興淩濛初輯著　侄瑞森　男瑮參訂

周頌　清廟　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賦也

凡頌詞，重祭者，不重祭之者。通說

淩濛初曰：有說駿奔正是對越處。文平意串。然詩詞鋪敘多而脈絡自在。平敘串說皆無不可。

維天之命　此亦祭文王之詩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賦也

淩濛初曰：通詩以純德字。註中神字道字，俱添出不必泥。大順篤厚中，有[illegible]廟之意。此許方山說，最得詩神。

維清　此亦祭文王之詩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賦也

烈文　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賦也

前王不忘，即是廟祭時對越駿奔如將見之之意。六

就將人心思慕前王來作詩，使其惕然有感處。勉

之意，借藹然言外，若說勉其取法先王，便不警切。言微

勉之以力于道德，正念其功之深意也。通詩

天作　此祭大王之詩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賦也

保之重太王創業之艱難。戒意不重。通說

昊天有成命　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賦也

頌德處全要認一心字。肆字就成王時言，不應認作後王。通詩

淩濛初曰：頌成王處，俱要見繼世之君席寵，於休，如此孫心為難。

我將　此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賦也

淺深初曰。天與文王不分輕重。見文王就可以比天。儀刑文王即是畏天。畏天正所以儀刑文王。要說得天與文王一也。方是配享。 劉氏之祭其禮至簡矣。所條而享者維羊維牛。正欲盡其崇之委曲。但稍近于褻便非對天之誠。只宜平平說去。或以稱為躬親。以維為無敢加以牛羊為越于繭栗之外。皆所謂求其說者也。吉嚴 明堂之禮。自我義起。所以冀天之享。而又不敢遽必其享。二我字最有深意。却不重在躬親保之。不敢揆為可保。是心上思想如此。通說

時邁 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賦也

此乃伸商之後。最初一想。紛紛詳周制十二年之說。其實勿泥。注不收。此意蓋此時已為天子。特自其一念祈天之心。而言耳。通說

執競 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賦也

武王功在守內。而曰執競。見自其所之所運而言。成康德基宥密。而曰不顯。自其所以為之者而言也。此微顯闡幽之意。真說 見武王之武。非夫人之武也。成康之守。成亦有以本之。非專藉庥蔭于前人者也。通說 執競不妨帶助上帝救民水火。念頭說。奄有重在德之無遠弗屆。

上。通詩 猶是鍾鼓磬筦耳。有功德以被之。自覺其喤喤將將焉。降福穰見三后之錫福于後人。意威儀反反。敘述過迹之詞。所重不在也。通說

思文 此郊祀后稷之樂歌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賦也

文字便照陳常取義。陳常此說。但就五倫中相生相養處看。自見非必稷自陳之也。正與思文相應。人知后稷之養民。不知實開教化之原。此特表之。 貽我來牟。重

率育。不重帝命。通詩

臣工　此戒農官之詩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也賦

成法。維即下及時修事意。所該尚多。須會王言發端大體。通詩

噫嘻　此是王者戒農官之詞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也賦

詩選頌

三爾字皆指農官。乃着實成字眼。蓋田皆爾之田。耕皆爾之事。安得不務。所以率之。通詩

振鷺　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也賦

上下節人口。為求其相貫。所以從推到德上。終是牽強。此只是一見便喜。而更喜其將來之永無間言耳。為先代後立言。自應如是。即如有客一篇。亦並不說出德字。

通詩　庶幾幸之也。非望之也。通說

豐年　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也賦

有瞽　此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也賦

係之以周。見其為昭代之新聲。脉詩　先祖是聽。全在發

詩選頌

揚祖功。光昭宗德。與其精神意氣。默默相合上說。通詩

我客觀成。不以興亡之感亂客。乃二王之後。其所聞見。皆大聖人之樂。後有作者。難為其觀。今而永觀厥成。則樂音之美可知。而先代之後。且為所感。先祖之神。信乎其聽矣。脉詩

潛　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于寢廟此其樂歌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也賦

獨言漆沮。即不重興王。亦明無意之言。通說　講享祀介

福俱要切當魚。帖六

雝　此武王祭文王之詩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賦也

武王既得天下以祭，詩意重在得諸侯也。說翼　辟公天子，俱是着力字面，术節右字，全在此看。通詩　天子薦廣牡之牲，辟公助陳其祭祀，非諸侯自薦大牲也。商頌大

新歷頌

饎是祭句亦然。帖六　綏予當作韋詞，求作冀詞，蓋此詩先徵祭時所歌也。眉壽繁祉俱作已然看。通詩

載見　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賦也

首節只是喚起之詞。奉辟王之命，正以欽昭考之靈，隱隱含下意在。詩脉

有客　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賦也

首節只從馬開說，到人上見無非可愛，為得不必分，亦不宜對。有字亦字，有欣然仰見之意，全要得初至今人快覩光景。末二句，正是綏之之切要語。通詩

武　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賦也

詩述

允文字可味，全在視民如傷，不忍殘天下之殺機上看。

詩通　武以止戈成文，故此詩言用武之意，非誦武功也。

說通　明非武王之武，無以成文王之文也。詩脉

讀濛初曰：獨夫與代，舒朝清明，戎衣一戢，天下大定，宇內殺機就此消融，故曰止戈為武。武即遏劉之義也。奚惡直至散馬放牛而後為止殺。和作止殺之殺，其義小。作自止其殺，不復用武，亦似反贅。只須對照耆清明二字義。

閔予小子　此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

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賦也

訪落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賦也

道與事非二也成王求道而求之事深於求道者也其心則以道不可見而事猶可循默然其未足焉 通說 紹字應率字貫至厥家正是隨事體道非謂道難及但法其章也亦只言自己所期如此若其所以克紹者正有待于群臣 通詩

敬之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賦也

敬之心只敬不可認作敬天只稱天以覺其敬耳 通詩

陵淡初曰不聰只是出詞之謙意耳以光明作聰字看固非而以求二句為成就其聰尤非學便若若說如此去學敬亦是頭上安頭大略學究之想揔不可入詩

小毖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賦也

予其二字有悔悟自艾翻與先臣更始之意勿泥注何所字 蜂鳥明指管蔡事但講中只就蜂鳥發揮而正意自在勿作喻說 通詩 陵淡初曰集蓼指天下多事言勿即指管蔡蓋管蔡事已往而懲其將來故也

載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賦也

陵淡初曰媚依正是勤心所見非關情也

良耜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賦也

此與載芟皆止頌農功之有成而神明祀祠續古之人不重在祭統所乘之遠只重自古有年見今日之稔不容不舉 通詩

絲衣 此宗祭而飲酒之詩

詩逆 頌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賦也

要本王者主祭說凡上之歌皆王之歌而獲福亦是與王同休自堂三句俱要說代主人省視一如主人躬親意 通訓

酌 此頌武王之詩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賦也

首四句側重下二句而武王心事都在遵養時晦處看時晦天命人心未盡歸周如晦昧然及其盡歸于周則遂若光輝赫爽所謂純熙也須知遵養全不著意便時當終晦則師亦終于不用矣 通詩 師師其時也 通說

武王只是師不重後人當法上 言取

桓 此頌武王之詩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賦也

凌濛初曰觀小序云武志也則于以四方似是有事于四方之意即綏萬邦也克定厥家所謂外攘內固也正

詩逆 頌其武功而以格天代商收之最為明順朱子注亦無明說時說皆謂于以四方即指列爵分土言不應先以分封樂歌中意匯出于頌武功詩中而末句君天下語反在分封意後亦庚矣但以此合之于保全功臣用賢圖治之意都便符文指品 又曰皇即君天下也以間之以代商也極明白緣注于間字未詳之後故不另疏間皇字而並言其意耳時說以皇為嘆其美大之詞間字方又帶君天下乃牽强纏攪皆不會朱注意故

賚 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賦也

是代武王說意中事，故開口只說文王。二我字如武自言，明武王之德在其中矣。通詩 不曰分茅者而曰敷繹思，欲其知締造之艱。 淩漆初曰：勤勞即是功德，求定天下即是勤勞心事。前繹思即指勤勞所寄之土宇，後繹思是土宇所賴之勤勞，還他題中字面，不必添出功德字。 又曰：數時繹思只代得分茅土字樣，我徂維求定只代得北諸侯守株侍命詞之意，自妙耳，勿牽

詩逆頌

附而晦其旨，反似兩層。

般 此美周王之巡也 乃封舍而祭告岳瀆之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賦也

首揭時周，只見非復商家之舊，人人洒然易慮，奉法惟謹。但意與上章稍異，上以思結天下，此以威服天下。通詩

魯頌

駉 此頌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而美之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賦也

思無疆，非必為馬也，唯其通為思，思馬斯臧矣。思馬斯臧人心之妙也。通說 美矣，思所以舉一馬政以驗之耳。通詩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賦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賦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賦也

有駜 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

詩逆頌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興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興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興也

此詩臣之所作，意重美其君上。說意 末于胥樂兮，就想見其日雍熙之徵。通詩

泮水 此飲于泮宮而頌禱之詞

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賦也

淺深初只貫於剪商亦自後日事而追觀之然見得天意如此耳故下即言致天之届說知細到此始到極處也下語俱有大識力　又曰文王猶然服事至武王始受命乃直言纘大王之緒而并及于文何哉大王自邠遷岐基業始隆若使二王不聖無論廓而大之即隨其先業亦自甚易然則得以成其為周非纘大王之緒而何豈必大王先有其心乎孫充竟其志如後世曹馬輩繼世成纂者哉何拘儒牽滯于心跡間而議論紛紛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賦也

龍旂二句主郊祀說春秋二句言素能敬廟皇皇四句是郊而天神暨周公二句是廟而神鬼饗亦既曰蓋推開郊祭以起廟祭之獲福也當之有郊是特典故因廟祀而并張皇之不並重 詩通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賦也

秋而載嘗七句俱要見虔天于禋樂 詩通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賦也

代遠成功原蒙上獲福來蓋賴周公皇祖之靈以有此即孝孫有慶之可証者也不必待莫我敢承下方入廟說 詩通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賦也

此章戎狄懲荊舒奄龜蒙荒大東荒徐宅至海邦淮夷

淩濛初曰詩序為祀高宗箋謂高宗崩而始合祭于契
之廟玩詩詞良然即朱子從云宗廟祭祀之樂亦不替
定當依詩人語氣歸重武丁見揭湯以武德受命首以
後見武丁之武能繼之凡人民土地無不如方命厥后
奄有九有之日也以湯對孫子言曰先后以武丁對先
后言曰孫子非另有所謂先后孫子 又曰若依朱傳
但作宗廟祭祀則頌是武丁以後時王之詩只可以契
開端而湯與武丁遞遞說下見其以武德後先相繼而
受天命耳無可輕重矣商之先后與受命咸宜通以宗
廟之神言百祿是荷時王荷之也

長發 此祫祭之詩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
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賦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賦也
淩濛初曰謂玄王五句俱要想其位數下語 當顧蒙
之世開以倫理使之易而不怍非武從開某為能勝任
故曰桓撥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
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賦也
受小球小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
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賦也
淩濛初曰敷政及下奏惑供俯騰乎未說 龍云競絿
為剛柔洪施已添乾絿剛柔矣猶明一無所着而推
寬裕以敷之 通詩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
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賦也

聖人行師代天行事雖以匡伐君人情所駭彼直蕩然
無牽無礙不疑不沮有何周章有何退縮 帖括 要知此
只從言乎用行師如此 通詩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
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賦也
淩濛初曰有虔虔字只與韓字稱字應惟有虔故威靈
莫敵也用師之序不妨云緩攻徐戰不悉遽伐翼其悔
悟以見聖人心事自是經生門面若以大計論之三蘖
之悉宿自邑恭其有除其聚而反留其苞者哉行師次

執自虔爾敬也　上三章嚴敬以下等語俱于小章見
之　帖六　濬哲發祥示結來于此　摘詩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
右商王　此賦
中葉以前湯未興以前商震業全是夏失其道發人危
懼而是商之中葉　摘詩　凡隱多意在言外　詩脉
殷武　此祀高宗之詩
凌濛初曰通詩提要見得中興所以特廟而世祀之意
伐楚是也中興功業是也中興根本也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
之緒也　賦
撻伐二字俱有卓然果斷之人不及謀意此時積衰之後
猶有一兩次姑待之意便陵夷不振矣不曰功而曰緒
上承祖宗下垂後裔也　帖六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
敢不來王曰商是常也　賦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勿予禍適稼穡不敢自作自依自信口氣　摘詩

詩逆六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凌濛初撰卷首有七月表一篇以其中獨缺三月乃摘春日載陽至公子同歸蠶月條桑至猗彼女桑諸事布於二月四月之間標爲蠶月殊屬穿鑿又詩考一篇獨載一御車圖尤爲掛漏其所詮釋亦罕逢奥義